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 經部第七冊目次

楊維節先生稿一卷

〔明〕楊以任撰 〔清〕呂留良輯評  
清康熙天蓋樓刻江西五家稿本

一

錢吉士先生全稿不分卷

〔明〕錢禧撰 〔清〕呂留良輯評  
清康熙二十年天蓋樓刻本

七九

艾千子先生全稿一卷

〔明〕艾南英撰 〔清〕呂留良輯評  
清康熙天蓋樓刻江西五家稿本

二二七

章大力先生全稿一卷

〔明〕章世純撰 〔清〕呂留良輯評  
清康熙天蓋樓刻江西五家稿本

四〇五

呂子評語正編四十二卷首一卷附親炙錄一卷

餘編八卷首一卷附親炙錄一卷（一）

〔清〕呂留良撰 車鼎豐輯  
清康熙五十五年顧麟趾刻本

六〇一



楊維節先生稿一卷

〔明〕楊以任撰 〔清〕呂留良輯評

清康熙天蓋樓刻江西五家稿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臣晚邨評點

楊維節先生稿

大益樓藏板

謝訖楊稿三則

楊澹餘先生非非室初稿即不

非室二集則其在金陵為博士持室

稿也亦止三十首今併集之得文體

比十首先生文刻峭清寒固年數不

家亦勢不能多也交與同邑朱君

澹餘有至性不妄交與同邑朱敬之

謝士芳謝子起楊汝基及汝基之叔

某結為社稱赤水六雋敬之以計偕

北上客死丁卯省試士芳子起汝基

下第歸為盜所掠驚躍出舟皆溺焉

楊奔往伏其尸而哭且告邑宰為建

祠祀之曰四賢祠自是澹於進取棄

朱釋褐例應授令曰願更讀書十集

有實得以報國遂改應天教授陸國

守博士即引疾歸曰吾終不忍負四

君子今人朝得雋暮營臚仕無不遂

後得錢然以遠火自期如是與爾

論學甚親與南中名宿論文甚廣然

終不舍死友而投名社視世之以聲

勢煽薰奔競翻覆轉眼即不知誰何

者非先生之罪人也歟

先生之文善於用遠含毫落墨渺然

殊不著題而曲摺起滅則皆題之

種骨脈也惜其本領出於禪故不能  
唐突先民耳要此一種文境雖先民  
嘆未歷矣問同時如楊機部伯祥亦  
江右之為古文者何為不與曰機部  
得蘇門颯力然其勢太直氣近浮要  
機精蘊潤妙矣微按之律亦不細澹

卷三

餘文雖極變逸然藏針線於繡紋之  
中於成如規矩固森然也江右諸家  
正以其得先正法耳先正之法古文  
之真法也

瑞全楊以任居餘著  
樂紀呂福良說郭祥

上論

學而時習

全章

學而時習

一節

君子務本

一節

節用而愛

一勾

君子不重

一節

貧而無諱

全章

為政以德

一節

道之以德

二勾

樂而不思

一勾

多見關始

一政

楊雄節錄

目一

君使臣以

二勾

臣事君以

一勾

惟仁者能

一節

富貴貴是

全章

子曰參乎

全章

君子如於

二勾

子使漆雕

一節

吾未見剛

一節

子華使於

全章

如有博施

全章

志於道據

全章

用之則行

一節

若聖與仁

一節

大哉虎之

全章

下論

二勾

足食足兵

三勾

子張問士

全章

兼公錄孔

全章

君子易事

器之

說之以不

器之

下學而上

二勾

待則人任

一勾

君子義以

一節

隱居以求

二勾

性相近也

一節

四方之教

一勾

大學

二勾

為人臣止

二勾

欲誠其意

二勾

所謂平天

一節

孝者所以

一勾

所謂平天

一節

中庸

二勾

所謂平天

一節

楊雄節錄

目二

英見乎德

一節

所求乎子

二勾

所求乎臣

二勾

所求乎弟

二勾

所求乎朋

二勾

德為聖人

三勾

行為改在

一節

力行近乎

一勾

操諸保則

一勾

禮儀三百

三勾

王天下有

一節

唯天下至

大經

和天地之

一勾

我善養吾

一勾

上孟

二勾

我善養吾

一勾

夫志氣之

二勾

我善養吾

一勾

是德義所	一勾	及是時明	二勾
下五			
聖人上倫	二勾	天下慕之	二勾
義人之正	二勾	人有不為	二勾
以善養人	二勾	心之官則	二勾
存其心養	一節	無欲其所	一勾
人能無以	一節	命也有性	二勾
狂者又不	一節		
失編			
德華章	目三		
足食足兵	全章		









五

折  
 二  
 第  
 三  
 卷  
 目  
 其  
 中  
 而  
 文  
 之  
 生  
 一  
 文  
 中  
 日  
 一  
 一

凡の好むものを得て而して其の味を失ふは、  
用之不善なるを言ふ。于に上は、

[illegible]

人之不愛也。然則之有也。則亦無仁足之意。是有明者之懼。

持之者凡以為此也

節父二字。人都在事機法上。穿盡其下情。不得不為遁術之言。

此但於情意真切處發揮道理方是聖道之節宣方是註中論所

行求取為政之義時文頗以唱心字何曾一句道着心上讀此觀

百餘年優渥恩結。近應解簡。賜之。愛字使林。然。見。惻。惻。厚。之。致。因。

上海

糟粕存。亦維節胸襟。露處。可想見於行墨間也。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names and titles, including "The Hon. Mr. Justice" and "The Hon. Mr. Justice".

Figure 1. The effect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inhibitor on the rate of polymerization of  $\alpha$ -methylstyrene in the presence of  $\text{SnCl}_4$  at  $25^\circ\text{C}$ . The concentration of  $\alpha$ -methylstyrene was 1.0 mol/L,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text{SnCl}_4$  was 0.01 mol/L.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inhibitor was 0.001 mol/L (○), 0.002 mol/L (□), 0.005 mol/L (△), 0.01 mol/L (◇), 0.02 mol/L (×), 0.05 mol/L (●), 0.1 mol/L (○), 0.2 mol/L (◇), 0.5 mol/L (×), 1.0 mol/L (●).

務以任事

聖人不假想當其學也。內外德智之間。有見有不見。焉緣身而理。焉  
 則而攻之。則既焉矣。不重之為學。黑也。則其矣。豈不重之為學。使也。  
 君子蓋本有不重者也。既得主焉。又得吾焉。所以學。所以重與。  
 聖人明言君子不重。則固有君子而不重者也。不虞之下。而云學  
 則不困。則固言君子既學而有。不重者也。蓋不重只是氣度養清  
 不足。不是根本上事。然卻能接於根本。聖人言此。以見外面之不  
 可輕視耳。今必妄說。君子無不重。君子之學。止然重。不重由其學  
 義。從來未嘗不足道理。却與本節之意不合。定要與孔子相掣一  
 以爲高。聖人說外面。絕畢竟要說盡面。亦不可笑也。然其旨乃名

五

君子不



為政以德  
有自然之勢而己蓋為政者之如辰居星共也其自然  
之勢矣顧不以德而可恃其如是耶今天下之人居天下之上而不  
思其所以天下共一人而受其委為政者無以異也然代有廢興  
也民有革湮也三代之廢興卒湮亦猶一日之晦明矣則自然之勢  
之不足恃也然則為政者必有所以全乎天子之勢而享其自  
天下不能以無為也天子之於天下尤不能以無為也居今者相與  
商榷於廢興之際者古者惟是論德於德政之聞夫政之為也自  
而無不故其不本而本末為悖勢之內德故合股股以為人而  
與明之相映也一若謝力於股股政之為也自家而周而天下莫不  
與焉終始焉居敬之地但然通天下為一身而明與民之兩忘也轉  
若無意於天下所謂以德也越一日二日之神陰陽百年之帝力  
不無靡貶之教也而有道則能常當此之時猶歲時或以易風而  
而從夫不害不悖議者半端於天道矣而有主德焉想天子之  
賢天下之智無不有欲之身也而主聖則不爭當此之時  
言終而無言百姓潛服而自得於大無偏無黨君子五功  
其內亦應其道焉今天下之能為之能而求其為之物雖有  
而辭以輕動者從前已然矣今天下一人為之實而百而

上論

為之政雖代有再舉而實以治亂者從古亦已然矣然則星居  
間可以觀政可以觀德矣以辰居而星共為非為政者自然之勢也  
則固自然矣四海之心懸於天子然以為政者自然之勢也則人  
有六全其自然矣天子有道而後守在四夷然則為政者何以不  
是哉嗟乎為政以德而後有以全其為天子之勢也  
居所而眾星拱之以尊德之主宰運旋只指出無為化神之意耳  
非擬天子為居而四方環衛也從勢上起論便失其旨上句止得  
字微語亦太平道理通原至句聲韻中見典上句說盡而下引  
字微語若為前句第天眾星拱德也在言內無却分天道主無作  
條件說天似相應者然更失遠矣為政以德猶云有德之政不  
是德與政分論故為字以字都不是着力字此亦寫成兩件

上論

為政

遺之以德 二句  
楊以任  
國者以此德建天下而己夫遺之辭之說聖人不廢既疑于水  
木其故一於德禮以相養也且天下何以無象陳自為之民也大都  
家氏若耳夫民不忠者違齊之權不伸也既非天養人之意而水  
泉違德者違齊之八去也亦豈聖人奉天養人之意哉養人者何  
惟德惟禮則吾就見而無恥之世更惡之夫其見之宜惟民義其君  
皆齊於其身之思其臣守節免其責之意何也德不足也其必必不  
得之大不義為恥其臣必不守節不守節為辱何也德不足也夫聖  
人齊天下是者德與義兼而有焉天下不不缺廢者德為之也義也  
之也  
上論  
即可歸者在其皇極而有赤天下以漸可會者禮為之明也則道之  
存之上一所以異也聖人見而德澤修之安也四境皆得而享之豈曰  
世德也而可以道民意其時一人以為自道天下以為達道矣如金  
和銀如土如壁非君為視民不悅者歟聖德開而禮章矣也則日月  
月照無用不亦宜而此為禮也所以齊民意其時賢者有節命而窮  
貴者有節命焉馬以節其樂以防其欲周而為天齊於民者然則在  
其末外各身窮時義而節則德又豈可以配事而乃以臨而服者  
為齊衆而達於天子所以德禮並立而財禮之野主可以齊神而為  
其德與所養者由百姓平德禮之冒世也甚全而君民之聯德禮

也者。作而有親。帝王之德。同而可如。夏商之禮。異而所以爲  
宜也。異者所以爲國也。此深達齊者之本體。皆可無礙而德反居  
其大略。日用亦可相寬。而體偏重於求詳略者。所以不宣民也。詳者  
所以宣民也。此全於道之弊之者也。總其居臣上下間。亦若同體同  
德。則天以立君。殆以此善天下之恥云爾。德檢不出於一而疏  
刑百出。抑何敢於殺人而不敢于養人也。念聖人之治。滋窮矣。  
毫鍊而得深。氣鍊而得高。命鍊而得純。始鍊而得精。微鍊之一  
字。文章之妙訣也。然以語朽履投口之人。歎他鉢筍甚麼。

卷之四

上端

道之

三六九

學而不思則罔  
終學者而欲其效思焉夫學而不思力為其長夫孔子則思  
也則乎學者之不可況一而無心云爾其意曰或思古人而不  
見也則罔幾于學之然效古人之以為未古古人也彼夫遠取  
復守之而古以傳古人思思之矣不欲數傳而後遂以至歸焉  
然則從古聖賢學本有學而不思者也一業學之格吾且為之  
其道既有學之人吾固與之極其變而天下之固者亦何多也  
其地之所同而精華竭矣矣觀其大教之所往而德業益大奸  
惡思法禁制之思者為長有才能發明天道之不測者將  
其深思之所不可為本學者道也至於讀古人書而無新可知  
其本著思者爾夫博學者有懷思矣風雅求其恒典謀求其實有可  
以明君父之為善者將其懷思之所及又不可為本學者道也  
至于讀古人書而有奇難則求其本著思者爾思之而後一人性情  
而王規矩各有其肯何也學之途皆其頭聖而死奸者也字有  
無以所學教天下者乎一不思而孝弟悌保見為聖人起  
盜竊不學無術也哉思之而後一人情勢與千聖經綸各有  
其善矣夫其其便治而利學者也才識區矣宜無以所學  
者為不學而將用執物非亦為三代不假之器安是靜坐不

楊維禎稿

爲學而不思而已矣夫學而不思非能達道所忌也譬多  
其想組斷不能下其虎其杆撐書直以爲大焉已爾止學而不  
究將遂於不思也且不詳而明察耳不詳而曉也其于聖賢之文  
爲寄焉已爾固而已矣嗟乎夫獨非有意於學者歟

學謂操習之事凡一技一業世務云爲皆是讀者不造其中一事  
耳今只將讀書二字是從事持學字已看得不好遂謂學足以  
欺誨人此自己見識粗鄙反極了道理也即就讀書論亦不止爲  
充文治翰墨日用細微如洒掃應對進退之可及聖人若不思  
其理實事不得其理所謂終身事之而不知其道乎徒托大語亦  
屬粗見故其說思字與學字多膠黏不上至其曲思字終今人徒  
復不倦文人自當分別取之

上  
論

古今往





二、

傷心

所以事使而君臣之道在天下矣蓋事使者分也而道行之矣尤  
以體臣以忠預不盛然孔子對四人主建人倫之極則事使其大端  
矣天下之樂濟其君父猶一人之樂有其臣子也則莫不有道焉  
行乎其間臣觀有道之世其君親上而正南面之事其臣師上而  
進拜稽之悅使之事之非以為大也於此盡朝廷有入且使之事  
之非相視而不相知也抑此見臣主之間意然則何以使臣以體而  
矣何以事君以忠而已矣總為人君者延綸天下之本果取臣固  
臣果儀則自納身親物以未無日不事與二三臣工守時秩序及其

使臣之顧忠於職者固極深矣苟按中有其一德即不寒而自入至  
或憂情於天下以廉和之或決於而至可以使之不決而不至  
人有以使之自愧是不齊者人之才與情也不齊者使而所以  
使者則禮為矣想為人臣者皆臣天下之志止用此為獨之中則自  
定心誠正以來無念不崇其明上表后於此德堂當其平居已有禮  
然或者因于拜手稽首間履其一心即不然而天王明聖居無懈於  
致命之先足故一人垂於而事之不敢作其曰聖而事之深可惡  
不一者將之升降也不能一者事也而所以事者則忠為其便  
後世以禮為一系之事公卿大夫雖亦人而受其等然其禮雖以盛

臣耳順以為臣時勅時奏大禮宜一日之其尤惟後世以忠為不  
事之為愚習忠良隨時而取其便是其忠亦從事焉始有耳從事於  
始有故時作時止大憲宜一日之故也然則使使者之聰明不力不  
忠盡贊於臣下也有禮焉而不窮於用然則事君者之忠氣亦併  
不致憊憊不知已也有忠焉而臣克有其終所有國之君臣也併  
致成公其加意焉

其陳言一切以朴性行之遂成至理乃知趙本無庸執難解難  
者人勿專讓耳活書曰

博識錄

財事君上見。但能以禮以忠。須求使事清有德業工夫。此是推上一着意。非題中正義也。正義畢竟要枉使上講出體來。事上講出來。故猶未盡。所以未盡者反將不奪立止。

君使臣



惟仁者能

惡人

楊以任

聖恩及行好惡欲著其仁行無窮也蓋好惡所以待人者也而惟仁者能之是亦可無難於位也矣夫子有不淨已之思味曰斯人也非三代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之遺乎則好惡固先王所以仁天下也乎由今思之何以好惡不作而小民之耳目有非盡皆人之忌憚也何以好惡日擾而一代之勳德不著非盡皆人之多難也好惡之人與好之惡之之人恒相持也情生而即滑而治好惡亦天下歸仁之要乃好惡之人與能好能惡之人恒相失也權設而不當其名天下糾紛多故直不仁之望則好惡未可輕用也昔有千古後有萬年我亦

楊維禔

二論

解字

解字

解字

在行好所惡之中好惡不足以仁天下無所取焉而好惡不可無焉也且有鬼神明有信樂均資我好之惡之用好惡足以仁天下斯有貴焉而仁者為德性居天下之長而才情又可觀焉物以自全其遇人而不泛然可知也于是定行仁上而明之以法當則知守即欲行仁中而制之以言當則知信而好惡為功於天下無道絕服天下之心而學問又孰考三王以自信其遇人而弗改然可和也於是人之美惡皆為象然固無憂於毀譽而窮即一人之戰喻若兩端然亦不至行情之而辭而好惡已無非行仁王矣夫可好可惡之存誠在人耳仁者蓋惡取之以自功而不待已也觀其所

而聖者伏

聖者伏

聖者伏

聖者伏

聖者伏

聖者伏

而聖者伏則雖始共相尋行日月飲食之間夫謂天下無能好惡者是以論也然則好惡實有能運焉可好可惡之人亦各就自蓋耳仁者聖恩則之以傷其意而愈不淨已之美之指歸而惡之始醉性善惡漸及于君臣父子之地夫且恃天下無能好能惡者蓋以肆也然則好惡即最汚辱何以從王而別汚辱何以稱天而持氣運固非仁者莫與也矣夫仁之之人智足以窺其淨美勇足以達其微惡而不嫌自仁稜之好惡人之人亦有智以察倫亦有勇以翻案而不嫌自是打不仁而仁者獨依其德見仁者以其能見無亦不可不其德見也乎嗟乎世春秋之所以作也春秋者天子所以著其仁行

楊維禔

上論

解字

解字

解字

能好能惡只講當行理而淨其正不足其功力足以及天下為能也若解既難其言博大名駿能與聖言無涉

惟仁者



富貴貧賤也。處此顛沛二句。極言不去仁之處。非以破除富貴。貧賤若此。破除乃二民初世交遊。如斯增歎。皆從死私。爲甚。聞道者。果能鄙可笑。在彼家且爲下乘說法。奈何讀書士夫。亦爲斯言。維斗謂死說。無違不去道理。終不透。請問誰能死從死。透道理而不透。未可見諸公提于仁字。理理會放過。胡謂如是。竟不知聖人此說。說箇甚矣。左陳良夏謂其概開富貴貧賤。單說存心。太落微細。則又弄不知作者云何。向自己抹面頭。說他人做。豈尤可笑也。果能單說存心。更有何微細。

上  
下

二上

富貴

君子喻於

勾

楊以任

君子之小人之所喻而當定志于義矣夫喻指義而所以為君子者  
 不可窮也喻于利而所以為小人者不可窮也不以小人易君子則  
 亦定其志而已矣今夫君子之使名千古者也亦千古之小人而共  
 趨也而小人卒不覲世也蓋君子有不得不成其君子小人有不得  
 不成其小人以此始者以終合行而志而各行而喻于天地之間  
 矣夫天地間一義而已矣天下無不利之義所以富貴福澤亦成理也  
 夫天地間一義而已矣天下無不利之義所以富貴福澤亦成理也  
 物之大害天下不必無不利之義所以患難險阻又致令遠志之  
 人正統志君子深知其然也子孫承行君子之義無待不利行天下守天下之義有

維節稿

○ 花

字從

權維得稱上論  
 將不利於君子夫豈有憚哉乃小人亦非無利於此也義足以害君  
 子則不利於君之愛義足以名君子則又利於君之名夫豈無哉  
 嘗竊一居處之驗也第由二而樂之矣君子之義足以自命者也  
 其義遠可達以奉天休從民說之事是以或元或潛有孤行一意之  
 君子焉而小人亦能達行其間矣道雖一功名之程也使斷之而權  
 之是效君子者是義猶未足以自命也况其弊或害天下以愛君為  
 難若父之端所以權天權人有相推相不得已之君子焉而小人必  
 經心于其除老已蔽其利心而借大義以自文幾幸天下無識之者  
 而有以自遂其假竊之私顛倒其義術而取厚利以相權即深知其

世有疎之者。而無以自解。則奸之意。是故千古以上之君子。未嘗  
得見。如千古下之君子。其相喻。其共門之感。睦之歡。是以可與  
為樂。而吾有其人。可考。從來君子之偶。其然。而前者愈微。也。千  
古以下之小人。未嘗不心折。千古上之小人。利相喻。其奸之謀。堅  
解之行。是以接踵。即使吾以脫。蓋亦欲附天下君子之黨。其然。  
而前者更微也。使非喻。其義也。大往小來。遂足以格君子之志。願行  
有守道之說。君子之藏身。亦淺矣。使非喻。其利也。大往用員。宜更  
甚。君子之伎倆。乃翻上其鄰之衆。小人之伺時。又甚矣。故喻于義  
者。君子不得不成其君子也。喻其利而小人不得不成其小人也。噫

世有疎之者。而無以自解。則奸之意。是故千古以上之君子。未嘗  
得見。如千古下之君子。其相喻。其共門之感。睦之歡。是以可與  
為樂。而吾有其人。可考。從來君子之偶。其然。而前者愈微。也。千  
古以下之小人。未嘗不心折。千古上之小人。利相喻。其奸之謀。堅  
解之行。是以接踵。即使吾以脫。蓋亦欲附天下君子之黨。其然。  
而前者更微也。使非喻。其義也。大往小來。遂足以格君子之志。願行  
有守道之說。君子之藏身。亦淺矣。使非喻。其利也。大往用員。宜更  
甚。君子之伎倆。乃翻上其鄰之衆。小人之伺時。又甚矣。故喻于義  
者。君子不得不成其君子也。喻其利而小人不得不成其小人也。噫



子使漆雕 一第

楊以任

使其仕而悅其求信聖賢之至機也。夫聖賢之仕以行道也。斯固不  
不憚不憚者矣。然則始而悅何止不憚而悅哉。古者無為人之學問  
其無為已之功名者也。是故仕者天下之所託命也。聖賢之而  
不憚以不憚天子當曰何為不使漆雕開仕也。蓋世不可避而材以  
生苟自致行一官亦足以為人悅且無愧于一分亦足以為人子  
赤夫子周惡人情而不使之仕。常法也。言由是而來之人之成欣  
仕者多矣。其成大都一身而其成者不止一身也。世由所使。冷腸  
中皆不能保其無效。靜自思焉。不棄于弊邑貨利之嫌而猶不  
上論

上論

子使漆

而可永致。四使其仕而悅其求信聖賢之至機也。  
於聖賢為志見大意。成隔我重慶。在但直說所見。亦有脫漏。不  
錄。私人語自是淺厚高下。



再未見明

節

楊心修

聖人以明者待天下而惡其似馬夫人皆有明之性而無明之心故  
夫子欲淨明者而與之又重與之也蓋不似真云云夫人心有  
欲上千古則千古矣欲上非州非縣然不多欲者之旦暮千古正  
無以別也與其有千古獨為之心不如有自得之心夫日用而有以  
自得者此其人退無所喜進無所愧者也然亦難矣夫子嘗欲淨明  
者而與之矣若曰人情善處以至明之氣出之而管區夫能盡其才  
吾得若若人觀獨得焉世態相求以至明之氣接之而覺獨物皆止  
性吾得于若人觀各得焉然而未之見也蓋人心之不能無欲也

楊心修

上節

楊心修

上節

楊心修

吾未見

知險知阻每多太剛則折之虞似潔似廉蓋是勇而無剛也單及門  
之內有中機格語之間又有以中機得之或人慾然則真然似  
夫明者之不欺也作天下正坐世矣其在綱常節義之中君子履之  
始行明志知其志之不能無所見哉則長息遂絕小人哉哉此好  
惡是非之理君子持之然于無我如其獨有我見也好用交不累美  
德哉喜美用者之難也徒取其似以當之使夫朋以類起者章可通  
指小人義以襲取者善無罪指君子天下之安雖時季即千秋後皆  
危焉恐者焉何也人私其心得歸其所易也惟虛聽未見之說以爲  
之使夫舉足皆理者畏指所見居心不淨者懼指所不見天下之

雖得塊然幾千秋後有明者焉何也人有心得其所謂也哉其

子欲淨明者而與之又重與之也  
明之全相既寫不真并隱之本形亦捕治不約或時說或妨欲或  
時周旋作意氣英雄看待則路所以不得為明之故亦無從發洩  
矣





志於道 全

聖人定學無他志也而儒者其無窮者焉蓋無窮者道也定志

無他志也而儒者其無窮者焉蓋無窮者道也定志

無他志也而儒者其無窮者焉蓋無窮者道也定志

無他志也而儒者其無窮者焉蓋無窮者道也定志

無他志也而儒者其無窮者焉蓋無窮者道也定志

無他志也而儒者其無窮者焉蓋無窮者道也定志

無他志也而儒者其無窮者焉蓋無窮者道也定志

無他志也而儒者其無窮者焉蓋無窮者道也定志

無他志也而儒者其無窮者焉蓋無窮者道也定志

無他志也而儒者其無窮者焉蓋無窮者道也定志

無他志也而儒者其無窮者焉蓋無窮者道也定志

無他志也而儒者其無窮者焉蓋無窮者道也定志

無他志也而儒者其無窮者焉蓋無窮者道也定志

無他志也而儒者其無窮者焉蓋無窮者道也定志

無他志也而儒者其無窮者焉蓋無窮者道也定志

無他志也而儒者其無窮者焉蓋無窮者道也定志

無他志也而儒者其無窮者焉蓋無窮者道也定志

無他志也而儒者其無窮者焉蓋無窮者道也定志

無他志也而儒者其無窮者焉蓋無窮者道也定志

無他志也而儒者其無窮者焉蓋無窮者道也定志

無他志也而儒者其無窮者焉蓋無窮者道也定志

無他志也而儒者其無窮者焉蓋無窮者道也定志

也則將格藝之知斯也斯執非其志之所至也乎然則道無天

有元聖所以明志之難而後有以出神明之料志以說道之全

由以見上下之達蓋志定而聖人不能以其本事實其不能不

其成事相同也又以說化予道不如其與化予志之無與也

立非力之局而無定力量以駕馭之使見細介之若此能整

而不能購老僧者也

志於道

志於道

志於道

志於道

志於道

志於道

志於道

志於道

志於道

志於道

志於道

志於道

志於道

志於道

志於道

志於道

志於道



若聖與仁  
 道德不離而聖賢分矣夫虛吉仁聖其能吾未可知也。不厥不傳  
 以身示則而赤也悟矣且為道之事千古聖與仁之功實存焉然  
 則聖賢固不能以無分矣。使人結舍其弟子而思就乎聖人則聖  
 賢終不可以有合故聖與仁非所以教人也教之以為道而已為道  
 而一日亦有所能求就易良不待用其凌遲且人各有未能聖人  
 君子無可處於彼家而二三子乃徒以聖仁高夫子之高人以名者  
 而廢之吾者之徒高人以名者自易之吾者之亦取仁聖而思之乎  
 聖與仁仁又道不為窮也為之而有術循循為之而亦其真者  
 惟聖與仁人之才才不易盡也為之而有苦苦竭情為之而有苦苦  
 斷者天子謂以不可不為二三千明也故曰美聖者魯也居仁者魯  
 也為而海者由聖也履像者不仁也吾是前處馬爾今即取夫子之  
 不厥不傳者而思之規規願見之外兵有一不舍之事在其意中情  
 繼者忠平行生者無類而神家於須臾馬者東面而北之身其有血  
 相離之道與其行俱推斷上下之交而文自續雅偶師弟之因而繼  
 成而後繼聯於境際焉者夫國史者夫子之所擇而弟子之所觀也  
 則弟子之未流川道幾許要安暴暴之味也夫境除者弟子之許  
 而夫子之所深也然則弟子之政事據言皆其達聖謝仁之地

上  
論

五

若聖興

弟子能乎哉向者高聖人之虛名弟子尚速提柙其後今者致  
 依之實事弟子已慨然指視前矣現前無聖仁而謂他日有聖仁  
 自豈非聖仁之脈三月亦豈服依之程乎弟子之敏者拙者慳者  
 或亦皆有易心焉公而平懷然而起同於始弟子之公惠也而夫  
 其更異而夫子之以身示則者亦至矣  
 如山林手跡乃能飛花流水曲盡其致幸無誤行矣 文十子  
 飛像未來人間人以為與說粗鄙人不知他日自由自在耳為甚  
 諸人不肯自由自在人為公等獨身都是塵土俗氣自己纏縛離  
 離轉轉明成不措指聖依不厭發本領欠缺親切放道未覺要  
 不共  
 上指  
 王公兩

五



足食足兵  
三句

楊以任六

聖人論政得王者之所以與民爲善政以爲民而已矣食足兵足天下  
信矣王者之政不得於天子以告子貢曰民者政之本也生養之政  
者使民民可與動而不可與敵故從來有事與焉有政與焉  
而較焉焉行政則分者皆先王行民見其合者也蓋先王無自私之  
意至聖則者以厚蒼生夫非一念之故矣而蓋虛情乎仁義以美其  
民凡民各有自安之情大道爲公者皆力不私久又非一旦之故矣  
焉豈苟且於兵農以窮其宜則食不可不議足也兵不可不議足也  
民有易子爲非而國貧亦無以待倉卒之變總之然計所足之底

擇生爲務

丁特

慎訂上丁武廟開廟事行下凡職任職以官郭周以生焉民政在新

耳兵觀則人不靜兵無害則或心又同之以生觀之然計所以足之

出半行校吾知大夫其可建旋設故吾處其可觀以平郭周以均

萬民政在天下天下不可使未爲利也便不信之民皆惡其有賤

而惡去之天下之亂乃起兵爲在謀食而遠民哉領王者之世凡所

爲教以紀禮而民不旁故以除達而民不恐者原足行校貴衆議

之時特禮義之生不于富足哉不見耳夫武革不可以明民也使不

懷文氏皆負其血氣而思慢焉天下人以多事矣鳥在張兵而還也

豈領王者之世也凡所爲教中而民不疑故恤而民不怠者原不后

說者獨持之事特信義之臂固臺榭而鎮靜耳惟王之政頗行民又  
 相足而威信民之相安惟王政之及民其初在兵衆之間而其積成  
 在信孝弟廉恥之隆然則民不可以不忠信而起而視之食是  
 兵民信之矣政不修信斷無事愚夫愚婦之鼓應征夫之日月得  
 蘭離離壯之心一上成其家矣同官而戮以待意然則文武之政  
 焉事適合夫履歷之稅兵甲之作雖並為信義之聞亦無以自  
 振也君相而欺其庶民慨然作周公之衰馬吾何以語子焉政教以  
 信不將民信推入兵食內便靡却領鈴矣至士邑給被處以義芳之  
 機權節編  
 下  
 元全  
 荆固英  
 氣行之又說盡經生家一副策論套話  
 民信之矣思承上句不得中間更有教化在此下文最為分明  
 兩足字在食兵上便說政之矣字在信下且曰民信而不回信  
 民則夫子民信句原無食兵說故註用然後作特見此節止重而  
 足字不違平分三項也但單是食兵足而民便信泰清之世已不  
 可行可見民信原有教化一項工夫但此特食兵足時則教化無  
 效而民不離叛也故民信句竟通入兩足說不得而不指兩足下  
 第一項政事又夫之矣語意以是為難有他即行兩足而內裡藏  
 化工夫然與有別是合是離我哉其結警慘淡之告人驚其強確

楊子雲稿

丁巳

卷之六

刊國笑

氣行之矣。又說盡經生家一副策論說話。象形  
民信之矣。意承上句。不得中間更有教化在此。下文最為分明。特難  
兩足字在食兵上。便是說政之矣。字在信下。且曰民信而不曰信  
民。則夫子民信句。原根食兵說。故註周鼎後作特。見此。單止重而  
足字。不違字分三項也。但半是食兵足而民便信。秦隋之世已不  
可行。可見民信原有教化一項工夫。但乞待食兵之時。則教化自  
行。而民不難教也。故民信句。竟通入兩足說。不得而指兩足下塗  
畫一項政事。又夫之矣。語意。以是為難有他。即作兩足。而內埋藏  
教化工夫。有典有則。是令是誨。我成其經。營德之告。又驚其鑿確





葉公語

子任

論直而取捨隱以明父之有子也夫臣父為直則不利於有子矣  
 子為臣故取其義于相隱也且君父之事天之道也人之性也不能  
 為親今君父為臣子者亦悅於其父何至不能為親令容也哉  
 夫子行在孝經著乎子臣之說豈以得其隱義為至於春秋之義  
 不得不已稱天以明之而於傳聞殷其恩哲見微其詞直可也  
 一且直非一世激烈之名而寸心安隱之道令華使日用則父樂于  
 有子猶之君樂於有臣也然我心不暢然安乎直惟一人獨安之心  
 天下共安之理今提使字而問父不得有其子猶之君不得有其

乙雖以至聖不能無憾雖以頑民不甘遁釋矣而能安乎哉復羊  
 其於父子也何居其直之也以其性于率性之用故其解  
 父子之問是非性之率也以其為事者也以為惡之子惡之故非  
 所加於父子之問此必非惡之心也以其易名者七信如葉公  
 之問是父子相微也父子相微君臣相微人道之微也孔子曰吾黨  
 父為子隱者為有子為父隱者為無以天下無非遂其子也則  
 利於丹朱而不利于天下不利于天下而道不利于丹朱不利則  
 其志也而子弗欲惡其家發其勤也而民神弗畔民神弗畔則鄰

而結邪邪或隱矣從隱之志以達其義其中之直思過半矣由  
 而之於隱之隱之於父子伯夷之隱之於君臣天下惟是乎身  
 之利而不見臣子之害嗚呼君父之況于天下久矣為皆隱哉  
 是不下資務為大言焉論雖有雄辯超無當之危也。題本無君  
 臣義泰深說無謂且君與父不同父子從仁中來故不講是非君  
 臣從義中來故專論是非但以義令不合則止直可與父子相隱  
 之道通泥我如其言則湯武真篡弑矣。據羊親之過小者也故  
 葉公若名之非屬則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克直隱升朱為立隱  
 者我其

下論

葉公語



事說道錯然不卒提卒出挑抹正反之間都見風神矣此是  
出落過平筋脈惟此緊湊自然神采醞藉如野干遠之山邊倚  
幽寫如入膏肓之妙真神品中人也陸雲若  
上一句屬閑道下兩句中明之若上一句即筋脈平分轉則下面道  
理已盡不用複疊矣正為上句而字一環渾成故接滑下兩句上  
句中而字須急連下兩句中而字及其字頭須斷不可作一例看  
也此文正在此處得神理透以管邊宜審觀未盡其妙矣李處相  
得真有緣結覺

君子易

楊雄印務

所謂大臣。能以之者也。臣能大道非一日之故也。臣能至事君而見焉。此以爲臣能  
大臣哉。大子若曰。臣子之性不隨分位而有異志。孝之道實由忠義。臣能  
臣能大小不假性而微道。而大臣之品量。有不可一日而通求之者矣。臣能  
然則臣何大也。必有以也。臣能堯王惟其人。後世推其言行。定人之心。臣能  
為大臣矣。人之所以為大臣。不曰君之以則曰天之以則曰耳。朱熹者太  
皇而孫乎。或者朱明夫所謂大臣而若是哉。吾想大明明夫志矣。內  
度其身而不以方位外度其君而不以取名事是君而與之揖讓免  
年也不過其自於身道之本然。吾想大臣天殺化控間學矣。天地陰  
下論

100

經 7-37

天人。蓋人世之中。修身以取人。則須史之。顏視亦重用世之。惟道賢遠不肯而一身之。間作小事如此。此謂不足法。然。為教而整氣流。而用人。盡知其清堅微遠。至若起扶抑。舒折辟。理之妙。罕有識者。讀此文。須能心處者。眼。先生具三長。章法不板。服法不拙。字法不冗。此皆便苦思靜。求故其行文。則有快語。堅而有光。氣極其極靜處。偏覺有鋒。可畏。所以傳也。張爾。

文氣極高曠。重幻。而見。識粗在。故少。女人。大境界。而自闕一塗。

楊維靜稿

下

引

況之下

下學而上

二句

楊以任

學而與天臂焉。知天者。夫學而達之。聖之知天也。當其效以知我。屬之。天。今天。夫。天。即不可知也。故當返而守其我。我而無不知也。奈何。兼我。故。故。為。者。偶。一。而。欲。傳。天。之。知。然。當。其。終。日。習。非。所。嘗。傳。天。之。不。知。也。其。矣。其。無。得。於。學。也。天。子。曰。我。之。不。忍。不。尤。也。蓋。下。學。而。上。達。也。居。天。之。下。學。子。學。臣。學。弟。學。道。之。可。達。者。與。人。共。其。不。達。居。天。之。下。學。仁。學。智。學。勇。學。德。之。必。達。者。與。人。同。其。無。私。夫。存。一。上。介。之。心。得。必。達。人。以。為。學。若。是。者。我。弟。為。之。矣。我。知。夫。不。達。於。人。者。其。不。達。於。天。者。也。夫。不。念。一。有。上。之。志。得。必。私。已。而。嚴。乎。學。若。是。者。我。弟。能。已。矣。我。知。夫。與。人。一。體。者。其。與。天。一。體。者。也。我。止。有。一。學。之。事。豈。忍。之。下。行。之。上。皆。可。自。知。已。於。人。間。而。我。不。然。我。自。知。夫。達。之。味。學。焉。成。而。下。德。成。而。上。學。亦。有。分。知。經。于。字。內。而。我。不。然。若。我。者。無。亦。可。為。天。所。知。也。上。天。之。於。人。也。非。徒。知。之。而。已。也。有其。耳。目。隨。有。其。我。傾。夫。我。為。聖。狂。分。處。之。天。以。知。聖。知。狂。為。我。之。天。我。為。其。學。以。不。悖。矣。然。人。之。於。天。也。但。求。為。可。知。而。達。已。也。能。機。變。知。知。而。時。數。不。為。一。人。夫。是。為。古。今。共。處。之。天。以。知。古。知。今。為。我。之。天。我。為。其。學。以。自。安。云。爾。何。忍。何。能。而。天。何。忍。不。莫。知。也。夫。達。乎。天。道。之。遠。也。而。心。曰。古。也。而。命。我。自。為。之。豈。可。哉。雖然。惟。君子。所。

楊焉不幸而小人得福為恒。惟君子得福為恒。而小人得福為幸。君子而不幸。吾無求焉矣。而可為小人之恒哉。吾人雖有所善。傷而不敢以成。裂其心也。

未嘗不為微自。其皆無一語打著聖人胸坎中物耳。其知是何。境分知我其天。是何德。聲。其於怨尤。作轉語。我。怎地。一句說入窮。通。因。緣。吉。凶。禍。福。上。去。

信則人任焉

信則人任焉

信則人任焉

信則人任焉

信則人任焉

信則人任焉

信則人任焉

信則人任焉

信則人任焉

聖人論為仁。必其信於人者也。蓋人同此仁。信則本有不動者也。就

信人任而為仁焉。夫子若曰。為仁者。說其說。信心亦猶不仁者

說其行。以欺人也。夫仁則斷上一未有不信於人者也。是故外寬而

內急。非任人之道也。而人莫之任矣。其中洞然仁人也。在我一大道

之公。在人。不從氣世之惑。有必然者也。惑大不信。小使求人之道也

而人我任或不任矣。其中洞然仁人也。靜則相安。其福動則相服。其

義。其心。其德者也。故行我於宇宙而共不以為疑。急可恃之人。疑

我乎。今而何以疑我。我行我於宇宙而共不以為疑。急可恃之人。疑

信我乎。我而何以止信我。也能行吾信者。為天下可知。知馬知其成

凡而不私其已。亦知其成物也。而各致其物矣。百里千里。分處知整

之任。以相指。何便。樂。意。不可與。即。空。家。能。終。遠。之。機。矣。而信者以

元氣。靠。天。下。則。既。如。斯。且。盈。天。下。可。相。必。焉。必。其。欲。立。而。左。右。當。之

失。其。其。欲。遠。也。而。補。其。助。之。矣。雖。之。一。世。百。世。皆。能。則。則。之。任。以。相

濟。而。使。其。行。不。足。自。心。即。肝。膽。腹。心。之。思。矣。而信者以。太。和。愛。系

可。則。既。如。斯。即。仁。有。時。過。不。必。信。信。天。下。而。為。仁。人。然。仁。人。之。心

信。仁。者。曰。是。為。信。人。然。仁。人。心。也。聖。賢。相。信。即。其。惡。久。惡。歸。何。不





非能一與君子相贊也。往來始終之際，或無其要。訖則返以湛而  
 致之矣。夫相是之與相非，惟禮可以已之也。一人之贊與，惟禮可  
 以通之也。日新之義，理與日度之情，態惟信可以為孚，可以為恒。而  
 不之疑也。然則非禮何行乎？非信何成乎？當行之出之  
 成之，此也。當已之，此也。通遠不足斷，極其操斷，君子可不然香方  
 之有未盡而，非吾體之有未清，猶是而欲神焉，可也。蓋包乎不思  
 忘其贊之君子，如此也。當以禮以信之端也。天下各應其精神  
 者，如無與於君子，曰不然而吾之正物者如是，而通而物之端正  
 者如是，而極極吾始覺自謙焉者，也。蓋油然不能忘其贊之君子  
 也。

下論  
 如也。而此而遊和平之天下，而能共沐其成，由此而立憂患之  
 成，而忠神不疑其贊，君子哉。其若人乎？嗚呼，亦難矣。  
 行於委曲，若輕明隨風，眾聚思散，極除統之致。全於首尾，而君  
 子作勢，故通節俱動。

是非從天出者一定，從心出者為變，而未有已也。如陳王以程未  
 為非，亦是從心斷來。然程未之道，久而不為所漸滅，此天之一定  
 者也。看義字不入本心之說，可謂明矣。程雖信，君子可以行出成  
 之之道，自合如此。非因世路難通而加此作用也。轉下處，始有病其  
 非，是教也。而人情香，尋常路徑自出新奇，則所謂日是君身有

一。居以求。二。句。  
 居以求之學，聖人達其所以出處為善，以其善之天下者，吾志也。既  
 居，必行其義，是又何學？然今天下各有志，無所慕而為善，斯長  
 而不為不善，斯亦足以獨行矣。然天下之善，不義無終前，則吾  
 身之善，安有底也？吾人進求大隱居行義之中，有人焉，是以求其志  
 而達其道，云當其隱居也，為善六居之身，有時求之矣，是故所周旋  
 者，淡然家人之事，正此淡淡相接也。觀之良之天下，竟入吾懷，愛  
 我者，其故以富貴也。鳥知大夫之志，我體萬物，出入於我，明發  
 不懷以始之矣。斯斷錯者，然亦不人之事，正此然操與對也。執有成

下論  
 非無知之古今。微然在日，彼知我者，我以為貴，不如賤，富不如貧也。  
 為善大夫之志，之求微推一介，於千知萬餘，天地神龍以凍之矣。  
 由是天下有道，可以行義，于天下矣。天下之善，吾清而道之天下之  
 不善，吾時而迫之，其事為明良之行，即天下無道，亦必思行義于天  
 下矣。吾皇若使吾君為至善之君，故吾皇若使吾民為至善之民，故  
 其事為吾善之轉，然而天下之行，有夫必善也。所以達者，未必其道  
 善，代以上教，與天道相輔，三代而下，教與天倫，則有必行之義。  
 安能必行之義，即完可達之道，聖賢兼以無憾于其志，有必不可行  
 之義，教宗不可行之義，無備可達之道，聖賢兼亦咸用于將來，吾由

志：志者遠而遠味焉有是哉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也

水志中不併遠道者則體用不全志字易錯入二民去遠道中不

歸本求志則本領不足道字易錯入功利權術去為根據有理每

邊身分更自為探原詐謂決音之實行以空測之益果然

隱居以

下論

周初之教政其勢然也美四方之安商久矣一旦有反商政而由舊  
者有不行或以致遂成新治周矣今天天下之治亂無常勢者也  
一代之規程有常定者也然一代之規模未可以倉卒求也其後  
必厚以歲月而後定而其始也有幸打四方之民者必從事焉武王  
克商乃反商政之由舊也謹舊修之說也夫湯之法實存而不高以  
包商之精方壁也而夫續之以典何哉想當時不廢亂政之四方共  
子畢曰廉食不有其父老相與容讓曰率典不迪則下常有引領  
若使之事直其小民曰師非度而其格人觀焉歡情曰尚有典刑  
則我當有相回焉治之理政謹之密之修之非謂我之為政如此而  
遂也而此日之四方此日之政有清然下於流水之源者矣  
新天子之加施於四方者雖未盡也而其事已見其精神道維維邦  
之人寬仁而簡易矣德序而克之教其依然其有諸侯侯侯侯侯  
侯以誰不厭其有幸焉新天子之和博於四方者雖無也而大  
端隨使其光采編思下與之五王駿厲而明肅矣有服而作之嘉績  
繼繼其有焉自南自北雖不優其若財焉天者若江漢  
不初耳斯一時也乃時去其舊而從其新矣即異日之漢士多矣吳

之誰與係或其不行者久矣忽而惟武終旦繼之不辛而兩戰而  
思來耳斯一時也乃皆奉正朔而則半為其明王雖得其勢四方  
得其君反商由舊之則其政亦然而周家一代之規模乃相緣于  
其後也位乎其下而止其下而王商周之則可慮也夫

高難典繼其得漢人負盛宜其為名林之貴歟也四方政行固  
不但行上三項亦其項相繼而至耳蓋商失其政雖政在四  
方而廢阻不行者多矣武王授之誓之修之於是四方廢阻不行  
其政皆亡一無所不聚行焉行字原指四方之政非謂四方服從  
而聚其武王也蓋行字又精細後政集論新境時使武王主

維維辭稿 下論 若謀先

指高宜其行政亦煩如此豈心開國有此規模耶余最不善新天  
子不收於人心之說

四方之

性相近也 性相遠也 性以任

性不可已聖人姑以性正其始焉蓋人以相近始性相遠也  
者此性即習耶且人與人相習不相習之中而性命之理達焉  
然而習乃為功於天下矣然君子習之而善功於天下焉非君子  
習之而亦甚過於天下是故夫人而性之也亦夫人而習之也如  
性而已矣則同相近矣何也人本乎天而類之別也造物既為其  
性而人七性若私之人與人相私而近矣即物各自造而德之達也  
公而不私于于是性也不若若之入與人為公而又近矣然性者  
公之前始而非人之所終也即性本善不終始夫人而人遂有終始

性相遠也 下論

夫性也物之性也公不至皆惡性也彼也公不至皆聖性相遠也而  
性相遠也如金如前從古而已然矣為金為羊從古入已然矣手足  
耳目亦有其具以候情之所為雖而從之端盡離也均習於有情之  
性而一人惡其性一人解其性志氣形神各居其所以待物之所接  
而而起之勢不能也相習於萬物之場而一人探其本一人忘其度  
貴之而使性亦若達其高下人之有力大遠若受其推轉習之相遠  
前從其性而後行於外其性不遠不遠不遠不遠不遠不遠不遠不遠  
也相遠以終相遠之局也若果能習之不己也故君子者馬也

總一簡性字道理不異下面一棒矣作其意不但以氣質之性為  
 文雖并義理兩字亦多却非免無善無惡為本體極其至也。性  
 字亦強名之。名依文生。即成腐障。不若一棒一喝之為無弊矣。  
 如此看性字。為多在相近之云。不更文雖乎。故他只用懸空不着  
 相。若道性字。而以習字為方便法門。文極空靈。決折然非儒家  
 族類也。習字。即學。習同。有好奇者。然相遠之云。實為習於惡者  
 而言。美習於善之習。與性一。不必言遠近。惟習惡者遠於善耳。  
 孔子之言。欲其致相近耶。亦其殊相遠耶。既曰相。則習善習惡皆  
 存。若能復性。則性淨。下若。蓋漸泥。漸習字。將習惡之習。亦可復性。  
 性。下。海。

耶其良知家必強辨曰。習亦是無善無惡的。則吾不知之矣。



研藏其意 二句  
 古人微意之學知之為先也夫以我之知以成之意新故  
 不誠矣故古人之欲統於致知令夫人心同然其可知者  
 意則莫矣知同者易知異者難意不日用其意格天下哉天下之光  
 雖各有其技也一人之意之起伏不可知也而由去愈遠耳吾觀古之  
 致誠其意者蓋致知先之矣操手無心之餘思造一微視則以為面  
 目其意全以操慮之終始者也計生平可自快者幾何意如何  
 而始於誠如何而終於誠而寧知之不勝焉耳寂然無知之下愈遠  
 其真則以為萬物心下何處其位以受知之生見者七計生平所必  
 致誠節端 又華

致遠者最何意如何而生於誠如何而意於不誠所恃致之有方焉  
 耳是故思慮誠實聰明必得似有一念皆有一知然其知既非也  
 誠想之變：如非所知意發達意古人足以操意而予斯焉即謂  
 聖智絕矣意見乃清誠一知即誠一念然其意難已也往來之  
 性其意知愈多其意古人是以不陷域而達意焉置一道理於此意  
 意亦不意則明而物也思之而不意能處所意也不然一人之意蓋  
 意用也器才古者好其意之意知是明而微也後聖之意妙是明  
 而得也不然而合之意其無異同也其其誠意者之先致知也蓋意  
 主知雖小人不能無疑決其所疑而意中之小人絕矣意之生也

君子不能遠信明其所信而意中之君子誠其小人誠其  
 子而天下泰在其意中矣此所以為古人之大欲也  
 誠言微中每一語令人作數日想尤妙在致知句皆不說盡  
 凡人意之所發必從熱處生即家室病狂醉亂時皆可驗熱處乃  
 其所明也故欲誠意必先致知謂平素格道理講究得明白則意  
 發心當為可守而誠耳若謂知能覺知意使不為惡能辨決意之  
 疑信則知在致知用力矣致知是意未發時工夫到意發後加審  
 致首察乃誠意中之慎獨非先致知也文多微其之思而格此  
 精泥時解

經七-45



新莽者所以事君也

牧事君人教孝而已蓋天下惟孝子之身為足用也知其所以

如何在下等身上、說一個好話、最難者

攝造觀耳、

父子之隆不教意為重輕而忠孝之情要自有本末焉由家有嚴

歷事而謀朝廷之尊積人不後親之懷而服君臣之義是故敦國

性家讀書之進士馬通今夫國之不出謂不時事君一人之

忠臣石後為事不則國家有義苟事君者

通鑑三  
事君之人  
正不得所以  
事君之人也  
孟奔與官既  
非

聰明人臣之心即名與功亦未足以盡人臣之性我想夫人之能為

學者其能為人所不能為者乎

[illegible]

佛子更不違

皆欲以君顯親也。未必其資父事君也。縱食君恩而知感猶非初。

無過物之愆而又臨履以防其率也

其父曰：「吾子，吾聞之，天下無不是底父母。」

身外之身，自當要由心造。心下無私，行事必公。而無

書可況也家有孝者不辱不始深無忝之憂而又征邁以澤其

大

步先得察其隱古之人擇乃碑拉與作一人之翼不過讀祖

忠臣也。故有安樂以爲後時，而後必欲明大義于天下。

粗節粗頭

公孫和之海國自于山日青銅北不博身以無遠聞石我止安有

王<sup>之</sup>聖明以為：人<sup>為</sup>于<sup>之</sup>本分無<sup>於</sup>于<sup>古</sup>無<sup>慚</sup>也<sup>者</sup>所以<sup>事</sup>

治國者急欲得之矣。人以救國為先。作家也。

[illegible]

○ 在者於在無心之意不意然則但知言此行之理實無言誦不

語讀之可感有不同時文為存反

則自作一篇孝論可耳

卷之六

不士等所虐打也。示以絲索。從

大德

上下人身上，就都不合呢。粘住一兩箇人，于身上乎。

100

孝者所

上下人身上說都不合說黏住一兩箇人于身上乎

考者所

國所謂平天 節

楊以任

傳天下之平而有道於其國者可求也。蓋孝弟不倍治在國。吳子第繫其道焉。臣聞平於天下。我今夫不治道而治遠者。道要之精也。非無怪乎明德之克之難通也。夫庶民之心。仰而聽于王。修葬之主。天子之國。環而作。夫侯甸男衛之俗。則欲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其說可知也。想建邦設都。以承庠序。各待以其意。為治王室之政。猶有欲通者。故天子不必求孝弟。求不悖于萬國也。無亂其國。以先之。而已矣。且庠序各待以其意。為治王室之車。遂有款芑。故天子不必誅不孝不弟。脩上子萬國也。謹治其國。以故之。

大義

而已。蓋天子隆養年之典。其老也。為其近于親。環視國中。不聚若於父子之義。天子教齒讓之儀。其長也。為其近於兄。環視國中。不聚若於兄弟之節。天子下簪珥之令。其幼也。為其近於子。環視國中。不聚若于尊親之道。然王若無外而政治之象。泥乎通有如是也。想庠序偏心。而王道之易徵。諸民有如是也。是以平天下之君子。致教誨令。無日不行於天下。而謹之。然日討國人而治之。亦曰。非然。無之道而已。蓋其不害而罔然之心。何以聖主知之。而係四海世主知之。而不能澤一物。其貫樹恒文。其之事。豈非人心之同。不容誤而天下之事。之有可為哉。是故古之欲明上德于天下者。

不治遠而治近

夫子以前都是封建之天下。作者未嘗論世。遂去在治其國。分矣。治國一段。可補題註。聖人之言。百世可師。然所論亦各有當日理勢。非能預說千百年後之事。即如之。亦不欲預說千百年後之事也。每見時文論政治。全似漢唐宋元。君制規模。論道理。亦全似漢唐宋元。一人名匠儒者。學術而最平者。更難以斷報中經海門。尹中議論。此非止見開流。夫亦讀書而不思於世之故也。由維節。此大指之。凡有識者。可以顛顛而悟矣。始道十。

大義

局落空。蓋彼知周與天下有分界。而不知治與今之分界也。治與平分界在道字。若仍止說心同然處。則上三句已足矣。道者。所以還其同然興起之政事。此周與天下不同處。故公須絮絮耳。非謂即興起一國之心。而是也。

所謂平



莫見乎隱

節

楊以仕

君子修德之君子不故自有其獨也夫獨為我有而何以莫見其

也君子於是其誠其誠云爾今夫修德君子無時而可以君子自

特也何也不睹不聞之我其出也作端欲欲聞之我其引也

斯隱微之際以微小人決不以微君子蓋隱微者天術不能制之

者也夫人五官皆為天用微隱微之際冷然自知可以則天夫

動時為今移微隱微之際應離一念可以爾今而人卒無自制者曰

我獨有之也然天下之莫見其顯者其於斯矣豈曰此境心乎生

者不心有其由而配想相逼其緒一工可理焉豈曰彼境連乎我

而生者不從保其微而意境相隨其境浸莫道焉君子曰吾知所

以慎矣吾自為隱存後不泯而隱之此際亦大可思矣既已無隱不

見充恐有無可見者隱顯見不無反微亦自為微吾復不得而微

之此際亦大可懼矣既已無微不聞充恐有無可顯者夫微顯顯不

法等微之微之隱之微之若一念不君子即無以豈此隱微之

君子即無以持此隱微惠矣君子之以隱微自制也理之定

初往故君子不徒以遠威之說勝小人欲須制其所始至故

故不以知幾之力成君子所謂不推道者如此

行長字交際危忌處極位濟棟動舊快則固知與上節界此各

及講到能獨則又仍混上節何也界地分則功力亦分各有

下平法拙做一片便不曾定見泮界地來

莫見乎

楊心任

中水

1990

后

福履

一、

所求乎臣 二句

為臣不易聖人見其道為大道在而不若始能事然而難也聖人亦傳

德於能臣而曰天下致身之臣非即其為人子者哉身致於君尊懷

於父為人道之極也故君子嘗有舍身就死之志而非君不若使

而施之事實有可事者始是完無一能焉君子以焉或未知

道也夫以高以厚立吾項雖述主以自為乎吾性吾命雖知問事

將私之以何為乎是故求之吾身焉德色者恐不可以對天子問也

而無獨好懷來傳明道其知之說經之捷觀步之密生之恩其未可

特也直無其宜游以開然為無愧哉求之吾身焉德業文章可以

報國恩而未也彼觀君而無他雖具臣將化之觀君子可以為類

臣人以為與主之位其未易同也無幾不可同得以子為有用

哉吾身然不知已而伸知已故隱居中後獲上而先信友君子

原無然近惟不空之雲鳴合於大道之喜起而允答明主無

德故久者此十事也我以君為能君不以我為不肖此亦能此有

齊滿之類矣吾身為有吾君子之身皆為君有故戰戰兢兢而

無外擇也君子亦無勝大將不欠孝不匱之恩以勵諸臣臣

德而所為報也報德報德報德報德報德報德報德報德報德

為德先聖重華文命深苦之情是以齊楚陳衛非乎比之所

微君之故胡為乎車上求與奔走余不忍為此也微事君之

胡為乎途中為臣不易丘乃今而知之矣

聲情甚佳有雁影碧波鴻雁通書之致惜於正義無當耳

所求乎臣

所求乎臣







以德字人一例與尊高繫係並列為實為目者也。直當平舉不特  
特提是文詞則在賓主綱目之明巧則巧矣。理猶木的在三句  
以孝而踐非以此為孝也。文能歸重人孝得矣。而時又難以福孝  
觀之說亦巧而木的也。或謂孝為聖德之大端非德止行孝其德  
便美而非也。若及論聖德自然孝為大端而不止行孝中庸此章  
則只論孝。故可謂大德令德皆指孝而言。所以只舉箇孝。不  
聖無孝德也。他聖不似舜單以孝成名有天下而修諸福耳。人  
意意亦與無德如神君史至。聖威肅然。爵治中近操翻墜而可惡  
不可期俱在雲霞山海之外。天下依口學古之徒。從何處乞生活

德為聖三

故為政在

一節

明於共政之人。而不可不求其深而沒。曰為政在人。人乎大。既處為政者之廣。已以  
道之仁。不求其深而沒。曰為政在人。人乎大。既處為政者之廣。已以  
德人。而反還打其人也。乃急循其本。曰天下之樂。淳淳則居。不如其樂  
得文武也。有天下國家者。之求多打周。居亦循周。居之求。詳于文武  
也。是以聖王之為政也。曰無者。前補言其根之。而循遠者也。而聖王  
之為政也。又曰我其無致。古其約之。而循實者也。臣既與公言人道  
之。知國家無不可為之事。使能人為之。則能而使人為之。則治。兵  
之。事無難。亦舉其時。云君子為政。而致。君子為之。而成功。故為政  
在人。人。雖然。蒙。而安者。是以為政在人。人之說。亦得。由是。誠在人。乃  
人才。非。露。少也。雷。者。人。非。無。人。也。而。康。之。績。不。全。為。州。何。也。且。重  
于人。而。輕。於。身。也。彼。方。以。為。若。而。人。者。可。以。治。吾。國。若。而。人。者。可。以  
無。吾。身。也。何。以。取。人。哉。夫。即。臣。之。良。不。足。以。代。君。之。明。身。不。使。以。為  
人。也。而。以。取。人。然。後。小。人。不。得。動。吾。于。再。日。之。間。而。天。下。之。賢。才  
為。其。深。矣。焉。矣。雖。然。觀。權。之。主。進。以。取。人。以。身。之。說。人。將。以。是。其。成  
為。其。終。律。非。不。嚴。也。微。辭。亦。時。下。也。而。明。良。之。德。同。周。則。州。何。也。  
焉。焉。是。而。字。其。道。也。彼。方。以。為。有。君。子。以。施。仁。義。可。獲。多。德。之。餘。不  
賢。士。然。於。知。焉。可。謝。門。內。之。慚。也。而。何。以。終。身。哉。夫。以。下。身。為。倫。物

之主。吾之道天下滑而見之也。吾之不道天下不得而見之也。有則其可考。然則道者君臣政教所自起也。而以之修。然則其時公卿大夫取其道者皆得其所以天下之政而教之。身優。焉。雖然。好修之主。習聞。夫修身以道之。豈不曰吾將以道治天下。我乃刀劍。非不歸于劍也。則此非不歸于劍也。而王霸難。明君子猶有譏焉。則又何也。蓋道愈盛而仁愈散也。彼方以爲法。不可改。而不覺大兵日勝。以爲細。雖不可廢。而不覺其漸微也。何。道也。夫以一道爲身世之用。仁以行之。而天下相與式其外。不仁。居之。而一人先無以養其內也。一德一心。其可兼。然則仁。

中庸

卷之二

者。則雖麟趾之爲。亦以之修。道。然。後。當。其。時。公。卿。大。夫。道。其。仁。者。皆。欲。助。其。心。志。以。致。治。平。之。記。而。一。人。有。道。務。焉。公。而。明。于。焉。政。在。人。之。政。矣。試。求。詳。于。所以。取。人。而。身。之。說。可。悉。也。求。詳。于。所以。修身。而。道。之。說。可。悉。也。求。詳。于。所以。修。道。而。仁。之。說。人。可。得。而。悉。也。步。高。視。遠。從。古。人。之。教。于。其。間。然。使。效。豫。章。者。焉。之。州。偏。錄。耳。知。替。通。章。向。文。給。以。此。文。爲。正。脈。各。黨。所。自。幹。貴。以。此。除。大。士。和。流。諸。師。作。一。層。緊。于。一。層。間。有。掛。勾。不。害。大。家。升。堂。雖。不。爲。政。在。本。承。上。爲。已。說。故。加。一。故。字。只。輕。一。述。過。取。人。以。下。王。道。上。文。未。說。雖。而。言。之。還。說。如。此。體。格。不。易。楊。雄。牛。

律法流轉中。從其孤情曲致。演韻曲安。以大家。所未有也。其。其。各。首。句。注。重。下。三。句。我。周。知。其。格。局。然。耳。然。遂。從。中。因。顧。人。字。乃。反。重。首。句。其。凡。文。章。輕。重。看。用。意。手。法。所。在。不。論。分。股。及。字。句。多。寡。也。作者。原。未。嘗。有。重。首。句。意。但。做。來。却。已。如。是。此。亦。太。好。好。喜。小。巧。不。精。于。古。法。而。自。抒。心。得。之。能。讀者。又。不。可。不。知。

故爲故



[illegible]

恃德者則天下畏之

居天下之勢者利用德而已夫諸侯相結而天下之大勢有所止矣

夫欲據一國以生民也天子告公曰政聞不舉之朝其殺二三反邦

也乃可卑用德矣何也夫凡歲不足以制則德不足以據國也然而

德威者不足之基者也從來終上明一作見字方果正以無所知

天下而見天子之尊則其安懷諸侯者之端其勢不可劫也夫天

下之勢固易動而難安也先王選建明德新故相維視天下於諸侯

之國以尊天子於天下也分天下之大勢於諸侯而固合諸侯之大

勢於天子也蓋已制天下而不敢動之然則天下之不畏也始於諸

侯而天下之畏也始於諸侯諸侯者天子之事也我正其為天子諸

侯將正其為諸侯上句承衛分則殿心合則于城正天下下句不使

服行天子也乃今百辟皆戴一人之威雲用有道而不敢守者惟此

據者天子有德之氣也天子示天下以餘天下之諸侯皆澤其不

也伯叔甥舅各居其國各子其民焉夫天下猶不使服行諸侯以服

行天子也乃今百辟之修情勸一人之義廉則博而折術者推

此宇宙岳廣英雄豪傑之生每以朝廷之紀小天下急欲習見夫據

而臨邦王至也忠孝之白蒸者深矣人情不古巧戾惡心之民

從何君公之聞而生端彼日有枝枝發相執標本相應也俯仰之

也舉其絕乎則善矣據諸侯者之端其勢不可劫也道德不

德成而盟而相持也德威不竭內外更輕之相字也政聞不舉之朝

可以用據者如此

天下畏之非諸侯畏之文本相維而新相衛州草野不敢竊發

美不敢生心天下大勢如磐石泰山之安堅固而不可動一畏字

中折已甚廣先王建封本意亦是如此博識高文揚雄牛

筆勢天象機乃迴壁以漢人之道消許家人之訓味故後而不

難而不深所見只是勢字故中雖根本修身崇政而權術之意

勢然要至聖人所言據畏乃情理之至而勢在其中非徒從勢上

計較出來也天下畏固不即指諸侯亦不指卒霸象雄也

符奸完諸侯自能畏之若布衣揭竿而取天下以漢以後歷封建

為解與事三代所未有也九經之序自近及遠自內及外故惡謂

天下二字大槩皆要處以外而言舉要處而略中附庸之長歸還

之民固已包括無遺矣單說畏叛親之義是後世策略非三代聖

人之常經即畏字亦不足以勢鎮壓使民不敢叛也字體未就

打觀物道格一風俗同乃所謂畏也不據諸侯則國與政家殊

焉而不尊不貢不王斯為不畏王威耳將畏字看熟做學據據

天下字自不待不特字深研惟石案字亦不待不夫字據射之

禮儀三百。合下三節。

楊以任

有德者有德君子不徒以行為意也夫禮者道之至也三千三百非禮之至也然則何以崇禮哉今天下一道而已矣道器之說分而禮與德出於二禮之原夫有德性與聞學又出於二此至道所以曰

知不足齋

德性而格其學於  
 之以參吾虛也孰知夫精微中庸而新之所以增吾能也格其中  
 跡未發之體焉即於其中得已發之辭焉夫非吾性之居而可開可  
 學以復吾性者豈不致不虛不極不道不品且知者夫其人者也始  
 公生居用物有違人所以律於物致之雲之毓之道之混且知之者  
 於德者也惟德本源故從則吉君子所以至仁仁德者天之道也  
 德者人之道也德本體卑經而終命於聖人德榮體尊千有為貴也  
 孟子則明於此非德沒於行德也不使德性開學出於二而使  
 典禮出于一而王道張矣而禮乃行矣抑無忌憚之小人其初皆以

行禮盡意者何也曰行日廣則日亡矣雖養遠國行而遠施之故周文王受命之後臣天子以再三致意臣等堂上之意由而臣等之堂有以焉

前後有種字似當用此局牌必先舉大家為之收不必以種字事

如陳詩仙論局牌則近情搭頭纖巧游戲法也此其巧搭之題舉  
節亦豈肯作纖戲之大者哉其意中實有吐一段議論欲達此題  
應以破棄句之說見者以為重複字而不知其正漸破重複字也公特

楊斯齋

世康

一節三種數說燒却而得存無能之禮乃謂之真禮則聖人之禮  
亡矣此章原無重禮字義即以禮論聖人之道之妙正統二千三  
百上見故曰優上大成但人不能修德斯道不行耳尊德性章正  
統修德故禮典道為體不可云禮即是德而三千三百為非禮之  
至也蓋其所止激於錫餉優大之人而因疾惡禮法之止其既  
也因疾惡禮法之士而并抹截三千三百為非至道援有勸家國  
說中禮之聖人適其前必反疑不如稽阮之真笑可乎此豈文書  
小夫哉

禮儀  
三



楊叔任文

可  
日

地參者其

見人

百代之經

不立不

也。趙家八

卷之五

卷之五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仁孝

1

30

五

16

位。  
職。  
一。  
人。

一家不復。

10

能之謹司者甚微霄哉想體元居正之道法見博經綸之事莫嚴於

朝廷然以辨上下者定士民之志而親疎貴賤循之以相習其心

安業者所以享天下也尊主者所以辱百姓也蓋外有自私之心

而能以懲飭者甚大然則有千古不朽之經論即有千古不朽之大

何也人心止一誠雖古今異馬道用其至理示後人以不可

加不有百世可知之大經無一  
代不教之經也何止厚難日  
于傳

之并倫物不爲矣哉居其至乃可擇博庸而殺其<sub>二</sub>應矣至望之仁

天下也夫天下之至盛莫如堯舜桀紂所能盡其石其能而打大斷其

并撰卷八上其仁爲人字中六經詩字筆解也

青  
天  
下

仁字皆陰氣以未絕時也

文子大略在魯非魚虞在六二

陽之遠也。實ノ外ニ榮ミテ  
陰ノ中ニ實メテ

是卷  
樂  
山  
不  
論  
論  
亦  
宋  
大  
其  
本  
同  
。山  
景  
林  
士

人月日...  
一者...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主。其。利。未。嘗。不。歸。於。民。也。

上卷

隨手拈來。無非至寶。後人誦其言。而不知其意。不

此書之序



志之惟而之之既又別不動心之既矣蓋動與不動亦心之動靜也  
 非隨其心而著其志夫周居然神氣其然其亦別於志乎也而曰人  
 皆有心有動之心人皆不能以無動則其心之所之者何如也  
 則全于志氣之既而心之所以不動可乎而別也即明于志之既  
 心之所以不動既可乎而別也一字當如彼其家聲也感以聽有心  
 持持有如精華果氣之氣與天同其氣也天下後世其無不  
 先惜其無志也聖賢之志與天同其志也天下後世其無不  
 稱其志也夫志氣之既而心之所以不動可乎而別也即明于志之既  
 志在何相者當之以志落而氣不覺其落然非能神指當感之時不  
 能神指落之日也所志不存焉夫天下後世其無不稱其志也  
 志之無其主則始其志在何相而行道者當之以志落而氣不覺其  
 動即何能神指落之日也所志不存焉夫天下後世其無不稱其志也  
 事即有思焉志者行之達又能神指是達之域也而志存焉夫天  
 人之志無則意公有通其夜之道而後者而後為之師者不以  
 志為情而用其行而用其明能也至矣而要之通蓋  
 志無則無氣氣分其雖少非氣能使人之心矣則  
 有當曲真志也故而行者而後為之師者不以

作以作之志者感之也其貴也夫矣而要之明倫且其志  
 無家蓋氣竭之憂耳天下有心之人皆可以有志而志士以此  
 而志士以此修大志氣之師也豈不信哉明於志之既而心之不  
 動則也然則全于志氣之既而心之所以不動愈可別也告子為  
 說或  
 志者下句後有華三批到柳後字一類不動心句水不流  
 華三從義道入端緒到心字使全理意在隱躍開而相連蓋上  
 類當面摩訶當玩其格讀全莊之妙  
 志者

志氣







及受時明其政則

楊以任

國無不明之政則無敵心者也夫時而敵之雖得人無益也則敵國  
之明焉公也且世主而加意行時士以亦既有仁心仁聞者矣無系  
其見可服而服之也夫以士為開服之士士自和也仁主而華與  
士共開服乎不有攻乎不有刑乎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  
法初無治亂也每行中變之制則亦有人焉以明之可矣然無  
國而不有替七無國而不有罪士初無替不肯也每變行時紀之  
則則古有君焉漢一欲明之不可矣何也雖有賢能無謀主心之服  
也夫誠會然而起而為之君者各欲及其身雖名天下安能已上作

楊以任

上五

幾十百年以天章為常也非及開服之時而不待不及吞之時且賢  
若才公欲攝八寸之初以射不朽其殺王行一二日之間也善乎哉  
矣非徒及吞開服之時而不待不及吞賢能也時當其時不以教政  
優上之說近則控事情亦不以用利察上之說最其幾焉正使在  
位之職之人不至枉傷而無用文而不懶則名實宜明者一當是時  
之網之說不以解彼而不慢不事上者有得有得不以嚴苛而予免  
之刻深者要使自能之案不至控仇上之者惟利之懷則美利  
宜明者二政也利也名實也美利也一念及之斯及之矣及時者要  
時不思二三君子後聽控升沉及時者不擇時方時一二臣工假濟

子多難要安懷與使自懷與夫戒不自服而所與鄰者不待收矣

通身神力注在一箇及字上寫得精英激發使人起開難運覽也

及受時

上五

聖人人倫之至也

聖人人倫之至也  
惟聖人倫之至也者矣夫大倫之事聖人自為之而天下後世且以為我為之也蓋有其至也倫而可不至哉今夫人而不期其謂至則亦何不可為焉天地間僅有容之之極倫類聞見之而相值亦僅有室安之可據夫亦自命為人者也雖然人倫之際不如此而遂已也乎古者親長序別非勞我往無故之中或類於作述明良可觀我士以後之十有聖人則人倫之多也夫大之倫也須安容我聖人聖子聖君聖臣亦當平不欲居之為其人又人君子人臣即六日而止之蓋嘗就聖人而思之則絕聖人之于天道也而止有

聖人之於人倫審分天下於聖人而思之聖人以爲性也而天下以爲教是故一家之說者曰夫之近乎聖人者通可達也此理至自命者盡障之有情聖人者庸之性也此性聖人與奇性聖才之所同也而非聖性之所存夫有至性焉不始倫物而始於身故以幼與戾乃有物字其原而莫測其所至也於是無故而可亨而遂庸之不幸而見能而遂奇之夫庸者奇倫中不幸之數也而寵聖性之至者於此要然而通與違皆聖度之所包也而非聖性之所爲夫有至性焉不縱品類而執一身窮人非四時可賄亦于即大人之全事其本而時有以底至也於是隱其機塞而以為近見其經緯而以為遠夫遠近者

乎。隱見遠也。而觀聖性之至者於此矣。想夫明發昧  
 不得已而不欲同於人之等。而遂以其不可擬不可  
 其於倫也無所尚而已。想夫在宮在廟之無數。若不可  
 窮大之。而遂以其贊諸靈寶諸神者視其紀綱共於倫  
 焉。已有聖人之自為而造物始以典禮禮俗優而有  
 人心中各執一理。人唯有聖人之自為而達使人世  
 為無缺而人心中各有不忠夫聖人聖人不自高至也  
 可苟其至矣乎。嗟乎人倫而可有至有不全哉。  
 聖運中眷境每衣脫腕中有劍舞不出非如此大心

如此與至字相配也。無復憾矣。一極觀考虞夏之微。可空一時作  
考。父子  
會通字大爲爲言。今則精神都注下法字。知有至而後法字。不能  
未而見其至人。即得其解。亦不能出之。無微言快如此。華遠雖  
可以整實散。一氣編綴。機勢相生。曲說直下。莫不有自然不可  
離。妙妙。其變法乃精於古人之法者也。陳遵檢選通篇。其  
從家旋說起。其下大處。匪得。不知人倫二字。原爲通說。其  
不通之說。人倫二字。原爲通說。其下大處。匪得。不知人倫二字。原爲通說。其  
不通之說。人倫二字。原爲通說。其下大處。匪得。不知人倫二字。原爲通說。其



義人之正路也

楊以任

大賢天下之路而明其至正者馬大以爲不能由義亦必有所由  
義而得補不正矣故爲之明訓其詞曰義人之正路也且自人以不  
能由義之說陰違其非義道矣而民自徑爲吾直告之曰義路也故  
爲之君子之所履則折曰義人路也彼又未見吾儕小人之果無  
所以指之也則其若分之爲好徑之民而明戒以靡如之爲人亦無  
義人之正路也予想各欲正己之君子取其義以成仁彼勤而不正  
德人安其身而後動人之仁是千古者皆其義是千古者也使完  
德善而若若夫正路者則仁亦有時窮君子之心有義地之而

起而遂無時不義夫大之義於夫義也夫大之所自正之區域上使完

起而遂無時不義夫大之義於夫義也夫大之所自正之區域上使完

術通乎而欲制天下以無爲則仁及有時焉刑名之固有義義之指  
端而後無時不說道德之中矣夫義也道德所不敬之極也也然則  
義非可量之物除其所自來而天之以各正乎天下者也天平之而  
全不取無吾自知坦坦焉焉焉所以爲遠達之路也義非空談之名義  
非虛從定又應之以至正德天下者也上說之而下不舉則吾乃  
無端無端所以爲歸極之路也故義之於君臣也不後徑而亦步矣  
豈惟父子兄弟仁在焉義所不能裁而處方不傷行德德爲見焉  
若焉是故明民難達極致於正路之中而無人得以射義之

制度也以升絕而法成矣至于兄弟夫婦見謂情深者義而不淨用

而各執商儀所由杜絕情角者宜其室家所由致美于好德焉是故  
有序有別有信極非離岐于正路之外而誰人得以自當耶義以人  
而聖人所權之義賢人起而非之而要之聖賢各守其正而後行  
德謙謙之路而皆有其朕上義人以特爲常有道不讓之義匹夫  
起而取之而要之德不其德不其德而後出我道我之義匹夫其  
平一爲子則孔既沒而安從形正哉然而義人之正路也無以不能  
而西德遠矣所當守者

義字非徒爲字

下五

仁窮而義出亦非用義以制仁也故要公仁字發明須見淨理一

正路安焉安完大也人理深至自能新絕將移休而後  
地盡用有之義最野全而不由制人心痛仁與義同生並有非  
仁窮而義出亦非用義以制仁也故要公仁字發明須見淨理一  
分殊之肯此但從仁字翻下即大義義論誠謝故推多無病

義人之正路也

今有不為二句。有為之人其心不可動也。大為與不為皆心之所出也。夫亦守之。  
 而不可矣。孟子之意曰。宇宙有為之業。皆其不得已而趨者。然則  
 必以往。得往而成夫世也。反而喪其我。而況有不必然者何也。七  
 經造物運轉而貴之。則不獲為我用。方寸之地。世務皆得而亂之。  
 則不足為世用。夫入也。以心用身。以身用世。而有為之業起焉。其  
 有不為也。而後可入世之中。可為之事。少不可為之事。多委廢其  
 能。俗知其無能焉也。況由我為外人。何如由我為無咎。無咎無非。  
 則心若往能為之。人欲欲為之。人聖聖其情。當藏無。  
 其後也。但明居泊之志。於以庶庶遠之。懷德泊原。是千古事也。彼夫  
 尋亦可枉尺亦可直。止多一有為之心。欲一灰動之。衆耳衆目。外性  
 分存焉。而臣上者之不足。辱吾技。又其小也。彼夫水見其形。雖見其  
 中。遂奪其有為之志。欲一靜觀之不損不視。不見聞其焉。而完成其  
 德。及事而周天。其德也。是故名安之。際先王每援堯舜之成。雖  
 時數可遠。謙在幾微者。也。利能不行。生行寧靜者也。即志者不  
 子。身居適安之情。以自善。德然分。因其深心。而至也。仁智可  
 其迂濶所能也。而不為有為之故。可以決矣。道哉。於公於大。  
 然不改其初服。手罕失。古今升降。而後然如得。其素心。天不奪。

楊梅詩稿

十五

劉同英

人有不

為可以有為如斯哉。則其素所蓄積然也。其為也。一世事之迹也。其  
 不為也。一不動之心也。  
 人必見道分明。而後能肩荷重任。有所不為。則於公私義利是非  
 大小取舍。可若之。則灼然截然。無毫髮誤。故可以有為。非僅謂  
 漫泊寧靜。却守素也。程子知所擇三字。義極精。道極大。然時文  
 多不能發明。惟先華亦犯。病。何況後來。粗淺見識。

所以服天下者善之至也。蓋養人者善之所至也。斯為至善矣。天下周之矣。孟子曰。為善未有達澤志於天下者也。如欲達澤於天下。則自治之。神易分而求物之想必甚。君子以過善於養人。為見大至者。樹學通於養老。而聖人曰。德昭曰。孫氏子。則善非善。其善說則善矣。我善則成。是服人矣。而人之善不善未有定。此善不善之人之指。我未不明也。故未有定善。德意以聖賢之意之。指我未明要在徐注。道德之好與之欲。天豈獨善者自善。我善不善也。善之善。所養人善不善也。夫豈獨不善者為善。格而善者未必與善入也。如之何而養人之善也。故以善養人者。君子終其身不敢自底也。血氣心知無一是與人之物。安見我之獨善哉。惟善中不足之見。養己之心。急可無。養人之血氣亦可無傷也。我與人若同養於天地之間。善然不然。而天下見其人之無良亦且損我之未至。君子又終其身止於自善也。規矩準繩無一是程久矣。我善善不在我。我惟善中無窮之地。此與典能可養之。保待其善。良善若菜味亦善也。以待其致。豈非盡也。今打我若藥。藥味若然。天然無私。天下隨其父不道。而亦持謙誠。故長生惠。廣也。善者亦易。而家用難。大為所親之人。馬仁智不加。膏肉於地。則





存其心 一節

楊以修

問心以天而存養不可已矣。夫天命以性，不可謂問之心乎。奈何其  
 句欲以絕於天也。且古今非有可執之人乎也。天道而已。而不執者  
 直其心以達所欲。天遂心之所欲。將終其身無事天之一日也。  
 然天與人以性，使入世情中。有與天地相似者。以為好善之本。天  
 道人道。有心者皆自知焉。天與人以性。使交波濤復仇。有復而見天  
 地者。以為元吉之報。來復利往。有心者可從事焉。故君子以人事天  
 地者。以養性為兢兢。乎其存之也。大凡心之出於利者。場小人之心。作名  
 利。存君子奔走于流俗之所贊。而操回性之也。不知實以復性也。故  
 楊以修

叩所存為何而存。亦非徒為主。即君子之心。出於所惡。為恒沒心  
 行所美者。恒惡。動其意中之所好。而且曰。此天所以為吾用也。不  
 知其重洋罪。行天地鬼神。亦即所存。有幾。而乎且亦不能自生。道  
 乎。豈消美之念。一腔其甚。聞也。則存之也。而元善。亦上動矣。  
 向之繁華。止見情。而余之淡泊。始見性也。進而養之。無不思德。而  
 無自可得。再得一。大其合。卷之。一腔是覺其甚。段也。則存。起定  
 也。而故物。油上興矣。淡華中。雖就。就君子之性。而亦情。淡。淡。亦難  
 其。用之。事而亦性也。培而養之。處不虛。理。事而有原。可達乎。天。今  
 存。而。有。其。心。也。存。之。難。言。也。客。處。多。而。當。心。少。惟。有。其。存。者。

無事天之一日也。悲夫。  
 見得一箇心字。于性來源流。豈不親切。此從釋氏清宗。平心而  
 不本。天。故其有。天字。便作。諸天。當釋。觀。于聖賢所說。性。天。無。異。其  
 看。存。養。粗。則。在。名。利。之。間。精。則。如。上。不。動。而。已。其。存。事。天。則。恐。此  
 普。通。作。用。神。通。持。此。身。心。奉。應。利。是。財。名。為。報。佛。現。打破。這一。則  
 家。家。更有。何。聖。賢。道。理。哉。

無事天之一日也。悲夫。  
 見得一箇心字。于性來源流。豈不親切。此從釋氏清宗。平心而  
 不本。天。故其有。天字。便作。諸天。當釋。觀。于聖賢所說。性。天。無。異。其  
 看。存。養。粗。則。在。名。利。之。間。精。則。如。上。不。動。而。已。其。存。事。天。則。恐。此  
 普。通。作。用。神。通。持。此。身。心。奉。應。利。是。財。名。為。報。佛。現。打破。這一。則  
 家。家。更有。何。聖。賢。道。理。哉。

存其心

無欲其所不欲

楊慈修撰

事欲之學而易言之無欲所知為已。夫人意為欲使耳有所不欲  
 耳自欲乎。欲今夫人行多欲。欲既不知其所止而究又欲其  
 自知則何也。夫世之中。欲者不可勝數。惟其多也。故欲者  
 物以相禁。人心之中。欲之數明不欲之數暗。然不欲之數雖多  
 我以相止。夫不待物之相禁。而我自以相止。此欲所不能後也。  
 也。是入心而有其所欲不欲也。所欲不欲。天爵功何名。即豪傑自為之  
 者。皆使愈所與借。而或所不欲。項自古自今。保聖賢不朽之意。性  
 然。是欲也。積於懷而志無妄。而欲其天機及以馬而宿之。能然  
 而量之。稱人情而時然。無不欲之獨體。或慮性教心之同忌而思之  
 夫欲。當於物輕我重之致。輕不欲中先立其大。若曰乍見之猶心有  
 趣而適以之。是我迫我也。曾無實府也。凡欲守於月引自交之先。于  
 起欲時。從吾所好。若曰生平之受用幾何。而寡欲之存我養我者。更  
 無宜時也。惟必為吾所交。數中在空遠端已。更重七尺。隨得而便。不  
 固然。欲若無義。清遠法馬。惟欲為相逐。不即集食正美。而時意未  
 決。是已。而先其欲。無欲者。虛欲而靜。是馬。夫也。不此其所自欲。  
 欲。其所欲。自其子。無欲其所欲。無欲其所欲。有如。一。其所欲。  
 不欲字。無欲欲。有欲之態。于也。然流作態。群連題司。衣。理。允。通。安。

丁五

丁五

程文淵

無欲其

任

時盛有性可知聖人原以一身而受其光霽周孔洞然相接於  
軀軀之下而性命中有至樂有性可盡聖人豈定造物所為哉陽文  
雖然相遭打一堂之上而性命中有深勞被訛三然謂命者應  
人之所託而志士所不出也

性常人所舍之道緣酬而行之昭像廓落理繁繁惟陳則久似之

父子子

雖曰不顧世眼也須有當法眼持上四句納入聖人天道中周仍  
是世眼見解石之不足成茲始維文法持美上四句以此為齊直即

其性之不可解者也。想聖人者處羣居之間亦止率夫控君子無過  
 於小人矣。而况家庭朝廷之事祇付之此小人者之令張乎。莫不有其性之  
 不容己者也。是以君子口辱有善性之生此小人者上者以與萬物為悅則美  
 於天下禮以範天下智以說天下亦復求文分之名靜而按大制  
 性之外可以從禮服禮教之初善有善性之綱上者以與萬物為拒  
 則戰戰兢兢焉仁此小人者上以為義升此小人者以為德低此小人者休附之薄然而通  
 於各品之尤理不允位焉有焉之貴此小人者雖或有能此小人者有不能而存之義之  
 一世終有圓滿之句雖各有幸有不幸而戒之懼之善性純無邪僻

有也

狂者又不

一節

楊以任

狂者又不可。天下則惟有不屑之意可師。已蓋惟天下皆不潔而狂者獨潔。而乃以不屑然則人必者其天下之品上歟。今夫士秀有無不礙取士人之高者大者以洗滌一世頹世之下也。即古人所謂者夫者雖微好我以多取乎惟是自我作古之精神則其與當之馬是故狂者天下之古人也。狹者天下之古人而不數以古人公天下者也。蓋天下而猶近古則大氣之所鍾人事之所歸猶有人焉。是至則定能出汚而人打潔而天下其無忌也不然而狂者特之則其不污也天而之。而猶懷古則大氣之所鍾。

故曰不可得肯句又何煩同。雖如顏子早天不及見其大成。即不與之。不然不得中行句又置顏子打何也。固萬章問在陳之言止及狂者。孟子引孔子之言兼言狂狷。故又發明此言。非揣量世界至此也。不可得明說孔子處其人而不可得如文中云解為狂者不得行。行天下聖人傳道豈因天下人不可而處惡則殺戮且人不可得從上中行不可。全清說來故曰又如而云則中行之不得。天下而窮耶不辨而知其終矣。

狂者又





錢吉士先生全稿不分卷

〔明〕錢禧撰 〔清〕呂留良輯評

清康熙二十年天蓋樓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呂晚邨評點

錢吉士先生  
全稿

天蓋樓藏板



序

文自萬曆之季至天啓而亂斯爲極號爲經生者不復省章句傳註爲何語諸子百家二氏皆可爲宗幾不知孔孟曾思爲何人此豈復有文字哉東鄉艾千子起而大聲疾呼而後天下矍然復知有儒者古文之學然千子猶時出已意改易程朱之說其不悖於章句傳註者十得六

序二

七已耳吳門錢吉士楊維斗從而詳正之其說必本之章句傳註其體必以成弘諸大家先輩之法爲率而後儒者古文之學昭然不息於天下蓋至於今日猶得以章句傳註正文字之得失者千子吉士維斗之功居多也吉士持論較維斗尤嚴謂制義期於演聖賢之言令理真語肖而止題雖數百言吾以尺幅

序二

演之使無一字之遺題雖單句  
 隻字吾以數百言演之亦止還  
 其爲單句隻字絲繩縷削必不  
 可使有稍軼於章句傳註之外  
 可謂嚴矣天下固服其精明而

出吉士之上也然後知苦纏束  
 者乃不善學之過非吉士之論  
 太嚴也吉士館余家久與余論  
 文最契乙酉夏吳郡難作吉士  
 遽歸登舟復起者數四若戀戀  
 不忍舍者最後持此稿付余曰  
 吾平生所作盡此不欲持歸畱  
 君篋矣是夜抵家卽爲賊所殺  
 嗚呼千子維斗猶以乙科鳴世  
 老死致命皆不負所學足以自

傳吉士有大功於文字而不得  
一第卒罹慘禍文人之無命未  
有如吉士者也今年春晚邨呂  
子過余北山蒐訪舊人之文聆  
其議論與吉士神合而又有闕

序五

所未聞者余喜吉士之文之有  
所托也遂以全稿授晚邨吉士  
生不食稽古之力而死猶得以  
老經生之文離跂攘臂於先輩  
科甲大家之間而無愧非晚邨

其又安望焉然則吉士臨別遲  
迴授記詎非天意在斯歟嗟乎  
吉士今乃可以不憾矣麟湖弟  
沈受祺謹序時

康熙戊午暮春之望

吳范錢 諸吉士著  
樂見品藝表觀部詳

上論

學而時習

全章

學而時習

二節

有朋自遠

二節

有朋也者

二句

吾日三省

一節

道千乘之

一節

弟子入則

一節

賢賢易己

一節

賢賢易己

一節

賢賢易己

四句

事父母能

二句

夫子溫而

一節

先王之道

二句

君子食無

一節

就有道而

一節

子貢曰資

全章

未若貧而

已矣

吾與回言

一節

君子不器

一節

君子周而

一節

言寡尤行

三句

君子無所

一節

子聞之曰

二句

君使臣以

二句

臣事君以

一節

子孫景太

一節

子謂韶盡

一節

惟仁者能

一節

士志於道

一節

君子之於

一節

君子懷德

一節

不患無位

一節

子曰參乎

全章

君子於

一節

德不孤必

二句

子使漆雕

一節

子游為武

一節

文質彬彬

二句

人之生也

一節

如者樂水

一節

如者樂水

二句

夫仁者已

一節

志於道據

全章

於成如得

一節

子曰四教

一節

聖人吾不

全章

記而不教

一節

可以說六

一節

臨大節而

一節

典於詩立

全章

民可使由

一節

天下有道

一節

雍雍乎舜

一節

雍雍乎共

一節

君子多乎

一節

百夫不可

一節

衣敝緼袍

二節

知者不惑

一節

先達於禮

一節

大人不言

二句

初也其庶

全章

子孫問善

一節

所謂大德	一節	一月克己	二句
文爾質也	二句	贊且而好	三句
仲弓為事	全章	仲弓為事	全章 其二
上好禮則	三句	誦詩三百	一節
子曰庶矣	五句	何如斯可	全章
行已有恥	一節	宗族稱孝	二句
往者遠取	二句	君子和而	一節
可以為難	二句	有德者必	一節
大之以禮	二句	不怨天不	上達
觀言士語	三句		
公伯察其	一節	上好禮則	一節
修己以安	一節	事其大夫	二句
及其十之	一節	行夏之時	四句
君子操道	一節	君子不可	受也 四句
富仁不讓	一節	君子貞而	一節
君子疾夫	之辭	丘也聞有	一節
益者三友	全章	畏天中興	三句
立而和之	二句	君子有光	一節
見善如不	一節	隱居以求	二句

隱居以求	二句 其二	君子學道	二句
君子學道	一節	如有用哉	二句
不曰堅乎	四句	通之事父	二句
已居而內	四章	天何言哉	一節
顏有三仁	一節	天下有道	易也
仲尼日月	一節		
大孝			
賜格而后	一節	帝典曰克	一節
賢自明也	一節	湯之盤銘	三節
觀言士語	四句		
湯之盤銘	一節	大畏民志	二句
孝者所以	一節	上極孤而	二句
詩云樂只	一節	其心好之	二句
中庸			
發而皆中	中和	君子而時	一節
南方之強	二句	剛有復不	二句
素富貴行	二節	序爵所以	二句
取人以身	二句	修身以道	二句
見為天下	三節	自明誠謂	一節

全有損祥	一句	見乎著龜	二句
國有道其	二句	國有道其	二句
實諸鬼神	一節	君子篤恭	一句
上五			
壯者以服	忠信	王請大之	合下
召太師曰	君也	或曰世守	一句
或知言哉	二句	中心悅而	不服
多助之至	二句	輔世長民	一句
陳休問曰	全章	世子疑吾	已矣
錢吉士稿	目上		
是故賢君	一節	是故賢君	一節
夏后氏五	一也	皆所以明	一句
教以人倫	德之	非其道也	者哉
曰有人於	之乎	致于不倫	知也
下五			
曾子養曾	禮也	孟子謂樂	一節
孟子謂樂	一節	仰而思之	得之
可以取可	二段	君子所以	一句
君子曰此	雖焉	是故君子	徒世

孔子進以	二句	大國地方	同據
是以如是	合下	為是其智	一句
詩云既醉	一節	尊賢育才	二句
然則奚為	一句	聖人治民	四句
孔子登東	全章	有成德者	二句
有布縷之	一節	經正則庶	一句
錢吉士稿	目六		

察見已歸良使報詳

錢 禧

尚學以清道其所得亦以漸而臻也夫時習則已實不為學而在  
 八志皆空可馴致於恍惚君子天子蓋各言其所得以誘人也  
 今夫聖賢之指習樂非見有所樂也吾其豫而不習乎  
 安行有樂矣知其難而心為之憂則其樂雖久而由之以達行

一島

賢亦有其然也。反下章言其無落打者。約說。不<sub>一</sub>知<sub>二</sub>心亦  
有能而不<sub>三</sub>知<sub>四</sub>學<sub>五</sub>。約說。不知<sub>六</sub>心<sub>七</sub>。約說。知<sub>八</sub>學<sub>九</sub>。將<sub>一〇</sub>下<sub>一一</sub>不<sub>一二</sub>  
著矣。又言。學者始而欲求究竟處非之見。而遂有作攪心患者。  
學雖擊鑊不<sub>三</sub>要<sub>四</sub>地<sub>五</sub>。蓋則學之時。時習之焉。好求乎至理者。不一<sub>六</sub>  
而止<sub>七</sub>。初也。控斯夕也。打斷懸起身心之無益也。所欲與往傳者。不<sub>八</sub>  
一微之而止也。過其人矣。通其心安猶恐落窠臼之少<sub>九</sub>。故特習之<sub>一〇</sub>  
此則所學者日親。益精進而不休矣。日用之中。亦無<sub>一二</sub>同<sub>一三</sub>前<sub>一四</sub>  
<sub>一五</sub>。約說。不<sub>一六</sub>非<sub>一七</sub>位<sub>一八</sub>士<sub>一九</sub>之無<sub>二〇</sub>所<sub>二一</sub>濟<sub>二二</sub>者。以自<sub>二三</sub>救<sub>二四</sub>而不足<sub>二五</sub>具<sub>二六</sub>有<sub>二七</sub>  
得<sub>二八</sub>者。決<sub>二九</sub>全<sub>三〇</sub>而富<sub>三一</sub>餘<sub>三二</sub>如其有朋已異打爾善者矣。然豈無<sub>三四</sub>明<sub>三五</sub>也。

[illegible]

格天。二亦有以。娶我矣。何怨哉。我之當此位天下者。又公之天下。而不私也。人雖不知我。其不負斯人矣。何尤哉。不惟如此。則墮世過問而德業行是升盛大矣。樂行是達我自有之。而怨水順達在人者。豈怨哉。怨不亦君子乎。始之為之。非不勤且苦。脫水油。升其有海之時。乎其廣大也。始之為之。亦猶是下學之事也。而所始如是其大成也。人亦何憚乎。乃不學也。甘為庸衆也。而不漸進打登賢也。

而時二時。數語與楚意相。其體略聖人括意。之文。  
 其大以明其理。而。其勢。舒。回。以。永。其。水。磨。折。火。車。其。  
 故。深。遠。實。以。其。神。制。義。義。至。以。又。別。開。一。條。界。矣。此。為。其。  
 頭。是。聖。人。從。底。道。理。自。可。已。格。賢。人。步。位。皆。好。破。濟。賢。人。定。底。使。  
 到。不。得。聖。人。微。山。下。便。然。時。文。打。首。語。止。作。插。語。須。於。此。止。語。  
 交。游。話。頭。未。解。止。作。士。不。通。話。頭。以。是。低。才。才。胸。中。打。論。耳。控。其。  
 賢。何。有。亦。有。寫。作。孔。子。自。述。傳。賢。考。其。此。統。是。一。部。論。語。皆。  
 三。平。題。而。也。學。字。外。能。是。底。理。可。說。實。而。詞。不。通。後。乃。  
 將。能。如。他。人。句。字。製。造。而。打。有。義。無。法。於。底。其。字。變。傳。意。既。

學而時習 二節 學而時習  
 此其為學之節而所習亦漸進焉蓋有諸已而能及人惟學之主者  
 然也由說而樂其以漸而進者如此且士人自給其性情而無入異  
 打八則獨居也此則獨散而能致其全學無由與致考其成也端其  
 始有志於學者而先其所學焉大學者求乎士人之事也古人之  
 事而今人可以有所為是所貴於學也學者詳乎一身之事也古人之  
 事而天下有以相感是所貴於學也今有學者於此其然其而謂學  
 而能已於學乎其知所以為學而能已於習乎夫誠皆之尤莫決於  
 時矣學以明善為務善之本明惟恐不明也及其既明又惟恐不  
 其自清何如也涵泳打朝夕之間而從容於游之而不亦說乎說  
 不可以告人而學則可以公世天下之學者亦如其所謂學而能已  
 打學乎亦知所以為學而能已於來乎有以來之又何往打遠矣  
 以傳道為心本淳乎道惟恐不淳也說淳乎道入惟恐不公也即  
 分之矣而或公之打近道之打遠也循未大也若朋自遠方來其  
 果何如也一道德以破索同而實才以開來學不亦樂乎夫不樂  
 之人而後能用苦不用也則亦已乎今時習而說矣朋來而樂生  
 之時而進焉歡欣之意幸有問乎何哉而不動也抑不學之入



整於動夢間復也則亦已耳今悅焉而成已矣樂焉而成物矣自此  
 而進焉高深之樂豈有竟乎何樂而弗前也妙乎是者終身無不  
 不樂之可以念至於聖賢不由乎是者終身無不可樂之特而不  
 元行者學者特何從乎  
 破承漸源二字往處公其聲時所得士中春同道遂斷萬鹿城  
 謂余曰王文格全章文破題亦用此二字頃始見文格全義歎其  
 破之不易是深字惟全章為確二新尚未確也余喜還字以亦安  
 自注  
 破中用還字改去源字總甚中簡明易教勾倍增清古今前作  
 之知士士之已得是情不肯虛放一字如此宋人藏歐陽公每屬  
 文雖屬易務然實數通其人人制之曰為先生解公曰不矣元  
 生乃我後生耳古人親忠居懷兩者具見今作詩文者一字落  
 便欲掩賢深固猶如擬議已然而起故文不加修而志日以侵又  
 安望他事之或達古人哉  
 佳體甚方所意甚固昔人所習用習行義而無之是文體方則近  
 板固則近佛故世風格為獨而無其味  
 通篇皆作轉勢然而前大段不主挑動下勾此真能解衣盤礴以  
 氣驅取之頗稱小

極淡極極正大一句一字皆有十年不易之理  
 清樸雅淡每以淺語經微言方為老手文十子  
 整山開道之力而以淡微出之微古今烟雲舒卷此之謂神境  
 幸極生  
 此方是人家國密文八為圓斯軟楚矣而其間中有方潤生動  
 之氣人為家斯皆深矣四其氣中有蕭疎古遠之風以斯為世間  
 瑞圖家者皆靈約而自可虎耳  
 學而時工

學之大也。見打及人而莫成也。見打怠過。是既可公。打問急。又雖  
乎人知。斯吾學。亦當不行。打也。而德目以除也。且學者自浮。以後無  
所間隔。打天地萬物之情。所得至深。無庸故重。打懶逆。是非之迹。時  
習而悅。既可信其必能矣。先王之道。身任不惑。打以達今人。而為  
人漸及之勢也。性。為德音相繼。其有明也。必為得見其自達  
才未焉。則之打。我未有積累累之歎也。道義之觀。非尋常處。所  
選擇不投交。非交而選擇。印領成文。幽深易能阻。大既見君子。而  
亦百聞之。非是是斯也。而我為考之。非天下之至樂。惟於人焉。為  
我。此。主。為  
獨能之也。今。居。才。而。教。者。惟。數。學。士。道。又。為。馬。然。財。事。亦  
未。至。打。有。明。達。來。也。為。至。打。有。明。達。來。也。雖。為。太。人。或。為。德。不。能  
得。一。士。而。之。而。及。有。知。是。其。度。大。者。不。能。至。陳。來。而。無。又。見  
其。心。然。也。大道之公。一信教和。打。同。志。而。觀。行。儆。為。之。事。也  
時。年。不。滿。而。智。識。雖。強。則。人。不。知。亦。其。當。焉。而。老。不。見。其。仁。馬。人。之  
打。已。非。有。作。奸。作。惡。之。私。也。賢。者。之。出。乃。大道。與。德。所。開。打。打。馬。有  
不。信。打。為。世。天。實。為。之。怨。久。又。何。為。為。大。身。修。行。立。為。子。以。大。成。下  
梅。君。顯。子。氏。而。引。以。特。隆。之。號。天下之殊名。非有盛德。大業者。不  
敢。當。也。今。也。依。竹。庸。而。不。得。樂。天。知。命。大。行。不。知。馬。然。則。事。亦。未。也

然不知不愜也。考其性不知不愜也。雖窮居隱約王侯不能與之  
 名而身之所處有如是其大者者。不亦君子乎。  
 屹然山子。而雲烟風雨交互其間。兵中之大。今疏極處。如此風格。  
 應當無兩矣。冰尾。  
 峭立高峰之中。有華音。有警蹕。有勾踐。姑洩陰謀。何倚善也。孫君  
 起數載。想見作者心期。二大比有百折不窮之效。然公  
 外面寥闊。西霸匪字。皆鞭針句。操獨處。未改其跌石波瀾。皆有星  
 雲灑我之象。

有朋好

孝弟也者

二句

言孝弟之有竹真

踐

孝者重孝弟而欲其不生之不肖焉。夫孝弟當務此以仁道作此。而始得也。然如其為仁之本。夫亦當知孝弟有子之意。若曰。本以務而此道緣本而生。君子於此。事皆有誠者。迄今觀一孝弟而逆端以銷。吾矣。孝弟之可以善其身也。君子務之。人不獨可以自善其身。七人亦弟。志孝道。本重耳。夫孝也者。孝止為吾親之孝子乎。人亦孝。志孝道。本重耳。夫弟也者。弟止為吾兄之弟弟乎。不愛其父兄。而他人者。世未嘗有孝弟。則誠能愛其父兄矣。由此推之。愛人之事。有親疎之不同。人親之則皆愛也。君子固不問愛人之故。始愛其

人而己。抑論之孝弟為仁之本。則此之有序。而有以及及仁。實物之效。仁為孝弟之本。則此之有巧。而可以克于孝親弟長之。有子蓋推原體象之由。始於不孝不弟。故其立言如此。程子恐學者不得其意。而流為一偏之說。又從而明解之。今而親焉。可以知仁之體用矣。

勿二從孝弟二字。厚味。極清。通氣。為中不養一為仁字。而而制出。為仁之不如銀。倘鐵對。益名和。

弟不到提仁字。凌亂。雖自。只在孝弟九者四字。切切實持。雖。弟。以一語揭出。絕世之。孫若十。

程子孝弟之重。而反打為仁。非為仁。仁而推其本。於孝弟也。將文。好張皇仁字。以孝弟得。今。大其義。無。屬。中。只。這。孝。弟。之。謂。而。仁。自。來。其。際。

孝弟也



武 禧

卷之十

今在下也。自庶民以上。聽之。審矣。昔諸一國者。而可或不往矣。今在  
 大。譬如四時合之。不謂中。中者。風也。無方而播之。指則  
 畫。一可守也。國之用也。視其費之。幾若何。矣。見其平之。耗耗若  
 何。矣。用固不一。而聖入焉。於財上各有以節之。存若之。若其無倫。倫  
 之來。而經國久遠。人不。止。匠工。將物力而。已。周之。有人也。有皆視  
 通而義宗之者矣。有吾保全而成就之者矣。人各有事。而準分以施  
 則上皆有以愛之。餘德之。其。無刻薄之事。而此天有物。人不。止。雖  
 教示慈惠而已。已。民之。朝往。故。上者。分也。上之。不能不。從。衆。民。

肯勿不惑室五

卷之十

有統體太意有分殊精義有貫通線

1



學者之志。不可不立。立之者。非徒欲其有以自足而已。且欲其有以自足。而後可以自足。此學者之志也。學者之志。不可不立。立之者。非徒欲其有以自足而已。且欲其有以自足。而後可以自足。此學者之志也。

學者之志。不可不立。立之者。非徒欲其有以自足而已。且欲其有以自足。而後可以自足。此學者之志也。學者之志。不可不立。立之者。非徒欲其有以自足而已。且欲其有以自足。而後可以自足。此學者之志也。

賢賢易已 勿勿 事未成也  
 無事不宜其誠其過人遠矣夫士心之海也人亦亦不遠問者  
 賢親者友之間有一無憾者哉且論人之道雖小節克錢亦當  
 引不係以示樂善之寬相士之法心大倫無愧乃足氣屬末俗以  
 行己之宜如好為指賢者事屬指君親交屬指朋友斯蓋倫物之  
 先王之所以為教而亦性情之正學者之所求自致也有一指此  
 子心歉然而顛說之况指意教焉而有無傷者乎今以言其賢上  
 則易已焉未見而時既見而喜爾風之飲飲食而小雅之詠祝湯  
 以過也以言其事父母也則能揚其力焉泰而能敬安而能萃中  
 之稱用勞而大考之云不置也叶雅也以言其事君也則能致其身  
 為難有不避雖有不辭疾世之為卑卑不棄世之有龍皆以道也  
 以言其與朋友交也則言而有信焉通者不吝達者不疑信行之不  
 合志而君子之召好仇斯是當之矣夫士之見其而即為天資之  
 厚也其為善而不方者私欲之害也已可易更難易居賢者矣可  
 竭身可致更無私指善親愛指善者者矣言可信更無不可信而有  
 德而用其未忘考亦本性成三物有與其先知德行而風知誠敬無  
 遠參覺秀俊之稱知人始可事親獲上亦先信友三倫天義其重打

而夫功雖博多由歐人正士之力若而人者博之性天既優  
 打人亦不小也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撰練精緻不欲一字虛設然文中間數射神無在不有此指力餘  
 指題故也 其次見  
 恰好一篇文字可壓置雖曰未學二句之上 明麟士  
 不設一實筆而無一為虛之套相題可從佳此文境之佳乎  
 而絕乎旁側者 原夫主  
 清迥堅老無一開句項詞是供損益為千秋  
 從茲虛衍今下文學字法現指先民之法更有進焉者矣  
 自開王結米斯句不從雅外外出然然整潔明切力足  
 精神都聚在篇遠處



事父母

二句為子口門

錢

焉。君親者一無所私焉。蓋父母之力則竭。諸父母君之身則欲。君之能也。而不易。故子夏以此觀。臣子也。意曰。齊問之道。莫重乎人倫。而人倫之中。莫重乎君父。然不為子。與于言孝。夫人而然也。及其事父母。或有不盡。然者。夫難矣。而樂難。牛養而悲。事父母之日。延於子。職。所難得之日。而為有私。於親。此不知為子之道者也。父令生我。母令鞠我。天下雖有疎心之人。何忍昧心於生我。而或我推心之味。與不昧有難。性也。淺而視其力。子心正。從此而力生於父母。而用之。父母恒延用之。是子恒長。豈士大夫之為。

余宜。前子。吾有人焉。身體髮膚。悉助於父母。而不知有遺力也。凡禮之。所待。仲者。必服勤。盡物。以供之。而無有一事之偏。缺。推其心。雖竭力不自以為能。竭也。而為子之道。則於焉之觀也。說不為臣。與臣言忠。夫人而然也。及其事君。或有不盡。然者。夫不可使而喪。子亦云。可使而喪。是則事君之過。臣道者。所難心之過。而尚有。所私。於君。此不明為臣之義者也。父身生我。君成我。天下雖有負心之人。誰敢負心於成我者哉。推心之負。與不負有難。問也。顯而提焉。身。臣心正。從此則矣。身成於君。而國君若者。恆少。關身者。恆多。豈士君子之為臣者。宜爾乎。豈有人焉。不日。厥德。應付於君。而不致。

其心。也。凡分之所當為者。如親。則盡。為之。而無有一毫之。其心。雖致其身。不以為能。致也。而為臣之義。則於焉足觀也。痛切淋漓。讀之欲泣。亦欲舞。言士曰。先華用實。則用虛。先。用正。此用反。而處處實。處處正。讀此文者。從此得養之文。心思。半矣。則伯室。

從。錫力。設身。推原。其心。方與學。字。親切。于夏。為。信。亦。非。平。常。之。

而。此。中。折。折。微。揚。作。主。條。條。近。父。亦。焉。有。信。者。然。皆。草。草。之。言。

聖。人。之。無。不。備。備。者。為。聖。聖。人。之。無。不。備。備。者。為。聖。

禮。所。待。仲。仲。身。云。分。明。當。為。皆。盡。都。備。皆。備。

事父母

夫子溫良 一曰而子溫良之有什益  
 一曰而子溫良者聖人之神也夫聖人之德人最神而又最易見溫  
 良恭儉讓雖不見夫子而傾心者予而有不待聞之效乎子貢之  
 意以為至德之感人未可以恒情測也而微儀義之能則雖在承  
 學而亦可以望而知也子貢夫子之聞政也豈謂道大莫益者夫子  
 也而所至論政者夫子有以自恭而動教士金心道之行於天而其  
 所通論政意夫子有以自恭而動教士金心道之行於天而其  
 運在也夫子有以自恭而動教士金心道之行於天而其  
 茲在也夫子有以自恭而動教士金心道之行於天而其  
 以見夫子之溫良也夫子之溫良也夫子之溫良也夫子之溫良也  
 以謂之夫子可以謂之恭而亦可以謂之溫也夫子之溫良也  
 或不能無所疑也夫子之溫良也夫子之溫良也夫子之溫良也  
 行於四時非誠有聖人之德者未易及也夫子之溫良也  
 能無所疑也夫子之溫良也夫子之溫良也夫子之溫良也  
 萬物非誠有聖人之德者未易及也夫子之溫良也  
 國之臣非誠有聖人之德者未易及也夫子之溫良也  
 以國情格達方之士如非誠有聖人之德者未易及也夫子之溫良也

夫子溫良 一曰而子溫良之有什益  
 一曰而子溫良者聖人之神也夫聖人之德人最神而又最易見溫  
 良恭儉讓雖不見夫子而傾心者予而有不待聞之效乎子貢之  
 意以為至德之感人未可以恒情測也而微儀義之能則雖在承  
 學而亦可以望而知也子貢夫子之聞政也豈謂道大莫益者夫子  
 也而所至論政者夫子有以自恭而動教士金心道之行於天而其  
 運在也夫子有以自恭而動教士金心道之行於天而其  
 茲在也夫子有以自恭而動教士金心道之行於天而其  
 以見夫子之溫良也夫子之溫良也夫子之溫良也夫子之溫良也  
 以謂之夫子可以謂之恭而亦可以謂之溫也夫子之溫良也  
 或不能無所疑也夫子之溫良也夫子之溫良也夫子之溫良也  
 行於四時非誠有聖人之德者未易及也夫子之溫良也  
 能無所疑也夫子之溫良也夫子之溫良也夫子之溫良也  
 萬物非誠有聖人之德者未易及也夫子之溫良也  
 國之臣非誠有聖人之德者未易及也夫子之溫良也  
 以國情格達方之士如非誠有聖人之德者未易及也夫子之溫良也

夫子溫

先王之道斯為美哉

錢 謙

觀古道之所以盛而足矜號之者如夫堯先王所制也使不為堯為責先王豈能以強人者為道而生坐待天下哉有子之書以為後最而好道者人之恒情也自人言之蔽用其蔽殆種矣自哉古之德亦莫適比體迄今之所稱體蓋先王之道也體之貴和先王之道之可以美也其為上古之先王者同時制宜助人心所樂從以成一王之宅有典有則不極其盛而達不化道者偏天下焉其為昭代之王者貽古定權觀時勢為變通以至百世之典為文為質發舒此美而止今之世者固不循焉美哉先王之道乎先王不以道自治其身而

亦用以治人之身也發乎情得理則終則安矣先王未嘗明告曰藝者為禮者也材性其貴之也藝者不制于之以安也法者為今而行為先王以道自養其心而亦用以養人之心也氣易使情體動而則悅矣先王未嘗分級之曰非貴者為禮悅者為輕悅凡禮樂以莊也而聖澤之以化也故乃不肅而成矣遂行而與俗同焉通乎乎正道者何其近人哉使彼先王法以象斯繁意之數察天下仁孝之風而無優裕不克之氣以漸漸杜其中天下有起而呼者雖惟其不能故議以一合而從乎天下也故成而民氣靡石于節

人其法何其善哉使堯先王徒以周旋揖讓之容傷斯人

然之地而無要說何得之意以決治其間解人有起而怒之者  
 憤其不然故振指力時而垂指百世也夫堯王亦人平人之心即  
 王之心而道原指天子不與先王之道亦不與小大由之不亦宜乎  
 一句必貫通者故雍正說題處皆處頓決不但立言直得由奎之  
 精義顧麟士

先王也

君子食無

節 卷一百一十一

錢 得

發君子為學之心而獨予其能好也蓋惟和而有學而人不欲自足此  
君子為學之心也必如是始精好學哉此學心期至打君子而君子  
之為學非獨夫人之為學也日用之間致之求之而不以告人者多  
其常人所學有弗屑也履微之驗至之求之不推月不足者多矣  
體所切亦不計也食無求飽焉居無求安焉居食可忘念可忘  
而惟一念有不能忘安枕無累萬念俱無而惟一念不忘其有  
累乎與言二者終身為學之大也苟不欲則躬行多闕而不慎即  
揚亦虛雖欲德之而不得也抑數典懷二者終身難繼之願也謹啟

錢 得

錢 得

錢 得

其化知幾微之有間不足以及道故既焉求其得之正而不自滿  
既君子為學之心得何時而能已耶是蓋非能強而學者也其性然  
也非有所苦難於學者也其樂在也今有人於此一係打修情也一  
宜打修情也係者能學乎宜者能學乎一宜打修情而德之無所  
也一宜打修情而德之有所求也德之者能學乎德之者能學乎一  
德之有所求而不自以為足也一德之有所求而不自以為足也自  
其能學乎不自以為足者能學乎君子者好學也

大其驚雷揚沙之勢又安以終道情除念先聲中有以理貫然

伸外也劉伯宗

上四句一氣連聲末句先將好學二字立在前四句血脈貫注

相足路結到底處乃見全身若連句拆接漫衍使散發失神矣看

其先後疾徐操縱開闔真有擊掌揮海之勢

君子食

就有道而正焉

錢

君子之心必求至是而後已焉夫研學何事不求其至是者而後

乎故就正有道之派也且為學非一日之功而大道非一人之事

始焉求諸己也服勤久則此心有自得之處既焉將合諸朋友也

求切則此理有至是之歸古之有得道者未有不由此者也

安能無求則志亦已為矣故事俱乎躬行亦力矣志之也為行

必無旁趨之疑果能行小成即不問其大此或已見大意復不

其微道猶未全也行之也力於道必無半途之廢果思功能日進

意自得其至其或勇往大就還不顧其安行道終未就也人心誠

道而正焉前時有所見矣雖不敢恃也亦有較其不遠者有可恃

之以道行虎之前有所見而中而並兼得之而見者非可以正遠

所見者是以愈進也當行虎千里之遙而見其不偏也前

此有兩字矣雖不敢盡也亦有確然其足據者實可取之以為行大

成之士有守行靜而益求大之而守者既是有以自足也而老者

足有以克廣也學行先後一揆之義所守無我其不慙之蓋有道

士與道為一若規矩準繩先自治而治人不惟我思從彼而正之

亦思得我而正之矣問難質疑微言相與而大中至正之理若清石

雖然有道者之行君子亦得其為學之平焉而君子之就正

典型而知其志氣何為者也有道之人與道相忘如耳目手足

體言而自命非有可以告我而正之方我之進彼而即已正之矣

附同方相親莫逆而愈求精微之微無耗似之可謂有道者之指

子亦有其志言之樂焉而君子之技之真寐就聖賢而不疑其性情

何為者也夫未得之已則皇皇焉求其必得而不知其化既得之已

又皇皇焉求其得之必正而勿違足其志此好學者就範與斯乎

就字正字說清親切有味全正

如聖位置前後不易一絲檢體起聖賢於身心體命之德發於

聖賢之言也

之此工大德恐不盡舉人恐有未盡故曰正焉正其所允得也

錢從其學遂至人達達一如好字釋神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錢從其學遂至人達達一如好字釋神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錢從其學遂至人達達一如好字釋神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錢從其學遂至人達達一如好字釋神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錢從其學遂至人達達一如好字釋神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錢從其學遂至人達達一如好字釋神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錢從其學遂至人達達一如好字釋神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錢從其學遂至人達達一如好字釋神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錢從其學遂至人達達一如好字釋神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錢從其學遂至人達達一如好字釋神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錢從其學遂至人達達一如好字釋神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吾與之言言不徒爲言而不爲事也  
觀快於言之間急其言而得其所以言也夫聖人有言望學者能行之也不違父兄子弟之心而見之身矣夫事之也深而作之也端總其意若口與可與言之人言惟恐其言之少也以可與言之人聽言不見其言之多也吾之視回猶父二三子也而與回言也吾生於世日與吾言猶多矣有徒爲一語而徒爲治有若惡人之承受矣吾言既久應有難說乃一無所難爲也無甚惡者之格對聖退而省其私非勝格對承受之時也若吾言之條理井然有序體起無有不親吾足以發明吾言之臣而衆不必有所疑也若吾言

其言也  
能用然有會而動行必有其力亦是以格得吾言之義而衆不

其力於人言其無能知者幾難說不行也自有近乎吾夫之不能宜

者然而從其身驗之蓋莫不能言者幾乎忘其言而得其所以言

子之贊明以其能行之二三子徒求之言則失之矣

非親不足身雖其一端神理如化工者無非明而

談言似無可喜細合本題一句一字皆如織雲銀鈞較厚障雨

休作尤精當不喜

行將目前指出便易極端若題氣細則則言和家言不更下

以道文在雲霧中以如是孝義之盛傷若露以足貴易家妙之門而全林去動靜格狀之間發明所言之理之意經曰平昔胸中無身體力行四字藏一乘八寶典與聖賢大旨背反不獨心一意也得之心而見之身忘其言而有能行看厥宗旨隨分各歸政止與聖人語意相符使後來聖來聖難奪請此默然如福民歸

吾與回



君子不器  
 惟能成一身之德，斯能全天下之用。蓋君亦所以為天下用也。而  
 器則全用其德，而德之君子，其能然乎？夫君子之為人，其意若曰：夫  
 人一身，所以自處者，不可不修也；而所以為天下用者，亦不可不  
 也。惟能自修，而用其德乎？全天下之用者，其能然乎？夫君子之為人，其意若曰：夫  
 亦與人同，蓋之以德，則其功績，猶與人異。凡德以事而各有其德，  
 皆器也。君子之德，則其德不器也。一材一藝之問，其德不器也。  
 器外而各見其德，亦器也。君子之德，則其德不器也。一材一藝之問，其德不器也。  
 不足之問，其德不器也。君子之德，則其德不器也。一材一藝之問，其德不器也。

精理者，雖有德之盛，為人備亦全氣。然則曰：  
 義德侯弘，如墳道書，其性等也。則曰：  
 不是不能器，無器不備其本領，不師則不可以器也。然則曰：  
 而用者，非不至也。君子有時以一節德，如治水，其德大，明則之  
 事，似有專長，然而不器也。見此義，乃信是文之佳。

君子不



成

行之既捷則所難者非揀去蓋士有言行亦惟尤悔之難耳  
人祿也其待外言行而于焉告夫子告子張之意若曰士人之自  
其身者非一途乃其大不越言行二者是故人世得失之事非士  
時可自必也而言行渾失之故雖非士人而數自必也而實士人  
所必者也即如聞見之多非為言行地然舍言行而他有所異  
爾能慎焉非為寡尤寡悔地然舍寡尤寡悔而他有所異然求  
擇所聞而言也毋言其可疑其慎言其好不疑吾所謂有寡尤  
而亦純言寡尤如是惟上之始善古大臣猶以為戒誠以寡尤

論語撰者人心也今之論語如法乎無起義之處馬氏於此不  
免有尤字亦庶幾其意也未能揮邪惡而得也昔行與隊訟其  
仲其所不比者所謂有寡悔之理者也而亦既行寡悔矣定廣發  
愚士賢居獨以自學誠以易飾者外貌顯忠者中心也今始發露  
彼心之惡人之言焉士印不自作為辯解然亦應與其能暴烈之推  
究之心雖尤之家與不容亦有未可知者就修然遠決為非世廷  
乎其使國家而不達天下之疑也斯亦已耳如是有藉於賢人在  
言尤士方猶察察然而素練良馬以刺破球之者者不啻而空  
入大朝小主八里小利哉士子之心手而其美不

事傳之心難掩之害與不害亦未可知者數言然處以爲終  
行乎然便朝廷而不廢四方之明也斯亦已耳如其有類打美  
言者之行此亦必居不潔而東家如蠶也初爲之者無固不  
有北三德馬大夫六德焉諸侯以用治官之典乎而其權可自主  
士也將盡其心於言乎抑將盡其心於祿乎將以尤悔之難察  
而圖之乎抑將以祿之難干也而圖之乎言盡行盡祿在其北  
易矣聞見不可不多也甚矣段殆不可不創也甚矣言行不可不  
慎也

順武處行官與趙氣相洽據稱府其中無橫役性限前公

玄家元

君子之與人。必無所爭者也。夫爭則無往而不爭。無而亦無往。爭則觀於君子。亦可以自見矣。且人之有爭。德不足也。傲物而自賢。則爭矣。已小而不物大。則事起。君子不然而我治其身。唯道精。打安。則何故。與人較。賢不賢也。以義理。秉其心。天下之物。無史大。義理何必與人較。功與能也。求其所爭。而不清心也。財子始則有爭。則有下。路則有餘。而皆以操讓時之。始乎有禮也。中乎有禮也。至乎有禮也。將以觀德。或有賢不賢之相形。而直云操讓。既其大。又其小人。其爭也。形。其君子而為。溫上。恭人。何者。更其莊敬之。

孟子曰。曰。是禮也。子。成事。聖人具世明禮。不為或人。解也。大禮之所。在天下。若於知也。或人不。足與深望。而禮則不可不明矣。且聞過而喜。聖人之心也。獨於大禮。之。則不然。如太廟之問。或以為不知。禮不足。解也。天下之人。遂。所以不明。為知禮者。豈能然。而已乎。子。則之曰。是禮也。若謂入廟。而教者。臣子之至情。不獨立一人。與也。不知而問者。聖人之。皆分。死。手與禮之。鉅。豈。固非知禮者。然上國威儀。既習其教。不可不。其。其。仲明。在。上。思。致。其。怒。不可不討其詳。若是者。亦。無。無。停。打。禮。也。禮。豈。重。打。祭。而。大。義。所。碍。不。通。發。其。誠。信。致。精。明。之。德。而。禮。無。百。禮。士。獨。應。之。無。一。不。豫。者。性。之。心。解。也。射。性。之。心。內。也。君。公。且。然。況。奔。走。在。廟。者。乎。幸。以。身。承。而。得。為。周。均。焉。小。臣。之。心。誠。不。敢。有。偽。也。禮。人。焚。繁。打。祭。而。定。意。所。存。止。以。作。其。忠。敬。備。外。內。之。官。而。訓。讓。也。言。格。之。第一。不。周。存。之。之。端。情。也。尊。酒。之。之。宜。也。人。且。然。况。龍。王。還。從。事。者。乎。隨。所。月。而。不。為。客。地。焉。有。相。之。道。豈。不。敬。有。也。且。自。今。日。之。對。越。者。非。制。禮。之。始。祖。乎。藉。昧。以。祈。昭。假。則。安。也。祖。王。之。事。雖。則。嘗。聞。而。以。昔。所。聞。今。所。見。接。據。義。而。生。恭。敬。尤。入。考。古。之。忠。禮。有。以。鄭。公。為。貴。者。此。類。是。也。且。亦。率。由。之。而。無。無。海。矣。乎。今。日。之。告。成。者。豈。可。禮。之。孫。子。乎。其。以。尊。嚴。與。則。禮。也。



之士之人。便能。辨。其。心。而。終。不。謝。者。以。道。得。之。君。主。之。德。之。一。德。之。交。也。禮。不。行。悔。而。慎。獨。可。行。王。道。忠。不。二。心。而。欲。可。為。王。佐。主。臣。同。重。即。一。代。德。業。之。基。君。儒。之。臣。應。之。是。一。體。之。體。也。及。及。及。而。時。能。以。道。其。志。相。益。一。人。而。頌。揚。以。揚。其。休。神。也。和。平。是。一。代。治。平。之。基。斯。同。行。之。今。日。而。道。行。隆。古。傳。之。子。孫。而。為。大。經。者。也。君。欲。求。使。事。之。道。以。盡。名。臣。之。責。先。行。道。加。意。而。行。焉。

時。文。臨。處。說。清。全。時。文。觀。處。有。得。知。時。文。觀。處。理。得。清。時。文。排。出。得。化。才。養。氣。第。三。代。告。君。之。言。不。過。如。此。楊。維。十。

萬。妙。無。待。使。人。而。形。而。起。也。或。格。古。之。意。不。言。窮。辭。之。言。故。觀。微。微。而。無。非。與。或。疑。旋。

發。傳。

人。論。事。君。言。其。心。而。已。蓋。臣。有。心。而。不。盡。之。君。行。何。盡。其。心。事。以。忠。為。世。人。臣。之。則。也。且。大。君。至。尊。也。臣。至。卑。也。當。實。思。謀。事。君。之。而。不。足。而。所。以。作。成。者。唯。有。敬。賢。愛。士。之。誠。為。之。臣。者。可。以。與。矣。數。以。臣。事。君。者。對。大。臣。自。一。命。以。上。各。有。其。事。而。其。非。君。之。事。也。事。君。之。事。即。所。以。為。事。君。也。然。不。得。君。之。心。始。能。以。君。之。事。為。事。人。心。已。之。心。始。能。以。君。之。心。為。心。臣。事。君。其。以。忠。乎。人。心。身。私。顧。行。天。而。陳。然。不。求。其。理。天。道。可。畏。不。敢。私。也。人。君。之。尊。如。天。臣。之。行。君。也。而。以。天。之。心。事。之。臣。幾。可。以。無。憾。備。矣。人。心。善。惡。斷。行。觀。而。御。然。其。其。真。觀。思。至。大。不。在。臣。也。人。君。之。德。如。觀。臣。之。行。臣。而。以。道。之。心。事。之。無。幾。可。以。無。罪。矣。其在。大。臣。則。當。行。其。道。而。實。理。也。行。中。之。無。欲。者。為。之。也。是。故。忠。臣。乃。稱。不。足。言。其。君。之。德。觀。於。其。生。長。者。之。殊。就。道。臣。上。功。名。所。能。稱。塞。乎。今。古。人。之。危。難。而。臣。者。何。心。也。其在。小。臣。則。當。盡。其。職。而。無。怨。望。乎。中。之。不。欲。者。也。之。也。是。故。為。行。私。不。足。言。矣。君。之。優。我。者。有。若。有。君。子。之。美。矣。臣。才。智。而。能。報。劬。乎。舍。前。車。之。先。賢。而。後。行。者。何。也。蓋。君。臣。長。無。也。行。天。地。於。君。若。保。之。大。分。而。誠。意。之。榮。素。陳。行。乎。中。以。為。之。聖。情。今。此。是。無。事。君。之。道。矣。

陸軍部

經 7-111

打馬爲戲。非樂之一勝也。或曰。何不可知。之有哉。蓋聲氣之元。惟聖  
 人從得。而考律呂以精其故。則優柔乎中者。備在此。則因乎心之音。  
 而非助欲之音矣。則公之道。其復興矣乎。聲音之道。典政治相通。而  
 律呂所以遠其盛。則肅嚴難淡者。可察也。以周宣化之聲。而非長。  
 之樂矣。文武之政。其再舉矣乎。聖今復古。君子所當用心。易俗移風。  
 太師寔有焉。樂果真可知也。尤賴太師聖厥終也。  
 西星深淵。而渾然元氣流行。揮刀不斷。中然而後。吾未多見也。  
 劉伯宗

聖人定樂之音是始於三代之時  
兵觀得招武者不即知夫子之樂也且自士帝王之興必作樂以  
告其成功夫子不待位則討而定之以諒天下萬世間嘗合能成  
倫之矣蓋遠指士帝者聖人立制無弊之道樂稱昭代者臣子尊  
不修之心即贊歎之餘而取法乎上之志有寓焉者招則謂之  
美而猶以爲人主事焉若四節者齊民之治而作之竟在位七  
載湯和已隔萬邦矣舜以重華受終尤周牧混黎而自致其風  
休帝天下者之有其德無有其時莫如若也與天下樂之而樂  
聖斯乎以於各陳文樂選樂於各聖其間假聖假使樂達不能  
也即指有作者虛者亦可成也也若夫則謂不盡其所以爲樂也  
焉若四式者美矣夫樂統而作也大事國也十年修其德有  
其以愛民爲高者不難意聖樂則其樂統之終其不盡者不  
德兼有其時莫如若也與天下樂之而樂亦其樂樂則事樂  
成劉故命召以武爲義訓成而天子深自非有加也乎以既  
無事不思未華其德獨行其德我備有道德之元帝恭以  
周邦者樂也也世樂而此以爲樂以聖人損益之大也







通而字上清能通神句上讀動眼處不形言極軒然然注意心錄  
 而不觀真大雅也。○或謂不及以從經。然以從經全率題為竹譜。  
 檢寸士一第題難竹展。識者翻其制度神骨。周不詳為低昂之  
 見矣。至道古  
 風松高。百法出入其心。胡自此  
 大賢得宜。正待周初禮樂。先後進。六五周初威儀論。聖人從先達  
 正從大武周公之禮樂也。後來大字解詩三代以前看先達。周有  
 反習之說。誤矣。聖人論禮樂。一向六五得所。實歎其美。遂王  
 於是。寸士直與周家一代。如據宛然。○謂不及以從經者。謂  
 是低眼手而不足以其事竟有。未一從二要在其胸胸。假脫不  
 掉耳。

先達竹

夫人不言 二句  
 聖人感事而深贊大賢之言。馬大長所之授。聖人不能不熱心。惟  
 聞子之言。非不要言者能然乎。夫子所以贊其必有中。意若曰。元  
 下事有可以言者。我有手能言之。士矣。有未可言之者。則不  
 能言之。士之而及也。長所之授。亦若此。亦若此。然為之。故終有  
 見於傷之。無利。後之有。五。計。之。者。而行之。必矣。聖明之人。當不  
 敢言之。聖。三。然持復古之。論。安之。執。政。者。而。大。人。也。無。二。如。果。進  
 程。守。高。口。乃。寫。之。成。者。也。素。未。肯。以。援。治。者。開。於。予。用。也。吾。黨。之  
 中。亦。或。有。能。言。之。流。博。二。然。保。與。制。之。失。快。動。當。事。者。而。大。人。也。仁。  
 也。一。未。嘗。議。論。而。時。形。諸。漢。論。從。容。以。和。若。持。兩。端。而。無。所。偏。主。初。非  
 忠。人。之。或。聽。也。其。究。乃。不。得。不。聽。也。蓋。以。忠。人。在。能。入。其。情。大  
 人。之。言。則。切。中。乎。人。情。矣。夫。言。之。能。中。人。情。者。亦。後。上。而。有。而。說。也。  
 夫。人。之。心。中。者。手。未。嘗。言。也。而。時。見。諸。士。海。和。悅。而。皆。實。情。一。見。而  
 無。所。詭。隨。初。非。強。言。之。必。用。也。其。後。乃。不。得。不。用。也。蓋。以。言。論。事  
 實。先。得。其。理。夫。人。之。言。則。切。中。乎。事。理。矣。夫。言。之。能。中。事。理。者。亦。後。  
 往。而。有。而。說。也。不。言。而。言。者。之。必。有。中。乎。事。理。之。若。而。聞。此。言。則。有。極  
 美。之。仁。孝。之。臣。而。聞。此。言。則。盡。事。君。之。義。保。人。性。後。者。不。當。如。是。邪。

為說切者亦當有以進乎此矣  
 不才二比必中二比後二比人蒙承前二比四比中先夫人決  
 言人決言又決必有中步伐昭然誠謂老成先集集中求如此  
 辭者情不多底宜決危立得弟耳  
 本題言必有中言字緊貼不言理法自然處獨得其解劉伯章  
 接連非難看其天然一片委蛇中肯力語義與時下基千古顯  
 備知此乃可與言風神矣

論之參互形之而見夫大道者虛空非見其然而守其理則  
 而莫不參也曰陽五形而如命之學貴矣止置之實而能實置之  
 而能實者參道之力也道者論實言實實者道之行不著其心體  
 參以參乎大道而實理無天之學其不外乎此矣天子說  
 之達道而後憂陽之有不知也曰吾月有人焉其相與之贊而贊  
 得以限之亦處相與之通而通不所以養之者莫如曰與應四也  
 之深矣始乎能乎手安給其無乎印而為以觀其外而單數能  
 然不改者非偶焉而也其為空也應矣夫天之增進而聖  
 之參互形之而見夫大道者虛空非見其然而守其理則  
 而莫不參也曰陽五形而如命之學貴矣止置之實而能實置之  
 而能實者參道之力也道者論實言實實者道之行不著其心體  
 參以參乎大道而實理無天之學其不外乎此矣天子說  
 之達道而後憂陽之有不知也曰吾月有人焉其相與之贊而贊  
 得以限之亦處相與之通而通不所以養之者莫如曰與應四也  
 之深矣始乎能乎手安給其無乎印而為以觀其外而單數能  
 然不改者非偶焉而也其為空也應矣夫天之增進而聖

賢者物有隨時之巧。雖不屬乎定損其智哉。而中之要也。猶然身  
 之意。賜乎所可惜者。在不愛命乎。夫二子者。相似也。而不相似  
 不求其故我。  
 一邊從無乎說到尋常。一邊從實理說到德中。絕無文脫之難。自  
 見起筆之妙。

四也其

子張問

子張曰。子之有竹簍  
 賢者求其善人。聖人如其人。以告之也。蓋不違道。所以為善人。而不  
 入空。所以止於善人。也。子張知此。其有以自廣矣。止道之為。若以  
 行之既成。而後稱之者也。夫人一生。有所謂性天之分焉。有所謂打  
 人之分焉。天人之分。皆至斯可。言道矣。若夫善人。徒有其質。平安清  
 有而無善人之道者。而子張問之。豈乃深求善人乎。抑或安於善人  
 而不思所以自進乎。子告之曰。人也。而獨以善人稱。必有所長。非  
 善而已也。人也。而止以善人稱。必有所短。未可遽自足也。夫先王  
 之禮。其善焉成法。而有違可通者。則有違其神。而明之。非其人。不  
 通者。則有室於路。規矩繩墨。中之材之。不以此家。通而善人。則無  
 不。此也。夫當官。而性情醇樸。雖不。步趨古人。而古人之。人  
 斯人稱。之矣。其濟金打天之分者。則雖也。開微言。析奧義。通  
 所。探微深思。而善人亦未至打斯也。蓋大德已將。而深微道。雖  
 未。路達聖人。而聖人之。開城斯人。猶有待矣。此其不足。打人之。分  
 者。則然也。夫。遠者之不入室也。猶可達也。言。則。是。或。成。是。力。事  
 用。功。亦。六。動。矣。善人。安。能。而。至。何。以。得。而。不。有。也。情。也。善人。從。遠。者  
 之。心。研。入。室。也。在。自。厲。耳。精。小。故。大。而。雅。致。精。實。有。微。者。聞。之。  
 聖人。事。無。何。以。僅。情。自。悅。也。見。善。人。如。人。者。常。聞。而。不。

所經入道者當法其上而舍其中善人而加以學焉有不正修善者矣不然則僅恃其賢也當學道之本而為行善人之道乎

却是有分十善雖十

皆進亦非不好事但善人賢其不必更進耳特文將踐進能作鮮

惡一輩人行徑人非自註

委宛曲酌之文易逆滑快此却筆上峭利超絕非陰險之行能事

也特踐進看做邪惡一輩則非今將不踐進說做狂者一輩亦

自難在著註引不為惡四字善人行徑也非曾燕漆雕聞已見

大意之此也所謂不踐進也所云雲爾既則而自合者故註云不

二篇

必亦非能修故雖那更不廢之謂焉下語尚有未妙處

于張問

所謂大臣

即寸玉

錢

論大臣之其道者也夫人臣事君親數不由於道也

行其道者惟大臣也孝子然不明於大臣之說而夫子正告之者

大臣者非宰之稱也子以由來當之所以待由來者誠不降而大

之義則未之當矣夫名譽不足以誇大有其名不實其言所謂大

者非獨其名也其實有以副之也爵祿之小則誠意正心而不為

編都說之所發出而仕也則治天下而不為而學阿世之所

之所以用哉者以其道在我也我之所以事君者豈教舍道而

乎如其事有道之君也不違汝獨而無而從之風即使事無道

君也絕跡外焉而有格心之效焉國家理則以義為利而不

損毀教為社稷用人則進賢退不肖而不置於人人事使在

我為方正聯合而登封也初念然不可違聖使則以我為

不情而拜殿之先皆發然不可違聖使則以我為

父子之榮道之行也此之除有難進易退之隨其乎其朝而

大臣之職所以愛吾君之奉身而退使天下之為臣者皆知大

之節亦所以愛吾君之可仕則仕而盡忠若以健所以行尊道也

止則止使天下之為臣者皆知有節若之義亦所以行尊道也

臣之不可獨取謂大臣者此

風來機論。已見一斑。此篇其  
純用冠股。易於煩碎。然意貫串而詞錯謬。仍是一字文章也。其  
嚴厲以折。野之如玄宗時所見九龍。精神頓生者也。朱夫子  
此。介精甚。不見其排障之多。但盡轉說。轉道暢平。故天格為丁  
俊氣。使氣之盛衰大小明晦。隨使便。便行使法。而法導是非者。事  
偷破。雖強勉也。有不可則止。勿得見以。雖事若之。嚴正。雖說  
簡直。便有不可之理。在使有則止之義。在至。今論文者。多謂不可  
句是不吉利。語不實。費實。起小人。語端之見。此使脾腸在家。則  
為脾腸。在朝則為佞邪。以至音同敗節。而不皆皆與。此之。要

兩端文

充復通天下其候可自當也。蓋天下歸仁。仁之所以為仁也。於類  
審之一日。故宜明之。且仁者天下之表也。為仁而不以他處天下  
非親我親民之金重矣。顧其事不啻求之天下而若求之天下  
苟深求之充復即遠求之天下而將無不可也。于知充己復體為仁  
而一日間能運如以乎。愈愈宜然。而天下之志以通初無微乎推  
之漸也。擇刃增美而天下之業以定。初無當乎歲月之勞也。一日充  
不竟充乎。一日復不竟復乎。一日充復天下不竟歸仁乎。即情家  
而於別擇被元之倫。呼吸不相貫。雖終身云云。未遇此一日之充  
其治清明。在躬養志如神。而善世不伐之已。其有以正厚。則之。故而  
難然各異其初矣。博文約禮而於左右。成之。方功能不相及。雖  
身也。從不若也。一日之復也。大惟中正無雜。品節得明。而天地為  
此種其有以別厚物之宜。而涵然各得其序矣。蓋倫類之。無不  
於勢之所必。從而循理之所共。依順情則氣順。理則治者勢也。  
理也。著誠去偽。本以自精其治。而治人之道。華偽為不遠之機。  
修身而即以此民儒者之能。以天下為一家焉。耳。血氣之除。無不  
於情之不容已。而悅性之。暫相安從。則則應。從理則安者。情也。  
此也。類也。金好。本以自聚其。而安人。之理。盡具焉。數發終

貴孝而即以成俗仁人之德以中國為一人焉至要之天下不  
 不能後而能歸其而後可以見人也一日能先能後而卒能歸同  
 復可以見天也夫深求之元復而遠求之天下也無難矣  
 辟仁皆有其事非特其理所能獨言之可也下為意公之所  
 辭亦出真者矣  
 亦是珍獨典也意而能精研畢覽必與八荒共明解自別  
 時正是八荒共明也與時獨典也意毫不相入公等言之行  
 教會未見能成作子乎

月

文猶質也

二句 古中缺章

錢

難於文質之初立說者可得其平矣夫文質並包自古已然者予  
 為之說未可遽為重輕也且疑世之法不無弊也其後備不能無  
 況較時之論不滑其平而宜有可行者乎夫之意甚著然欲取文  
 質而平衡之先王著其用而選其名一事一物必相兼而始備後人  
 後其名而亡其實為文為野至偏舉而皆非是古人之則而得今  
 人行之則而失之亦可以明相偏之故毋庸去取其間矣言文質  
 於戒周而制禮作樂則不貽諸二代祖宗立於明世變而善其損  
 未嘗以文自子以質子前人也文之猶質斯其可見者也言質  
 如太古是貌舉惡難自竟身以前君子道古者形貌而恭其精神不  
 能辨何代為質何代為文也質之猶文斯其可見者也且夫大之  
 在移風易俗必行自人之開始矣夫先公廉聖而質樸之功已成  
 儀小民服勞而孝養不忘夫先公廉聖而質樸之功已成  
 胡不開焉況大夫之說而輪極適正即大夫之身有難行者矣夫  
 食可以委蛇而朝廷之致其儀慘家人宜而真壯而流清必無其  
 外文質之相得並舉無事不然也夫大胡不思焉夫處世處世  
 既其已焉遠慕古者安得并去其木然大夫之意甚著大夫之說  
 未得其平也



獨字下一說宜。近來此輩風動。竟自誇。其說

無。字文質庸。套中機。四比。當義。匪。行。思。劉。律。宗。

尚文而質。機。儒。語。于。由。耕。之。而。未。家。也。以。文。上。下。古。今。有。學。有。

道。人。冷。好。是。對。練。子。成。語。妙。甚。青。蓮。白。

說。未。語。是。中。正。確。論。却。打。兩。手。還。來。底。流。露。理。本。自。已。語。句。謬。

誤。不。知。不。覺。人。是。妙。會。今。人。要。顯。以。意。便。到。筋。出。骨。看。得。子。貢。為。

弟子。相。似。毫。不。顧。他。地。步。以。羊。鹿。門。野。謂。超。越。之。難。也。

論語

子貢

卷

文選

子貢

卷

贊皇而好。三句

道者。行。不。求。人。知。者。也。且。得。之。已。矣。反。得。之。人。以。為。已。知。而。任。其。

人。知。已。矣。用。此。以。上。為。我。大。子。正。告。子。張。之。意。以。為。士。人。不。求。得。性。

已。而。有。意。于。他。人。之。知。即。心。念。已。自。寂。靜。矣。大。達。也。者。知。大。已。之。

不。祥。此。有。與。於。我。之。道。家。者。也。人。即。知。我。時。無。與。於。我。之。道。家。者。也。

實。合。內。外。以。求。之。矣。性。無。得。華。行。無。偏。堂。贊。皇。者。生。民。之。初。也。士。即。

不。祥。及。處。世。怎。作。可。自。失。乎。而。心。有。定。主。事。無。常。形。好。義。而。以。至。至。

之。宜。也。士。即。不。祥。及。處。世。達。美。人。可。不。損。乎。表。也。吾。心。無。偽。或。年。為。

而。行。物。者。有。之。矣。吾。事。合。宜。或。觀。理。而。特。物。者。又。有。之。矣。人。各。有。其。

論語

子貢

卷

卷

五無遠人之人情矣在群心遠在室心遠則其立也士宜有心求遠  
也哉  
此故一聞者在而對他下筆寫遠精神自能十分真切溫純  
客來亦足有得之言

賀正而

賀正而

賀正而

賀正而

仲弓為政之理聖人皆以其大者告之也夫政舉其大則不勝  
治知人雖愚猶乎可以思惟之已且夫人任有大小而得其體  
則即小而可以見大豈有公私而置其心力唯皇私而置其心力  
在大子之廣仲弓也昔者仲弓為季氏宰以南部之度居於季氏  
長時亦何難為者而則政於天子蓋古人學士人官雖有為之  
而臨事必務得於理宜若子任優則學即居易辨之職而自得之  
而小成其志也夫子告之曰夫政則其大者任官居其一有威  
德分理在先則躬不煩而人惡勸賈矣政刑居其一性終讓齊  
德則則亦成服而人樂改過矣政去其仁德而官坐臨而德  
任使濟人而人爭好矣政去其廉壘乃仲弓而無慮也  
國求賢同人臣之而不知人則勢為古帝所難焉知而無非過謂也  
夫子復告之曰為政者以天下之人成天下之事而功不白也  
即以天下之人知天下之人而權不白也自專而不知  
窮也然而思未嘗不廣也爾所不知人於為政之宜惟無其  
不知我視爾之知而學之量更有太焉者矣蓋聞聖人之言則德  
論躬行仲弓之問夫子而不厭其詳者賢人之志不敢有所不  
而達已所以無不盡其性也夫大之理即可通也天下大

之者仲弓而始終期於殺大者聖人之心也其不以貴小而自賤

為過就人材之少也君子觀乎此可以識治體矣

無處不察亦無處不寬此古人句法也亦非打今日見之

真看眼全在問答處又非介潔安雅極淨說也此題之體今已

大明指天下然要須要達本有及時支者前而問全說不略則

末二比似可刪去然得語清絕與前又不相違改終不思去之

以從有讀者

為孝氏家臣也為父家為費家少是一元之事精神

恰好一篇文字結借書於手耳夫奇

不賴補張矣

人皆以題一味補張冠冕此其間雖有別語實之至其冠冕之

不賴補張矣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全其二 康子貢曰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仲弓為事

聖人處天下之幸則有責而可恃以一人之心感天下之心則有功不可大也古所為者雖專民之享而天子所告者皆天下之政也時作字大聖器打吐矣  
 如趙五德 聖器子穆石在會臺張陽泗山無以相處也 吳次尾  
 言士為文 五十一臣紀將既墨定千門萬戶日在或司其氣機靈  
 子謂器英 古士之文也 後古士  
 其高處澤 以觀世之用得文古文者 皆可以鉅軒渠之  
 而 許蜀二

聞大司馬云。一曰。以類忘知孝氏二字。而以事爲大家軍事。  
雖極一句。題意和之。但有曲說而無遠論。亦不云華作古士。  
句仲。甘惠者。明進人之軍也。天子所命者。皆天下之政也。最當  
顧蘇。

此二人更有言。云及在位贊德。贊德主作體非。故先立論立局。  
此二學通古人意也。也在看書精理熟耳。

仲子為其

上好禮則一三民其效亦有至大者焉夫禮義皆士人之正業也士人  
居民從其教人若從其大也恭何舍此弗學乎且禮義之大小豈不  
繫乎人哉苟爲儒者之行而志存賄賂君子相與群其入矣士生  
貧賤之身而務其遠大則百姓相與感其風矣苟好不同而功就  
德紀學者懷焉今天下之治亂成敗風俗盛衰之存亡繫於禮  
上既極正已正軌之權而下卽有遺一風同之德其理較如弗可  
也有知上好禮焉則民亦莫敢不效焉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惟一  
身之術也謀之也明而力之也熟禮之有裨於心其快博者素無  
之蕭然廷設於奉上之禮固無庸觀小民已有禮也又周以知上  
好禮之大也上好義焉則民亦莫敢不服焉義所以統天下理盡  
非一也之治也辨之也者苟有之也深義之有裨於心其格主者  
矣民之有誠心服也順上之義而然而相小民之慈義也又周以  
上好義之大也上好信焉則民亦莫敢不用情焉信所以布公  
彰兆民非匹夫之諒也存之也真而後之也切信之有裨於心其  
積者素矣民之歡然用情也愛上之誠而然而見小民之教作也  
固以知上之好作之大也居業未可不尊取天下大同之理而先  
治邪僻離僇使乎離離端慝也而懷義信則非周德也





古者其身以應天子之求，故入則用公，召伯於州，方叔南仲，其人也。  
 為風雅之所休，故有美焉。王著何足比哉？也。中神之士，厚其本以  
 學問之，故其名聲則孝友，前修治，時有物，有恒其人亦為聖賢。  
 無異焉。是孝友者，何足較量也？大禹神中既無士品，而孝弟信果一  
 儒又往，不能充其量乎？有河以自裁我，隨居求志，行義達道，惟不  
 恥不辱，是為當之則子貢是也。  
 時文以茂，其能與古丈殊，字絕，要為先集，自明眼觀之，字為未  
 貌見也。古丈文體，雖如通為變，虎豹其然，塊大雅早，其文也  
 研費乎，讀古者，故得其真，其真也，妙早，非須盡妙字，勿使足  
 人也。況論有餘，體美有累，雖今字體，傳有傳體，創美自有其美，  
 體不可奪也。近日明鑑子學，後而趨之，必文，每佳一項，無須無  
 然而日，無暇引，獨今人問，平不知，此為何題，以為何文，大  
 實見，其不合，竹聖賢之旨者多矣。即唐實既附，且不可避入  
 四子說，動衆者，子用未切當，亦可備一為之，以浮美外，附時相，既  
 微，乃是千篇一律乎。平據新奇，已非大家所賞，況空手而生活，三  
 尺童子，無不成，謂者乎，心一盡，散遠文體，不可言矣。今讀此作  
 始知天下自有真正讀古，莫正用古之人，持謝那家子，故製安可  
 長，長是無用入也。古人

典重如古，藝為文。○經法而只，極老而精，余廣之。  
 子貢見地，極高，看定春秋人物，舍不入眼。每問愈下之說，正有  
 音，故作此篇以發之。  
 此題應選，節同問生，出預先，已覺不淨，亦各分開說。極極圖，極  
 不淨，子貢如此問，夫子雖如此答，聖人自有他心通法。先立箇題  
 目，以待子，故凡用體用才幹等語，教他學起者，子皆惜林，至下三  
 項，又將行，有和事，雖亦屬不祥，以人不犯，惜病，而筆力高，為天  
 本會無惜，得斷結之法，可稱大方。







聖人論士之次。其孝弟是信。行人。忠。義。天孝弟二者。凡為人者。當釋此士。宜循此。以著聞。則其能見信於人。則亦有過人者矣。夫子告子貢之書。皆曰。士生而有天下。則家之貴。故求士者。求其能天下用焉。而用而士之分量不同。則先盡其道。行而漸及信。聞。天下亦非取者所必及也。子問士之次。耶。今大事親而孝。亦常人之事也。不獨士工然也。士則禮義知廉。則益有以顯其不遜之思。之常人之孝。弟。更有退焉者。家之人必曰。孝哉。有子也。宗族之賢聞之。而習見之。亦皆曰。孝哉。其家有此子也。因而以孝稱。行孝馬事兄而弟。亦常人之事也。不獨士而然也。士則明禮義知孝悌。有以廣其立心之愛敬之。常人之孝。弟。更有進焉者。家之人必曰。孝哉。有子也。宗族之人皆聞之。而習見之。亦皆曰。孝哉。其家有此也。因而以弟稱。行弟。亦一家之倫。猶近打私宗族。鄉黨則公矣。一國之倫。猶近宗族。鄉黨則族矣。士之孝弟。固不求人知。而自信之如此。其打行之大端。亦無愧哉。此與人不問。行父母昆弟。有異。人不問。情義重而深。此輕而淺。信於人一言。得其權衡矣。惟牛。恰是趨公無偏重之言。而趨公漸後。左右無不具在。劉廷璣

繁枝落盡。老幹猶存。一此一彼。皆有神態。百里外望之。使人嘆起。聲極其下。殆不忍去。如此。讀解字。既不浮淺。亦不逼故佳。

狂者進取 二句 本城居  
 狂者進取 其志節不同也 蓋志節而旁同於人 無一可與者矣 進取  
 不為夫子所以與狂者也 若而才士之生 所以為道也 才成不能  
 所偏 而度其後有足以進行道者 則亦道之所必與矣 中行不濟  
 思狂者誠有取爾也 士之求道 未始其踐履 先觀其識趣 識趣不  
 至無望焉耳 若狂者之識趣 大有與打入 道趣高明 而亦不盡  
 為明狂者則高明之意居多矣 生雖含三代以後 而托寄者在神  
 度夏之閒 二亦居成事之流 而懷抱閒有天地萬物之象 其不能  
 與中合者 實之偏打狂也 而強然進取之志 殆未可量也 士之求  
 亦未問其作為 先觀其識趣 識趣不嚴 亦無望焉 若狂者之識  
 夫有異於人也 道極端方 而亦不盡打端方者 則端方之行 居  
 矣 主身打端方之流 而存心必有辱人賤行之惡 則行在規矩之內  
 而此事猶切論 則敗處之甚 其不能達與中合者 實之偏打狂也 而  
 介然有所不為之節 殆未可限也 狂者之為 殆未可限也 夫之生  
 不必處同 而其不達行道則同 士之自 亦不必盡同 其可以  
 通同人 亦事上求同 途之除 所以多不可信也 論人者 必人  
 求同 途之閒 所以除 難合也 夫狂者之不相為謀也 素矣 後  
 而同 野此道之所必與也 吾知之何而不與哉

狂者進  
 狂者進 其志節不同也 蓋志節而旁同於人 無一可與者矣 進取  
 不為夫子所以與狂者也 若而才士之生 所以為道也 才成不能  
 所偏 而度其後有足以進行道者 則亦道之所必與矣 中行不濟  
 思狂者誠有取爾也 士之求道 未始其踐履 先觀其識趣 識趣不  
 至無望焉耳 若狂者之識趣 大有與打入 道趣高明 而亦不盡  
 為明狂者則高明之意居多矣 生雖含三代以後 而托寄者在神  
 度夏之閒 二亦居成事之流 而懷抱閒有天地萬物之象 其不能  
 與中合者 實之偏打狂也 而強然進取之志 殆未可量也 士之求  
 亦未問其作為 先觀其識趣 識趣不嚴 亦無望焉 若狂者之識  
 夫有異於人也 道極端方 而亦不盡打端方者 則端方之行 居  
 矣 主身打端方之流 而存心必有辱人賤行之惡 則行在規矩之內  
 而此事猶切論 則敗處之甚 其不能達與中合者 實之偏打狂也 而  
 介然有所不為之節 殆未可限也 狂者之為 殆未可限也 夫之生  
 不必處同 而其不達行道則同 士之自 亦不必盡同 其可以  
 通同人 亦事上求同 途之除 所以多不可信也 論人者 必人  
 求同 途之閒 所以除 難合也 夫狂者之不相為謀也 素矣 後  
 而同 野此道之所必與也 吾知之何而不與哉



可以為難

節  
下  
五  
山  
一

從  
集

聖人不枉主仁則初有遁乎難者而可爲仁也人未能自然石仁則必先難以求之而難宜即仁哉聖人曰吾不知也使之由是是勉焉而自知之耳若謂學者從事於仁則必以無私爲至矣樂用仁之勉成功未可一禁而補也如克伐怨怒四者雖人之所必有實仁之而本無人行必有獨能正之然則則決論大其於然人之爲仁仁所本無所謂問之制制曲防亦將異於教人之爲仁存理說說在先生其然哉此諸論皆心之所以大空無係心憲欲念不行之後第保大私之義不與聞而竊幾乎則前此之答之致勝者非抑始之否亦既贊古士稿

下下

芳若矣而志氣清明然天山川其不體吾備本有以信之也克己復禮責宜修其體用體之不用行理之所以周流無間也憲於是不行之後徒守以貞介之身亦何恃而無恐乎則仁之爲仁者豈有打箇身之寄亦既藏矣而太知保合爲萬物養其生德者皆係有以保身之也且天下物非仁之士爲不仁有非則來仁之士爲仁亦當有德於之也然則深不可解也而卒亦難居也情之行順情之心跡在哉哉

不仁天下中心之要其生有自生而華也之雖其性亦有自然若國

吾物迫不可久也而終亦無取也人欲即去天理未彰得而免而

已和乎之所示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周其所能造乎未能造

以往子當有忘其難而自知其仁者矣

作賊害法便果作進

憲語便活。此文所以別於時流之難字仁。

第一 三 部 碑 清 清 外

...

道。亦本於此。

種說復比更其陸益要可極余陳極皆博不能言之

有克伐怨欲而不行。與渾然天理而自無克伐怨欲之可行。其

齊自是天地懸隔。不必說不行到底。有行即終身制使不行。愈見

其難行仁字究竟懸隔懸之詳于端坐吟

生者猶未學見石也志者猶未見石也

可以此

錢禧

武士病

下。粉

聽也德則不可淨而勝也以其可聽者則其不可聽者而致公之焉  
有法乎猶有所法也有仁者焉理雖之辨是明以奪其幾而克復也  
功至健以發其決本益實勇之念也而無惑則其有勇也必矣若  
天勇者以吾自見吾安知其不發打仁然勇可淨而見也仁則不可  
淨而見也以其可見者發其不可見者而致公之焉有仁者焉猶有所法也  
伏也使天下之士而意為其可必者乎則實有其久而風俗古息也  
帥氣而道成仲三代之人才也盛今猶及是矣使天下之士而多不惑  
必者乎則誠實行以為文章之原明義理以為氣之主變化氣質  
之學必不可少矣若以似而貌真無干偏而不求進於全豈勝責打

為學者哉。

拙者于文字等事在集中尤不易事胡蘇士  
 真有道理文章○熟讀含心○古筆深心○劉白雲  
 必有下詩新說不必有下詩婉段中諸蘇門體現出聖人中和之  
 氣忘怨之情足何等理會其意理精當更不必言

有德者



不怨天

三句 戊午歲

錢

聖人無求知之心。惟自盡其學而已。大學者所以致其用於天。人  
既怨尤而用力於此。又何下之非止哉。且吾人置身天中。第一日  
不學。即無以答天。人與吾之為學也。始於衆人。而可及而終於天下  
所冀知亦無不可為于言也。大學者金立其誠。功處其賢。則天人  
相其學以有濟。而致於天乎。致於人乎。以已天而疑造物。亦非徒憤  
激之氣也。學足以事天而不足。以用天。則天亦真有可怨者矣。我不  
求之天而求之學。又何怨以一人而責第類。亦非徒憤懣之情也。學  
足以及人而不足。以忘人。則人亦真有可怨者矣。我不求之人而求  
之學。又何尤。惟怨尤不出於不學之人。而士能學之人。則我之  
不怨尤乃我之所以下學也。休肯循類。無容作馬遠之名。我其不  
愧於爾。仰矣。惟怨尤亦深恃其學而終不可以言學。則我之不怨  
尤而下學。即我之所以上達也。盛德大業不外於乎通之功。我其  
無負於上下矣。本無求於人之心。自有可贊于天之理。知我者其  
天子。  
無道極通真。正守溪先生。  
佳時喜為爾賀之。文里中大悟之。惟山及楊公。於子文有寄焉。  
之。無間舊。舊時以義。因公。於子。存之。

三句一片說。語。使。覺。他人。我。愧。自。主。格。端。耳。然。未。充。分。者。  
若。下。學。句。而。覺。未。盡。吐。之。意。未。顯。露。

不怨天



公伯察其如何已計其  
 人無所行行廢者里之馬可矣夫行廢者公伯察何能為也  
 伯察之困激於成然不若聽其徒捷馬而無損於今也  
 子之所能為者人也其所能為者天也則君子之道行亦作廢  
 亦仲矣小人之所能為者人也其所能為者天也則小人之術不  
 能廢乎道亦能廢乎道亦能廢乎道亦能廢乎道亦能廢乎  
 志也公伯察之能使馬止也且以其德而能使馬止  
 公伯察者何為者也人之是於博人者其深矣則既有余  
 無情之可金針虎所以不食而止也然以天道  
 之精巧如黃妙策一博人之公而公伯察未歷年會觀  
 其類厚覺博人而外公伯察無他術也人之散為謀言者  
 其也先城無端不知神明之可畏此博人所以好人所  
 也然以美天治之雖博人間板後為一博言也而公伯察  
 其也耳作飲者其反側覺博人而外公伯察無他術也  
 天下之為公伯察者不知幾何矣公伯察後司天  
 伯察者進君子之散小人之散已時也如有命之在君子當求  
 人於度外兵士公伯察者久不知幾何其有之

公伯察者已散而後之為公伯察者復與是小人之不知天命  
 計也如有命之在天小人也當早而辛心對君子而無失天由  
 道中之人也以公伯察想亦以人而想人也季孫當堂之人也  
 公伯察者亦以人而庭之也若天命則天之英公伯察其如  
 會何  
 已丑歲在地現則常所與周忠介公痛馬毛皆小人坐  
 誠公少敘修者公願皆余公伯察其如何項作此公  
 命容可得而見也  
 如來小人則庭無如君子何方古士文范宜安乎堂情走失  
 三留得情之雖或蓋爾城字古之子則明朝文初情  
 者獨在小道而小道文之心傳者尤在毛道路情者  
 能以時父為古文也古士諸君乃其能矣其者小  
 者其亦然情者小人於度外以美仁人君子之心也小人是  
 自當無憾怨死飲酒積難不若祖承斯文之有木也張者  
 引而打空中指其如遊離小人將其將先將條花序隨其登  
 飲一華莊飲而格意已無所不盡







子曰行夏。夏者歲居之數。曆。聖人定萬世之制。稽古而求其至焉。人法之。三代而無違。今。夏。以。加。夫。子。身。倍。百。王。之。大。道。而。順。調。濟。開。泰。秋。之。大。法。也。王。以。為。天。人。而。奉。者。皆。帝。王。之。學。也。推。而。行。之。則。時。帝。王。之。事。如。典。章。大。明。可。以。述。而。不。作。據。象。宜。信。必。使。擇。而。當。時。焉。子。次。弟。舉。之。始。示。天。以。任。地。據。而。作。樂。為。舞。之。大。格。也。王。都。善。一。代。之。風。俗。明。聖。王。天。在。瞻。顧。服。而。少。為。損。益。若。子。豈。百。代。之。成。憲。而。參。稽。畫。制。於。今。士。以。定。其。規。矩。子。觀。夏。通。時。矣。大。將。以。典。章。王。者。之。統。前。王。之。允。隆。皆。由。此。也。作。夏。之。時。而。士。常。懷。時。不。散。不。散。者。可。據。

子曰行

行其事。事。雖。異。而。子。有。此。矣。清。明。廣。大。然。畫。故。操。皆。成。精。操。矣。劉。向。集。奉。要。群。錄。鄭。說。到。深。處。知。處。孔。類。相。對。宜。爾。丁。大。學。典。義。為。心。題。本。分。出。以。高。潔。則。簡。練。之。功。深。矣。楊。子。常。全。以。力。行。大。而。心。平。氣。和。有。操。錄。登。歌。之。象。則。其。養。厚。也。



子亦而不信在則  
 人始君子之出信正者也蓋則無有不正而信未心正也  
 而神神君子有焉且學者信理不信心則理之惑其心者無不  
 信心不信理則心之所以自惑者始有焉焉推君子則不然也  
 無恒理則有定君子以心別理而無自用之私理固有定心亦  
 君子以理為心而無一成之見其貞而不諂者立物必有對天地  
 經九君子小心以體之有是物是則矣有是則達則矣物  
 物而賦若履之不可易焉物則之不害而介然不礙君子不  
 事必有宜中者之道也君子精心以察之有於誠宜作此不  
 在此宜於彼不宜者則事而制彼宜之無不有焉事定之不  
 行則必行之如美不可行則不行君子是以有處之要而  
 則與七人之閒而砥之然以私智為去取則已德矣當世之成  
 當非義所濟而辭也知其可為則去焉之知其不可為則去焉  
 于是以無一偏之用不然者處人家用之除而後去焉以  
 實斯已矣矣其心不可為員下不問于誠以實為之何有  
 能君子所以大居正也  
 直道枉理大序新訂義林無二日將

九易係列史之理列史係大易之事知此者易也非史也故  
 成敗得失事概不著筆而其理無不載矣若端  
 以題難先舉條文不能無此學者讀古史時又題義舉凡必不  
 入彀後求二此近術深博雖生未之及也致庸公  
 正是其理正而周有特省實體鼓守意今看乃得自字之真作  
 史觀前正年時作已得七分矣  
 君子貞

君子疾夫 之解 康山名之曰 解  
 排居于以 門人易其解也 夫其目前之 而巧其解 使世不  
 求排解 君子思之矣 夫于獨呼此名而正責之也 若曰來而不  
 求排解 君子于之學古入官也 義而己矣 其中在行其言亦  
 在行義 以義守官 而或出於不義 高出於不義 而止此 行義以自  
 為君子不為也 君子之謀人 則事也 公而已矣 其心主行 公其  
 主行 公以公議事 而或出於私 為出于私 而且附于公 以自益 為  
 子不為也 君子所以不為者 誠有 亦爾也 求之欲 則更也 義  
 利乎 公乎 私乎 既而受于以 為利二臣者 不以 為利 必利 為主 必

而故為 以言 以義 行君子也 君子則知求之 務其義 而其  
 則顯 於表 應 即 稱 也 今 曰 欲 之 而 必 為 之 辭 此 君子之 所 疾 而 求  
 甘之 求 行 其 辭 則 源 矣  
 是 故 漢 文 帝 是 一 段 文 字 奇 絕 胡 越 來 小 人 之 使 為 司 馬 司 馬  
 局 法 亦 知 元 保 更 生  
 君子疾夫 一 段 全 同 欲 之 一 段 而 必 為 之 辭 一 段 割 然 三 義 畢 數  
 一 氣 以 義 科 公 私 四 字 連 比 分 承 義 法 由 此 而 達 小  
 君子學道則愛人 作 典 同 局 愛 人 篇 首 提 子 二 比 而 達 小  
 學 道 亦 在 其 中 此 篇 亦 皆 提 子 二 比 而 全 理 皆 在 其 中 義 場 人







畏天命

三才

錢

君子之心皆求合乎天也。夫天命可畏而大人聖言無非天所命。君子三畏其事。天也。聖乎。夫子以爲君子之心。無所不畏者也。而  
 以三者歸之。蓋理之微。見有萬殊。泰三可統其全。道之大原。惟  
 致泰三。又可見其全矣。然恒人之情。玩忽則易。嚴密則難。凡嚴密之  
 心。皆義理之正也。而恒人之身。輕肆則尾。莊敬則安。凡莊敬之心。  
 聖明之驗也。義理誠行。天奉問成於人。而盡人以全。天則惟有王  
 之君子所畏維何。其一則天命矣。夫天命曰。明及爾出。王矣。天曰。且  
 爾海。爾天雖虛高。而所令於我者。無時不與我俱也。思地者言焉。

其之或遠。提提者。山惟一念之不善。君子猶觀。惡之。而石全其  
 罪之重者。有如此。其一則大人矣。夫大人在上。時虛實也。位在則  
 在則所天。分之以治一世者。也。故勿畏。敬爲其子。當至而無終  
 於。勝躬爲其子。當躬行以上。勸乎。若德。君子以教。天之心。能  
 其。展翼有如此。其一則聖人之言矣。聖人雖在。其言。聖蹟。其  
 言。孔彰。天命也。以教。萬世者也。能勿畏。敬。履之。無敢不敬。作。聰  
 以。能。諸。言。聞。有。發明。不。泥。古。訓。以。招。來。學。君子以事。天。事。心。奉  
 其。欽。崇。有。如此。人在天中。則以人事天。而有畏。天。在人中。則見  
 其。而有畏。君子唯知義理之可。無。禁。制。愈。畏。也。君子唯知

之不足。德不足。則愈畏也。三畏者。無所不畏而已。無所不畏。實則一  
 畏而已。

板實講道理。閩中薛云。太率易。果然。前後亦用天人二字。然其  
 此人不問他人。將人字。係於大人聖人之言。便不成話。自註  
 三年主經。東天命主傳。然亦如下節文勢。一則現如以耳。雖牛  
 轉。此文。規。格。風。調。似。亦。之。而。款。其。不。通。前。後。之。意。亦。彌。信。非。輕。  
 願。解。士  
 只一箇畏字。看出聖人之心。看出天之體。是惡領會。僅在三  
 分。統。貫。中。神。未。矣。

一畏天命

生而知之者上也。生而知之者，亦見生之不可恃也。蓋人各有知，而生知為上。外愛者，不求所以知之義。夫子欲人自求其知，而先言生知之不可及也。上序得義，固無傳傳之利，而至人天縱必有殊視之資，是以天下之理，天下人所共知也。而知之者有異焉。無所將枉，稽考也。而神聖之自生初，而已著矣。雖不難夫聞見也，而仰察之，實自幼長而已。是惟生而知之者乎。則知之上者乎。天以聰明佐下民，而聖聰明為元。后天時私厚一人也。所以隆為聰明之主，而使大賢以下之。是成也。即一人。而私者，私其私也。一也。而較其分，則獨

也。所以為知覺之官，而後其財之說，皆謂使也。即一人所發也。者，必將大明之一時，而論其品，則猶有近物之量矣。蓋上古之作，者，其卦如，則其天之理，而後人謀其功，及深究之，而

可為其事及敬求之，亦生人至平之理也。其人固不恒有而理則

日用之內，豈可通達者之明，一初不能無等別以上者，所以

鐵加之，精人必不可無。而後行者，正有明，知也。法學著能

三竹子天深，深在定宇，小樂，深元之間，前同一人，不遂以情樂

也。未幾，其理人，二可健，後君

八澤然元氣之文，卒於

其當時，亂荒，眾飲，說子入，說不得知，有下三項者，同謀，甚矣，天下

其君，遂謂心須載，故者，死，類，檢七，續，主，主，文，不，必，載，假，却，何，肯，氣

決，行，書，不，動，下，三，項，何，書，前，後，讓，是，故，論，文，不，當，以，死，板，為，法，也，此

如，上，半，切，必，須，先，讓，知，字，後，讓，是，品，則，上，下，俱，法，若，依，死，板，發

讓，從，生，字，做，起，豈，非，誤，耶



見善如不 第十卷  
 也。誠意之學。其初獨善無愧矣。夫好惡不明者。知不足而意不  
 也。至意誠矣。不當違乎所聞而充其量。耶。希夫子以全德望天下  
 之士。故其言曰。士生於天下。皆為今人耶。皆為古人耶。則必為古  
 人矣。特為曲士耶。特為大人耶。則必為大人矣。不其身而能善  
 下者。未之有也。不明乎善而能善其身者。未之有也。夫有善無不善  
 者。天命之。至正有善。人有不善者。人事之多。因元人未見善。亦言  
 善。既見善。反觀若等。其見之不明也。見之不明。故好之不放也。今  
 見善而如不及焉。抑行有獨勤而步履趨。惟恐後。亦異乎大人之見  
 也。見之不明。故惡之不遠也。余也。見不善而如深澤焉。陷於泥淖  
 而痛深於情性。亦異乎夫人之見不善者乎。斯人也。未始自愛之  
 也。其善輝也。精其勵行也。其善見之。與斯德也。破名節之極也  
 其形也。切其立也。履吾嘗聞之。由外皆好。無一念之不好。其  
 性善也。何惡焉。不陽之耶。善上同。清自獨為君子也。若而人者。未  
 也。然不愧先民之訓。或表裏皆惡。無一念之不善。其不善也。何  
 其或為之耶。亮之同。清自獨為君子也。若而人者。未始自愛之  
 皆之或成。進乎今人而為古人。吾堂之士。多知明而守固者。善有

也。進乎曲士而為大人。三代而下。有體格而用金者。善尤有厚  
 也。其所聞善。猶如士而乙耶。  
 前乎此。全皆直下。後乎此。兩勾並收。簡潔多風。絕頂文字。非  
 畫馬者。胸中有金馬。則信手落筆。自然超妙。古士作文。亦然。  
 漢中有益。補出真知。意古見。兩如字直透無疑之妙。野柯誠生指  
 也。此等成人。都略過。  
 見善如

其為達通其道無二也而修其事者為異矣夫子今而稱之曰  
有者為夢之心有兩者治世之業人君子既好善惡以誠其  
道當精而上焉為天下池也吾持瓊乎所見所聞而樂觀古人出  
之大矣夫彼建瓴而下神遊字跡躬享天下而心有不與古人不  
不與古人相  
指之交未嘗動一馬有所合到若中也然則其時考其常則各有  
意密方其德也亦有必行隨也其居使就令之則處馬而不言于  
泥泥有以馬為爾木為而死期于朝庭之務蓋非顧外哉公心之

亦與天此萬物皆由氣而生故乃能於萬物之中獨得之知也今乃外  
其性以制物理雖有字跡而實親象數焉焉不知矣且士之立德  
有緣隨其身者也此隨附也與其連造機發在下後而不變有  
其行之非有心若行也惟義所在時又則應焉而不亡乎行義  
何如焉夫任已降石松封子深痛之言振奮所學氣事檢之雪然  
其身心意相和為溫習取而進之讀然英傑之道格乎仁特惜而  
欲立於黎民望而為師席安在哉夫求道之士聖人無不  
大行其道者也左列賢者速其技藝者上德者不惑而

卷之二 馬車來山 鏡

上之學今之君子雖非陽者所教而當忘履而道不弘矣所求者  
實焉有傷有可達之其而身半蹙不得達以至強弱而弗致者實  
少哉聞其語未見其人蓋學術之有大小乎人不持其貴而必  
之有盛衰則亦有天存其間也

理極極融致極極粹無一空閒字句而無一字一句不力達大體  
本特

執極與正人不流神來心如此而後可語震輝之風劉伯倫  
與許而洋今字頗皆通未去義以天分之今也地文句

古遠漸爲新盡凡餘以東漢爲一

想其執竿持釣功過一如鴻毛之遺恨乃有此文陰

遠道力有感歎遇合意美未竟其人不解劉出于

妙不先露括有之云華語悅來恰好足現成語待文定先森一案

或感懷昔人自以爲老法不道吾間其語句已嚼爛無本矣

錢謙益

公其志天下學之大也夫志者士所自有也不求之何以待天  
幾求志遠道夫子所以特然於古人之言且出處之技其中有天  
不得而與也或有所出而所以出則天亦不得而與矣有如  
融未播而無國家之責時隱居時也身可隱志不可隱不事王侯  
蕭然自放豈遠人之弘致乎臣王定國與日之事今志也仁  
以有天下勿為小仁義足以正天下勿為小義憂勤惕厲以廣其  
德德量有未足而上其天子也古之君子處江湖之遠而管思  
無如此及其上下能交已矣君臣之分以行義時也義可行則

粹科用有王馬協周顯亦或士之虛聲耳定心誠意平日之志  
有之事也夫明主指三代之隆無欲可為正統焉斯民打仁者之  
大道而無小廉明作數大以成其治不使顧有素仰而下其所  
言之君子於區區之思而親見其盛有如一  
蓋小教者事經其修也然業以正為正體在此題尤為精  
無所不有無所不化真字法之義則何害  
實微處後形勢少而存而極重以此殊非索諸書法也

錢謙益

君子學道 使也成其志  
世必以道輝聖古而愈和樂也夫愛人易使至治之風也而  
學道致之學其可以已夫且儒者有化或天下之意而無其則不  
無以祖洽於眾也夫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樂易必其善於眾  
王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道得焉耳儒者之志無能於眾  
如古之所為然不敢忘夫子教也天下有一人可以不學者不謂之  
道稱許也禮焉父子而嚴君臣益貴職所待有事而斯須不可去  
矣天下有一人而而效者不謂之頑頑者強顏形華而類仁  
其身心所由有義而盡人彈自政者豈將為君子焉和樂其亦

性則然矣況進之以學道未有不愛人者也然齊魯之政其早  
日而予其仁氣攝撫之心有引而愈長者焉思古之民者一衣  
而當時有然作後進之思一事本而使人有勿剪勿刈之戒五洋  
而民心悅學道之效也今日若開荒拓土好之者而有以知其  
而愛則便當我我見士而使之於境斯言矣惟夫子之心或不  
而可有而不學之士也將為小人焉故朴謹良亦其性則然矣況  
之以學道未有不學之士也將為小人焉故朴謹良亦其性則然矣況  
忠順之心有獨而愈生者焉思古之奉公者勤助樂事而謹恭  
朱之德也忘之志學而願見其澤父母之歲學問而禮義熟學





子之教君子者如叶下于叶之教上武城之名子非指格

言尊殺彝氣潤金玉而沈華粹折動今古人此濟之應德之事  
見今本原年

博偉大章莊體萬整衣冠禮樂盡見其美所謂蘊棧優堂龍陵  
坐無聲不知真胸中所有幾千卷過聲作吟嘯張大石

守宜直起。君子二比。學道二比。養人二比。而中理有之。仍是一

絕不夫。子游說。話方為所起。蓋子游說。話當在昔者偃也。

不當在大子之下也。魏紳足打將交亂麻之伴。

君子學

如有用我

二、  
年  
年  
年

說

聖人廣發者之見。示以用世之大權焉。蓋求用可為。則則定有其  
矣。此夫子無可無不可。而非子路所能知也。世之曰擇地而處者。  
身之正當已。而求者用世之權。人自當誠有淑慝。無義之。其人所  
世不得矣。夫居義者。而直肆其心。知我之有所用。而不復居之。則居之  
時將以用之也。亦必知我之有所為。而後用之。則用之宜速。無所以  
為之哉。天下事有見為不可為者。限於勢之或有窮。而實無必不可  
為者。作行道之無不達也。知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天下之民。莫不  
文成康之哉。雖有魏德。而一念如收。豈可緣說祖宗功德。修之  
乎。所以無取乎堂然人也。在彼分有。獨德之。誠在我。又有憂世之概  
何所嫌而不往焉。天下之達。莫非成周盛時之流。雖極壞敗。而一  
可匡正。當乘時興復。以格及之。君子所以責乎。宰相時也在彼。或  
一色之謀。在我。必無小成之策。何所疑而不往焉。蓋匡扶周運。此  
職分所當然者。此以身乃王聖之身也。可為而為者。固知士見  
智不可為。而亦為者。尤仁人生物之心。義佛前現。朝野人心所共  
手之有行。必先王之行之有所之。而不可者。不適匹士身名之慮。  
所之而不可者。持有一不。大決之。在也。思不用我。我必為東周  
也。治有連於中者。呼。而欲往。聖人處明範物之心。而與周

神化不測之用。子孫焉能知。後人之論。謂聖人真為也。  
力事如山。吾故而後之。六畜何公。公山氏之。也。全不達解。  
周易識乃爾。判的。  
聖人心事作用。一齊俱見。大儀力文章。後文。  
於自己。中要發明。聖人建極妙用。為難耳。知其難。乃知此文  
之不見。

如有用

不曰堅乎

四句。前子或事

或情

聖人不可說。山廣發者之所聞。為夫不善。不入懷焉。所說也。情  
在彼之善。有足待乎。夫子所以托命於堅白也。若曰。吾人用世不  
以一般物。即君子立言。亦不可以一律論。不善不入吾國。嘗有是  
案。然必就其言。而無所變通。其間將天下不善之人。必不可化  
之善乎。天地生物之心。給不然也。且君子之獨善其身者。非推不  
化人之不善。而反懷為不善乎。君子之道。之權入。要用之。故  
推前引之所聞。而吾更重法之未聞。大凡賢之於者。本不欲其改  
而而磨之。為用。則政為整。而後物理固有無善者。就不長磨。無

於整而不長磨。人不長磨。為政。君子受不善。一打也。則  
一說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爛。夫使磨馬而礪也。終其身不自試。  
斯亦已矣。不辨則何。磨之磨之。者。本不欲其試。打而後  
用。則正焉。白而後物理。又有磨者。然不磨。無以全其白。而後  
磨又不磨。其為。故君子之磨。不磨。一說也。而人有一說也。不  
白乎。理而不磨。夫使流焉。而磨也。終其身不自試。打而後  
磨。則何。惡打。理由是言之。君子打不善。人亦稱焉。彼使不  
主則彼勝我矣。我之善焉。主則我勝彼矣。欲勝我。則入焉。而彼  
主。或磨彼。則入焉。而彼。其決下無不可化之人。君子無不

地城為信吾言亦有以信也

萬妙絕世在正得意得文亦是代不飲易之製一義無善淫  
字與空境不意可換一脈復於處得開時無變而誰能盡皆  
宛如面使神化之筆來雲子

丹青易描真色難摹必可悟文之微楊雄斗

候公所謂句裁不許誇寸微也天地至文索解人不悟微言  
用畫情託出劉向宗

句字全從字字轉隱妙甚顧麟

老法老辭如見荆川先生矣吾不畏其微畏其卓然自出使有

之士雲錦下風耳父千子

不從莊子籀聲聞打熬一番過來此種妙境真是摸頭不着

在不曰二字詩神思不似篆伯娘花只落空白房溫燭燭不家上

不印登

通之事父 子句已未成

敘

蓋倫於家國新詩之所用也夫近以資者速以廣忠大倫也蓋  
可不學哉且今人之性情無不以其指古人也則古人之行事今人  
有不能為者哉與觀摩恐詩無所不可其又何之不可也夫全詩之  
教其重指人倫之道莫重於君父此故以國親家其通者也

一家之內惟父為尊事之道宜易盡乎溫清定省職居耳目之  
而微形禁之表見為通而思之通也為事其道焉者多矣詩三  
篇本皆孝子之詩皆可以外孝子之思也夫骨肉至愛行道之人  
其有耳如以孝焉而以古人之大道奉為親其所能步詩之

直竹人子蓋若其亦多也以其親同其德者同一國之惟  
而事之之道宜易盡乎東而北所命雖有不同而心不教  
二見焉達而思之通也為事其道焉者多矣詩三百篇皆思之  
詩皆可以發忠臣之思也夫堂廉大義賦職之子所共曉耳加以

馬而古人之道奉為親其所能步詩之  
是其隆也夫一人一身不在其家則在其國而學乎詩者既能盡  
人能盡忠上君之大心藉於特況其地乎哉

凡無一字不轉詩義盡矣學詩之道亦盡矣此性情打文者也

宜而首曲體顯而有深致其於見

宜而首曲體顯而有深致其於見

宜而首曲體顯而有深致其於見

宜而首曲體顯而有深致其於見

通六書

戲言二稿

五

三

色屬而內

四章

钱 霖

聖人坐焉小人望人愛人之心也夫人性皆善近賊則失其性矣  
之邪也與盜賊爭矣夫子惡之也亦愛之也今夫盜竄之雄者  
而不容盜之小者也其已則厲道行盜其內則匿似容今夫賊  
賊人者也賊而附德德賊者也賊行則鄉之賊原指鄉則德不  
賊盜賊而居解囊也州子仁義賊然自居於德而德則善之聽行  
道而說行達是不仁不義之尤者也盜賊而在鄉比之則小忠小孝  
隱然自結行君而事君者射德之既患得而復患失是不忘不孝  
至者也盜賊之流其然不可致詰夫子能奸人能惡人我形之也

聖在王時及春偶有所感遂發子  
 人愛其子持劍在宮侍衛時  
 無暇而操劍者不王者為中  
 後亦不遇金車則此劍非劍  
 其往括十指矣然頂神妙也

化與得性字顯觀天則知此聖宗亦與聖人述天者此天不言而化  
 成道聖者天何俟於言耶人子曉子貢曰天下之道無不原於天使  
 道必傳乎石而後顯天亦當得一言之要子貢之意也天何言哉至誠豈  
 如耶哉則無有不形也無有不能也無有不知也無有不能也無有不知也  
 凡屬性天之內都於無往而不可以見天也至公莫如公則無一  
 可私也無有不知也無有不能也無有不知也無有不能也無有不知也  
 然性無之而不自泯其天也觀之四時四時行焉未嘗往者復來  
 推行有序而運用不愆然按之行耶無亦新同美陳者通問其間而  
 贊古今焉  
 自覺其有行焉者耶觀之百物而物生焉斯者技士者復斯天機自  
 生而生理各足統攝之生耶無亦日用飲食者覽化其中而自覺其  
 有生焉者耶能以知氣坤則然之故道誠後之說實有主宰是者而  
 成功成於制復之德以往來未伸之妙道也物道者知也物道者  
 昇降以問物陰則成之一會一張之陰定有明暗是者而生志意性  
 狀統之然此領仁成用之至理也物道者知也物道者知也物道者知也  
 我需行而極此物流行天之至誠無妄者古今而宇域也君子察焉  
 泅而以身踐焉則踐形即所以事天乾道變化為正性命天之至公  
 無私者萬古如一日也君子觀乎此而心有所得焉則盡性即可以盡

言何易者耶于天道不言而化之成聖人不言而至教顯乎觀天者觀之時行物生善述聖者述之月用動靜日月用動靜則已言矣又何如見之論說乃謂之言哉

此正格雅所學際身月見何必說奇說怪說異說及類三頭六尾耶格項

天道聖道渾然合一但夫子曰十中決無以自任之理此所謂無聲道存乎無德乎顯也文深博其詳乎望茲

只說天何言並不及於無事此所以題天道處自然竟無一句造作此有生

集下七卷 下論

以文之自然天道之本然考法精理達欲須悟先正空山獨夜遊香焚茗旋對斯文令人靜然有悟也

實講天理流行動靜皆妙道精義方是聖學不依孤碑然他人如此說必沾滿腐相矣

正內理真也



天下有道易也已哉畢  
聖人通濟天下可以以無用易而後已為大易無道為有有有天  
以賴天子也必有道而不真然則夫子何時已乎且斯人與吾  
呼天下而吾則以道存於天地之間其獨有之則二帝三王之說  
任體一身不敢讓也其與人共有之則平康正正之休公于天下  
不被私也今日獨野行誰易志將立有斯道而與天下終無以相成  
天生君子正行時勢起見之中任得其力故勞人任仕有必難惜  
若君子作始見其易易之權於乎自今正始視而無術之日星  
能心致天心人意有無可如何者君子於此獨信其有乃湯之事

天地間人主能為天地間事任天下而遇諸道則易俗移風必真  
獨見其無與者主是故治則見而亂則懼士人出處之正用之行  
今之歲兵亦自信之心而禁與易之思人非出處行藏之可拘  
丘直與斯人相與于無害也  
道者易世之規履有以資後者中推原天命上建祖考其義心  
倘未幾年  
俱本洛道德之言固知心氣萬善者其聲滋好  
鍾情之語易說最足自  
聖人動天下之心即天心也丘立不用全行藏之外不在特楊  
在一身於庭亦不在彼得成而不就其體察當時風弊一必經不  
見得此理不能存得此心遂成一律漢論此為後世二民心居  
甜聖人以至正所以破沮溺危懼之義後惟孔明不逆諸葛亮  
飽而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公蓋死焉之得清溪洞心傷  
子所以稱有儒者氣象也情性也德也如在

天下有



聖道行時也。亦人所易見。夫在人爲仲尼。在天則日月不  
 見。而不見日月。豈天下之人。至不智也。他人之賢者。特賢於他  
 耳。然已秀出於人矣。錮遲而求之。仲伯賢人。而上者乎。夫不此  
 是毀。而仲尼之足歎。大夫之知仲尼。固未嘗望而見也。賢者其  
 有毀。而仲尼而不毀。仲尼之爲仲尼。人可一遭而見也。夫仲尼也。  
 聖賢者之可擬似乎。將欲擬似仲尼也。又豈立後之可擬似乎。  
 而擬似可。李斯趙主乎。而爲賢。又趙主聖而爲聖。若夫仲尼。  
 最難化。非不降。而後始降。降者。爲亦無幾何。而後所貴。於  
 聖道也。  
 若夫仲尼之爲聖。不佞於人。故使也。聖德之微。固不可測。  
 於人而顯而爲聖。又出於聖之顯而爲聖。至若我仲尼。即其地。  
 聖而固矣。故知仲尼之聖者。升於亦無數。而耳。非所期。於大  
 夫仲尼之地。位雖天下之惡人。亦立顯也。今天爲高。而打下者。豈不  
 至矣。日月。諸州。爲高。打上者也。賢人。衆人之上也。聖人。賢人之  
 上。仲尼。仲尼者。聖日月也。矣。大衆者。有時不見日月也。而  
 上矣。打四方。寒者。亦不昧也。今天爲形。打地者。越長焉。可矣。月  
 月。應於天者也。賢人。地也。聖人。天也。嚮往仲尼者。嚮往日月是  
 矣。賢者。終身不見日月也。上天無。下土替。亦不昧也。

仲尼對此人之賢者說日月對正陵說也字各依出下句不了一  
詞仲尼當一讀也字大勢未止亦宜待不宜切月說萬不說  
然萬字人在無澤而論勾以明人着不澤一法仲尼月也五  
兩兩中間添不得一如字置月於仲尼之前不得補仲尼後  
月之下不澤說之至難下字也以文中比以司單折仲尼處  
月月後則實接日月不黏仲尼月月時貼萬字現及在斷處  
轉字之動

物格而后知至。已卯格至之百竹簪。錢。福。山。下。  
蓋古知所由至。士人所以能格物也。夫惟格物則格致矣。知不月。  
窮至乎。致知者。蓋當知所先矣。且夫知在吾心者也。物在天下者也。  
格致知之。道非格物無由者。望舍內而求諸外。猶古人曰。天下未嘗  
有物。吾心已有其理。此主人同具之知。無待於致者也。吾心誠有其  
理。惟而盡知天下之物。乃能實有吾知。此夫人明上德格天下者。  
也。必有以致之。而后至者也。誠知格物之當先。而早從事焉。格  
致下之物。得其理矣。猶得無精。亦既無義。微之不極。見其大矣。樂  
其神。亦既無義。盡之矣。遺物之理。終亦無餘者矣。夫物之格。格  
致。子。格。人。志。  
無方而理則有定。孰是焉。孰非焉。不亦物格而始知之也。然則  
物格則長矣。洞達其理而足矣。是之理。無非極其理。而非。至非  
非。無是。理之在我者。不使有餘。理之在心者。亦必無餘。知相同之  
理。然矣。理之當格者。有定。而用人不一。或格呼是而格彼求。或格  
皆非而格令是。雖格物時未盡知之也。夫惟格物。則左右處宜格。使  
非者。不惑於此。之是。格令是者。不惑於昔之非。物之待格也。以義  
理知之。自至也。理即為我。漸進之致。然矣。是故。人推不誠。聖賢而  
惡。格致何也。善惡可不茫然不辨也。即使排焉。而格善惡可不之無  
當之方。有不察等。格無辨耳。物格則無以惑矣。出王亦時。無往而不

與天理為親。何其不念。非然。則決而可。格也。物未格。以前當無此  
人。雖不欲人安。而覆敗相。舉何也。治亂。行隆。情然。不察也。即或察  
而治。亂。行隆。之故。整之。稍有。不。獨之。未。察。耳。物格。則。無。此。志  
眠。民。御。物。無。往。而。不。以。至。道。相。處。何。其。治。成。相。然。有。主。而。不。亂。也。物  
未。格。以前。當。無。此。也。天下之事。苟其不真。知之。則。已。真。知。之。則。其  
時。不。知。者。亦。可。解。而。長。矣。吾。心。之。知。苟。其。不。至。則。已。知。之。既。至。則  
繼。乎。知。而。盡。其。知。之。上。實。者。亦。可。次第。而。觀。矣。由。格。物。而。格。格。由。格  
格。而。知。至。而。意。誠。心。至。以。至。修。身。治。平。皆。格。物。致。知。者。之。能。事。也。  
欲。明。上。德。格。天下。者。所。必。先。也。  
理。精。而。法。密。格。致。牛。一。一。  
物。皆。有。是。善。物。格。則。知。而。止。矣。知。者。善。財。知。至。矣。格。致。而  
此。一。箇。而。后。與。下。六。箇。而。后。較。較。後。而。比。明。新。理。已。得。知。其。之  
義。但。看。未。似。只。是。得。箇。門。戶。來。子。而。智。未。盡。較。致。于。透。裏。而。出。  
整。端。味。尚。多。未。出。耳。誠。已。非。門。外。漢。可。曉。矣。

錢  
禧

大興

知天不能任理爲邦今帝以理之其時宜分職而未及擇先求擇  
 行聖降之姓帝首虛物而聖帝是以不執自聖德之至高者獨高則  
 豈不見其高而克明其高之至焉者爲躬行高帝所以君曰每天不  
 能自卜帝位命帝卜之其時詢事考言猶無所達先求主行天命  
 之初帝首厚聖而聖帝是以尤不敢自聖德之至大者獨大則並不  
 以爲大而克明其大之至焉者爲大柱大帝所以開百王齊云上帝  
 可弗數由帝而知教時云下民可弗勸由帝而知勸上帝與下民相  
 見之容非帝明之惟其明之帝之克明峻德道統也印治統也事  
 愛一代之人不足以異子病一代之人帝愛爲之人必以其人教萬

100



湯之盤銘

三節 中 王之大德

錢 禧

傳稱新民引商周之言新者為大商周言皆不一其詞而皆可證新  
 民之義故傳者引之其意皆曰為之明德既集天下不見聖人之治  
 皆樂之特民之不新極矣湯起而新之湯之新民可論世而知也其  
 言新則見於盤銘焉其辭曰苟日新日新又日新月新同一民也樂不  
 能新即不新矣湯能新即新矣經湯而起者可以與矣湯之明德既  
 遠天下不被聖人之化皆計之時民之不新極矣武王起而新之武  
 王之新民可論世而知也其言新則見於康誥焉其辭曰作新民同  
 一民也計不能新即不新矣武王能新即新矣經武王而起者可以  
 與矣周家世有明德不自武王時也商未興天下也日月未清天下  
 之先民之不新極矣文王起而新之文王之新民可論世而知也  
 其言新則見於大雅之詩焉其辭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同一民也  
 商不能新天子以此大天心矣文王能新諸侯以此隆天春矣德大  
 王而起者可以與矣  
 此是引盤銘若提挈若立議論便後下文矣故即應天康誥三節  
 其義至終有不恍于志者頃時而知文章之體合之者自有快然  
 文章為老古潔而按之無冗索之無味一無以服天下才學  
 之心而待外林中使千載不教人也以純修文古上近作幾篇

士士作文殊舉而心疑打時謹不令天下未有真能為書中  
 父者也能若是了不朽矣其必見  
 疾讀一過真有解衣盤礴旁若無人之樂但足讀考見大意提挈  
 直追其西見小縱則道矣迅風揚帆難遏一為中洲固不淨泊之  
 自新士民各節瞻堂軍竟少一費淺亦足當得宜書之一病不  
 可被此臨近

湯之盤



大畏民志

二句 子 中 微 華

錢 瑣

微聖人之畏民而得知本之說。蓋聖人本有畏民之事。而民志自大畏者。服之於其本也。聖學固美不誠。止大學之道。未有無本而能得者也。古之帝王見諸行事者。考之待賓之久而可敬。天子不降位則就平日所言。推其論說之密。以立教。則使無訟之言。思之使無情之不得。盡辭固也。此直無所畏之。而然乎無所畏之。何以若此。其不敢也。此豈有所畏之。而然乎有所畏之。何以若此。不意也。美大畏民志。為耳。身為風俗之原。正已。下兵民。則作教。慎民之。健訟者。忘悔亦自此生。矣。蓋畏之。敬而。勢大。人之。理。民之。所。不。可。不。畏。民。之。志。也。若心為敬。化之。王。德。思。寡。通。與。民。道。指。隆。古。而。民。之。無。學。者。後。居。而。自。此。深。矣。虞。尚。之。皆。而。遜。子。之。理。民。之。所。共。也。天子身不。必。有。新。教。之。事。而。德。明。惟。明。自。然。無。言。應。事。之。化。則。其。務。本。之。學。教。之。時。矣。天子生。亦。未。操。新。民。之。權。而。德。威。惟。畏。直。極。刑。則。無。利。之。威。則。其。端。本。之。治。亦。微。之。矣。矣。此。謂。本。也。為。學。者。而。知。此。則。新。民。本。于。明。德。躬。行。仁。義。而。無。求。群。天。下。之。心。而。謂。修。德。之。說。其。流。自。上。者。此。也。治。治。者。而。知。此。則。明。德。必。惟。為。新。民。風。移。俗。易。而。不。外。一。之。治。所。謂。王。人。之。化。必。自。近。始。者。此。也。美。大。畏。民。志。者。聖。人。之。一。事。而。即。可。以。見。其。金。神。使。民。解。者。亦。聖。人。之。宜。有。而。即。可。以。清。其。心。

錢

夫子所以總統於帝王者。行是而可推矣。入大學者。可不知本畏民。

處上移動不滯。似有少少閒靜。而實無一閑字。始雖千金者之旨。全節之旨。無一處不到。無一意不出。其此是眼前之理。指出便為純奇。使以似怪為奇者。戲論耳。所題近亦無知其詳者。此大即可悟一語。勿輕看。應。深意。深。從。從。本。出。之。而。靜。秀。之。色。清。虛。不。宜。之。味。全。人。可。安。可。思。若。其。章。法。類。推。學。者。當。此。則。作。文。不。患。荒。矣。章。方。書。相。題。取。焉。運。通。子。高。美。乎。其。神。奇。登。峰。造。極。之。文。陳。道。通。

錢 瑣

大 畏

民 志

此字精。天子之言。本者。大畏民志。所以然。即明。然。而。可。悟。公。時。打。明。德。此。謂。如。沐。也。大。畏。民。志。惟。是。然。民。在。德。公。上。說。此。一。事。之。本。也。到。此。指。和。不。句。則。已。照。照。見。事。起。一。本。可。見。乃。為。事。之。本。也。借。上。句。出。下。句。即。不。是。下。句。在。上。句。之。外。真。解。明。通。兩。字。下。自。就。神。通。自。在。者。其。出。題。兩。字。皆。指。結。語。神。技。

大 畏 民

[illegible]

以其人者爲  
歲俱作三層說史部。孝經大特亦傳信是頭聯士  
趙曉三說大皆有也又如釋世切劉向亦  
只據立教之理不將上二分配可人身孝字雖本身較說下  
只說得其初相遇不分其教相致所以兩字更不須挑剔而說  
裏高初極似劉子說



上恤孤而二幼也

即民之不德也。所以處民者。可全也。蓋君子行民。不惟不以  
之。實有以處之也。觀此孤所感。同於奔弟而祭。雖之道。不由新格  
止。王道本於人情。立法始乎責近。今舉國之民。歡然有父兄之  
國有感而興矣。且舉國之民。歡然有父兄之。事又豈不由行上  
之。勿曰是與奔弟者。無不致。長厚而母愛其相倍也。小民  
堂。偏或能為。打。開。之。內。而。不。能。推。恩。打。井。開。之。餘。各有子。各  
子。之。門。也。獨。不。解。群。夫。之。生。就。無。怪。止。至。謂。他。人。父。而。亦。美。我  
者。乎。持。上。之。重。傷。老。之。心。而。下。之。深。貼。風。俗。之。病。俗。親。焉。焉。

則已科民之必。然也。即不事。亦如也。人無以作人心之用。  
格其所。應。豈。民。之。理。哉。君子知上恤孤。而民即不待行。故  
新。如。也。是以。聖。王。之。道。從。此。有。焉。始。為。之。躬。行。處。事。而。無。不  
既。興。起。矣。人。為。之。比。量。繁。盛。檢。轉。而。經。營。之。如。引。羊。當。老。在。我。有。可  
備。之。與。耳。民。則。奔。走。勤。勞。厥。父。母。或。未。能。孝。養。其。親。諸。父。諸。舅。  
是。顧。我。何。道。以。全。其。孝。思。即。打。其。與。孝。者。而。可。見。也。如。尊。盡。教。化。  
或有。便。為。之。尊。耳。民。則。耕。耨。雖。若。天。頭。且。未。其。禮。樂。矣。其。教。育。  
即。長。之。是。宗。我。何。道。以。廣。其。弟。心。即。打。其。與。弟。者。而。可。見。也。至。格。之  
格。其。哀。憐。憐。亦。在。我。有。易。教。化。思。民。則。政。賦。煩。重。雖。費。子。亦。未。

權。健。矣。其。假。設。注。既。歎。之。是。臨。歎。何。道。以。成。其。意。意。即。格。其。教  
而。可。見。也。蓋。厚。命。高。用。薄。命。亦。其。其。故。上。有。焉。而。下。即。不。應。  
教化。之。大。端。非。一。二。事。所。可。盡。也。當。打。一。周。之。勢。亦。可。勝。天下。之。  
名。惟。已。及。格。盛。王。定。有。其。事。故。下。有。感。而。上。愈。不。能。無。為。者。故。制。之  
全。局。非。可。況。上。焉。而。則。也。苟。非。一。夫。之。無。不。獲。安。降。三。代。之。長。有。道  
子。則。繁。經。之。道。焉。將。詳。舉。之。以。觀。君子。之。行。也。  
十。文。老。子。人。復。境。勢。時。勢。之。安。經。商。獨。茂。者。也。在。行  
於。外。正。落。不。歸。格。上。文。即。不。獲。上。文。下。切。平。行。不。能。斷。上。可  
不。幹。提。三。句。中。則。是。以。還。願。必。必。轉。轉。轉。轉。上。文。實。無。不  
折。此。上。一。年。並。下。而。皆。亦。無。不。然。不。文。無。其。詳。大。意。

止收

錢塘

非特之水火母者而以能禦怨者當之焉夫君子一人耳民中必  
父子非同與好惡苟免致此乎傳引清明禦怨之故也曰平天下  
不以民視民斯得而愛其民矣上得而愛其民斯民亦得而愛其  
民故禦怨之道者乎不能泮惡之也苟泮惡之上民初未嘗有  
怨之勢也人志乎不能泮行之也苟行之上與民且未見有異  
之迹也詩不云乎靡召君子民之父母是合天下為一家而無  
二種其廣大乎有以者君子何以得此哉民也乎民有奸  
民自忠道之未遠也其父母亦代為顧望而深祈之至於君子  
則若老若

堯命禹而禹在上者也今此民有奸行而求道而君子定為民  
之所好也夫民之難道其所好於父母而能之遠之君子之  
有應也民自思之未及也其父母亦身易其切而求釋之至於  
子疑若到焉而猶二用聞者也今此民有惡惡求道而君子  
為民之所惡也夫民之難去其惡於父母而能之遠之君子  
也豈惟此之故而以君子也民也分別殊矣用其性情之相類也  
即通之以毛裏之誼惟此之故而以君子自君子也父母自父母  
者亦胡矣用其故事之得宜也而即合之以尊親之體天地萬物  
則利天下而不言天者斯為父母以其公天下而無私而

人固有見於此矣蓋其將天子明仁一天下之道康侯格於治國之  
聖人之說也

清室百語言語如流說書第一作文第一 孫若士

高潔謹肅無句中不寬然有穆古士近體坐有尺樓上矣。其次尾  
郭文榮生時篇絕似其風流。徐名之。

偏閨丁丑吐逆甚義乃知此文不可反然吉士苟伏講堂中冠履

解士云此好惡是概言理學間人在下且慢說破文之漸次相及

大學

乃有味也。此又典之而今存。慨如桂  
澹定之。中自具銀鈎鐵畫。正字刻琢者。表神守。紛渾者。露纖形。乃  
將皆施於威流也。

[illegible]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names and titles, including "The Hon. Mr. Justice" and "The Hon. Mr. Justice".

錢  
禧

錢士樹

大、

樂健味堅

子傳志

100

學士

三

100

香不盡

不形之下

性世精

細火能煎

三  
與  
六



新心集





錢  
種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靖空」二字如作「等」字具有光緒大篆之氣。陽雖十  
乙與中文字之變態極華而為嚴其然也。魏氏歸于古而始以端  
厚博大之字易之故又選會然丁璽夫璽必有極厚入體磨者起  
漢子子集

而傷重矣。士子諸篇所撰，絕無時文要素，可久之業者也。其次見  
服法刻主，轉換龐然，以經史之厚，運心乎之靈，崇積間有此先民  
遺則，更不易持。真字體壯，神氣下白，不類先刻言下。

南方

我  
喜

力持其素可以持立於盛朝矣夫士各有所守而得者往往失之者  
于盛朝初也其守者也先於有道而先毀乎且夫與人持己之  
而不失其正大之情則其効之君父者常皆有足賴然學則中  
人固當循節以自考也君子之和而不流中立不倚如此其自當持  
然多以處人明而有社稷之功則權於此乎隆功名於此乎抑者  
咸亦於此乎重也豈其與定端而能勝任愉快乎以苟國命而違當  
無事之會則要安必不可慎除而必不可忘老成之不可犯也豈其  
無和而能獨立不懼乎和而不可忘老成之不可犯也豈其

之木有不老者為國用人則近類義而借之以休類義理則  
斤聚較而進之以大道類義理則不滯類義理則不滯  
而海也必如海學也深而不不自味其心以味蘊藉也  
其類也如海學也深而不不自味其心以味蘊藉也  
特類之類而美不忘類也來同心以同分角之類而治心思類  
知類也如海學也深而不不自味其心以味蘊藉也  
類不故自負其學以有明主士士之和類也如海學也深而不  
如海也如海學也深而不不自味其心以味蘊藉也  
如海也如海學也深而不不自味其心以味蘊藉也

臣聞無道而先死不能封終身不與寒者相此所以為君子也

醫大之中復多噴刺之盛博夫則可以容納初流噴刺則可以擊  
發積二 春平藏  
理如小玉氣如海潮有德之言無所救避如此口不與室中有如

欽定四庫全書

尸生

65

許作川今不從寒字析爲畫角畫人畫之文刻相宗  
不與寒三字得望嚴鄭重不錯揚有這勳業真見義理之強本  
領不同故二比反形處而推望寒根由與望寒人情感寫出當年  
依附聲氣陽君子作用吉士痛心疾首美讀以而不恥其疎相見  
不知攝牙鵠不聞者也

明有道

素履實行 二節

錢 疏

君子惟自盡其道所以泰然行上下之間也。夫道者天下之公理也。苟不自盡則日求諸人而忘其在己者矣。惟君子不然且夫求諸人而省其于則君子進焉則求諸人而無立乎則君子求之止自盡也。是君子之素位而行者何也。君子以為百餘無不盡之身而明達不可以不平。匹夫有良知之性而躬行不可以不力。有一日必有一之學。積日而蹈之是乎其為學也矣。歷一過必有一過之理。隨過而安之。介乎其為理也矣。富貴其順者也。貧賤其逆者也。是扶志難則逆之甚者也可。不可相而養焉。民可釣可耕而樂先聖可匪我扶掖而不失其性情可事然顛沛而無傷乎。風雨亦得其君子也。逆亦得其君子也。逆之上焉亦得其君子也。既之乎學則矣往而弗自擇既全乎理又何往而弗自擇也哉。君子之不顧乎外者何也。君子以爲順逆既為遠來之遇而在我者必不失其恆情。有賤亦有遠處之遇而在人者必無與於我。遂當其上則以公是公非行。應酬之無僥倖焉。位既人則論而皆行。道矣。遂當其下則以實心實政。盡職分之榮。若欲善事當法財福而博行道矣。上則正其在上下而不求行下也。下則正其在下而不求行上也。上下之不求行人而又莫路也。天心無公矣。願外者日然其不公人心至矣。願外者日然其不平。君子

錢 疏

中 論

書 寫 者

錢 疏

其至公者之未可達信也。亦能信其至公。君子於其至平者之推心也。亦能信其至平。不來也。而何怨也。不求也。而人何尤也。民怨不尤所以為君子也。上無嫌矣。何往而不洁。上洁上洁。天人之際下然。無又何往而不洁。上洁上洁。天人之際。君子之為君子者如此。是故能居易侯命而異乎行險微者之小人也。中多見道之言。而對者數。深見老法。其教局甚。是開拓有彈法。庫有之。集。







錢  
穆

[illegible]

是故親親之  
義。所以為  
人君之所  
要而為之  
也。則人倫  
日用之節  
已斷。予其  
無有一失  
也。而身修  
而後成。能  
仁其身。君  
之事無不盡  
也。臣之

精營不移。以理學人本分也。若其筆墨蕭然。如在烟雲之上。則玄

士之令不遠矣

於中遠處忽近則其然則不可思議之妙

極極重通二字之廣以無窮通二字之高來讀此種文可

[illegible][illegible]

下。文。實。地。也。如。河。水。流。今。實。驗。又。不。肯。上。奪。可。知。空。街。

只是道不出原不是理於此如此。

10

終身

修身



有明誠謂之教而子故章

鏡 稿

中庸明人道之重而得之於教焉夫由明誠以誠之者之事也子  
思樂而得之於教其亦人以復性之學乎且自維豈降衷以後則人  
之事存乎矣天之命人也本無不誠之理即習之相遠也亦無不  
可誠之人仲尼所以有天道人言之論也自誠明謂之性天之道也  
惟聖者能之然世不皆聖人而人主可以作聖其道何難則又有自  
明誠者為臣必為子必孝蓋性而有之者也今也先知忠孝之理  
而後能盡忠孝之事見善必好見惡必惡又從而能然者也今也先  
別善惡之義而後能擇好惡之量以聖人為公可學而性聖人之理  
格之無有不到此理既微矣且知夫躬行實踐之功而致到明誠焉  
夫誠聖人之理在哉夫聖人誠無有加於此也然而格入之塗則  
發安而此題也以天道為公可至而格天道之原首之無有不慈大  
原既淨又日致夫克定光輝之效而蓋之蓋進焉夫誠天道之原在  
哉夫天道誠無有加於此也然而格入之塗則發安而此題也以天  
其難者而古之不可以方性之者之安而教人以由施之安者則不  
外於斯矣士之教人者不難人以誠不能而意開其蒙昧之志義  
也天下之事有不知而不為者未有如知之而不為者也教有非  
打教者其謂教也教其格諸而古之不可以格性之者教集而教

以由昔之樂者則無諸於斯矣士之教人者不責人之過詳而徐修  
其方開之整格何也天下之人亦有知之而不為者矣未亦真知之  
而不為者也教有引人行至誠者其謂此也夫天而不無人有性  
公不可無教學者有志於求誠先當加意於求明蓋以聖人之德不  
可教見而賢人之學則可自至也  
雪理清微今人心關日明其法且  
朴實如家常真理理則家作手也中庸曰明誠後復增之教不  
易之方未嘗予  
自明誠無一字倒置辭簡而義確 沈雲吉

射士士教 中庸  
上句指誠者言。射句指誠之者言。典章率天命習性修成習教不  
同欲是統抗道理。亦是抗而種人道理。而意却注在射明誠。又極  
體物明確。率從上句轉得。提出下次至合意。現現財水。不隔  
不隔。信手傾瀉。大海汪洋。故之不置。一勾。是何神道。

必有積祥 康居虎藏

典機之先見者惟至誠知其然也夫以積祥卜與心德相和也惟至誠之德未有不先致能前知其與乎且夫有必昌之理則有必昌之數既事而安之則天下之人必將事而示之者觀中之用也夫和而信也信而安之則必至誠也則家無積祥不與則則然知其和而積祥之而信其必有積祥之理此貴人之所能也若天下之大和而信者亦非易也若天下之大和而信者亦非易也若天下之大和而信者亦非易也

此六句在理上可謂可以前知也通如至誠之前知正以其通如故曰可以前知而不至誠前知者通如四字自分外文句上歸本與積祥之通德發必有二知真聖賢猶如入骨理與操劍劍光氣貫是為終古常新之作

此六句在理上可謂可以前知也通如至誠之前知正以其通如故曰可以前知而不至誠前知者通如四字自分外文句上歸本與積祥之通德發必有二知真聖賢猶如入骨理與操劍劍光氣貫是為終古常新之作

此六句在理上可謂可以前知也通如至誠之前知正以其通如故曰可以前知而不至誠前知者通如四字自分外文句上歸本與積祥之通德發必有二知真聖賢猶如入骨理與操劍劍光氣貫是為終古常新之作

此六句在理上可謂可以前知也通如至誠之前知正以其通如故曰可以前知而不至誠前知者通如四字自分外文句上歸本與積祥之通德發必有二知真聖賢猶如入骨理與操劍劍光氣貫是為終古常新之作

[illegible]







通人入以宜制故足以治天下也夫知天知人制作之本也鬼神施  
 聖帝能外焉且王者有收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凡其所為無不推原  
 於天道之用以而者存人情之所必順不如此作上立其懷之  
 已存而實鬼神者思之今夫制明通說矣何以常見明食忽有降  
 察明常通說野越有從情則居者曰無天報通靈明者曰與天相  
 通也君子奉若天說雖辟而修維主之職則乾言視聽之間均見其  
 天焉鬼神亦為天用者耳從奉王天下者右存曰天而百神河海之  
 靈司不攝柔枉我后鬼神亦承天之命以奉之斯亦理之本無可疑  
 也

者也乃其所以贊之者不可不致詳也鬼神之聰明實勝乎人王天  
 下者念不浮遠昭以玉帛萬國之盛惟天之子以天道成若則  
 今之以古也配之以禮樂有相輝蓋章者以年實歸有疑以天贊又  
 何疑乎由後聖者思之今夫前後勢殊無何以後之視前也人亦  
 能舉其故前之視後也士無以應其形則已往者不可即人相倍未  
 來者不能即人以相通也君子學修人聖人而蓋凡人之事則子  
 臣弟友之責宜明臨其人焉百世以後之聖人亦人之至若耳從來  
 王天下者宜皆聖人而後代神聖之典固不動思乎往古後聖亦  
 人之道以尊之斯亦事之本無可疑者也乃其所以贊之者不可不

致詳也後聖之述作實通乎前今日之王天下者亦不待提示以舞  
 名文物之述作知人之君子以人道成治則相此以利導縣之以  
 通有易地皆然者以身俟備有感以人衡又何難  
 大父之求實有存而不問謹修習讀而明之新靈出矣其亦屬  
 煩瑣而無難博取而能對以內有疑本也楊師時

夫源頭文字沈沈細  
 不足實鬼神無疑而知天侯後聖不惑而知人也知天而鬼神在  
 其中和人而百世聖人其力耳後聖昭矣信果非常

實信鬼

君子為恭 一切 恭字誤改  
 君子不急於天下之平而天下自平斯所以為中庸也夫君子自欲  
 其德平致之上至則為萬世之望為平天下而致其德哉然中庸天  
 下之恆理也天下之平必由斯也且天下之不平者何也上之人  
 無中庸之德以教其民民下之人入於中庸之學以應其君父而福  
 其子弟天下之不平由斯矣若如用之頃其先王者以天子之祖孫  
 父子而神聖者之臨臨其土若如用之為其臣民者以列辟庶成而  
 忠愛者之親其民此上有中庸之君下有中庸之臣若民可不謂  
 樂哉然君子之不可不以中庸自勉也君子不以中庸自勉是于即  
 亂古十過  
 欲中庸天下之人未可達也天子之于物不棄微也天下人之于  
 物視天子之于物者之視古也而不持于即微物也而不待物微  
 慎天子之恭也為天下之人不立古物而信之矣天下自此無不  
 謹古慎行者矣天子之喜怒不可執也天下人之喜怒視天子之  
 喜怒者之實信矣而無猜其信有必矣而無猜其必天子之恭也為  
 實天下之人并其喜怒而忘之矣天下自此無有私私怨者矣若  
 天下者莫先於教財未有不作恭者也以教之人不加以身教人  
 也恭則教人者也為恭為不必以教上也天下自此無沐浴於其教  
 焉好德乎也天下者不可無教則來有不容於恭者也以教

[illegible]

杜者以暇。長上。事之有。修。便民。樂。善。仁。政。之。善。周。其。民。也。人。事。弟。忠。民。所。自。有。也。修。行。敗。日。而。父。兄。上。即。得。杜。者。之。用。矣。且。王。者。之。用。民。非。用。其。力。也。用。其。心。也。心。有。所。然。則。施。而。之。善。也。雖。方。有。以。展。其。手。足。而。為。其。止。物。則。為。善。之。無。得。油。然。自。生。矣。有。如。刑。既。有。既。既。而。耕。博。之。既。且。易。知。是。已。新。時。之。杜。者。不。完。然。有。途。力。于。杜。以。令。于。人。之。長。即。以。市。師。之。以。育。其。民。之。資。裕。矣。杜。以。令。于。人。之。強。督。力。方。剛。此。既。定。其。厲。行。之。勢。既。矣。以。而。敗。日。而。終。其。善。弟。忠。信。焉。夫。時。不。可。不。暇。也。時。不。暇。則。才。墨。實。養。之。象。不。足。發。人。廉。和。之。心。不。可。使。有。

也。心。有。暇。則。遊。玩。之。為。大。有。托。其。精。華。之。氣。今。九。天。性。之。善。是。之。以。孝。忠。而。愈。明。用。有。之。志。信。和。之。以。敦。親。而。彌。厚。方。有。不。修。者。則。其。心。之。杜。其。自。時。年。力。自。日。力。也。言。觀。其。人。則。有。父。兄。

杜。者。所。以。杜。之。則。有。道。行。者。自。杜。以。父。兄。訓。其。子。弟。而。有。不。孝。

子。有。之。愛。生。日。而。肯。而。等。行。路。思。不。以。暇。之。雖。有。子。弟。不。

自。其。職。也。暇。日。之。子。弟。則。無。是。也。以。長。上。替。其。子。民。而。有。不。

乎。有。之。暇。其。未。決。而。勢。分。安。行。草。莽。位。不。足。以。利。之。雖。有。子。民。不。

家。助。其。職。也。暇。日。之。子。民。則。無。是。也。始。焉。乎。之。寬。厚。教。力。而。有。

善。用。民。之。力。馬。路。登。於。古。虞。遠。杜。者。有。以。善。用。民。之。心。用。民。之。

且。可。以。用。民。之。力。與。泰。楚。雖。大。豈。能。敵。孝。弟。忠。信。之。民。乎。

地。高。絕。大。之。輪。行。杜。從。容。街。路。之。中。其。父。兄。如。萬。斛。源。泉。隨。地。湧。

出。時。文。之。蘇。長。公。也。惟。中。月。

步。上。微。注。未。句。而。每。段。中。必。有。雄。駿。之。論。英。越。之。思。以。為。連。綿。迴。

激。不。使。退。流。直。瀉。此。又。隨。地。湧。泉。之。奇。觀。也。

杜。者。以。

[illegible]

安天下也。夫是一項都諸墨都釋交辭混入者不惟無以處或武且以伐客爲交辭亦大非好相識知得字士作方一款後魏王引得一珠投下只要遺出天下所以見大王之愛如此其大而能安民耶下節引書亦有天下字可即叙置亦無如此文之書也

能升

陸步不札其打法也美達治行是矣也子書

他人貪費上句自是時所以時時相連句分然方今古猶未比則安天下更難

方義正

昔時講交辭原不是好點直力不能昇死而又畏人驚餘故爲此

實言一稿

上正

商堂權衡 孟子以禦天畏天答己故以安天下之說不從解國爾我起見故宣王夫其言而以好勇爲辭則已竟忘其食理攻取之故孟子又借人重曲引歸行本意即安天下之民則仍是禦天若保天下之說宣王之好勇與問交辭始終原只一意正于安安天下之民與保天下亦始終原只一體故仍追據交辭者固非謂別是一項事者亦非也看後二比映已涵其義自見每叙時說起來安天下格律嚴整而氣骨雄偉通篇尤得古大家真

玉清

召太師曰 君也 內于故車

錢 舊

戎齊樂而釋其詩亦一時之盛也蓋樂以相悅為不詩以言君義  
君臣相與不亦盛乎而臣心則若矣止君臣相悅天下之至難也而  
其相與之深則天下之至樂也若景公之好晏子無矣無茲補不  
足臣之而君已見諸事而彼諸民矣打使召太師而謂之曰上有  
從陳之君而下有昌言之臣則君有以悅乎臣幸矣我輩人之樂有  
晏子也下有法我之臣而上有從事之君則臣有以悅乎君庶幾  
晏子之不稱矣我輩人也為我作君臣相悅之樂焉景公之命太師者  
如此是亦有智樂得打陳敬仰之傳而樂有徵招角招則而事為民  
之別補助之言見諸事者也補助之事被諸民者也太師所作之樂  
斯二者是也其詩有曰言君卿允賁臣子之歡情而原天言者之有  
不濟已明言曰之無德而德夫後者之當盡其言詩之辭古訓也其  
義則古義也自我言之蓋獨何尤而已我言君者好君也不為隨而  
為隨者之德打健何如規者之德打愛我夫娛心意玩耳目者  
世主之所為也以古先哲王奉其君斯其愛君之至者矣不為順而  
為逆順者之巧而詐何如逆者之朴而忠哉夫導遠過周恩寵  
於人之所為也以古昔大臣事其君斯其忠君之極者矣王馬  
斷不能為晏子乎故我輩之樂我輩之愛也徵招角招可謂

以老華運行獲應澤然天遠 亦作  
引景委事勸其同民是一意望其幼練又是一意變開出之故錢  
顧鼎士

衆中即嘗云少陵真法魏晉者坡公真法班馬者予謂古士真  
歌者不然漢唐之役何自而來也 晉唐開  
此已不是晏子焉若是五千言若矣華士能傳其神玩暢中曲  
雖圖老法還情無所不有

或曰世守也世守二字已故耳  
 守可以永世傳世澤者可念也夫不曰土地而曰世守昭之以祖  
 之重而稱焉則或之言正論也止惟聖達權後世據其行事而用之  
 得大稱宜之如太王太師從者如絳侯能守而後能去錄其世  
 而後能大其世非大聖人作用不能然而事之出於祖起者蓋世  
 其奉揚之奇而君子終弗越之為定論凡事之佳見於上世者前聖  
 亦不枉閭人效法之微而後聖浮遠奉為成規則吾所首為感策  
 而於不能保中為無己之一位曰守或亦有言之者言守而先之以  
 世重以余祖之德輝則山川土田皆先人鄉風沐雨佐天子成初而

獲與分封之典有也不可不深念也世守而於人德以興  
 之情理則乃祖乃父其基業有隆有薄傷之我後人而皆極其珍  
 之思者此其為明達者大非無據也封建之典天地俱來任標之  
 世立以息命勢不能解去故自夏商以來中國同索之地或以為  
 或以為美其等又不清不封建而受命更始之際時有所擇除而  
 斷其社稷世以相承母戚家也則守之厚明或履也則守之明  
 非上焉皆供之實也自殷亡之即周祖之興動佳也封建之新

繼隆起與通之時皆以成事勢不能不馴故自征伐以來國家  
 之變大者為公小者為男其勢人不聘不封建而開國承家也

雖有明氣盛而廷不武其真營世以相及有常盛也則以能保為  
 有中時也則以能制為守非止為通傳之旨也自或言之即子孫  
 深愛臣責也引符賜姓與天下各享其土平明曰天子賞不辭則不  
 深其藏事以先禍逆亦世世無有震驚矣然而賢才之用舉於其  
 卿使之速相為爵食象之已封其地使之等相為報一事有一事  
 之與蓋守之道非可一端盡也即有宏勢焉而修於乃職亦非  
 之自取也己說國休兵使天下各安其寧字及邦家若機相賊  
 相擊修其內治以通聘問亦世世不生嫌隙矣然而國地之生美  
 為實賦其入無憐同民之性習以為政教其令不苛一國有一國之

風俗丁之法未易悉數終也既有德焉而見事豫防當亦無窮且  
 之失策也一條則存心之大當矣而於無言國事在履典之關頭  
 大告之先祖太王所權宜之說也或曰世守根本之深誠也若夫  
 有去國之才焉而後可言守有可以大其世之功德而後可以毋失  
 其世或未必知之而亦非文公履德之所能及也

列帝王之德如繁諸者曰有功臣焉有利焉焉有特狀焉試求之  
 古士蓋焉何弗弗像姚文

地作予以故免勿去非身如何接下人以心為機據見才家  
 以為小心密勿李仲本

于世守中惟出對建康委規畫峻大義臨憐作其中不無美談錄  
世循術之言然而免羅網矣選錄健忘故凡弟之長其無涉之  
矣

或曰世三

我知言哉

二句甲辰年聖之大事聖

錢

大賢固門人之問而自言其不勤心之由而大心之勤疑懼使之  
知言則不惑矣氣則不懼王所以當大任而不勤心也然想其公  
孫世忠子夜之問者若曰夫人之心志於先有所疑則有所  
初微之功無從而繼矣夫人之心又志於先有所恃則有所  
外之理無從而全矣我非無志於天下者也然不敢不反求之身  
非自謂其身者也然不敢不求之心也我知言言之在人若無  
於此也然而厚言薄躬不及為天下之憂而我心亦為天下之  
天下之憂我知之言有以疑我心之疑也然後可以定天下之疑也  
此非分明義理釋義則陰謀之氣少矣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焉  
在我固無日不在我也然而盛大德行充滿於吾身之却而我心  
然則即不必充滿於吾身之內我善養之先有以去我心之懼  
然後有以顯天下之體也人有貴為王公而無一言之幾乎道岸  
子雖而新而無足存者無他理義之不制而涵養之無素也人  
既同也夫而百家諸子之說不能令統無是而涵養之上下可  
後而自涉者無它理義之素明而涵養之素深也我亦求之於言  
之於氣以自治其心而已矣  
不勤心由前知言善養氣善養心知言對文畢讀。聖賢



句有根本節日齊請不得

句：說不動心初領句：與告子反對。告子謂性善惡深廣。劉

歸到之性長字句之多。各逐題之自然而神理生動。勢氣成

果也。告

朱子：知言後見得是非邪正義理昭然。此浩然之氣自生。此

度人恭己勿不以不知者便以為行賢。吾惡乎長：字是公孫

孫在子思不必自孟子口中出。集注不詳言之以其長而但

詳言之以其然自有斟酌。蓋孟子不自參其所長也。父家每謂

之好長如此。陳氏語氣低弱。

知言：一節

知言：養氣孟子學孔子處全在此。若再告子誠意致知後

復有兩過乎長句。往時頗以為孟公教我從而刪之。自註

養氣本知知言即大學知止而定靜安慮得自引集大成之力固

巧然也。孟子訓述曾子以學孔子精義在此。大端甚短。青趣甚

長。

知言

中心悅而 不服於外 句門 錢 捷

心腹不以言言。其思之所至焉。蓋服以中心其思愈聚。聚

取喻於孔子而復原其常格持也。言謂天下可格者力也。惟心不

格可格者力也。惟心不可格心者藏于中者也。藏之於中而格之

思誠矣。論此以伯之假要民心之誠。庸有其成。中心悅而誠

惟以德服人者為小。然欲求乎彼而欲自悅乎我。斯無不服矣。彼

悅乎我。固有以服。我斯無不誠矣。如七十之服孔子也。湯之

居。猶有七十里之步。天之歸附。猶有百里之格。若孔子則何有

七十者出入心相從。是難必相格也。蓋重數樂奪其父无背

之愛而恭三歲。既而昭明忘其故弊。兵革之情而服之。几杖中

悅而誠服其始如是耶。雖七十子也。已實乎四方之士矣。皆有之

自百戰來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孔子無尺寸之上。而武王躬起。雖

之宏圖。王畿者天下人心之本也。其起人思慮者。寧有童子孔子

未解之然。而武王親觀。辟服之盛。化季駿者。天下人才之本也。其

人思慕者。安有窮乎。是見可格者力不可格者心也。如七十子之

孔子心則何可格也。可格者力不可格者心也。東而南北之無不

心則何可格也。備者有意服人而心卒不應。王者無意人服而服

不誠。同一仁也。以力假者如欲以德行者。知以德力之聞人主可

私正以後。未見有此事。華陽。非。牛。  
為古之。難於動。此。蓋。洋。史。記。之。神。者。劉。白。宗。  
節。次。相。生。即。終。為。漢。已。去。仍。留。整。迴。起。伏。池。井。繁。野。時。有。自。然。萬。  
古。之。氣。

中心悅

多助之至。二句。而于本章。  
整人和於天下。人之所以貴乎道也。蓋多助之至。則不來順而自  
不順矣。和以天下。其氣象何如。且今之諸侯王。而無意於天下也。  
亦已矣。如未能無意於天下也。則要若以得人為本。而得人又必以  
清道為本道也。者。親戚失之。不能使人親。而疎遠之。不能使人  
者。也。清道者。多助。固已。未至於多助。其氣象未也。既至於多助。則  
動則替之。下動。將至於無所不感。士合以未。失道者。以是日亡。而  
道者。即以是日興。蓋道之所存。雖天時亦弗違也。天且助之。斯亦  
助之至也矣。失道者。享有天下。而索為匹夫不可得。以道者。身處  
順而唯起為天下王。蓋道之所存。雖地則且失險也。此助之至  
多助之至也。矣。多助之至。則人何人不順也。我以言乎天下。亦無不  
順之。政教未施。君子不有其地。雖多助之至。乎能必其盡天下之  
而。一。董之以政教也。然君子無意於政教之。而天下之。向往  
打主誠而不可解。眾心有屬。則天下之心。自不能舍而地之。因不  
之理。誠矣。禮義未法。王者不臣其人。雖多助之至。乎能必其盡天  
之人。而一。上。化之以禮義也。然君子無心於禮義之。而德地之  
顯。顯見。吾君而惟思德。羣情有主。則天下之情。自不能別有所助。

必然之致而由是言之人心不樂為親戚用者非有他也  
 也所以不和者夫道也人心樂為親戚用者亦非有他也  
 所以和者澤道也人主即要何道德不謀乎術無意天下  
 苦心位置乃得自然此禮為古士所獨未盡于  
 題上下文語氣甚惡不可逼解此文為意在此然說無疵前將不  
 知矣楊子章  
 息焉之說即正以還留激其勢順指焉則鼓鼓矣一疏下則促  
 矣此精於形意氣者也

多助之

難世長民其如德  
 德之善也豈非爵賞可並矣夫斯世斯民之任亦爵賞者實也然  
 德不足以勝之德之善於天下者又如此且天下之風俗始於朝廷  
 朝廷紀綱法度而自出也整人以爵即自論其人之稱至而紀綱法  
 度非其人不能謀故爵賞無與焉朝廷之風化及於所當爵賞者  
 族綱成而爵賞也序人以爵即自論其人之賢否而族綱成以其  
 人為之先則爵賞無與焉若夫天下之重大蒼生之艱難得其人  
 則安不得其人則危爵也為也而如其人序而統命焉或非其人  
 還而徐矣聖人受命而興則開創之世也父子相繼而治則守成  
 世也千戈以靖禍亂繼以刑太平有其世必有其德下者求諸  
 上之中則待養之民也予諸教食之樂則待教之民也亦可以  
 至學教以正厥行有其民必有其長之者天使為後不戒其賢可  
 然斯世也難解其朝夕左右之心以故沃乃辟而使其世為腐敗  
 世於斯民也難善思胸有鼓舞之法以登進上理而使其民為和  
 之民則於天下之達尊三國已集之不能棄者則輔世長民在矣  
 德必有德者之端其本也身心知意之間一有未慎縱若有祖家  
 道乎日集旁之懼焉有德者則自致其身也為斯世斯民是不不  
 德者則有德者之健其用也必下國家之建一有未同德者不

事臨於一大不獲之德焉有德者非意欲自見其用也為新世新  
則不威不大其用也以其德之聲譽為天地開清明之氣以其德  
仁德為宗社建靈長之基世而無有德者有若無靈何以佐地理  
以其德心之至廣為民持分者天以其德念之無窮為民立法行  
民而無有德者子孫何以勿替引攷情世變民之無出於有德  
者與與而無德也可以作明矣哉若為或為則思重於則會  
可處而為之重輕也  
萬法脫落多座子法第一打情知無一不神可與特美之現理  
變化行魔障也本實為神文者也漸神境

新世表

陳陳問曰 一全 或成或敗  
則論辭次持大皆去邪之害為人主王反手而後以賢取焉禮云  
所以去也安得與宋薛的受哉且國之處君子也既當義主心之  
人當察君子之志中心好之有欲食之所謂主心之德也魯為  
有德則就所謂君子之志也則不能行其志特其執焉亦足以得  
於君子矣國可以行其志而後以親國之常臨康名世處君子抑  
薄也孟子在薛與在宋薛不同而薛王之親孟子也則與宋薛  
君竟無以異孟子或受或不受其故自明而陳陳且故：打執是  
非也幾千里見王方欲用王以安齊安齊以安天下何事至重哉  
而排伯於家有遠行之便衛而打薛有開藏之弊守以黃金之說達  
之也而孟子不言也姑就其言告之曰皆是也士君子於交際之  
界有其道而已矣其說也齊君子目之為禮其德也無處君子  
辭之為賢以禮來則受之以貨則不受知是而已矣故曰皆是也  
此就其言告之者也若夫孟子之志則不爾也孟子處齊以志  
此岐而齊之處孟子者有若儀行之說孟子處王以志而  
王之處孟子者反無管晏之過宋七十鍾有解也則德服薛五十  
有解也則聞或齊王黃金一百亦有解也若曰國不能奉先王仁  
之訓寡人不能行先王之說生

此亦未必有其辭而竟有其意者也孟子安得不去或一絲絲之  
 作辭乎今日若與前日之黃金安有今日之遺行也七十之  
 已也何為者也若非前日之百鎰安有今日之聞戚也五十之  
 得也又何為者也十之謂行其說亦足以得富於君子者乎而  
 彼孫王之處孟子見金不見君子也  
 徐寧得其情也  
 斷易引焉略例精最平掉周家惟其所出入雖巧是不能制有蘇  
 榮泉不疑

孟子下

車水

世子疑焉 二句 下或事至之文焉 錢 楊  
 人贊成世子之疑因其復見而再決之為人開生善而能疑是  
 道之機也決之以道一世子當終其信矣世子信孟子也求之  
 孟子信世子也求之其意以為楚之徒世子枉敵邑而下明焉  
 子有所為而來也楚之徒世子枉敵邑而下明焉世子有所  
 所為而來也世子疑焉古聖人之學不明於天下矣迎而與之  
 言無論且疑且疑視之為不足信抑作而入其耳方得若此若有  
 之而不疑疑事也世子疑焉古聖人之學不明於天下矣迎而與之  
 之推而其信也未必終聞言而有疑者必當自返之身心之間而  
 觀言七 疑 上云  
 疑也深信信吾復與世子言道也人道一而已矣夫今謂性無所  
 而為者也性無不善聖人以至於聖人無以異也吾前言之所已  
 也率性斯道有所為而實無所為者也道無不一於人由之以至  
 聖人無以異也吾前言之所未及而外於前言之第忘知之不足  
 有見於性之善而不能盡其善之理則其無與於道也必矣論其  
 道也仁義無外求聖賢可學而足也若刀卑之無善焉論則出  
 世而入乎彼矣吾不能復為之說也求思行之不為其善之用  
 而不能克其善之意則其無得於道也必矣誠欲有得於道也自王  
 可以升焉日通可以修德也若切外此更有他術則難於善而難



是故賢

經 7-199

其倫以視其取母笏可知也民惟邦本故以民為子制之而治焉  
 坐享懷正之共非自本也徐杞出於斯斯聚於斯壯我義旅終不  
 藉打斯為民而賦有底慎其取焉者而猶且省級有耕行補助于  
 春秋以養民上然之力用一緩二富則於法外以勸子孫極下  
 之思家更有倫於制者哉徐君在位所以致殷富之象而其民亦相  
 與獻新解記志委其居上而惟恐後也非不徐焉何以有是也耶  
 而據之制據分田之法徐而厚年景陳之事與風俗令行刑經森嚴  
 古所稱至仁之治非耶以則民者之云彼以泰徐者之若以徐君窮  
 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矣故斷云年其出於此也

卷之二 二 五

往學美富不據不測不測九也九也九也  
 行徐委徐徒復百折而徐運端端無斷開斷皆其則  
 噓語焉類之中自能博茂寬舒之氣斯將獲人之力多也○據  
 徐二字不急入下二句意更甚

吳故徐某二

夏后氏五 一也 己未歲

魏 魏

勝取民指三代其有制一也人貢助徹之其若也而其宗則皆什  
 一三代之取民有制如此且民事之重也厥惟猶或王者建國維農  
 是德故恒虔之制先於恒心而其取之必有制者使君若其力君民  
 則泰然可以享其奉使民得以自食其報而後樂奉其君而惟恐  
 此先年之道三代行之如一曰者也願易姓受命之然報始者各  
 一重農之心厚養其國祚而法德愈重之曰錫治者必權一無毀  
 衛永著焉田功故有篇王之遺典意祖可照而制亦可更有一代  
 憲法前無可垂而後無可創乃吾且各致其名而思其定焉則後  
 數言二焉 二 五  
 十而貢非夏后氏也哉唐虞禹建官惟百夏之賂虞也其特  
 不農多校田五下夏之孫子不所而增城焉且其君健山山水嘉  
 小大川使中國可得而食匪易也故饒然而不受其貢也殷人問  
 金格事而到正夏官漸克而農漸少校而七十七十而助定惟  
 周之問之一夫百畝蓋位事惟能庶人在官官愈克而農愈少  
 以百畝也百畝而微定維周人是何殷之異於夏周之異於殷  
 然世異也所異者亦夏自以為貢焉耳高自以為助焉耳周自  
 微耳原其損益之源思王王若用空而整通其賦額之宜一焉  
 然舍而行一而外有得焉賦或改其名而思其實皆一也







異其故自有其人之性。彼自有其天之理。如之何而不自得之焉。人情既動而終思。德行亦有初而得終之也。又從而振德之焉。此言者既欲其寬以當之。又欲其敬以終之。敬之者。終也。詳其法以教之者。寬也。所以得其所教者。言大有益。治未有不教。民無得而獲也。舜之佐堯者。則然也。洪水方割。民無家。何以農。蒸民乃粒。民則農。何以食。其為人自舜承堯之命。以授司徒之官。而勢乃行其教。非徒又承堯之命。以著其立教之法。而人得以被其教。上古之聖人。其愛民之深也。上古聖人愛民之深。如此。萬世乃有民。焉。許行乃入而農之乎。舜大人而農之乎。謂為大人之事者乎。

山川草木之奇。有文質者也。雲霞風雨之奇。無文質者也。世亦奇。殆無文質。其大工。古人作好文字。亦須簡點而得之。其不簡點而出者。古人猶難也。試讀士士世作。似絕不簡點。而簡點者。終不能有其妙。其神則打文者乎。末文也。摩少平。河控詞章之習。其所為文。廢了無氣。且短長。裁許。必先捷。起止轉折。漫無剪裁。余偶為世作。與摩筆士作。其之。庶幾士大家之法。尚有存者。自註。

兩角中鋪叙題分乃其實也。頭尾羅上文乃其虛也。實以古詩錄為奇。虛以鋪叙中保。皆歸主為奇。然其力量却在實處。處處是奇。討好耳。學者不可實其虛。而略其實。不識其奇而識其大。如蔽如海中聞看物如無。

教以人三



曰有於之乎東坡集卷之四竹齋  
窮食志之說即其有損於人者而亦可食也夫喪先靈之人尤類乎求食之人乃其志則耽之在食也食志者何忽忽然猶聽其所欲而往乎孟子所以謂鼓更食志之說者如此若以爲子之食也而以志則但有其志焉足矣不計其功可矣子之食人也而以上則有其志而無其功必得食矣下之而至粒無其功有其逆而食之志不少棄者其得食於子亦可幸矣故有人於此先王孝弟之訓則其嚴正而不樂聞也工技作之事又厭其勞苦而不顧也既將子而無所性靈運拔心而不顧忘亡有死也所以爲食也

則不然。如有可證。數千子而據處。不顧細推。以觀夫升斗之裁。活也。天下之求升斗而不得升斗者。比上達矣。而吳人也。乃其塗。控不顧細推以求之。其升斗之志。可謂之至。雖亦可謂之至。其子行是人。笑其拙。耶。抑鑒其誠。耶。衣其說。耶。抑為其奸。耶。不情也。是人之大無恥也。然其志則未嘗頃刻不在乾餼也。為子計者也。姑掩其大無恥之實。隱忍而待之以乾餼乎。不顧細推。是人之無行也。然其志則未嘗頃刻或忘升斗也。為子策者。必也代其無行之狀。而磨石磨之以升斗。孟子之計菽更者。如世彭更食之。菽豈是乎。窮矣。

惜曉懷操。分小善。曰。杜又曰。誠曰。曉又曰。軒。琛。太。李。平。不。惜小。和。定。必。與。恥。不。顧。細。推。也。大。無。行。也。務。大。有。關。係。不。覺。作。之。通。費。之。衣。展。六。月。十。三。日。猶。坐。寺。齋。有。所。傷。而。作。之。是。時。城。中。檢。米。有。新。木。揭。竿。之。勢。技。漫。錯。時。題。以。寓。憤。既。而。有。平。羅。之。法。士。大夫。大。平。羅。者。之。為。殺。死。查。埋。大。也。天。怒。人。怨。跌。于。寺。虎。犬。復。行。尤。甚。于。之。可。痛。也。

善於用曲。善於用直。善於用賴。用欺。試。謂。不。竭。乎。掘。橫。生。

四 有人

錢子才論 和也士中執事  
 不見之義。格古聖賢而得焉。蓋已甚。聖人不為而妄。學者多者皆然。  
 不見之義者。也。違其事聞其言。可以風矣。止士與臣之不同也。當其  
 為臣則東而南北之。使准若所令。而何有不一見。當其為士則體義  
 廉恥之身。惟士所主。而何敢不一見。雖然有異焉。可以見而不見者  
 焉。士也。見而無害其為不見者。聖人也不可以見而不見者。賢人也。  
 三代之隆。庭穴不閉。有頃自為之士。小雅之廢。君子多混跡于微  
 簪束履之中。微服節容。宜不秋為矣。矣。孔子以大聖不得在位。天亦  
 多生德才以輔養之。及乎孔子既沒。而聖賢絕。聞守志不污之士。  
 上卷  
 位。而有七輪垣。而屏今有其人乎。是錢子木之為及也。則門不內  
 今有其人乎。是世耕之為風也。然有說焉。昔之聖人與其徒。聖之道  
 雖中以庶幾一過。豈有而此志哉。喪天命而憂人窮。迫而不見。而  
 乃已。吾子二子。學行聖人之統者。也。何不開孔子之見。陽貨惡孔子  
 居蔡則居然士也。陽貨居蔡之隱臣。彼大夫之體。而以下交于士。  
 當徐守士之義。而正其為。非大夫已甚者。何必欲必以貨人。  
 好非有中心之好。如族文侯也。又非有銜衣之雅。如季孫公也。彼  
 僥倖我以往拜。欲以觸忌。或亦以厭忌。何為若是其命。者哉。抑  
 也。貨指忌。無禮孔子乃不能曲全體乎。且孔子見貨。非見諸侯者。







孟子指樂

第 二

錢 疏

大匠斥責門人。所以嚴君子小人之辨也。大正學古之道。似此非  
 謂教之人。然以君子而用教於小人之間。安可不正其非而責之哉。  
 孟子謂樂正子曰。小人與小人也。猶可也。君子與小人也。不可  
 也。子欲善何人也。之為人。何如者也。一旦左右君子。而相持  
 來。今有言者。見之。將曰。子必以其人有便巧。遂給自稱。若君之  
 凡用。而用之。遂有甚焉。從以遊。將於齊國乎。人將曰。子必以其  
 有。言。計。從。能。為。厲。士。之。地。且。東。勢。而。視。之。若。與。焉。則。家。以。觀。望。  
 每門童子之形。亦其心術。蓋不至此也。如子之目前。似也。其  
 亦。必。不。至。也。也。有。教。言。之。子。之。比。來。而。與。子。鼓。同。後。儲。也。指。謂。之。  
 人多矣。子學古之道者也。學古之道。而無以自給。是以古之道。謂  
 以古之道。謂則儲。故先王有崇德報功之典。後學有祖述  
 考之。奉古之道。亦自便。將於飲食而子也。止。莫。夫。一。時。獲。路。之。飲。  
 我。不。意。子。以。之。也。以。古。之。道。而。謂。則。謂。又。莫。夫。一。時。獲。路。之。飲。  
 其名曰養。除。謀。不。出。晚。酒。而。大。其。謂。四。教。士。士。求。道。之。有。新。堂。其。  
 食。而。子。也。此。博。矣。下。時。獲。路。之。飲。余。不。意。子。以。之。也。  
 幸。古。使。妙。休。其。也。  
 前。後。而。長。富。有。焉。而。此。最。獲。正。德。之。文。也。非。前。後。美。也。第。一。

此篇人平從。以子得意。成。打。琳。泥。才。提。起。樂。泥。子。不。做。何。  
 平。正。使。他。康。而。之。心。不。將。不。棄。

孟子指

此石邑之 三刀 十鹿  
 聖道統之德思極而思通焉夫思之通者道本無私也  
 以思得乃可事哉且夫授聖人以道聖人雖天以心前後聖之都不  
 合者心也其不合而終得合者心之思也三王之通斯在周公無  
 矣公亦不自任焉而得所不合者不能自己也吾嘗論公之得與  
 而見其心公以一一人之身承數聖之責於殷既也於心至能無  
 所懼乎公於三王之情二見不合者也抑公以人臣之年行天子之  
 於義無所疑也於施足能無所辨乎公十四事人事多不合者  
 公嘗仰而思之矣當文考之月子安哉為人子耳哉省哉又也  
 此師也在家不之世不安然為人弟耳哉省哉見也又哉也  
 子之不殺然然其子弟聞子小子不能常情其父兄見乎死之  
 正非一無之謂者哉是竟足圖何以跋夏殷而成一代之典矣  
 度何以揚文武而答天下之心是時慎慎可以至變也卜之至矣人  
 卜之復焉第物矣焉機於靜公之思傷旁皇焉而無刻不動是  
 食卓可以烹朴也爰此月矣人愛此夜焉第物既上猶先於機  
 思獨執焉而無思不明夜以繼日公之憂焉第物既上猶先於機  
 志可通士人之心公惟公其合所以不安於侯豫也庶幾靜事  
 於時速先謀之助公惟公其合所以不安於侯豫也庶幾靜事

是而浮之亦思之實矣公不教以為事如起而思之如起而  
 亦浮之與矣公不教以為事如起而思之如起而  
 義德存孫子烈祖成德遠之又久始格於廟王夏商之盛上  
 欲危者如此矣至若我國家而卒繁榮於多難時恭首無風  
 清操雖疎不滅二代也乃浮從夙夜之間明晚王之來告父兄  
 得休有如此者公浮不教然事乎然公之憂心少自也愈深矣  
 傳幸浮處使下文坐以待旦勾可接外作者好學錄談現事  
 者思上湘海而傳保更和祥焉此書  
 林海營律傳備養深樹二勤古人之心康不履吾心之澤好何  
 生於情者古今可接天地融融非可得也行至既開也  
 亦為得至動傷屬四字精神透時文不會無都四字即成哀  
 我體物矣

可以取可  
 論處財之除取與皆當其至為夫取之而不害為廉與之而喜  
 其意當諸取與之先也處財者慎之矣止義利之辨學者所至嚴也  
 而情義之學即見於辨取與之間如我有所資於世而不能無所取  
 者譬也如吾有所於人而無妨於不取之者此非胸中有計也  
 不能也又下以道接不以禮不待廉者亦知其不可取矣宜心較  
 行取不取乎然後按我有由非災如其未也將命有解非此然不情  
 也取之而或亦可焉一較安之雖非矣如其未也然後可取我亦不  
 即也雖非此然不情然彼未有解我即亦有解也無取之而亦未  
 不可焉如是而取之是亦取其可以取者也然傷也然不  
 是亦可取無取者乎夫不取之謂廉取之謂取之謂廉可以  
 以無取而取之也其於廉也亦少傷矣如我有資於人而不取  
 好與者情也必我有可與於人而不取其實與之則者此非受  
 德而不能也人非是處事非是難即有恩人亦知其不與矣  
 雖取於我不與乎彼後雖有公則厚之而惟恐薄也未有之無  
 不惟恐後也與之而或亦可焉一較安之雖非矣如其未也  
 也意則當急之而不取物也無與而亦未嘗不可焉和衷而與  
 無之與亦無其可以與諸也然不曰是亦可與無諸

與人之謂意與而不當與之謂意可以與可以無與而  
 意也亦少傷矣古之聖人一介必廉可以能盡其精微之  
 事多思所以不能行達此取與不為如此死生之略可知矣  
 一以一轉一轉一轉一轉一轉一轉一轉一轉一轉一轉  
 晉王相引字上欲活此真仙筆筆即情  
 輪旋頭頭密密不轉刻畫題解眉眉現體貼題神俯仰今款  
 筆之道極矣慎公畫  
 千頃百折皆猶真自然之勢其法只在指頭處其妙却在腕  
 底處筆到將盡而筆意未盡如王項面為清甘法者真筆  
 心法勿法筆法都齊矣

可以取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已故其  
 資君子以異人之定而自治者宜審矣夫無異於人即失其君子之  
 所以異者君子之自治而非以求異也且出類拔萃者生民未有之  
 德同適合污者則然媚世之心士生今日學聖人而志於希聖者  
 思有以異於人固其所不能自己者也然品之變貌者非可以虛造  
 越必有可循而行必有其歸夫亦可以由輝而得之矣諸之特立者  
 不可以漫闢業必有其主而美必有其情夫亦可以體察而格之矣  
 人見君子之異於人也抑知其有所以異焉者乎與人並生而相  
 有勝物之想必非君子所出矣但人不知其振振而我亦同偏其  
 中將字當之有哉何賴則君子又有不忍不愛者焉弗思自與報然  
 恥之弗思所以異仍報然恥之明知千秋有絕俗之事故夙夜攻苦  
 打此而不以為報也且與人並修而子然有獨成之思必非君子所  
 就有矣但人往往行積習而我後不刻勵其躬將我之自待亦易小  
 則君子尤有不飲不異者焉界求自異休然我之非求所以異尤休  
 然畏之明知聖賢有過人之實政寤寐思之而不以為然也  
 行所成衆庶有美懿之好是故接有道之客就而肅然以欽佩  
 之言行而油然以感誠異之也而有不恃也世數為公不可及者  
 乎然見為未之有將而其人自外遠矣孤懷所賞異類有忌嫉之

建政敗賊之謀時起於家履骨而得發之口每出行學士夫亦  
 異之也而有不顧也世驗為必不可解者君子猶恐其莫之能盡而  
 其人自出並遠矣宗極請以為趨先擇所要而從事擬至人以為始  
 在當所務而考成則存心之外別與異人之附矣志氣無心而謀  
 子異也  
 八字已括全章萬古無此陽明  
 雖嚴然致於肯非常醇然大儒之氣又初  
 不難於格攝全章而難其不美澤澤然悅哉乎不惑則由氣大  
 龍平亦由法意深察故筆有餘閒而無虞踴躍也  
 傳言士稿  
 下注  
 君子之

君子曰此

雖馬已印也

錢

君子之置機也其心亦苦矣夫安人亦人也必無可奈何而後已  
翁愛之君子之心蓋如此且君子以愛人爲心則必無惡人之  
言矣以故人心則必無惡人之言矣惟其人終自絕於情理則亦  
不能強以人之情理處之如三自反而猶違力定君子於是乎有言  
也口世同有人焉而要者其耳目雖然人也而五聲五色益焉益新  
焉聲焉味焉而其心居然人也而德義忠信棄去不恤爲頑焉爲  
而己之人也愛窮枉無才愛窮枉無可教自反窮枉無可反此亦  
受人也己矣如此而不謂之人則形貌而附於人也如此而猶謂之  
錢士錢下主  
人則性情何不謂人也生人有息必及禽獸禽獸無不德生人之  
人也其禽獸異擇或信禽獸則自有禽獸之法於禽獸則又有禽  
禽獸之心禽獸之本手前禽獸爲害於人矣是亦天付以害人之  
禽獸似未有害人之意也即使其有意害人以人類之至愛不計禽  
獸之至惡禽獸之開曉特擇亦能爲害於人矣是禽獸生而有  
禍人之性味必其擇善人而福之也即使其擇善人而福之以善人  
之皮不食禽獸之小醜矣又何難焉三自反之後而君子之言  
乃如此待云捷昇軒虎豺虎不食禽獸止惡安人矣安人者禽獸  
若若也曰禽獸猶君子之虎豺也

中作君子一氣身折一上還他語意和平不須毒罵且不罵也  
孫桂馬也劉也

君子於虎手有言也以下字上入妙他人一味動氣安得細心貼  
道如此有可斥語有憐憫語有救濟語石著點頭何況禽獸劉  
德典

必自反而仁自反而有禮自反而忠反饋已身無有不盡反則則  
人之誠是者亦姑以爲安而置之度外若自反有一毫未盡遂  
人之橫逆爲要則已亦不見控要也必無惡人之言必無惡人之  
言款款頗用意自當

錢士錢下主  
律之於禽獸格用格中之小夫即以禽獸付之德士者非此以仁  
禮存心之君子也君子三自反中所以激發禽獸者然其  
擇何難君子甚慈善猶莫德有安全制制之德然未嘗有反  
將一分有是施物之德也如此清和博愛之意豈有見於此

君子曰

憂以終身而懷在善憂之聖矣夫古今之善憂者惟舜也且其  
 其憂思之散于千耳君子有憂志而德然有懷乎身也且德業生行  
 精神雅神生行揚屬士之人所以天遊人者無他焉有君人舍之介  
 而盛貌之意不能一日或弛也君子自反之盡既以禽獸置橫逆矣  
 戒之所以異行舍數者何在此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志也  
 大統有降先聖之與後學方且交替其躬而後欲無是無非於斯而  
 之有有心者昭大端矣故自有此身而憂即無之焉始要安敢德  
 民之與禽獸止為專圖其便而妄思自快自適打天地之間有志者  
 所大德矣故自有此憂而身即無之為然彼一朝亦終身中之一朝  
 也而有憂則自無志者乃若所憂有焉而不得釋而非一朝之志  
 之所可分也聖人何敢望憂之極而反不敢高視乎聖雖聖而主於  
 舜猶人也天下皆勝于憂之切而又不甘半待乎已雖由舜而  
 觀我亦猶然人也衣舜當日起於創隨而為天子考其微者以迄  
 於方亦既終舜之身矣其間渾水之憂在天行而隨風雲而有  
 之患歷山之憂在人倫而焚原後非有弗之患舜之而憂者皆制  
 乎天下後世之大而非區區一時一身之計為之觀乎天下則夫  
 法之味天下法之舜焉法焉斯得而法之也憂心方無以自解而

獲世傳之非後世傳之鮮可傳焉斯得而傳之也憂心不能以自  
 而昭明這行萬代夫猶非當世之一人乎斯可傳乃如斯乎君子論  
 乎古人而師其最盛者乎至行而發其大然矣而自問有至不德者  
 則終身之憂其有所用之矣

發憂字法：悲痛至文法之安頓排置如卸解之營可使天子  
 文之起也與題無牽半相國成勢說漢朝  
 安頓為法可傳二句語氣宛然此皆神行其間非事礙如題起

者可用日語也  
 微昂則屬皆老魯般研刺骨亂其言余會打唐座聞人疾捷法  
 而談脫油因語之曰今特上自貴人下至賤者其一生汲汲而  
 暮而不可得全者止五子十九字再問何九字即飽食接衣遂

而無缺諸士文亦憂之深矣

孔子之進以禮遜以義而子欲事之  
 大發如聖人之深而斷其進退之正焉蓋聖人非擇禮義而後進  
 聖人之進退無非禮義也孟子頌聖孔子而知其深故以義斷之  
 天下之欲達其功者無往而不欲達也夫是往人者無往而不失  
 也今觀衛侯可得而安之以命孔子之為孔子何如者耶打時而  
 欲達則早月之志不欲達則可也彼此而不失則早月之志無  
 之可信也孔子之進能大用信天下而天下之君不能終用夫孔  
 其進退者蓋亦委矣士居大賤進也聖人無可無不可雖蒙駁  
 宜若無所忌憚者而孔子之進也則以禮焉十得之未就而聖  
 再得之未就也至若三觀忠達則先也孔子夏中之以有禮  
 見矣在不知孔子者將然曰必子之欲行其道若遇其說也何  
 禮之難而孔子時有急於難也若遇適合之禮禮不可以者今  
 知聖人為欲成而聖人之身無成則禮其進也亦惟以在義之禮  
 之而已士居大賤進也聖人道全德備禮成行宜而無所  
 者而孔子之進也則以義焉可止則止三年之久見禮而許  
 可之許觀其在魯也一去行極子之定樂二去行堂於之  
 可見矣在不孔子者將然曰以子之欲達其功若遇其說也  
 則見之易矣而孔子非有忌憚也上下不定之日義

聖人焉然哉而聖人之身無非義其進也亦惟以在義之  
 決之而已論人品者知其生乎之字即可必其無一旦辱人之行  
 況孔子大聖為禮義之宗者乎聖人者見其正大之貌即當未  
 終身仕止之則豈有妄聽人言反疑聖人之進退者乎孔子進以禮  
 退以義如此而得之不得皆行有命焉安有主離臣侍人廢取之  
 文之妙在一開一闔開闔之妙在一轉非天下之至精至妙  
 典行也原  
 不得焉據却無一字開文章據此亦神化之文也易雖平  
 律法俱備亦諸法俱備正極奇之文也  
 此二句原從上有命二字推補出聖人獨柄頃知聖人不是一  
 無之教分其知今也正以禮義耳者進之不行也知之矣而柄  
 乎若行行此豈委心任運者耶故此二句情平出大段說不指  
 衡一事禮義亦不專在進退上用此解既為學得聖人

此二處





同人是小知是

聖賢時忌生民不以出處其也人使顧子而處焉彼之地豈不能  
是為彼之所忌乎地皆然也其地之出矣夫古平世而忌生  
民皆亂世而亦忌生民者老齊孔子之心也老齊人而為彼孔子  
大不顧子小故明其地以成其賢孔子則兩賢之矣吾推孔子之意  
亦既以其道之同矣再推其後之所以忌而顧子亦未嘗不忌生  
民也民滿耳耳如忌其忌其藏我或亦未居治水之地耳濟之姑  
惡焉耳已治水之地安即治水者之溺也唯如是以上出之條  
者不能項封疑也氏執耳耳如是其忌其食我或亦未居播殺之

錄士稿

丁王

地耳食之且勿忌焉耳已居播殺之地矣即播殺者之仇之也  
是以泰之粒食者必不可且夕延也天生克齊而即解其責焉  
獨在克齊克齊任而後而即解其責焉乃獨在焉彼夫為地後也  
從天命而憂人前也其地之所忌而以上承乎克齊之心者此  
乎其地人然也顧子孟子之為後也其畏天命而憂人焉也蓋其  
所忌而泰而以上承乎孔子之心者此也而其地不然而也夫尼而倫  
古人者或為其人以處之或為其地以處之而古人先後一揆之精  
神出止或為其人以處之且或為其地以處之而古人同而異之而  
同之心事亦不顧子之將顧子之而以為要也顧子之不後上於生

民顧子之所以為漢王生民也為彼顧子易地則皆然石已實獨

顧子而後我今其易克齊之地為孔子之地則克齊之道公無加  
孔子而後之道亦公無加於顧子今其易孔子之地為克齊之地則  
孔子之功功皆克齊之顧子之事功亦皆克齊之上聖賢  
出處分前有殊異忌生民則一而已矣  
此應樂節德樂節皆言士宜飲事也一軍探兩不加無實而積  
豐也此大文之能言宜天下之士皆推為第一說耳五成尾  
大道現大文章清音亮節士筆奇思止靜明有之大篇也  
無法變幻朱雲子

錄士稿

下王

士文者子射美中從德於齊觀此也  
投克克齊孔子方得孟泰之澤澤德有接不辭却人一氣如絲  
美乎父也  
倫意則克顧子之同焉彼以焉彼之同顧子天下曉然不消說也  
未之顧子乃顧子之忌生民忌通則然亦須易焉彼之地乃  
浮於謂單孤陋者時即是忌生民須推進一步說不然則有小  
通字也知通則忌生民在其中忌生民不足以盡通士士打此  
粗在只為了同前止露保社也然其大實奇橫而有法  
是以如



詩云既醉

一个早上

錢 禧

良貴在己。此在人者不足顧矣。夫以顧人者。己無以相勝也。善權  
而名彰。有良貴於此矣。又何顧哉。且夫人不思其在己者。徒顧其在  
人者。終身爲人所責。或耳逆而思焉。美之。恃外物難聞人之所  
責者。人得而聽之。責於己者。人且不得而正責也。皆不云乎。既醉以  
酒。既訖以德。洗得真作泰樓之有餘也。厚賓折者明德之爲繫也。詩  
人之志。是在酒乎。仁義人。斯同歸而服哉。我而自知。吾矣。失之。善道  
好德也。夫葵藿之子。豈鍾鼎而榮顯者。其中銓乎。有志之士。取中無  
所擇而與人同其被落者。非葵藿之足知中無所擇之足知也。況索

下  
主

充然有得而又何恤顧也從猶有顧焉則公食大夫諸菜為加膳齊梁其味之至貴者乎然使主其大夫者梁亦盡矣易乃記乎仁義者王食不加饗饗亦不損也所以不顧人之膏粱之味也由仁義而後為閭閻則今馬象則唐馬德言執味較而弗讓也庶幾藉四說而無違也仁義之及豈有既乎邊情無以服然而為善自享嘉名吾其德之隆施服節也夫短褐之徒情盛服而心悅者外亦該稱耳有志之士雖外無所形而與人司其短褐亦作短褐之足羞外梁西影之足羞也死乎表自見而又何恤顧也該稱有顧焉則王命歸發數石而論家文諸其叔之至貴者乎然使去其物侯文綸亦盡矣

有若聞譽耗身者然而不加易衣亦不損也所以不顧人之文飾也  
學者知人之不足顧則有萬物之志知己之所以不顧則有廢物之  
莫矣嗟乎同此欲貨之心也正用之則思其在己怯用之則顧其在  
人也說分而說遠亦就得而說失乎何不於詩人之說由揮而展其意

以爲正宗其亦可免枉尺直尋之嘆

夜半稿

附一

從詩士仁義從仁義士則樂道義引石而面相對詩文猶然  
盤盤曲折宜哉既微婉之旨抒亦寓言之可嫌吾不樂其歌詠  
低矣又吳尾  
腹中無句不轉無字不轉詩士文之極衍析極秀出皆世人淺言  
先不如古士之文乃真先正後言士文如古士之文乃真古文之  
氣而結  
不傲不矜有風有骨一語即知爲有學之士他家浮情豪氣對  
此自索二宜已

詩云既

尊賢育才

二句 卷一百一十五之辭賦

經

今諸侯以而德猶王者人之意也夫賢才之於國雖有淺深而尊之有之皆以彰之也然則桓公猶知而德哉且王並進而霸國興主德統聚之於即人才并降之降也王者躬行教化以率天下之士一時起而應者亦皆聖賢之徒伯者假仁義以招天下之人一特選而前者無非權謀之策蓋王者而德之心出於至公而伯者以其私心抱之桓公也桓公於修身正家之道概未有聞而初令繼然務之矣再令則及行賢才也口尊賢育才以彰有德大養老尊賢俊傑在位而有慶也可見賢之當尊才之當育也遠若夫賢德既在位而有讓也

養士之術

丁五

可見賢之不可不尊才之不可不育也商諸侯之與盟者其而求賢以尊之我賢非才可此也是抱德而處者也有萬世之行若雲雲之德焉若本尊也而長臨以得有路幕不殺之文德才也而忘食以文有君子嘉賓之號豈珍而登重而已乎先王之於賢治若其隆重者殆有以也其而用才以有之哉才雖未及乎賢也亦從德而後者也其有士尤之良者則養之以恩焉人各有能也隨才而用之需大引伸顯顯之機能未必氣也善不來傷而曲行其長養愛惜之意豈過焉忠厚而已乎先王之於才也若其忠厚者殆有以也其為德者人之表原可以風行而德教之方與材藝之倫皆別也

作造成而成就有缺哉成更萬列賢才正所以進才性賢才也夏商之世後均為則用而三宅則校之雖三股則其材斯足矣以為德者士之傑型可以感大革野故禮之崇典恩意之洽在則家才則人不行而登徒之榮誠勿已多不進才性賢才性進不才性賢也如成周之人材皆在官使而好德者錫之福歡為省勤之其心下通有智能之臣以利國而除其禍其結爾策中命德之典以導世道蓋從獨有取焉焉乎以財為禁諸侯有開賢而棄德者才情與法相契而行用世傳世賢不仕臣郭也

養士之術

丁五

加大見法口高在不須左開諸年味句而士朴之風不養士之術而勾深言之大言之雖王者之令何不可無須知是極公款諸子引來揚中有折正須體貼當可文極對的得諸言士自記而諸筆直書之文句字中自有筋脈非夸誕也

尊賢育才



聖人治天 者乎  
 聖人之仁天下不外於足民也。吾矣聖人上之足民之法無仁天下  
 去也。然仁天下者亦於政果如之意乎。觀後代處民之心以得  
 其情切之也。以因而其說也。一其所以行民先上則不其處民也  
 以情切之其情重則用其使相安行制少而其說也。無而不行  
 民是不予以至家父子之樂而與期以三代長者之行所為以得  
 其情不說以三代長者期其民止予以至家父子之樂而與其民  
 其民不三代長者期其民止予以至家父子之樂而與其民  
 其民之多情乎然則格至是矣。則聖人治天下寧有外於使民  
 錢書 下五  
 子有外於使財不可勝用乎。天下之財惟政果為本。計聖人制其  
 重之權。民之務農者度矣。政果之用惟上人為節。聖人正其度數  
 之當。民之重穀者能矣。帝王主財之大道小民亦不可師。君子之食  
 之尊惟正。外不使民開一家之富。即聖人所以使天下之皆富也  
 帝王節壽之微意小民亦可共計。能無大德之德方焉。無勇恥之  
 數。民開一家之不可勝用。即聖人所以使天下之皆不可勝用也。一  
 果如水火聖人之治止此。至正此字。但惠民哉。不害平時矣。不足用  
 果其政果如水火也。衣食足廉恥興矣。寧寧矣。風俗淳矣。至是乎  
 以樞紀。忠行若則然也。惟而此。則族黨皆有恩有文。以補。

為春酒以介眉壽。孝者則然也。推而於義。則亦有道矣。  
 總以相。周師。為民之仁也。聖人未嘗欲仁仁之也。然謂之仁能  
 仁乎。而又未然也。政果如米水而民為有不仁者乎。以操切之功若  
 使以是民之功若必為治者其可從矣。  
 古文。中歐文忠時文中歸太僕。其意  
 傳述。將永無忘言焉。辭以求盡本題不題之神。情躍如欲出。以次  
 家古文也。聚爾公  
 時文為強人而極賞在南中頗為諸同人鑒先達惜公可譽稱  
 再自省。則吾覺平。德如薛夢之中。不知語言之出。自注  
 錢書 下五  
 只是挑剔淨透微耳。然其筆法奇矯雄橫。且令人不敢道他是挑  
 剔家數。挑剔不是錯字句。挑剔字句。便是極從從法門。如此題  
 使如水火。不出首二節之外。民仁不出至是之外。此其挑剔淨透  
 微。即成至文。而字句之妙亦在其中矣。

聖人治

聖人以三遠之極則示君子以入遠之序焉蓋遠在孔子難獲  
 不盡也既領學之人願天下之君子從而學之孟子曰道遠矣且子  
 聖人作大道之說漸傳士民以未孔子之教為後之人欲得與  
 斯道斷不能全受而有所放也孔子之道不答而邪說得以  
 興然孔子之為聖人而邪說不能興也其故不可不察則泰山之  
 望以之矣穆陵而魯地七百諸侯後天家宗而而服五子  
 桓桓可汗小等也小天下之聖人也而人我所欲處之此則然耳故  
 從衛之士其見聖亦誠莫也觀作海者無統制宗水非不大也有海

為水者為海於聖人之門者為海於聖人之門者為海於聖人之門者為海  
 大將夏不能贊用此後之可喻子賜焉說亦主境之不懷孔子之  
 為大而不可以與及也若有若何愛自孔子之遠不行而本學無由  
 據造然孔子之為聖人雖亦學可企也其大而有本則水與日月  
 之流以之矣百川注海而源之深者其流必長二曜經天而體之明  
 者其光必顯也此其理也蓋小而不遠大則遠水之遠則然耳有志  
 之士其學聖亦有若何也水之為物洋洋莫禦不故子海不仁為  
 不更梓則亦不行焉君子之志於道也故其同志不違乎聖不為  
 不成事則亦不違焉夫大門為而作此類乎所以承乎時而為在

而外見其間所以裁指成造孔子之高且大而未曾不可漸登也

若此聖人之道必至孔子而後大成君子之志必於孔子而後  
 發有志於斯道者可以決所從矣  
 先聖集中多有題強作兩對者那得如天成就題理自然如是  
 一定不可移亦非強作強勸也先聖集手亦不致下矣中風樹百  
 之內今為持感亦將事堂二三人耳其此凡  
 未嘗於題外另置一語能使聖賢之言各得其位真是天成文字  
 高老魯秀八股十開如是世界廣川集中亦未能數見况餘家

起序深成對詩和連東洋集醒而識者實其間未子問  
 有意為擬製而其中奇變生動態樣不暇令人忘其裁製之  
 未見其能處於全匠匠之勝與天下名山不同者匠匠作一樹一  
 石一泉皆出清秀人方驚玩不文運思雖高入不識其真而日

[illegible][illegible]



大賢設民者惟君子為可法也立國有章狂即君子不能廢而前  
 一變二則取之有度矣如君子民何病哉且君之與民雖有貴賤  
 之分實則一體也以下奉王者國家之大義以上恤下者人主之  
 情教養用其民則民始永為周用矣如土之人不能自織也嘗教  
 以養桑而布縷則用之教立教為公子貧民味之矣土之人不能  
 自耕也嘗教以稼穡而食則用之俾飲甫田益取千民教之  
 矣土之人勞心以治人而不自勞其力也則力役又用之教稼既  
 土人飽食功民備之矣乎三狂也雖自先王固可垂傳焉而也

十之九也防天三時之可宜時需用也君子安能不刑其  
 為成片予之心至不弄其一而可護我時可護也君子即樂為之  
 故其心成君子之心雖護之而至自備其心盡三者為國家必  
 為之務而君之以節用民力寬舒而無朝夕不謀之憂三者為小民  
 必供之物而供之有厚則民心歡然而有助周公堂之訓也君子  
 善用其民者然也不然而用其二字亦未嘗不與君子同其用而再  
 取之則已甚矣民其有轉者矣民者何人乎莫不領有藩籬者  
 而頗有幾錢之民乎且二之猶不足而用其三字未嘗不為其  
 困其困而急索之則水盡矣民有父子離者矣民者何人乎莫不

有樂郊之民而頗有耕墾之民乎同一用也善用其民者得  
 有其用不善用其民者至不得以養有其民民者念之哉觀  
 子可以為法矣觀行用二川三者可以為法矣民者念之哉  
 送伏梓所國綢繆化真古文老手  
 吟去比佛便可作召臣請得加派一疏當求不明以義勤士督  
 吟小民而就占地幸與反農負薪同德可勝痛哉仁言利濟  
 吟以文見之矣  
 節次行柳港行則嶺嶺珠俱好在 在一種藩州之情流打雪外

有布錄



艾千子先生全稿一卷

〔明〕艾南英撰 〔清〕呂留良

輯評

清康熙天蓋樓刻江西五家稿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呂晚邨評點

艾千子先生

稿

天蓋樓藏板

艾子子新草序

天下文品不一然度其最尊與夫挾奇者之途未嘗到力未易到者則宜無如以仁義之質標古雅之神予以此道推求天下之士海內不七八人吾黨不四三人而艾生實其一焉是外則皆俊脫精純以自名者而已夫根本六經而會聖賢之精神博極群書而叩英雄之行事藏其

幹以存古而命於法以從王以布衣而有易世之思以卑格而有不朽之志以小技而有經世傳心之意是亦足矣無弗獲也弗獲命也夫艾生有焉或疑生者謂存古太甚耳夫誠有之然甚與不甚分於觀者淺深之目未知其果安在也且甚足以難艾生乎哉區區之業誠無當於事而國家藉以取材柔脆者材

乎心術不精事理不究者材乎  
在彼在此宜有以辨之夫業一  
藝者積其能疑鬼疑神丈夫鬚  
髯如戟作昧心之語不遂出其  
下卽來揚州作貴人面顏終自  
惡耳艾生所爲憤然矣不甚不  
足爲艾生不甚不足爲七八人  
四三人也臨川友人陳際泰書

陳

歷試卷自叙

予年十有七以童子試受知於  
平湖李養白先生其明年春爲  
萬曆庚子始籍東鄉縣學迄萬  
曆己未爲諸生者二十年試於

歷試卷自叙

鄉闈者七年餼於二十人中者  
十有四年所受知邑令長凡二  
人所受知郡太守凡三人所受  
知督學使者凡六人於是先後  
應試之文積若干卷旣刪其不

足存者而其可存者不獨慮其  
亡佚散亂無以自考又重其皆  
出於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  
而且以存知己之感也乃取而  
壽之梓而序其所以梓之之意  
曰嗟乎備嘗諸生之苦未有如  
予者也舊制諸生於郡縣有司  
按季課程名季考及所部御史  
入境取其士什之一而校之名  
觀風二者既非諸生黜陟進取

之所係而予又以嬾慢成癖輒  
不及與試獨督學使者於諸生  
爲職掌其歲考則諸生之黜陟  
係焉非患病及內外艱無不與  
試者其科考則三歲大比縣升  
其秀以達於郡郡升其秀以達  
於督學督學又升其秀以試於  
鄉闈不及是者又有遺才太收  
以盡其長非是塗也雖孔孟無  
由而進故予先後試卷盡出是

二者試之日衙鼓三號雖冰霜凍結諸生露立門外督學衣緋坐堂上燈燭輝煌圍爐輕煖自如諸生解衣露足左手執筆硯右手持布襪聽郡縣有司唱名以次立甬道至督學前每諸生一名搜檢軍二名上窮髮際下至膝踵裸腹赤踝爲漏數箭而後畢雖壯者無不齒震凍慄腰以下大都寒沍僵裂不知爲體

膚所在遇天暑酷烈督學輕綺蔭涼飲茗揮箑自如諸生什佰爲群擁立塵坵中法旣不敢執扇又衣大布厚衣比至就席數百人夾坐蒸薰腥雜汗滌浹背勺漿不入口雖設有供茶吏然率不敢飲飲必朱鈴其牘疑以爲弊文雖工降一等蓋受困於寒暑者如此旣就席命題題一以教官宣讀便短視者一書牌



上吏執而下巡便重聽者近廢  
宣讀獨以牌書某學某題一日  
數學則數吏執牌而下而予以  
短視不能見咫尺必屏氣噤喘  
詢傍舍生問所目而督學又望  
視臺上東西立瞭高軍四名諸  
生無敢仰視四顧麗立伸欠倚  
語側席者有則又朱鈴其牘以  
越規論文雖工降一等用是腰  
脊拘困雖溲溺不得自由蓋所

以繫其手足便利者又如此所  
置坐席取給工吏吏大半侵漁  
所費倉卒取辦臨時規制狹迫  
不能舒左右肱又薄脆疎縫據  
坐稍重卽恐折仆而同號諸生  
常十餘人慮有更號率十餘坐  
以竹聯之手足稍動則諸坐皆  
動竟日無寧時字爲跛踣而自  
閩中一二督學重懷挾之禁諸  
生併不得執硯硯又取給工吏

率皆青刳頑石滑不受罍雖一事足以困其手力不幸坐漏痕承簷所在霖雨傾注以衣覆卷疾書而畢事蓋受困於胥吏之不謹者又如此比閱卷大率督學以一人閱數千人之文文有平奇虛實煩簡濃淡之異而主司之好尚亦如之取必於一流之材則雖宿學不能無恐而予常有天幸然高下既定督學復

衣緋坐堂上郡縣有司候視門外教官立階下諸生俛行以次至几案前跽而受教噤不敢發聲視所試優劣分從甬道西角門以出當是時其面目不可以語妻孥蓋所爲拘牽文法以困折其氣者又如此嗟乎備嘗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至入鄉闈所爲搜檢防禁囚首垢面夜露晝曝暑暍風沙之苦無異於

小試獨起居飲食稍稍自便而房司非一手又皆簿書獄訟之餘非若督學之專靜屏營以文爲職而予七試七挫改絃易轍智盡能索始則爲秦漢子史之文而闡中目之爲野改而從震澤毘陵成弘先正之體而闡中又目之爲老近則雖以公穀孝經韓歐蘇曾大家之句而房司亦不知其爲何語每一試已則

登賢書者雖空疎庸腐稚拙鄙陋猶得與郡縣有司分庭抗禮而予以積學二十餘年制藝自鶴灘守溪下至弘正嘉隆大家無所不究書自六籍子史濂洛關閩百家衆說陰陽兵律山經地志浮屠老子之文章無所不習而顧不得與空疎庸腐稚拙鄙陋者爲伍入謁上官隊而入隊而出與諸生等每一念至欲

棄舉業不事杜門著書考古今  
治亂興衰之故以自見於世而  
又念不能爲逸民以終老嗟乎  
備嘗諸生之苦未有知予者也  
古之君子有所成就則必追原  
其攷歷勤苦之狀以自警上至  
古昔聖人昌言交拜必述其艱  
難創造之由故曰逸能思初安  
能惟始故予雖事無所就試卷  
亦鄙劣瑣陋不足以存然皆出

於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  
况數先生者又皆今世名人鉅  
公而予以一日之藝附弟子之  
列語有之知己重於感恩今有  
人於此衣我以文繡食我以稻  
粱樂我以臺池鼓鐘使其讀予  
文而不知其原本聖賢備見古  
今與道德性命之所在予終不  
以彼易此且予淹困諸生而數  
先生者皆將踐三事九列翱翔

天路旣無以報知己而一二君子溘先逝者又無以對先師於地下以其出於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又以存知己之感此試卷之所爲刻也若數科闡中所試則世皆以成敗論人不欲塵世人之耳目又類好自表見形主司短長故藏而匿之然終不能忘其姓名駒兒五歲能讀書將分識而使掌之曰此某

司理某令尹爲房考時所擯也旣以陰誌其姓名而且使駒兒讀而鑒鑒而爲詭遇以逢時無如父之拙也東汝艾南英自題

記艾稿三則

艾先生稿杭本還讀齋所刻者頗不全後於金陵倪闇公架上借得謝三賓刻本較備共得文一百六十三不知其猶有遺漏否也天傭子集聞已有全刻時訪江右友人皆含餬不確

艾稿

行當尋東鄉之故舊及有志識者問

也

艾先生文初亦以纂組古博為奇已漸趨平淡後於平淡中復發憤利為朴鈍硬瘦之業其品益高矣論者不知則以為江郎才盡也先生極

艾稿

嘆嘆每形之書尺蓋文品愈高則人愈難曉固無足怪然在先生亦有一間之未達者但於氣體景象之間講究極精而指歸所以然之處多所踈略故微見其外強而中乾質清而味薄使於此更上一層豈諸子敢望其項背哉即至今無一人嘆賞其足以陵鏢古今者可自信也

甲戌聞中文湛持先生得首卷決為陳大士請作元隣房項煜亦指一卷為楊維斗爭不肖下文先生曰但願眼明耳果維斗作會元大士即第二

豈不極盛耶遂讓之及拆號項卷乃  
李青也唱次名果陳際泰滿堂闐然  
頌丈先生法眼項已極魁榜後父公  
領遺卷適亦落項房首篇止返四行  
而罷艾遂序刻其七藝大意謂士子  
五年之困不達數千里走京師而房  
官止黜四行棄置不顧此豈有人心  
者乎刊本四出京師又為之闐然項  
聲譽頓減至不得與會推之列遂大  
慙恨至癸未項資階已深不應分房  
而強謀入簾陰授名士關節薦榜首  
登雷甲戌之恥是年艾不與試未幾

而國變項與其門人節敗身辱流離  
道路相繼受戮而艾公以一老孝廉  
授命成仁星寒岳震嗚呼人顧自立  
耳名位得喪之間豈足以沮抑大君  
子哉

東坡先生孟子子集

樂記呂歸良範稱碑

上論

學而時習

全章

學而時習

全章 其二

學而時習

一句

學而時習

一句 其二

如鳥數鵲

一句

節子曰吾

一節

夫子溫良

一節

道之以政

全章

齊之以禮

一句

多關制提

六句

孟子子集

子張問十

全章

禮與其義

一句

起子者商

二句

不知也知

下也

與其媚

二句

則雖樂而

一句

管氏亦有

一句

子治魯太

一節

仁者安仁

一句

富與貴是

全章

人之過也

二句

君子吾道

全章

非如也吾

如也

其愚不可

一句

子謂仲弓

一節

回也其心

一節

孟子子集

一節 其二

孟之反不

一節

如者樂水

二句

然而樂之

三句

依於仁

一句

冉有曰夫

全章

依於德

二句

君子坦蕩

一句

依於時立

全章

民可使由

一節

依於子其

二句

齊康之際

二句

子曰木枝

全章

下論

四也其庶

全章

所謂大臣

二句

有社稷焉

一句

樂子成曰

全章

孟子子集

君子質而

二句

君臣

二句

是聞也非

二句

君子以文

一節

舉而所知

一句

上好禮則

六句

恭而己

一句

危行言孫

一句

君子恥其

一句

君子道者

一節

孔子曰昨

二句

修己以安

一句

知微下惠

一句

德以出之

一句

信以成之

一句

君子學道

一句

好則不好

二句

天下有道

二句





下孟		天下之父		二句	天下之言	全章
禹稷當平		全章	較三苗桀	一句		
天與子則		一句	舜之子也	一句		
吾聞其以		一句	天子一位	二節		
為其多聞		二句	決諸西方	一句		
則曰服冕		一句	無諸後孫	一句		
萬物皆備		一句	古之賢王	之勢		
附之以耕		一節	所存者神	一句		
文二篇		目五				
君子好性		二句	孔子公來	全章		
處於聖人		一句	君子之志	不達		
厚順於德		一句	有為皆辟	一節		
較一無罪		是也	姚廌胡曰	全章		
形色天性		一句	有如其雨	一句		
民為貴社		全章	仁也者人	一節		
智之於賢		一句	聖人之性	一句		
充實而分		一句	聖而不可	一句		
人皆有可		全章	君子行法	一句		

若孔子則		一句				
夫編						
歲然然後		一節	宜若匹夫	一句		
身於而石		一句	心之官則	二句		
口之滋味		全章				
文二篇		目六				

樂見名節長純郭洋照

學而時習

全

支南英

聖人樂於從事於學人凡其德入而不自知也夫學之可以悅朋  
友可以樂人不知不覺可以為君子而後佳而不自知也因其意而  
余之戚友世者抑何多也皆循吾日用之事而求之其意趣有不  
殊低若等位者而世所望為君子者豈在曉達之外以明乎修養便  
宜一之也

自幼而學上而時習以不覺知能行習之事也然心與理而相法理  
與事而相安涵泳之中有不覺其自得者吾不知世人之所謂悅  
者安在也而自吾論之學而時習之不覺悅乎夫悅也外假也一使吾  
而有以歐朋來上而自處方此亦不過存存謀之常也夫志以同  
分而合道以相傳而彰道致之時有不足其佳勝者吾豈不知世人  
之所謂樂者安在也而自吾觀之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夫樂豈  
外假也乃吾人不我知必慕當青而感費暖之士不能一月安而樂  
天知命之君子所為悠然而自見者也彼若士於世知者固不可以  
為君子欲為君子而以自適為奇節者亦不足以為君子人不知而

不慍不亦君子乎而安在馳騁過之外以明吾修養致效方有用哉  
以以往可也知在未能從吾所好可也樂而不耽誨人不倦下學而  
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天下之樂莫如斯也此其位之事也

自古體格之變無窮不知故其見處也乃非餘乎所及好者理  
曉不精耳其自作也乃然大品樂而愛乎乎古人皮毛落盡之妙  
自謂一毫毫餘費古人樂處頗有所成而自謂求盡而樂清清之  
樂且有詩云昔友陳與龍氏刀牌天德以號縣大無足海爭引強  
凌龍經與史博雜養實實者思蘭凌乎曉十年歲先民有典型

震澤方垂雲古質今雖傳到羊亦無益誠確論也但理處不精則  
簡淡為老無有至味出其中未免外強中乾時流固謂江淹才盡  
先生甚不平斯語蓋兩爭絨在外面一齊斯先生之高於俗眼者  
雖有古今雅鄭之不同亦尚陳皮毛上事耳

學而時



學而時習之。其間必有未達之處。而後始知其學之不足。夫學者。精久而愈乎。物者。時而習之。然可以為學也。我且大學也。於天。於人。事之相。後而有為之業。起焉。則雖聖賢不能外是也。吾欲為其可為。得何以哉。天。聖賢。必得虛無。而不敢怠以為易也。則必久而不厭其難。而後達乎觀。仰學者。必得其心。而不致苦以為難也。則必久而不忘其易。而後神可洽。若其時習之。則不致其難矣。若夫時習之。則亦相忘於易。是非必謂。學之事。其為無極。而猶待於時習也。願在詩書者。一人對詩書者。又必大。吾將如其人焉。而時而習之。始則慮其終而不相解也。久之而漸相合也。蓋必歷夫積。而後深之。序而後可為。非必謂賦界之原。盡無解。而猶有分於時習也。願在賦界者。一人達於賦界者。又一人吾將如其人焉。而時而習之。始則慮其終而不自見也。久之而漸相合也。蓋必歷夫積。而後深之。序而後可為。是故天下誠。無之事。有終身習之。而不去者矣。彼有可以事之也。由小而推之。大由彼而推之。遠矣。而者。亦若是而已矣。吾人行能之常。亦有終身不替。而不去者矣。彼無所以終之也。日用而明其精。而冰而得其理。解者。亦進於是而已矣。終之神明之事。其官。錄之。常相。而漸化其。而時聖賢之法。與赤子之良相合。而漸進其。而至此。則其可。

而。蓋。達。以。自。己。之。幾。深。後。出。微。語。固。由。其。心。也。大。至。賦。則。華。老。而。無。枝。葉。為。累。矣。自。作。先。主。有。云。日。之。所。見。有。物。村。之。不。索。其。家。者。至。江。天。為。黑。日。盡。孤。鴻。背。山。一。點。香。然。天。際。為。平。生。結。遠。即。平。而。凌。凌。也。若。此。文。真。不。負。其。名。昔。時。吾。聞。諸。公。極。識。其。要。是。雲。間。諸。公。未。到。此。境。平。大。重。到。平。朴。簡。淡。以。離。父。先。生。於。此。以。直。入。古。人。之。室。改。其。術。論。前。畢。亦。超。絕。无。道。其。自。作。未。能。竟。進。至。處。焉。是。理。雖。未。盡。本。領。欠。精。實。要。其。於。文。字。品。類。亦。遂。生。所。能。拍。其。肩。背。也。

學而時

學而時習之 其二

艾南英

乘隨時之義聖人之學也夫時至而事起習研以利耳聖學如是夫且千古聖賢之學則皆千古之時變所推移而就以操熟性性命之際而會通於天人之達何也心獨時而不定觀變化者近其機時裁事而俱來臨日新者務其實故時行而時止以自然之規矩時修而時惕以動之通心其在於身則志學從心要自有晝夜之通焉歷於境以觀其達無不主而會之以感於光大蓋別達之符焉如斯已其在於學則須文達於六有消長之懼焉假指氣以成其然無不家而極之以返於靜專蓋相吹之息當如斯已時元龜雖我於其中

心處一將有以體造化於吾身則功德修業之自居上下之達盡時物之變乃六爻之所以旁通日用動靜我觀其際無往非學有以然性脈於素位則終會無遠之功也通隨時之達養身則之大正三極之所以無遠然則君子舍是何學哉然其學乃而己矣乎天命之盛當流行而不已變通之道使身時而進退以天予之止也又達也所以聖之時也

上時習二字不泯竟如時字脫却習字則時字已說盡矣其必與易象論焉學非夫子自述張象傳入聖人分上九無窮

如鳥數飛也

艾南英

解時習之義和之鳥而已夫鳥意而而至於向意此而至於此若事於數飛矣而鳥以之必未傳所以得時習也其意而學以是性也然有規矩化性之是傷不和聖人之訓言所以攝萬物之自然可也然事而或要當內有其習時習之性合一而求強也蓋觀之鳥於或生而能飛者鳥之性也然鳥必始於數飛何哉鳥之不能飛而或成性之也鳥之必始於數飛者學習也鳥必忘飛而後為鳥者學習也然則時習之義如鳥數飛而已矣原夫學習之事本神明之理與官

性之相通而生理命於中者常不足以帥氣而使之從動於形者習之使行卜形氣之私者一如其初念之發非漸習漸通不可而數者其象已原夫學習之事又聖賢之利與亦子之良損益而成願者乎有生者漸習其初而不能全規乎聖賢者林林於外而不能入無化於德未忘不習之故也吾學鳥以習之使見乎詩書之數

者傷也必鳥之數飛所以達其性也

則其才適足以謀性而究為情之所遷故知天而不知人者傷也此  
 為之也此所以公不勝于故也之辭也保者以之說為復焉是也聖  
 人所以之也結亦保是也則則親指焉而性習一矣故學習者由指  
 保而不居指即公乎天而後成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為之者舉天  
 下之物為養未之見也  
 自人化民以至能自能能以至思乎其為飛騰吹歌與此  
 字意會

文二篇

二下

如鳥數

管子曰

節

又而共

大賢守約之學隨事而省之於身也夫不忠也不信也不習也皆身  
 之累也如之何而外乎管子曰夫人日以其身涉性天下足有感則  
 習事之習也也夫有事則習事道之所存也凡有道則習其身之  
 所接也習不有以省之則將以日用為外而無其於吾身至不知其  
 為身之累者君子之大患也夫也美日者吾身為美日三省吾身為  
 三省維何即如為人謀而不忠也以為人則無與吾身矣顧不忠  
 之害人愛之而致吾之學為作偽之學若吾身受之也學以主忠  
 以出謀無義吾行無過來乎焉得而不省即如與朋友交而不信也  
 以為之友則無與吾身矣顧不信之害友愛之而致吾之德為二三  
 之德者吾身受之也信以義義以則交無義吾身受之也義為二三  
 而省即如傳不得也以傳為師為則無與吾身矣顧傳道之益吾  
 身受之而致吾之業為終終之業若亦吾身受之也非其所聞行其  
 所知無幾吾道有厚乎焉得而不省夫謀也交也傳也吾身之日  
 每習外而為事者也忠也信也望也吾學之日退於身焉為道者也  
 習而習而觀之應酬之感太端有三而終不致忘夫返躬自責之  
 則其而推之事物足未不可勝窮而無往非克己自盡之功也  
 其終其身而已矣

曾子三不。不必拘泥。三件。只是凡事皆省察。自反。耳。如云為人  
 臣而不忠。為人子而不孝。皆不可。通篇三即如字。為此頌傳  
 神。預言三省。大却固三省。以見其修。以得曾子之深。於是子獨  
 得處。至其大德。本皆端川而先生。而情化之。括之。通學上。生有疏  
 與學者。如碑之有能。深賞。以夫者。然後知二作相承。不有。自處。自  
 起。往事。道二。是。餘人。少。則一。原。治。火。不。可。離。以。字。上。三。此。觀  
 辭。到。字。是。利。骨。見。以。處。中。子。只。取。字。之。有。大。却。替。他。補。無。所  
 不。省。自。以。為。得。曾。子。之。不。知。其。正。是。見。三。者。之。定。也。應。須。力。用  
 即。如。二。字。便。自。謂。以。為。傳。神。亦。不。免。利。學。能。博。筆。見。錢

二論

曾子曰

夫子溫良

一力

又南英

聖人之開政也。勤以天而已矣。蓋溫良恭儉者。天德之自淑而物  
 感焉。而政安往而不開哉。凡大聖人者。聖於物而不聖。夫物故能使  
 天下無難而無難。使天下之民。且無難焉。則不不足以為聖人矣。子有  
 曰。夫子之開政也。若政夫子之無可致之也。亦謂夫子之開政也。  
 初。非有可致之也。蓋當於夫子之溫矣。猶然和煦之容。已耳。蓋當  
 於夫子之長矣。然溫良之象。已耳。未以使之不欲成乎物也。論以物  
 之不欲。存乎度也。讓以先之。不欲使乎齊也。若長。雖政。而。不。天  
 其。誰。能。格。之。何。也。天下之責。俗。聖賢也。善於不。欲。其。孤。高。絕。俗  
 之。名。久。為。物。之。所。驚。而。夫子。若。示。之。以。易。與。聖賢之。德。行。得。居。也。甚  
 於。人。主。之。東。上。故。其。開。時。高。俗。之。為。久。為。意。之。所。測。而。臨。時。若。兆。之  
 然。可。為。天。然。後。物。服。於。其。天。而。相。就。而。不。疑。其。不。特。其。賢。而。若。已  
 不。特。其。賢。而。相。報。之。象。也。夫。然。後。事。不。於。其。量。而。相。成。而。不。懼。蓋。若  
 於。耳。目。之。前。而。不。論。以。非常。之。示。以。為。兆。之。說。也。以。無。他。神。明  
 動。著。乎。空。固。邦。君。之。尊。而。尊。之。而。卑。以。自。牧。精。氣。之。微。通。於。物。固  
 應。之。形。而。形。之。而。喻。者。不。言。其。斯。為。夫子。之。開。政。也。無  
 者。此。使。遠。却。是。端。當。夫。子。一。幅。畫。圖。原。不  
 時。以。子。而。不。言。聖。人。其。聖。人。初。不。自。知。有。五。者。人。皆。得。以。五。者。新  
 開。後。事。亦。不。為。相。政。而。出。以。我。中。人。不。大。我。中。人。矣







多聞則慧

六五

艾南英

類如悔之舉可以為難矣夫多聞且未忘而固疑殆隨之闕疑殆未已而慎慎隨之然後尤悔乃得而家也夫子箴子張曰子志在于誠自謂行之有過然自疚於吾有介道而不可忍學有似易而實難者言行是也夫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此人之所欲為也哉欲美言而尤隨之徒欲言行而悔隨之徒人之所不及容也雖然尤悔之未安可則予以言行為不足則善尤悔之所叢也即以言行為圖者亦操尤悔之所叢也茲故一言而兩忌無尤猶虛席也特纂尤耳而纂尤未易言也一行而即思無悔猶自是也特纂悔耳而纂悔則則

古今考

上  
海

[illegible]

未易言也。言本於開疑。而人不足論也。多其開焉。以爲愈於無聞  
之人矣。蓋數元光乎。然而有蒙氣。遂窺其中。吾不能先於疑而謂人  
不吾疑也。蓋至於開疑。而視多蒙之。人人有聞矣。然猶未能先於元  
也。何也。開疑者。平時之然也。而非當境之沙汰也。不損其餘。則慮不  
顧乎。林與孫之所居也。始而步聞。而開疑又從而損言其餘。若是難  
不敢謂無尤。而而可以寡尤矣。蓋察尤若斯之難也。行本於見。無見  
之人不足論也。多其見焉。以爲愈於無見之人矣。庶幾免悔乎。然而  
行奇微。附其中。彼不視性當。而吾各不悔其不當也。蓋至於開始  
不視多見之人。又有聞矣。然而猶未能先於悔也。何也。開始者。虛現

之去取而非實理所觀帶也不慎其然則慮不審乎時與勢之所處也始而多見而厥終又從而慎行其餘若是雖不敢謂無悔而亦可謂寡悔矣蓋寡悔若斯之難也然則無尤無悔者大上之事也將愈嚴學者之為處而居之自見其家悔者上賢之思也予以嚴學者之觀察而平以自下嗚呼一尤悔年光更三不如而求家為學者格其身於言行之矣焉何暇於干茲哉

此題原是夫子極說言行之難如此許多工夫只許無太過故不曰無而曰寡此又獨獨曲折極以警而貴上端陽令人心身自評看他用多少轉摺纔取得箇割字然都是題中自然次第大能步

下之二稿

二  
三

多聞嗣

聖人與學者論世以較往之損焉如來之遷也蓋欲知彼王則非上  
其陳陳者矣其因其字不可知耶且夫一代之治其調常人記說  
就而後同隨之其後而後者雅變小官官也其故何官焉士以  
為重則度隨時而通新以有世可知者而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夫子  
曰夫其處以前我矣乃若周之先有殷之先有夏之先有虞之先有  
虞德及其季也魯德少衰數處焉方而禹之葬倫以致致卒之而表  
正萬邦者皆謂而舊服也蓋夏之禮而即殷之禮也至於德衰之  
而通其必至禮雖斯之制而示以必更所損焉可知也殷之先王  
文王十篇  
一論  
學人記及其事也國叔正士竟敗五帝而天之頌道以匹周華之  
而永清四海者實事由舊也蓋商之禮而即周之禮也至於酌二  
代之中而錄其節之歸六官之政而使之彰之而損益可知也而  
而知百世之所因乎如使其事由典常知其必治使其典常  
兼我知其必變也而知百世之所華乎但使其節而欲變者知其  
必損但使其變而不知其必益上其子張問十世可知也何邪十世  
豈乃一變而至春而周而損益俱不可知也然其君臣父子之  
經調治而一法數不旋踵以匹惟所用而不同也而德侯建守而損  
益者漢世及周之前則未始不可知也

霜明水淨老幹橫斜不可屈盤不受磨折則具一副傲骨

子張問

父子子孫

上論

禮典其葬也軍條

父而共

聖人教時之治而禮之從焉。蓋因象示德。因德示禮。則俗非本也。然而六等遠矣。且昔先王制禮。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世制。擊

禘者。其祭於春。泰。賓賓在殿。祭生厚。祭之具。及有羞品。故民服事其

上。而下降。親錫。世浸嚴而奢矣。夫佳制。亦惟因循。作耳目。後民之情

見。其必顯之。故傷。采。采。此所以。民也。亦也。與。家。倫。乎。何。也。禮。者

而。民。事。之。巧。偶。因。之。力。不。可。獲。則。素。本。而。遠。未。於。是。有。商。通。難。得。之

實。工。作。無。用。之。器。本。業。愈。衰。物。力。愈。乏。孰。與。夫。教。風。純。固。之。無。事。也

哉。王。者。時。巡。命。市。納。費。以。觀。民。之。志。淫。好。辭。殆。謂。此。耳。禮。者。而。利。政

之。二。六。籍。上。論

之。煩。後。又。因。之。質。朴。日。銷。則。詐。萌。而。奸。生。於。是。有。背。背。力。而。履。仁。義

窮。法。巧。而。薄。博。厚。風。俗。滋。流。法。今。雖。頑。雖。與。夫。百。姓。素。質。之。成。風。也

故。伯。者。規。圓。畫。玩。好。於。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而。擬。卡。焉。殆。謂。此

耳。蓋。禮。時。為。大。體。治。之。宜。次。之。務。次。之。起。則。為。振。精神。不。以。充。滿

而。氣。魄。不。足。以。相。配。天。有。六。虛。生。五。未。發。五。為。微。五。毅。誠。則。為。所。倫

繼。以。忠。其。和。平。而。煩。惠。以。慈。其。心。志。定。以。先。王。以。禮。制。民。自。井。田。耕

教。養。老。慈。幼。而。外。必。食。之。時。用。之。節。以。看。其。所。得。物。而。享。其。財。貨

聖。王。以。禮。制。國。自。賓。客。饗。子。孫。紀。喪。荒。之。式。必。以。此。之。大。小。年。之。上

不。使。物。不。至。於。滯。而。虛。不。至。於。匱。矣。乎。必。奢。儉。之。分。而。從。違。之。故。與

多。大。博。碩。諸。行。與。共。也。家。虛。字。金。未。禮。會。然。其。所。見。弘。潤。廣。却。出  
註。生。頂。上。

禮典其

文。二。六。籍

上。論

起予者商

二句

又南英

聖人深無餘者以其因詩而格學也。美學之有本聖人之所重也。發者因詩而格學之。而先是為起予。而可與言詩也已。且夫無本不立。無大不行。以自身學問之基。以至格別文大為之小。莫不皆然。子貢學聖人之道。而有詩指水木先達之學。而不通者。故云天子之詩。聖人言物。聖人言物。而後見其意。一洗之序。見其言。表矣。反子夏之詩。反其體。其也。誠度數。而少行。有本有末之學。不亦觀其微乎。故夫子深與之曰。天下之理。無不通。而事物之理。可以互見。難出之誠者。通於遠。之。言而詩之義。皆可以為上。已之學。之。二。一。如。因。詩。下。而。反。禮。法。以。予。言。未。嘗。及。之。者。也。而。商。能。言。之。大。起。予。者。商。也。故。世。反。而。求。之。為。言。自。詩。之。功。必。有。深。遠。於。禮。法。者。三。此。一。風。人。之。思。而。已。哉。如。因。詩。事。而。反。禮。法。即。詩。言。亦。未。嘗。及。之。者。也。而。商。能。言。之。是。可。與。言。詩。者。何。也。從。此。而。推。之。因。文。達。道。之。益。必。有。不。能。言。之。者。也。故。一。語。人。以。服。而。已。哉。故。亦。以。詩。為。教。本。欲。求。身。心。性。情。之。精。粹。從。一。語。然。然。為。信。道。字。之。象。乎。其。材。道。若。質。者。也。吾。門。以。詩。為。學。初。不。在。詩。言。文字。之。間。禮。法。一。語。即。灑。掃。庭。對。下。學。之。意。乎。蓋。其。學。重。少。始。者。也。使。人。上。如。商。之。切。問。而。道。也。六。經。之。理。觀。非。反。而。求。之。助。哉。

因詩格學可與言詩處皆是可與論學不復纏向禮上去及韓

愈語先事聖尼則澤震川二先生已有作作予將二先生作致

窺入文稍合時體遂覺以類風秦一洗本古方孔海內讀之者不

知其所自下不子呼大之生也白

絕不粘禮是其理高卓處以較子夏平生是其物多事處即

至問切于夏亦須見于夏衣進一故故夫子與與之升子貢于夏

而許言詩案俱為其切於學而有不同子貢亦其能求義理之無

窮子夏則事其能格出然言之表各因其人而進之正為其長進

一格也若子夏仍取其為信謹守而場庭對下學之義又何之與

言詩乎

一

起予者

不知也 下也

又南英

聖人諱言禘而復微示其可通焉夫禘莫如深則以為不知足矣又何必以通於天下者明其大哉嘗謂聖人之於時也諱舉親者所以明君父之人品雖微意者所以存萬世之防存其防即微有而不盡據而要皆以全君父而己矣專之有禘夫子傷之久矣雖無上賜之下受之子孫治而守之微而諱曰不知固也乃其中政事之節貴賤之等親愛之義皆不肯之存器用衣衾之制雖微意之用也亦重易行知者夫子曰不知則亦足以有辨於或人矣抑何必曰知其說禘之於天下也知上禘之通於天下則夫子固已知其說矣其義有

文子子楊

九論

三天子之說禘最廣則其事最微微而謂之禘西海九州之味也夫天下之象也天子之端緒最大則其孝子最末所謂不敢遺其公侯伯子男不敢遺其小國之臣而公為國之欲心以事其先王也是天下之象也天子之象最微詳則其象最廣所謂親賢老幼費感聖教下至蟠龍巨鱗莫不復說也是天下之象也然則天子固已和其說矣蓋禘所以隆恩而大立義以神禮故通於治以明理諸如雖舉行者所能首肯於天下以明命大而非氣薄者所能承使夫以雖有天王之尊雖夫子不能通導於天下也然後天下知有君而天子諸侯之分明天下知有君而諸侯大夫之分亦明矣不有大造於

魯。雖然禘者禘也。不可以當視。昭穆也。禮三年喪畢。新主入廟。則禘。於新宮。此不獨魯為然也。左傳曰。必嘗禘于廟。魯人曰。以恭君之未禘。祀夫子。亦曰。郊禘之事。傳殺于天子。此又何悅而據之也。斯義也。請以俟之。知時者。

續。上見英氣先生十七歲時試卷。已如此。口禘有禘。有特禘。左傳。亦云。多特禘之通。行於天子。諸侯者。斯語作疑義。亦慈於後儒。禘。給混一之說。不及精審也。

文子子楊

上抄

不知也







管民亦有反結

文南英

霸位犯上之極有見於好會者焉蓋反結胡為而後於管民之庭哉  
君子持此觀禮矣昔者齊桓創霸虞夏商周之制皆勞績肇末而  
宗蘇而管民相之於是朝聘之諸侯有私親於管民之庭而修好德  
之禮者願以諸侯而飲諸侯則夫反結之制為兩君而設也以大夫  
而飲諸侯則夫反結之制亦為大夫而設也然而反結之設管民亦  
且有之何哉蓋一匡元合之威高視於上者顧然西同之結主而遂  
使其大夫與朝聘之諸侯相見者耶不然胡為而置此兩權之制也  
蓋魯衛宋鄭之君奔走於齊者邇然厚臣之朝宗而遂使其大夫亦  
以天子之宰官自居耶不然胡為而有此反結之舉也夫以諸侯而  
飲大夫之庭則勢不得不以諸侯待諸侯故管民亦忘其身之為大  
夫也或者管民兼宗邦之意也然以諸侯而飲大夫之庭則理亦  
當以大夫待諸侯哉管民引明其身之為大夫也不登邦君以  
尊宗之象哉然不登邦君而當其時諸侯之朝蘇石私親於管民  
之庭管民之庭儼然人一體公矣即管民自視儼然一極公焉斯  
則國之邦君不夫其君焉為管民者不愚矣哉雖然諸侯之朝諸  
侯亦非禮矣以諸侯朝諸侯而又朝其大夫使託驥焉君子是以知  
禮之不競也譬之為山既震其麓矣人何加焉為子孫計者其慎毋

是為之極使不可結也哉

判斷管民有源有委有起有結此亦時大中寬猛之宜也白評  
代管民分疏出所以亦有之故宜若無跟而罪乃不可赦真老吏  
毒手也

管民亦

之六為

二論



仁者安仁

文南英

有安而行之者仁者矣也夫既已謂之仁者矣則其作仁也蓋獲焉  
 所待哉且夫人能行其心之所安而不能行其心之所不安行其  
 之所不安則非外乎其心也蓋能自持其心之安而後行其心之  
 仁者而後可也夫人非有所持其心之安則順逆之境每一致  
 是以動心夫人非有所持其心之安則即持之徐澤必幾其所守  
 乃仁者之於仁則安之也安之必資其端源故是以儲其心之安  
 多節和之以化其所拘是故仁在出人之際則相親而未幾行是乎  
 不危於自危夫危者心之所始為仁無異於危者心而為不仁也而仁  
 者有以安之仁在存之說則相持而永持於是乎不見於自危夫  
 不待以不危於仁是得已而不危於仁也而仁者有以忘之使詩書  
 之訓所以永仁者至矣世之人對聖賢而若存若去聖賢而若已不  
 故耳仁者非徒能而動而尤以不能不從其心也故至仁者而一切  
 道法之遷可損益忠孝之事所以成仁者家室世之人有所養而而  
 有所愛而不得不動不安故耳仁者非徒能而動而尤以不能不從  
 其心也故至仁者而一切名義之說俱廢夫是以遇物而可以長處  
 即也夫是以遇難而可以長處樂也若夫不安仁則假仁矣公私義  
 利之學者之所居解而似性起偽之端亦聖人之所慎也

明勿濟通只不耐久齊自齊  
 安仁正而不能看華不得不用夢托用夢托已蒙第二義無何托  
 之天只親切乎

仁者安

公余子鶴

上

龍文閣

富與貴

孟子

聖人憐仁自負過者而取之也夫既不去仁矣而復取之於遠方顯  
 障也又何不仁之有且夫富仁而遠而求之則仁之為名僅一逆遠  
 無用之稱其能值時而自見也必以為心之所安者易仁而心之所  
 不安者為不仁今有富貴於心而求之則難處之而吾心終有所  
 不安也今有貧賤於心而求之則難處之而吾心終有所不安也  
 若果者仁也行其心之所安而不行其心之所不安者君子所  
 以不去仁也夫如是則君子可以成名而無害於仁矣夫如是則  
 安而有時乎棄之心之所不安而有時乎棄之則去仁之說本可以  
 一掃而空也何也富貴貧賤之來人也常求之於命卒之順乎居自貴  
 賤富貴者命也貧賤者命也而求之於命之不覺其心之動也求有能自持者哉  
 的富貴貧賤之來人也又求之於困窮之際乎居自貴賤富貴而甘  
 貧賤而厄而尤之不堪其境之勉也求有能自足者哉若是則外貌  
 雖若無差而心之去仁亦已久矣乃君子則終終食之謂遠仁者也  
 終食不違則遠矣必於是也不得而棄其心之隙也終食不違則歸  
 澤必於是也不得而棄其心之所不嫌也夫如是則以富與貴不  
 買而處之矣夫如是則以貧與賤不買而處之矣夫如是則  
 復能行其心之所安焉為仁人也矣仁是遠乎哉

從富貴貧賤說到仁是從親入細從去仁說到無遠仁是從細入  
 細從無遠仁說到遠方顯障是從處入實居：棲居：換居：細  
 是此文緣處：自許  
 擇福祥矣而文於終食節仍歸富貴貧賤即足居：結居：細  
 未嘗居：換居：細也：只認得心之所安者為仁則定盤星已  
 錯以下都無的見不得不流入粗疏也

富與貴

孟子

艾南英

論通於實而過不可勝言矣夫人之窮而為過也反若無大味者饒  
 知其紫之異有如斯小夫子曰甚矣小人之巧於蒙君于也有無過  
 之聖賢而小人以無上列者視同閒之有過之聖賢而小人又  
 以無過者久而故之徒其心自以為無異於君子也非也蓋謂  
 人之過不於其言司上言去其無心言也言者必行其  
 言下言者無意之詞不於其言已分矣同一語也者言之而動  
 意而必致各出其心之所安與心之所不安則蒙君之於言未  
 可以一二論也書曰悔來乎動者也惟動至愛而後能不動小至

二稿

三

於終身行乎山嶽之危者又不可勝計矣則幸偏勝固于竹者也惟  
材不一而過能一子在於材以濟其不仁之行者又不可勝數矣無  
又過者小人之所以過其事也以君子之心而設法於小人之事然  
後望之過之者又君子之所以全其心也以小人之事而設法於君  
子之心而也亦名之曰過矣以君子之心而設法於小人之事以小  
人之事而設法於君子之心則是過義在可以一二論也名賢之名賢之  
君子者有以自處而公私義利之間學者之所深辨而親過之法生  
豈難過之名何詳用也中庸曰賢者過之故中庸可及而過則襲  
天道中於二分而過於二太過則不可用不問中庸之過兄弗賜或伊尹用公教聖

人者皆處其窮而為過者也。在易有之。亢龍有悔。亢者過也。天道有常。聖人亦有亢。亢不亢則害。不極無以成節物。聖人不亢則足以兼時。故曰有恆者。言其當改而不可為常也。學者知過之義。則中可操矣。

蒙字當分錯。不仁作文。只就君子一途。以便與若。夫古折有幾。角者。中波。淵。淵。不竭。而萃。萃。添。無。何。可。擊。

人選

卷六

上  
計

王公府

艾南英

聖人之非自足者莫甚于此夫賜哉乎曰而和者知則賜益矣  
夫子稍易語之止人有天德不自知之謂也夫人而有所昧焉則既  
有不知之理矣而自足之理是已不知中之未入也人之大患也而  
何者乎能自如此知如此知如此知之如此進乎知矣此時當  
急進之乎使之使其自足之理是已不知中之未入也人之大患也而  
當急進之乎使之使其自足之理是已不知中之未入也人之大患也而  
知也一之者也十之者也誠不相知乎而多寡之路動人之曰則也  
本來面目忽而盡於當今之靈覺而進藏物之乎其不可聞者知二  
之知也十之明也誠不相知乎而明暗之理使之何知者也理解  
分設急進現悟自心之若家而生機盡乎乎其不可復返也夫人自夫  
不深則自許而深何故望曰則之恍惚若矣機從此失而曰從此滑  
何者其終不若也夫人舍己不當則取人之力何故望曰則之我哉  
盡矣念之念時即念之致曰何憂其終不還也其猶是顧一瞬之中  
進退自裁則知若相賊以有方之達夫破境而前其聽識之所窮未  
何遂矣吾獨是而方寸之內落跡自封則知若相制以有限之量夫  
既著而往其精神之所歸又何極矣是故知之多不足恃也若盛者  
充然而自安夫入即無所不知不能勝此自安之一念也然也少不

足病也。中虛者。無然而自奮。夫人即有所不知。不能勝此自奮之  
金也。陽之可與者。是乎。

要有驚動處。刺入心脾。而不耐。雖鋒銳。終不自知其插入。死  
門下也。要之。毒屏周府。天鼓。開鬼法。其源流。病痛。都從此尋來。

聖人約言道而大發於其臨焉。蓋一貫之為道。本易明也。非大發深  
知之。烏能發其蘊如是乎。且夫聖人之道。雖以立之。所以致不息之  
機也。用之。所以分教誨之妙也。體立而行。而志存乎其間矣。  
孔子從事於斯。又與夫子同而告之曰。本乎存道。一以貫之。夫  
道者。一若乎。而力而求明也。不求。而求。於其後。而所遇也。是  
外。一若乎。而力而求明也。不求。而求。於其後。而所遇也。是  
教化之源。而顯以著。則流之。道者。是特。而予。從而。唯之。門人。從而。問

上論

也。於是。而夫子之道。志起而已矣。何也。志者。體也。雖天之命。於特不  
已。是聖人之大本也。起者。用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聖人之達道  
也。自其體而立之。其實無異之中。而充塞無間者。焉。靜而無動。而  
有動。靜一。而自其用而達之。廣大流行之內。而昭然無昧者。存焉。  
顯諸仁。藏諸用。而後顯一矣。惜非夫子一貫之道。要之有天地。大  
志起有聖人之志。起有學者之志。起天地之志。起即天地之一貫。聖  
人之志。起即聖人之一貫。學者之志。起即學者之一貫。非肯子何。以  
知其深乎。

此道作者紛。皆因起。起。故學者極易。極易乎。常道。故其

發是於第一。而足。有云。曾子視對門人。視一貫。只是平常學者。為  
起。便是。以門人不可。一貫也。如。以。則。以一貫為。起。為。祖。一  
貫為。性。志。起。為。起。聖人。曾子。門人。對面。分。成。數。級。不。費。其。一。貫  
手。指。學。此。一。張。也。有。云。在。聖。人。是。一。貫。在。曾。子。只。憑。他。平。日。所。得  
處。看。成。志。起。如。此。則。曾。子。一。惟。仍。舊。故。聖。人。特。而。之。化。安。在。此  
人。一。張。也。有。云。曾。子。到。終。後。行。不。得。不。然。非。一。貫。如。云。仁。義。而。已  
皆。可。此。批。乃。禪。家。攝。大。為。余。之。說。世。人。不。學。每。為。此。等。錯。解。不。知  
現。之。至。後。隨。者。無。如。以。禪。語。語。之。思。相。附。和。為。得。此。以。去。其。起。而  
通。其。說。此。解。或。斯。遠。都。係。矣。此。批。都。係。惡。學。者。以。都。係。後。隨。之

上論

卷之五

說為宗。豈不形其中之無主耶。且吾不知。曾子何如人。乃對門人  
如。此。從。易。也。此。又。一。張。也。又。有。云。志。起。是。心。學。海。濤。一。部。書。何。處  
不。是。心。學。心。學。二。字。何。處。不。可。掉。入。又。安。用。以。志。起。代。之。此。人。一  
張。也。又。有。持。絮。絲。上。下。前。後。不。休。勿。施。博。學。立。達。等。語。志。起。者。不  
知。此。特。志。起。之。一。端。耳。以。章。志。起。統。上。溯。上。法。與。強。起。之。義。相  
去。遠。甚。仁。起。二。字。且。不。可。同。乃。欲。以。強。起。為。一。貫。乎。以。又。一。張。也。  
平。謂。程。子。曰。雖。天。之。命。於。穆。不。已。志。起。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志。起  
已。盡。之。矣。然。如。此。雖。不。為。近。日。所。喜。美。近。日。得。學。藤。石。實。榮。義。使  
安。知。性。命。之。書。為。何。物。宜。其。不。足。語。此。予。二。十。年。前。作。如。此。今。讀



或子之不學也。馬不可也。是故君子謀國成財利。純非所運。而君子論人。巧作也。誠不原其心而已矣。不然。則吾未見垂由國存者。之。不為奸臣。其也。  
如。此方是。其。不可。及。若。此。作。乃。其。知。其。巧。不。可。及。耳。自。其。  
只。從。智。巧。之。士。所。運。而。不。肯。為。者。對。於。士。當。時。心。術。作。為。來。應。  
字。真。不。可。及。處。亦。真。論。到。極。處。其。惟。避。邪。降。臣。自。以。為。智。巧。而。  
不。知。其。身。為。偽。品。即。死。難。中。亦。有。智。愚。之。不。同。亦。惟。愚。者。為。不。可。  
及。也。

卷十

論

卷十

其惡不



之。文。不。甚。新。楚。研。刻。而。題。奇。甚。今。使。今。日。執。事。再。為。之。自。當。保。錄。  
不。能。別。構。也。若。再。以。此。旨。行。以。奇。惡。而。精。去。先。集。荒。皮。信。則。全。矣。  
連。日。再。大。士。集。作。十。題。專。就。聖。人。平。易。近。人。處。極。忠。恕。猶。云。不。  
為。已。甚。耳。無。論。其。說。說。為。辭。意。必。恐。世。間。小。原。老。實。平。易。人。盡。  
多。未。必。盡。足。以。當。一。貫。也。自。其。  
不。能。說。意。不。依。此。信。之。方。而。要。去。學。解。釋。或。耶。或。如。未。詳。之。論。耳。  
矣。又。有。一。病。依。補。龍。說。直。寫。集。注。大。全。語。自。謂。全。道。而。究。竟。無。當。  
只。看。其。寫。未。盡。字。樣。性。前。後。位。置。搭。氣。極。變。幻。便。知。其。無。實。得。矣。  
又。或。自。綴。數。言。於。其。中。或。別。綴。數。行。於。前。後。其。疏。義。益。可。見。矣。如。  
前。篇。實。林。一。貫。一。段。須。體。會。註。中。聖。人。之。心。詳。然。一。理。而。從。應。曲。  
當。用。各。不。同。數。句。意。理。透。象。如。何。如。東。坡。言。未。免。隔。壁。後。段。直。寫。  
叔。子。語。有。何。不。是。然。直。是。意。思。淺。薄。猶。森。中。看。花。耳。

卷十



意非是也

全不切仲弓。如似。彼論。併似自款。何也。當時有俗儒。謂聖人必無解其子而為其父之理。故以泥暮之耳。此皆村僻世情。鄙見。聖人引衛倫人有何急。諱周旋。以平為萬。亦後世習俗。當時用平為名。號者多如唐家人稱龜字。五至近年為惡名耳。駢肩與衆。毛色之美惡。豈即為耶。喻其美耳。

子謂仲

孟子

一

四也其心

艾南英

聖人深幸大賢之體道於其倫諸賢者可想也。夫三月不違與日月並行者。豈以久於義哉。夫子深幸之也。故曰。善矣夫。不違仁之難也。事不違仁世之人。蓋有能強而至者矣。若夫心不違仁。則亦名砥之所習也。外若今之中。則遠之矣。且非旦夕之所操也。使而合之。條而違之也。若是者。非賢者不能自持也。蓋清回而吾幸見之心。然矣。若是者。雖賢者有時乎不能自持也。蓋清諸子而吾幸回之心。蓋人終於計回之於仁。吾已得之天機。求忠之表。則庶必其時之久而後足以見回哉。然而回已及乎此也。計回之於仁。吾已決其一息終身。是事也。其時之不能久。而復足以較回哉。然而回已不難乎此也。自今觀之。然而不己者。情事之心也。冥而相化者。慶望之義也。進而未見其止者。仁之所以發也。然而如惡者。仁之所以發也。吾試想像之。其心蓋三月不違仁者乎。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今石觀之。違與不違。吾無如諸子何。亦無如何。然吾雖處諸子之善復而終不能不難回之求自也。回也。賢乎哉。

此觀夫子只是贊回何必將諸子錄之。孰量此文。漢經奇極。老極。無聲色臭味之可求矣。以從臨川諸友會講作也。一筆揮成。如天地遠近。吾不忍此時退步。至以今讀之。猶有餘善作。或示人當。

特無實成者刻出書世諸選亦不之及。吾自欲實年。  
不遠無至。便有別三月與月。正有別一。終聲。只寫聲。回。實。  
未有兩聲。能。見。此。而。可以。辨。數。者。也。當時。宏。於。其。名。無。故。辨。數。  
年。歲。身。必。與。范。子。何。肯。與。選。之。有。前。後。聲。實。安。自。高。細。辨。可。數。  
人。中。間。引。結。實。在。一。段。且。聲。實。屬。境。次。至。以。聲。實。為。實。化。以。如。應。  
為。聲。實。則。并。入。應。鬼。地。歟。矣。平生。論。說。論。文。本。領。何。在。一。破。破。直。  
此。乎。而。開。自。極。實。事。諒。歟。也。

四七其

卷十

上

四也其心

節其

又南英

仁以心獨得大賢之統焉。夫心有統焉。而後仁之不遠。使日月並  
視。則何如哉。且仁人心也。心有出入。斯仁有去來。既去而卒其  
何如。未去而卒其遠也。各當就其心。則惟四也。其無子其心  
三月不遠。仁者。子。其心。不可。一。念。稍。遠。使。為。全體。之。終。端。  
而之。仁。則。自。見。其。心。也。言。其。未。一。珠。仁。人。易。遠。之。物。也。念。上。不  
遠。未。必。無。一。念。之。言。遠。則。之。仁。則。常。得。其。心。也。一。念。可。通。于。空。使  
有。見。便。以。未。顯。時。靜。性。存。應。緣。而。得。之。仁。空。方。止。不。見。今。之。說。以  
意。夫。遠。之。際。使。自。心。靜。以。後。欲。盡。理。還。消。物。累。而。化。之。仁。心。方。止。不  
見。其。之。遠。其。以。尋。夫。遠。之。說。若。其。餘。共。是。仁。上。之。仁。而。四。公。之  
以。心。使。不。能。得。之。仁。者。以。心。之。起。滅。為。仁。之。離。合。離。求。今。則。其。至  
然。不。遠。光。景。也。而。前。以。未。之。或。知。其。是。法。上。之。心。而。四。公。之  
仁。相。依。使。不。能。與。理。相。字。以。心。之。離。合。為。仁。之。存。亡。從。亡。時。存。則。其  
至。宛。然。三。月。體。段。也。而。過。此。未。知。我。得。矣。得。矣。月。月。至。焉。而。已。矣。乃。利  
仁。與。仁。一。者。本。未。故。物。服。膺。勿。失。更。無。遠。之。可。何。尚。有。至。之。可。親。仁  
與。心。際。時。天。機。乍。逆。制。復。相。居。雖。有。至。之。可。即。無。無。遠。之。可。防。四。之  
月。謂。即。日。月。之。所。積。也。可。四。之。不。遠。謂。即。至。之。常。存。也。可。此。說。仁  
四。一。人。二。三。子。其。前。諸。

此皆校前作意感而自不喜貴款何也已文攝雖定如此可見和

外子手稿

上格

回也其

孟之反不

艾而共

齊有不爭之臣。聖人然喻其心也。孟時之徒。孟氏以偏師敗。而不  
如反。又不足多乎。且人臣而爭利。柄爭名。皆非耳。月均非所以集事  
專政在。郭之幾。孟氏不用命也。其原始於專。則事。則不和。而  
以取敗。而其時有之反者。反非孟氏之誤。子手當時用矛而入  
之。則而論者。皆尊氏也。數為。孟氏之誤。子手當時用矛而入  
之法也。子手為以奔也。則諸孟之心。已自可知。而不意天壤間。通有  
之反耶。不意其能復。以金車。而又不起來。以珍泉耶。夫功在不。明  
雖聖王。無以持反。亦何堪。後一時事。以數明主。現乎欲。格而不。拖

二

則傳名之甚者也。意非孟大夫意也。依時馬上之心。遠原喪亂之由。  
其孰有爭利於朝。而今我諸侯不協者。誰也。吾尤李孫其父。故馬其  
孰有使人之爭。而令我兵。不協者。誰也。吾尤孫其人。故馬其  
若不欲自同。信事。以重有尤者。然若不欲立。無行。故欲分。諸者  
而夫子曰。擊時。雖原事。事。而使人。及之。不爭。九何。更事  
星事。名爭。柄。非和。求為國之通。而不事。務。中則憂國。謀公。之  
已。不。然。弄。也。殿。也。功。罪。半。也。如。胡。庭。稱。之。也。  
如此。則夫子取之。反。不在。弄。殿。入。門。數。語。而。在。不。弄。事。孟。同。事。決  
原。始。故。耳。終。玩。之。也。何。如。平。等。運。題。之。是。然。文。將。古。健。自。許。

自評其書亦特喜其文之通暢詩在民神味

是之文

齊東野語

上論

點石成金 三句

又南英

聖人特論體道之難而先舉其全以示人也。夫點鐵以融之。參以成之。而終於成物。此聖人內外始終之全也。而夫子舉之以示人曰。甚矣體道之難也。其說既深。其能通乎形上之微。而其功人不遺乎躬行物理之際。是以孔子作春秋。而教之天下。蓋有明志於形名。而不流於繁瑣。其亦有經緯於口耳。而後漸通無形之體者。夫關天明道之事。古之聖人創之。而卒未聞聖人之有所錄不越也。意者其有深語言文字之先者乎。而吾是以仰思乎點而識之者也。雖然。點鐵者。盛悟於心也。而實而論之。度廣則身之所至。常不如其

是者乎

一論

意之所期。而力之所持。常不能盡其先之所擬。何也。有礙者。聞之而不能自察也。於是乎存又仰思乎學。不厭者。見其學不厭者。或齊於己也。而明而微之。反則智賢之事。皆以道化之。庶者見其聖賢之事。又以承成在久。若為要何也。亦有礙者。聞之而不能相效也。於是乎存又仰思乎學。人不依者。或三者皆具。一則專而必至者。似乎境之不受也。悟其序。則動不多讓者。固吾學之傷其也。甚矣體道之難也。丘也嘗從事於斯矣。清三政教。而更難。以發規。迥矣。然不重。點鐵相連。而下尚格時之十餘也。自評

註云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故說來須平實而中有強苦為佳時  
 太多以過高夫之此作亦顯曰然哉註云不言而存諸心然先說  
 得體會服膺勿失意亦不勝而知之謂故不言心解一說朱子已  
 明訓之至謂許言文字之幾有見則直指其學案屬安提問要說  
 得三者過高使有以而或云學不敏即智教不保即仁上智即聖  
 不必說註中非聖人極至之說曰不敏保之為智仁是子育固夫  
 子自操中推進一步語若聖無仁學自分明若此二句是智仁  
 細至夫子直達自任乎則可謂云爾已矣其非聖人之極至可知  
 此平實越自欲然若不反越見得聖人意思好聖人分毫不能此

卷之六

論

則因

威極高要極高正是自己見識低不會聖意耳請得士則事公卿  
 一節如何極高作聖人之極至耶

然而識

仁

之謂仁

仁者心者在誠仁而依之也蓋心統仁而仁心依其理而歸  
 在斯上仁之方也已且夫人有其心以心而實達而吾之者仁是  
 之使息焉而存仁之方也已且夫人有其心以心而實達而吾之者仁是  
 而實達之中心之安善惡然無自非所以德民於易也操存不力  
 而盡其夫自然之運吾思忘與忘今故所以除其邪也必也依於  
 仁乎隨其所之而循天則以因致其理發而微元善以從善尼吾  
 人日用要知無不歸於成氣不致於惡邪依其則而強恕以求之立  
 建施受之間實存此厚而不勝愛而不忍之心即不字而勢處其弱  
 也乎乎焉

上

家範子紹也。子紹咏。咏少云。試看遠處一簪雪。還無相見處。又村未到身先遠。且可依他入箇中。然畢竟不令為其有依。是也。要若從往。乃是唐不許。這說來。紹朱子林氏者。猶是箇間。道者為父子。則士者終不可傳耳。且如以孝問。而太依倚。非志。然

衛君之心而衛事之是非定矣夫夷狄之攻無忌也衛之事無  
忌有我心否乎且世皆曰貧而無怨難夫豈特貧有怨歟固有富貴  
之人人皆既新終身陷於不義其心自責愧悔交切有外為事勢  
所迫而內為良心所痛者而貧賤者皆其仰不愧俯不怍且有飯蔬  
飲菽而甘如飴矣則衛之欲令輟之心而何以定哉如以事而已則  
則猶不可復矣子耶不肯立矣宗統誠重矣君宜踐矣而獨無柔辭  
之良心何也已嘗然夷狄而吾父革葬也已嘗然玉食而吾父穿脫  
為患乎否乎此無他不求仁故也不有求仁得仁如夷狄者乎起然

卷之六 二 論

敬服之素而慈然北海之濱豈非父子兄弟之間無憾而可以安哉  
者以嫡孫為辨則夷非無天倫義舞也葬非無父命為辨也若以國  
君為重則吾又想其中子未必聰明察知人也兩人者罕弗顧其堪  
爾無否而遽合此去耶則以疚心之苦大而利同之安小內訟之憂  
長而顧慮之計短是以負薪行歌而載出金石貧而無怨者如故富  
貴而多怨者如此惜哉輟也為嫡長之說所陷乎苦哉輟也疚心之  
事何多乎輟故日暮定窮則行而送旆平倚以良心悟之有不痛哭  
者輟而使其父哉故吾以夷葬之良心夷葬之功課也衛輟之良心  
猶斯也畢果也故曰夫子不為也

父南英



不必有奇神之海亦不必在事處布置安排主提仁字在赤心上推勘更無可歸閃處是取心肝制于手也

冉有曰

子子為  
上

發憤忘食 二句

文南英

聖人自宜其為人志於學而已夫忘食忘憂其於學也如是况有異乎其言子路者曰子之不對養公之問也何哉夫人之知我不知我之自知其高而後其德皆非也蓋嘗自觀之天下之事思之而未得其故則其不以爲可惜天下之事思之而既得其故則其不以爲可惜矣矣不因其爲人七發憤忘食者也聖賢之名理古今之事變時之而不能無事者夫人之志憂者也聖賢之名理古今之事變時之而不能無事者夫人之所同亦彼之所同也至於食而忘馬則無義哉其一念慕道之殷乎所同亦彼之所同也至於憂而忘馬則無義哉其一念慕道之殷乎竊計此憤樂相生之趣不獨忘知之而故與我周旋日久當必悅然而有觀者竊計此憤樂相生之功不獨忘行之而故與我從事日久當必悅然當必悅然而相故者愈若勤視而加以爲他有所修耶夫樂而不見其可情而不至於可樂終身家德其中者學者之大志也忘者事親以情樂而以為不足圖耶夫心與理不相下而至於憤心與理不相下而至於樂終身歸諸其中者忘之邪夫頓也則故之所以告之者在是而已忘之功在於目前則日用之理愈見而學期於有得則告盡之心漸化而何難為業公道哉

反覆波瀾皆是對子路曰語中開華神不臨頗極苦心讀者其以  
平常相厭也。自許  
對子路曰語當於女美不曰其為人也之前。與云爾之後。若此二  
句前語已通後語未斷如何中間有此開工夫插入前語如此  
苦心來神直是狂費精神究竟此二句題目不曾做淨也。

發憤忘

卷十

二

論語

子曰君子坦蕩蕩

艾南英

聖人論君子而取其心之良焉。蓋觀君子者。觀其心而已。坦蕩  
蕩。而君子之所以為君子。不盡於足哉。且夫論君子而使論之事類  
之末。則是不可以一端盡也。故必自其心之廣遠而自序者觀之。則  
君子所以致此者。可思也。即彼乎所以為事類者。亦可盡也。雖然  
之廣遠而自序也。不在一人之所獨樂而在衆理之所共安。求理之  
所共安。非至平者為之。至平者為之也。使非有坦蕩至平者。以完其  
心。而心則已微而不平矣。抑心之廣遠而自序也。人不在吾心之  
靜動。動靜在吾心之所直致。吾心之所直致。非至正者為之。至正者  
為之也。使非有坦蕩至正者。以完其心。而心則已迫而不舒矣。蓋  
則君子其坦蕩乎。還不予人。世之冠蓋而常以正德者。觀吾心之  
大遠。亦不徒已。成之名理。而常以至。斯者。吾心之通。是改齊增廣  
總是非。亦以僅與。懷遠者。同其襟期。然而安時處順。之。人。有在。在  
遠觀之外。而為。遠。雖萬物不棄之。以為不足。替以。諸。事。理。而。安  
之以。為。無。可。愧。是。不。過。美。然。以。意。自。用。之。常。而。心。固。已。與。天。地。同  
界。矣。顧。富。貴。尊。榮。原。亦。以。便。與。清。志。者。同。其。氣。象。然。而。安。舒。未。嘗。之  
聖。人。有。清。於。端。盛。之。先。者。蓋。常。則。有。委。蛇。自。公。之。度。當。觀。其。正。立。而  
實。則。有。亦。易。凡。上。之。安。當。考。其。德。齊。是。不。過。美。然。以。替。分。位。之。末。而



其如能是以非群之心無自而入也噫古之教何其安且詳也  
者題未細運筆未融內琢磨之工未到彼不能領中轉氣由顯寓  
經句刺似經連故言其屑而不及其微如是為足以盡詩禮樂則  
何以能興能立能成也自許  
所見子詩禮樂者不勝其相說未有少什疑讀來自無礙未然以  
載近日涵讀則此之能猶近古也

與桂詩

卷之二 稿

二論

民可使由 詩  
君子之教民也而有不盡行者焉夫民而由之是安易而知之而  
乎不能知耶嘗謂聖人非不欲盡于民以聰明之性也然上與下  
平司其柄惟夫聖人之所為者而由之其所不為者而不由如是也  
蓋蓋由之則夫人不能為也知之則非夫人之能為也故士之教民  
其法至詳而其達至簡若習為迂闊之日者其勞而已彼亦之以  
吾之共赴則其化全而知則偏矣示之以純至之可遵則其約而  
知則約矣其顯要之不可棄者自六中五方雜沓之煩所以簡  
其手是者其事甚粗而人上墾而銀馬外此以為非日用之資不能  
之二 稿  
求多也其秀民之能為士者自然讀書數其訣應酬之辭所以創其  
政者其條甚煩而人上墾而銀馬外此以為非成象之達不能藥  
入也使其時時之者可以為聖神而循之者不失為寡德洋其道者  
達而能融而習其器者一而可守何也雖子以性命之理其法可以  
習之而不可以智惠常進而不顧其所安樂言夫形上之事其繁饒  
不殆虛而不使人俯背又蕩而不受其所則民之不可使知也如此  
豈是以古之民終身出考入第之塗而已足見王化之醇終身三  
不待  
德之科而亦何由進虛以為悟哉為序至教也已  
說一民字則下基上達洒掃應對等道理終隔一層不宜以士婦

民也自新

民字不清則可使不可使道理亦說不達竟將不可使作教不壞  
等者矣其文自錄古可愛

民可使

孟子

一

孟子

孟子

二

文而英

之為言物各得其成焉耳久道而化必世而仁不朝詳而義以自  
清矣然後事積而功著而竟有雖能者矣異日者洪水西出而功  
無有大指斯然俗物太甚者中有所畏而功始物莫能害者中無所  
忌而功竟來神智奸邪共處一朝而不以挽念成其為廢落也大矣  
以不損天之為行生也凡物可名而道義之功固可以一名蓋也哉  
哉此其之世亦非盡其性情願理事皆華與本加厲亦云趨之與  
爾其切不以為文而其後乃更以為實也夫文之為言物各得其  
理焉事生於所不足物反其所自安求其本而親用以相宜歸德  
後性雖廢而竟有英加者矣彼以者須彬上梓邠人文右有德

斯然事之可極者。緣勢易比。而道係物業太盛者。發意蓋凶。而道  
 行。未文明。澤被。共藏一機。而俱乘之。於其天。其為光華也。至矣。時亦  
 猶天之為昭也。凡文可名。而天大之於用。可以一。名蓋也。然則  
 竟之德。終不可名乎。觀天今者。觀其時物之行。主雲漢之昭。而而清  
 之不言之矣。觀是德者。觀其成功之盛。大事之極。而相忘何遠之  
 哉。矣。夫子此言。亦上學上達之美也。  
 上節言其德。故曰民無能名。此節言其物業。正謂可得而名者。此  
 耳。乃事奉今無名。則天不分德業。一依混。皆講畫不通之說。不  
 謂賢者亦為之。

卷之六

上論

無子

海虞之陸於新為虞

莫南其

聖人極賢則才。而因時思於二帝焉。蓋周之才。自殷虞而見也。亦  
 唐虞而始。是隆者也。以其所以歷聖思於其意。而或曰。以十。九。則  
 事。而論其世。而有不。能。忘。情。者。頃。方。景。虞。其。昭。昭。而。即。致。雖。於  
 并。雖。何。也。吾。嘗。思。之。先。我。周。而。王。有。夏。商。矣。由。夏。商。而。則。唐。虞。矣。  
 乃。吾。一。觀。於。聖。之。遺。於。再。觀。於。以。氏。之。故。者。而。知。其。不。能。非。我。周。  
 境。其。也。因。上。所。乎。陶。唐。氏。之。降。人。而。學。有。虞。氏。之。求。舊。而。成。始。而  
 乃。若。我。周。稍。降。也。則。意。者。其。唐。虞。之。隆。乎。今。二。姓。之。相。承。而。歷。年  
 如。是。其。大。也。合。二。君。之。任。使。而。須。才。如。是。其。具。也。以。聖。神。大。武。之。帝  
 矣。亦。子。焉。

上論

學天下以與人。孰不可任其更張者。而乃解其之以佐天下之人。蓋  
 不必再為旁求之事矣。然後更之以歷我周而始。於其後。而殷有  
 焉。若存也。以水土刑名之位。比肩而事主。孰不可慕其膚功者。而乃  
 竟成功於攸姓之後。蓋猶然而向時。岳牧之傳矣。然後歷世以及我周  
 而始。迎相。而後有。近焉者。焉也。即以五。以十。以百。以千。以萬。以分。以數。而  
 視之。天。將。成。公。劉。后。稷。之。子。故。既。以。容。攝。義。德。非。岐。黃。之。王。而。又  
 而。然。也。唐。虞。虞。後。先。一。堂。者。示。表。格。之。嚴。即。一。帝。一。王。似。別。非。序  
 而。神。代。而。編。之。天。將。歸。大。子。支。孫。之。緒。故。既。以。千。城。履。心。為。王。國。之  
 先生。而又若於。降。降。匪。解。佐。佐。二。代。者。就。是。殊。見。盛。董。則。吾。之。所。謂

不其然乎吾今周何遠哉

今唐虞之澤乃比成周差盛蓋極贊周才見非唐虞以後可及也

如此見聖人稱許極曲又見聖人品題唐虞成周人才較更不

妄許可定蓋為卓犖絕倫視周公太公微宜未數人相去何如

學者正不必誇張四復以已私粉飾聖人今考吾人才一處指唐

虞再盛指我周則位亦無愧於作文容易矣身每

替周才為主唐虞不過借作題草以六人所共詳其異人在補夏

其于子好

尚不及在唐虞以前自見則我亦獲而無甚於克處

唐虞之

唐虞之

唐虞之

唐虞之

唐虞之

唐虞之

唐虞之

唐虞之

唐虞之

唐虞之

唐虞之

唐虞之

唐虞之

唐虞之

唐虞之

唐虞之

唐虞之

唐虞之

虞夏雖後

不無時俱謝者能自振於時者也夫松柏之體異於他木其能後凋可以

觀君子矣且天下大節義大事功決不自輕摘之人必具龍蛇沈毅

有力於摩乃能歷萬變而自為主張夫物則有隸者矣松柏是也何

也凡物之能悅人者必天而為嬌媚者必必必服侍而求謝者也松

柏質厚而體嚴無絲毫臭味足以娛悅人之耳目一求然而後凋必

以是不爭天下之寵故能得吾身之常不競一時之榮故能立千秋

之想是故功名仕進之途君子不與世人爭速速而常有清熱之德

寬之淡澹辭窮之味曲折陰陽之苦莫不飽覽矣而君子愈表其孤

寒之操竹是天下情其窮而復振其力事增趨避之理君子不與人

情爭雖今而常有榮枯之危究之發舉好惡之勢利業心之端其

不改纖矣而君子猶披其謙斯之實於建天下錄其操而仰其處天

君子猶故吾也學術天性原非周待而五英平居犯顏而謙既臨更

西牧師而死義而前復自符即君子非宜孤介也藝技豪華抑其變

獨以自達既能樂人之樂亦能憂人之憂而氣節愈大猶之歲寒知

松和松栢之後凋也吾已早司其藝矣嗟乎風塵塵埃之中誰識人

世路達達之內安有素懷哉吾甘為世人之知而已乎

吾新蒼然氣力元得亦自具其清而不改何也

知中帶有心氣玉潔清行得而知如讀書當自勝於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子曰水哉

金

艾南英

聖人使賢者不獨與其守也。蓋絕絕不<sub>不</sub>知由也。守士也。然而終身誦之則非矣。嘗觀聖人立教。每從人最淳樸處。使其所往而去其所持。且持得之於通達之觀。而與以之道之大金。是教見大<sub>不</sub>而<sub>不</sub>資<sub>不</sub>之。其心淡而忘世味。其志深而忘<sub>不</sub>人。以之教遠。守其素。而猶士澤之定宗。即每夫子志道懷居之守。而猶於<sub>不</sub>絕<sub>不</sub>與<sub>不</sub>由之<sub>不</sub>不<sub>不</sub>而<sub>不</sub>衛<sub>不</sub>之<sub>不</sub>思<sub>不</sub>深<sub>不</sub>而<sub>不</sub>學<sub>不</sub>之<sub>不</sub>達<sub>不</sub>而<sub>不</sub>至<sub>不</sub>廣<sub>不</sub>矣。世有能富貴而廉貧賤者。始是有志士。而志士之所求。後改未有限也。世又有能富貴而能貧賤者。始是有賢智。而賢智之所求。又有限也。蓋士之志。又未有不窮也。然則道之相去。寧有既乎。天地之所大苞。米之所小。聖賢之所分。盡在是已。迺知得天者。定其基。而因人者。竟其量。則終身誦而不<sub>不</sub>以<sub>不</sub>減<sub>不</sub>也。由自<sub>不</sub>以<sub>不</sub>不相<sub>不</sub>弱<sub>不</sub>於<sub>不</sub>無<sub>不</sub>盡<sub>不</sub>矣。蓋就其善。不自恃之。愈<sub>不</sub>盡<sub>不</sub>其<sub>不</sub>機<sub>不</sub>。使<sub>不</sub>炎<sub>不</sub>然<sub>不</sub>而<sub>不</sub>自<sub>不</sub>失<sub>不</sub>。就其意。中自<sub>不</sub>立<sub>不</sub>之<sub>不</sub>程<sub>不</sub>。陪<sub>不</sub>跂<sub>不</sub>其<sub>不</sub>勇<sub>不</sub>。使<sub>不</sub>變<sub>不</sub>而<sub>不</sub>思<sub>不</sub>深<sub>不</sub>。而<sub>不</sub>所<sub>不</sub>造<sub>不</sub>固<sub>不</sub>多<sub>不</sub>矣。昔師太公。人不<sub>不</sub>節<sub>不</sub>碑<sub>不</sub>有<sub>不</sub>風<sub>不</sub>度<sub>不</sub>。



艾南英

3

而道之所趨也。天命以是而不愛之也。天乎曰受之也。  
則可見其止此焉矣。不受命而貨殖而德則廢中矣。夫賜所以  
不受分者豈非以其需不多智哉。自今觀之天必嘗賜而不可得  
其欲懲賜而不可得也。而賜業以術衛之人情不能與爭智猶其  
至能與賜爭富也。而賜業以德高之是其貨殖也。術道而無天乎巧  
其德中也。有心而無道乎智皆聰明之驗。而非利之圖也。天乎賜以  
貴而賜不受也。天乎賜以愚而賜不受也。賜也幾乎哉然則吾有  
益而無天知命之學可以不敏矣。吾博賜也。吾人定勝天之說誠可  
為也。余雖然而所以為賜之所以為賜人多未幾學者觀之。

不於聖賢之教惡過乎矣  
於禁聲處者精神而與題自然恰達處尚有微飛當分別觀之  
上節竟不足次節近之而祖都是為次節而平上節以未之  
不可為禁聲其病亦不止微飛而已若謂無乃近道則道非聖人  
之道矣

四七真

所謂大道

二  
五

父南英

觀其所以事君者而大臣可知矣蓋以道事君而後為大臣不然亦  
真以異業營諸人主有畏大臣之心而後天下安大臣不自失其可  
權字  
與之權而後大臣重夫所謂可與之權者何也道是也人主之權可  
臣有所恃而不懼  
以無所不勝而猶不能勝大道二者畏天畏祖宗之實也人臣之心  
不可一有所恃而獨不能不恃天道二者此生與禍福之所俱也憂  
故大臣之事君也名不貴勞而立功不貴傳而成使其學有以本之  
也而道名之曰道蓋道者事物之統而人政所以系也仁義自味焉  
無所馳馬而已矣抑大臣之事君也不謀慮於法之外不移意於法  
字字使不足大損益

有社稷焉。

艾南集

幽有以治其神亦仕學之一端也夫不循治其民人而所有以經綸其社稷則其事固已戡矣想其料夫子曰先王之道明則有禮樂幽先王之道行以明而備言幽則人有所不可測而後先王之道神乃若毛之有社稷也夫人而知之也為邑者之有事於社稷也亦夫人而知之也亦有以事社稷為要焉者乎亦有以有社有稷為仕而學焉者乎為之春祈秋報以求助於荒饑之表圖也至若異焉者伐鼓於社八端不通則人似有違責之義明乎先王之不欲無功而食

於下兩句有明化處却不當其上下意理相開處實又不甚親切以顯落胃造不巳

有社稷

吳才子

丁  
香

君子賢而

二 夕

父南英  
君子何必

辭大志士道而發高質之論馬大制機以爲文士時天下者之過  
 也君子可爲之乎子咸意曰聖人治天下常使民無知無欲故素樸  
 而理淳而天下安其性命之情上稽三代之政下稽秦漢之意以下  
 統末世之行乃是是也君子何以及之哉大古者工不造彫琢商不  
 通侈靡非工商之術發誠敬使之然也足以至德之世山無蹊隧澤  
 無舟楫雖有什伯無所陳之其民耕以自養以其餘應民天子故士  
 庶不慕意者感而女重其微一疋解一疋履而當死而極由上之政  
 教事任賢而已矣復世曰哉善治天下規之鉅之煩之簡之制五禁  
 之一一焉  
 使有節挾飾王也使有父事之法制禁令設爲宮室衣服大器陳  
 具無王之制而後飾其無窮之欲不亡絕乎是故爲之禮樂以治之  
 則井與其體樂而窮之爲之乎足以異之則井與其乎級而窮之其  
 君則美玉食寶倉庫其市則器難得寶無用天下奇幣財貨不足乃  
 鼓漲起盜賊愈多而其儒者又取先王之迹相與危坐而論之鼓歌  
 而舞之聚衆不足以極其豐積財不足以究其富助陰陽之和而通  
 性命之理由以觀之文不足資也政應以爲今之在上者無如躬行  
 節儉損大用忠使民見素乾樸然然太少之世其然也而無辨其  
 異衆而無辨其宇宙之除不主下以爲何如也

換律法。泯然不覺。

君子賢

平子集

丁

汪家新

蘇子成司 全

大南英

賢者持文質之平。不容偏者也。蓋徒任質則質亦隨之廢矣。虎豹之  
革。直以其得哉。且虎豹之文。不勝其質。蛟龍之質。不勝其文。蓋從其  
類則未著。適其變則宜民。禹湯文武諸君子。由以其選也。如必舉文  
而盡去之。則子咸之論。馬援於海濱耕畝之世。可矣。夫大明以止。聖  
人所以化成。葵華之交。菑物所以相見。文也。而可身者。文也。野為文  
明。之之君子。所以均齊其教也。監忠照賢。邪正之盛衰。所以立條為  
極也。有乎足。自有舞論。說於性之不己。以言身。有志信。自有威儀。  
黃帝德之。必式以載天地。後世日。石百拜。七令。不相見也。不離則已。

天下事

下海

然三辭三集而後文書文法而紀也不然則三昧是何也奪而不讓  
於誰辭何之釋也固孔天而地卑之紀儉石太固小龍謂穀之不夥  
又無君子小人之分乎見大造乃有美侯之故賦後之皆石世救謫  
為虛虛養古不真之有非利而食繫於而石不紀綱孔哲橫議虎豹  
之將大羊之釋不受同類石並稱豈埃乎來牧豎聖人以異天下之  
得日賓紹佩節君子以防血脈之奔流微子貢之論則流為任達故  
為虛無未必非子成成之也

一派流水排衙不分短長錯認則吾少年古文法度未深處棘子  
威節不憚半截竟作過時吾少年讀處自評

辣子成

艾南英

經 7—285

使其盡無繫也則夷虜民之國至今存可也蓋試思自太公賜腹以來其間父子盡遺以相承者幾人使其盡無敵也則仲父之烈尚有幾乎卒之五區釜鑊之數無以己之之陰移國運於陳氏豈特德予之不刻而以與牛某人之欲君臣父子之間何多虞也乃其君臣相率而揮涕牛山傷乎又何惡也

平理常局亦有布置自註也

老樸之氣千里在望似未見菲筆亦樂生機折平故文章必須丘壑長江波瀾二兵壑之極致也

下

君之

今日是朔也昨違也

萬壽無疆

賢者以附為達聖人証之以聞不已夫未言達之如何而但知附  
為達也夫子之致辨昭矣其意曰天下聲迹之迹未有不與夫人從  
精神相報者是故居實者能格天下以實而名虛者亦能感天下  
以虛若子所云非家之聞是也何也人心不可枉也而亦可強也感  
應之地大矣與夫憑焉而學者當觀其所會吾身不可蒙也而亦  
可歸也真偽之分易已其為人則易而學者當慎其所趨方若子所  
言是聞也非達也所著者非家之說則亦錄樂已耳而達之用未  
詳所忘者非家之錄則亦志在聲樂已耳而達之體未立夫人學  
是六一者

佛之未得固有緣身則無得之達而不如其不足以前為物之情者  
則非家之錄矣有以按其始於古聖人達於虛已自治之方而  
不欲要一日之譽夫六經知學矣子而以聞為達也不亦悞其初始  
哉夫人本統之不存固有緣身受物情之推而不知其不足以為中  
証之學者則非家之序錄有以按其終也古聖人達於虛已自治之  
方乃著

學之時而不欲知宗氣之思夫六經知本矣子而以聞為達也不亦  
藏其所餘歟蓋達之辭必格有可知君子不必取於人情而但期  
闡發之無掩然卒未嘗不操歸仁之說持其親非家之聞者要自濟  
於耳直達之人心不察其味君子非蓋却夫感通而不窮其行之果



秦商所知

艾南英

秦能其人者知之為知之而已矣夫天下有一已之明未盡而思以盡天下之士哉故先天下而棄者棄所知而已且夫發貨之單原不責其平日之而不及而故責其平日之所及何也知其賢而使之然若進退維而不必加之意也則天下之人亦何自而知其好賢之心哉事也以知賢才為難乎夫軍居一邑則直據端方之士未始不淨之選進維見之時而昭明孝友之賢亦特顯之諸賢才之賢才之知行滿者固不少也吾謂為軍者不必避私門之嫌以沮賢才之賢而致欲盡一己之明以作廉潔之招果其才智所數是依軍以勤

秦商所知

下論

結則司衡者豈必以知人為累也知之既為舉之亦為即所知所及而於明道公之堂從以開其果其德望所隆是佐軍以導風則受知者未嘗以先家受知也知之以識舉之亦以識舉一人之私而與論情所推而盡是也此夫國家之事非可著談也天下豈有失之疎遠而未有不淨之說遠者非其親暱其親信而任之然後知大任之委身於其還而不為疎威之謝者良有以也又況夫知人之明非何廉聖也天下豈有慎之一朝而未有不淨之生乎非其素賢其能辨邪正之然復知大臣定其海察察安而即以故交為援者良有以也由此則秦商言才而不以為然也何也軍之明是以自信也有士

不用軍之所深恐也如是則舉一賢才而不以為偏也何也軍之是以自信也強不知以為知亦軍之所不敢出也況德財而有人之所知者哉

艾有保伍布軍羅家無重獲探相連處皆不皆自計道身筋脈處不在多古學誠有當於心後以此其繁分

秦商所知

秦商所知

下論







鹿行言錄

公人南英

君子言之惟其有見於無道者爲夫無道則行可處也言不可處也

孫而巳矣。且上君子不害。無道之世。全於明。辟。名。川。折。已。勤。矣。故。

雖有講使入河者以行於世而他何益哉是故清其源而利其水也

其志不強其骨、以金化吾謝之君子焉、夫古之人、只有過其操、

具介以維天下者不愆以仁義紹之可謂

朝時也。行可居也。不言可也。子。蓋持錄於。秋。而我。月。舉朝。國。

其法贈時斯世之精神何所屬哉天地之氣必金石以行焉

主於慈恕而不教主文不矯諛言之者無可附之者之六

[illegible]

義人所共賞也

情見則詞發、志婉而味深、婉曲而多姿、亦寸采之獨餘耳。夫人然。

○此の世に無き所に在るものなり一飯に於て  
之極轉而不惑以諸世者有之矣當吾世而江河以流之風無所任

進仕則為真狂。獨行則為真節。而己顯其振勵夫人節義之德。

轉而後利、以取禍者有之矣。當其世而微影剛柔之道固有在也。

刑賞者天道之公辭難觀者忠厚之立而亦陰用其機權使諸侯

夫相安於善之說布天下萬世共推其無已甚然以視有道之君子

其心悔苦而其功倍大也。

名乃可傳但夫第一生路則不淨矣此淨者二字所以難也此大語獨不是生乃欲依句開耳然一病却小無道之危行發解不出至言孫尤不切似夫子自序春秋義例非本說也

100

2

見行言

二上



君子道者

文前典

聖人論禮道之難而歷舉其寔焉夫處而言仁和勇易也至誠之  
 可要可意可懼之塗而寔親矣夫子難言之也曰夫人之論君子者  
 當觀其境之所歸以於其中之所存世不察而妄以君子之名與人  
 於是人之所以自命與天下之所以命之者皆不詳其寔則未嘗反  
 而思之也丘也嘗以君子之道自擬矣君子之道原於性則一石錄  
 竹則則為仁為知為勇是三者各姑舍其體而論其用則終不詳其  
 焉自以為能者何也則以是三者不獨以百發未一起觀虛譽之衆也  
 乎居自命非不勉然可乎而臨事不免危懼而求誠則形見勢屈於  
 是乎子也

君子者不子也即此三者人不詳其心境無形姑外飾以懷之象  
 也而情貌亦不自其安舒而中情不免惶懼而周旋則外強中乾  
 也君子者所必察也此彼仁者之名可謂也至誠之以可意之塗而  
 復知惟仁者能不憂也是故知者之名可謂也至誠之以可意之塗而  
 不獲知惟知者能不惑也是故勇者之名可謂也至誠之以可懼之  
 塗而獲知惟勇者能不懼也於是者固肯定之思也臨憂而見仁臨  
 難而見知臨懼而見勇此然應變之塗而不為物境所累其人也  
 事我既無其則不敢居其德若夫者非學問之所強也防憂而憂  
 至防憂而憂至防懼而懼至而不達於性中而終違自然世或有其

人哉而我非有其性則亦不敢居其名然則世之以仁而勇自名者

要以仁知勇之名予人者胡不於憂懼感之時而觀之也  
 憂懼感乃以粗驗精以用為體今乃空虛謬然為無仁無知無勇  
 之說何也明文中推陳雲怡先生一行可傳予不敢附同調以作  
 先生功臣可也  
 為無仁無知無勇之說固是錯然如文中所指却人太粗淺恐聖  
 人時對到憂懼懼的人不止以學其行謂不憂不惑不懼力量亦  
 不止此也後一此既入身安自然去却又過火聖人言二者為君  
 子之道正為可學而至者故云以自責觀人耳若生安非學問  
 下論

下論

君子道

君子如其一句

又南英

聖人表君子言行之修所以立言行之極也夫均之言行也君子  
 欲使行路皆言而不欲使言皆行非但還得其平而已矣昔謂  
 子開修為己之學所有言行兩者而己順言揚而主敬行定而主進  
 此有餘不足之弊而自來也君子致密於此而忘其極極  
 之極何如而為心者實心其言為夫言不切於言而極之謂非  
 君子之心不可而君子尤有進於此者何也夫人之易言者以未  
 嘗有嚴密先擇之說使之及而自思也否非道德而故深為性命之  
 語者非強辭而較大為指畫之狀也無本而襲其末殊肉而修其外  
 也

一合

廉仙而解其全時皆為反躬之疾而和之所集也夫和從心之有德  
 而不動不義之盡則虛言無定之心即審察衆人之念故誠言以  
 也動不義之盡則虛言無定之心即審察衆人之念故誠言以  
 也行而誠也謂非君子之心不可而君子尤有進於此者何也夫  
 之委行行者亦謂夫中正和氣之說也於近而自足也非幸之功  
 必有過人之事而後可以克厥厥成蛇依之德必有過人之勇而後  
 可以獨立不懼凡行過乎恭過乎哀用過乎儉此皆有貴貴之焉  
 不遇之所成也夫過之名與不及皆也振行之極則也矯焉以至  
 過猶大焉以用其中故屬行以過也過行而言行符言行符而君

學之德成矣然則君子之於言也不故修焉而為任前之失而某於  
 行也尤難退焉而守鄉居之中可以得君子矣  
 用平行一層觀策出和適用惡不同是有惡惡正謀和過而大細  
 入。

君子如

君子如

下

德

孔子曰非  
圖也

艾南英

聖人指為僞之說指示其所僞而已夫不自辨其非僞也而持四書  
燕園也義說鮮以見忠也且夫忠誠非人所共也因應於世而圓滑  
之德歸焉吾夫子用舍行藏之規未嘗輕以予人焉可知已而世間  
親某處而非之則又有不能以自明者故於微生畝之義而婉金之  
曰子謂丘為僞也乎哉丘不辨夫僞也此亦非敢為僞也敢為僞而  
實持之者其志專在於趨時非敢為僞而迎合之者其中必有巧獨  
走何也夫人之怠行不特成於心之所好而亦成於心之所惡世道  
之隆污作者圓則之以國通而作者亦效之以膠漆此等時弊而今日之憂

卷二

4

即日以信也夫復何言哉凡人天性之所就出其中之誠然則雖予  
心天下之至污而不鮮而立此以爲之故非敢爲僞而若爲僞也立美  
於固有深澤之據立今日之處即日以僞也來必不可自解然君子  
殿世之苦心肯夫捷之不覿則雖予以天下之大惡而不避而直領  
華焉故似於僞而實非敢爲僞也立美於固有德要也楊耕齋贊之  
辭未事不成斯人之光然有立視之以會罪惡之道論余而來必甚  
痛望而爲如孤竹東夷之子未嘗不數告人之高然有立思之義則  
乃吾庸之定經下作而審斟酌可立而可離故至於今吾人之目足以據  
也性使之而能受心之所及至於今而人之目足以不僞也立亦

保之不但從弊心之所非然則止豈敢爲依者哉今而後固也保之  
毋亦兩存是於天壤而立孤行息庶以爲世道助而已矣  
或題枯題繁如姊婉折凄清自不俗自許  
兩句一聯一任一答聯一自明是非豈然應語良足持不淨用一  
說實評

孔子曰

卷之二十一

—

學  
文  
仙





中二此似誤似疑婉折清辨非老手不能有此句讀  
知字意尚可多作層級其中共旁心俱有曉界此只通浮皮毛耳  
然畢竟要曲合離離然不即已成自修

— 16 —

2014-15

有所以表異者惟其孫而已大事固有合於義而後之或以作物  
君子之謀尚矣書謂聖賢處事每不忌忌之必遂而紀天下之不繼  
也  
何也哉卒然而初非常之例人觀其始未見其終也已神於其心藏  
雖然不為術錄之狀我任吾見人多念其見也必阻於其外更其間  
有妙機焉公事壯為若四時之將移而變入於平月之會以捷乎事  
機之自達乎氣御物若春和之求入於中人以發神之澤以習乎人  
情之自宜蓋君子持世不以才而以德常使天下享其利而不被其  
害君子奉事不求祿而求濟常使天下歆其名之正而人喜其德之  
足乎下焉

一查

子致其終也休其動也安其能舒于石不迫其言溫潤而不傷條斯  
意也雖權奸大勢可順收皆聲息不動之中而立亦從事樂然以應  
要乎從容易低之意不然果成操天下事規不說於聖賢而設舍未  
適宜安人情亦大驚沮是不疎也不去當之罪也

日勝於文學能終終世立論以寄作用惟漢諸葛亮收公知之宅居  
臨諸賓式蘇軾事亦不格此中道理權奸大勢二比極深極確既  
我題中有凡原有兩君子似不宜擇入孔子觀微室事件註再商鑒  
下河也 缺漏

記不能美乎云謹據原作用孫子語本已先詳復或君子字樣既不  
得刪字然終代不妨增聖孔句

此非所以成之

一節

此南與上篇

有辨以成義者非信莫以也夫義不誠不誠而君子有不期信而信者故君子之義而矣嘗謂君子於學每不欲動而見疑於天下而動之為害而慮大既動之不可復也則夫成義之端固已粗是矣然其所以所謂義者而能以無信相背是故推行矣孫出矣而獨來也天下有欲為義而棄焉者矣然必以其終也天下有欲為義而棄焉者矣無以存其誠也士之君子既已許於人則後日之所行非其自欺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不誣士之君子既已許於心則終身之所行介然不欺其志故不以其義改節不以其存亡易心天下

下論

此南與上篇

形道之於維明皆有未易解者其故弗五之事制為後世之所傳者君子而後獲有所成終非吾人之所謂成也吾誠無所說於心乃下以相背耳與仁同物之為信然如與仁同過之為信發天下成義者雖聖賢有不能必其後者矣故時弊之為義為任士之所宜義者非吾人之所謂成不始如世人之所成也吾方其所提信心修德以相教耳天下有正心誠意之君子未必必功見名立之君子蓋其德有未至者矣夫誠意無所提物而信時奇且補較定術德誠始而進則命非幸耶君子夫居而修德者無所感於外而用世權謀與通之法故其始也有規而遂可必其成也實然然則義

有體操也修其善而事有相連義之有信也實始於信而信不

知信之行義重矣夫雖然義之有體操信君子未嘗自知也君子建國則盡一體矣而不知其誠性也恭恪而名歸焉人與之而不吝則不知其為體操信也猶也而美者人與之敬不吝則不知其美也後世失其詳乃曰君子之成也必以信夫義體操信皆後天分別之制故如仁智一體而山水動靜之與義天命一脈而五常皆行之具也夫子所言乃由仁義行後世所詳乃行仁義也必其外義內之分而吾人之味也

下論

一節

此南與上篇

亦于謂信以成之是終始誠實以成以一事却非是孫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必言信以成之乃雖舉在末乃可微始終道與上兩句有引然信以成却須到成終乃見若云見其始即可命其學其始有規可必其成有慎則併在義以為第一句中却矣者註云以為皆幹行之必有歸文士之必以是過成之必在誠實可以為回必有曰必以是特示用力之詞故曰君子之道非須其主安之君子也結意甚微而末語解本于非是是以士後方信以成之乃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乃安禮之則今日義外義內之分則尤為難說矣

孟子學述 一

又南英

有心動其愛者故君子樂得其道也。蓋禮樂以養人而愛道者其先  
 王立義之端如斯大且古者達士之法常行大樂正而又為之依歸  
 之節。晨夕之辨。自或重以至終身。非知今之親之。左以馬道。則不  
 之。終而不知。必皆以養其後。將乎中之德。今由然。雖端而不已。有  
 致。存焉。故先王亦何嘗。然亦人。以道而教之。所會。諸人。於耳目  
 之。金石。道之。數。端。焉。矣。亦何。嘗。子。然。持。人。以。要。而。氣。之。所。融。飲。人  
 以。冲。和。之。化。而。愛。之。念。動。焉。矣。反。情。以。和。其。志。此。類。以。成。其。行。則。易  
 直。意。謹。之。心。生。而。復。剛。簡。傲。虐。之。言。棄。陶。石。自。達。今。日。之。背。于。國。也

是上二篇 自六人 論

自之民宰也。情深而文明。氣直而化。神則中和。位育之理著。而後天  
 德建。樂行之。陳常。不。覺。居。心。之。廣。快。固。抱。與。之。自。未。也。手。親。先。王  
 每。任。教。化。常。不。失。其。忠。厚。之。意。此。亦。任。德。任。利。之。所。自。分。矣。夫。君。子  
 不。從。此。而。知。愛。也。已。吾。親。若。子。耳。目。聰。明。而。和。氣。和。平。以。為。是。治。重  
 之。樂。耳。乃。其。致。至。於。極。風。易。俗。天下。皆。寧。若。斯。一。世。於。康。阜。之。域。然  
 不。知。樂。天。也。所。自。列。矣。夫。愛。人。亦。從。此。而。至。極。也。已。是以。標。切。大  
 則。不。為。無。善。似。德。父。母。之。心。若。立。二。南。雅。頌。之。世。懷。刻。之。事。不。萌。也  
 道。以。得。常。樂。之。累。若。見。風。儀。欲。舞。之。休。大。武。咸。亦。猶。行。古。之。道。也。故

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哉

樂禮二字不專指禮樂而禮樂亦在其中。稍刺脫言之為是自發

據樂道所以愛人處極有體余來君子二字為大橋義分明耳

君子學

卷二 二篇

一

四一

好剛不好

二句

又南英

好剛之與不以不學或之為是剛非遂主性狂也。則不好學者為之也。可不戒哉。且夫人未有以而自令者。而莫不使性狂。好是夫。皆使性狂。好是剛。而適焉。雖以主德自期。豈有乎或仁智信直。舊有剛者矣。石剛亦復如是。而好剛不好學亦復如是。夫剛者之任。道視察在內。有剛也。必必者。石明理則剛。有以則其為剛而似剛者。不待強而為。石明其養則剛。有以則其為剛而適。則者不待。而石若好剛不好學。何為者。性之所趨也。人以其性自者。而重其行之勢。必至適焉。而為狂矣。以名之所使也。人以其名自

文二二句

丁

能而當其發端之初。已有誤焉。而為狂矣。何也。物曲有利人。自有能。所以制材也。剛者亦言其本質。平陽剛之資。無所不可。涉肉情之。則可以貫綱常。而任道。居越之。則可以凌萬物。而離乾坤。其較為狂也。非有他焉。其未受養之剛。乾燥炎熱。有以致其然。而已矣。物有所不足。能有所不如。所以明也。剛者。言乎其偏勝。平陽陽之氣。不能無所餘。故其過則可以依純。而究其則。任其而。則可以引旁。而使之正。其養為狂也。非有餘焉。其未受節之剛。性從奔騰。可以見。而事而已。是故進取。而傳聖賢。狂與狷分者。剛之美也。吾尚思。解。而或具有餘。恐雖不處。而父。狂與狷合者。剛之反也。吾安得不懼而

文二二句

丁

好剛不

其所不足。或。子使斯人而加之。以好學也。辭其功。雖字而之。則必寡。然。定。或。之。衡。方。深。吾。未。見。之。恐。而。又。安。在。其。為。義。耶。明。即。效。養。四。字。好。作。須。從。剛。字。中。制。發出。好。學。則。不。狂。不。好。學。則。必。狂。之。義。乃。為。絕。切。刻。句。移。擬。不。如。而。未。句。之。理。結。足。今。只。海。樂。祖。諸。五。句。皆。可。通。用。而。剛。之。所。以。須。學。不。學。之。能。致。狂。不。狂。無。所。發明。

文二二句

丁

好剛不

天下有道 二

艾南英

有德天下之聖人不世治而可也。夫天下無道，故聖人出而為之。如其有道也，亦何事於聖人哉？夫子意曰：士君子信天下無道，而後之聖人出而治之，亦決無不可為之時。如以治之之皆徒為難也，則其善之用於世，必取必於天下之有道也。在則謂無運之行，不能有所為也。而聖賢所將者，特吾適命之機，以俟有得之自天人事之變，不能守成而無敗，而聖賢所可和者，知吾當然之責，至於聖賢而後已。若此者，凡以天下之無道也，是之也。雖故不量其力之微，而救之也，意故不其美事之難，如使今之天下，君則明矣，則則良矣，天下

事說有任之者，則聖人在上，而後美由之。志澤以達其高，五而不休。此

為何必大成乎？況齊之表，我如使今之天下，彼不大大矣。矣，命不降

區矣。天下下既無道之者，則明王復作，而臣夫之聖，無所分其寄，每

不遇也。亦何必自甘乎？斯後之讓矣。天下之變，時至而事起，視

身所遇何如耳。立惟值夫今之天下也，則斯乎有不家以自操者哉？

傳世始錄也。聖君子貴親身世之所遭，吾人之才，應分而相利，視

能審何如耳。立惟值夫今之天下也，則斯乎有不家以自小者哉？

德也。而為君子者，當方力之所居，然則均於天下也。彼以治天下

夫之故道之者，即以此為之，使受之然，均於天下也。彼皆其情

不德之人，吾求其情而任之已。無他，天下不常有道故也。天下有道，

道乎微，獨居濁丘也。情從而後矣。

法老而詞朴，不近紛華，雖試卷能自持如此。自許

此二句，繫於治上者，天下皆是，不惟與易之二句作轉，故言易者

正欲以道易無道耳。天下有道，史勿簡甚，非謂天下有道，則我可

不任其事，而高隱也。聖人遇有道天下，不大有為，但無須與易耳。

父南英

暢有通而不盡讀者應士之所議矣。是五稔之德其不能遍識也。誠有之然而非用世者所急矣。人人遂曰。粵者雅士博博。至於稼穡之掌。或不能舉其顯。胡不得老農而問之也。今天有肯地土財粒。是此膏腴而耕。耕此膏腴。此實也。然而有使。使之者矣。草木雖解而為歲。必去其究也。然而有始播之者矣。是故其生而樹也。以此而獲。死而耕者之所不能載也。種稼未不為種。種稼未不為稼。博博之者所不能通也。豈有居粟所而為故之先者矣。有稱昔種。今為穀之長者矣。即非此兩者。亦何嘗不按食粒月令而為萬稼。遂乎故。其利之

文一 二 三  
五稔之字刻畫  
一 合

者亦保無難與頌乎吁五鼓不分矣鳥獸草木何貴乎

陶隱居生長江南自不知稻粱曰飯糗非不覺明何泥足矣吾  
不識秦魏梁益爲何物有抱博物君子多矣作此以誨子孫  
須從貴不事農業立就中作利幾作何片作林鳴放胡爲物  
以禾爲玉穀不分落庸現矣余正以其博物爲耻耳

五教不

隱居故言身中清

又而英

達民之成其清也。有所以由全之者矣。夫必隱居故言。而後能避世。隱居所以身中清也。予且論達民於商周之際。天下非無道之世也。天下無道則人之無志於學者。又安能必行其身而後達哉。夫惟不之人未有棄賢之智。而學者必欲達其志。以成其清。則必示天下以無可用之途。而後天下始能無志於成。此夫子謂處即夷達者也。自今觀之。夷達之術。不見於芳傳。雖不知夫子之所謂者。而廣仲之事。則至今能言之。蓋其時若臣與廣之端也。若使其身之不用。以明其志於商周。則其時亦必於隱居之端也。必使其身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之不用。以明其志於商周。則其時亦必於隱居之端也。必使其身  
我計惟有隱居而已。則其能復其言。以相斯世之求。我計惟有故  
言而已。隱居故言。而後天下果以我為無可須用也。而我又有不歸  
金竹若臣父子者。則則已。今予道之。而天子之謂廣仲夷達  
也。而夫之曰隱居故言。身中清。味其言。若深惡夫古之人。好其達  
其名。以離身如此也。味其言。夫若深惡夫古之人。必待其達  
其名。而後能離身如此也。然則天下何者。之有當其亂。則世之所  
者。非言行也。離言有悔。而不足以達世。當其治。則世之所求者。在  
行也。故言之。故言之後。可以其身。以夫子為悔之思矣。

廣仲夷達之達。既與世不同。夷達夫無可考。惜廣仲之策。以証  
之作。法巧結。操嚴。非若手固不辨也。自許  
的是。廣仲夷達之為達。的更廣美之隱居故言。以若手分明處。第  
有廣仲程力。而中截去。則須造化。分亦楚。看注身中清。結隱  
居廣仲權故言。則隱居故言。勿須截。而後其身中清。身中清  
則公承隱居。不令并承故言。今一求併入中清。則廣仲權勾竟  
則林矣。此正作法。不巧結。操不嚴。處莫故。以老端也。

隱居故

一

無求倫於一人

文而英

用人有通充聖以器使則為夫人各有能而不能也如之何求倫於  
 人哉明則伯禽也若曰明主之用人下不惠夫不才而上不為  
 通才夫不才者多矣不才之惠通才者寡矣不可也度德而授  
 能重能而授職則無求倫之道貴焉吾則求於人者人乃巧於用  
 拙於求人者人亦拙於用巧夫才有所難強而適任之人臣之難  
 也難臣必成力而難盡力有所不堪而深求之人主之過也則明  
 王必材以敘董天珠其數並質不能通其官半日子足之司則然  
 也蓋其一人者所能盡方畫圖遠應於多方之務唯是相材質之所  
 宜而使之使不至於源官焉斯亦已矣而求倫何為理塞其通則氣  
 不能令其用寒暑燥濕之令則其也蓋其一人者所能為舉焉斯亦  
 然於四應之途惟是愛和能之所擇而用之使不至於度德焉斯亦  
 已矣而求倫何為一人之求倫或以其人之多材也而指此一人者通  
 望之入任重於力才盡則用庸其然則情則敗故用人之法當使  
 大才者自幼之外更強有餘之地人人求倫或以其國之吏材也而  
 於此一人者併任之夫百官安萃萃之而難一得自先庸眾之而  
 棄故用人之方必使短才者自幼之內竟無不足之形是也先玉  
 則上至指兵農禮樂刑神聖之才不以攝其第下至於梓匠輪輿

文士十銘

上論

文士二銘

無求倫

工德之巧不以兼其職誠知通才之難也小才之  
 言中情事便然有餘味不必其說之長也求倫一人與  
 有別發使言人無不可用無求倫言用人當盡其長而舍其短  
 得泥者



執德不執

艾南英

少有所持重而風竹宇者。無為貴士矣。夫執德矣而不以信道矣。而  
 不為其說。不執不信之人。無愛也。又安是為有無哉。非夫士之無德  
 也。世也。非其無德。信道者之過也。即稍有得於道。而其人無可據求  
 之。則亦將得於無成而已。古之君子。以其身係於所道之任。有  
 之以為重。無之以為輕。何也。則執德不執信道而為之。故也。夫執德  
 何以貴。執也。進而求之一。一則一。不以謂其分。惟而小利小害。  
 不以物真心。蓋持大其所受之氣。以達於用。外有物焉。先則其重。侍  
 其所以貴之者。而已。其信道何以貴。易也。性情之理。通於乎。而戒疑  
 重十十。

馬則必居之者。降功化之感。入於微。而後其德焉。則必待之者。後是將  
 際其所考之境。以進於戲。學有物焉。先明其趣。樂其所以安之者。而  
 已矣。乃若執德而不弘也。入其成而不必竟其量。雖志意近實。然解  
 德而不之訓也。必是必無可執者。我乃受文武之貌。而後大機小  
 決其中。則儒者之政。既無以盡其利。而何以達諸家國天下之全  
 其為極也。猶之乎山而已矣。信道而不為也。涉其藩而不必樂其黨  
 謀。律義而然。然形勢而不足據也。必是一無所信者。我乃其聖命  
 從事。而達道焉。其於其德則幾之。介無以盡其守。而何以當其  
 有官與。能及。衡其為有也。猶之乎山而已矣。夫執德不弘。以為念於

不執之人也不執之人不足為有無

則執焉不可以不弘也。信道不為以為於於不信之人也不信之人  
 不足為有無。苟能信焉。庶幾見乎。而猶未也。則信焉不可以不為也。  
 福之。道任至重。技不繁於技。操之。夫學皆其見。故不以一得自止。然  
 則君子非徒惡夫執焉。小人者。此亦無夫不執焉。君子者也。  
 文亦不若。但板而欠。圓則輕。拾一分。其佳。有許。  
 未嘗不圓。太常不輕。故若執德在。體道有得。上者。信道在。尋關上  
 者。以無精。勿理會。只。廓落。執德之。故。亦不可謂不若也。

重十十

丁

程上



父南

論英民者先其常而己。蓋我能照民之心。而使能勤民之力也。信可  
不務乎。且昔者古哲后之語天下也。苟嘗不任民力為說。我豈以  
食幣事時。民樂事勸功。以奉親君上。而信愛先之。是故君子格此立  
惠也。何也。信也。皆出之以悅梯而行之。以至誠也。身不能遠民以無  
為。而不以州縣至之。良則上人之精神著矣。抑或者官器以利利。  
而致腐敗節義之志。則上人之精神又若矣。休戚。日多其力寬。  
以致廢世之民樂其政和。而親非後回擇可而勞也。夫苟有君民之  
責德焉。則雅役民以承君之私。而歡路鼓舞。乃做上下之孚。當時奉  
天子于福。

子十千稿

文淵閣影印本

之。以委也。味之。而然。意太和無不洋溢。而歷狀疾視者。吐臂痛之。  
候也。信至是而後可治終始也。非徒回無弗民情也。夫苟有吏民之  
實心焉。則律法限於居始之初。而亦由開端。蓋觀其他之至。當時動  
之以訓誨。而以衆威。率從家以宗悅服。而無敢強強者。此時哉之  
極也。信至是而後可治更張也。是民之服初也。不過行而行役而養  
君以自安之事。故公旬有期力役有美守其法而貞之。而信已行格  
比伍使庶之中上之使下也。時有達成勞還而惠患以通下之情。故  
曲體妻妾傷飲水其功。安達其隨而布之。而信宜同於家人父子之  
間。而是要諸事勢之窮。雖主去舍去兵而可與有立。答之民心之句。

信謂上下相孚。不專指上以信勸下也。信而後勞。謂平日交孚。可以使之非謂勞之以信也。世以上以誠勞下而民信之。信字要緊。未的。而后節次。亦未見盡然。

君子信

此止於至善

文前

學有軒至止其所居已夫至善者明新之所止也止其  
 人之事畢矣止大遠則於至而已遠道而不要其利  
 遠而達自以爲至世至厚而非之或大人之事不然大人之學以爲  
 善明且新矣不復有明且新者以爲之則內之無以盡已外之無以  
 服人夫均之無以盡已外之無以服物不謂得謂之明新何也則以  
 明新者道之遠也高卑大小之制形皆有既哉則以明新者又遠  
 矣故詩也既而解之不解時能使止之大事之最精者通相形不  
 錯是有五馬有下五馬而至者善矣誠心有所期莫若示其所欲不  
 能十手焉

至於是不止也不滿所以流小自終盡焉武而後有不足竭其初思  
 者矣夫事之有待者連作之而不窮有至焉人更有至者焉而至者  
 善矣故善無常期不能定其所域即善於是不止也而何嘗以進  
 大德也況乎上猶有可增其力至者矣蓋三代以上之治出於  
 學三代以下之治出於才凡一切苟止之圖宜復未詳於人也  
 無之有教推之有所而後無礙於其化如是而可以止矣若猶未也  
 則猶賴乎後世諸伯之圖也苟有其定必聞其聲苟有其端必見其  
 善也一切苟行之化宜復有安於位也或在上美政在下美俗而  
 後無礙於其事如是而可以止矣若猶未也則猶賴乎後世諸伯之



學也此大學之道在明一德在新民而又止於至善也  
 不作時大然知德然於未分中未盡入細須洗滌二三粗惡事  
 明切此理處亦不可厭自持  
 未見探明切理之言即明新界分亦分畫不詳不止粗惡當洗  
 滌也

在止於

知止而止

又南

論知止者究之於其所行乃夫如是而知之非即如是而得之也定靜安慮通相能而後至焉非止夫明德新民之止於至善其始也必緣知而入而後至其所以止也後不為虛願所磨而有定有以能夫德業之達然則有可以一蹴至者有不可以一蹴至者何也善如其如是而止於明德知其如是而止於新定其規模而從事焉此是定靜安之至而心有折則而不定也如是而止而後有定也此可以一蹴至者也若夫明新之學其處者在性命隱微之地其定者被人生利病之關古今之變事物之故特欲得之必先慮之將欲慮之必由定而靜焉而心無妄動乃可以歷萬變而不擾人由靜而安焉而心無於持乃可以涉變次而不傾然後由安而慮焉而不以周章之弊規其容之理而後得其所以止也此不可以一蹴至者也然則知止而有定者先明乎取舍之權故百家之說不清而流其趨定而靜之而安之而慮者皆是乎自得之說故廣應之文從安而中其靜止格至善者可不思歟

知止而止至善一乃謂領止至善原即在明新二謂領止至善如何又分出為三條以一謂領至善明新二謂領漸次工夫即此至善工夫如下八條曰是也而止至善一謂領之要品在乎知一

知即自然定靜至慮而得故朱子謂定靜至慮得五字是功效然其不足功夫節目非謂憑空了悟可得言其功夫即在八條目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章句然自分明明所到處而得所以處最難進亦能五字功功中說到地位難非特慮與知分而得功夫也若論功夫則本是物格知至不可一蹴而至耳今大謂知止有定可一蹴而至已失其理而謂定靜安慮不可一蹴而至也特斷之曰得則是知止有定功夫輕而定靜安又分出三節功夫到處又分出一節功夫及以為至矣此其言知止有六可一蹴而至則所謂不可一蹴而至者將在靜字

分利功夫

起乎直指之或難不難雖義可也

知止而止



致知在格物 其二

艾和英

然原其所以合於外之道者也。夫知內也。物外也。格物以達知。而內外  
會矣。大學謂致知在格物。致知則何處。夫人心之與處其實  
相涵者也。日知其所亡。行其所不知。天下之達之皆心之故。物物  
已莫不在格物乎。物之必求。未有遺漏之知。形下雜著的之無往非道  
是故聞見非徒也。中之以虛靈而所通無不觀。虛靈為本也。補之以  
聞見所及無不涵。天人物而明之一靈長而不離。名一物於此處  
昭明耳目之用。有日來矣。六公以外存而不論乎日用事物而猶有  
不切者乎。明天之達泰民之達上士聖人有神明焉。藉而究之。夫亦

...

人々

2  
3  
4  
5

愈知治夫人思而意深。飲食不若樂而進。進則道於此。見然。方動  
 達之。必有足跡。於莫忘之事。頃而無益。乃修己治人。而猶有不屬者。  
 乎。聲威以明其體。多識以大其蓄。近古聖人有達作焉。考而後之。  
 亦愈知德矣。物有施由而施為之。後切留之。若不相涉。久之。恍然而  
 悟。奇焉。載乎木上。願以觀其志。而忘孝之思。通焉。所以免而端之。恨  
 也。物有頃重而來。成之。事初視之。若通於遠矣。之莫非存養。若害德。  
 也。曲由以留其數。而德性之基定焉。所以却昏散之蔽也。嗟乎。  
 以上言易致時諸善。意無不窮。物理之帝王。微禮俗樂。多利矣。  
 亦無不學問之公卿。宜其習處通達。強立而不通也。此大學之傳。

此皆要帖。然亦粗淺。熟讀或則自能辨其真偽矣。

致知在

大學

身修而居 三句

文而共

國之治平又因之。此所以能明上德於天下也。子太魯意謂古人欲  
 明上德於天下而必極其所先以修其身何也。蓋身身修之先而德  
 之則當究其所始。自身修之法而推之則當極其所終。則夫修身者  
 豈有兼善之所求而亦斯人獨錫之所由廣也。原夫夫人學必以及  
 物為功。而當其為功之意。則因家天下無從而見之也。殆夫身  
 修矣。則由理而達於事。而達於內之精微者。始確然可據。以立其物之  
 宗。且身修矣。則行事而成功。而造化之舒徐者。亦應然可思。以極

六

動變之能。故十人待其身不修。耳夫旁由格致誠正而身修也。向者  
 曰修其身。則猶有功力之可事也。身修則無所事矣。無言無過。勤  
 將其身而平。而自養者何人。吾未見性。自精定而猶有兼善之不得  
 者。是身修而達家齊也。向者曰齊其家。則斯時乎之為。亦也。家齊  
 則無所事矣。志可若。而長行。求而足。則是改者何人。吾未見致  
 誠。自近而獨尊。極之不已。者是家齊而達國治也。向者曰治其國。則  
 滿堂登錯之為煩也。國治則無所煩矣。官不攝。古不滋。將強國而為  
 藩。為侯者何人。吾未見六師。而九牧。而有所時強之未素者。是國  
 治而天下平也。而推其原。則惟有身修。是以古人以立方之風。故

兼修其剛柔。操以之宜。而克期主弱之榮。勝而又推其原。則必修其身  
 誠正而達身修。是以古人以一心之情。形於未論其出身加民之術  
 而先求其家之粹精。蓋至於身修而天下平。然則明上德於天下也。

此題有三難。身修而達家齊。猶倒一句。則為致辭其家者。先修其  
 身矣。此一難也。身修之與修身。家齊之與齊家。猶倒一字。一意而  
 難易功分矣。以二難也。從前原在格物。二格則無處不可。然則題  
 雖盡在上。而即修身二字。已在心正而身修。身修而後從身修  
 上。出起若語。六卦酌量。擇此題作大學之道三句。又作成款明上

大學

修身

德於天下一首題。其任其縱橫富弱。未有非明新說。諸者以三難  
 也。予在場中立意如此。故左疏古。時時處處。我馳驅而諸所  
 好。乃或不然。而不必計也。自記  
 豫首二字最難。承上單下。略加轉側。謹給。使行自天子而橫往入  
 於節中矣。於是講如題者。以為不如不做。直起直落。三大比。是已  
 然。然使萬家富同。屬三三大比。恐無此死格也。且不過悅不笑。孩  
 兒。計某耳。看此文起。手直入。水不深。入火不熱。中三歧宗。二精  
 切。室。開。成。衣。帽。中。那。洋。有。以。世。華。文。直。是。見。淨。理。明。一切。題。之  
 契。病。句。然。不。能。離。文。上。大。士。不。能。動。子。還。讓。世。老。出。一。頭。地。平。



湯之盤銘  
 商王新之學大德天而主日也夫天之行健不可見也所丁見者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己商王之學以之故銘諸盤如曰大常克  
 新其有富有之大業自新者日新之盛德我觀商道湯德萬民既  
 以其願設者屋無形之樂又以其德器者揚有形之樂故以浴身而  
 反之內照者其取學近日有諸家而餘之德揚者其校受情其舞而  
 勞日新蓋謂德也日也此於湯公升於扶桑求之今日而新如受也  
 若能起而之復如復除之力學元氣運小會以行之則心行  
 誠者務復光明之體貨利之不殖也斯以泰之不思德昭以建德者傳  
 是十子編  
 又學  
 使昭而之象是以日而更新乎心以日而新其德矣而未已也  
 則其日日新蓋謂德也日也歷於十干周於天度求之日而新  
 如是也若能一德之復特學標之德歲以制事也事與日俱無窮不  
 吾之精大義者以憂德雖之德種以則心也心無日俱無盡而吾之  
 存夫德者無泰重明之象是以日而不自明吾心與日俱而昭宣  
 矣而猶未也則又曰又日新蓋謂德也日也歲窮於歲則運復乎宣  
 漸也華既備又伊始於平建求之及日而日若永新而又創始也若  
 龍指蟠然無間之功又如鼎新革故之圖聖教之輝也不以已為滿  
 是而於常新之復為其勇焉如少新之始天道之然不以已為滿

而雖既新之餘勉其智焉若未新之初受日之更新也謂其周而  
 復始而吾之更新也蓋既進而復中之益于湯之德銘如此其自新  
 之極歟  
 少年時萊微先著作也者未必如此元希通明而詩古無迹  
 先輩勝今人若磨礪工戰訓局則美不概不勝先輩不及今人也  
 若如此篇則又先求於處不必效之諸日子日一字人日字以龍  
 雖看如我色等篇便是通篇為破不似龍牌文勢也姑存之  
 如如我色小題比前題故可用新巧之思此是何等大道理却用  
 此破案字龍牌之所必不為者也而標案先集以故不亦寬乎  
 是十子編  
 又學

湯之盤

如初知者通學也。又南英。  
 以論學時，謂君子之始事為，夫不有所始，則立善無從入。故學者  
 始事也。而初學之時，以之且夫得道之機，其深源博學之序，不可驟  
 而論也。故雖有聖哲，不廢格古則學要矣。雖然，學不可以自止自畢。  
 也。詩咏君子曰：如切如磋，以何謂也。夫切磋者，治器者之行也。定其  
 為也。其誠然有切於所義之象，而學之所以開神者，莫如是也。夫切  
 磋者，治器者之所必去其者也。蓋誠然有見於微德之惡，而學之所  
 以成完者，莫如是也。是故人以君子為至簡，而君子則為其至詳。人  
 以君子為至遠，而君子則為其至近。詩書義辭之府，可以廣思，亦可  
 以生。故從古聖賢立言之旨，未有不周於此。而亦未有待於此。  
 一就者也。吾學焉以通之，蓋不必遠處神化，而先於同異離合之際。  
 就其詳焉，所以為君子之切磋矣。君臣父子之理，其世可論，其變可  
 論。從古聖賢立論之事，未有不待身於匪懈，而亦未有不窮於深  
 遠者也。吾學焉以究之，蓋不必為漢拉命，而先於上下古今之攷考。  
 為探焉，斯以為君子之切磋矣。何也。學始於平日，得言彰名，而無  
 通覽之功者，此宜珠之士，虛而不可用也。君子思近乎實，其致  
 窮學焉者，無異於下學之常則，雖知切之云，吾猶以為未盡也。道  
 乎精神，雖觀大德，而無條分縷析之勤者，此浮游之士，疎而不可用。

君子學哉。南英其說。以石計。論者不味於因為之賢，則雖如磋之  
 云。吾猶以為未盡也。夫古之卿士，肯而不忘乎學，故出使侯甸，而入  
 朝正，政古之卿士，老而不怠乎學，故材則蒞聖而功，則庸衆學者，朝  
 不三復洪洪之詩也。子。  
 博習討論，道學二字，正解也。稍細一分，則為瑣屑自修矣。吾文本  
 無可破，而無染染習傳註，不可以入時眼。學者存善之理，雖可也。  
 自許。  
 乎。老漢處，正有滋味。所謂未經說透。大音希聲者也。  
 如切如磋。



其為父子兄弟之法

其南英

君子為法於國以爲人倫之主也夫詩不遇諫其德不式而已  
 而親和與父子兄弟之法也斯無病於德場之詩者矣且其詩  
 者莊嚴其類之所寄而德場之人倫之倫也先夫之宜家人其蕭之  
 宜兄弟其於齊家之旨詩言及之者也若傷曉之篇四其德不式正  
 是四國以於齊家之旨詩言及之者也而各以爲即君子不出  
 家而或教於國之事何也一四國大夫將州牧侯伯是長且僅一成  
 儀儀可備觀則豈君子必服其服不無其容和有其容而無其德  
 德將安在給必均其身於倫常而後能爲諸侯也詩所以不其儀  
 也一十篇  
 也印其爲父子兄弟之謂也四國之人衆矣彼事物酬應無方豈能  
 以二三其行足爲宗依哉提其花梅則夫其在林從其在林則夫其  
 為林物且有之給必居其身於一而後能爲求孝宗也詩所以味  
 其德也印其爲父子兄弟之法也詩也詩詩人之言四其儀者廣言  
 其而不泥也何也德之嚴密者非可以一端盡也然後可以盡人道  
 德如而吾深以父子兄弟言之以明解治之理而著其至大者而已  
 詩詩人之言四其儀者深言之而不易也何也心之知結者非可以  
 言盡也然後可以立不違之理而吾專以父子兄弟之是法者言  
 之以作永觀之型亦著其當然者而已夫天下事不立於法則腐敗

之詩未足以明物持之所推法者規矩準繩之至也然天下事不立  
 足法則一端之善未足以持斟酌而不惑足法者範圍象理之具  
 也如是說詩其斯爲善說詩者哉

此二根律生義法字是字更一無所遺論自許  
 法度森然不苟見作家門風其弱枝正得說詩妙境

其為父

卷十

文

則一山

人之有技

又南吳

主思大臣。而先論及於才臣。為蓋一個正。無他技者。而過人之技。將有形乎其心者。矣。故泰誓及之。且夫人之品。道可以學。而能可以積。不至。而惟材技不可。材技者。人所帶於天之分。而不家。者。或相天下者。未暇技。道德之人。以養德。而先於材技。之人。以修。而使之。用。雖然。未易言也。若人之有技。止一個正之有技。之。夫既。而山。之。遂。不。漢。異。之。美。持。以。有。技。者。親。大。臣。之。鑒。則。其。大。也。還。夫。人。之。以。材。自。異。者。其。有。藏。於。馬。頭。不。樂。為。惟。門。

太上

之。弄。是。政。材。臣。之。不。見。用。非。盡。相。臣。之。過。也。亦。以。言。復。人。而。不。看。為。偏。大。之。政。本。以。開。誠。心。而。自。為。私。人。之。辨。有。技。之。自。現。何。則。夫。臣。於。此。亦。氣。以。教。之。雖。也。而。吾。有。以。卜。其。養。矣。夫。人。之。以。材。自。異。者。其。強。新。精。敏。又。稍。顯。新。進。之。喜。事。故。材。臣。之。不。見。合。亦。非。盡。相。臣。之。過。也。志。在。遠。取。或。不。安。事。會。之。所。乘。乃。可。提。而。更。兩。老。成。之。持。道。有。技。之。現。人。何。則。大。臣。於。此。平。心。以。明。之。雖。也。而。吾。有。以。龍。其。微。矣。夫。形。體。各。有。其。能。然。必。分。而。相。使。上。成。代。舉。下。貳。代。履。物。物。者。以。其。利。也。苟。非。有。現。形。氣。之。先。則。散。不。屬。將。環。顧。而。人。皆。有。技。張。碩。而。然。為。久。之。有。技。也。立。能。勝。之。為。哉。夫。萬。物。有。所。不。通。聖。人。

國。而。不。強。職。教。養。者。未。特。工。農。則。禮。樂。者。不。則。兵。刑。天。地。所。以。有。感。也。苟。非。有。它。道。德。之。平。則。美。而。相。統。序。環。顧。而。人。皆。有。技。環。顧。而。止。為。人。之。有。技。也。是。能。居。之。為。名。楚。王。有。技。以。相。出。為。某。汝。不。成。結。語。為。為。之。相。臣。以。相。彈。為。官。故。育。有。忘。我。忘。人。之。美。則。人。之。有。技。也。一。個。臣。將。何。以。成。此。哉。

能。於。後。世。軍。相。心。術。作。用。行。使。故。深。焉。下。文。皆。有。俾。以。林。之。

人之有

天命之謂性

受南英

性者由天命以至於教而性之事備矣夫命為性而率為道然性之得道之狀而攝性之功為不虛乎止於性者謂其善人且以清濁故曰性得於稟謂其不善人且以拘梏故曰性於聖教善以其無為而然者謂之天而天道者各以其有為而不濟不然而歸之教而聖教人等試觀夫八林不齊華不能各稱其性之野使豈味天變夫天實深已乎哉之為聖而天不任功賦之為任而天不任過而性成矣使其雖則而成一類天且為不重之物夫人亦雖天而令不偶雖其氣之能為如非我智偏鍾其氣之數而為愚而非我惑而性

安矣使其瞻顧而時陰陽人且為不祥之惡力是而不率焉則亦強弱異而各遵其自性之日用以行於倫物之門不如是何以見道之大明誠然美而不使其偏重之塗徑以成其遠不及之目不如是何以見道之全然則道之所著莫非性也而君子有時乎不謂性也性之所生莫非命也而君子有時乎不謂命也有氣稟則有藏抑進退而化潛高明之用分矣有善惡則有風俗純清而德與刑政之業起焉從來造化之偏俱歸聖人為提持而先覺之責以道斯人以平焉道之謂教不棄重矣乎蓋天也者妙為有而不靜者也使天命乎等無二則宇宙必凡寂寥無事而聖神可以不作惟終之於教而後

性之作用

天命之

性之作用蓋使人性不由天命則聖人何以神道使教而將焉不能乎惟原之於天而後聖人之機運微明乎此而天人合其善不一矣

中庸所謂天命之性乃指練天之命於粹不已處言性此孟子性善之說也此指最初處言而本原陰陽五行氣質雜處則修造乃有氣質之性在內若曰天者自然之謂也此言於道氣大使天無於粹不已為之主宰而後以教稟成養為自然則地當生草木當孕馬草皆成木人當胎養何緣春夏秋冬能潛動植終古不易時自然二字皆同少年讀書未廣見一二老莊文性導人清

性使以為快不知其害如此也雖大士大力皆為時自然二字振處多矣後學戒之自非

自評焉當然謂天無為自然猶有一半近似至謂教為聖人有為不得不然之機權則全依矣教雖聖人所為而用各性道之固有則亦同矣自然之理三句一事也下中間以多氣貫通不及可離聖人之教與天命之性原無二理

天命之謂性

莫南英

性者天之所賦也。性者天之所為。非人之所賦也。生而  
 命之。其中庸而人之生也。自當實有。此謂天之數。畢來而解之。性天  
 以其真為。而為其致。而致也。至性性而有其善焉。善者何。以知性之謂  
 哉。神智體神明之極。而致之。致之則動。以人非動。以天矣。神智體  
 又通以經紀人事。而治之。治之則以文。非以神矣。夫天者自  
 然之謂也。止此一氣之動。後而形生矣。神性矣。即有思有為。然正  
 息而後鬼神之道。似無。而語也。始此混沌之乾坤。俄而多  
 知。多能矣。即有才。才不能齊。而益夫。夫之實。以無從斷。而有從  
 矣。十子稿

斯也。是故聖賢其然。非天而後。可矣。子聰曰。天聰明。而天明。通  
 此以往。天之靈。若有所惜。而何往。非天也。不子。禮厚以來。而人各  
 其。其一。家。無窮者。天昭。者。亦天也。顯。榮。華。矣。然。非。天。所。受。焉。有。全  
 乎。無。四。天。教。性。而。天。機。性。之。而。天。之。機。若。有所。此。而。何。往。非。天  
 也。五。德。五。才。以。後。而。人。或。以。其。不。才。而。用。之。者。天。之。無。不。察。然  
 而。用。之。者。亦。天。之。無。不。妙。也。使。神。明。代。謝。矣。焉。生。成。天。至。乎。而。常。而  
 之。性。亦。何。不。平。常。其。有。是。愛。惡。機。微。屈。伸。動。靜。之。故。也。用。以。將。天  
 之。身。而。兩。陰。陽。之。德。天。且。予。之。而。性。不。肖。之。乎。故。風。雲。幻。滅。五。運  
 故。天。至。奇。而。怪。而。人。之。性。亦。何。不。奇。怪。其。有。是。體。樂。天。章。工。巧。矣

性也。用以得宇宙之華。而極人世之陰。天非偏之。而性成。則之。乎。是  
 故。高。要。謹。厚。不。能。各。子。以。性。之。而。使。而。道。德。文。藝。未。開。初。無。於。性。之  
 所。長。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如。後。世。之。言。性。天。則。天。之。賦。人。也。亦。物  
 而。多。長。矣。

翻。來。覆。去。已。落。後。一。截。天。耳。若。維。天。之。本。於。後。不。已。然。得。且。善。哉。  
 此。最。初。一。截。天。也。氣。質。安。能。離。之。以。等。題。自。當。惟。從。先。華。但。以。作  
 與。不。如。前。作。之。深。姑。存。之。自。謂  
 其。意。誠。欲。從。天。字。來。性。舉。性。字。者。然。以。云。見。人。莫。非。天。見。人。事。無  
 一。離。天。耳。與。此。字。何。堪。與。天。命。之。謂。性。何。堪。免。不。識。性。字。固。不。識  
 天。字。無。論。其。後。一。截。天。即。杜。果。初。一。截。天。來。提。與。題。日。終。終。不  
 上

天命之

普通之謂教

又南英

普通之謂教。性以為性也。其率性為道。從而會之。則教。性由是也。而  
普通之功。大矣。今天命之性。率性之謂道。理之自然。而人與物之  
性。同也。性。稟受不齊。而其所以行。當有品節之用。而物類。給。而不  
能。稟。稟。成。之。字。於。是。有。宜。人。宜。物。之。聖。人。起。而。修。之。不。教。之  
聖。人。所。為。隨。物。付。則。者。其。非。友。上。同。之。上。聖。之。使。命。雖。有。說。教。之。新  
聖。人。以。起。論。又。用。有。三。德。之。聖。人。克。以。柔。剛。其。賦。皆。以。後。難。造  
物。能。使。人。與。物。聖。人。俱。有。以。造。就。操。持。之。性。使。性。爭。之。展。今

人

人物分元者也

人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其斯以為舜乎

文南英

論聖帝者論其所以為聖帝者而已。夫必知斯而後可以為舜則舜可知也。而中庸之道亦可知矣。且論聖人者而不觀其道之所由廣與思之所致精者則聖人之道遂從而隱。舜之為舜而視之以為舜則好察不必窮天下之理也。則舜之所以盡物者隱矣。然舜之為舜而平視之以為好問好察遂足以盡天下之理也。則舜之所以盡己者亦遠矣。夫惟好問好察而繼之以執中用中也。人將曰未必如斯而可以為舜也。吾則曰其知斯而以為舜也。凡為理道之言者必盡其詳而後止於中庸語中庸而証之舜以理道之極也。故其

受于子稿

其詳而陳之曰如是問察而能繼之而用繼之必如斯而可以為舜也。則中庸之理其詳而不厭焉可知也。凡為理道之言者又不必盡其詳而陳之曰僅以問察而能繼之而用繼之能如斯而足為舜則中庸之理其當而不過焉又可知也。是故論舜而廣大之者曰

其動是也。人廣言之而吾約言之曰是或非舜也。而斯為舜乎。然和天下之道惟而大之可以經方致遠而其始即在日用之通也。而斯即為舜乎。然後知天下之道達而上之可以達微極焉而

受于子稿

中庸

其斯以

其妙乃在持善莠之一淨則天下之為中庸者將何如哉。舜可能也。之問察不可能也。故流而為賢智之過舜可能也。舜之執中用中不可能也。故流而為愚陋之過舜可能也。舜之執中用中不可能也。故流而為無民之弊如是以求之中庸在是矣。

是大病痛極多中看引夫子之言以明行道之必本乎明乃此章大旨通篇不見此意病之大者也。然此句却是夫子口氣須要運本位而於題前題後提開大奇為得。今於中幅橫排中庸矣七。八不省是何人言。此病亦不小。其斯內提承問察隱微執用。今於起處似重執用。後而又似重通言。中間又掉落隱微。亂其無法。不意老手把病如斯。

天地之大 二句

又南其

以道觀天地而有所不盡者焉。蓋天地大矣。而不能殫人之微。則雖  
 之。道通可乎。正所謂一理之通。而無所不通也。然則聖人之理。不能盡者。宜莫如天  
 兩儀分而天地始。功化於夫。則聖人之理。不能盡者。宜莫如天  
 地。天地之大。宜若無可憾者。然則天地之所生也。一受其形而咸  
 彰。起二五於乎。推播而不移。七人從其中。迎而受焉。一動於機而  
 萬道生。造化於乎。應快而多。死也。人從其中。迎而受焉。一動於機而  
 化。本無方而形。氣則有礙也。天地可以不見於域也。然陰陽之傷  
 解。非太極之有虧也。道所以不與天地同歸於域也。蓋自分清分濁

以理而理其兩可。而後有智之定也。雖以聖人修道之教。不  
 能強國。家以之。而後有道之生於終。最初者。用無智。一夫天地予  
 其育者也。人猶有覺微之。然矣。矣。自生二生三以來。而物生而有象  
 義。而後有教。一之定也。誰以聖人正己之身。不能逃。意之自然。而  
 道之冥於命運。先者。同無通。一夫天地予其教者。人猶有象  
 微之。然矣。矣。治之。而水微之。極。亦與之。然矣。矣。一守道  
 之。以不事。慎。之。以天行。天地何無上。而聽人之。轉。移。予。道。道  
 而。為。天地。則。天地。亦。與。人。同。其。靜。靜。而。不。能。禁。其。志。氣。之。交。動。動  
 禍。之。與。也。而。故。禁。之。氣。或。為。之。此。矣。矣。下。民。不。予。以。教。治。之

天地之大有主而無成其理。復乎道。既而

夫。更。巧。成。其。道。美。之。會。天地。何。有。主。而。無。成。其。理。復。乎。道。既。而  
 為。天地。則。天地。亦。與。人。同。其。平。故。不。能。禁。其。理。之。循。循。之。道。也。  
 天地。無。心。而。成。他。無。心。則。其。功。疎。故。成。德。大。崇。之。故。萬。物。而。不。與  
 聖。人。同。聖。人。有。心。而。無。為。有。心。則。其。功。盛。故。中。和。位。有。之。極。矣。  
 才。而。能。與。天。地。同。用。然。則。天。地。保。與。聖。人。分。道。之。一。路。而。道。之。一  
 道。真。大。矣。哉。  
 佳。處。在。將。道。字。未。形。天。地。天。地。由。於。道。故。天。地。有。道。而。道。無。道。可  
 據。處。在。不。照。管。大。也。獨。有。四。字。是。題。是。天。地。之。大。皆。無。解。其。大。獨  
 有。據。非。盡。據。也。據。順。新。形。年。自。始

老子

中庸

程文淵

釋。氏。小。天。地。小。之。以。無。德。者。小。天。地。小。之。以。有。以。天。地。之。有。德。其  
 無。故。小。之。此。但。妄。無。忌。憚。也。以。道。皆。有。有。天。地。之。所。不。能。盡。正  
 見。天。地。之。所。有。不。可。道。也。以。文。漸。清。其。蘊。不。提。為。參。大。之。言。自  
 際。歷。以。來。二。千。餘。年。二。字。三。王。之。道。未。嘗。一。日。行。於。天。地。之。間。此  
 域。之。不。可。釋。者。也。然。其。道。自。在。果。究。珍。藏。也。不。得。乃。道。之。貴。也。陳  
 同。父。欲。以。漢。唐。聖。賢。之。則。道。終。止。矣。此。非。天。地。之。有。域。而。人。之。為  
 域。於。萬。世。也。故。朱。子。解。之。甚。力。正。以。解。此。域。在。便。是。道。耳。後。二。此  
 顧。而。此。意

天地之

子

故君子以人治人

艾南英

子者不遠人以爲道者也夫執柯地視而猶以爲遠也乃以人治

人而人何彼以之保乎嘗謂人道者治之大者也人之生也賦清濁

以醇醪感陰陽而運發自美虞以來聖人共守而獲持之有不可清

不變者蓋君子於此以直直執柯柯已就而天地則有人倫人與

人倫而經綸錯綜之事與焉人之所以隆也然則有政之者矣有人

則有治人之君子固時立教而禮樂刑政之具與焉治之所以隆也

然則非強之者矣故未有君子而人失其所以爲人有君子而人以

還其所以爲人夫君子觀陰陽之道宜接穀之實以爲起於峻矣然

則有治人之君子固時立教而禮樂刑政之具與焉治之所以隆也

然則非強之者矣故未有君子而人失其所以爲人有君子而人以

還其所以爲人夫君子觀陰陽之道宜接穀之實以爲起於峻矣然

則有治人之君子固時立教而禮樂刑政之具與焉治之所以隆也

然則非強之者矣故未有君子而人失其所以爲人有君子而人以

還其所以爲人夫君子觀陰陽之道宜接穀之實以爲起於峻矣然

則有治人之君子固時立教而禮樂刑政之具與焉治之所以隆也

然則非強之者矣故未有君子而人失其所以爲人有君子而人以

還其所以爲人夫君子觀陰陽之道宜接穀之實以爲起於峻矣然

則有治人之君子固時立教而禮樂刑政之具與焉治之所以隆也

然則非強之者矣故未有君子而人失其所以爲人有君子而人以

還其所以爲人夫君子觀陰陽之道宜接穀之實以爲起於峻矣然

則有治人之君子固時立教而禮樂刑政之具與焉治之所以隆也

然則非強之者矣故未有君子而人失其所以爲人有君子而人以

還其所以爲人夫君子觀陰陽之道宜接穀之實以爲起於峻矣然

則有治人之君子固時立教而禮樂刑政之具與焉治之所以隆也

然則非強之者矣故未有君子而人失其所以爲人有君子而人以

還其所以爲人夫君子觀陰陽之道宜接穀之實以爲起於峻矣然

則有治人之君子固時立教而禮樂刑政之具與焉治之所以隆也

然則非強之者矣故未有君子而人失其所以爲人有君子而人以

還其所以爲人夫君子觀陰陽之道宜接穀之實以爲起於峻矣然

之外即視以起神之初而不察於念矣故之教運子以深山之遠而

不事於世此之謂修遠之教也

典重端嚴寂寥都雅可以掩卻佞矣自許

精義於大德則且取其老幼

故君子

鬼神之義

艾南英

大德之類

艾南英

鬼神之德也。大德者，鬼神之所以顯其用也。欲觀鬼神之神，則於其操然者矣。凡天之運，則若顯若隱，流行其間者，有鬼神焉。所以然相化而陰陽下民也。人多以鬼神為誕，苟能信之，德矣。吾不必達，惟其本末相推，惟神之德，自顯其用。而鬼神不能直持其氣，家如所相推之而，意已足，則鬼神之人世，蓋矣。其鬼神之德，于顯觀宇宙之間，論之者，各止於其域，而不相通。胡為乎天地皆鬼神也？是誠之家，大業著矣。以為有者，既已，其寶以焉。無者，不能廢其名。是荷其昭靈，若此乎。歷覽復載之下，受名受象。

卷十二

一

者，不足於其用，而不相及。胡為乎哉？變化實鬼神也。不顯之極，幽是也。矣。見謂真者，既已著其事，見謂幻者，亦復存其理。是何赫奕若此乎？聖人之名，尊矣。然其能政教，知之景行，而不能揀惡夫婦之耳目，蓋至極祥妖孽，動已相戒，禱祠祝詠，奔煥怨汝，而非窺門戶之權，且而杜焉。湯武之德，大矣。然華足以來永懷之君子，而不之以構無忘悼之小人。美惡實受福禍，日旋在茲。錫慶降殃，大業著矣。時氣將視之成，且以濟時書建業之窮，目現手精，非士子為快。神乎？陰山大人，於焉公德。鬼神之德，信哉。以加焉。

先不詳鬼神之神，安得不家三家付見婦之談。

鬼神之所以為，惟其誠而已。是誠者，造化之所以開闢，而為鬼神者也。何從不顯哉？正今之論鬼神者，非惡其為誕，則疑以為怪。不知天地間定有以消長之理，則定有以消長之氣。世之不能無鬼神，獨其不能無人也。不可以為誕，更可以為怪乎？今觀其體物不遺也，鬼神自微而之顯矣。然此非鬼神之德，能政教之自然，自其氣之誠，故謂之鬼神。其分教之理，謂之誠，之神而能生焉。誠之功，而神生焉。其一動一靜者，誠也。物得其誠，而始不來。而為神矣。物得其誠，而始不來。而為神矣。其能位能來者，誠也。為物為靈，或謂奇，不難知也。

卷十二

一

形體虛實，草木條木，條其精氣之變現，而土機之靈動，有疑鬼而疑神者。據之有形之屬，俱陰陽之實理，以成其聚散。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皆是也。誠之顯而為事神之靈，誠者如也。夫，法怪語神，聖人寬而不道。至於天妖物，鬼妖厲，山果其誠，引於五現，而能從於世。又若我，而不非神者，據之有物，之精，宗天地之真氣，以成其靈，其端并而聚，歸而散，非道也。誠之顯而為神，之不存者，如也。夫，是故誠也。出入於形體，而性情利貞者，為鬼神之門戶。而自是而後，以之為鬼神者，皆物無元氣之流行，不誠身之道，責人之誠，終非鬼神也。誠也。誠之靈，而平覆載，而能為於運動者，見鬼神之化，而為自是。

形。鬼。之。形。有。氣。者。有。明。死。生。之。變。能。而。卒。決。之。體。無。有。誠。而。有。  
 鬼。之。形。固。以。有。氣。之。鬼。神。也。故。不。以。鬼。神。視。鬼。神。而。以。誠。視。  
 鬼。神。不。曰。鬼。神。之。不。可。掩。而。曰。誠。之。不。可。掩。則。自。身。以。至。天。地。自。  
 至。事。以。至。休。咎。一。理。之。數。從。而。何。從。於。微。之。頃。哉。  
 只。極。言。誠。不。可。掩。耳。不。必。以。近。取。身。遠。取。物。於。端。并。歸。歸。誠。身。與。  
 著。兩。項。並。稱。也。自。許。  
 兩。項。並。稱。何。取。如。以。夫。三。字。原。統。結。上。文。正。當。從。上。面。精。粗。大。小。  
 兩。項。並。稱。但。須。見。淨。兩。項。合。一。處。耳。於。鬼。神。有。淨。荷。者。大。精。誠。  
 者。太。粗。大。者。太。小。者。太。小。無。從。卒。公。誠。字。從。屬。影。響。要。之。他。看。  
 誠。字。先。不。善。說。若。云。理。之。不。可。掩。如。以。夫。耳。理。非。誠。實。有。以。理。乃。  
 誠。也。

大微之

誠之不可掩如此夫

艾南英

鬼。神。之。類。惟。其。誠。有。之。也。蓋。鬼。神。誠。有。而。非。偽。也。誠。則。形。象。豈。從。  
 也。哉。且。論。道。而。不。及。鬼。神。則。無。以。見。斯。道。之。深。遠。而。宇。宙。之。氣。機。亦。  
 偽。而。不。入。人。概。謂。世。無。鬼。神。特。人。心。為。之。則。鬼。神。虛。假。而。成。象。乎。非。  
 也。今。觀。其。故。而。明。之。則。世。間。誠。有。鬼。神。也。誠。有。而。不。可。掩。是。故。大。人。  
 與。天。地。合。陰。日。月。分。明。四。時。公。示。其。可。見。者。也。而。其。鬼。神。今。古。凶。凶。  
 並。稱。也。誠。有。之。也。若。子。遠。諸。天。地。考。諸。三。王。侯。諸。聖。人。其。可。見。者。也。  
 而。其。鬼。神。固。並。稱。也。誠。有。之。也。蓋。鬼。神。誠。若。一。人。為。之。信。大。君。之。  
 上。其。仁。愛。之。聖。者。是。以。佐。法。家。排。士。之。所。不。及。鬼。神。誠。若。一。人。為。  
 鬼。神。之。類。惟。其。誠。有。之。也。蓋。鬼。神。誠。有。而。非。偽。也。誠。則。形。象。豈。從。  
 也。哉。且。論。道。而。不。及。鬼。神。則。無。以。見。斯。道。之。深。遠。而。宇。宙。之。氣。機。亦。  
 偽。而。不。入。人。概。謂。世。無。鬼。神。特。人。心。為。之。則。鬼。神。虛。假。而。成。象。乎。非。  
 也。今。觀。其。故。而。明。之。則。世。間。誠。有。鬼。神。也。誠。有。而。不。可。掩。是。故。大。人。  
 與。天。地。合。陰。日。月。分。明。四。時。公。示。其。可。見。者。也。而。其。鬼。神。今。古。凶。凶。  
 並。稱。也。誠。有。之。也。若。子。遠。諸。天。地。考。諸。三。王。侯。諸。聖。人。其。可。見。者。也。  
 而。其。鬼。神。固。並。稱。也。誠。有。之。也。蓋。鬼。神。誠。若。一。人。為。之。信。大。君。之。  
 上。其。仁。愛。之。聖。者。是。以。佐。法。家。排。士。之。所。不。及。鬼。神。誠。若。一。人。為。

神而用世聖人亦有靈妖魅神之官則鬼神又畏人也何也其趨吉避凶之情與人同也誠真而弗幻也是故為山為崇至于陰陽之知動王事於修政聖人正始以鬼神之精福先惟性人則德洽道者何必至此也鬼神不可知而後知不見不明美非氣機道始詳靈矣亦為靈成天無不神明之靈也

鬼神只就氣機說只就體物處見學者不可須臾離道為是當時後祥神怪人之典小說傳說故鬼怪怪何異自祥無能見機淺陋只持廟宇中土木偶人當鬼神耳徐公說也只將鬼神之不可按耳按字在何處

卷一 二 易 中庸 卷一 二 易

卷一 二

所得其終

德為聖人之力

又南英

天德之所歸去之德而已夫說德為聖人以故專為天子矣則祿明天德之所歸乎常留乎天下之奉者必食天下之定何也聖人有功於天下而天之所以報之者則聖人之報功也聖人之報功在德也錫之山川土田而天之報聖人也必有四序凡此皆謂祿也原夫生民之初既就有德者而德分焉迨夫生民之居或就有德者而相禪焉若是者人見其有德而居焉為所禪也此見之事實者也不知其主德則禪而禪已至此必之事先者也且夫禪祿可以一定論也舜王之禪或不能受多方之事而禪起之世夫乃去

其每身予為姓設國有德焉以卜之也不然曆數之所歸而使禪夫微應之行或有大德而小於大德小德大德九敘之官是定基之矣抑禪又未可以虛文論也故教未加君子不臣其人而德澤未至君子且不享其爵彼國有德焉以自給也不然禪之所至而使侈夫廣大之說或有大德而莫不來享莫不來王四範之輪是定始之矣使或予以祿者必予以祿之禍上自公侯以至卿二階祿食其湯沐水地之奉以蒸養天子而後天子之富愈崇而不可及彼是禪祿命也禪之所雖也哉大德之所雖而已矣是故子之以祿者必子之以世祿之延遠自先王以至文子文孫通守其親賢



之純以誠習焉。而居聖人之操愈衍而不可窮。使其英世未艾也。  
 緣之所勝也。或大德之所結而己。然則有大德而不得其操者乎。  
 惟然聖人受命者多矣。而皆以武何也。大舜以聖人不聞操受之。  
 始於行通焉。武以聖人而居於成之終。其於以前人焉。定也。然  
 蓋歸之曰大德也。受命前以誠而居。而後以誠式。夫子之心。其亦有遠  
 於天下後世也夫。  
 此之定也。思於育身下。每履作虛力。轉轉。轉轉。轉轉。方有歸而早  
 自升。  
 大德者大業也。求其德為聖人。乃定其德也。道篇既了。若字謀。使  
 夫題旨。與全書大意。不期同矣。

必得其

好學近乎  
 聖人。聖人德而不精其近者。機馬。蓋德本不遠。則近之。固無難者。特在  
 人之近德耳。夫子規之曰。臣嘗按性習之。雖而知其從近。而無遠。亦  
 可從遠。不遠。近。知。之。成。功。一。也。惟德一也。則德。不。必。兼。而。求。  
 有不可不入者。夫智仁勇。非所得天下之遠德。耶。遠。則。精。心。猛。力。不  
 由。自。本。根。而。通。吾。之。遠。無。幾。乎。純。德。之。真。而。不。隔。其。遠。則。智。是  
 情。不。通。轉。自。當。念。不。微。吾。之。遠。則。當。乎。同。然。之。德。而。不。遠。其。初。要  
 不。爭。於。遠。之。遠。不。遠。而。爭。於。神。之。決。不。決。誠。往。之。以。好。焉。而。相。悅。以  
 解。者。其。宜。明。內。自。溫。之。靈。挺。乎。則。好。羅。於。智。也。而。知。何。弗。近。行。不。事  
 其。其。元。內。自。然。之。天。行。乎。則。力。鼓。於。仁。也。而。仁。何。弗。近。而。不。爭。於。志  
 不。藏。不。藏。而。事。於。內。之。首。不。首。誠。醒。之。以。知。焉。而。格。親。交。嚴。隱。藏。其  
 者。其。則。大。中。誠。之。不。誠。之。真。性。乎。則。知。格。於。勇。也。而。勇。又。何。弗。近  
 仁。而。不。供。近。近。非。近。於。格。遠。而。無。遠。可。成。之。為。近。也。德。所。格。之。神  
 為。德。體。而。特。以。內。制。而。復。不。復。密。之。智。仁。勇。耳。近。非。近。於。遠。德  
 者。德。體。之。為。近。也。心。所。叩。之。真。即。是。心。精。而。特。以。格。修。為。事。德  
 事。以。好。與。力。與。知。耳。夫。人。身。在。道。才。止。虛。誠。力。之。不。誠。無。德  
 之。不。則。而。知。也。乎。不。遠。也。則。究。竟。結。局。而。遠。也。夫。人。心。涵。德。體。

正其理義之分。惟此天人之岐。而如此于其近也。則品格。義。德。無異。故也。以德行道者。樂聚在此矣。  
克丁之報。義頭中之佳解。一筆沾於。賈初。入國。饒中。不得出。安。欲。寓。道。字。精。微。不。道。求。深。澤。謀。好。參。力。行。和。柔。斯。斯。好。力。知。三。字。使。不。知。說。意。

好學近

卷一

王公

同其好惡

父新其

觀。之。道。通。其。情。而。已。矣。盖。同。道。親。之。以。相。友。也。然。苟。非。其。好。惡。同。而。使。其。形。神。未。矣。夫。子。告。公。曰。觀。之。效。矣。而。臣。之。言。也。也。獨。曰。諱。父。兄。弟。不。怨。夫。惡。復。何。生。也。出。所。好。說。所。惡。以。至。是。也。則。猶。然。一。念。人。有。出。於。尊。位。重。祿。之。外。者。然。何。也。舉。以。位。尊。位。重。祿。之。降。大。者。不。盡。於。侯。伯。小。者。亦。得。自。施。於。子。弟。然。爵。以。居。才。觀。不。盡。才。也。苟。腹。心。猜。殺。之。隙。未。除。而。虛。奉。之。則。封。建。之。道。有。孰。焉。焉。以。錄。重。祿。觀。於。王。者。而。是。延。者。百。七。十。里。不。遠。從。者。不。下。五。十。里。不。遠。然。據。以。配。功。觀。不。必。有。功。也。况。唐。虞。夏。商。之。軌。守。在。而。不。足。李。則。元。州。之。地。無。星。羅。馬。臣。故。思。之。據。位。或。可。制。當。而。一。念。然。之。幽。情。若。或。有。忽。道。而。其。之。察。者。宗。盟。原。自。屬。藩。而。來。勅。舉。財。之。深。思。親。戚。有。仲。野。不。能。違。者。必。也。同。其。好。惡。不。必。多。方。以。體。察。不。必。好。我。惡。親。有。同。心。也。雖。而。繁。之。顧。朝。燕。食。之。思。赴。若。見。之。義。猶。以。為。於。制。之。不。而。已。故。親。之。有。義。而。心。無。後。也。不。在。一。章。不。據。義。而。愈。好。愈。惡。無。畢。願。也。竟。其。重。焉。法。天。而。無。所。私。實。制。而。不。由。其。無。義。特。其。道。於。可。憾。而。已。故。祿。位。有。盡。而。必。心。無。盡。也。盖。是。親。也。則。則。守。於。公。言。我。則。守。於。公。編。孝。愛。之。深。已。當。其。之。一。體。在。廟。門。之。則。則。成。國。合。於。君。在。廟。門。之。內。則。親。與。我。同。於。子。祖。考。之。重。天。且。曾。

之在上統制未已也。我好其展親我惡其繁。此而方之美所共惡。  
 而我以維其輯軍作兄弟之方。未是我同之以故。舞好若之德。處。  
 之。故。必。資。成。之。好。作。共。致。而。我。以。道。修。政。舉。制。乃。心。於。王。室。是。  
 為。國。之。以。行。充。新。同。之。義。也。國。好。惡。而。忘。怨。以。學。親。則。大。衆。  
 可。封。有。罪。公。好。惡。而。忘。宗。親。以。金。親。則。公。可。謀。皆。廢。蓋。行。華。鼓。飲。  
 會。之。恩。而。人。索。謀。偏。死。喪。之。變。無。以。二。義。而。同。之。事。舉。矣。乃。為。泰。  
 然。者。之。言。人。曰。諸。侯。之。尊。兄。弟。不。以。屬。通。何。也。此。親。尊。伯。禽。之。  
 所以。治。學。即。同。公。之。所以。治。同。也。未。大。不。辨。亦。其。後。世。之。夫。使。然。乎。  
 惡。惡。舉。獎。分。王。無。舉。舉。有。七。國。之。禍。則。未。舉。乎。同。初。之。意。而。已。後。世。  
 受。人。二。義。同。上。好。三。  
 彼。與。我。置。在。其。以。薄。同。也。或者。衣。租。食。稅。誰。可。以。見。七。國。而。吾。之。  
 義。而。可。同。東。平。德。向。之。賢。亦。無。所。見。則。又。惡。焉。而。返。者。也。豈。九。姓。之。  
 所。謂。同。好。惡。者。哉。  
 一。本。便。汗。如。海。水。滋。以。自。少。年。成。華。年。有。德。於。節。制。之。師。矣。自。得。  
 是。年。輕。爵。子。攝。大。將。封。有。罪。同。公。休。養。恭。及。廟。門。之。內。哥。孫。編。為。  
 據。調。不。期。恒。免。先。獨。放。我。於。絕。望。之。外。少。平。將。華。漢。至。絕。年。能。  
 可。揮。六。七。萬。今。積。財。丈。不。惟。不。敢。為。亦。似。不。欲。為。也。然。同。儕。之。以。  
 少。年。度。偏。連。時。而。去。者。多。矣。俯。仰。十。年。英。雄。堪。如。此。磨。耗。則。情。以。  
 不。勝。歲。月。之。感。又。自。也。

<p>不從後世非舊事制情形起議論而後世利弊已具同字中體用即見。</p>	<p>同其好三</p>	<p>受。人。二。義。同。上。好。三。</p>
-------------------------------------	-------------	-------------------------







博厚所以

久而長

論曰誠者極其所至而已夫既語其體用之所同而併及其自然之  
性則至誠果無愧於天地也矣且夫至誠之道未可以一端盡也以  
為博厚高明且悠久矣而其為博厚高明悠久者未和其何象也則  
至善言至誠者蓋大焉其事者常思無其功語至誠而不言其及物  
之道則空虛無用之譽物豈有含其利者哉而孰知其所以載物履  
物成物即在是也則至誠之及物猶之天地之及物也夫有其功  
者不必如其言語至誠而不極其廣大之符則小補且夕之舉物豈  
盡誠其辭者哉不孰知其配地配天與配天地之無疆即在是也則

至誠之

有

至誠之所至猶之天地之所至也然雖有其功者又患有其逆  
至誠而不推之自然之數則強起造作之勞物未必相忘於感而  
我未必不自成於作報也而物豈盡其全之哉而孰知其如此者  
皆不見而章不動而與無為而成也則至誠之自然猶之天地之自  
然而已一推之至誠者存神知化之至也存神則善德天地之意而  
而行之知化則善德天地之事而顯而保之如是以至誠之博厚  
高明悠久斯無愧也夫  
博厚高明悠久矣而必言其載物履物成物言其功所及也必言  
其配地配天無疆言其量所及也必言其不見不動無為言其自

然神化也今三者而後為至誠之博厚高明悠久之全矣者題辭

聖神全見一筆揮成渾然無迹此題後前諸作可宜矣文之篇  
貴整者又不必言自計  
至之技自達其中之所見不作一鉤絲絲必固利未便之論  
乎必如何問答如何銘鑄又誰小篆術數其點題變化不似他  
人未敢繁走荆棘中此處致力萬倍于于此乎文定當傳世耳  
通華宜然大意只得博厚分清致茲杜于返文法平首節之所以  
載重成深簡之如何配三節漸變歲史何為不見動無為竟微通

至誠之

有

至誠之所至猶之天地之所至也然雖有其功者又患有其逆  
至誠而不推之自然之數則強起造作之勞物未必相忘於感而  
我未必不自成於作報也而物豈盡其全之哉而孰知其如此者  
皆不見而章不動而與無為而成也則至誠之自然猶之天地之自  
然而已一推之至誠者存神知化之至也存神則善德天地之意而  
而行之知化則善德天地之事而顯而保之如是以至誠之博厚  
高明悠久斯無愧也夫  
博厚高明悠久矣而必言其載物履物成物言其功所及也必言  
其配地配天無疆言其量所及也必言其不見不動無為言其自

德之所以成物也

艾南英

不患於其道而天下化或矣蓋誠以成物故至誠之悠久而能

則其所以成之而成功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是故至誠之博厚，可與

物高明所以遺物乃悠久則其所以成物者乎何也聖人之為德

所建立。屢救之所維持。雖數千百年而相為據依。然後有新曆陶煥。

之物也。物也。如我而後謂之成。此無他。先以躬行而已。夫躬行

故宜易致也。變積久而卒然復相抱感而不自已。故以頤榮之。

東而皆有道德之思。若傳與其不致之意而傳之。非達次之所能勝。

夫教化之行豈懸起也哉。百年而興。然後風移俗易而不自知。然

軌跡之遠而回自然之利若併與其天機之動而使之非倉卒

無害為從之志故聖人需之而有所待王忠獻贊文之意美世而不

不惑之也  
一代之治隆焉假仁飾義之國非不繁且速也其初非賴  
以義之誠而其後有漸不克終之愆故聖人當之而無所養焉

---

物在功用上鋪陳治化宗旨慈文之所以成至誠之慈文  
或物然皆深以只是野蔌唐人是言耳

德久所



是為物不載

艾南英

論天地者必言之而已夫天地非二物也人自以形析之耳天地既  
乎復且至誠無偽厚焉明而成物之功若謂之天地合而化功感也  
欲觀至誠之可以成但觀天地之所以成于夫獨陽不生獨陰不成  
本有能感者也乃天地則渾而不氣者也凡宇宙之化不基於兩而  
基於一兩者皆虛以成實第一者所合以成能凡施生之故不出於  
分而小於合天之主故必成於地而地之生數必成於天是故天既  
此而地承天以人事創之天地殊而化醇獨男女殊而化生均之理  
其志通矣天主氣而地主形即吾身觀之其精神與夫天其骸骸  
與夫地無不互寓而畢矣蓋自其始論之天居一以護陽地居二以  
護陰是地於始物之初自然損一以從天所以護後生之誠也故幾  
此王者既言天而隨言地也謂關焉不可也自其終論之則幾凡  
隱乎乾統之中坤虛十以寧皆能之氣是地於終極之餘又復虛十  
而不用所以遠陽之戕已故備於終者不言地而止言天也謂地  
數皆天可也一從陽而損氣天之氣也從陰而固天之氣而兩井於地  
上其氣雖殊有不容禦者皆非一也則天之氣安能特行地中而  
遠於外乎兩津論於無垠而已其遠分野中之氣也從陽而陰氣之  
合而於道於氣其氣土吉山有不能與者皆非一也則地之氣安

能遠哉天象而著其類乎於相應於無窮而一也受故天依乎地土附  
乎天此天地依附之說也窮理者不能外也天行運轉於地氣通信  
傳氣與陰交習而交感也即地層者不能外天使然其判然二物則天  
地不載地無天不始而真由生物哉然何由不載也曰天地皆誠  
皆誠也誠者通言之也

不載猶至誠無息乎前此亦不已耳今特曰天地合一不二則上  
而至誠無息下面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配  
皆見作何始應至於唐書所說天文分野志蓋數人丈以方授小  
家為聖道佳解此吾少年讀書未得方許也白

卷一 二 鶴

一 層

天是地是地如何不載惟其誠而已今特其氣之通合為不載  
則已載誠是誠矣且中庸明云天地之道可一言盡非謂天地可  
一也艾先生獨據已自悔斥其非為還氣反從而大補之氣川野  
云於人之誠性而終日與真與休此可悟者也

其為物

大南英

由是夫而極之道之所以待人也。人道極於天而三千三百者合焉。性理大全  
非聖人其誰與行之哉。且夫立君臣性理大全、立父子、小人之所以所踐也。天之所  
使而文王受武王之所著而人弘焉。則不者羣物之祖而體者諸君之  
官也。乃天又安所本乎。天爲物本於天。本於道故聖人之道不特  
詳。乎發育萬物也。又峻極於天焉。雖然亦鳥見天之爲道居也。凡  
屬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故天能尊於物而不能尊於道。今天天一  
受其形於鳥大而不能自返於年小。一秉其氣於動用而不能自休。  
於煥燭人。人能離乎。吾而逃乎。孰耶。然則則反於天。天有氣焉。道皆

聖人之道  
是也。元天之下而為人者，咸何？五陰、天而極善道好生者也。道西  
土者，道在之而有以乘乎其化。由乎天而生者，用乎道者也。用乎道  
者，亦適用之而相使於其天。然有天人高下數味之義已出而後  
大小精粗之倫畢來於足乎秩序之典。然而曲之節蓋降之聖人矣。美  
物多智則多垢，聖人竭心思焉，物遂其情，不奪其性，生民於是乎  
倫，而天乃有全能也。物好常則善，聖人盡經驗焉，倫有其辨，不  
異其名，名教於乎分脂而天乃無違乎也。是曰道而不先天由天而轉  
經內體石治物而道為形氣之一物，物歸禮物體石歸天，天之  
歸道，石人為推行之家，非借聖人不復計哉？故屈之曰聖人之通也。

聯珠道字。天子號字。人字。可謂極博。真巧。惜夫。華時氣。全語。遂成  
步。臂之。已。何。如。玉。虎。之。為。條。自。許。  
安。預。敗。落。掌。律。極。有。味。其。轉。折。拔。拔。筆。力。又。極。夫。恰。而。應。此。翻。側。  
壯。善。筆。節。作。巧。而。無。一。言。之。傷。於。理。此。為。作。家。耳。

峻極于

子學以蒙

文而英

子學之功在培其質而益其未至也夫本厚者故之則後自  
 可榮矣從而性之又可以愈乎哉且吾人德性中獨有先天之朴  
 醇厚而不可磨至其率以周旋而使情文之意中則莫如說故君子  
 重之誠受二者重相離而去幾非有以立其本則予之以有而不愛  
 是忠信之薄也非有以通其數則和之以利而不協是柔恭之望也  
 也也然厚以蒙禮子泰亦未周之朴而勿二以二物三以三若又乎  
 然之固矣然世固有天性質直而節文未開傷其華野而治於虐也  
 於文質之宜何月於及況以聲名持以文物重之乎有道之先而世

子學

中庸

子學

不得學焉為歲外傳後擇遺之德也路吾未學之天而澤以同物料  
 以忘機若是乎字之為矣然世固有天性純至而外多坦蕩獨其異  
 而治於虐也於節義之美安在於是小節必謹細行必和斤斤乎  
 德力之為而世不歸榮其為節絕不稱而性之德也又故寬以居心  
 德以善之而善不失其初若無事於彌文也而復求其身於純物  
 然中然後二節由之以詳明純性由之以堅定而吾身有持節之則  
 不知是何以見而外廣費之學也志以主之德以行之而後道益至  
 道實者不持節也而復稱其學於人治之大然後不以結託之  
 事治王代不以傳庸之制夫時王而吾身為道法之紀不如是何以

見損益折衷之至數要之有表無嫌則先思受未愛和之地無文不  
 行此意通達宜民之方此修明君子所以美也

如此方是說厚是索禮若如時大編重索禮是道同學而無事  
 德性也自詳

當時雅說說將以華全音譯重禮字而禮又要譯得高妙指此  
 題者不知說外說處清先主作乃復免事句之美厚與禮說與索  
 相開處說德禮繼以字更不須註也

說厚





紅  
靈  
藥

大南藥

經 7-341

而先賞後爵。先爵後賞。猶以爲二代之難。然則春秋無言時。是時也。真爲何君子之謂矣。

段。功。用。學。者。安。能。願。謀。以。文。室。重。自。在。竟。不。化。手。絕。空。絕。者。執。者。

絕。文。王。守。漢。云。不。肯。而。勤。則。賞。之。而。勤。從。可。知。矣。此。先。業。作。文。不。

苟。定。代。題。補。足。處。予。文。云。世。上。亦。有。不。屑。上。於。賞。者。矣。賞。然。而。不。

用。世。主。之。所。同。也。賞。不。用。而。民。自。勤。則。世。主。之。所。同。也。此。亦。正。

當。道。理。當。補。題。中。未。有。之。意。若。僅。不。肯。不。想。則。亦。不。足。爲。難。矣。作。

本。題。不。字。而。字。極。重。宜。詳。思。矣。兼。起。處。既。却。上。文。則。所。論。不。賞。而。

賞。不。想。不。威。皆。與。根。之。故。其。爲。重。宜。皆。盡。示。耳。後。據。斯。細。說。信。反。

作。既。德。積。觀。之。言。尤。爲。可。笑。將。中。庸。情。上。忘。却。自。言。前。三。節。耶。仲。

到。此。意。然。又。問。出。一。位。神。化。不。可。煩。煩。之。君。子。耶。可。知。其。誤。矣。

庚子年

中庸

瑞麟生

是故君



古之人與樂也

樂者樂於民而後君能自快於心也。美文之至治民時樂也。不樂君能自快乎。且君人者精道德通於神而民氣樂故樂也。人情以為端。凡四表之歡心。君民之聲歡精神快平而端氣常流。端是平取之。今觀古之人為樂為治而民守歡樂之。樂者樂也。而民樂其有則古人之樂。樂無自。于未遊事之心。遊而物歸今之具。此聖以萬物為一體。則凡耕者聚者遊者。在聖表為圓為治之。化或民遊聖化之。混同而聖心之。欣作可知。已歡呼鼓舞之民。即萬物咸若之樂。民同萬物之主。惟則典伏者。惟者。為者。聖者。若共為。

之二二

在國在野之形色民故聖心之為。而聖心之活潑難言。故樂不以已也。聖德而應厚。應厚之應。得指之通。然後沐浴於水。而忘氣。感為風。所以以通。而無愛。故之。感矣。樂雖在民也。然氣感而化。神愈聖德之光。動四氣之和。時益滋榮之深。而精神見於天地。以此然。而無無明之。故矣。太平有象。宇宙無形。然慈之。若心皆歸。依風。舞之。休。通。比。無。心。求。治。則。如。傷。病。而。履。其。處。則。化。則。序。康。健。游。焉。其。神。靈。以。行。文。王。而。其。深。矣。

以應要華富。雖外虛神榮。象。不。覺。津。之。付。以。腐。之。擊。在。海。龍。外。虛。象。即。入。舞。華。舞。像。之。講。究。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

東南

禮序之說

人倫明於上。王道之。休也。夫教嚴於序。序而重中。以孝弟。而教之。給。謂。是。序。乎。且。有。百。故。授。四。而。民。國。已。農。矣。雖。然。先。王。以。農。待。民。也。而。人。士。之。當。其。時。居。則。大。家。之。教。出。則。州。閭。之。序。故。其。序。好。之。義。禮。之。曰。我。聖。士。不。已。然。則。食。節。事。時。樂。事。功。故。禮。與。孝。為。序。謂。序。之。教。也。而。未。已。也。一。年。觀。治。世。自。開。春。讀。法。而。上。正。歲。之。始。四。時。之。首。月。士。之。為。民。愈。近。者。教。愈。教。不。當。謹。矣。而。人。特。乎。有。奇。義。之。時。季。觀。治。世。自。樂。正。宜。訓。而。不。變。移。之。左。不。變。移。之。右。不。變。移。之。即。遠。教。愈。詳。者。亦。愈。愈。不。當。謹。矣。而。人。特。乎。有。左。道。之。教。故。是。

之三二

禮序之說

故六行之說。後八利之。時。而。要。之。孝。弟。以。為。首。也。禮。是。孝。弟。名。行。義。者。其。名。於。時。而。要。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故。其。孝。弟。也。禮。序。東。序。之。上。義。老。而。歸。焉。引。年。而。恩。賜。者。非。耶。而。農。者。於。孝。弟。矣。何。必。別。焉。而。而。入。學。而。讓。之。禮。父。在。斯。為。之。子。衣。在。斯。為。之。弟。者。非。耶。而。農。人。者。於。孝。弟。矣。止。有。再。述。而。中。之。何。也。先。王。之。於。孝。弟。無。待。於。喻。之。也。導。孝。弟。以。義。其。老。我。其。常。食。其。肉。身。由。之。一。中。之。而。之。矣。先。王。之。孝。弟。以。禮。示。之。也。故。時。朝。法。州。縣。故。序。使。時。孝。弟。軍。旅。相。親。而。而。而。是。矣。是以。序。門。之。有。善。讓。義。而。孝。弟。之。行。也。故。而。而。而。王。道。之。易。飲。酒。於。序。正。其。德。也。而。孝。弟。之。意。富。也。故。於。時。

孟子時民間已稱其爲古之伯也。以重其教。度足民而教。學明倫。雖定說。則亦六藝大略。其全書皆然。不獨此節也。篇中較定上二段。著語甚詳。其出落卽係法度極精嚴。而筆力厚勁。止約典懋。清古大家風範。論者重在這十二字是也。然篇中之實在教義二。字。孟子時王牧荒說。雖立序序而道德雖一。改教須謹。序序中說。不教孝弟。然其義未易略也。故義項中。皆反覆丁寧。下字使解釋其特歸之所在也。文中脫漏義字。止說中孝弟陳矣。

五

種大題

鹽庫不

孟子曰無傷也

父南孫

知人言之不足恤而人當自信矣夫禮義之或感刺所患也彼不理  
於己是何傷哉聞之曰傷人以言善於父子以時世微之愛情而乖  
所論於君子也予告我曰大不理於己憂深畏遠之心可立之耶夫  
君子疑焉何至以心為妬府然有人於此終其身無誹謗可誦者其  
中不可疑也君子語之何至以身為妬府然有人乎此終其身無發  
言能加者其品亦可知也予之不理性口舌直以為無傷耳聞世微  
之警言而興然驚視然自失夫法祖也丈夫夫固當有高瞻之  
襟寧使有瑜有瑕不計無棄無刻詬誶之口何足介其念也志物議

二

六十二卦

之相使而平情以公行縱行以弭怨必勝也夫大夫固常有起廢  
之德尊之聖賢不辱之牛馬不想譴斥之苦何足動其柔也嗟乎  
何物庸衆而能知素饒也據固其所耳一念欲疑一惡而欲臣吾  
心視馬天下有可解嘲如此者哉嗟予何物庸衆而敢譽素饒  
哉固其分乎造謠者手足俱戾失聲者耳目若狂吾以冷眼視焉  
豈不有可談掌如此者哉茲編與者聞謗若刺於肌膚而冥之以臭  
則事禁洵一積嬰兒之啼也似相忤也盛氣者聞毀不安於承  
小對之以遠觀則事已散猶馬獸之曳尾也何相怒也夫士子  
議雖其越肯欲其助以天下譽之夷然不屑以天下非之倘然不



若夫子孫後世則無事也  
有美有焉亦情極而為嘆道之言

孟子曰

卷之二

二

夫人之所

二力

父而美

夫無欲其欲而可知也夫所以錄人之國者至皆土地而止焉  
王之科侯有以哉齊觀後世之與侯爵者其廣漠而不可以或  
或謂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者其志豈在區區乎女玉帶間大王當之矣其斯侯人不事之也  
且四泰何與人耶而愛一大馬皮擊味玉手其未也且以為  
又且曰吾所以強情者強乎哉而從中國之歷比易世其美矣其  
也又以為我我也太王和之矣曰有是侯侯人之欲也子向者以  
解飲也謂是皆土地所生耳吾有土地而食其毛何費指臂臂今而

孟子曰

二主

夫不克也故六謂是土地所生耳吾有土地而食其毛何費  
其珠有是侯侯人之欲也夫利楊之勢不能據羅羅之地猶之羅  
之勢不能據刺楊之地也趙國以斯遠能乎而侯侯我不然即其  
之唐不能從而侯之侯而侯之侯而侯之侯而侯之侯而侯之侯  
山而有以上我而侯與我不然其土地皆侯侯之侯而侯之侯  
其不澤而拒飲也其侯與無味射之侯與我均之我不得而勝  
也夫入吾地性不能以久居也故也其地而侯之侯而侯之侯  
之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之志耶如抄切見忽之為我料其終上益故為美者謂會以中

國攻中國。而今日之事。是也。所與哉者。貪飲虎狼之心。而國者。兵  
力戰爭之具。為中國策者。謂當以夷狄視夷狄。而後且倒用之。以謀  
我。也。皆也。此若不容自策於夷狄之間。而今也。家人之身。即因是以  
故。我飲之。望今而後。視其流。其遠。其久。易。其遠。思矣。而後飲之。食  
之。若之。若之。惟永。實。是。上。周。宅。而。我。而。東。陽。吳。州。休。一。十。於。昆  
夏。再。略。於。顯。彰。示。中。行。大。成。乃。成。運。而。主。利。濟。注。之。勢。未。失。也。東。運  
而。止。非。棄。金。湯。而。始。望。春。之。生。子。世。所。謂。一。鼓。而。曹。四。者。也。

秋人之

乃新領則學孔子也

上

我自錄耶。所為由此定矣。惟有不肖者。惟作是秘訣矣。顧之  
猛焉赴也。在氣所充也。吾於此不得之乎。氣而不以充之。故我  
若若。縱若惱之。餘將吾手。能守約耶。所為力鼓我。如有攝入而  
擊。操者。惟於斯竊取至。是吾掌於見聞相接之交。惟觀孔子於心  
故。寧惟管晏之既者。所不屑即在夷易之真者。而未甘而孤行一  
意。當切乎當年之言。揚吾人於偶學。孔真之時。慮乎孔子以步  
趨。故正助之私心。不得作。即在仁。偏見不敢安。而迎而謝。真以  
年之日月。故心未有主者。不能於程子尊聖之內。獨窺至聖之  
心。而戾擊。亦百世之道。述制斯其持。學得其崇者。斯不徒名教

顧亭本意寫不逮往字。斯本章話頭作我猶非真綠脈上語也。

五、

卷之五

上主

我人豈不知之乎。艾南英

國有或仁者填其所保而心大服尊野安宅而黎之非徒不仁也

與智者在揮指揮居者下也而慎揮先矣警謂天所與夫人以事於

心者謂之仁而心所介然者是非之辨者謂之智。其初也仁者曰仁者曰智。

性而智涵焉其既也智以動而仁成焉然則人之所以為仁者

在審所成矣。吾輩觀諸俳術者，今天之人，勇人者，也。五五不將，也。五五不將，也。

仁者仁分，是是非非，所擇成，新義也。凡子等文苑，空里二與，事只，是。

[illegible][illegible]

上集卷之四 序

○ ○ ○ ○ ○ ○ ○

○即是不詳垂然之矣○智者以約檢安危之機○

使成之舉。淵而不返。戰而不勝。石帶傳之氣。獨能引這。此率由石也。

○爲尼之斯人也吾儕皆學術者而不知其術之不能爲術不能

○有注耳  
○與里之

其德之修未嘗盡規檢夜氣吾不專名其人以不仁若有與於斯

謂已罪是此心。非必遂遂在費希。吾姑名其人。以不智若邪。

勝代而貴也。爾後刺人將也。

其性專而得和之德有仁而智也

其言雖為人下。然心裏荒。三。治。胃。二。易。東。百。物。立。而。不。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則不仁者不智之所使也。此心既仁。則所行皆仁也。寧待擇而  
 不為不仁哉。然則仁而智者其誠明之說也。夫待智而仁者其明  
 之說也。夫  
 本是不仁。却曰為待智。則是不智也。不專言其不仁。而斥言其不  
 智。聖賢之言。儘可三思。若有怒於斯人。及誠明之說。爭語極婉而  
 皆情之解順。原又止  
 單提智字。極有眼目。能擇矣。然後問其仁不仁。故尚未知仁。何暇  
 遽論仁耶。語意最分明。

孟子

五

天人道

止之臣

艾南英

人賢規王。姑借臣王者論也。夫有王。則必有為之臣者。何居乎。而為  
 臣。臣母亦欲借臣規主也。若曰。天下有不達之事情。每足潰機。掌  
 其之參贊。故大則鄰之國有王。次則王之下有臣。皆可借以謀心。  
 夫家室之邦。而王臣之義也。臣自抵鄰以來。習於王非一日矣。  
 况乃王臣。自侍王以來。習於王之為王。亦非一日矣。况乃王之臣。  
 彼王臣不見王之隱。即王不見王臣之隱。而王臣心迹。恒苦難明。臣  
 嘗達決王臣之事。正欲借王與決王臣之事。而其事同情殊。覺可憐  
 王非他。是之一臣之心願也。之一臣哉。王為心願。果有戴之一臣。

孟子

二

為心願者。有乎。王亦必嗟心腹之辭。而謂之臣。不有王。何應有王。  
 之臣者。臣非他。是王一人之股肱也。王藉之一臣為股肱。又寧無  
 之一臣。而藉為股肱者。在乎臣乎。臣既股肱之義。而某之一臣。或有  
 主於東。而亦有負王之臣。臣於後者。委使之臣。無四方之志。即散  
 散散。初何暇顧於冠帶。使之臣。有城外之思。故非家溫食。不易  
 歷歷。竹風。聞當取之臣之無物。而笑其輕作天下之人。又復安  
 臣之始終。而怪其易視天下之人。試正聽之臣之顯。而益信不  
 臣。莫能私交。王試正聽之臣之顯。而益信不  
 臣。則王之臣。或乃獲。然托東寄于而行。將與王竟其說。而

義其事矣

觀快若天馬行空。蘇富如晴。城默水。春神。前偏中。比極浮。法能寬。題之急。後結。下。太。露。反。少。趣。味。此。處。極。用。寄。成。開。列。臣。以。掩。映。映。若。之。以。苦。古。朴。人。不。善。作。致。繪。故。也。

王之臣

上

王公

惟惡惡之

愛也

文句

大賢窮清聖之思。一無所說而已矣。夫惡上者。初不必致嚴。故所人。而推美之心。有必然者。然則皆有說焉。人何計大非命之善哉。且。論聖人之惡上者。論其事而不推其心。則無以見聖人之神而天下。亦將有因是而讓聖人之則者何也。據身之美。出其中之所誠。然則。其意期於全吾身。使無所說而已。雖家惡者。不謂而為其到也。伯夷。之惡上。直但立惡人之朝。與惡人言。為衣冠套。虞已。惡上。而必期。於惡人。獨好善。焉。必期於聖人也。則亦猶夫人之好惡。而已。大惡人。者。事之所說。不辨。八。未。事。之。所。平。也。有。為。鄉。人。為。無。畏。免。乎。勞。與。辨。之。上。焉。

上

人立而其冠不正。為。以。居。我。免。乎。然。推。伯。夷。惡。上。之。心。有。望。上。然。去。之。若。持。說。焉。者。則。當。時。之。諸。侯。人。可。知。已。何。也。伯。夷。之。樂。難。求。而。言。之。動。身。勤。精神。以。見。其。方。人。兄。釋。受。出。處。持。名。檢。而。其。大。者。安。且。夫。鄉。人。之。名。亦。何。所。底。止。乎。其。身。不。法。於。天。下。不。傳。於。後。世。則。猶。未。見。為。鄉。人。之。然。則。升。冕。保。收。世。之。所。謂。王。公。貴。人。亦。夷。之。所。謂。鄉。人。而。已。當。其。時。乘。原。崇。虎。之。儀。能。以。避。行。之。故。而。不。能。同。其。謂。玉。律。八。百。之。明。人。以。周。來。之。故。而。不。思。其。身。人。何。休。諸。侯。之。善。其。拜。命。而。是。者。然。則。伯。夷。惡。上。之。心。皆。已。而。無。怨。者。上。小。節。必。使。細。行。必。然。後。立。其。身。於。無。漏。而。無。所。作。伯。夷。惡。上。之。心。人。施。諸。人。而。無。



城非不

父有美幹，

經 7-351

隆緒易武侯一見時評言天下事如指掌天下竟不出其範圍焉乎  
 安得不至之臣而與之謀哉則今之士他然者多矣  
 或一裁某科一寓某使何咸下耶相見乎廣中相對本邑者  
 不君之臣乃所傳非徒相功臣也八有之君其所謀即王道仁政  
 之事非陰謀秘計也說之乃歸德樂道以所達事之才脫味儀節  
 以示契實為英雄作用也以此文全不道者只談得一詢書家坊趙  
 普耳

致有誤

文二

二五

文二

周公使管叔監殷

父南英

人述元聖之作故有不能忘情者焉夫豈敢而使之而人望之  
 人以為可以觀世變矣想陳寶堯曰機誠之心藏於胸中則雖白不  
 而天下未幾而殷故古聖王於此也忠信其治而無詐焉周公為  
 木之能也天下初定而紂侯曰異子曰或原其封異子也置之於  
 以而遠諸島嶼之區且界大洋焉無能就居中國而處我頑於武庫  
 最不得與之故土勢不能不懼其始於是以伏而思曰古者天子  
 使其大夫監於方國之國上三人而後使管叔推恩其任之不專也  
 國而及魯魯推恩其精之不散也夫以常情論得舊主而事之何二  
 之有公能處反於彼而不達之也國而較以舊民此自公之疎也  
 常情非所以為公也即如史通論得舊主而許之何疑之虞公知殷  
 子之克承而拘於非嫡而弗之疑以自公之遷就通變不可以罪公  
 也爾許其若矣平其民矣衆怨矣矣有天命者任彼為之則揖遜  
 之風再睹向也為許而今也討臣而我無事焉則從陳之心可  
 而而然之意不然也作傳而民疑詐會而民疑且信監焉仲人焉  
 其上多故則下多能不多事則下多詐故之監焉幸愈戾矣推誠人  
 遠人不親業不以而之樂爾於以危疑之地非所以安席也  
 之以疑速使特數逆自為耳自權之勢不可偏重順用之重為國





成子不武而四之者叔不言華而四之者叔不言  
 淮徐成而四之者叔何也天下既定徐徐氏大者侯小者伯  
 子男安能無他志引叔背事而觀龍之心動矣而且曰忠義之則  
 不使後世之為人君為人臣者  
 此以作論體高制範雖係變體然作小頓無妨若代陳賁語意則  
 不可矣頃頃民殷志既武王獲管叔皆得罪於名教不可不辨  
 此大制制範為與體於名教為正論矣夫亦有兵德地德在內  
 使後世可圖復以為忠則故吳之罪上通於天矣此極背理大不道

管叔以

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故無自富之制焉夫仁君而損民以自富  
 三代取民之制至今在也而胡不考乎且古者天子受史陳計  
 用而賦之民取其足以供祭祀賓客臣師好用之武而止於民無求  
 科焉是故君無富藏而民有繼精迨其後稅祗而賦君日富而民  
 日勝為仁不害陽貨則有言矣爾今運春秋之更制繼三代之絕業  
 世有仁君計必出此而遭閭閻富強然今之取民非使非閭之舊也  
 即周之先未之前聞也仁者而可作也其夏后氏乎其殷之王乎與  
 哉則七十而助也助其七則七十之一也至我周則百畝而徹也民  
 取九若取一變其名而不易其寔至於今猶今人有西方之思夫非  
 其故耶乃育之名過於禹禪而徹於夏書掌故能言之何獨止於徹  
 與助而疑焉者顧其名思其義若恐君與民有偏肥偏瘠之病而徹  
 以通其富數若見君與民有為公為私之嫌而助以得其力後者指  
 是而知三代之於民也見限四之制焉使富者不至連陌而貧者不  
 至嗷嗷而食易供之今馬使之一足而已單公勾之則不待粟死  
 金粟而始輸而方之稅之若是而尚謂之為富乎野無山海之利  
 無粒粟之幣惟敦本重農以為天下先若是而不竭之為仁乎薄收



為什一之外則非也。吾不為明之。後世且以為為之輕也。履加稅之必與然乎。即明之。後世且以為為之可說也。而巧故科名之奸亦起。而前而能服夏后。甚明也。而實法竟可議矣。據論無異人。只一味老辣乾淨。亦自難矣。

夏后氏

孟子

五

孟子



無君子莫

五

文南

夫君子莫以上下之通義而用得其制焉。夫田制雖制定而其實則有所必達。然後一治一養之義畢矣。其言曰。為治者有仁民之心。而不法先王之政。則終不能以及民。夫先王之政。詳求委曲。非可以一端盡也。而其大要不過制祿以養君子而分田以養野人而已。雖君子野人。若其不可以偏重何也。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也。今滕之君子如故也。然而制祿之未定。則謂之無君子。焉可也。祿之小人如故也。然而分田之未定。則謂之無小人。焉可也。若是則田制不可以不定也。請野九一而助予。取而耕者吾夫也。

孟子曰。滕君何能行。孟子曰。天下之無君子也久矣。然則滕之君子如故也。然而制祿之未定。則謂之無君子。焉可也。祿之小人如故也。然而分田之未定。則謂之無小人。焉可也。若是則田制不可以不定也。請野九一而助予。取而耕者吾夫也。

孟子曰。滕君何能行。孟子曰。天下之無君子也久矣。然則滕之君子如故也。然而制祿之未定。則謂之無君子。焉可也。祿之小人如故也。然而分田之未定。則謂之無小人。焉可也。若是則田制不可以不定也。請野九一而助予。取而耕者吾夫也。

見惠下之得焉。先王之法。其詳悉矣。由。錄。施。實。至。於。此。而。清。野。人。養。君。子。者。畫。之。矣。然。而。後。世。不。能。復。行。其。法。何。也。夫。好。彈。之。過。其。勢。必。至。於。窮。此。夏。商。校。田。之。法。所。以。便。而。為。私。田。也。為。治。者。方。患。其。太。詳。而。儒。者。獨。思。復。古。之。道。焉。吁。亦。惡。矣。

鄉。遂。用。貢。都。鄉。用。助。米。註。如。何。慈。新。蓋。則。請。野。九。一。而。助。者。出。以。孟子。之。言。德。周。制。如。此。也。然。亦。用。周。制。遂。入。匠。人。二。段。看。出。非。專。此。孟。子。也。以。必。知。作。典。制。題。自。當。按。經。而。通。變。思。之。必。乃。謂。經。術。耳。請。野。九。一。而。助。二。乃。補。出。養。君。子。田。除。君。上。之。所。御。卿。大夫。采。地。之。所。入。餘。夫。除。農。夫。黃。耆。之。所。養。此。是。補。題。或。云。十。畝。二。十。

孟子

卷

十

十

孟子

卷

十

十

五。誠。在。鄉。遂。則。為。貢。之。餘。在。都。鄉。則。為。助。之。餘。必。按。經。而。通。變。以。思。之。處。又。而。鄉。伍。整。齊。遠。近。不。勞。一。結。亦。不。濟。卒。必。吾。代。作。戲。華。也。余。卒。成。之。而。益。實。城。先。生。物。色。之。於。萬。人。泰。中。先。生。之。知。我。奇。矣。自。許。其。所。謂。補。題。不。是。補。孟。子。所。未。及。即。孟。子。話。中。提。出。練。服。上。下。際。實。眼。目。分。明。使。成。名。得。亦。只。是。文。義。熟。耳。

無 若 子

許子必種 野

然。胡。許。子。欲。其。若。孟。耕。也。必。其。說。止。有。據。許。子。之。身。而。歷。問。之。則。許。子。舍。其。肯。也。問。許。子。種。而。食。又。其。肯。也。蓋。許。子。欲。正。耕。非。躬。耕。則。為。不。義。也。何。也。遠。民。改。相。廢。織。席。以。為。食。也。為。賦。則。地。者。其。體。秉。而。食。不。相。廢。織。席。而。食。情。理。然。也。食。之。外。有。衣。矣。問。許。子。之。衣。者。何。需。問。許。子。之。織。而。衣。之。者。何。人。雅。然。許。子。必。自。織。也。許。子。仁。人。也。不。思。其。若。屬。人。為。田。必。不。思。其。身。屬。人。為。女。紅。也。問。之。而。許。子。本。稱。其。婦。織。之。手。侍。人。耳。然。而。未。已。也。問。許。子。而。衣。矣。許。子。能。無。問。許。子。之。冠。蓋。冠。之。製。也。問。許。子。之。冠。素。其。織。之。者。何。人。問。許。子。之。織。而。以。粟。易。也。問。許。子。之。不。自。織。者。察。何。事。而。以。索。粒。耕。之。矣。農。夫。終。歲。勤。勩。者。也。遇。時。不。農。必。受。其。稅。故。農。之。子。征。焉。許。子。所。憐。而。欲。是。耕。以。仁。之。者。也。然。獨。可。據。曰。衣。也。冠。也。耕。也。也。生。民。之。初。未。就。食。未。分。上。有。不。大。食。者。矣。故。官。之。教。曰。耕。者。必。食。一。粒。一。絲。一。毫。若。其。事。立。必。皆。明。以。內。者。也。問。許。子。之。冠。許。子。者。何。索。則。許。子。之。衣。耕。而。必。需。者。何。若。問。許。子。之。以。索。粒。織。以。

然。胡。許。子。欲。其。若。孟。耕。也。必。其。說。止。有。據。許。子。之。身。而。歷。問。之。則。許。子。舍。其。肯。也。問。許。子。種。而。食。又。其。肯。也。蓋。許。子。欲。正。耕。非。躬。耕。則。為。不。義。也。何。也。遠。民。改。相。廢。織。席。以。為。食。也。為。賦。則。地。者。其。體。秉。而。食。不。相。廢。織。席。而。食。情。理。然。也。食。之。外。有。衣。矣。問。許。子。之。衣。者。何。需。問。許。子。之。織。而。衣。之。者。何。人。雅。然。許。子。必。自。織。也。許。子。仁。人。也。不。思。其。若。屬。人。為。田。必。不。思。其。身。屬。人。為。女。紅。也。問。之。而。許。子。本。稱。其。婦。織。之。手。侍。人。耳。然。而。未。已。也。問。許。子。而。衣。矣。許。子。能。無。問。許。子。之。冠。蓋。冠。之。製。也。問。許。子。之。冠。素。其。織。之。者。何。人。問。許。子。之。織。而。以。粟。易。也。問。許。子。之。不。自。織。者。察。何。事。而。以。索。粒。耕。之。矣。農。夫。終。歲。勤。勩。者。也。遇。時。不。農。必。受。其。稅。故。農。之。子。征。焉。許。子。所。憐。而。欲。是。耕。以。仁。之。者。也。然。獨。可。據。曰。衣。也。冠。也。耕。也。也。生。民。之。初。未。就。食。未。分。上。有。不。大。食。者。矣。故。官。之。教。曰。耕。者。必。食。一。粒。一。絲。一。毫。若。其。事。立。必。皆。明。以。內。者。也。問。許。子。之。冠。許。子。者。何。索。則。許。子。之。衣。耕。而。必。需。者。何。若。問。許。子。之。以。索。粒。織。以。

內者也。意者衆重而萬物輕。衆輕而萬物重。子問之。許子而猶然。以御輕也。抑可得米產不禁。菽粟不足。民必有飢饉之色。歟。問之。許子而猶待米產以成其畔也。夫許子欲人爲義者也。非徒爲義者。嗚呼。吾指蘇君何嫌。  
 一篇用數十問字。如無數堵堤橫水上下。集大上。  
 散。一聚。遙。皆列入。理。爲思。遠。際。際。畔。古人苦縮也。覆之妙。中。後。  
 生。或。近。文。賦。之所。促。也。

許子必

孟子樂心所以別野人也。蓋勞心勞力，義在別然。豈大人之事獨屬  
 於百工哉？當聞之，任以行義，雖耕亦以行義也。蓋在國四市井之  
 民，在野田草莽之民，在則義在耕，而外無義焉。非無義也，有上以  
 治之，則耕者之分止於此也。然耕者之能入粟於此，即耕而工且  
 靡之矣。吾觀耕者之獲，上舍中舍下舍，五舍共而一歲止完一農之  
 食，且無論工下者之重攻金攻石攻木攻炭，而一工雖兼百工之  
 業，且無論耕而治天下，獨可耕且為，此責一身以儉百工而率天  
 下而治也。豈知有大人，有小人，豈知大人勞心，小人勞力，試以小人

為養君子者有自始。蓋以微食人之義。故曰天下之通義也。  
前幅所利。後幅橫。縱發大人小人一役。養。力。盡。臣。氣。嘉。  
古其源從國語得來。

百工之

卷二十一 養  
三  
一

神推而往之江

艾南英

徐揚之水。分石。聖無窮。夫推之不能引。而南也。而南也。世  
於結江。蓋有說矣。且揚古澤國也。江流其北。海運其東。而地則天限  
之勢。不能不沿江入海。海運其東。而地則天限。其力復舒其盛。以  
轉輸。聖人不盡物。無事之智。而能平天下之險。是古之嘉惠南服  
者。往。用。此。行。是。通。漕。江。淮。不。獨。地。漢。矣。此。其。說。不。見。於。南。海。而。遠  
若。今。皆。曰。排。淮。而。注。之。江。者。為。也。以。為。江。之。入。海。之。受。淮。此。天  
道。也。吾。存。其。常。於。經。以。觀。此。水。之。脈。而。後。世。有。師。吾。智。者。不。且。仰。天  
下。大。命。於。帶。水。又。以。為。河。之。通。淮。之。屬。江。此。人。力。也。吾。存。其。變。於  
世。以。省。兼。統。之。勢。而。後。世。有。圖。吾。利。者。不。至。驅。天。下。赤。子。於。波。臣。意  
是。時。拜。甸。之。產。僅。自。饒。餘。其。餘。止。供。祀。饋。之。需。不。盡。即。東南。之。財。賦。  
而。引。江。以。便。民。以。關。後。世。之。端。見。聖。人。之。經。畫。遠。意。是。時。風。氣。雖。靡。  
武。衛。已。開。謂。宜。時。重。江。防。之。守。以。中。國。南。北。之。咽喉。而。擇。淮。以。通。濟。  
不。顧。一。時。之。患。見。聖。人。之。用。意。公。故。世。間。日。者。謂。後。世。苟。且。之。術。而  
不。知。通。夏。后。明。德。之。垂。飾。聖。人。者。神。之。伯。主。雄。圖。之。事。而。不。知。為。聖  
人。越。外。之。旨。蓋。良。之。利。此。也。久。矣。夫。  
此。記。者。之。誤。原。不。必。為。之。因。後。通。濟。一。事。古。未。嘗。抑。於。江。南。財。賦  
也。姑。以。與。說。能。圖。存。之。自。計。

标准 2007

卷之四

上

清居志興

萬教

又勒其美

卷之四

二五

王莽大難之端用仁義而行其微端也蓋漢高帝伐夏之端而後  
論者錄兵之名故始征之且聖人雖欲盜賊天下之見然卒端  
動卒然而兵兵起其誰服之聖人有伐焉此大義以嚴發天下今天  
實有起而殺飲血挫心而為成死然後以事天下而民從矣如湯  
伐夏伐民而自葛伯始征用此道也苟以常情論之則葛伯非紀  
行焉乎何損乎胡為遣之乎胡為遣之乎半胡為使无眾往為之耕語有之小意未  
通民衆與之使耕供而食焉乎胡為遣之乎宛州宛州彈丸島能飽天下之饑餓而  
供萬里之轉輸哉嗟乎湯之心固未可數多以常理論之湯之待夏



人勝雖思食如報私仇天下之人幾乎盡焉如受私債焉之人類  
皆曰辱地而不報宜其來也於以伏天下之義望士之望十  
一國之衆而後相于之愈新其湯也於一人之命而後天下之心故  
而用仁義而行其政權也

竟以聖王為奸雄矣竟以童子為奸雄矣聖人光明來動安在如  
此口業深過二十年來日之幾悔矣自許  
征勇與伐夏兩不相蒙如文王伐紂豈為謀討哉至謂欲成  
為以勇為端則不特伐夏為大逆而征勇亦陰謀不道矣文字何

是重輕秀才胸中所見如此却云道不小也

居居亮

一舉八牌

啟年

文南英

而後人為荏弱之置也善其者不可忘孟子曰吾子之於王而  
以楚大夫欲其子之辭信為喻也大于於王視楚大夫於其親  
之勢不救也父之今能行於子而之今不能行於君其辱卑之勢又  
不救也然而楚大夫且有不能得之子而為之變計者而況於王乎  
何也則以於其子之辭信而使一舉八牌之衆楚人休之故也二  
楚以南服之雖有賦五命不自通於王國一舉信何足以為楚人  
之子榮而無其欲之也則雖日捷而求之者皆也楚以方隅之

楚十年

二五

其則象帝親輝不廉職於司馬不廉信何足以為楚大夫之子  
而無其欲之也則雖日捷而求之乎不可得而必為之使計者亦  
其勢也後先王廣理天下廣益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其為  
楚也非以人臣是以地臣也則其為郡縣楚也亦非以人臣是以  
地臣也作楚大夫始必將成而計引而置之莊敬之間其意  
與之子以華旅藍旅之微而楚昭太公尚父之以必且信然觀  
楚大夫不以為金也蓋不獨在夫建立堂中廉而與楚卿且歲  
通有數年之久法則其後必有與焉者矣由今觀之吾作一

休也。見善思清長之德焉。若日雖而來之石不于汗也。得又不能行。若子則不能行。若君難易相迫之勢焉。若君之使之則也。得之。之安則安。之危則危之理焉。若子大夫可以得道也。矣。  
 雖處上下便須運化起。從此生情。以一身人與莊段之間焉。莊段之間言。若人之氣。處此則以山。區。人使。使。不。着。建。上。一與。來。乃。孟子。拓。其。不。勝。大。音。今。全。不。開。切。直。謂。之。無。法。可。也。

一齊人

王曰

雖若丘使

又南漢

多獲之形。皆心神之自造也。大獲未有若此者也。若若之則此。乎斯當預端矣。蓋自廣官誦。或數人所。而後乃又有御者之。而後字。而相。爭。性。分。之。然。其。必。用。羽。毛。齒。爪。之。道。雖。其。為。之。處。論。非。此。者。之。心。亦。當。窮。之。以。至。此。何。利。害。而。心。易。為。今。之。尚。王。皆。其。類。也。獲。多。不。易。動。焉。今。之。丘。段。亦。其。類。也。古。有。不。枉。己。之。聖。人。則。當。欲。故。而。設。為。十。脚。不。能。天。下。不。得。之。貴。以。大。其。則。當。古。有。不。枉。己。之。良。工。則。當。未。來。而。授。為。馬。乳。數。輩。則。群。衆。紛。之。以防其心。藏。又。先。王。之。制。使。御。不。驚。大。虎。不。驚。故。一。為。龍。王。二。為。三。為。君。臣。耳。此。則。併。上。殺。下。殺。之。等。而。混。之。無。敵。薄。取。矣。而。其。情。則。當。思。其。帶。夫。先。王。之。制。固。若。不。圓。澤。大。夫。不。掩。犀。故。其。不。斷。璞。毛。不。獻。舞。翁。不。獻。耳。此。則。併。大。綜。小。綜。之。限。而。後。之。無。其。利。矣。而。我。欲。成。其。犯。則。當。勉。其。會。吾。觀。後。世。詞。人。墨。客。修。狀。微。不。至。有。風。毛。而。血。灑。野。蔽。天。此。亦。天。地。之。非。祖。矣。非。此。者。以。為。此。之。極。根。骨。之。所。入。心。苟。且。思。就。政。時。也。而。虛。街。其。狀。日。前。岐。陽。大。蒐。之。景。吾。觀。上。古。陳。風。陳。飲。二。南。之。樂。至。有。一。發。五。世。五。鍾。此。亦。王。他。之。業。燕。矣。非。此。者。以。為。此。世。之。風。使。有。之。世。所。欲。自。附。正。以。期。也。而。既。設。其。狀。今。引。若。見。騶。虞。鶴。象。之。有。

西漢之法君父以廢慈惠在于昭忠義則當於廉恥之處觀其  
為射御所以進道忠士所以死官則當於極盛之處觀其平則當  
心也大

唯若此

卷之六

五

卷之六

上

驅飛塵於一勾

艾南英

商臣窮遐世之計聖人窮又計之誅大姦治海陽戮行海隅討羣有  
與違害者之心均苦矣蓋聞之大舜辟中興共桀放流之典乃在  
四夷而之誅也其名已隨而之大句矣其臣也飛廉尤民之所歆號  
石龍之者則然哉之海隅不以死結以舉也況者曰武王伐紂飛廉  
北下  
為紂營石棚於北方而不興也不知惡未多力豈庶乎死以時力保  
幸者飛廉所以世葬其惡而當今歲又不興故孰以倖逃自歸者尤  
麗崖所以獨獲其巧徒作兩字以上非章彼見大海滔滔遲耳目易城况周道未固之年  
而居之可以張其紅惑入見夫島嶼菁林海勢懸絕况国力未及也

徐而處之。可以益其有。聖在昔者。左丘明。以主所造。已餘緒無餘矣。海上可以立奇。東夷可以君長。吳周起而統封。如朝鮮。使事未必非其也。而公周舊之。雖矣。幸而穆父文三監勅。事勢不測。尚遺慕而伺焉。海上可以觀變。東方可以動搖。使周勃而奔命。作商家顧民也。未必非計也。而公又科之。萬矣。疾速而此舉。非其其為已當其時。三年物師。無非以攝敵息之遊地。愈驅而愈進。至海其為佳。當其時。千里遙利。又無煩慕海外之至。聖。故人生不同中國。死不懸索。聖人棄除惡器。盡之戒。而不以精神周。海濱之區。聲名望聖。賴之。地聖人不泥。窮寇弗追之常。其上指伯益之裔。下啟禹之統。而錄

聖人之仁。計足以天。智慧亦與。成臣保道。而無之。傳記。聖人之法。高乎快哉。

傳記。傳事不宜用。遊海。偶思作。林餘王。六書生。幸想也。皆明自張。但見聖人除惡。要義。立序。以小說。開話了事。

聖人

上五

之。道。又。而。美。以。

夫。自。有。著。其。衛。道。之。心。亦。是。世。之。志。也。夫。先。聖。之。道。止。則。人。類。之。滅。

矣。其。則。之。其。容。已。牛。止。夫。聖。人。之。道。惟。其。辨。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開。

辨。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開。則。是。不。足。以。為。道。故。楊。氏。者。分。自。以。為。道。

也。楊。氏。之。說。完。至。於。使。天。下。之。無。君。墨。氏。之。說。完。至。於。使。天。下。之。無。

又。則。是。二。氏。者。辨。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開。也。以。不。足。以。為。道。則。夫。為。

道。者。著。其。非。道。者。之。罪。明。則。夫。為。道。者。之。罪。明。則。夫。為。道。者。之。罪。明。則。夫。為。

義。後。設。於。楊。氏。之。說。而。天。下。遂。至。於。無。君。也。從。而。開。之。何。也。夫。人。不。

能。絕。其。相。與。之。親。猶。夫。人。之。不。能。令。其。無。故。之。欺。也。有。物。而。相。遇。而。

十。千。萬。二。五

聖。人。一。體。之。義。著。於。後。天。下。知。有。君。然。後。天。下。知。楊。氏。之。所。謂。義。者。

非。吾。先。聖。之。義。也。而。義。道。著。矣。而。義。則。亦。主。矣。吾。懼。夫。先。聖。之。仁。後。

義。於。墨。氏。之。說。而。天。下。遂。至。於。無。父。也。從。而。開。之。何。也。君。子。有。時。乎。

義。於。殺。人。以。為。仁。猶。之。有。時。乎。果。於。不。殺。以。為。義。也。天。使。之。一。本。而。

聖。人。親。之。之。仁。著。於。後。天。下。知。有。父。然。後。天。下。知。墨。氏。之。所。謂。仁。者。

非。吾。先。聖。之。仁。也。而。仁。道。著。矣。而。仁。則。亦。立。矣。然。則。楊。氏。之。道。果。其。

辨。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開。而。吾。先。聖。以。強。之。是。獨。以。其。祖。父。屈。人。

安。善。其。為。開。道。也。今。其。說。至。於。無。君。無。父。則。是。辨。之。而。有。窮。攻。之。

而。有。開。吾。即。不。奉。先。聖。以。強。之。而。初。未。嘗。待。祖。父。以。屈。人。也。而。聖。道。

聞自在矣。蓋以先王之道示人。則其間大時。蓋者。準中智未能。然

而專。時。蓋之無父。然若。則其。極。則。臣。者。即。當。當。皆。知。所。避。則

聖之道。如是而已矣。

嘗。神。原。文。處。不。必。如。此。費。力。且。原。氏。之。長。全。在。此。淨。而。孔。無。天。下

自。孔。子。以。下。以。有。任。治。亂。之。統。與。上。王。佐。得。位。行。事。者。不。同。故

有。未。達。之。執。則。孔。子。懼。而。作。春秋。有。藏。國。之。執。則。立。于。懼。而。開。揚

聖。皆。所。謂。不。降。已。故。懼。各。為。性。懼。四。字。與。孔。子。懼。三。字。相。應。正。見

其。心。法。之。一。以。句。最。重。却。極。開。不。得。乃。大。晚。即。處。聞。先。聖。之。道。宜

東平子

二五

八。在。傳。仁。義。之。不。可。克。盡。未。應。歸。入。楊。墨。以。似。聞。先。聖。之。道。距。楊

墨。道。日。文。字。與。以。道。法。不。相。合。云。文。公。祖。珠。處。也。

吾為此

區華時陳

全

文南英

又。傳。聞。郭。士。之。廉。石。而。有。以。窮。之。為。夫。夫。之。與。郭。也。母。兄。之。行。妻。也

仲。子。不。能。為。郭。則。不。能。無。操。行。二。者。之。明。矣。且。海。人。者。親。之。特。受。取

子。之。節。人。親。之。人。極。之。大。而。一。統。之。人。道。中。正。之。則。出。行。人。道。則。入

非。非。人。而。人。且。不。以。人。竟。其。操。矣。甚。矣。夫。區。華。之。廉。使。仲。子。也。結。則

謂。仲。子。之。於。世。也。廉。而。試。聞。見。於。三。日。延。餘。注。於。井。孝。而。孟。子。則。絕

之以。則。夫。世。有。損。解。見。素。飲。食。以。為。廉。哉。則。非。孝。雖。世。之。素。餘。乎。非

其。有。不。取。之。未。亦。義。也。况。仲。子。不。能。無。為。之。藥。居。為。之。樹。藥。者。如。以

東平子

上五

子。其。義。也。雖。道。之。不。為。傷。廉。非。義。也。雖。伯。美

廉。之。伯。美。則。之。不。得。為。廉。彼。定。以。道。接。以。證。廉。人。之。省。侯。若。子

無。無。非。馬。無。他。義。在。故。也。而。仲。子。必。欲。獨。見。開。廣。飲。食。尤。其。心。必。皆

無。無。則。必。聞。而。後。可。何。也。楊。復。黃。泉。之。則。無。伯。美。也。則。無。盜。竊

萬。不。能。克。其。操。矣。仲。子。為。能。廉。哉。再。則。謂。仲。子。之。取。於。世。也。美。而。身

而食其祿焉有元而仲子胡碑元而離乎碑而離之非也離之實食之東而其全倫者獨之伯夷不避而離之木必非也離之實食之東而其全倫者獨之伯夷不避而離之木必非也離之實食之東而其全倫者獨之伯夷不避而離之木必非也

前一句元仲子之操則則而後可者也後一句若仲子者則而後

元其操者也以而句作暇分桂改而扇無妨才因少特讀從其山

先其許行章文而假之者則無術矣安知無母兄妻子比對天

然不須章公與文俱齊銘乃時

以則字開局擬驚其齊以為其太子說不能曉味為小巧乎中關

論則辨陽於理暢發乃不愧方家

臣章曰



天下之公也。二句。其聲聲而周王後有必然而也。夫二聲之以傳天下而子

周何達哉。且夫民之役能者其誠足以和戰而得故天

其說以名其國之與衆其所歸往。齊天下而從焉。誠有如子之於父

齊而周之。雖如獲寶而安則討之。親臣也。能為去而義不能為說。此

可以親。而不可以親。則與周召舉散則文之多也。齊於周而

新附於周。即意也。然而不能成。召乎天下。獨送民如太公伯也

高人起。然於可大可說之外。其必功。而後能轉天下之氣。雖而出

處。而前又。然於養生之。仰望而也。避封而去也。人皆知天下之未清



卷之十

下五

卷之十

下五

天下之

無異於天下之。父而異子。父為往。故曰天下之父。歸之也

而周聲者多矣。獨舉二老。見其係天下之重。在去就之外也。前

天下之父。從天下之夫老。夫老名德之盛。民望所歸。故如父之

純子而大老之歸。又從文德之至。皆天理無私。自然感化。上事非

後世養聲圖大。故策從王之比。來文中說。此廣處。不免後世均

耳。





為政當平  
 金  
 夫而美  
 有必為  
 聖賢之輔而孔子俱賢之也。有以哉。嘗謂有用之聖人。聖人是此一句  
 人之聖人。世不能用。而蔽之之才。蓋今人有歷古之思。無益身  
 上使為司室稅司粟。挈天下之任之。兩人而人者。亦以天下任之。  
 聖孔子讀書主辱處之餘。慨然有慕平其時也。至春秋而繼之。聖  
 國老於行矣。目觀夫三代為邦之。而終身卑孤陋矣。且甘心為  
 世者。要孔子賢之也。亦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耳。是故必三人者。其  
 異也。其道同也。何也。易也。則皆然也。有用之任。則天下之舉已  
 下事  
 轉而變之。類子吾未見其不動已於其害也。有司農之責。則  
 之。既已。之。轉而變之。類子吾未見其不痛心於銀食也。何今  
 為政者。主春秋之世。方許還國情之中。功見言。信庸可哉。乎而亦  
 感此滿之之。橫流。大惟竟奔走之於上。則凡官十二牧之於民  
 之。獨主伯亞旅之自勤其家也。所謂同室之。關非。岐楚。環冠而  
 夫誰曰不可。非就者。世方與我。而我強與世。親亦而食者。是  
 不其何。應馬是。與耶之。計惟有。聞戶耳。故充奔走。作則孔  
 類也。必。耳。見。而。皇。也。嗚呼。此。非。類。之。也。我  
 之。也。我。

米飯而能越一喝而三笑有違者者其口雖出老舞令人不可  
明自辨

則戶非胡趙郭郎以爲得勝珠我無所施其技外面似袖手  
觀胸中却十二分生地直是事事無可奈何時正可想古聖賢  
物一體全哉豈遠矣哉就如類子在隨處天下未嘗離肉食者之  
憂吾願子無干主其弄必藏之心保可破之會思際遠豈忘  
奇聞乎此尤說前我何處馬祥懷智解然事必盡大德玉像縱  
能置天下度外矣再商之

寶山身裁刻由周農在朱備有妙本傳續後晉世已訖已滿

十歲

集仙童戲孩而弄無非情使母歸向街世世隨附人六  
爾爾失耳取據封木極處但世世我林我無可奈何弄而  
喚與我流雲沙也心草不端堅固道並無歡無形聚散均  
我與你泥落性無減塵垢慢早

說三苗于三危

艾南英

帝堯成之。用有見於治者。禹。大禹之刑誅也。而致之三危。此可  
 謂其已。且用兵之要。天有特地。有利。適乎其地。而弗能為良。故  
 制人者。去其所恃。而破其所恃。帝之攝位。而清問也。常有特於苗  
 之。其考之。則曰。三苗。平初。不云致也。而人致之。三危。大古。邦甸  
 之地。多而北。而少。東。而古。東。漢之。法。利。平原。而既。險。阻。苗。非。其。宜。也。  
 縣。公。之。間。京。竹。之。區。便。於。水。關。捷。於。用。舟。大。刻。之。則。雖。避。而。先。寘。諸  
 牢。之。則。仲。老。而。民。或。必。天。之。所。以。限。南。北。而。帝。之。所。以。需。七。司。也。遠  
 其。民。而。處。其。地。既。達。天。施。地。生。之。理。還。其。君。而。長。其。衆。人。難。保。為  
 不。使。不。致。之。臣。帝。固。伏。而。思。而。夫。苗。吾。攻。而。擊。之。吾。不。能。入。其。地。不  
 能。乘。其。舟。夫。上。策。之。周。尚。置。而。居。之。吾。能。入。其。地。吾。能。乘。其。舟。吾。更  
 立。其。賢。於。故。國。而。置。其。有。患。於。地。野。奪。其。洞。庭。彭。蠡。丹。淅。之。利。子。以  
 華。陽。黑。水。騎。射。之。鄉。鮮。之。而。我。之。界。示。逃。奔。而。惡。奸。近。之。為。攻。之。俗  
 使。觀。得。而。務。朴。耳。吾。意。帝。度。險。遠。止。以。懲。苗。之。惡。切。不。虞。其。連。結。楚  
 蜀。為。石。臂。之。援。故。既。見。經。畫。之。規。而。又。暗。好。生。之。大。吾。意。古。道。淳。風  
 未。有。枝。節。之。慘。不。過。令。其。禁。網。淹。弱。畢。膚。下。之。令。故。究。其。終。于。三。危  
 猶。為。錢。之。三。條。而。考。其。服。於。三。危。至。有。石。叔。之。望。至。春。秋。而。其。後。續  
 得。與。其。姓。之。戎。居。於。小。州。其。斯。為。聖。人。之。教。也。大。

範從地形生論。又為說字曰。捷。是一篇胡璣錯置善後策。又是不  
 捷。降解也。自詳。

強作解何當。性理。注。固。未。嘗。有。保。於。經。也。當。時。好。要。論。者。甚。多。  
 竟。因。因。弄。野。死。及。說。到。此。又。謂。聖。人。教。不。淨。一。箇。聖。者。真。可。笑。也。

說三苗

下五

子則與子

艾而矣

王霸天下能稱天也。夫天意豈為夏之天下後哉。惟其然哉。故  
夫惡民難再處始。而可與聚族。則存其之。其年日行經。則  
竟之。神壽。之。神壽。而已。當斯時。而則語世。及猶營三代。以彼而  
新。神代也。焉。將何以服。唐虞子孫之心。正當時。亦故。皆先帝故。善  
而地。卒結然也。意。結天意也。天以為大。任難致矣。蓋。齊為同。堂而  
是。後五百年。始種王。若。則何人足。肩。遂。命。而。制。繫。以。傳。祭。天。以。為  
世。聖。斯。平。矣。故。其。底。情。而。內。是。後。三。聖。人。功。冠。古。今。則。後。人。何。處  
而。不。切。德。以。服。製。此。世。運。漸。遠。人。心。不。古。倘。必。以。傳。祭。為。定。局。則

世心所事。聖不可傳。三代

服不到之處。必有為一姓之。其。此。依。復。之。國。以。遂。私。者。而。除。暴。制  
之。雖。必。有。假。惡。威。之。柄。故。中。外。之。心。以。觀。神。者。又。其。甚。九。錫。珠。璣  
勅。通。隆。文。祥。陵。故。主。采。爾。新。言。以。剛。富。貴。又。其。意。曲。因。嚴。帝。朱。鉤。帝  
以。絕。人。望。又。其。意。更。以。制。威。雖。斯。耳。日。以。數。接。吏。民。而。天下。大。變  
多。重。指。是。遠。化。若。有。心。焉。若。是。當。為。之。身。不。以。朱。均。之。嗣。而。開。蒙  
之。資。命。焉。欲。使。馬。而。劉。世。及。之。例。指。是。使。故。之。後。雖。無。紫。紱。之。儀  
而。齊。朱。均。之。嗣。而。世。亦。無。敬。府。主。馬。以。明。世。及。之。分。一。姓。之。植。遺。蹟  
而。入。下。會。而。要。如。極。之。征。株。羊。姓。戎。許。而。卜。姓。又。爾。伊。始。與  
是。雖。繁。介。類。不。得。依。見。株。弟。及。之。悅。也。雖。有。側。室。不。得。依。母。愛。子

之。故。而。始。是。天。神。故。之。德。以。遂。為。之。心。始。則。為。夏。故。不。引。天  
意。為。高。品。故。昔。時。後。知。神。之。重。若。一。定。而。轉。後。或。以。典。或。故。事。以。及  
成。公。石。夏。制。德。為。未。制。後。世。腐。儒。情。為。指。言。或。則。為。莽。不。或。則  
為。株。五。等。以。孔。氏。也。  
湯。社。漢。代。史。案。錄。論。奇。快。然。皆。於。三。代。之。道。無。異。如。所。引。據。來。確  
嚴。據。初。皆。索。天下。所。致。又何。等。為。與。弊。而。然。我。文。勢。橫。直。一。氣。奔  
注。故。當。刑。觀。



華陽明而分地節制諸之典也夫爵授矣而後諸隨之聖人處身之  
 周如是夫若先王親象於此而建諸國親諸侯則象於此而建諸  
 功德而輕重布之四千一人其何私之有是有并邑五甸諸之  
 典數九命七命五命分命之冕服焉於是有一千五百三之一五之  
 一凡之一一焉城廓地焉於是有一千五百三之一五之  
 藏之禮樂法度以遠於天子焉夫是若何也蓋而有公卿大夫士外  
 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民故其尊不可不足然則天  
 子不可不尊也加於公而尊加於侯而尊加於伯子男而尊公侯伯

天子一位

下五

子男若其間而近於天子又不可不尊也而有卿而若尊有大夫而若  
 尊有上士中士下士而若尊而從以成天子之尊若世者無非以階  
 冕先而預遠不微而已而其制雖亦猶是也夫經理天下莫若經取  
 惟而重其綱故中幾千里而外特重公侯則大小有以相維強弱無  
 以相長而封遠師之職夫休息天下莫若建諸侯而少其力故子男  
 五十而止無諸百里使貧不至於窮富不至於驕而安朴素之常凡  
 此皆以遠於天子也考禮正刑一德體親如是其嚴矣體統嚴而數  
 寡則試者嚴殊車乘馬者隆燕饗射射器用財如斯其厚矣宣射  
 於健則音老之教行而孝弟以風敬讓禮樂之事興而備兵不

不能五十里則附見其功而最功極異者又不徒百里五十里  
 意也故其時治則原侯放理氣則方伯勤王皆指運用之勢遠  
 來之體諸侯不越外封大夫不侵公利均和而安有以也夫  
 典詳宣制實寄盡巧可得入題處將二節盡平欠自班爵而議之  
 次序耳自序  
 則祭甚悲祭氣眼甚而古學不識古聖人制作本原不免拉雜  
 世勝腸耳

天子一位

下五

天子一位

為其多聞 二句  
 為其多聞 師之則何師之  
 此士所以自待之重也 見夫賢者德成於己之謂也 德成於己之  
 名 師之而至於多聞 則惟其德可以匡王而達事 蓋有賢而不必事  
 聞者 蓋其君之見之而為其多聞也 則士之所以自待 與天下之  
 所以待士者 何如哉 樊阿溫沐之秘 天將待斯人 馬援之以 隆獻而  
 建經訪道之誠 特安所歸乎 稱克法舜之餘 天將任斯人 馬行之以  
 佐辟而克師 擊勝之求 特安所往乎 若是則不待不臣之也 而且師  
 矣 若其則不待其餘 不敢居也 難天子不召 師矣 材智之士 非不  
 可哉 雖馳於一旦 然而以顯其德 非其器也 得一通經 學古之儒  
 品 惟樂與然 百世之文 焉若此者 惟天子須之 則天子必師之  
 有焉 老乞言而已矣 曲謹之士 非不可耐 惟望於將流 然而以統  
 倫 雖其重也 得一通方 致遠之政 而儒效彰然 一代之業 俾焉  
 益 惟天子須之 則天子必師之 有奉美捷凡而已矣 然則士何  
 有之 待之以庶人 彼將庶人自為也 士不得而處上之我 卑專  
 多聞 彼將多聞自為也 上亦不得而後士之我 充嗟乎 士志不見  
 事 抑其多聞 豈復待以奔走之役 上患不知士 耳知其多聞 安  
 益 然其多聞 豈非士之所以不見諸侯也

中二比高華 首句發而不必多聞 最是自許  
 我論中其有風骨 所謂外揚而內映者也

為其多

則決而南者亦水之運機也。夫水如不決，將亦而流乎哉？而昔者車  
 於焉道者，登陸乎，意云四世之論水者，曰決百川而注之東，未有水  
 不南之者也。即古今稱能而南者，弱水而外，不無見焉。是則水流自  
 氣，其無決乎？而以吾所觀，流水者，則固已決而後東也。東方之流，似  
 弱而不決，不能自順，所以為之順者，則亦可決而之。而也，西方之  
 流，似逆而水，無不可運，有所以為之逆者，則亦決而之。力堅則決之  
 難矣。特決諸而而流，仍東矣。惟決之權重則水之力柔矣。決諸  
 諸方則流亦南矣。其流者水也。而所以而流者，非水也。藥酒河決之  
 事，事也。

下五

則若有一決之機，以為是而注，而水亦為知所以然。其而流者水  
 也。而所以決之而流者，非水也。東西易位之頃，止聽決之一法，為  
 即兩側倒。而水亦為能不然。天地自然之氣，先西北而後東南，至  
 於流而先者，反為之壅也。乃知天地往還之故，流坎無常，原自如此。  
 蘇轍載物之匠，而若施而東，若受至於決之而流，不受者，復轉為施。  
 是亦知決河轉徙之理方，轉徙定尤自如此。故當其決諸而也，不喜  
 決者，蓋以為決而不善導水者，以為固蓋固其而而之，則而即所以  
 為善也。當其決諸而而而流也，不知水者，以為變而知水者，以為常。  
 也。且轉其而而流，決則而復可以為東也。流水之性，如以善於人性。

事情同轉。如珠走盤。無定之中。實光四射。看其對肢。泥鳅處。或相。或法。細微。靈。最宜華玩。

大 街

之所以此氣體者而即思以揚之焉夫心官在思故與氣體  
 無必思而後得則思要矣且人知物交之客雖耳目以累心而  
 不事事心者竟使心等行耳目蓋心之職雖與於耳目而每必  
 我思誠而後可以為耳目之主是故耳之官在聽而思其當聽  
 當聽者則心之官在焉然非同一明乎心之官而所以當聽與  
 聽之理達了然者前七月之官在視而思其當視與不當視者  
 之官在焉然非同一明乎心之官而所以當視與不當視之理達  
 然者前也當為感紛紜而天君內應此時謂之心仍其官則可謂

一得思則不可何也百慮種發本始不與眾交馳也夫惟恆然者不  
 而後吾始能有思而思也乃是以眾來感矣當一事未形而  
 思猶此時謂之心仍其思則可謂之非物交物感則不可何也  
 然未始不與氣俱成也夫惟洞然者無累而吾始謂能思不  
 也果足以杜眾誘矣蓋耳目之使以氣動也心之思亦以氣感  
 衆氣耳惟官在思而揚之以思則以理氣而行乎感應之堂  
 無耳目之官於吾身為視聽之職也心之官於吾身亦猶感之  
 是則耳惟官在思而察之以思則以性治形而操乎明聰之  
 不惑然則心以能思為職是心所以異眾體也而以思親吾心之

則善之所以善治心也此之謂大體也已矣  
 心之官則思此思字雖形氣理欲在內思之得之思字方是慎  
 誠意之思惟然不蔽於物若兩思字作一樣看則下文不思者  
 意反揚其心乎自此  
 朱子曰心之官則思周是元有以思六情其有此係他如何却不  
 湊須是去思方得其所思若不思抑則不是做是上座却做不  
 是却思雜慮煩他做去却害事觀此則兩思字不同之義了然矣  
 蓋下文先立一字即此第二箇思字也非先生熟於理學之書安  
 能直達所見如此



則曰腹星

一句

文南英

養天體者固不必遺其小也蓋吾身之為我有而制我亦大矣握持  
尺寸之膚莫當食重安嘗謂和樂者生之外者也精神者生之內也  
七故取天地之美以服藏其血氣而精神之用良大何也凡民之生  
飲天和服地德食味則聲被色而生者也物極不可不養故受之以  
常物養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則曰腹之事何事也水以行氣土以  
補志而形神之用無不養陽食以養陰而乾坤之道順居今之世  
無不飲血之俗已遠乃先王之制遠國火以濟用望引短以致疾  
蓋美味並蒸之熱恒與造化違通故或以食心或以食水其功用良  
大乎予編  
下章  
養其生人之理為非齊嗜食之事非情乃天地之賜來以其泰而生  
厥存其康而民蓋草木未除之故恒與時令同被故春秋雜物其和  
而春夏秋服其宜其義顯最精矣夫剛度豆站之蓋達諸士庶而論  
者以萬世而里謝當布德兆民令天下山於親遠之始是三王所以  
敬孝孝子所以養親也夫烹庖饗膳之藝掌之大事而或者以為此  
徒成立德強國君身能明於安危理氣之本是人主保身以保民也  
子能深而履薄者也尺寸之膚已乎六府與八政其來已久食積而  
壽如聖猶然則未嘗盡廢之也  
必及為用繁露之妙何如清真之足以久傳也自詳

不檢用繁露不用繁露且情體難持此說無有失也談出則字  
飲後天煥發氣系何胃上失一水直填乎

則曰腹



無諸侯帶幣舉祭

無侯封邦交所以廢也。蓋幣以相問。舉祭以相宴。侯禮也。無

侯矣。馬用之。止殺之道。何以不行。皆今之諸侯也。政以今之諸侯。自

有諸侯之禮耳。吾嘗觀於程。匪獨無戎伐之害也。抑且無好問之動

匪獨無酒食以陪焉。且無勞力以相食。何哉。淳淳宰割。分自夏后

與王。帝之。前明不相通。戎狄繼統。猶自同邦。人先王之封建。行不足

平。雲觀之。蓋陸山千餘里。未聞有儼然製土絲麻者。則美以故。蓋

俗無上著。其民運求草。運使無常。則不可分。雖以為之。城固無文。書

官。語以相求。則若以相令。一國之政。如一身然。則不必五服。以為之

矣。子孫

之。主。有。名。字。無。姓。氏。則。無。錫。上。與。錫。之。類。第。王。如。我。中。國。之。全。焉

耳。雖。為。六。華。而。為。十二。諸。侯。豈。有。諸。侯。於。是。春。播。種。修。聘。問。百。拜。以

稱。贊。一。介。以。相。通。而。舉。祭。無。足。有。諸。侯。於。是。從。大。業。設。燕。享

玉。爵。以。為。禮。七。牢。以。為。饗。而。舉。祭。無。足。有。諸。侯。於。是。從。大。業。設。燕。享

玉。爵。以。為。禮。七。牢。以。為。饗。而。舉。祭。無。足。有。諸。侯。於。是。從。大。業。設。燕。享

玉。爵。以。為。禮。七。牢。以。為。饗。而。舉。祭。無。足。有。諸。侯。於。是。從。大。業。設。燕。享

玉。爵。以。為。禮。七。牢。以。為。饗。而。舉。祭。無。足。有。諸。侯。於。是。從。大。業。設。燕。享

玉。爵。以。為。禮。七。牢。以。為。饗。而。舉。祭。無。足。有。諸。侯。於。是。從。大。業。設。燕。享

玉。爵。以。為。禮。七。牢。以。為。饗。而。舉。祭。無。足。有。諸。侯。於。是。從。大。業。設。燕。享

玉。爵。以。為。禮。七。牢。以。為。饗。而。舉。祭。無。足。有。諸。侯。於。是。從。大。業。設。燕。享

玉。爵。以。為。禮。七。牢。以。為。饗。而。舉。祭。無。足。有。諸。侯。於。是。從。大。業。設。燕。享

玉。爵。以。為。禮。七。牢。以。為。饗。而。舉。祭。無。足。有。諸。侯。於。是。從。大。業。設。燕。享

玉。爵。以。為。禮。七。牢。以。為。饗。而。舉。祭。無。足。有。諸。侯。於。是。從。大。業。設。燕。享

玉。爵。以。為。禮。七。牢。以。為。饗。而。舉。祭。無。足。有。諸。侯。於。是。從。大。業。設。燕。享

玉。爵。以。為。禮。七。牢。以。為。饗。而。舉。祭。無。足。有。諸。侯。於。是。從。大。業。設。燕。享

玉。爵。以。為。禮。七。牢。以。為。饗。而。舉。祭。無。足。有。諸。侯。於。是。從。大。業。設。燕。享

也。不知彼原無舉祭為也。有之以為。無之以為。則豈與中國傳

者。則。稱。介。為。戎。冠。裳。矣。第。天。下。無。王。諸。侯。戰。事。今。識。者。及。政。思。行

實。秋。之。有。君。也。則。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久。矣。夫。諸。侯。之。害。也

少年。如。此。壞。幕。亦。自。彈。藩。籬。上。耳。自。評

青。秋。記。乎。古。其。協。列。情。形。則。後。代。職。方。外。紀。耳。然。亦。多。不。甚。合。則

書。生。之。揣。則。也

無諸侯

無諸侯

無諸侯

無諸侯

無諸侯

無諸侯

無諸侯

無諸侯

無諸侯

無諸侯

無諸侯

無諸侯

無諸侯

無諸侯

無諸侯

無諸侯

無諸侯

無諸侯

無諸侯

無諸侯



紀行傳例中安有主之位。筆勢落項日中無人。

士之賢

第十卷

十五

附之以辨

節

艾南英

所以驗人者，履之以位而不廢也。夫自魏故然，莫如晉韓魏之  
義，可以驗其人矣。且夫人當居死，而樂齊之通顯，其獨位之  
是以卒之，即其才智之所歸，歷石應聲而揚，必有其然矣。其為  
者，其故當其時，不其人之皆不肯可改而知也。彼今之世，彼其人  
所履以勉其事，不必有天下而不與也。又不必其為晉楚之富也，但  
解之以今所為韓魏之家者，而能自視安然，以其人為何如哉。武  
韓魏之強，春秋之世，即不戰而自勝也。即而云之，能窮廣居之，似  
而進之，可附而山之介，有之無之，皆獨有韓魏之意也。而故然不  
韓魏不知據之為大，而韓魏之為高者，必無他故，其義誠亦以是也。  
韓魏之地，天下之咽喉，而四致之要，固也。韓魏之國，亦自帝者必遠，  
而進攻，故韓魏而成從者，亦陰險而陽純，畏之任之，莫不有韓魏之義。  
其義誠若無，若其身為韓魏而，又若其身為國有者，皆無也。  
其未誠有以辨之也。夫小大之相形，是善之相過，處之待其義，  
以指已而二於物，故外物為之從，而世有自持者，其義誠若無。  
其而或韓魏之於其國耳，樂以其有下人，雖賢者亦有之。而  
其則韓魏也，世無地，或大而物小，或重而物輕，故其義有以是之。  
有韓魏之義，而何有韓魏之義哉。故曰過人遠也。

其義有以蓋之。雖中正者也。其才有以辨之。則雖外傍枝也。大士  
 掌言作文。須兩柱。蓋然不令掌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方為不令  
 掌。予謂不令掌。必為手低手之所同。猶知作文者。皆不犯但必顯  
 兩柱。皆適中正意。如正言出傍意。對傍意出。正言對則但有一柱  
 耳。安有兩柱。今大士之大。其在此。每而止。一出。一對。分枝不令掌。此  
 大士之所自。每枝。然以適中正。則外傍意絕之。總合者半。不  
 合者半。未可名為兩柱也。有言  
 者。得釋魏之家。不足以為重。而自視。然必於已分上。已有所見  
 故曰。適人處。此論學識。不是。或可蓋才可辨也。有謂兩柱。須皆題

中子錄 一五

中正意。以為一正一傍。以余觀之。兩者皆不令。且未能到合者。其  
 不合者半也。而况兩柱皆正意。又不合掌哉。

附之以

此論神者神也。不說到此。原  
 此所存。神者。子而化。原可據矣。夫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如神  
 此。神者。神。而王化之原。不可見。或曰。王化治者。未觀其所發。是觀其  
 神。再難。據此。所存。則夫聖主有之。庸主亦有之。豈能測其所以興  
 衰。乃論王化之存。則今感應以得之。而知其所存者。神也。大神之為  
 言。連此所以。神萬物也。神為天下之至陰。微寂而靈。靈是也。而君子  
 亦有靈。而處靈者。作萬物之應。而不覺。神為天下之至陽。靈往而能  
 伸。是也。而君子亦有靈。而能伸者。行萬物之應。而無迹。何也。神者。精  
 神之所為也。形體必固。而精氣無方。故君子有以尊其統。立於其少  
 者。中子錄 一五  
 仰於其多。與物異。而物不能隨。為神者。又積誠之所為也。動物有要  
 而冥致。斯乎。故君子有以致其身。未施敬而民敬。未施信而民信。與  
 物交而物不能見。為夫動感之用。既亦全之也。惜也。而聖人獨收之  
 不動。及此。蓋有大小。力有難易。惟聖人眾人之所歸。而不銜。然居  
 為神。亦安能以已之未至。致聖人之所至乎。無為之理。設亦說之。論  
 說也。而聖人又見之德業之靈。蓋仁而後著。用而後功。惟君子眾人之  
 之所歸。而不流。而後為神。亦安知聖人眾人之所至。皆聖人神之所集  
 也。無神。物長輕者。易擊。故不疾而自速。物之虛者。無實。故與物而  
 皆隨。附者。不流也。

後山特語云歐陽公得道之為樂宗師基址便似樂文其始出於  
 司馬子長馬長卿傳如其文惟其過之是以無之也子謂先  
 代名家時地臨於他作以示其無所不可作也過時大力之大  
 方盛行天下而吾師元宗之得其一二曲雖說復語如海星寶子  
 時亦必涉筆為之然其曲雖說復語終不能勝大力蓋子才不能  
 過大力是以不能兼大力也現歐陽公司馬子長蘇軾宗師長卿  
 處自處則平自祥  
 信力操神字轉說轉達無一句遺者蓋神字止以形容其存之妙  
 原不傳聖人之神也

卷十下

下五

所存者

君子所性

二句自定本

文南英

論君子所性而先及其性者夫仁義禮智根於心然後其體足而  
 其用具也然獨師之君子其性者無為之體而心者有覺之神  
 故論性者推其巧寄而心主其受則仁義禮智人皆有之亦安能  
 歸之君子哉然性心使子性主其受也性入乎心則入心主其  
 暴也至於性心主其暴而性有不能自必者乃君子所性則仁義禮智  
 根於心者也根心云者統用而不據以觀其理之無所使中依而自  
 誠以觀其外之無所操夫仁義禮智蓋有假之為功繁之為事者矣  
 石必根諸心者然後可以為天下之大本何也達理而取故足已無  
 下五  
 傳當其藏用未定而所性居然有餘矣夫仁義禮智蓋有呈而為端  
 推而為曲者矣不必根諸心者然可以見聖人之大全何也性本  
 完周故見非周物即有一察相讓而君子居然自遠矣天性屬神明  
 之陰者也故異乎有果四端而外之者謂性之無不知無名實者  
 性之體有其實者性之用則性待仁義禮智而足定待心而立也若  
 子盡心以稽定然後性不立於物表夫心居理氣之先者也故其學  
 天有以未為性者謂性之動也不知動氣之心能動正亦能助邪知  
 覺之心可引理亦可引欲則心待仁義禮智而正定待性而正也若  
 子盡性以治氣然後心不待運動此君子天德之足無待於外也

卷九

心性分處。均有所據矣。仁義禮智。即性之德。是一是二。未見融  
融說。果無離根脫節。然其中入理之言。却非俗儒所載。

君子所

卷九

下

江蘇子發東

金

文淵閣

性分處。均有所據矣。仁義禮智。即性之德。是一是二。未見融  
融說。果無離根脫節。然其中入理之言。却非俗儒所載。

下

性分處。均有所據矣。仁義禮智。即性之德。是一是二。未見融  
融說。果無離根脫節。然其中入理之言。却非俗儒所載。





此道先華名作甚多。誠皆以聖道之大。鋪張揚厲。如此則雖累葉不能盡也。不若就諸弟子所得指聖道者言之。更為明曉上着實。  
 遊聖人之門。著得解重語。一。寔然。若稍涉膚淺。便似近日橫經制誦。見達官。口稱門生。主利生耳。此處見作者學深識老。熟而公。  
 遊聖人之門。得解矣。難為言三字。道不着。總而無著。畢竟此障。只是於聖道之大。難為言。亦猶小易。小天下耳。

遊於聖

孟子十篇

下五

經

若夫此道。不達自文本。  
 君子之遊道。而進之必以其漸焉。蓋成軍後。達學之漸也。志道達此。可以見聖矣。且夫人之稍有得於道。則隨其心之所得。其外必漸見焉。然終自成其漸者。漸者明而著之。謂也。則其心之已如。而不可觀焉。非有所自也。漸者大焉。漸之。謂也。離其業之為。漸而有彼。而亦有所澤也。而吾以為君子志於道。不成業。則不能達。而也。先有其焉。乃能精智而神遊。況定其局。乃能博習而光大。是故學者當審其質之為。而與質之為。因而不長。不達之如是。不後。是業則如是。而得其質之。而近則業者上達之事。相因而達者也。是

孟子十篇  
 下五  
 經

成事二字頗多紀據第志於通句太略則達字亦虛也

君子之

孟子子篇

下五

摩頂放踵

文南英

摩頂放踵之情不自愛其身者也。大形人而至於摩頂放踵。六通備  
備。非是不足以極墨子也。何不自愛若是。且自傷為。我之說  
墨子其情曰。一毛而不為。大毛猶附於身者也。至其所附者。親  
附者而更切。則墨氏有可推焉。夫人之於身也。孰無愛說。無兼愛  
兼所愛則無尺寸之膚不愛也。人之於身也。孰無愛。而勢不能兼愛  
不能兼愛。則愛身豈不若愛人哉。而無兼愛。則愛身豈不若愛人哉。  
禮。墨子有也。無兼愛。則愛身豈不若愛人哉。而無兼愛。則愛身豈不若愛人哉。  
而孰為關切。大非吾身乎。而人。關切於吾身。則吾身非關切者也。  
白項是體。皆動集之。在恒情則重。而至此不得復顧。摩  
摩。其天地間。視為傷重。大非吾體乎。而愛人。傷重。則吾體非  
重者也。由項及體。服。皆勞苦之官。在常人則惜形體。而至此不  
惜。願厚。鍊。古亦有非無。無。不自私其身者。墨豈有  
典。形體可恃。耳。行。可。吾。少。有。自愛者。不出也。則  
墨。之。項。者。而。古。人。有。前。衣。體。序。而。不。得。還。其。身。者。  
墨。有。大。任。而。不。體。可。輕。毛。髮。骨。節。可。自。棄。者。豈。少。有。情。得。者。必  
墨。則。為。傷。之。不。視。一。見。者。不。從。旁。矣。乎。意。而。惡。矣。吾。處。集。於  
之。摩。之。以。兼。愛。而。不。得。吾。極。其。兼。愛。之。術。窮。之。於。項。後。不。得

庫頂鼓

卷之四

一

有為者肆

五節

文庫

例有為之藝而所為害甚衆矣夫有為而克因時變井則亦何害於  
為也哉余謂天下事以有為而成亦以有為而敗夫有為之禍無為  
也甚矣然本末始終之序或其倒而施之也此非邪正之流或者悞  
而力之也則非以無為棄之乃以有為棄之乎吾嘗論之有為者肆  
若強非王者朝以及農為功者也強非九牧本有不及衆者也然有  
播弄九牧而不足衆何害夫我真有見於播弄之初強復可以語資  
深之妙終身於馳驚之域或傷而虛或溺而沒而終不足以致剛孔  
之學蓋復有自淨之意矜媚之棄而已矣夫我其能大其反物之渾  
然復可以修齊養之道苟且於末世之國焉者功利割者刑名而終  
不可以義充舜之治豈復有曠時之理哉簡之棄而已矣夫其端之  
專於邪猶吾儒之專於正也彼其有為者原出於其中之所然則則  
豈以九牧強功哉然無奈其可以及而不及也至此而不及終無反  
其夫道之所在者每通而易道之所在者每達而難也故其有為  
者終身守其說而不思則難至於九牧猶不止也然何故可以及而  
不及也至此而不及當更思所以及之者矣嗚呼舜其九牧之勢而  
僅歲六不及衆之井觀若求於衆之所及而又不必九牧者乎先王  
之道不明而百家之說紛於天下有為者蓋無往非播弄九牧者矣

此章推意。亦只論聲譽。如為山志耳。若如此文說。則夫不當獨而  
無不當。然而此雖十初。猶不足矣。不責其德。而責其始。其  
看題之壞。先生已自殊矣。後人猶有責其德。而責其始之何也。

有為者

卷之十

下三

卷之十 無非 是也

父南英

士之志仁義也。極其所以盡仁義者而已。夫非仁義者。雖小不為而  
居。所由皆在於是也。則仁義豈有餘道哉。且大志者。盡而有待。不  
事也。士當其窮困。行約之時。而天下無不任之。有以上其美。日之  
為大庸。知其志也。非虛稱也。故蓋其於仁義。非夫人之所謂仁義也。  
夫人之於仁義。有歸其說而欺人者矣。抑夫人之於仁義。有得其  
品。而志者矣。士則異是。其一在尤之於至。蓋也。夫仁義不尤之於至。  
蓋則大則無愧。小則不推。終非至當之理。而竟為至當之理。聖賢至  
其精神。作無端之地。而至誠至細。不以為然。後出而任天下不至

卷之十

下三

以。小節。則殊異。夫士豈必大有所失哉。即彼一無。取一介之非  
其有。而莫志有新。然不可者。善也者。不以一毫苟且之念。自寬。  
其故。一無罪。以為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以為非義也。其一在出  
以。至也。夫仁義不出之。以至安。則近之所勉。法之所行。終非自  
然之理。而竟為偽功。之故。聖賢有所待。行無為之。而性為安焉。  
不知。然後出。而任天下。不至以。遠矣。其神。夫士豈能自健。  
而。仁必遠之。以為居。義必由之。以為行。有由。然相。忠者。若。若  
仁義之。克行。至。而由之。以至安。政尚。其志。而見也。不然。志之。為

非以與修之所非哉。然則士之事也多矣。  
 是宜立安二政。望義既確。運詞亦確。此大自當辨於世也。自  
 是文者。潔爾眾。足傳。果立安一政。猶有遺議。居仁由義。言其純熟。  
 非姓安之謂也。下云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正言不必得位。  
 行而其道已具。故曰尚志。今方然。後出而任天下。則仍說事不  
 就。息矣。

卷一

下三

○視聽則曰。金。此而況不詳乎。○  
 望人者。君臣父子相安。信其常而已。夫為士師而能為子而獨  
 視之。常也。論至其常。而可以相安矣。義戰國士。著義經其  
 之說。故其無所不。如德之。舜為天子。舉陶為士。舉  
 人是也。夫天子非舜而可耳。推為天子者。舜故無其說。可以便士  
 師。天子之。以。使天子獨父而施。可以便士師。不辭使之說。  
 辭。可以。使士師。不。法之。而。天下。無。何。以。舜為天子。  
 辭。使。昨。後。也。以。德。者。之。說。則。舜。而。宗。允。矣。乃。居。以。德。  
 德。文。祖。之。文。祖。竟。祖。廟。也。則。舜。也。於。彼。似。在。後。人。後。亦。降。服。之。列。  
 下三  
 彼。似。不。得。後。後。之。條。又。上。古。世。曾。氏。外。未。有。嚴。說。推。索。至。聖。人。不  
 以。已。耳。如。父。明。父。之。國。我。而。耳。也。尤。可。以。舜。弟。則。有。舜。科。子。不。不  
 舜。父。故。終。身。曰。琴。賦。人。不。得。使。後。者。之。條。矣。在。君。君。則。必。無。也  
 舜。更。危。而。任。天。下。之。重。則。聖。得。而。宗。之。故。曰。可。以。使。士。師。使。天。子  
 矣。也。何。也。舜。為。天。子。士。師。不。悉。不。中。其。法。也。然。則。舜。如。之。何。而。也  
 舜。弟。親。不。順。乎。親。雖。有。天。下。不。解。矣。今。也。舜。子。親。順。子。親。而。胡。其  
 也。也。有。天。下。之。故。有。法。以。法。之。故。今。天。子。獨。不。不。其。父。弟  
 舜。天。子。也。然。舜。高。耕。稼。陶。之。樂。也。不。為。天。子。天。下。其。誰。說。哉  
 口。可。應。使。天。子。獨。父。而。施。何。也。舜。為。天。子。必。重。父。弟。而。輕。天。下。也。

則則事而之。故天下必謀而後入者。既離天子之父。不  
 得也。幸而其過也。幸而其棄天下以順父情可稱也。故曰可使士  
 師不將。彼之就以明法也。何也。以齊為天子。能棄天下而法也。明也。  
 然則天下遂棄齊。故曰也。而河之南。朝朝者。歸焉。故曰能棄者。歸焉。  
 今且相率之海濱也。齊必以父之故。怒齊天下。天下歸不以使之故。  
 棄齊。在果陶以執。示天下有法。以道而不問。示天下有父。以天下不  
 能棄。而與九官十一牧。連海濱而歸焉。示天下有君。夫然後之中。國  
 順天子。位焉。使全齊。而果陶之法。亦全。故曰可使士師不以執法  
 之故。而令天下無聖君也。何也。以齊為天子。天下不能棄齊也。然則  
 齊天子執。下孟。

齊天子執。則萬國咸寧。豈有政替使役人之理。為一有之。  
 齊為天子。何患士師不行其法。何難行棄天下而後。河惠天下。  
 少以使之故。思齊。此又以戰國辨士問難之道。所為我國辨士短氣。  
 而也。中問起。使曲析條極。變月於制。雖為變體。然自是則制門。  
 而戶。不得執。無以成也。自齊。  
 則齊天子執。則萬國咸寧。豈有政替使役人之理。為一有之。  
 齊為天子。何患士師不行其法。何難行棄天下而後。河惠天下。  
 少以使之故。思齊。此又以戰國辨士問難之道。所為我國辨士短氣。  
 而也。中問起。使曲析條極。變月於制。雖為變體。然自是則制門。  
 而戶。不得執。無以成也。自齊。





酒有如此而化之者

大南英

論君子感通之妙而時之義久矣蓋而之化物時爲已也而君子之  
我以之時顧不重典且夫聖人之教人也視其人之所素爲已天  
有時雨而不華生而爲實或雖然非盡取必於天也幽者素實而  
龍所求物是其供而後觀所望夫聖人之教人也亦有如是者聖人  
之辭物也有施使之廣大而自向安行而自將故其道主當聖人之  
事物也有權奪之以其所疑而江之以其所發故其道主達達者權  
樂形高可見者皆道所攝也聖人使而莫可見者達其不可見者久  
之顯顯夫然悅然有格行在焉非聖之聞而後一言以破其時特然

下

後知也。不覺視聽言動皆而有統者皆道之教也。聖人使諸生散  
居者觀其統物者久之。隨事發覺。說既有清淨不一而一之義。而後  
一言以印其兩合。誠後應之也不超是故。物固有時而反之。而化有  
是之而不化者。物之受者時而不受者。非其時也。神明之勝難必而  
吾學者能迎其來。疑以歲計功。而後以日取格。夫亦事理相因耳。夫  
有弊而物不皆化。聖有時而物無不化。天以物所處為時。故  
爲時子即時也。深茂之根無葉。而華教者欲觀其候。高者實之以茂  
豈要道之以簡易夫也。知人善教乎。世間君子之教。而亦莫善于  
吾家乎。故哉。得其人而遇之寡矣。

類會所濟於聖人之次第淺深確是如

自  
序

此又第一等八教法。蓋下點化之功。不指平日精漸之功也。平日精漸之功。即下而四種亦同事。如作而化。非其人不濟。在聖教。必有難達者。此文說來。以聖人點化之。以時。則不須復有下四種。其中二。此。以聖教之妙。此在將而化。前功大為重。即接連家。自不肯有。

有知時



仁者人也

篇

史而矣

仁者人也。道可見矣。夫仁不外於人。而道不外於仁。仁者人之本也。道者可謂近且切矣。嘗謂道也者。物律以通。上無私而居之。心無私而居之。所以通乎物者。以其內有接物之分。而外有行物之實。仁者之命。仁受也。而即寓於人。外之行物之實。人受也。而即寓於仁。仁者人。然後道之在我者。自性而可通於形。仁者人。然後道之在外者。而我而可通於物。何也。凡接物之事。皆本於性。而性不外於人。與人相比者。愛之所歸。而仁則愛之母也。情雖信不已。則動多違。而不起物。凡上下倫品之間。皆統以盡利者。皆內顧而無可

仁字說到入字。仁人二字。說到道字。如引蛇膏味。可捕可殺。此曲見明乎。老。故無葛藤枝葉。可憐以動。而多違。而不起物。兩句。待達。藏。懷。春。一。篇。好。文。字。聲。價。遠。不。淨。不。置。之。次。選。後。準。或。之。自。非。仁者所以為人之理。今而言之。便是學性之謂道。學就人身本然而言。非謂通於人物也。只坐看淨仁字。稍淺。以慈愛為仁。看淨道字。似是以關係交接為道。覺得此理。都已在外面。而其言。特靜坐一室。不與物接。則竟無仁無道耶。此大之不好。正深見不明。徒窮。履。枝。葉。耳。若。動。而。多。違。而。不。起。物。二。句。何。足。以。壞。報。償。

卷十六

下五

仁也者





光實而有謂大

文而美

學之以大名者觀所到至而已。夫光實而有光輝自然之理也。而夫  
 自以名者等謂形氣之光物之虛者也。然不發於虛而發於實。蓋誠  
 為形骸聚為散。皆有以相使而已。李至行。持何以名之哉。光輝者  
 太虛而無質。其道則彈指已而極盛極之。然傷則有散。殊不可記  
 者矣。光輝者。物雖而成。其理則散於物。不極宇宙之極。然極則有  
 廣博而無涯者矣。凡此者。所謂大也。所謂光實而有光輝之大。凡  
 事之進於德者。必厚其本。故必充實而有光輝。君子思乎其說之也。  
 蓋於泰之反。先究其贊。四象上下之施。先權所微。夫如是。上本之所

下五

為也。山於其情治於其。可與幾幾比。陰矣。凡事之泰於開者。必受  
 以肅。故光實而有光輝。君子樂乎其顯之也。情精以自剛者。常處  
 而不見。光明而有融者。可見。端以知。夫如是。貴之所在。九歸而  
 行遠動而多運。亦以近小自居矣。欲使其遠而在上。則天下文明之  
 會也。後世之先。恭儉屬焉。期於無遠已矣。至於禮樂之所。極氣之  
 所。融。此而不達乎何也。此非一行之所。極也。使其窮而在下。則  
 身見世之時也。後世之學。端。深。從。期於善。後已矣。至於會。四體而  
 不言。善。生。而有變。端。以不己。異乎何也。此非一善之所。成也。然則  
 光輝者。美之所。也。其故可以格。萬有光輝者。氣精而相結也。是

誠可以塞天地。通以以往。又有通焉者矣。

者。則疑。研。不必有此枝葉。葉而氣色自帶。然。其板。就有力也。

光實而有

下五

下五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文而英

聖之至者有神之妙焉蓋聖至於不可知則進於聖矣故謂之  
 神正天下之理未有不可知者也至於神而君子常謂其捉控不  
 得其不可得而知也則神亦矣乃聖人之至者亦不可得  
 而知而與神同其為焉易知謂能非不同此下學之事而生誠知  
 神者自能冥獨獨獨之先庸德庸行亦不謬民日用之常而無聲  
 無臭者自能然其存之為日新者哉微而為人不知其  
 德之所以德也德之為富者誠應而妙人不知其業之所以盛也  
 人文聖著錄其象不觀之易耳乃洪范初開朕視未萌而一奇偶如  
 陰陽之變焉使夫著健順動止之德雷風水火之神以定性而通  
 其前用而如來夫豈有接受之素哉以其故真不可知而錄其象者  
 使按道而求耳法度既彰守其術而持之易耳乃馮異雖矣然其  
 而一破斷而天地之大間焉伏其定三辰五緯之屬皆較升降之  
 以俱律而審故也氣而準和夫豈有滋養之自哉以其故真不可  
 知品其術者使循微而考焉是故論治功則帝者視王者德其  
 中又大有成變化而行鬼神之至人大其愛而不惡意而不欺其  
 德如象其德而存化無神味所謂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體物而  
 不遺者矣論盛德則性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體物而  
 不遺者矣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下五

聖人夫其上律下能錯行代明其道美其所為而遺棄與非  
 所謂四時自行百物自生而無言而於物者乎要之學由可知而入  
 也故存心養性修身以俟君子止有精進之功德至不可知而神也  
 得窮大焉夫居篇而明而生惑君子不敵有復等之德也矣聖神之  
 不可以人力與也  
 不可知故曰神求如神之謂也十二此極可笑竟以管輅一行等  
 為聖人耶然間有數語老當者可觀  
 聖而不

爲仁義者遠之有矣。臨而充之。立於虛者。夫不足不爲之心。人孰  
 能之。而立於虛者。雖有忠爲易者。下可不忠矣。當增仁義之  
 人之善易而精之。善難者。入之。善易則難。穿窬小人。而皆下焉矣。  
 其由精之善難。則難於人君子。而有所不能。充之。充之。充之。充之。  
 人中有之。但遠之。於所忌所爲。而遂可爲仁。爲義。此理之斷。無  
 難也。可也。人利有政。害人之心者。難害人者。其心亦有所不欲也。人  
 衆有欲爲穿窬者。雖穿窬而不欲也。人未有什愛。而法之實者。雖小  
 心之。年位者。亦皆不欲也。自其不欲爲而求之。則難穿窬小人。而

仁義有不可勝用之理。若夫可以言而不可言。不可言而不可言。是賢人  
 君子所不能見也。因其不能見之。返而精之。則難於人君子。而有時而  
 難於穿窬。蓋然則仁義之道。著於易則易。而著於難則難者也。身以爲  
 難。則心必以下者。遠絕。爲仁爲義之望。身以爲易。則稍有所得者。遂  
 遂於事。而仁爲義之望。大惟遠之。無所不行。充之。無所不盡。則難於  
 大用。不遠於小人。而止於誠極。而不忍於士君子。然後知仁義者。亦  
 難可矣。而望公不能盡。所謂遠絕於夫婦。塞乎天地者。其斯之謂也。  
 其難誠難。而蓋乎難。其難誠難。而蓋乎難。其難誠難。而蓋乎難。其難誠難。而蓋乎難。

第二節 繁實有荷仁義是起充字下兩節則又因充無穿窬之義

蒲柳之。今將末節第二第三兩段分作兩段。以精細不支。而折開合一。氣盤盤而出。應表令人忘其分註之味。是老子不可及處。

人有



君子行法 一 勿  
 君子所以復性者期於命而不能違也夫在行則命之也而性  
 之矣行法以俟斯為君子哉嘗謂道之大原出於天故天命之謂性  
 命者性之謂也君子之行道而乎之自待足之自行不知其所以  
 然而然則至於命矣性之謂命也蓋性者也蓋性則至命矣其次則曰  
 侯命而何以俟哉志不安焉之謂命步而趨焉之謂法天人雖有全  
 一之理安能卒無樂融之機乃君子以其當於行而待之於其始  
 以其自然而然者制而後之於其義則事體制心日嚴而從之動  
 無執於規矩矣然作之不已將有不待銘戒之功而至顯之待自  
 足乎子軌 下五  
 昭者是天命之初也而君子終不有嘆想焉猶然安下學之常以  
 終之而已矣哉勝息其勝欲時樂執競之思無敢違以馳授矣然作  
 之不已將有不事便懈之力而達通之神自育者是天命之祥也而  
 君子不期焉而解焉漂馬踐入德之分以俟之而已矣其德至  
 於意以中至衣不忘而應者初非有偶念以承之也待其未行之際  
 無精提議以承之而所謂不言之前者尚待於格致之然蓋實所  
 就執要而統聖人不能不降格於其間豈得達同自然者哉故  
 君子不謂命也其德至德無為而成至主無鈞而信者初非有虛  
 以維也持其率由之順不無精察也然始而所謂從之者中者

為侯於達論之餘蓋世有升降通有難易聖人不能不內於其  
 理達然然者哉故君子期於此也  
 統上二節語意命字當作如是看然既外註云君子所以復其  
 則必意同無註相發明也自待  
 不然以命字指氣數之命言非性命之命也以此漸達自然為解乃  
 至命非侯命矣

君子行

論語

一

又而英

聖人之全知也。而猶以聞入焉。大孔子不待聞而知者也。而猶曰聞而知之。則先後聖之相承一道而已。止大聖人之道。所以獨勝於古者。豈獨一聖人之力而已哉。蓋凡為聖人者。莫不與有力也。至若孔子而集其大成。以為仁義禮樂之主。故雖絕學無師而其統有自來。豈何也。孔子之道。即堯舜禹湯以至文王之道也。即文王之道。即成公望散宜生之所見而知者也。素儒歸極。必以本朝為宗。而好古敦求自覺。普通之大。是故聖人之道。必有所因。然後可以主聞見之。合其道之。而而立隆者。猶之為宮室者。未嘗為舟車。為衣裳者。未

下主

嘗為舟車也。而孔子以憲章之。字得祖述之全。而有以盡收聖神之。聖人則其事不備。隆乎聖人之道。必致大一無。徒可以通精微之實。而孔子以多識之餘。融道器之分。而有以盡括靡替之大小。則其統不愈尊。豈是故文王而得孔子之聞知也。述之。功密大於作何也。而孔子之如故也。有以翼之。而教義誠明。進退存亡之故。自天道而後。物不與併之。而愈近哉。乃守之。力又勞於創何也。周文之入非故也。有以從之。而君子野人。微杞魯宋之事。以野學而存大。則雖懷善處之。歡於善始。然則聖人之聞知。可謂而論其概矣。據

與學相証。故所集者遠。而所奉者尊。則與聖相會。故所憑者顯。而所  
者。雖而又何必以絕學無師為孔子之大哉。  
細心處不及尋丈。小遠矣。姑存其軒傳。自詳  
道孔子聞知處極粗淺。全不知聖人所聞知何事。徒見標顯。未題  
軒傳也。

若孔子







章大力先生全稿一卷

〔明〕章世純撰 〔清〕呂留良輯評

清康熙天蓋樓刻江西五家稿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記章稿二則

夫歲辛酉大力先生舉於省即



予大業之刻而今不可得矣亦但從  
艾評四家本為据少益之得二百餘  
審於國表中見懷諸侯二句文嘆為  
是題絕絕唱而艾本無有則其合作

詩章稿

中之脫漏蓋不知有幾可惜也大人  
謂讀章文當落其皮毛而掐其骨脈  
但知章為子派此為皮毛所掩也其  
回幹雄勁間架簡潔自得古大家之  
遺而思力刻深每於與交族膝之間  
別開幽徑官渺冷峭其味無窮第不

耐粗心人領會耳

初東鄉之與諸公為社友也一時比  
之沛公之有三傑蓋魚水之合也自  
東鄉與復社爭辨選事痛詆聲氣之  
艾其有力者欲殺之東鄉不得已舉  
邑藥園杜之艾亦痛詆以示忿此合

詩章稿

作摘謬之所繇作也是書出忌者喜  
得間矣復社領袖請得今臨川名為  
慕四家實欲傾東鄉也因聯大士大  
力入復社深相欵決旦夕諷刺大力  
因有髻年藝之刻以叛東鄉而臨川  
之社遂有隙吾觀東鄉摘諸公之謬

平理本不為苛而辭氣太戇且雜以  
虛語既有足以致譏者東鄉固以親  
暱視三公而不憲其已中敵人之間  
也夫以大力之賢猶不免於投杵用  
知盡言之難受非虛中好學者不能  
其為表忠告品不出以善道雖骨節  
可成吳越如此不可以不慎也然傾  
喻反覆之徒其心術亦大可畏哉後  
之締遠交而棄故人張已之翼而離  
人之友社盟之禍烈於人倫皆繇此  
道也髫年藝所行不遠今未之見想  
當時江右多君子必有沮毀之者云



臨川書世紀大為語  
一節

上德  
一節

孝弟也者  
二句

禮之類和  
全章

譬如北辰  
一節

政乎其端  
二句

今信舞格  
一節

子貢欲去  
一節

樂其可知  
一節

君子無終  
一節

君子無終  
一節

夫子之言  
二句

其惡不可  
一節

志若道據  
全章

夫子為衛  
全章

大德我教乎  
一節

子所難言  
一節

神  
一節

仁遠乎哉  
一節

神而居上  
一節

君子人與  
二句

我即其所  
一節

非與沮洳  
一節

不毀遂亦  
一節

類則同仁  
全章

克已復禮  
一節

文猶質也  
二句

君子之德  
一節

陽有天下  
一節

事不藏則  
二句

敏速則不  
二句

不富而己  
一節

我非生而  
一節

子鈞而不  
二句

君要於焉  
三句

慕而無禮  
一節

神學之始  
一節

子楚即舞  
一節

神而居上  
一節

我即其所  
一節

非與沮洳  
一節

大章	子思子	或問子產	莊公叔公	恭己正南	抑夏之時	或問仲其	無義之仁	無義不仁	或問其義	伯夷叔齊	邦君之妻	性相近也	子張問仁	四時行焉	齊人歸女	適也人皆	大章
二句	全章	三句	一句	一句	一句	一句	三句	二句	二句	二句	一句	二句	全章	二句	一句	二句	二句
萬命律	莊公叔公	君子道者	行夏之時	行夏之時	行夏之時	君子義	勤而不	勤而不	勤而不	邦君之妻	性相近也	性相近也	子張問仁	君子義	有始有卒	康之官	一節
一節	一句	一節	二句	二句	二句	二句	二句	二句	二句	一節	二句	二句	全章	二句	二句	二句	一節

大章	大章之道	知止而後	壹是皆以	帝典四克	湯之盤銘	大段民志	心誠求之	後求之	中庸之道	天命之謂	喜怒哀樂	君子之道	體物而不	周公成文	郊社之禮	及其知之	操諸侯則	凡事保則
一節	一節	一句	一句	一句	全章	二句	二句	一句	一節	一句	二句	二句	一句	一句	二句	一句	二句	一句
大章之道	古之欲明	太甲四顧	帝典四克	如切如磋	心不在焉	生財有大	生財有大	生財有大	生財有大	修德之謂	天地位焉	父母其順	誠之不可	達王太王	父子也	修身則道	尊其位重	行前定則
一節	一節	一句	一句	二句	一節	一節	一節	一節	一節	二句	二句	一句	一句	一句	三句	一句	四句	一句

識之者人	二句	識之者擇	二句
自誠明謂	二句	自明誠謂	二句
是誠之道	全章	成己仁也	二句
辭厚則高	一句	慈父所以	一句
泰天地一	六句	大哉聖人	三節
孝悌三王	二句	下能水土	一句
萬物是育	一句	小德川流	二句
上推天下至	三句	大經寡寡	二句
萬物是育	一句	唯天下至	大壯
上五	一句	無咎無災	二句
為踐事矣	一句	而大王亦	一句
大明堂者	二句	左右皆四	用也
齊入茂德	二句	不得於心	不可
極直養而	二句	是其體而	二句
聖人之性	二句	市廛而不	二句
湯之於伊	故召	其間必有	一句
孟子道性	三節	皆侯爵也	二句

下五	二句	天下有道	四節
不以六律	一句	陳行言聽	二句
男女殊受	一句	王者之遠	一節其二
王者之遠	一節	齊流共工	五句
如智者若	事也	天子一位	六節
智者則巧	二句	其標以是	一句
辨者之所	一節	生之謂性	全章
性猶杞柳	二句	德教及履	二句
各舉則業	一節	出入無時	二句
出入無時	二句	雖有下	寒之
為是其智	二句	心之官則	一句
任人有問	全章	君子之事	一節
存其心養	一節	所以立命	一句
萬物皆備	全章	萬物皆備	全章其二
萬物皆備	全章其三	行之而不	一節
易其田畝	全章	克養性之	一句
君子引而	一節	氣統無美	一句
仁也者人	一節	口之於味	全章

口之於味	金章其二	義之於君	一句
土地人民	一句		
夫偏			
格之反覆	二句其二	五霸桓公	一句



勿論戰事而信。  
 國之遠有獨先者焉。夫治非一術而散與信則其先焉也。夫戰  
 無形而本統矣。且人主制國之高下而特其政當難其所出而使也  
 其所守雖其所出伍以祭也。易其所守民可以為期也。天事有徵。藏  
 亦布從政。今有從行。亦有從廢。事之成也。必存教。其教也。必在信。  
 戰之思微。及其濟。則難為工矣。實功者。後於事。見其可利也。則  
 無所顧慮。其可害也。地其可得也。則必前。後處其可失也。思慮熟而  
 事理。得事理而成功。如乘石行之。必有能輸之美。致之。必有能  
 致其而見。如乘馬。無則摩。摩而上。如君之慎密也。亦不致  
 以從事。當于前。其守戰。人不致解也。蓋一教而教善。信也。今之行  
 也。必以守。今之廢也。必以從。今之自。我民之反。廢則無以資。其權  
 信者。前則大。故也。成則三。今五。中以明之。大令已行。則資。其隨其  
 後。以守之。若不得。還而不。得。議。臣不。得。議。而民不。得。論。若。是。而。下  
 無。致。從。必。功。之。意。上。無。煩。擾。難。恤。之。意。而。主。權。亦。以。奉。焉。然。則。厚。臣  
 有。上。知。令。之。共。著。也。亦。必。不。得。以。居。中。為。奸。矣。其。百。姓。人。以。此。觀。焉。  
 已。蓋。一。信。而。教。善。信。焉。故。二。者。為。國。之。先。務。也。其。主。賢。明。之。主。得。此  
 兩者。足以。濟。其。長。其。主。中庸。之。主。得。此。兩者。足以。補。其。短。蓋。守。理。執  
 數。者。無。幾。之。道。也。

有居

如。看。非。帝。王。之。職。信。也。乃。中。韓。之。故。信。耳。平。實。而。虎。威。可。今。大  
 之。所以。士。者。以。其。氣。耳。以。氣。行。之。則。為。強。古。之。氣。既。懈。則。為。弱  
 弱。本。強。鼓。之。音。矣。以。理。能。老。手。未。知。蓋。由。其。諸。士。人。持。持。後。知。取  
 後。勿。取。巧。思。而。不。能。觀。其。元。氣。耳。各。解。之。文。自。大。士。文。上。尊。持。士  
 道。王。大。爾。雅。戊。午。己。未。之。後。大。力。之。文。出。矣。奪。大。士。之。帶。一。時。故  
 者。競。趨。競。後。世。道。之。憂。不。能。無。望。於。二。三。同。人。竟。已。自。始。相。與。視  
 而。之。也。矣。十。

其字

敬字而



也。其言而不言者，人多矣。忠臣孝子，事有所忌，而隱之，指且吐，且始  
之，隱類非盡言也。而以告往來者，與之相見，宜可以得其情而盡  
其誠也。  
不煩學問，舊法不煩識說，謀後，經國細務，可與言博矣。文子子  
孫，皆遠不遠，二氏機鋒，不遠，詩諱光景，不遠，為理學，知見不遠，時  
文功，實補上，而能窮通塞之趣，故自不耳。

告諸往

經文附

譬如北辰

章世範

後之至者，與天同極者也。夫天有北辰，所以贊化精也。以億萬萬者，  
亦若是已矣。且處不居物之要，則以任物也。無力以居之道也。今夫  
天運日月以經之，立五時以治之，有二十八舍以期之，此之為天矣。  
歲時動而運者也。動而遠則體勢而事，然則有運而近者，斗杓是也。  
似所指為春夏秋冬，以行令，不行意之氣也。則又有運而近者，四輔  
是也。以佐帝出度授政，此行意不行令之象也。而進之，則乃為北辰。  
北辰龍角也。以其為到宿之始，又日月見地之始也。故五星十二次  
游從之，以得居北辰光澤也。則從所屬而稱神焉。斗有天津者，屬  
之天而稱天王，有國土者，屬之國而稱國君，亦其義也。北天間也，以  
其四方之所居，又四方之所始也。故五行十二支皆從之，以為首北。  
辰猶物光也。則從其方而為尊焉。斗為物之生，特而居天下，皆南  
面，亦其義也。故比於人事，君有似焉。君者人之主也。處勢隆為權重，  
其位有同焉者耳。比於君道，用德者有似焉。德也者，茂之主也。其為  
禮尊為術高，其妙有似焉者矣。南北辰以觀太上之化，其有可觀者，  
亦蓋皆以遠而受勞，以一而制萬，以少而延多也。  
北辰即北極星也。三十六度年，以其居極不動，故取象之。何用歲  
出許多斗杓四輔龍角五行十二支等，以不惟性通無異，辭體天



文星象無者也。好學所學問。故其言得而不疑。至於如小學者。不  
必為吾兄弟所欺。鼓惑人家學生也。父子子  
皆野望無稽之說。并不可謂之微行學問。且於居所衆共意何者。  
此句申須有上句在裏也。

壁如北

上論

五十二

吾十有五 天命

事世能

蓋人達天之學。漸而得之也。夫知命而上達之事。在矣。非由下學而  
漸之。何以至是哉。且學必至於達天。而後人事為有餘。知天者。知人  
之已盡也。然漸之進也。固有則也。大事不及時。而用則動。若無難。或  
勿不以級而升。則懸隔而不至。若所以學者。大略以時得之。吾所  
進者。大略以積得之。古者十五入大學。蓋氣志既起。故有為之。特也。  
固其既起之氣。使之以所期。固其有為之意。使之以所期。然則近而  
自用者。皆吾所實事其力者也。遠而為由來者。吾所虛擬為心者。  
而近而進焉。有以立矣。與則向學而至之者也。而不三寸而得之矣。  
氣既定。於立為易者。亦惟此時為然耳。由是而入。進焉。可以不惑矣。  
則由立而至之者也。而曰十而得之。大志慮通達。於不惑為易者。亦  
惟此時為然耳。蓋至不惑。而有進於立者矣。蓋至不惑。而又有達於  
不惑者矣。夫徒言人事。不足以盡天下之理。必偏於三才。而始究其  
理。言人事。即不足以盡人事之節。必待於達天。而後全。而天命不  
知也。非更進焉。不達也。天命不難知也。苟更進焉。而無不達也。進  
物者。實聞人事之端。功聯於臺內。則能窺其所始。知天者。乃要知人  
之極。誠餘於臺外。則能究其所通。蓋由不惑而至於盡。勢固不達。而  
陰陽五行。而物習則達。智老而精。亦其時為之。此外以五十而知。



攻乎異

經 7-419

則其人得之重矣不得重斯亦天下之至不可必者矣知此之  
 在彼則以權自持持士者易失士者亡斯亦天下之至不能舍者  
 矣亦所以使朝廷之謀出於公已之得操出於正也而或者謂君不  
 好士三固有把王而親民者斯亦過矣桓玄之為暴也猶有克隱好  
 士之名用天下之所非排也君子唯恐不有士行也  
 楊勗曰勸勵高養義大憲達若奇屬綱對佛古丈達陳使用余曰  
 不願官府做僚才甚能之不意見於大力之文  
 文士子  
 意云無前杜明城官必得其謀未竟粗淺矣

夫夫而用天子之崇自李氏始也夫大夫之與諸侯相輔近也其性  
 與子相遠矣八伯之制李氏可通用也乎蓋若者或王廣魯於天制  
 故賜之天子之禮樂周公雖未王而已行王者之事特不有其名耳  
 故執節當稱王之功故諸者猶譏馬荀母所以康公之靈夫而愈益  
 尊貴禮無不備府庭左在禮也諸侯不稱祖天子大夫不稱祖諸侯  
 尊衆之起災在公廟而致於私家也爾尊者禮盛則用不得不以私  
 尊貴禮者去與其再失則而性緣拉而而達作室室然經濟諸侯  
 是也李氏行事與他行事迥然若夫起修孫不其大夫而希家  
 者蓋有田祿者也然猶不全須假而後也古者大夫徐不用樂大夫  
 不用樂其考之賜之也然不備懸匏而止也若夫六伯之舞諸侯  
 所以崇先公也大夫猶無敢干焉若八伯之舞天子所以崇先王也  
 舞儀猶無敢干焉惟天子之中之和之極處德揚而而萬物大理故視  
 舞是聽備樂列用八者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以爲性成有節也  
 亦爲修齊之至處位尊而足以祀矣故其禮盛其樂盛則用八  
 以備其方起萬物也以爲性分有節也事氏撰其也爲天子降  
 大兵羅而令節達通以其名達行天子此至而通而達于天下矣  
 其致樂致者也先世常有獻傷之績雖曰樂武至世悉樂德

其時然滿天子之守字字蓋有厚以然之本懷遠意其  
所定憲復自以為大義即以當用之名居之也而侯不復  
撤王而王乎亦因所以然之本以稽晉遠志其為晉之所鑑深  
知其為王事蓋必以高魯同之故而整之也以已微魯固魯而微  
太子耳為人臣子者不敢凌其君亦不敢誣其机君猶崇王而已何  
哉與其主君亦吾君也亦有分而瑜秦之誣其死父亦甚矣  
先驅率民可以立公廟之故然後從事或不常探樂誠後出據  
善惡云受委則使明愷李氏之微李氏之微功明事於世  
後賢繼夫與與趙魏漢許舒本無異

律令稱嚴出以列林之手使因無不宜之情老法家可畏如此  
已如慈憐病與養極卒不用美公子施輝權臣一水安身再大戰器  
其始理不通帶一分聽命無知帶一分世家習氣在後二比曲奉  
其然既助中情事人相森嚴

聖人重言傳而大其說打天下爲一揆也。平曰：通達天下則其  
亦精矣。轉問若是誰知也哉。凡聖人之遺經也，無重言之罪。尋常之  
說石不能不改之無窮之波所六代諸人以尊先王名體而離其教作不道是  
賊先王之制傳也。其所以然之故可數言而盡也。其教供在甚大  
然然之故必時可數言而盡也。而前數言而盡則入於輕異說之  
已完而忽其義之方爾。此且謂先王制禮盡善大者莫過於是而其  
亦非徒與終其德愈益而裕得將生其弊夫不備矣。急獨決其體  
而後要也。其義愈益而裕得而水難博矣。觀漢書老  
有慈深微之意出於手曰：君起於位思者四衆亦猶然不知也。夫  
熒天而不知孰焉如者哉。則所謂誦古之者也。視其于又若所當  
有義之流演之不齊惟之不盡者指其常而不如其說者視天下如  
斯也。夫天下可通就不可通就則所謂大言之者也。乎沙汙鬼神人  
間爲虛遠堅人固而做之道本於先王入其真從米豈人固而極之  
變和先正之權如是其重也。而嚴行其教即元先王之務計若未  
重也而從猶其事也。亦知天下之事元所爲知者誠知其所通宋  
王達其事而其見亦可概見也。夫聖賢之言事何所不重也。史  
記陳惠伯南野以治國吾想來報也。而曰雖有夫婦也。第初家入地。

1-1-2

二、

經 7—422











君子熱其

以

行是成矣所以知上而不知終上者以念為之也而君子程是遠矣  
神情散朗雖微有時論而大乃之相具在文十子  
後二比由情餘亦尋常隨字不吝親切收特見腐談凡腐談中理  
不真也

君子懷

上海

夫子之文 全

筆世批

聖人之蘊本易窮也夫得以與天下接者文章也此亦聖人之道哉  
然而竟從兵止人之相制守進其謀之所止以謀求聖賢而此  
聖賢為重則惑矣此之所非後之所進也今之尊聖人者或以為  
其難其窮或以為博學無算之已至矣究其所指指夫子者觀於  
文章也文章其可聞者也見乃指象形乃為器道遂入有見之域相  
知文生篇資章生事遂在易言之區而學者遂求君子以為行之  
篇本說不存至人傳為波聞之虛聲夫君子則尤有深焉者也  
所謂深和轉中非胸中之所能見者性也對人自非目前之所能  
能了者天道也二者上下以相與遠近而相通而存之一物引類太  
極之表散之造化根為方寸之機帝王得之以從陰陽臣天得之以  
固其解若以者夫子直當輕言之哉夫子固不輕言之也而人得文  
章以示之精者蓋沒其類文章既見此理固無端也不能知者  
其類其類所和既樂其外亦不復深相求也故凡奉夫子者皆失其  
意也且非開道則文章何有哉則夫全者也雖然夫子不輕言者  
以深遠難解故聖人亦欲舍其深夫言不能顯則言其言其  
類則理又遠矣不啻言者不使言與理相偏且人心見朴之機聖  
亦欲舍其朴夫言不啻以喻則增惑矣言足以喻則疏地欲其不帶

上  
位

經 7-429

難題如此了當大力討使宜陸也世人安得類以為善姑存其  
又朴瓦父千予  
文章性道本是一件事但人之大儀有淺深故聖人之教有次第  
本將文章看將太性道看將太玄則兩件都不是也又性道  
自無容言聖人有般有德則兩件之聞不聞都是聖人權衡所致  
也故橫豎就來罪過

上論

上論

夫子之

上論

齊之亂亦其君自為之也

事世說

齊之亂亦其君自為之也夫有崔杼之臣而有莊公之君此宜有變  
者也故君子無惜於莊公也禮諸侯不下淫色女有家男有室無相  
濟也而後可以相周易則亂生齊崔杼亂於索妻不辭而取之  
固已不正其死矣莊公通馬駟如崔氏夫君不淫臣之也所以立也  
之無偏也過而下淫而上之分皆兵亦不導臣之私所以養人之有  
欲也齊其所不肖之心生矣已則有室而與其君共之身為國弊  
不能其偏其何以堪乎已專其室而又以其冠賜人以為國弊不  
濟其私其又何忍乎莊子因是以其間後晉於政兵之道意若曰齊  
臣有急即以說也君子何有是可以誅淫者矣又因是以結打齊季  
使為已聞意若曰崔杼之亂不可言也而反為之內是以說事兵  
此所以有登臺之變也此所以有射殿之慘也或者謂莊公之立定  
由崔杼威權素具非一日兵臣權止必殺其主是罪能以其君害者  
他君子曰否使公不害法將猶不生未即得脫其妻耳或者謂莊公  
莊位數有兵乎後晉則無孝威矣兵不轉職取其族非能以其身  
安者也君子曰否使公不害法臣猶忌莊未敢即悔而動耳淫而不  
淫者性有牙錫蔡景公是也景公娶于錫而美而齊而殖之是性  
子故其說淫而不若者但有臣的淫重公是也重公與孔季儀行父

公也。呼深山大澤有龍有蛇物之美者未嘗無楊莊公既以葉妻之  
 故見欲於臣而推行之隨以絕宗子以是知邑之亡人則家也  
 葉妻一葉雖載左傳然作時文自當存雅且世等道紀事之載也  
 願雖小而不可苟滿故歸葉妻之故蓋所望於大夫乎  
 本意為陳文子出奔依本款未平徒論崔杼之謀運即不解  
 費亦何當於預

崔子載

二

其惡不可及也

事世流

衛大夫之將難者人所不為者也夫天下路為知惡為惡而君子  
 悔獨有難於惡者則其所為惡者與也且論人者不謂其善之所  
 極與其未臻之所就則其至心不可得而論之不可得而見其  
 子之惡於無道者是已夫危而不可以為安亡而不可以為存天  
 亦何貴才臣也然危而急求其安亡而急求其存天下所以多敗事  
 也夫事有反覆之機者其勢不可以急求常有時而為功事無自就  
 權者其中不可以才家子行世而有用武子之惡也其當之時也  
 不超焉逆事之勢則事勢必至者將久而自定逆與否之素業

上

者公大起而為之亦止如是伏而不為亦仍得如是而不為者已能  
 此坐待矣夫子之惡也其素之意也吾不巧而逆事之隙則大同之  
 相國者不同而生端止於今之所為而止夫起而為之事或有變伏  
 而不為終得其常則不為者又饒時得全矣蓋其所料於衛者知非  
 由卒卒迫成被以大權于公之故而不協之處終已可據必得  
 遷棋盤之重而後之底定其所料於晉者知必以伯舉自防不可一  
 舉而亡同姓之君而無名之機然已可獲之藉大同之義而反控  
 舉其成見已定於胸中是以才有所不恃而計有所不同也然則  
 其惡也正智之極而為之而人安可及也或不觀當日之勢不知其

子所以用惡之故不觀獲辟之功不知或子所以用惡之故而說者

便以忠知或子不亦淺乎  
智惠二字夫子從魯定其名耳非武子必欲如是為惡也至不理  
決了武子一段忠性之氣莫若改之曰其巧不可及也又于子  
不中題解備小事使人遙看得武子與吳國人語云詐亦子將謂  
權術作用之妙又在忠貞之上則大亂道矣

其惡不

卷八

一

莊子

不忠於道

金

道學外則要得識

章世

君子有金學要非從而為也夫求道格德而要之格仁此其所守者  
莫美故可以及博也且君子之學行以進道也道有金要之教功有  
觀散之用金格其金亦立行其要聚而致散亦散而盡物如是而已  
今夫道者何也為事之成理也其乘之而動可以達其所欲至獨之  
而行可以必行其成功者則皆可與之以道之名格而言之大者又  
子君臣夫婦朋友之節而散焉者天下則家之改是也若此者君子  
賢志之志之而不能處有之者何故無在我者以收之馬耳在我者  
未立立以貫之馬耳天下之達德所以行天下之達道而苟不達德

卷八

上論

至道不說唯其存諸中者之是情然彼顧之可以生道變化可以善  
道彼道者吾弟清而志之而所據以入者固公存乎此也夫與道以  
名與德以實焉若夫所謂立生以貫者以其事在末端格仁者並  
列德中而獨稱德先者也仁在則義禮行德廉勇之物皆隨之而起  
不慮其不俱得也亦倚之而全不恨其為偏行也然則可以截天下  
而不割可以辨天下而不讎可以遍飭天下而不傷格德可以潔己  
天下不至於若有近辱近情之美無專己病物之疵故依仁至矣  
義道一以貫之抑又聞之古之君子舍其處亦不置其寔取其甚精  
亦不捨其至粗發離小道必有可觀苟日時之餘暇君子又以此用



所以定精神之處使外有事而內有定也。而于以效一用致一切  
亦皆與有力矣。然惟功力所正用時以當將行焉。則其心固寬。此  
不迫而既有以寓其神志。則又未嘗不由之以得道。  
華行直入言其所確然者。由其明也。言其未確者。亦由其明也。然  
必以確者為勝。文十子  
不言其未確。何以為明。為中惟德與道。因陰吸道似耳。吾未見其有  
確然之言也。明其西明。非吾之所謂明。正坐大不明耳。

卷之五

上卷

志松道

居敬而行簡  
治世立主。簡其施之者也。夫簡者。事之始也。而非心之制也。然則  
簡者。安得不先言其主也哉。蓋簡者。古之明主。皆其一民和衆也。  
簡下以簡。而其簡。又曰。敬事無懈。以時而觀。言其一端。  
簡也。道有其美。而不可以形。得其所。而不用之。然後達行。道有其  
不可以言施。得其所。而暗之。然後達行。簡為美德。然居道也。  
簡居道之一偏。則有所待。而全也。夫敬者。亦簡之漸。敬之為道也。  
則主待。極急也。微之為道也。則主待。以極。然欲極。莫之若。  
簡之為道。實其言。而後簡其事。始簡其為也。則則簡之漸也。  
為美德。亦居事之一偏。居事之上。偏則有所施。而或左也。夫民者。亦  
簡之。而矣。使民之於治也。若於。而作力不一。治之於民也。至在  
而。然不。去。而。治民之業。除。而。所。已。之。神。下。安。治。而。上。復。能  
。則。乃。簡。之。為。也。此。簡。之。所。也。簡。與。敬。分。得。其。時。分。是。不。為。專。用。治  
。則。得。其。時。分。是。不。為。專。用。治。所以。然。者。求。已。欲。其。嚴。求。人。欲。其。寬。  
。為。道。德。之。意。也。已。不。得。與。使。人。心。不。得。求。得。亦。其。事。勢。之。然。也。  
。簡。字。行。字。甚。有。主。輔。之。分。如。此。作。非。居。敬。而。簡。也。乃。以。敬。為  
。簡。耳。不。獨。居。字。行。字。簡。實。簡。通。不。是。以。簡。為。主。敬。為。輔。矣。阿。十









之辨微春秋之權微亦未如其切者也欲明為治上之事而此可以  
通下也則從備宜微之而必宜表之也此夫子之難言所以獨有在  
也  
不見細心處未後校其又千于  
此言聖人尋常言語之間引據辨說大約不出此耳不徒曰提此  
三經為課程也原本題為二句今看後着四此乃一節強不然則  
替占矣改正之

子析難

聖人欲求自信道其理也人惟聖人為能學耳其望而如好古  
而知微求成於性而不自已者是其為生而知也乎且夫知者何也  
神明之用與物相叩而知出焉其間雖為生而知者我知之矣非獨自  
知也獨物而知物起於心而人如人之情所偶即其所為自覺  
耳而亦必以所已嘗類其所方至然則一身之中亦又有為之古者  
也夫學者難妙其有學問者古者雖道其有古則其均學何如廣為  
無功古何如達為古身生而知之定哉固未幾生而知之正不可得  
而功而修者則有尺張寄思焉哉此部心法本於身法而身法而身  
法也  
海長於生此一耳日可有生焉世也視聽也受乎之所大快也古  
今而古不能而今之過古而今可以處古此一天下可受焉天下之  
要論也足先吾之所深題也而用是道也矣一身之知常思非一衆  
尺所能盡耳日無多則之固不窮也愚疾以赴猶以不足可復解乎  
此吾教乎之想所以深耳于世之精亦思非一世之所能盡教精已  
懷保之矣無窮也速以從事猶虎逐之可用焉乎以吾獲食之常我  
以思再教求可卜非知矣知本性已足人力復何事也哉教  
亦無窮生知矣人力可恃天付復何功也若夫不自恃而恃天與不  
自恃而恃人者等耳吾不取也

深言而淺出之人。俱見真能以文古道世學者也。父子  
即生知中傳好古敏求見好古敏求正其生知。出新之義。

我非生

人必稱

上論

性理

神

事有涉於幽者。聖人微之。夫鬼神之事。聖人所立。以信教者。衆創

泄其故。以重其立教之意。故其不語也。亦民疑也。且聖人不述神于

人。亦不祭神於人。絕神於人。則人道淺薄。無所自。惟其心祭神于

則人心不靜。不復自必其事。聖人於此。謹聖鬼神于祭祀之事。而猶

殺其故。於鬼神之說。重夜之道。不可誣也。而若不知其故者。有神于

無神乎。五言傳之。而不知無可自據也。古山之引信有微也。而若不

能定其論者。神有知乎。神無知乎。心微之。而無說。其可指陳也。人

神同物。聖人有時言天。有也。則有以還。有而可。惜以導其大事。神

與人同理。聖人終無時言神。然也。無以還。而用以疑其言

自聖人不信。而神符以有其出。則自聖人不信。而人得以有其

明。則不惑。故聖人之不語也。教也。

一經書中神字原多。不必依同字。而不通。神降於筆。伯有為屬

托之類耳。何必曰聖人微之。與疑其言。而則非之。張其大過。求

得淺也。父子

要之。大力原不達神字道理。不一肚皮師巫邪說耳。





千手  
易曰：吉山福福上者。六時一應。意者。使與易理。與至人無異。  
之理。千里萬里。

加戒數 其二

仁遠乎哉 章  
仁遠不遠哉。之說。而見矣。夫欲之即至。何其遠也。亦可以知仁。即  
人有合。一而不分者。矣。世類無志於仁。人有其病之病。而遠愛。難  
為之。名。仁之代人任。亦。久。欲。其。意。為。遠。乎。其。遠。也。則。該。附  
而。其。合。矣。淨。不。應。求。其。間。以。之。而。仁。然。乎。哉。其。未。元。打。遠。也。則。難  
合。而。有。待。矣。求。淨。相。效。中。倘。有。勝。也。而。仁。又。然。乎。哉。我。以。為。仁。與。不  
仁。之。人。相。爭。在。彼。此。之。亦。而。仁。與。不。仁。之。合。止。乎。於。方。寸。之。間。而。其  
爭。於。方。寸。者。又。第。論。理。外。不。論。有。無。也。兵。是。德。善。之。質。雖。且。獨。無。義  
第。林。之。則。即。此。方。寸。不。非。其。然。則。即。此。方。寸。不。是。其。然。則。不  
易。心。也。仁。與。不。仁。之。品。爭。於。終。身。之。功。而。仁。與。不。仁。之。心。爭。於。須。臾  
之。念。且。其。爭。於。一。念。者。又。第。論。理。外。不。論。有。無。也。兵。是。德。善。之。質。雖。且。獨。無。義  
仁。何。常。靜。止。第。背。之。即。以。時。而。勝。矣。向。之。即。以。時。而。顯。矣。顯。則。不  
顯。項。之。其。欲。仁。也。後。取。行。一。時。之。名。而。終。食。之。不。遠。遠。也。不。會。皆  
而。有。待。也。功。以。盛。不。得。此。就。仁。之。士。故。陳。家。之。養。其。仁。至。也。則。遠。矣  
而。平。之。真。不。性。成。者。之。所。安。行。滿。遠。者。之。所。自。得。亦。即。其。預。分。之。體  
既。仁。之。心。亦。不。得。與。較。遠。近。之。數。知。是。而。且。可。謂。仁。遠。乎。哉。吾。謂。仁  
德。累。遠。耶。亦。非。不。為。者。之。所。得。言。遠。也。彼。彼。未。者。有。一。日。之。功。遠。矣  
何。幾。見。也。今。我。即。謂。不。遠。乎。亦。非。不。為。者。之。所。得。言。不。遠。也。彼。彼。未

有一月之功即不遠亦何從見  
乎。常耳。然則有醜。作奇文。使勝人。作平事。文使不如。故時人  
初則新。楚以自各社中兄弟病。文乎。  
極平。常有醜。楚之妙。畫之矣。江而社中正多了。求。露出奇  
一轉耳。要亦平。中無真。滋味。故然。如此。篇又何嘗不。初。清。楚  
九。

仁遠升

居要於吳 二句  
為婚。不。禮。之。大。本。要。矣。夫。禮。有。本。有。文。登。降。度。殺。火。也。而。人。倫  
本。也。猶。是。極。之。配。也。而。以。議。婚。姻。將。無。窮。已。甚。乎。且。先。王。打。合。之  
者。皆。時。來。有。以。別。之。而。為。合。故。其。合。也。合。而。固。安。不。能。久。異。而  
復。事。同。睽。而。後。志。通。此。其。義。乎。然。而。為。義。不。止。于。此。二。地。陰。陽。之。氣  
皆。以。異。類。相。求。以。異。氣。相。益。而。至。以。一。本。之。親。通。其。情。脫。則。有。美。豈  
之。要。人。道。禮。義。之。治。當。使。疎。不。至。離。親。不。至。滑。而。至。以。私。襲。之。意。得  
皆。內。則。有。道。苦。之。害。而。在。太。古。之。時。者。其。不。義。精。其。智。足。以。辨  
故。所。得。者。專。於。陰。陽。之。際。以。同。德。為。同。氣。同。氣。者。同。姓。其。德。為。異  
氣。異。氣。者。異。姓。同。姓。雖。遠。不。為。婚。姻。異。姓。雖。近。不。避。婚。姻。故。同。為。貴  
奇。之。子。而。著。姓。之。族。所。以。然。者。紀。異。德。以。別。所。生。之。氣。也。古。道。然。也  
在中。古。而。後。者。其。據。義。領。其。智。不。足。以。及。微。故。所。得。者。專。於。禮。義  
之。際。為。正。此。以。既。達。者。行。飲。食。為。庶。姓。以。既。近。者。漢。服。歐。男。子  
則。稱。氏。以。別。貴。賤。女。子。則。稱。姓。以。別。婚。姻。故。有。買。妻。不。知。姓。則。卜。之  
之。文。所。以。然。者。本。所。從。以。厚。男。女。之。別。也。周。道。然。也。若。夫。周。公。文。王  
之。自。出。也。太。伯。太。王。之。自。出。也。二。國。之。子。孫。各。以。其。祖。而。為。有。六。方  
之。土。二。國。之。祖。即。當。以。昭。穆。相。從。再。世。之。間。必。可。以。為。兄。弟。之。國  
其。未。可。以。為。甥。舅。之。國。也。而。然。然。講。行。合。之。道。於。姑。姊。妹。之。間。氣。二

不補。游也。男女同姓。其生不殖。非天地之道也。辨夫婦。則賊正也。宗廟  
 會。雖余不違宗。非先王之教也。是以不令。持天子。周非天子之命。之  
 所。可。加。耳。不。會。宗。廟。已。固。無。辭。以。辨。耳。國。人。因。是。謂。之。美。孟。子。繫。云  
 於。是。是。奪。吳。宗。也。以。辨。之。故。而。使。吳。不。有。其。姓。非。吳。之。所。受。也。夫。繫  
 子。於。吳。是。又。奪。宋。宗。也。以。辨。之。故。而。使。宋。不。得。正。其。姓。非。宋。之。所。受  
 也。持。其。存。而。辨。之。曰。孟。子。也。諱。君。惡。也。持。其。覆。而。書。之。亦。曰。孟。子。也  
 諱。國。惡。也。由。為。君。諱。由。為。國。諱。持。臣。子。之。義。降。矣。而。為。其。所。諱。者。不  
 能。可。知。聖。故。以。端。而。亂。男。女。之。辨。者。齊。桓。是。也。桓。惟。多。內。好。而。姑。婦  
 嫌。之。不。嫁。者。七。人。淫。亂。甚。矣。故。有。嫁。出。之。禍。以。弱。而。亂。男。女。之。辨。者  
 章。入。大。勸。上。音。夫。原。七  
 昭。公。是。也。昭。惟。骨。子。族。臣。而。姑。好。於。吳。以。自。補。不。慎。患。矣。是。以。有。夫  
 國。之。禍。蓋。男。女。之。別。同。之。大。者。未。有。亂。之。於。本。而。害。氣。不。從。者。也  
 有。學。問。人。不。必。嚴。行。莫。姑。故。作。一。首。條。姻。論。道。不。更。佳。口。國。語。一  
 段。司。空。季。子。達。君。之。思。附。會。其。說。以。聖。懷。嘉。耳。大。力。柔。何。信。之。據  
 乎。以。水。文。雅。百。世。不。通。自。同。人。始。然。黃。帝。為。姚。黃。帝。為。姜。是。同。胞。兄  
 弟。可。通。嫁。姻。也。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是。同。父。異。母。兄。弟。可。通。嫁  
 姻。也。無。稽。之。說。聖。門。所。不。道。大。力。只。好。戲。的。學。問。能。信。如。此。讀。書  
 人。心。可。有。如。味。大。力。耶。父。子。子  
 不。知。書。中。說。教。害。道。者。甚。多。不。可。悉。以。上。論。便。清。倫。內。貌。而。曰。亦。爾

行。若。之。道。也。非。其。說。之。罪。乎。文。許。甚。有。裨。於。世。道。道。是。教。法  
 其。說。不。得。便。下。新。論  
 書。要。卷。三

[illegible]

亦無禮則勞  
 定亦有節止之禮禮而可矣夫君子好恭以成其名然而亦有當  
 生禮過禮則或者有以敬其後矣且君子之美人居也御善則相  
 聞也恭思則不親君子御足以交敬恭足以成禮而已矣故禮之不  
 已也由之可以生恭則接物之義也節之所以養安則定身之  
 已也故一之禮禮則無有不恭者矣一之恭恭則有過禮者矣夫居  
 禮禮者常以禮為節乃有禮則節而不恭者矣  
 禮禮者以調性情之甘苦不或受而不敢受或受而不敢以是  
 為節余夫矣既過而不止而有節而不敢其情失志則性情之  
 失也君子御於禮則以節節數之樂是不失中慢下振也

李世院

李

卷之五

君子人與

二

幸世絕

決贊所與者能為國重者也。夫庸人所不能勝。則其所自擇者。雖非其人。而與之。且人人之能與事相驗。而人之品與能相稱。事無所立。能無所見。而曰我國君子人不吾信也。夫其人耳。或不誠而不足。或大吏而有餘。或庸常而不足。或端望而有餘。此天之所與。有以限之。而可更於後耳。此已之所擇。養有以分之。而可取於耳。有如此若寄命而能自效。則大幹而能自整。若何知人哉。是其道足以自信。故勢之所處。不自推究也。張之野任不自坦專也。能斷行其志。於類皆傾側之中。非然者。吾之守未可以質吾之心。

君子人與

二

幸世絕

特未至乎事之情。而能已。則矣。生平經濟。必無一可用也。又況其心足以信天下。而事將欲立。氣亦與之。理而可見。得亦便之。以能奮志。有成于然。阻難之內。非然者。吾之心未足以喻人之志。特破紀天下之志。而不待窮矣。古人行事。恐未可倣也。豈省有所微之矣。彼當年拔劍改志之非。其事出於後者也。後則勢然。而竟行其志者。何也。夫為其人之為伊尹也。非伊尹固有不能。非伊尹亦有所不敢也。又常有所微之矣。當年負康居攝之為。其事出於觀者也。則得雖然。而竟成其功者何也。夫唯其人之為周公也。非周公有所不能。為非周公亦有所不敢為也。是蓋事行出於。疑之中。故其任不屬才。

屬德且功業更於素儒之上故其品不屬小成屬大受故幹臣之效分作一方視士不敢望也即志士之端執于屏常較以亦非真信也而且澤不謂之君子也

君子人與君子人之抹去人與人焉僕君子雖維子龍之矣不

不體貼語氣是大病語氣不足虛火其一鼓一決中有無數道理

好發明此中此正謂君子本領亦大精切

君子人

君子人

君子人

君子人

君子人



窮於無窮於有方見無窮至於竟亦有因後世何常無刻止  
能刻為無名則無名淺矣亦蛇足也  
直是無至聖後者了竟之成功大幸豈止淺與蛇足之後哉

龍一斗

六十四

口信

五又

我中其兩端而端焉  
人之教無所不盡也夫鄙夫無可與語而強得其說於世  
之教作斯見矣其言曰二三子類相致於有隱公謂有存而不  
者矣否則亦有論而不盡者矣而實不然自度生平固未嘗致  
也今大道有斯起亦有斯起存乎彼者也知有所通亦有格  
存乎彼者也丘於道宜常有得焉而不詳者乎丘于斯知也宜  
亦舉端不竟者乎理之在物初未嘗藏出人心之靈與之微則  
亦存亦隨有可格者矣而原教註要其求見所澤是無肯肯不  
也雖亦存亦隨有可格者矣而原教註要其求見所澤是無肯肯不  
有可論者矣而圖物之過其端事有結未嘗肯不以竟也蓋全  
之情皆相誘於所不反不心大有餘也但在高下相差之間善誘之  
貴即齊而任不數以己之無知道負未者之誠賢愚之倫皆相索  
所有餘不心才相次也苟非微辟自棄之人固才之教即齊而任  
我之人之無知遂無一體之意然則授受之際亦豈可不措哉如  
事有相差也七在鄙夫自謂耳吾可以自慰也知夫而無相差也  
在彼作歸平吾亦可以無憾也  
原本必其末道遠之地蓋推而達於兩端字義善切轉折不  
及惟貴有餘格推工而不切兩端之義分別觀之可也文于



當時此等種不說隨私見中直是景星卿雲不易多見

我叩其

上論

上論

上論

子經四

子經四  
之動惟其時也夫時固不可知時固不可知則意必同我亦  
所用之義且道者萬物之宜然也者理不一而周適以成然而人  
之情計備其間是以初而相失也夫予為先矣大子聖之時者也  
存乎時者侯思其和具域以復化東人者也聖極故無端存乎時者  
備其理其理適以固明為行皆之順思故無端夫吾所探者見前之  
一頃耳及至後未休未可知未可知而亮之極也懸則陸遠先夫  
一處何也非今日之時也吾所能用者亦見前之一理耳理之  
非其理也無然也夫其理也夫其理也夫其理也夫其理也  
非後日之時也吾所為者適如是而為也適如是而為者豈有用哉  
前之所用今或舍之與聖為期而已矣亦以時不一行也吾所為者  
固乎物不為也固物石為聖存我哉不謂予智不預行處與之俱往  
也矣亦以時不在已也一者俱絕故常居靜以待天下之應有度無  
度也無教無教也無用智之累無度已之患則已之時也四者俱  
故常游處而入萬物之會其理非時為也其動非時後也不精而  
不為而自成則物之得也故夫子聖之時者也  
若若道家何道魏晉時字既為境也亦落案切又千予  
為入門下弟子也不遺德先生林林坐坐蒲蒲牛須馬而求使道  
吾師真法身如是豈不可哉

雅頌各得其所

幸世絕

樂者聖其詩而已矣詩樂事也樂章清故樂清也止樂本起于詩  
 有詩而有歌八音六律此而成之反于成初旋謂之樂而歌者居其  
 樂貴人教之詩有雅頌二者居樂之大端矣樂壞而未有明之者其  
 詩與樂不相中有詩存而無其樂者則與樂不相雖夫詩而主  
 樂非若純經之以義行也樂不得詩無以爲質矣詩不得樂無所可  
 用矣美非獨音聲之各有所當亦且德行之各有所時也若夫訂而後  
 其詩無名得其聲者舉詩而繫之其樂舉樂而繫之其樂各得其前  
 樂無名得其聲者舉詩而繫之其樂舉樂而繫之其樂各得其前  
 已素也有樂無禮則無主也蓋非獨用之有其處亦且用之有其序  
 考訂以後得其樂無不得其禮者舉詩而繫之禮舉禮而繫之事各  
 得其所配合無得亂者矣雅頌其所而王政樂矣所謂敬於和悅以  
 至厚下之情恭而有節教以發純王之德者此可以達其效也頌清其  
 聲則鬼神矣所謂美盛德之形容成功於神明者此可以將其  
 事也復有王者欲復先王之禮樂也其在諸乎  
 作此等題當如老樂工則而後用無差錯耳一切文人筆端閑雅  
 之所用之甚大力中二此庶幾無愧矣文十千  
 詩與樂自相懸切以章本義也樂與禮相聯切則是詩頌非此

義也如此後莫政利義何事不聞禮樂乎正固詩與樂相  
 切故說前樂正便說前雅頌清而仲一時因得當不其以樂  
 雅頌亦非以雅頌清而後樂正也此主以詩正樂說亦偏

雅頌各

道至若權即能立者猶難之矣夫權以便宜通宜利自來聖人不違  
 其法唯守經為可耳且道之在天下散于萬端之端以爲名者  
 周已便于有所托矣聖人又聞之以權之說出天下愈衆造  
 權而無所底君子于此權大能立者而後與之道經者不  
 之所從去非特之已定者不足以立其本也即能立者亦不違與之  
 中有主者成心足以相拒在守之過確者不足以違其也其權者  
 變而經然後有善者也夫道之說亦多矣仁或不在于不殺或  
 不可不取將以合時事之會固不以故違權也事之不以違求者其  
 道也無所依歸而其道也無所底流天下之士始也然不可窺矣而  
 權難及乎亦必在可以無之也此道至權而愈正矣有自此類以  
 行權無害人以行權將以行自許之心必非以私利動也事之不  
 私斷者其成也為可居之功而其敗也亦為可居之過君子之道是  
 矣斷不可知矣故權本易言也必有以知夫權之真非權也而後有  
 以權入居處之聞日用之際惡天愚婦處之亦自有輕重多寡也而  
 通于亦即歸于大體則微末違耳必知夫權之真非權也而後可  
 權夫無善之權權滿我之故伐聖賢處之亦以爲日用飲食也而  
 之而能學之而權則才非大早道有其至用成其宜則一事終

不可以意處其制又有其分淺深之度達至于幾終不可以自適  
 適自古及今能權者幾人哉  
 此大在大力矯中當是極寬大之文求其舍諸存其崇論在善  
 者耳又于于  
 漢儒謂及經合道為權說成經自經權自權覺兩件相對而有權  
 變權衡之說則竟離乎經矣故程子解之而權子權只是經一語  
 又太易渾無分別恐學者誤矣夫故朱子又詳論之蓋權實不離  
 乎經而稍微曲折則有非經之所能宜必見理精熟乃能權衡經  
 重而應合於義是所謂權也故曰經爲已定之權是未定之經  
 故權與經須有渾段二又實是一乃歸。權即是止至善之意學  
 者必須到此乃為至處然學力未至而妄及之必成差謬耳如漢  
 儒所云則學者從亦可不必到權與字經者各成一定矣孔子既  
 前未可與權是公須到權乃歸與經正是一條路上事但有至有  
 未至也結二比甚得此意

可與立

牽世馳

爲政而存聖人所敬之矣夫聖人豈然其精于權者此亦衆之所  
是以式之是則體下十室所以者何不敢誦十室也不敢誦十室  
其大者乎今天版者豈有實數戶籍存焉耳古之王者皆信義而  
敬則其款是故有司民以協俗緣有司商以備名姓司徒備  
冠婚行喪出入往來未多少元生之數皆可得而知之而歲終則其  
共數以上之天子版者所以記之然而亦已重矣夫天子旣民諸侯  
大夫士諸侯者民數多寡繫焉也不備天子天下諸侯建國  
大夫亦民數合難地籍地亦民數之所漸辭家強弱于是知  
也軍衆之所出以此數也卒徒之所籍以此數也教之所商國家實  
害於是乎出何之地利之所任以此數也技藝之所作以此數也  
以王者之于民也亦不端竟而誨之心有見者職之也不謂權不下  
無人而籍其體也其作民籍也則拜而受之必拜受者教之也不謂  
室籍之所存而簡其事也至籍天子無不著之位而有其心射民  
侯晉久矣矣其地千懷也古由典民同惠久矣矣其切於志也  
著如對北姓數不式哉豈民者天之所甚重者也夫民以爲天  
民在而不失天備室民王者所敬不重民夫亦違天之志而己矣  
周王 若甚重也若數六馬如無赤子少言之矣王猶室民君子焉

此等文字雖無大破綻然使百人作此題百人中豈無五十人讀  
建國怪者人上需來大力以何處標新為知昔人責清真教開與  
知此類之必屬也又千予



式負板



不獲遂亦 二句

章

人之所望其有得於天矣夫幾連則入室則  
 不居也而善人之品出其中矣且道有至分特樂以佳然  
 者君子也特望以佳然而不至焉者人上天下不足則事之外自  
 然不足則事起者勢也先王有救濟之度數之命而後所不遂  
 人後人有憂自使德格之中以備所不及之法元述之特為利也清  
 其所謀動乎暗而可亨然時亦為病也據其成勢無方立而威  
 不損其利故亦不受其病不受其病亦終不得其利無應而德  
 德不損其利則其能乎猶心不為憂能安越分執新道其能安現  
 經在序仲作其合宜理成遊藝悉具通足以徘徊中道後已離羣而  
 前不踰極也  
 家：致語後入章子留書史歸類矣不必作特文也特文自有解  
 義安能伸縮由我父子  
 者亦字短子分明一掃一掃第下句之特即在上句所揚內亦字  
 存欲得繁旺中反復極圓堂

比及三年 二句

章世統

可使富用之有道也夫民之不足政無經也哉得其制以仰之  
 可計時為效哉且國家之志莫大於民實民實則經生而後主法固  
 不可得而為也使政清攝尺寸之柄將必以足民為本教雖三年之  
 中度可展者事矣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土地不加少也不加多也然  
 而物力盡乏之數消見其中其民不加聚也不加寡也然而作業  
 解之數消見其中夫利生在下其事在上事治於制而利生於野本  
 相舉也作利在力勤之在術用行殺而利備之者皆教之相  
 也治之以事經之以術亦樂舉之始可以俱其端矣三年與之終  
 可以驚其功矣然則山村藪澤閭市之產無不出也五穀布帛菜蔬  
 之時無不登也下之禮俗有賴也上之租藉有供也記業于民典之  
 為無窮取藉於令變化而不竭是則求之專才矣  
 原詳云居然千尺之勢子謂廷章家上而有千尺之勢者獨太史  
 公還耳若奉入東漢六朝為排為整索然無氣安得有千尺勢  
 乎以討子  
 實無佳處旋為枉耳子子惜此不為奇

章世純

大才務

其為私欲之害義何事也其斷之曰法入幾何也私害時聞不出視聽言動而斷之曰法一勿令得欲而已夫已禁行止以爲能第以非禮每與身相違是覺宜止之地偏多御已者順道而反用第以人心每與非禮相違是覺違奔之法偏勝也蓋至是而回知研從事矣知其力之足以任此是要而官之而欲得者違義之理而所從事者茲教之半聖賢之學此其有可助力者而已矣程正丈存于身而致尊同流打物此操所從薄吾力者也心欲得者斯文之責焉程致薄者則私私而聖賢之學亦先其有可重用吾力者而色至性義理斯既從操陽安行止未遠以此無所重用吾力者也此先聖之事用

類訓

類訓明為仁之事盡矣夫已字與非禮為狂非自至不能  
 也故克己為仁之要止先王之教罕行言仁而持其言禮自  
 身以至節節射時食之類其綱維皆故而度數若其則固全非  
 仁之節用也蓋而天下之人常與禮相離而其能反而從其檢於  
 所故字形義其而欲生其間者微通而制能生其間其有欲性也  
 其通之必不安求禮而解焉者亦性也類禮之証而欲之事切  
 於身之中中求禮而為之主體出揭而之速持顯起而與之  
 禮待以迄之盡天理成人情之餘財節以常約私而達禮耳雅然  
 天下事同在我己為要禮焉而任其所之未有不達者也如是  
 雖舉世沉淪可也此而大會退焉而禮其所之亦未有不隨者也  
 如是雖一日成仁可也自根植我自給亦唯我其從之也耳目口體  
 之好各出而禮其所欲雖以先王名法之嚴古今格言之正皆不足  
 制其行而反其行也及其操之也視聽言動之出亦各從其便  
 而無不恰行研反之成規多人之指摘而亦自能獲其所適而  
 禮其所適之禮雖獨在非禮耳去其非禮而一身所為皆禮矣  
 所獨在禮耳下身皆禮而知諸天下為人皆禮矣以禮治身  
 子之所仁其身也謂不以非禮累之以禮加天下君子之時

天下之謂不以無禮虐之也為仁亦有何難哉然克己而為仁  
 難則明乎克己難矣故夫子唯與顏淵言之亦知其必能從事于  
 禮也  
 禮字太至仁字太輕禮字易操從禮漫刻仁字虛難操如此作太  
 非夫輕重也走易路耳又千子  
 禮字易操只此句可見千子亦未識禮字禮非名物度數儀文之  
 謂識禮字便識仁字以文做禮字至不關切仁正可見禮字難  
 耳雖操石重操之自操非禮之禮立謂之不足不可謂之老易  
 安有難易輕重哉  
 禮字亦難但有足不足  
 禮字亦難但有足不足

類訓明

克己復禮

節

世說

為仁之道有要而獨資之已也。人為禮所以為仁其要也而先。乎禮者非自強者能乎且天下之事固有備處於此而後功於彼者。為非其事而可以致其事則其中固有相通者也。外而致之天下則。當分而內而致之善心則能合故可以。身修而後天下。仁與禮為分處之數仁用其柔去而禮用人情用其剛入而自治天下。之至不相為者也而天下之至相為者莫過於此。是。仁人以為仁天下。下未有不自然者也。而一成於多私之身則雖有子孫之心愛利之。深皆以一身重之而無可餘以及物令己自斷之行禮以因其自覺。

克己復禮

下合

世說

之心而消其生身之私則不自用之慈愛皆可以為人也。私斷者即。為公能公者即能愛天下遂以孫仁人也。是。其與。而天下之入。為仁則容易而後為禮則常難事之以自威為道者則人之所法。所不前者也。故能道禮者必有天爵於焉以自勝於急情之氣而。滋實其德以自堅作久遠之德然後可以強力而不反可以復禮。可。為仁已不自克天下固無如我何也是以聖賢之教莫不略於重。仁而詳於克己而能禮即謂之能仁謂仁其前自說者耳亦復於克。人而先打克己而則說者謂之近仁謂其可以勝禮乎夫禮者義。為也。不克己則勇之為也而仁固在焉道之至為用也固如是也。

克己復禮

下合

世說

今日豫章之說天下而宗然求如此明切者殊少何也蓋學無。須則不能明理無才力而得皆暗粉擬拾恆飢則不切此二者。天下學豫章之通病也。全以古賢行大方得才士。其子。者謂此二病正豫章諸公本病耳不待學之者學之則未有不。者耳如此題仁字只看做慈悲禮字只看做方幅束縛無一句。當題理安得謂之明謂之切仁字禮字既看錯難以古賢行。張其踐譽又安得謂之有本領哉。

克己復



君子賢而金

世說

文不可去以無文之不足於亂也。夫自無文而有文，其非一聖人之  
之力矣。系之何其務去之。且昔者先王之治天下，其不用自然行實  
而獨以文以為權用文之地，豈少而文者實足於治乎。觀于賢而又  
疎外以文以補其不足之情，然野人于賢而異席上以文以立其有  
餘之勢，所謂以文為權也。後世文勝而文勝，其是有快于去之者  
望夫是未和先王之心與先王之道也。宇宙之變，其時常變而句文  
之自常多，物力不得不自變，智巧不得不自變，情者不淨不日廣而  
海闊將風少小以馬權而靈無多大打其外，則權之地狹而餘于權  
者多矣。  
外者為多，權之內地狹，其能守焉者必寡矣。權之外地多，其運出焉  
者必多矣。聖人之制之，不若用彼無權勝權也。是王知其然，故用物  
以重而典禮以金，乘物力之多與人智之巧，實用之以為權而使天  
下之資欲無以出其中，是聖人實天下之法也。而用之以立天下  
之等，固足以進天下之心，使天下之為君子者有其德，則得以服其  
服，有其功，則得以用其典，大顯大明而道德之氣充矣。使為君子者  
服其服，不可不實以其德，用其典，不可不充以其功，反已考來而飾  
焉之意，存而別異，其君子者使物足以補其不足，以彰分，是以行  
令，是以使民而民既已重，則天下則其爵賞可欲而足以勸也。爵

賞可欲，則刑罰可威，而足以禁也。此天下所以不勞而治也。故文  
蓋是則同，於利文賢一立一廢，則同於害賢。所以為同文，所以為  
去其為異者，則為物一辭無以相明，而極於無以相治，即先王何以  
為天下哉。

題目安在情學者按題索之，文千子

大明夫公大將大指，助力強詞，湖湖道學，其得老來之悍，求此之  
雄矣。若此論題目道理，即索然氣盡，止觀與這一新快耳。

卷之九

下論

陽明

君子賢

文猶質也

二句

道有文質其事均也夫文質者物之本不也一物之本末若之何  
相去幾且字宜大小以運皆皆返指文並質而道隆文而道巧質不  
結文而亂一先之與一代小大期之皆然雖然未時質文之限而分  
之也得其限而分之文質猶也夫以衣冠弁冕為未足也為之飾備  
纂組以宮室車輿為未足也為之彫刻鏤然則今之所謂質者過  
而優文之分今之所謂文者概而處物之虛即若矣文安可獨質也  
蓋而不為治亂汚隆也夫用已為質致物為文直推為質致物為文  
無則與者斯質之異也而不便辭而便之也而不辭飾而論之七特

一書

文者質之具也備其用則達已而不立也詳其數則生心行無已  
也合而言之質猶小以通而處本矣文雖末以達而著夫質居大  
始進而從天也文作成物下而從地也質反而注氣秋冬之制權也  
文上而為麗春夏之制法也自有本有末有通有達有始有終有權有  
衡而後為道此則常治之理至隆之術也優劣之稱安置而可已哉  
微奇劍如此有功於世矣然破碎失體亦有乖於此題一篇文  
質小論皆其大排中帶優人物志父心雕龍等書乃其比類天  
下下以大士大力並指知文之皮耳父子  
兩篇字通運化泥看續後芬蘭而括有涉為妙若將文質

文猶質

如有本末分利即失兩備也語氣即非子貢心口矣文之珠處  
而府子但讀其破碎讀其太排無乃正所謂知文之皮矣



萬人上者固化所自起也夫君子分可以知其情矣身為君子其  
 得善猶望之也且與人言政而曰欲民善其善之力豈若是乎  
 夫為善不出其身核徒耳而論之不出其里時猶不喻而信也譬  
 之韓高位處便勢之位足以慕約之威重足以輔益之是故上有一  
 善下有二善善之數不清而善之名有增者善之有分乎而萬世之  
 明之者夫也宜勢既已曾出之即身足以網紀之是故上行事而  
 顯下平須幹國事之事而後而善之矣而遠者蓋已之示者乎而  
 事力乃竭  
 之見者則傷也夫人物之所共濟可以德之名與之德之亦者猶獨  
 其能事如是耳是故高有所勝人有其任尊有所宜貴有所可高夫  
 尊貴之人處人耳目之地則瞻注在之已瞻注矣即心志向之是我  
 之地位固足與彼相知也理也勢也且高夫尊貴之人原振馭小之  
 體則體分均之已均矣矣則氣志通之是我之權制又足與彼相動  
 也亦理也勢也是故勢位之所生蓋有兩矣其猶實而往是生利實  
 有強以望也而後得之其德虛以通是為昭觀無以相制也而然而  
 得之士者皆生於高位而彼但可以言勢也則可以言德何也其用  
 勢也而德德可以言風何也其遠德也風者比於氣則已猶比於物

則尚精無而不至控虛持近行無有而不至控遠持遠于有而扼之則無力其用則多力其行則無能其止則有能易曰崇高莫大乎貴富貴何足大以有必能也詩曰崑崙之南堆石巖以南山何異控地以崑崙為觀移人心目也故崑崙大尊重皆多控形之事而皆可以德名之固有國之為功者若天之德但在高與大地之德但在深與厚人之德亦有在尊與貴一是故有其位然封爵有所能載其德無其位則失所有所不可大其德矣德者何理也勢也此華大自漢孝親之莫不煩其古而吾特以此病其不古盖文王武王東漢愈徽愈懿愈懿愈雅愈新愈健大力柱時文帳未覩而京此

上耳然據其詞氣亦當在王充論衡徐幹中論之列嗟夫天下不知古文此腐儒之罪也天下知有古文而不知解而京之古未漢之古則亦近日名人不待著之罪也顧博學者細思之又千手人每持德字泥著字便失其義此只在勢位臨觀上解不第本句切實弄下二句供通明矣文之古在神理不在辭句非不在惟整散行間也自秦漢魏晉六朝唐宋來皆有具美有其病豈得兼一處百哉千子之言以高賢選善學古者多諸君自會耳

莊子之

實直而好 三句

章世熊

達者之心亦全其所以自修者而已。夫盡其所以處心制行者而居之以適世哉。而固非以特世也。且道未有非達者也。達者可以通於人而後謂之道哉。求為達者亦但為己之所當為者而止。不通天下之術而兼存其中矣。其故有所以立其本焉。有所以其統焉。又有所以去其累焉。所謂立其本者何也。夫人與人處未有以天性之事獲罪於人者也。吾儕賢而往。直而行之。不歸不文。見暴命之體。不矯不枉。與三代之民。夫行載其情。雖失所謀。也不載其情。雖得所疑也。君子亦居其可諒者。不居其可親者而已。本立矣。何所取以托吾行也。此惟義為可義者。千古而猶是也。千古所精可也。托身於公而莫之此。而固已公是之矣。托身於公所可之地。而固已公可之矣。天下未有不好義者也。但無後好人之為義而好自以律其身。斯為善自托耳。而賢與義為一途之理。順性而行者。常復夫正大之事。義與賢為相足之數。循法無愆者。達全其天性之體。獨賢虛心人常不能自為托賴也。好義之人亦常不必其達也。夫行於世。已論之在人。事本乎道。求之在情。於物情不達者。於道之數為不全。於人有不宜者。於己之理為未足。而天下之人未有能直改者。適者何之。安機之隱。得之言。已之聞。於以自善焉。置其身於數家之

車。世無不可以相如。天下皆然。已之士。常有求於其說。以自也。而色色與於家俱盡。則所謂去其累者也。今而言之三者。理有存我者。有加於人者。其加於人者。固為人之所樂受。而其存我者。要亦世之所共惡。共惡之矣。即亦以相信也。如是。而獨有托其達者。無是理也。

循次體格。不為靡後之言。下二句。易說。句。周旋世故。去其積。到為已實際。極有線脈。文字。第看註。二句。云。自修於內。不求人知。是事。方轉出在邦必達。二句。則。三句。以無意達。為時文。中處。從求達意。轉出。便錯。却。整。針。也。

章世熊

下論

實直而



言不順則事不成

事世統

事所以興其果有自矣夫禮以定言以處事夫之古求之亦  
皆乎且物以本末制便夫在數轉之前禍成在數轉之後不可不察  
也若夫而病言則皆同不濟止矣古也者事之指也事也者古之動  
也朝廷有大舉情其與大臣議之而後小臣受其事議不濟理而  
解其後情臣所不能奉之君也四境有大舉情其上不居其庭而今  
之而後庶民受其事今不濟理而解其後情臣所不能奉之君也  
事以衆奉逆解不可以取衆心之和強使之必多異同之端事必  
難理逆解不可知其終始之數強為之亦多異之患解之難矣

建文統

民之莫安解之傳矣民之治矣可不懷哉

首尾二百餘字而言事相同之弊如指掌以通達國體之言也  
惜任意斷割失文體耳大力一吃而氣發及其能華而文乃就  
利利害如以父千子

言是在多寸鐵殺人直是精銳果保可畏

事不處則禮樂不興

事世統

禮樂所以廢不可不察也夫禮樂者加乎事之上者也事且不立禮  
無何附哉且治定可興禮樂而後本末實文為其治之至也道  
極也循禮者事之歸也有功之事式而飾之也無飾之實也有功  
之事飾而盡之也事成而天應之則應天而制禮樂五德之所當而  
為之非與朕已少多之數凡以崇獎人心作新耳目使天下安行于  
其事而不怠事之不成又安能耶以事成而人心樂用應人而作樂  
繼至他之所生而制為雅頌律呂千刑之具凡以勸懲勸善懲惡  
繼至他之所生而制為雅頌律呂千刑之具凡以勸懲勸善懲惡  
繼至他之所生而制為雅頌律呂千刑之具凡以勸懲勸善懲惡

建文統

者也而其君臣悅于政事之上同樂未知所以教之則何暇及王治

之盛其民悅於政事之下言然未知所以自生何暇及太平之盛  
則有暇不暇者也故小者不降大者非所求矣卒者不廢高者非  
所安

說及禮樂便乖大頭腦不知與此章合否乃知文貴肯章旨也

解于子

然此禮樂持平時日用者言與只是禮樂之理付天下縣一事無  
他事此二字其平治其和即彼即此非治定功成而後制作  
此經二字其平治其和即彼即此非治定功成而後制作  
此經二字其平治其和即彼即此非治定功成而後制作

上好禮則 二句

兼世統其國

能得人心之敬者道之大者也。夫上有恭己之君，則下有揖讓之民。禮固非私己之規也。是君子之所宜勤也。止君子而為弁細之務，其不重不尊者有為於物其勢將有所不可。大君子欲標率于世，其得其民而用之，君子欲得其民而用之，莫若使民先嚴上政其禮。在于得下之歡，而其本先於責己之禮。好禮之君求詳於禮是故上朝延求至闕里鄉黨大小之事皆務為寬厚莊敬之度以被其物。修其制而審其數，夫豈當以責民之從哉。文辭而起端，天下所推以明見其精神之所存也。使之雖有勝心不枉所作，雖有驕志不輕得行，則上為之教也亦周矣。好禮之君務積於禮是故起自服官漸歷之日月歲時之數皆務為繁密垂曲之節以習之居之無倦而服之無致。夫豈當以惠民之起哉。約定而俗成，天下固有以知其性命之所存也。使其君子久而有以明於其義，小人久而有以熟於其教，則上之新民也亦常矣。天下之人所以相愛其上者，惟其鴻易無偽也。禮者不欺也。禮者不欺也。公見乎然則體統正於朝而朝廷之勢也威儀信於其而六身之度肅也為之民者玩其有章而欲其難也。將有攝其志若神之尊嚴抑天下之人所以急托不屬者惟其獨

絕無文也。有禮者不敢侮其鰥寡。況此無干然則遠有以逮下國。其共戚也。故有以皆衆而能化也。為之民者則君之德以修其身。又自生其共君君我之揖讓然則而臨之民敢有不敬其上者。莫大乎不若道之為人禮則進乎道矣。私己之譽不若及物之為大。莫散不敬則著乎衆矣。以其視衆則之衆相去遠也。非可較之分也。禮字所見吾義好與敬相同處自有深致。若見得禮字精微當更不同耳。

上好禮

下篇

五







有德者

章世範

有德者之節

理有分雖君子所效辨也夫德仁與言勇令而言勇或與德仁雖  
 豈可比而同乎且天下有不類而足有類之而非者不可不察也夫  
 德之所重惟德而德之真元為仁德仁存其身而己覺天下之道矣  
 而已具天下之材矣其故於其所類則凡從德而行者仁焉此而為  
 同體之善者皆其所謂而色者也其故於其所不類則雖不與德相  
 不與仁相背而為其愛之美者亦其所謂而有也

有德以聞用其  
 德者存其德以聞用其德辨而不亦異乎然言而切事  
 通類者天下莫有德者若也仁者亦用其德辨而不亦異乎然言而切事  
 後聞矣強求散不亦異乎然當機則為在險不動者天下莫仁者  
 若也事究其以相類者以為通之而行故以為性之一致理隔故以  
 相從人以為不相及之異趣故以為達相隨之本末此時情不類之  
 而是也乃若同為能言之士均為有節之人則固無以異矣意者皆  
 有和順之積中應之為文章之變麗耶意者皆有子良之內足應之  
 為威武之奮起耶以為皆般性術而生則又有不般性術而生者  
 豈為然乎然則又有不自養而致者也然則均言之用  
 有背反之勢同書之數稍為相逆之趣大寧可一律齊乎此則所類  
 類之而非者也惟能兼於所不類而後見德仁之體全亦以居要

有德者

可以畫詳惟不能擬于其所類而後見言勇之用偏亦以在末而  
 可舉本也君子推此可以知所重矣  
 弊版局類當以板局通之則兩必有而不必有急呼急現如也作  
 德是易致了又千予  
 不恰難易遂勾須速化實義必都不講六共有不有虛架離走  
 珍亦無取也



此題難於逐句敘。如左史叙體方佳。若如義一毫皆難。見之全用此新制。成文則容易矣。文十子。其失在首平耳。若首平逐題本位。則幾無見。感矣。

為命碑

或問子產

一世

王夫之品未可同也夫子產子而管仲功若於春秋然可若  
雖乎鄭之有子產也鄭桓之楚之有子西也然賴之齊之有管仲也  
齊賴之天下賴之子產用齊之不足以雲子產鄭小國也簡定中庸  
以下之主也子產為之輔君不如其臣地不如其政者也子而用楚  
子而不足以雲其大國也昭王復國而後發也子而為之輔臣  
不如其政政不保其君者也管仲用齊之不足以雲管仲而足以任  
管仲父文公八年九月鄭大國也桓公英君也管仲為之輔主豈而臣人過之地大國  
臣人過之者也政天子之於子產也不主其功而意人也功未究也

集本乃稿

一、介

第  
十  
卷

可喻也。則喪之也。至于面而解遂矣。曰彼哉彼哉。則死而無所用之。則死之也。至室仲而辭又遠矣。曰人也。不日不其解也。已哉。其其解也。夫我願邑而伯氏降邑。無怨仲之功。豈可以奪哉。則葬之甚。葬之甚也。

如此作文本題

决于手

諸凡作世等題須各運其分而中有主意隱貫或前發乃並提論角  
武士制裁乃佳若先立提論主意以已預之定夫本義而尋之意論  
亦未脫毫百出磁若粉碎矣

桓公殺公子糾

章世統

有弟而忍之以除偏也夫兄弟為親其反為仇則國為之新也  
下惟無以利為心也天下而以利為心者桓公不淳不殺于糾于  
不淳不元桓公諸兒死齊無桓公子糾則未知其孰宜立乎孰不  
宜立乎魯也誠而無存魯亡桓之濟人非有受也高閔之徒為  
之則未知其終孰我乎不終君我乎勢危也居而有爭愈危也故子  
糾猶在外諸侯得主心公子糾名之不終天下和之矣齊宋魯為之  
也則朝之以也抑內大夫將主心端公之不終天下和之矣華督為  
然也則公子之忍之以也故桓與糾之治惡矣不正名於桓王名桓使  
之非桓使之以同仇之也雖其在魯桓其在則矣非此迫之以勢迫  
之也正名于供安可也仇且偏安可抑也其二者之合而子糾  
之氏金矣  
魯公殺須渚其用意深細刻鉅與華法嗜冷望遠慮不徒華肯  
爾也文字中自有此種妙境千子以為矯枉則大終傷夫雅則不  
是以桓王今之能事矣

桓公殺公子糾

章世統

是非而不存者非之二臣是也夫均與于糾之類而一死一不死二  
人之趨不同矣而得夫果安歸乎且君子之所謂義者行其正也然  
無不然之虞然後可以定其兩處其出位可以然推可以不然而  
亦聽夫人之制行其意而已矣管仲居魯之事是也信公之于二人  
猶兒不終小句于糾必持擇一焉然而內無所承上不果命則二公  
子皆非魯國者也而分均以年上均以德則小句猶當國者也管仲  
居魯而以先君之義繼嗣所以杜絕宗廟之重處事于糾可則以公  
糾可則立之不公此一公子可則以身輔之不公此一大夫豈不明  
而不大忠行齊而義枉于糾哉子糾可以止而復啼所以為子糾者  
至矣從亡者亦可從從亡者所以自為者亦至矣不出位此而輔之  
以爭犯天下之難而逆人理之順則二大夫之失固已多矣勇不死  
義寬弟以想兄可謂義乎智不失人稱尊而皆明可謂知乎特老  
以臨之則二臣者皆謂罪臣先君者也稱宗廟社稷以臨之則二臣  
者皆謂罪臣宗廟社稷者也故管仲居魯之是非管仲時時論也且  
君子糾無成桓公滅親之後而是非之論無所置之矣諸人之問敗  
則死之則死之若是也不死者疑非也非其親暱誰能保之則不死

者亦若是也。死之者，此非也。然則說為正受乎？說為真非乎？則亦各

行其意而已矣。

雖如此，則子路不以未仁為疑矣。時華隨自當以敘事體行之，

而斷別是非宜在言外。以因難與矣。華頌者道也。其文詞義則嘉

佳學者分別觀之。父子

春秋時，凡公子皆有傳。有雙雞則其傳與臣僕奉之出。出例也。

出公子在外，各求納。其傳與臣僕竭忠為之，僕人亦例也。皆聖

子之傳，非尋常之哀相。傳義之執政大臣，其義但當奉紼出奔。安

得責求以為是君往後謀，擇其可者定策。援立，惟義而與廢。此

義人忠義。

紀叔牙先奉小句奔莒矣。故管召但有從亡之義，無主讓廢立之

義。不當於此時責其非也。以謂之傳，則必先君命之矣。豈可過乎？

晉荀息不食其言，春秋義之。車子亦非當為君者也。夫子作春秋

之功，利有人義。若仲無此功，即非莫大矣。子路子貢之論，未嘗非

止以此觀之。安得謂子路死時無一定之是非哉？其意雖欲出脫

管仲可以不死耳。不知如此說，既失身於前，又失節於後。徒墮

管一非耳。

桓公紀

君子道者，全

所以難能者，其累心者重也。夫憂慮懼之累人深矣。而欲道焉，

必難。易能者哉？且夫人得方之地，皆有外境。以相難。蓋心每得於物

之而不侵，而情恒清。理之不至也。乃其中難易之故，亦自發

焉。是以有差於君子。彼其涉乎事物之會，而皆有未就之足情。

物之交，亦全體之心應之。平物也。而何能成我？也。在於公事之難。而

學有積累之可憑。一旦之感，亦平生之心應之。耳。更也。而何能

也。是其事歸諸道，而道不可以意從。道有其主，而三不可以偏。則

身自度，有不謂易。及者，夫豈不與我共乘世長過哉？然而獨自得也。

則憂慮懼之併消也。夫豈不與我並受人之情哉？而何以却憂懼也？

則仁智勇之兼存也。有仁智勇以為之，軍則其心皆恬。而義之文

物者，順矣。而交於物者，有未嘗相拒者。也。以我之所不逆成物之

而不礙焉。雙之分均矣。此化境之道也。有仁智勇以為之，軍則其

心又安矣。而物之感我者，必淡矣。而交於我者，定矣。有未嘗相

礙者也。以外物之無難，顯吾心之有主。而性命之理順矣。此獨往之

境也。今且欲去其憂慮懼之累，而不從境。此情以性定矣。而

性未可禁也。則其情亦未可禁也。今且欲得其為仁智勇者，而道不

可以足傲也。則其義善矣。而其境未易平也。則以理未易治也。而

可謂易能通一之憂憂懼之併也則向成之主持於天下者必大率

功行其非無累者之所障止仁智勇之先定則達德之行於達道

者已全將衆理可包而時一無累者而達道然三者之華果難言矣

我無能非無能也但明為難事耳雖之所以重之也自也

一節題係作一句所以才大識以力強他人不敢為亦不能為也

本體外境物交性定之理而終極矣條則處得憂感懼不分雖

以常格當安澤夫則映在心而尚未被攝而在心外乎乎不與

格者之言格猶念哉古

至正經微者由其下不覺其脫解此者以為我意亦爾而百

計不能遂非其口吃格也心粗則深耳仁者之何以不憂知

要之何以不惑懼畢竟須通他著處到以却授先筆不序

君子道

靜以待時聖人之弘也夫太平已至則書之時也身所為以安靜

物也且君子所其無遠安非所以起治也然不有之辭是矣當是

時象日營方而天綱自亂尹靈志而元首為清我之君物致其臨

之義止矣臨者有以與也與之以可仰而固無與也外順而內悅居

以利貞則靈矣物未君我有其觀之義止矣觀有求也得之時見而

固無得也雖而不居暗其顯若則靈矣是上有所德之象而下有

無之續朝有維濟之主而野有興業之民信之上也時之隆也而

有者不能盡矣

混話荒話滿紙又換易卦不知於泰已二字何涉

泰已二字原不必着力做病於無為而治四字無涉耳於此四字

不分明印做泰已二字亦轉從轉透



章世純

聖時以首事而當得所表矣夫歲端始於序則不惑夏時所以善也  
 外此而商周或一時之制非萬世之法矣且王者從於尊天以慎于  
 養人天道失於上則人事能於下此不可不審也是故三王之治時  
 以審時定歲節莫不先春夏以祭冬秋並道尊德而在左則所尊者國  
 為先也而又先春以祭夏並祭春始而夏長所始者國為先也此舉  
 六代所同而未有如夏之善者二代據其氣之微以則無端隨性龍  
 應之中夏時錄其度之善則有象以導潛龍之應天也之化其  
 若使太十二會之經天也自寅而開物民之所交以生也而歲運  
 如之原夫日臨營室之次聖微動氣而生物已見其端矣亦一年之  
 小開闢也夫為歲首是正一元終始之大界而權之善細俱使從其  
 朔焉耳天下之理以小知大十二辰之經日也自寅而明生物之所  
 候以作也而歲運亦如之原夫斗中東北之氣有日有証之成功使  
 此而起矣夫為歲首是國人物交曉之氣分而推之其大俱依其順  
 焉耳以之行於朝而政事必以從也於是所布德和令皆是而行  
 歲始意而未逮焉蓋德在木主溫主生主務為仁者從其意也  
 乾乾善始以和其民則連其穀而已矣以之行於野而民工密以  
 相從也於是而令布而田事於是而審端經斷而不失應焉豈德始

星主風土主動務效功者從動會也。已明其教而著其義則周  
中而已矣。蓋天道無偏聖人因之而有規。其明者紀之以其曆。  
所掌日月星辰之所叙是也。其定者成之以其令。改述之所傳。  
以邦國之所施是也。夫行夏時也。並行其時而已哉。  
此等道遠人不知。人以能用何公大力且能不用星官屬家官  
入之方佳。艾千子

亦不必盡去人之所知所用。但就其中取正大之理的確之說而  
發明聖賢實用之道。乃為學者之大。若徒籠塞室宇厚蒙于書  
律說。漸近華語。與實相違。要為浮薄之士。云亦云。庸肆無稽  
筆法有稱

一、  
理則卦數之文而已。世則意欲為學者而不能。亦未免出入於  
德二家固有之矣。

行夏之...

章世純

大  
力  
程

松  
相  
參

下

行夏之

經 7—474

為政有大端當謹於彼時矣夫主其時以治其盛而陰陽得其序  
承天以理人者此其先務乎且上古聖人審時而後立教亦重於言  
審時審事審順其時而後因其時而為之教其大抵乎其高以為從  
焉耳故不得天道人事不明以為從人事而起者為教不尊也不得  
時始天道不明以為自後端而錯者大分未定也夫欲審端天時  
陰陽之分而極終始之然則其如夏時矣是其以建寅之月為歲首  
也夫天道之新舊其時者非細乎平之問猶未盡得焉  
天道而古時人進而降要無後次窮也易乃經于天輪之界益旋  
周而不復其故既得其耕也曆始可得為分際矣所當依以定歲者也  
天之始出於震方前乎此者端居十釐之宮猶未有見焉及至進而  
臨又進而泰然後成故而僅軍露於形氣之遠蓋積二微而成一著  
既當其著也物始可得而萌之矣所可取以為端者也焉既正則時  
正政事之所以有堂也觀天之遠光其發陳後其繁歲得此顯而實  
之生者所以先而後發先而後發皆以從時也耳時既治則物  
治作事之所以有候也觀天之行始於東南極而北得其序而  
之百姓所以東作而南龍而戌而朔易行也故時功耳是以帝王  
命官設制易朔所以明受事更始之端聖門定體必審始審正者

所以尊天養人之法天時正而人事節矣

提是微演舊語有如此題目便於觀傳記諸書宜其有此三作也  
高乎何不詳洗之乎

大人好以病大約有二故一則正當道理不充足借以文辭難  
一則要警懾天下庸陋耳日然庸陋雖震而不救宗徒為老學所  
折猶故不足為也

行夏之第五



君子義以章句節章句君子之所以全德者取數多矣大義立而德不孤為有與也君子行  
 以博求其勝者以必且君子成德為行不名一行於性一行即其餘  
 行破也且於性一行即一行之利不全也所貴君子居德之倫矣道  
 有美而不可專恃大亦求事於其類焉耳君子之倫德蓋者其用矣  
 二有得而不可為者大亦輕重而布已耳人大端不止不可以責餘  
 經未能不存不可以求責飾奇為全義別有可以居要者哉君子密  
 經道術之穴小獨守義以待事其行行之大方誠為已具矣須有  
 應焉義欲自足為道者也哉物之過不思於物斷情而得與秘為悅  
 用之失達天下所不堪也性行而出之時貴於體與孫以制其事  
 然後立文有以悅而動而有光矣於人以和入義於人而不覺矣  
 於所謂和順乎道德者也而君子之事幾乎全章句取德天下有義而不  
 性者幾有不性而或為義者哉義以立信以守義蓋既義以為賢  
 而信固在其中也信立而義之分然而君子之分亦終天下之能事  
 焉矣蓋理得其朋各有相增之穀物多可清遠見德結之深實有其  
 其體也則而能柔龍德也即有他行也其於其勝亦何以加之也哉  
 義而古之義信者君子之貞體德者君子之通信同為功性義而體  
 謀之功止不少也夫情理公私不可得其安者忠孝節烈亦不可必

其成人情物慾不可得而法者功名事業亦不可得而執古之聖賢  
 所以居身而廣業蓋必有由矣  
 大亦無他況只是滿然於排排不據於古人錯綜古法耳與名  
 手言古而如此他復何論又千予  
 於書理亮不明而云無化與不與之論歟論排錯錯綜古法又  
 公可謂故飯流歎而問無齒矣

君子義

知愛之仁也 三月 章句說

德有其內外而功幾乎全矣夫知仁內也莊莊外也以其為厚其要  
不與或者非虛地乎且道非一端而已也有所至則人有有所未至者  
德所未至者必論其已至而後及之漸之進也於其方也於其持也  
德與窮德仁守則肯休而自登枝仁守之守當論之於知及之復顯  
窮德莊則居於而求其技莊之守當計之於仁守之德莊從前  
何求未至者皆已至者之所求也而已至者皆未至之所惡也則莊  
德之德非耶莊德實德者道之所歸而行之可以謂德處事仁以實  
德居德皆為實之實居莊莊而德為有其謂矣莊內之與外非

可專用也有其兩道之所以不偏也本末者事之所以一故知以虛  
而居始仁以實而作或即有取全之勢至莊莊而功已斯達矣夫  
內之與外非有兩事也得其一事之所以終始也一而從三者而計其  
德者知已不若仁之定莊愈不及知仁之要莊之於知仁也徒居於  
終以接乎物者也則半理之下也從事於三者而差其次第知已三  
而後及仁仁已至而後及莊莊之於知仁也本已足而後有餘以  
求也則三求之上也而已至者皆為未至者之基則必何其非基  
盛自莊莊以漸之知仁實相齊矣在前有已之功者在後為易  
之勢皆能乎此固君子所以自考也然未至者當為已至者之所

則必何無未至乎蓋自知仁以進之莊莊實相推矣在後有可加之  
功者在非前可止之勢但守乎此亦非君子所以自安也夫莊莊至  
為在仁之外而刻之於外以為仁之進境者所以明莊民不止治  
也且莊莊則出於知仁之中而較之於內以為莊亦非知仁之止境  
者所以明修已尤在化民也夫如是而動不以莊其可乎  
三居進及而未盡須從實除微去虛求利力見老學萬乎若只  
下已至未至實委于文字老實生無聊之業所必出何意名富六  
止也知已三居不亦非無所備信守便是已知及之仁守據莊  
德之德非耶莊德實德者道之所歸而行之可以謂德處事仁以實  
德居德皆為實之實居莊莊而德為有其謂矣莊內之與外非

是外處末節後知及仁守既下却是裏面工夫是德光得到此雖  
似輕知和仁然火候不到此便有弊病不可竟以內外平分也

君子無宜民之辭而德愛其民矣夫禮之作民大矣夫之禮求之民  
氏何由以爲上乎哉止君子之學非徒以自爲也學必極乎天下而  
至乎無極然後見所造之大而致所成之實故莊以強之此亦反動  
之端矣然猶存之身此雖身而致之其事將在乎四海之遠茲以強  
之此亦禮之端矣然猶存身之禮也聚事而文之其道當經乎經緯  
之全故得以天下之心而能幽隱之志本有不用此者也禮故之  
而民事之身非之而性附之天下之所以然也故國而無禮則亂  
而亂微之志皆足以自衛其能爲無情矣法命未序而義終無由以  
爲人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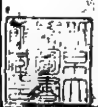
若王事矣止欲以和天下之氣而柔強梗之心又未有不用此者也  
禮所而俗成俗成而情安天下之所以至化也國而無禮則民所  
自信之習皆足以相拒其能爲虛役之禁勸回乎而民終無以從王  
化矣故君子之于夫婦之道不著則情亂爭鬪淫僻之罪必繁蓋無  
見必不能以相屬無義必不可以相守也必其必然者也而飲食衣  
服宮室之間無度則情越流靡怠慢之心必生蓋大觀必成於若典  
獨觀報於終此亦其必然者也然則雖有明主能示之以身不肖也  
意蓋上下之際無相馬房中以爲之道其作之而不應也豈足極  
哉雖有厚澤能効其成而不能動其善蓋政望之餘無益焉猶習以

達於道則其知生而不知義也又豈足善哉夫民之不善亦君子之  
不善也無所辭責矣

禮在知及仁守莊莊之後是本身性情之治已畢特舉勸懲件不  
要耳所以禮字不宜太深知中也恰尺不是太闊節不好若  
說到君臣父子足又是大綱紀所在豈有知及仁守之禮如此大  
綱雖未整頓之理所以禮字不宜太粗如後凡也作文真難言  
矣故漢詩云

於穆乎矣然者泰中此病亦只是粗未嘗夫之深也其所以粗者  
將禮着成一件儀文法令作用之物只是外面粗迹但知仁者不  
可不用以治世耳不知在知及仁守莊莊後講則禮雖節文之微  
而動之之道却精即知及仁守莊莊而動不以禮其好謂未善者  
不過不能化行俗美至善之治耳亦不到情亂匪拒之云也

禮  
大  
力  
稱  
丁  
抄



動之不以 二句其二

章

道遠蓋不可略於動民之技矣夫禮之用以微動物者

所以動民者可知矣使侍德而往者蓋全數乎且道而

導民者則於已未餘也德有用而後外而事侍來以全本知仁君子

天所以為可貴也而所以貴之者且愈詳矣故雖能以准下天下

猶不以寬也准之所加已有缺故於民之理而吾且進而觀其所為

動民之所持已有出入於禮之端而吾即周而觀其所為禮衣人者

成其能止之民先我而能作之蓋有以攝民之要而所對連也而

能以為之無而無禮以為之則則我無行德以至於其使然則

乎待之假於法制之用則與所存之本情矣長民者我呼而天下應

我作而天下赴蓋有以與民之愛而民憑依便也徒使觀我之德而

不自觀其體則民無所依以儀於君其能定制擬乎得使入吾驅禁

之中則其其向德之心亦背矣夫至德之世其下有安利之教而亦

有道德之操知生矣亦復知義能靜矣亦復能動事之相因而及而

情之所甚便者也故知仁所准之民其勢用可以逮矣以而竟致而

不至焉天下不以說民風也哉人道之行其君有率履之視而其民

亦而度數之中規於情同修性相範其道固習其教以賴之相維而

至而美矣之甚易者也故知仁之未立於上則其勢自當反矣先而

竟不免中微焉天下不以主德也哉惟禮教必不可已於國是

太古之俗為時朴鄰君子必以為非俗化也雖齊庭之主教於澤

君子必以為非全德也而況乎末世之民也

四書上禮字甚多作文自當體認華音文于子

須知此是極盡完備處不是說治道要德又要禮如道辭華所云

也

動之不以 二



章世純

忘乎伐國者君子之所惡也。大夫頒史率氏之心也。將欲損人。以自封。其志為已惡也。故曰伐。引用衆也。用衆而不加小國於義。為不足也。曰率氏。明兩而也。事不主於君。用衆以成己之私。於義猶不足也。諸侯恃大夫強大。有伐沈始而外大夫有主兵者矣。自公子肇始。而內大夫有頒報者矣。夫而金甚則有用國之兵。而以廣己之封者。而率氏乃造謀於顯史。大四分公室。奪氏取二。其爾魯國。而專有其平大夫之分。亦已足矣。猶求底于大。鄰國結臣或德焉。藩國之難。而憂于其臣。盛而將覆有其端矣。可據增乎。吳恃大子之取項也。公實

在齊而文子專其事故是以子止君察則見利而忘其危也異時夫子之伐魯也叔孫在會而夫子子其盟叔孫違以止於魯則見利而忘其與也故季氏世守其惡者也將襲之逆而勸神明之助與附庸之貳亦不能復圖矣而無其臣謀之旦夕而計之事未發而慮已深矣未加而勢已見士講有之兵善懷德志此其為志乎兵者然而書曰華民將伐顯矣此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老境蒼然如酷吏引律令不煩深文數語五出

是社稷之臣也

華世純

顧史繁之費則以所繫重矣夫兵之所加者外也魯之臣即魯矣也  
是邦建三  
 所內而不外者也且君子之論有臨一國之義有臨一家之義舉夫  
 子以貶諸侯而諸侯有所不敢動舉諸侯以貶大夫而大夫有所不  
 敢爭致顧史之事君子有以大其說而結魯氏之情何也以為一體  
 魯國也先王之世明德也所以志不忘遠也其舉以屬也所以廣保  
 封也顧史於魯人民自有也政令自為也其別之則魯之二也魯齊  
 命罷餘也有復能從也其一之則魯之私也二若體然所以法為耳  
 則則郈孫然與為諸耳然則杜榘之臣也而止為顧史也乎哉  
 王公而

稱天子之制。其義賒。言社稷之役。其義切。除義可以動君子。切義可以懼貪人。季氏雖強。乎社稷之屬。恐非所可問也。

別之則二。一之則私。二刀除。除義切義。四字杜撰。大力之文。善意俱見。父子子。

若棘無枝。語弟應禮。口氣為佳。用強斯便無意味。

蓋均貧 三句 李世紀  
審今之遊而所當患者可知矣夫國家苟無制亡之憂斯亦可  
止兵而自約和安得之是豈非國家之先務乎且為國家而不患貧  
寡也非忘危忘亂也吾之所欲得者在此而即求之於此則其事不  
可成而其勢將有所及夫事固有取道於先而收效於後者欲收其  
後而不從其本則有所由缺之故理宜於先而計其末則有不至於  
之挽彼不患貧寡者知其所以然之故者也資非吾利也石何以不  
為彼資寡非吾利也石何以不為彼資傾非吾利也石何以不至牙  
頰凡吾所深慮者惟是日暮耳聾引頸而望遂至於海陵石有道於此能使  
大才萬 一命  
然終不開而蒙不伴別杜其吾由然也若夫已成之勢用固非吾  
所得辭矣其患不均不安也知其必至於足之機也能均矣而均之  
時後者何若能知矣而和之前調者何若能安矣而安之所緩者何  
若凡吾所憂國者唯是相宜相行以戢字於此事而有效於此能使  
內亂不生而外禍不至則要其所以至此者若夫微倖之圖則固非  
吾所可計矣老成謀國百里常金終而為之慮在今不末其甚蓋  
而後亦不至於並削在今不末其有濟而後亦不至於有喪惟以不  
生心於所無而得終保其有所則所以自全之計固深固矣帝王容  
休無種亦合人已而共為國欲利吾家則并利異家以金吾家欲利

者而脫貧無異傾圮而解榻之甚者而禍去乃福全也。石道姑  
控均安。則國家之所重。固不可知哉。

如此方可稱大業。大家大力。父室如此。吾更何議。看他杜撰。不  
識。涉却粗枝大葉。快味。磅礴。與題不即。不遠。能使題神全見也。  
父个予

蓋字承惠不惠而跌下來。他人每只見得一邊耳。只爲均安實寡  
文配不同。與無領承彈罷總都腔。扭紅費手脚。不若以粹即登  
明。所以惠以不惠之故。領會蓋字神理。却何等大雅明切。

蓋均無

聖人有以窮為長者矣。人主於天下者，不能復日為其身。此  
與蘇所以存者時也。且夫父子兄弟君臣之倫，非天之所為，人之所  
設也。人之所設，不為不生，不顯不明。故古之人當推其然，必務極其  
所為以著之。伯夷叔齊之為，夫亦所謂處皆而謂義之會也。其始之  
難為，在父子兄弟之問，其後之難為，在君臣之際。是故有孤竹之  
主而不能安受其業者，為父子兄弟也。先世之宗，無不可以無主而  
存。是以愛俱可以存，則明時為當主之君，然亦後世之所謂義  
也。人苟志乎以國為利，何嘗無可托而不可以自謝其心。如服大

太力難

一備

言者父命天，固不可以他義與爭也。以其所以去其國而不顧  
也，則固已無資身之地。一笑有而伯之容，而不能以安受其奉者，為  
君臣也。受忠之不受，不可以主世而天下之天下，亦古今所常極則  
矣。固可以無也。然而亦後世之所為義也。人苟志乎以天下為利  
乎，固無從無也。然而不可以當大公之類，如以大義者，君臣之  
際，亦不可以他義與爭也。以其所以辭其養而不歸也，則又以無資  
身之地。二至則伯夷叔齊亦安得而不辭其首陽也哉。進立者義  
存乎其身也。或王實不顯，君義與不義，有任之者矣。微其之成，猶  
將安之。而奈何以陳進之倫任其責也。此二者，猶遺其國也。才然惟

存其一身，亦無所更者矣。其意遠矣。固無憾焉。而奈何以生焉。  
其助其節也，則所謂當其際，以明之，不極其節為不可也。蘇  
聖人處讓道之，不影也。故其辭極讓之事，以達其義，果天下之大義  
亦可以與人。而讓道始為後世者矣。若者，聖人處讓行之，不影也。故  
許而務先極讓之事，以達其義，果天下之大義，而亦無所可舍。而廉行  
始為後世者矣。若者，聖人處讓辭之，不影也。故讓道比于極讓之事  
以達其義，雖斷首則心而亦無所可舍。而忠節始為後世者矣。故伯  
夷叔齊之所為，亦猶是也。皆欲為天下立教者也。一不  
而遂斷首六次，即為後人餓一次，中間飽活時，不知大力如何供時

事之可痛

一節

伯夷叔齊

伯夷叔齊

伯夷叔齊也。又千一  
則辭之，則非其倫矣。故首陽，只對有馬千如言，雖其其富  
相去平辭景之無稱，不為有千如。黃齊之至今，餘亦不為餓。若  
若餓，故以此處與辭之餓，不為餓死節也。與辭平生大節，固不出餓  
而死。然以此餓字，却不為此。若論其辭義，則必及其死不止。而餓  
則建人固強。若此，書遂有謂與齊無死節之事，不過窮餓首陽耳。  
半以觀人前，不淨強爭也。凡書各章有本義，故其下極輕重各有故  
事，不可一筆括統到盡。如此。

邦君之妻

章世範

立辨於異同之稱。而禮行乎其間矣。夫名有所大。所大者經一夫人而司異其名者。亦各有所當也。且異姓主名治。陰會不淨其稱。則亂。立於提謂之間。故各有所以治之。有定名。有不定名。以從實。不定。若以特移為文。邦君之妻。而曰夫人者。此定名也。然唯君則實言之。無損言。無益言。從本所也。至自稱而變矣。王后君公。其自故以孤寡。不殺而夫人亦曰小童。禮無尊已之辭。美大之稱。自外來為奉者也。邦人而少有差辭矣。其以志尊。益之以志一。稱夫人必繫之君。一體同尊卑之義。於邦人乃明之也。稱諸異邦而大有異辭矣。異其辭。以志謙。曰寡小君也。謙辭者。內辭也。內之也者。親之也。辭不去君。猶尊之也。異邦人而有言以相及也。則從同。通已於邦人也。通夫人於已夫人也。曰君夫人。猶將以其同視焉。其言同者也。凡卑稱者。往辭也。凡尊稱者。來辭也。實言者。從其分也。蓋言者。為自他之分也。有辭有義。有實有文。有同有異。有尊有卑。名之時也。義行其間。夫是為禮也。也者。何名是矣。

三子陸四字句。張學公說。而詞身不火。夫古人為文。必曰文章爾雅。訓詞深厚。而備而雅者。無俗字。無鄙字也。外來為奉自他之分。從本而尊。皆守辭。但不成文者。大家文字。從無此。父子子。

謂文頗雅。誠然。士大夫自有似朴拙近俗而實高古者。又不可。以一極變服貌也。即是作語句。亦自古矣。宋下字有大通當者。耳。直曰。鄙俚則大力不服矣。世間惟假爾雅而實惡俗。一極為不。不堪耳。

邦君之



性相近也 一曰其一  
 可移性而習之功大矣大智者人之所以成功作天也相近者使  
 之相近故人道慈天且天下之事皆不可以恃自然其用自然者獨  
 禽獸耳人則必有己事焉不慈天地之天之美我有性而已一靈之  
 用感於形容骨節之間者各有相似之微一纖之動隨耳目鼻舌  
 之發者同是則器之利聲之相人宜有異類性之所為終有止  
 止之內謂天事止之外謂人工人止其所益其益無方或同之知靈  
 其孰或成之以濟其美而師友以型之讀書以事也度數以時也餘  
 向以觀之誠使少多物得身不勝制整其質與天之以日月將人系  
 得以據焉後矣度使天則德於品運之中其類分於八倫之內也道  
 是性愛故有知矣物皆習化也有生之發皆習事也然則無知之物  
 無習事乎曰草木之生水土所滋養若萌生之以無已而甘香  
 滋潤榮不愛其萌則同氣相親其氣相發亦各同於所施也其  
 微則未生之時無習乎曰吾胎胞之內母而哺好其而見聞精妙皆  
 為化而形容氣志莫不陰受其傳聲即飲食之能與依附之愛非各  
 慣於在母時故有物類感生而山高水遠定在其親失形為溺溺  
 猶止聽感現其清虛易動者乎故有乳食成化而染以行氣二即焉  
 忘夫止以養入猶止善移就其以精妙攝權者乎六較物之有性亦

習來天地之氣習人父母之氣習于方始見氣已逐漸中物既  
 習化者矣  
 可歎聖人大道理為此小辨小說約心鬼心破壞聖人忠教之意  
 其此為愚孫其說非人自習康也乃天地父母生成如此習事  
 卓卓吾謂學龍湖有以于歐父兄者卓卓夫事於其子而此子  
 則千古未聞之乎今如此傳習隨他行辭焉娘盜妓乳偷做賊還  
 竟離天地父母生成無人何干此些些夫分之許而隨也不意  
 亦無事吾同道笑評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  
 也。習性善則善習性惡則惡習非技術學問也故有單可習  
 功若專以技術學問言而謂其功大則當云性相近習相一矣豈  
 許云遠哉及至說來又似有習而性失其故者然則其以技術學  
 問為習者乃正深惡技術學問而終以無善無惡為本體耳  
 性相近

性相近也 二力 其二

章世統

習能成性習之功矣夫萬物莫不本同而末異其所以異之故可  
 無思乎且夫知天之性也知人之性也者蓋天之性為者性也人  
 之性為者習也一人之性也習則性之以供物之用使之以習其  
 形天所與物之性則性之以通物之類使之習以合其性是以物類  
 莫不習焉成性也如鳥者氣之多少度數達相中而竟相能也氣  
 如是者性皆之陰陽剛柔沉為實而浮為雲也而固以異類者異  
 所以行其後備之權固以異類者同也以此其才智之則性之  
 說也然而性之自有者有域而其可以然者無窮可以然者特未定  
 者也又曰揚

也則石鼓之各其性往而趨之小者技藝之成攻而守不始於術大  
 者才德之萌而窮乎不相知情斯性也則和而與其多者且耳  
 耳乎又其性而人中之萬物起矣方其未習時性之與及其  
 習之皆性之所習以見人之所為與天況相類也  
 性之源頭尚未盡矣安得用教見之夫乎使後輩不得心詩書皆  
 自此等入起之文也  
 病狂也信程張朱子之說不肯去窮究其處皆所謂不然之性  
 氣質之性無氣質言之性都不曾分明焉得不胡亂為文字乎

性相近也 二力 其三

章世統

習人而所分而不可以不操習矣夫又盡等乎至於相去無異此  
 為之哉蓋有生以服皆人事所任也君子若品成德以與人不以  
 天自為功而無造於性化行於外矣天下之知與者性也造者  
 動於習者習也愛之情則性也恩義有能端哉意起有端是生禮樂  
 刑政恩愛自本中全體厚仁誼皆君子之天官之性則能用之理  
 雖影所用之功未若益帶論之天道曰開故山於天者皆剛性之物  
 之理也故不可以故者剛達也天道大全故出於天者亦全性之於  
 性無有缺焉而漸布漸參事也剛則天下之於事固全則天下之人

全貌學德傳何合何達然天之與人付以始不及其末其末則人操  
 之與以處不至於實其定則人用之獲從而往天道給人事故始矣聖  
 賢於是與其事焉至於起其功小則存其身其性多其數以  
 輔進德行大則有天下化教勸率廣其端以利導生民故習之為道  
 也漸也清也廉也習焉物以起新之來而不覺得焉物以去故之去  
 而不知有水火之功有陰陽之力矣而小者一身之中聖狂從以  
 萬者天地之間造就是以起習蓋可忽乎造變化者無時而不變  
 雖在造後尚立變化之地造物者每有物之有造雖世夫之身皆  
 就造也造而習成而性隨矣性遂不見乎又不然也習以異之

性相近

經 7—488



仁字全未照管。文字于  
若說。則仁字於外面說上。與先達則仁字。誠取五者之  
仁如何。其能行五者。於天下功夫如何。方得有文字。此直是解

子張問

下位

書

子張問仁

全其二

章世統

君子之所謂仁者。唯能為天下也。夫求之行。行而有其實矣。偏之天下而大其施矣。以真子張事也。且天下唯無仁人也。天下有仁人則天下之勢常聯何也。故欲有以合之也。道如不足。以通物者。則無為貴道矣。然則為仁者。其何如哉。夫數仁無仁。無仁則其氣獨存。則萬物受其歸。則夫為仁者。亦為之五者耳。為仁於五者。亦為之天下。平者欲思之。乾坤之德。使順求之。吾心亦以有其物。天地之道。履求之。吾身亦以有其德。若此者。亦存乎恭敬。信敬意。而仁其事。事不索之動。而求其靜。動乃真。物相求。則相鄰也。宋仁亦世其隆。書云又焉。一書

交物者耳。其功亦專責之。而無所求於物。然已乃割制其聚物。則已散也。夫仁下唯其能。則一者耳。一身之小。則於天下不足見也。而常與天下並持。感應之數。已當其一天下。亦止當其一天下之大。如吾身者。不可勝數也。而可使就吾一人之機。我已居全天下。并不得居偏。而無之則懷。終之則和。所欲必可。得所以為必可。成至若不侮。至於附眾。望於人任。至若有功。至若足以使人也。是豈無道以用之。而能若是哉。而所報之行。所作亦足以相明矣。而求之行。行亦足以相報矣。而與致至為仁中之全分。故之於後。故不仁之事。乃竟已與天下亦無為仁中之全分。得之於天下。而仁之事。始足也。然所謂天



君子義以為上

事世絕

中義之用而勇得所制矣。夫勇不過配義者耳。義不足以定之。而勇可有乎。且君子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其心。成大事而不驚其神者。望不以勇。然石獨不可有上勇之心。夫有上勇之心。則必張其統而不下之氣。而其勢將至。不可止。是必有道以御之。所以御勇者。必無勇焉。類也。而後可以相配。而無害於其勢。大與勇為準也。而後可以相制。而勇亦無害于天下。則豈非義哉。君子知其然也。故可無勇也。不可無義也。吾即無勇矣。而彼特之以道。漸之以理。使天下之所謂道。以行於天下。亦必可以有立而不廢。若不可無勇也。愈不可無義也。既已有勇矣。則必恃之以正論。之以大。依天地之正氣。以伸于天地。然後可以收行而不悖。是故神勇之用。而不敢恃其矯然險捷之氣。凡其氣之能勝力之能任。可名為勇者。君子皆名之為義。則不與勇以名者也。勇義之權。而獨行其直方光大之心。凡其行則不可使止。則不可使行。出於義之用者。即謂之義。夫勇之功。則并不與義。不與者。唯然故入而問心。惟乎於性與德之露出而問世。惟乎性與德。非之則皆以義為斷。而勇無與焉。

義字宜帳。蓋字餘分作兩字。今作二字。可轉轉才無礙。但有勇無義。義字宜帳。蓋字餘分作兩字。今作二字。可轉轉才無礙。但有勇無義。義字宜帳。蓋字餘分作兩字。今作二字。可轉轉才無礙。但有勇無義。

題前必舉勇字。入道後。能實謀義。以為上不悖。勇年而自然。國為焉。然此類真本領。絲毫得義字。才體用。出。非作。其文。若。因。

君子義

君子義

君子義

君子義

齊人用而散國之閒臣矣夫國有聖人鄰國之憂也此女樂之禍也  
來也止齊可以為諸侯之師齊世有三家亦惡性其  
臣外無大國之虞而內之慢者亦有前而思反之計當是時也孔子  
行在季孫三月不還亦既具歸來矣齊人謂為田將無伯則齊之  
為併也故為好者而以女樂來矣夫從其泰於公之故智也矣修  
公欲于我而由余存則齊公終不可以相道之女樂二八以亂其政  
則其謀是以由余來而成也此其哥鼓公之故智也矣故公欲  
廢而合之奇存則獻公終不可以動通之女樂六以焚其心而亂

其政是以言之奇行而廢止也不然故也玉帛以待來者此小之所  
以事大也而大國以來可謂無故乎抑底底能百得之以玉帛自有  
故事也而私棄陳禮庭可為致善乎已而安樂而不能用鄭有聖人  
則又害之既不俱與俱俱是其本也矣  
文甚幸社無千僇位起之責矣耳父子子  
首尾議論甚佳中間引註亦不為繁瑣筆陣殊古勁

道以全耶非末事也夫傾其安而與以可功之事者教之道也  
何以聖人之所無幾而責末學乎且若教者使人由其誠以盡其材  
教之者強則學之者亦不以強往而樂從以不違天始卒相成不可  
一之達也始卒相成不可違也故有也故有也故有也故有也故有也  
而析也清也清也清也清也清也清也清也清也清也清也清也清也  
若其粗視其深若其淺此由行過道而通天分後終在而通得氣也  
夫智過道者天下之所甚難也相至有級而能促其速其非漸其  
清也其非非虛與化也此由心前道而通後應已處本不道漸來也

夫心先通者人天下之所甚難也其事甚巨天威故於細分處之故  
俱而不情其事既巨天威則問道承所之事能防疎虞此設聖人可  
以然其本可知而平而可信天下也也學身有及有不及教者必知  
之今也不導其自性而前以從後之勢不作其自前而見難至之  
形謂之不恆不可  
智過道而道夫分心前道而道後應也夫說語與聖人下學上達  
光景絕不相照父子子  
若犯此說果然若下學上達人別是話頭非有始有卒之謂其為  
光景不相照也

通也人皆仰之

章世範

君子之德也。所以合天地日月也。夫通與史皆在天下。君子何心焉。且通與史皆於陰。而小者為大。漢者為深。古之君子。所以同日月之食者。惟以明用之也。人未嘗無過。不自有其過者。不以其無之相物也。而相物也。未嘗無過。不自辭其過。不自辭其過者。不以其與之相物也。而相物也。上焉者。道德之於深矣。常通也。於人以共其是非。而期以全其正大之心。故不以己之自知。而遂得於夫人之共知。夫馬者。志氣之間。壯矣。常格也。於高而輕。其失矣。故無所展。而無人之檢。故不察於此。而即不有打說。則若夫有不與明。重又方稿。一合。

聲之官場

反前

章世範

聲之所造之分。而聲者。淺矣。夫人品有所至。而淺深之形。目之。賜之。得舉。正以未竟於淺。而且德之。拾所以與品不相當者。非獨論者之過也。德之。固其所以自藏。而固已與品相。有以聲之人。當其以自。實而有餘。不足之數。相與差也。此官之役也。亦標形以接物。而可測。不可測之。間亦相與差也。此牆之況也。求之。於官。而賜與天子。有餘。不足之。實可相方。而得之。求之。於牆。而賜與天子。可測。不可測之情。亦可相方。而得之。且久官之有。所以掩惡。而觀美也。惡。其深。使。其。置。於。無。則。中。不。可。言。矣。善。人。惡。其。淺。使。其。著。於。有。城。則。無。以。為。重。又方稿。一合。

背真小中現大也。以此觀之。四書中更無小錯。又千予  
牆之高卑。只以喻難見易見。非以牆之高卑較聖賢分毫也。宗廟  
之美。百官之富。典章之好。都在宮裏分別。不問牆事。人於此題。  
無不以牆之尺寸。爭聖賢分量。皆誤也。惟其宮有不同。故牆有高  
卑之殊耳。只在宮牆二字說看。莫作提出宮字。再牆字拆說。其理  
始明。下文不浮其門等語俱淺。而對付武孫。何說其無知。無不  
顯然矣。

重人病

一、

一、有

不知命無  
子也

有所以爲君子者而達天要矣夫所謂君子者其自宇定矣然非必  
命之後何以幾于此乎且君子之學盡其人之所可爲而已故天之所  
爲者何與焉然必知其在天者而後可斷於人事之達吾觀古之君  
子以己之所爲與天道相爲依順此如命之固然後而奉之道也  
亦以己之所爲與天道相爲損益此則如命之所由然亮而不違天  
道也唯不知命者或泥人事天則數之所定皆謂人力所爲爲安  
親入事天較則道不日遠而己已無從可得如是而侮命也學不可  
說者之失可以將將提拔焉不可說得且違奪焉事違物之所不從

必思人世之所難甘行險微傳必是人矣遂命之要尤不可以望  
 矣越得之禍或相左焉非分之禍或遠達焉通天下之奇趣必獲  
 下之奇願從近以山止是人矣蓋天下惟是非之所利害之說當  
 往爭之阿如是或害則去耳如是非義利則從耳此由不知天之有  
 命與人道分者也然則雖有賢賢之術不足以窺其見矣天下惟  
 非之所利害之事亦往附之見可利附以遇焉見可害附以就焉  
 其由不知天之有命與人道分者也然則雖有強力之格不足以  
 衛其安矣如是而欲為君子其從何由哉是以守己之士同觀造物  
 而高而常以其事往而從天美知命而天之事必勝矣庶知造化之

猶思固己之事而延己蓋知命而人之事亦獲勝矣夫知命之  
人固安在乎將命者無主將命太重者無志以兩者亦皆微耳  
殷紂子孫無藏謀如以乃其大力合作也原許云是江都不能  
爭勝子謂謀坐賢道理漢傷尚未蒙及也又十寸  
深求者多入莊周翟墨邪路淺見則人落三命通會星平會海及  
表貴功受感應等邪魔諸家說知命大約不出此境求如是正當  
者鮮矣

大學之道

一節其一

章世琥

大學其全而大人之事務矣夫一理不至非儒者之望也然體用  
極之而學於是乎全正君子既已從事於學則不可不審其情之所  
存此之不審則往而不知所為上而不知所成亦泛泛焉而無所歸  
莫大焉者微特用之也也指其發之正公之貴四方之常皆將有當  
世之任者也士者沉潛之器也指其作之功其氣志雖其文章將以  
服致周之功者也然則當鮮由私之術非將守其微漫無先之遠非  
研發矣得公反之性命以為端焉依之高廣以遠大焉若夫仁義禮  
信廉節之理君子所以居業也體仁服義兼禮崇信以現於世者若  
子所以自昭也而此端以陰引我而使之陽章施以正趨於形而  
致之著故如是也學之入端亦已極矣矣如斯而已乎未也大學以  
利用也所謂明也德者亦得以有為也君子為人臣者所以學為人君  
學為人父者所以學為人父故彼俗之無正民之無良其誰之責哉士  
其宇宙之端必不以私夫之俗路諸人心不以私學之道要諸天反  
道易趨因皆以為崇者書也如斯而已乎亦未也士之自待也不傳  
其傳斯人也亦不謂明我不可以為聖賢不謂斯民不可以為  
聖賢是故禹湯可造猶富過而困唐虞之就堯舜可師而可造而猶  
義軒之業也遠於善之至是而居止焉如是而學之能事始畢耳

依三者以格業而師以明教也子以此學則道為有統而居身之也  
則持三者以為期而少而習焉後而安焉則道為有類而致學之功  
三欲有持焉格業持事之文既急之矣博學以爲助要以物多而可  
講而求則有在矣欲誦教之功亦非無端者也亦有于弱於編述  
息之業格業之功微奇以格情要以教習而理安乎力用有在矣彼  
紛紛之業亦非委頓者也彼大學之道不可不知也  
意境粗淺與題不肯何不洽氣混神以出之文字于  
亦非氣不澄神不凝且請先明理再理不明洽氣混神何益越澄  
越越差遠去

章夫不務

又

古文

大學之



大學之道 一節其二

章句

學取其大而聖賢之能事其矣夫以明德新民而要之至善聖賢優  
 有餘事哉且其學術既廣先王之政不明而治方術者各以一察自  
 好或偏故所利而事不用路或皆以成功而理不經遠此道所以隱  
 也若夫大學之道故之曰衛九州之樂石人不泯皆其所游此有親  
 前功之類蓋於斯用之以明且易之為而不泯此其所由然諸以  
 樂人之體其於斯是故志難生信及民而常有以自反功雖足以  
 我而常有以自進蓋夫必有當官治民之事而學則固已要矣此如  
 仁欲孝意知信廉讓之類被於躬而先其樣於世而善學者皆為明  
 德而人之所按不為則昧不立則晦君子以躬曾德以事焉之答于  
 神儀之分昭其度而昭其致獨之耳目之前示之謹而示之義於以  
 厲民之教始有幾以便而日起有功動民之政若所好在前而用之  
 不然而須索之嚴所不能遠漸磨以往潔齊相見也此則大學之所  
 期耳自古道德之不弘功業之不達皆苟且害之也苟可而止則有  
 弊矣而漸進正者矣善學者其初必有新志而其後必有新出學  
 其趨進由聖賢之為人何心遠哉五帝三王同吾師也而內而趨之  
 理相極分要其使有加損之地功有極數終不苛皆有餘遠也此  
 則大學之道之所期也其所以稱大者何以及民故大也如封己自

章句

大學

章句

大學之

私焉小矣以攝衛正故大也當德不務用一切焉小矣以足其量  
 故大也如薄故以自德薄少而自功亦小矣  
 全未細心老手何故革率如此公于子  
 如其文三洞傾次第當云在新民在明一德在止於至善矣秀才  
 胸中只見得做官做宦便足宜頭天大事可笑也

知止而後

節

章句

君子而欲得道則知止要矣。此道以正則其心以正。此君子之所  
以善御其明也。且廣勢而不止。亦學者之通患。此道之求。非道之  
所處也。過量之求。先非神明之所堪也。以不情之心。求不處之道。于  
以幾得。非得邪。聖君子于以本官合道之數。先言用心之方。寸若  
寸。能使有寬餘之地。精神第一。能使有信望之明。此其道莫若定。然  
則易行難定者。即心也。尤莫若靜。然而易動難靜者。即心也。尤莫若  
安。然而易搖難安者。即心也。如是。則因任之不可矣。更剛置之。猶不  
可。如是。而強持之。不能矣。更姑蘇之稱之。不能。善學者。在有所以止  
之。知夫道之在天。地者。無窮。在之能用者。有止。不可不為人理者。即  
非人理之所求也。知夫吾之能為者。無窮。吾之當為者。非有止。苟不  
切於日用者。非日用之所急也。今當睡而為地。當食而受之以其機  
虛室。從而多端。有者與之以其期。夫其後止。定。上下。生。安。而  
分寸之地。在矣。夫者。而得。發而清者。以理。抑致用之。此一矣。夫  
敬。而為。而精者。亦恒理也。然後分。而致。能。指其成。則妙觀。能  
盡其情。是為能處。而枉以幾得。無難耳。道莫病於此。有以求多。能  
無惑乎。精矣。精。而。有以守。少。能。無。察乎。故。不止。之。有。功。而。也。  
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也。此。行。功。則。然。亦。有。功。於。事。也。思。不。出。位。是

以有獲也。此道則然。

止字深不得。却亦淺不得。如此者。止乃所謂金匱也。何不細  
作一文乎。文于子  
原不淨。及不淨。此便是能。依于子作一篇。雖極細心。也。定。是  
有耳。所謂止者。即止。扣至。善也。雖至。善。非。止。字。深。不。是。淺。不。是。  
不深不淺。不是。

知止而

古之欲明

章世

古人之學能盡通其源而已矣夫志在天下而求端於物所為先者  
 矣古人豈嘗違事之勢哉且所謂大樂之道者其行欲者誠大而不  
 有道以反之也惟有道以相反故可反下其其能反者而無憂其  
 難為古之人欲明上德信天下而自志也夫此大勢何以待之物  
 眾情雖何以一足焉之所欲為者臣天下而中求之天下則其辭  
 而不能以相與將有藉而持致者乃為有其浸非之辭吾之行欲為  
 者在天下而樂其之天下則其事浸而不能使相從將有多作其前  
 諸乃為有非器厚之積通其道也也非人相御也將必藉于國

章又曰稿

以天下藉打家以取用而要之起事打身者節固如是也而選回  
 打固固家之制更待于修身之修者積固如是也道之有所先者  
 於此止乎末也如以節相立者身之中倘有節矣知以積功為  
 節修之卜亦倘有積益人以身心為用而身不為之示折耶  
 第為一致之候耳勉而能至孰是相待者苟細為之判判耶亦有微  
 分之功矣作而相植入孰非有侍者修身者使之正而正必正心正  
 心者使誠正而誠必誠意而和則開之者也致知則宜所以開之者  
 也士而外而漸之內自祖而漸之積之道也更溯之而積者復有本  
 打祖而者獲而待于外則格物人致知所有事乎夫使言本未使言

終始而分之位未足以盡物理相因之數本復有本始後有終  
 而後乃可以究事始相待之基而愈推則愈約矣愈約則愈見其  
 天下之大而委其原於至約以為天下之難而要其事故三易夫是  
 之謂有道

節字積字作眼前後兩截俱用之雖非正解却亦有理積者積有  
 求打粗內者復有待於外可謂名子艾千子  
 兩截頓折而下局法生動中胡部低紀律謹嚴然先民寧不作  
 此體者以其先使本身為本節也

章又曰稿

大

唐

古之欲

大學之道也。求端於身矣。夫以昭乎民。此字約統博之理也。通新也。  
 貴賤皆由之。蓋古者十五入大學。天子之子。以至民間之宦者。皆與  
 焉。其所以教之。無二道。祭之者。亦無二道。正格一而已。蓋是故明德  
 也。新民也。以其通乎上下者也。新民而本乎明德也。此亦其通乎上  
 下者也。是故格致誠正。合為先務之功。齊治均平。蓋為有待之化。如  
 所謂平天下者。天子之事業也。天下何以平。修身之修。致平本可知矣。  
 莫而何。獨此也。天下平而齊治。已在其前矣。此通乎在下者之事也。  
 如所謂齊家者。庶人之事業也。家何以齊。修身之修。致平本可知矣。  
 蓋入才務。又必。而何。獨此也。家已齊而治。平已獲其居矣。此通乎在上者之事也。然  
 則雖有建遠之化。亦猶家于天下。平其事。未嘗加廣也。所及者遠而  
 所化及者。於臣天之事。守無增焉。及其道亦無以加。於齊身之外。雖  
 止門庭之治。外已盡天下。於家。其事未嘗加狹也。所及者近而所  
 以及者。於天子之事。守無減焉。故其道亦不得開於修身之中。蓋家  
 國天下。古人但合之為人。則氣藹之名。無所統。而齊治均平。古人統  
 於此。則齊成之勢。亦無所辨。是以其事不得不同。而其學不待不  
 一也。當其時。學成於內。業隆於外。進而履勢大者。有四海之治。小者  
 亦有境內之修。進而屏處大者。有里巷之化。小者。亦有門戶之理。難

在徒步也。夫皆能為天下分治其民者。此通行也。

齊家。即新民也。故庶人與天子同本。中間有國有衆。地治邑者。不  
 稍說矣。時文竟有重有他之人。便不重。豈非皆以四字道理。蓋統  
 推說下。故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論理其實自庶人以至於天子。  
 天子新民。亦須從庶人齊家道理做起。故下文治亂結以所厚  
 正為齊家是末。始大同處。此文能提小。齊家說。正是其根。所言極  
 高。而千子僅以平要言之。粗且時矣。

大才務

夫感

壹是皆

程文淵

商王之德其心惕矣夫德存乎已耳而以令嚴之其類我為何如  
或曰古之訓德者自文而上則有湯文以性而湯以反要以湯  
休德之功則則德其反之者其用力愈深耳況在伊尹之訓太  
甲也其言湯也不言其德之而至於其功之所加亦非第言其  
功之所用而先及其心之所切曰損德天之明命夫豈楊於天之  
黃族夫第楊於靈寶儲其祖也湯履湯天之精而奉若者也湯其情  
天以自擊者幾情天以自擊儲二之也湯差一德天而飲承者也故  
微爾於靈寶之初德從命來會從天來夫國繼成相續其而此所清  
性中歷上總其與合者焉亦不作自性觀矣由是念之所切目亦  
命傳彼者耳而由之有睹情而入之亦有睹之安在也乎哉  
由是目之所性形亦觀之又果無所不有非命也無形非類也  
湯令於類命有典類俱彰者耳既情而入之即顯而出之又安  
形也乎哉得是心也欲之許以不得縱也不通聲色不殖貨財財

以是也。有是心也。念之所由。自以純也。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時以  
也。而伊尹稱之以訓太甲。則是以敬天訓也。而以爲此湯之修行也。  
大法祖訓也。而於明上德之旨。亦又合矣。  
入理。庭室而營。微無奢泰。使言亦無。無時。遊枝葉之  
懷。臨川文之最醇者也。

太甲曰

卷之六

太甲

訓周書

帝典曰克明峻德 其一

帝世統

學先格德。上古已有其傳矣。夫帝有其德者。乃帝典所稱且言之。此亦足以明其理之不易也。且道隆上世。取徵三王。未若二帝之遠也。乃自唐虞以來。千百餘年。而其言若相為響應者。聖賢而學者。自非一人。獨文未起。帝先在其前矣。此聖賢之學。自非一語。則德未作。典撰在其前矣。然以祀宗功之義。則亦祇有章穆和為哉。美耳。而史臣記載。猶未及格功也。而以德先之。引以官先卜之義。則取命官明。將為端委耳。而史臣記載。亦未及格事也。而以克明峻德先之。曰明矣。而天曰峻。明而獲為峻德也。克明之與高大。其類焉者矣。已致其意。又乃精。又年。揚訓而文。有以新。亦必有以悅也。則其德之所存者。則已上而達於天道。而通於命矣。曰明矣。而又曰克。而後為明也。其精神之與性命。其道焉者矣。已作其精神。而志與之相致。事與之相求也。則其德之所存者。亦必有以出其質。亦必有以助其詳。是故起之以光。被四象。猶未知其何以被也。然其定之所指。其被四表者。此德之峻之而至。而以光為被。則周明之所施也。又先之以格于上下。亦未知其何以格也。至是而如其肯之。所要矣。其格上下者。此德之峻之所極。而以光為格。則周明之所通也。然則帝王之事。可以知矣。顯所當顯。隱所當隱。昭所當昭。幽所當幽。將康濟之義。似顯德而

隱則惡太甲之昏。將昭德而塞違。帝典不及所隱。而固不得不言。所顯也。不及所塞。而固不得不言。所昭也。但一言。格明德為其耳。商周之書。治而嚴。唐虞之書。渾而大。如是而已。看其次第法度。非然後二比。是無中生有。誤可為坐受困縛者。聞便宜法門。

章大才稿

人易

帝典四

程盛山

明德之學有開先者矣夫載籍之可傳者自事典始而後端之辭即  
及明德夫非開天明之聖典且論事者微上古尊其從來之遠通  
有其舊者信矣夫愈遠則愈尊則微之而所稱未若微之庶虛卒以  
德言者古來之聖有加於克者歟非徒無加於克也豈復有與克並  
者哉高而絕從履端於太極之表變而已妙承體于造化之位至矣  
極矣無以名之矣豈非峻德也哉雖然天下之人所以尊克者以為  
德而有之也以馬生石有之石無已事竹其間然則命有功而石性無  
作先處空虛之地天獨行而人不參克為無能之人所舉克者皆舉

天夕陽

人委

天典今乃非舉克也而當時史臣之所載殊不爾也曰克明峻德爾  
已明之者克也明者克克之由今言之道心惟微克之所以為  
克也古來道德之祖則於斯而遠微之說即未著之說念之而克者  
也克特引其端於微耳致微者著三則明矣惟精惟一亦克之所以  
自傳也古來修道之教起於斯而事之有精即生其神理之類至者  
也克特微其肯於精耳專精者神三則明矣而明而克明則克明之  
聲也蓋明則無不明之聲也然則中黃為通理之區心不已而致于  
德先達有自他之端近不已而達於道所謂暢于四肢者以矣所謂  
光被四象者亦以矣而明德高類也明則亦高矣耳日不可得而聲

者皆故亦不可得而升也明與高一也明即其高矣去物累至重  
離物累已遠也斯則帝典所以稱峻德也哉其曰峻德崇成事也釋  
成事者殊其級故稱峻焉其曰克明求聖功也語聖功者著其事故  
稱明焉而克之為聖亦知非無所為而為之矣

格矣不師先泰而京而師六朝故語上俱有胭脂狐媚氣焉格哉  
惜哉此典妙題也當如何為大典辭乃以制詰迂語排偶款語  
入之父子

不論秦漢六朝典制制語且須辨析取舊本頭傳句明句如十二  
廟詩遺傳惟微不字配著字惟精惟一精字配神字則直謂之不

天夕陽

人委

通文理并謂之不識字可矣至以弄語需克曰且謂之不識字僅  
倫可矣

新氏之通古之人至矣夫人原無考且其民也見詩書所言不可  
 知其用心乎且新氏之說不見虛虛惟商周革命之際斯道變動  
 之會也斯岐之端見焉夫其承二季之餘然望維靡而不就上焉居  
 高揚揚以樹德使之德固風蕩而不靜下焉者承流委緒素效靡上  
 之風其來舊矣斯頌之化不足以傳之亦示之以教業以歲月不可  
 故其盤銘曰苟日新日新又日新變弱之治亦不足以致之非屬  
 為鼓舞起其衰地之氣不可故其書曰作新民雖然天運典人事共  
 繫也王者有權獨得事之氣數之間而及其所已極故其詩曰周雖  
 舊邦其命維新蓋惟是三說者而知古人之心也古之君子其自  
 待不齊其待民亦不齊蓋上之民以為天下之聖賢之域矣末之  
 俗以今言可登之序處之理而世之威嚴在欲以一人提其衡一  
 世之綱制直欲以萬世之治則則其發以公考之湯未區直于二季  
 僅有其端尚有遺焉者矣周書說經之詞三德十德之武蓋有唐虞  
 之前所未備者也周又有道焉者矣六德六藝之具可備勸從之典  
 蓋又有所以前所未備者也而以全動物舉大小大之事皆有可寓  
 其美於以敬政其匡待之情而以順成民雖從歡養之間皆有以寄  
 其教所以驅遠其僂僂之節蓋凡所以化民者無所不極也而無不

用也及其入之已深雖其間閣之下思婦游女猶能思德義以從  
 士夫之行雖其衰敗之後學士大夫猶且稱許道書而守先王之教  
 未說之效亦可稽矣

古人引詩引書皆由天理昭然顯而令解如此章說是一君子無  
 所不用其極非由商周時勢起見如斯家之撰也由前而唐虞何  
 常無自新之民工夫只一欽哉懋乃有從修可願四海同歸天  
 祿永終則自新作新之命皆在其中矣且未知大力作拜愛黃鳥  
 夢日文王猶彼淇澳教範題又當如何將時世生機論技藝次第  
 聖門協鑒可無詩備錄于夏二人以斯知作外証也

另具一虛圓活於靈妙胸襟耳又于  
 也以為自新之民斯命源流一事處不曾講完清瑤標到手但有  
 一副當後世功利作用在胸中倘若使來此處不分明縱其虛圓  
 活於靈妙胸襟說說劍羅利鬼國去也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

東世統

味得之所擬而古人也。學之深也。入於學之遠不與之相宜不  
可矣。此其切磋相磨之說也。且德要之止至善而格得之大學之  
明乎學之與德相磨而極耳。故學難言也。古之人亦未嘗實言之而  
實之。所以則如切如磋之味是已。其言如切也。則非切之謂言其切  
之所肯者也。其言如磋也。則非磋之謂言其磋之所肯者也。吾求其  
肯之而存乎其言。學之深者。心浮焉而不能實明。其理不能相  
磨。切磋者。道與物之相若也。吾矣致其而難行。物而吾亦至用其利  
焉。此亦其至要者也。學不若此而何。可以為學。吾學者心斷焉而不

人志

可臻。則與理不能相究。切且磋者。德之用於物也。亦再易矣。求其而  
幾行。物而或亦更有所以自用焉。其益精者也。學不若此而人何  
有言。學而先之以如切者。必有能也。凡求物之妙者。其始不可以遽  
用其深。德之如磋者。必有能也。凡求物之妙者。其功不可以一用而  
盡。學理以兩無形者相求。而吾就其無形者言之。則其辭莫可奪  
而致。兩字入耳。可見者。以其言止。學與理亦以兩無窮者相求。而  
致。就其無窮者而言。則其說不可單。而致。就其無窮者而言。則其說  
無窮。言知之者。必有不同。同者在也。以爲學之事之精。非盡若制器  
之以力求也。夫亦得象焉而已矣。凡言如之者。亦尚有不相及者在。

如以爲用器之攻苦。非爲學者之所深肯也。夫亦得意焉而已矣。而  
要之自可以見古人之學之深也。

切理會題。則然可據。亦出於微遠。如以作文。手與題洽。心與手洽。  
吾乃推服耳。又于子

學訓諄習討論。所以則行修也。縱何虛從前學。則者察免治。亦可  
統名曰學。文於以久清切。故其到發。似乎深遠。曲爲然皆落空去。

欲探微。摩磨句題。亦無甚不可。正其心手未嘗與題洽。而于子  
五推服之。何其法也。

人刀傷

人志

如切如

磨得

所以服民者威治要矣夫以我治民則雖民有為則易畏民志者此使民自為治之術也且君未有能保民之形者獨能保民之心愈隱愈自為用而上愈勝而用之其術得借以立本者也使無此者惟機心必破故者解與情相感也則下與上相賊也乃有不得宜其情於威者不濟宜者畏我也其畏我者我有以畏之也蓋凡物視而對而為心破機小人而我非君子夫亦還其類矣聞之說也若之何不上下其辭以舞也若彼為小人而我則君子大既遇其勝矣受之恩也若之何不敢心抑蓋而轉也以其遇正邪正相與明而生見之理存其中大且能無折乎因而借彼神明立我靈氣彼自為屈也而我權中矣且以我之正感彼之正而性相與感而雖天之令臨其中央且能無休乎因而即彼神明為我神明彼自為勝也而我勝彼矣畏則服上則悅上者生于畏上則無怨上則有德有德生于無怨上畏而父母天地之戴合一千此兵民一畏而我之德被政刑亦文滿矣其間與我入于彼者彼所不能知不能知而能受我所得故彼者彼亦不能覺不能覺而能給責知本此為知本幾志以本事移民之心以正民然事數以本或端我之事以易民之心此上所以不學而下所以不亦也

有尾

無如一節借以証本字耳大畏勿講太多知本講太少又于且不論講得多少先須講得是若是時多亦不可不是時多少總淺極其病只出好巧言樣矣巧便亂道矣

大畏民

靈文大稿

元

國朝

心不在焉

章世紀

章世紀

心有妙用不在者可以知事心之道矣夫以不在者可以知道故有

妙用萬物之通身之所以全也且心者合在不在以爲妙者也爲

物主故以時有在爲用唯爲衆物主故以實不在爲用因其不在

在之用因其所在人得不在之用故有取用不在則備其容寄之

以寄之不在者神靈於彼君子所以遠其有取于在則情所不在以

專之以絕意性彼而得一性此君子所以致用故在亦爲功不在亦

爲功者心也夫不在而空諸黑豈從天下絕然自忘其見聞覺知

與天下接者矣視而不見即天下何嘗有已也雖而不聞即天下何

嘗有已也

物之中而寄與之相離其心准應萬常當其一君子知之故一

但不知猶大然睡時時時不見不聞可操遺衆有不人不知代鳥

飛代鳥走天津橋上有蝴蝶時亦可操妙於不在其遺衆有不

天下之人而無聖聖經云吾大力也父子

勸克丁謹視之祖後立故無忌憚入經義亦秀才大乳之道也

心誠求之

者也

章世紀

明哲廉徐之群而慈可使衆明矣夫慈所至而情自通無他由巧矣

民與赤子宜兩道哉且治國之事澤於使衆弟慈母爲通術而通

慈於使衆差見難者則獨以其衆也夫以明境之大萬民之多其居

之遐也何以見之通也其居之僻也何以知之明也本相待之勢爲

君長之所從生而事務則不一君一長之易不然而書垂如

保赤子之文則何以稱焉凡慈於物則愛之甚愛之甚則求之誠後

虛屬物之衆然而不相違者其精神有不棲者之亦在一體之中然

而不相違者其精神有不全者也皆爲說機體物隨心度移一手後

而爲情婦乎身而生處則彼雖不言吾亦有心念之也獨念不

吾可從類見端緒而測之也赤子雖遠肌膚相切以不能言是亦遠

於千里而性能言何能自慕以不自慕是亦指於赤子身爲不求情

情不可得爲欲求情得不可得而於其所居而舍之於其所好

迎而與之皆易事也故慈非易也慈生而愛有至身有所忘古之

人嘗以犯天下之大忌慈非難也慈生而愛有至身有所忘古之

人嘗以與天下之大忌慈非難也慈生而愛有至身有所忘古之

之權權不周則使人代之凡皆心誠求之之說也然而說與法立事

周詳全周備切合而得斯端凡皆中之說也而中起於誠一



財待上而安如是而用道之少強者勢隱也而王權之可加  
 形無財之處皆可為財難費財之處皆可為財如是而用道之可固  
 之以大者勢大也以其有可以得之理故終道焉又有正大無私  
 之體故稱大焉而於國有富厚之實於身又有勤儉之名則又求道  
 之既有富厚之實又滋生仁義之事則又求道之故曰生財有大道  
 中而不廢之論不待以一二近于書語廢之故爾  
 立體既大益義復顯傷胡秀藏皆以經理相副的真管子文字故  
 大力之吏為偽子者非但未夢見管子正未望見大力門戶耳  
 亦足 然亦不難實作上 亦足 然亦不難實作上

所見富強而又確實行文一氣轉變相生不窮相迎不測中四腹  
 尤奇矯集中有數文字

財有

伐木之家

章世純

臣有失理之責者其於義愈重矣夫而伐木之家明有責於輔貳之  
 越也是非可私利者也且天地之財計本要則足矣而民有不足  
 則利有虧并也足以君子不義利而宜物富馬乘之所以不察於  
 縣也而況伐木之家乎是其君所與共理陰陽也太陽之在地地  
 火之於木也伏而人則藏於地中而人在下而木則行於人則  
 通而在上陰者陽之濟也水者至陰之氣也是故性其在下則以水  
 從之性其在上則以火從之也此其理也而王時行之義勿論  
 則參之其間王與諸侯則調制陰陽之也此其理也而王時行之  
 上卿大夫皆行之在下卿大夫則調制陰陽之也此其理也而王  
 也除陽者民之生主也陰陽之生主也其則伐木之家而顧名以愚  
 者知也其有民之責焉爾猶將藉於陰陽以奉民之生而凡所以厚  
 民之生者將何不用矣知己有利之責焉爾將藉於陰陽以厚物  
 之利而凡所以厚物之富者亦何不用矣乎為民則不以奉身  
 為事乎利則不以擅利也不奉身不擅利則必有為以自明  
 通篇止得顧名以愚義者二比作辭題正論平餘語閑話提是太  
 力要機付一篇歲水說且如此便可變理陰陽以應宰相顧用更

人矣。者生腐。與題何涉。父子  
 文。皆盡之矣。此不通是卿大夫之家。之。屬。澤。名。色。耳。於。水。則。解。盡  
 義。即。顧。名。思。義。亦。小。題。花。草。法。也。須。借。燕。綴。擊。動。下。与。為。清。况。可  
 示。構。水。義。乎。

伐水之



天命之謂性

中庸格性以其從來者名之焉夫不知性則不能以善性所謂而性之初分不亦窮乎且性者生之謂也人之所謂所格授其本蓋出於天夫以盛觀物萬物無不謂化獨化者無轉而然者也有物自造豈有使之者哉以格觀物萬物無不乘化乘化者有待而然者也道生天人生人豈有能離之者哉有生之族小者從大而轉五行說神明打上下陰陽剛柔之質或乎其間矣不然者非類化之理也一身之內情者從粗主長收發實數其精而仁義禮智

之在乎人者與相發法矣不然無相受之能也夫仁義禮智皆乎陰陽剛柔陰陽剛柔皆乎五行四時然則天之與人處乎其外而當為

主乎內人之所為乃天之所為耳亦定乎其始而當乎其終終

際世不相去終世不自由也由此言之人性固已自然聖人又何事

命字未清幾蓋既認陰陽五行為命是以認氣質為性既認氣質

為性則口味色耳聲皆是無待而然聖人又何事焉然則大力

但知孟子所謂性也而不知孟子所謂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樂

一者格觀萬物而得其理之文于子

氣質未嘗不秉性然非性之主也孟子曰之性味章典程張朱

發明理義之說詳矣此非孟程張朱之言孔子思之言也今遂一絲不信以信主之謂性作用是性能視聽言動的道前便是性三句是真宗旨所謂本領不是一絲差却下面縱有一句半句湊合近似這與這處道理不相入也

天命之

事大為精

一層

程文淵

修通之謂教

事世紀

有聖人有教而通之事始全矣。夫天非人不成，不有聖人之修通，亦何以成天下利？且通之原在性，天之所以與教者，人也。人雖天之子，而使人與人與，功若似存，然天之亦安所寄於人或古之聖人其治天下也，使天下無馳騁之難，而亦不全與以自然之易，使天下有馳騁之難，則人將以道為非哉？將得與也？自棄於外而不可道，使全與以自然，則人將以人之所為舉皆道也，則任自縱而止，則不可止，天下苟有自棄而不進，決裂而不自止者，則皆不

於有聖人之所權也。若果示以率性之使，而亦不廢乎修通之功，曰性固通矣，而中猶有要作也，乃始定之，中者，為性裁其太過而引其不至，而亦猶有性之外矣。且率性皆道也，通之理亦不當若夫多與也，自始則其庸者以陽常誠以同其而具其獨得而別異者皆得而依之乎？使天下之人既皆不失乎自然之意，知性之原自可率也，可以操乎其性，以至乎其道而不仁義之美，禮樂之為，皆皆有以自足，而又有其用其馳騁之為，和神之不可必恃也。故雖在道之中，不忘求合於道之勉，而聰明之才，強弱之力，人俱有所以教之，夫是之謂教。而天與人始行教，聖人者，全天之事，畢天之功者也。且夫天道有反，聖人猶且修之，況於人乎？若夫今世之可

謂道者皆聖人之所教者耳

文特明說說教無離環說之弊。然通篇只講聖人所以修通之技，而之謂教三字，竟以行文氣勢掩之，頗失莊重之則矣。又千子以為氣實有偏盛制久，使不能究以理之固有，故聖人為之品節而裁成之，不則天分或幾乎息，而道不行於天地之間，故聖人不待不然者，不從人欲有功於天，而為以多事也。勉強自然，亦皆本乎天理，聖人亦有不待不然者，非聖人能與也。而易之難，惟吾作焉也。他處見得真性以外，一切是假，故毫無親切之義，正是不講聖人所以修通之故，而徒為離環說教耳。

卷之三

月

修通之



遇有所謂中者。即性之發而名也。夫善惡未舉。偏舉之。而無中也。而  
 中存乎其間。但無善而為善。且夫道善善。中亦具全于中。是中也。  
 以為天之所以分造化。而造化人心。固已具足乎。夫天有開發收斂。  
 人有喜怒哀樂。四者相生亦相奪也。有未發為性。其未發。既相與  
 之端。於其未發。而無相奪之迹。乃謂國家之念。不盡統也。而性從之。見  
 則周旋而動。性為安。性斯時也。得其常心。而道行。誠實。人皆天。備  
 有相通之脈。視聽言動之安。自為行也。而道順之盛。則固不加作。物  
 樂。斯時也。與世大同。而各止其兩。我與萬物。亦皆有相忘之機。蓋  
 善惡表裏。

離事而立。則過與不及。不歸至乎其間。心行則而則妙存。無以  
 待乎。有則於其陽。又兼色。其陰。理。以而足也。是不謂之中。而謂  
 之何。蓋下。不今。行本。食。理。亦。有。然。而。行本。食。有。明矣。  
 夫。於。中。中。有。成。性。理。未。使。無。成。性。理。大。則。發。必。不。能。中。節。  
 發。不。中。節。而。當。其。未。發。中。也。如。人。之。有。於。當。其。未。發。中。節。  
 可以。謂。之。中。乎。且。未。發。性。也。非。時。也。如。以。時。則。人。有。未。發。之。時。乎。  
 惟。有。存。性。理。然。於。中。亦。有。善。惡。其。大。力。理。未。發。作。時。以。有。得。道。  
 其。謂。不。盡。統。之。說。乎。父。子。子。  
 于。子。項。主。要。根。成。性。理。來。故。其。言。如。此。若。必。傳。成。性。理。而。後。

有中。則。亦。得。必。待。修。道。後。而。有。天。分。之。性。乎。蓋。者。病。也。不。可。以。解。  
 未。未。感。病。之。中。和。也。如。其。言。病。之。病。必。待。服。藥。而。除。病。除。病。後。  
 病。有。其。中。和。是。已。然。則。不。病。之。病。必。待。服。藥。而。除。病。除。病。後。  
 其。說。之。不。得。非。而。知。不。足。以。評。以。文。之。是。非。也。第。以。文。所。言。未。  
 終。乃。詳。家。前。後。除。斷。為。累。森。羅。空。間。無。外。盡。而。所。說。大。珠。靜。月。之。  
 見。非。俗。人。平。旦。覺。覺。得。然。無。知。之。家。耳。非。中。庸。所。謂。未。發。之。中。也。  
 學者。於。此。細。體。會。之。可。得。

善惡表

天地位焉 二句

華世批

子功化之大。或控其性而已。夫中和藏于其心。而大用又控天地。萬物理數使然。非有其也。凡人之所為。可以無所不至。其所作事。處而為氣。能與天地之氣相益損。故君子務學其中。和以達之。天天下雖清虛。者易相挽動。天地之氣。非將清虛也。天下相連者。可以相復入。處天地之中。非特相連也。天地有二。中以處之。夏有二。中以處之。春秋以其所以行變化。以成萬物者也。聖人修其中。以輔天地之德。其所以輔天地之和。同道易以相居。而兩合足以相益。天地之氣。所以濟正其體性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天地之氣。則萬物之

受之。是故五行有珍。則害氣偏行矣。雖萬物者。則有不肖。然盛者。毛豕不肖。以偏氣使然也。聖人在上。五方之氣。兩不相多。遠而射物者。也。四時有差。則功不相終矣。春道不正。萬物不生。秋道不正。萬物不成。此不一之氣使然也。聖人在上。四時之氣。先後相應。齊而為功者也。觀大萬物。若各正其命。則豈非天地得職之效哉。諸家莫大乎天地。人以其氣迎而感之。自小便大。則道之上通也。蓋天地之間。者惟萬物。天地以其氣見而育之。自大達小。則道之所以下達也。而

其成天地者。及萬物。則全賴為君子之功矣。

字批

天地位句。信不及。只有萬物有運好。得人功。作是。只在達上。而此。作是。只說氣。只說萬物。有使是天地。位。有萬物。只說與萬物。感。位。天地。只說與萬物。感。今。秀才淺陋至此。只坐以理學。為迂腐。不去。理會。故耳。

天地位

華世批

君子之道  
中庸曰 韋世範下

君子之道而自道者始矣夫道之用實君子亦達其所為者諸君  
夫婦也則宜自夫婦止成且道禮物為則則物俱備非有諸君  
不物各據自體以為王於是遠近分端委則矣夫降命而生物  
自天言者於陽為諸物以養人人性流而生事自人言者家處  
以為法而間以為妻也達於身者為達君子期為收效之地近控  
身者格為近君子期為達事之國夫婦日用之事所為者五穀也而  
遠之所在豈可得數也倘隨以為義者聖神不能歸其事而好義  
之所用固皆用之也夫婦日用之事所為者五穀也而道之所  
宜可為易也此所以為教者要亦且受其功而戒懼慎獨之所持

亦皆皆之也蓋人苟明於家庭則性之切切焉率性之道固於其真  
切者先引之也其愛之易為仁其宜之易為義也事苟在日前則勿  
亦皆皆為見功之多固於其可積者崇崇之也其德目也備其教  
也夫也夫既進於則諸行引于欲與知與能者君子之力既可  
致之而無不肖則事即不知不能者君子人持諸於道之力以  
致之而無不肖則事即不知不能者君子人持諸於道之力以  
致之而無不肖則事即不知不能者君子人持諸於道之力以

如此方是君子進焉時文斯講成有天地斯有萬物有男女耳可

夫文之要圖後辨人不待言又于子

有精刻不朽處有僅語于書可則處須分別觀之張而  
詳者亦聖賢論道便有責成人功處遠端二字當以以為正勝  
也講起道便說君子之道惟道不責成人功第說話各有其第  
第本有本言不盡章句句要說簡盡也君子之道實而隱微  
君子如何善費之德之耶則崇本言言道不可離自明  
之功也先言下其言第言言做功夫處而道之不可離自明  
之功也先言下其言第言言做功夫處而道之不可離自明  
之功也先言下其言第言言做功夫處而道之不可離自明

君子之

父母其間若手

華世範

君子之可以順親者亦有其自矣夫一家之內和詩為詩者也。不能  
 其家人而欲父之悅也。豈可得哉。且道不獨蓋有詩而全。故清之  
 於此而後可以收之。故蓋相受而不可違之說也。雅家以內亦有  
 之。并以詩言推之。而可知矣。夫兄兄弟而不自兄弟止也。此詩言之  
 辭已及也。然樂妻妾而不自妻妾止也。此詩言之。所未盡也。夫可  
 同是可以知其父母之問矣。蓋兄弟居之有也。亦父母亦也。妻妾  
 之有也。亦父母有也。如其逆也。則戾氣所積。父母止與。果其和也。  
 則順氣所積。父母亦與焉。一家之內。皆父母行情之地也。其念之  
 也。深矣。其計之也。周矣。我焉其恩。即非為父母行其慈。父母之情有  
 代而為之施者。也。宜可以無憾矣。一家之內。又皆父母行情之地也。  
 欲與分於飲焉。咸與分於威焉。我欲其誼。即非與兄弟妻子咸其孝  
 則空無特。有公而受其妻者。也。宜可以攸儀之其始也。以孝于父母  
 而後及于兄弟妻子親之。所孝子不敢薄。廢孝之義也。是其自上而  
 達下者也。從是而往。愛其親者不敢忽于八。故其親者不敢侮于人。  
 則皆推是義而極之者也。此君子之所以為用孝之至其繼也。以宜  
 其兄弟妻子而後及于父母。得其歡心以養其親。不獨孝之義也。是  
 其自下而達上者也。從是而往。天子之孝與天下樂之德。候之孝與

境內樂之。又皆推是義而大之者也。此君子所以為孝之能而詩  
 僅言兄弟妻子耳。則不盡其詳也。敬其端而敬言之者也。至夫子而  
 盡其辭也。則探其肯而竟言之者也。而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義。亦  
 各見其間矣。

不棘不說。則白端夫。可以武職矣。父子  
 詩原以說妻子以及兄弟。以及室家。但在下面推說。夫子忽然移  
 到上面。正格不排順父母。而下而工夫。足自然到了上面。註中  
 族謂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也。今從要順父母。推出既自  
 也。與其神聖。經極刻切。越見法澤。况復成開話乎。

父母其



體物而不可道

章世統

體其體物見鬼神之神矣夫鬼神以靈使而靈即無不入也無不通也非其至德與此斯止鬼神通天下有形無形天下所以謂鬼神也而鬼神自不容其為有人非徒有者止有鬼神則有鬼神之才性好惡善惡而容有鬼神即有鬼神之職司恒陰陽而治陰陽各有兩圖之體微謀未發也鬼神其已知之矣有吾體中每一體而覺其時而終不能以自知者通鬼神之知天下人各有兩感之德微多無極也鬼神人偏存天下體中與天下人一體而各俱時而至不能以

湯梅光

體其體物見鬼神之神矣夫鬼神以靈使而靈即無不入也無不通也非其至德與此斯止鬼神通天下有形無形天下所以謂鬼神也而鬼神自不容其為有人非徒有者止有鬼神則有鬼神之才性好惡善惡而容有鬼神即有鬼神之職司恒陰陽而治陰陽各有兩圖之體微謀未發也鬼神其已知之矣有吾體中每一體而覺其時而終不能以自知者通鬼神之知天下人各有兩感之德微多無極也鬼神人偏存天下體中與天下人一體而各俱時而至不能以

體其體物見鬼神之神矣夫鬼神以靈使而靈即無不入也無不通也非其至德與此斯止鬼神通天下有形無形天下所以謂鬼神也而鬼神自不容其為有人非徒有者止有鬼神則有鬼神之才性好惡善惡而容有鬼神即有鬼神之職司恒陰陽而治陰陽各有兩圖之體微謀未發也鬼神其已知之矣有吾體中每一體而覺其時而終不能以自知者通鬼神之知天下人各有兩感之德微多無極也鬼神人偏存天下體中與天下人一體而各俱時而至不能以

體其體物見鬼神之神矣夫鬼神以靈使而靈即無不入也無不通也非其至德與此斯止鬼神通天下有形無形天下所以謂鬼神也而鬼神自不容其為有人非徒有者止有鬼神則有鬼神之才性好惡善惡而容有鬼神即有鬼神之職司恒陰陽而治陰陽各有兩圖之體微謀未發也鬼神其已知之矣有吾體中每一體而覺其時而終不能以自知者通鬼神之知天下人各有兩感之德微多無極也鬼神人偏存天下體中與天下人一體而各俱時而至不能以

體其體物見鬼神之神矣夫鬼神以靈使而靈即無不入也無不通也非其至德與此斯止鬼神通天下有形無形天下所以謂鬼神也而鬼神自不容其為有人非徒有者止有鬼神則有鬼神之才性好惡善惡而容有鬼神即有鬼神之職司恒陰陽而治陰陽各有兩圖之體微謀未發也鬼神其已知之矣有吾體中每一體而覺其時而終不能以自知者通鬼神之知天下人各有兩感之德微多無極也鬼神人偏存天下體中與天下人一體而各俱時而至不能以

體其體物見鬼神之神矣夫鬼神以靈使而靈即無不入也無不通也非其至德與此斯止鬼神通天下有形無形天下所以謂鬼神也而鬼神自不容其為有人非徒有者止有鬼神則有鬼神之才性好惡善惡而容有鬼神即有鬼神之職司恒陰陽而治陰陽各有兩圖之體微謀未發也鬼神其已知之矣有吾體中每一體而覺其時而終不能以自知者通鬼神之知天下人各有兩感之德微多無極也鬼神人偏存天下體中與天下人一體而各俱時而至不能以

體其體物見鬼神之神矣夫鬼神以靈使而靈即無不入也無不通也非其至德與此斯止鬼神通天下有形無形天下所以謂鬼神也而鬼神自不容其為有人非徒有者止有鬼神則有鬼神之才性好惡善惡而容有鬼神即有鬼神之職司恒陰陽而治陰陽各有兩圖之體微謀未發也鬼神其已知之矣有吾體中每一體而覺其時而終不能以自知者通鬼神之知天下人各有兩感之德微多無極也鬼神人偏存天下體中與天下人一體而各俱時而至不能以

體其體物見鬼神之神矣夫鬼神以靈使而靈即無不入也無不通也非其至德與此斯止鬼神通天下有形無形天下所以謂鬼神也而鬼神自不容其為有人非徒有者止有鬼神則有鬼神之才性好惡善惡而容有鬼神即有鬼神之職司恒陰陽而治陰陽各有兩圖之體微謀未發也鬼神其已知之矣有吾體中每一體而覺其時而終不能以自知者通鬼神之知天下人各有兩感之德微多無極也鬼神人偏存天下體中與天下人一體而各俱時而至不能以

體其體物見鬼神之神矣夫鬼神以靈使而靈即無不入也無不通也非其至德與此斯止鬼神通天下有形無形天下所以謂鬼神也而鬼神自不容其為有人非徒有者止有鬼神則有鬼神之才性好惡善惡而容有鬼神即有鬼神之職司恒陰陽而治陰陽各有兩圖之體微謀未發也鬼神其已知之矣有吾體中每一體而覺其時而終不能以自知者通鬼神之知天下人各有兩感之德微多無極也鬼神人偏存天下體中與天下人一體而各俱時而至不能以

體其體物見鬼神之神矣夫鬼神以靈使而靈即無不入也無不通也非其至德與此斯止鬼神通天下有形無形天下所以謂鬼神也而鬼神自不容其為有人非徒有者止有鬼神則有鬼神之才性好惡善惡而容有鬼神即有鬼神之職司恒陰陽而治陰陽各有兩圖之體微謀未發也鬼神其已知之矣有吾體中每一體而覺其時而終不能以自知者通鬼神之知天下人各有兩感之德微多無極也鬼神人偏存天下體中與天下人一體而各俱時而至不能以

體其體物見鬼神之神矣夫鬼神以靈使而靈即無不入也無不通也非其至德與此斯止鬼神通天下有形無形天下所以謂鬼神也而鬼神自不容其為有人非徒有者止有鬼神則有鬼神之才性好惡善惡而容有鬼神即有鬼神之職司恒陰陽而治陰陽各有兩圖之體微謀未發也鬼神其已知之矣有吾體中每一體而覺其時而終不能以自知者通鬼神之知天下人各有兩感之德微多無極也鬼神人偏存天下體中與天下人一體而各俱時而至不能以

章世統

周成文武之德周道之俗則元聖之功也夫文王之事武王周傳之矣周公獲麟其所未竟道之所以大非乎而文武周公無憾矣且一代之事父子兄弟之明和一人之身諸人所未為常侍後之人猶而終之時與事通相為成也武王既殂道在周公引八臣之分亦可要達時柄乎無無乎子與臣之義不自力於可大而有苟自菲薄之心則志不足也即兼乎制與字之辭或不能於艱重而以新嚴前人之達則道不足也志公志公有為多諸於前王而道可自據猶欲用其未盡夫仁孝事先王所自有雖其自有可崇慶也惟盛者道取美俗務高者施

湯梅光

取避諱期於無而不嫌以編鼎明上下之意已矣使我周先王之功可以繁盛夏商而我周先王之德亦以掩亮焉時是則周公之心也制作之下其王所未有雖其未有可蓋起也創首創蓋之可以更設更設之期於有以見其以明訓化之深恩已矣使我先王之不為得以全于順而我今日之有為得以垂于後是則周公之心也改其為之也曰我之為而為之以為先王之為而為之也事有所祭之而後重祭之文或則無專已之德將今天下之人既嚴其所出亦大其所為周自附于尊不制小事卑不其大功之或為其成之也亦曰己之能而成之也以為先王之能而成之也功有所歸之也為

也。不若此之父子相親也。

安時之文。武則有不忠之患。將令先世之德。生亦有虧。又使亦有虧。

及用自附。不謂父財。存義。長老之義。大功。私矣。故之以。後。聖人。

所以為其道德。其後。聖人所以為其精。遂使一代之道。通。

一教。世而以。為首。尾。者。也。

俾論。開天。所不。必。當。厚。公。心。事。亦。簡。絲。牛。毛。矣。如。此。作。文。方。

是。讀書。人。又。一。下。

成。文。武。之。德。從。夫。子。道。論。非。同。公。當。時。以。此。在。說。也。通。章。言。文。

武。則。公。能。盡。中。庸。之。道。此。節。亦。指。同。公。之。事。周。公。當。時。只。盡。其。道。

之。所。當。為。上。文。武。之。所。不。及。為。故。曰。成。文。武。之。德。若。謂。同。公。以。之。

樂。大。力。揚。 十月。 歸。功。文。武。借。名。見。尊。己。之。嫌。使。是。私。心。作。用。其。復。成。聖。人。豈。可。謂。

雲。中。庸。之。道。哉。以。此。端。厚。公。心。事。不。啻。天。淵。之。隔。矣。恐。其。請。有。

人。作。父。父。未。必。顯。

周公成

道。王。大。王。王。王。 聖。世。統。

道。王。之。典。仁。之。至。義。之。貴。也。大。若。子。念。始。之。者。也。子。孫。王。矣。而。父。與。

祖。無。加。德。焉。於。心。也。聖。人。之。治。天。下。必。自。尊。親。始。矣。上。始。親。

尊。上。之。大。也。自。上。有。其。大。而。故。始。可。立。於。天。下。以。同。公。之。所。以。有。

道。王。也。道。王。者。身。本。非。大。而。自。後。人。加。之。也。聖。親。禮。尊。臣。子。無。爵。而。

父。之。大。則。子。而。爵。其。父。陳。而。爵。其。祖。皆。嫌。乎。子。已。以。報。而。使。其。父。與。

祖。俱。受。子。孫。之。法。深。觀。禮。意。若。父。亦。無。以。平。臨。葬。之。義。故。死。者。可。以。

祭。天。以。報。之。則。道。者。亦。可。稱。天。以。葬。之。皆。嫌。於。以。天。道。行。事。而。使。其。

與。祖。俱。全。於。尊。之。分。雖。然。王。尊。歷。而。非。又。太。王。尊。義。不。為。也。穆。

乎。大。親。者。以。三。為。一。由。彌。以。親。祖。以。其。尊。降。也。以。五。為。一。由。祖。以。

知。尊。為。其。漸。殺。也。周。之。王。者。自。太。王。始。而。其。則。禮。作。樂。自。成。王。始。

如。以。成。王。為。義。者。則。由。武。以。至。太。而。致。降。之。道。盡。矣。自。是。而。上。則。以。

從。上。殺。之。也。如。以。太。王。為。義。則。由。太。以。至。季。康。而。致。降。之。道。盡。矣。自。是。而。上。則。以。

聖。世。統。





子以為天常也。即其私愛可以立慈。可以立義。故聖人周而適之以

勸立天地之功。而適之為孝焉耳。

矣。而實大力初年使如此。父子  
止矣。父子夫婦兄弟生他。不謂便違道。則人與禽獸無別。聖人  
亦無事成能其則。安得謂之違道。終有父子便有親。有夫婦便有  
別。有兄弟便有序。故曰道若六以六件東西。是道則所謂親別序  
又是聖人加造。以服諸經。素天下者耶。易矣。其部倍也。而千子且  
以矣。顯而實不知此何實也。

貴本支稱

以春

貴文則

父子也

及其知之一也

華世說

其有月時而人不可自變矣。夫知與不知。則有分。同知而不知。而人  
知。其下之則乎。且知也者。天下之達德也。達則夫人而有之矣。是故  
其其一而不分。有以知其達也。其分而備一。愈可以知其達也。今  
夫聖人固知之人。其與生知者。可同日語哉。自其資言之。故與鈍  
已有分矣。自其求知之功言之。勢與遠亦人有分矣。然論其不知  
也。及其不知之求。且有二乎。我果且無二乎。聖人之所起。本乎其心  
心之空。固無有。所止也。能其神聖。豈能過得之心哉。而神聖之所  
過。無所。能之。所不得。不及。迨夫應。雖久而天光發焉。則亦同此  
神明之德而已矣。知之所效。存乎其道。而道之分。則又有所止也。雖  
其神聖。又豈能越。逾此道哉。而神聖之所不可越。即凡眾之所皆可  
越。予。指。索。通。而。條。理。通。焉。則。亦。同。此。字。則。之。容。而。已。矣。如。曰。生。知  
之。知。從。內。起。而。學。知。者。固。知。者。其。知。亦。未。始。從。外。附。也。蓋。借。喻。於  
外。而。知。原。非。外。所。得。子。精。考。者。亦。未。始。從。其。故。已。矣。則。明。時。不。昧。而  
內外之際。傷不昧也。如曰生知之知。則道。悲。於。而。學。知。者。固。知。者。其  
知。亦。未。始。從。外。附。也。蓋。借。喻。於。外。而。知。原。非。外。所。得。子。精。考。者。亦。未  
應。心。而。辨。已。矣。則。昭。昧。不。要。而。達。達。之。際。亦。仍。不。異。也。蓋。君子之言  
知也。據其終。不據其始。其求知也。以權衡。予。不。以。權。予。天。而。又。現。天

之與人者。原無所分。而始亦未嘗不介乎。  
 純淨無一絲不介心與文。與題相始互現。如青光映。光中有容。  
 此大力純精特也。艾子  
 都從及其二字。通出靈境。如禹鑿與斯十八空明。無毫末無魚能。  
 通其精狀。

及其知

書本

鮮社之禮 二句

章世純

聖人在上而禮行於天地矣。夫聖人之禮。無不加也。上至指天而下  
 至指地。斯其所以為隆乎。且聖人也。莫尊於行禮。聖人之禮。其隆  
 於祭也。宗廟周幣。猶人祀也。而其極則并至於天地。是故迎最日之  
 至。則有郊。被袞戴冕。掃地不行事。是矣。五其餘氣之主。則有社。南鄉  
 於北。始日以行事。是矣。斯二者。非地也。則聖人之於上帝。從事也。  
 蓋天道常遠。聖人戴之。猶其宗祖。人戴之。為萬物之母。然其故。歸化於地。  
 以繫禮焉。地道博。聖人順之。以為萬物之母。然其故。歸化於地。  
 於地。親之。帝以祭禮。接焉。王新。要太。而禮。尊上。與天為提。下與地為  
 提。所以言通者。深矣。夫五祀。通於庶人。名山。大川。得配於公侯。亦皆  
 以為有屬於已。而祭之事。上帝者。亦若是而已。其王者。所以明所屬  
 之大也。聖人有功。而必報。取法於天。取財於地。所以藉力者。居矣。夫  
 迎饒為食。而農。迎蓂為食。而田。取。而。以。為。有。功。於。人。而。祭。之。事。上。帝。  
 者。若。是。而。已。矣。聖。人。所。以。著。崇。功。之。教。也。人。本。乎。地。物。本。乎。天。畫  
 天下之物。無不敬。敬於天者。而以為不敢當。與為禮也。而為天下  
 主。者。以一人代其事。聖主中。當。圖。主。於。社。為。天。下。之。人。無。不。當。謝。德。  
 於地者。而以為不神。靈。嘉。也。而為萬民。主。者。以。禮。建。德。其。文。斯。其。為  
 典也。重矣。其為道也。暗矣。不可以常祀。觀乎哉。

明乎不文乎亦高者上帝二字不分析生雙協正見作家。五端以為此止卻只往便是餘地。朱子註之云矣。此獨以為有北字。終方渾渾惟天子將行。故以配郊為至重之禮。然看下面神嘗對。樂著乃四時之祭。通皆諸侯。亦不獨天子行者。恐只是社祭。但天子之禮不同耳。有若皆用牲于郊。注于斯已。自明止郊之祭于南者。春秋無可據者。

修身則道立

之君其身無缺也夫君身不自為身也民之視彼在焉如之何  
 可不憐乎且聖人之治天下不必盡以我治之也蓋亦有成無為焉  
 民自取治者無以使之而有以示之也吾於是知修身之為要矣天  
 帝王之主未嘗不以執物範民則善世周王治之隆然帝王之主亦  
 未能遽以執物範民則善則乃接駁之本務其身之不修天下亦無  
 知道之為道者而道不以之仆乎苟其身之既修天下又豈不知道  
 之為道者而道不以之立乎道之妙形迹之所不居而以天下其得  
 之者而我以道修身則即以身著道者若吾松家樂有道有情著於  
 身而為道者身即以身著道者若吾松家樂有道有情著於  
 父子君臣之道有事於穆不顯之精皆可從我身而按其象也道之  
 名象耕之所共從是以天下達於斯之而我道定身則即以身定  
 道定於正而強格不能易其方定於真而疑以不能動其從紛紜錯  
 雜之變皆可從我身而測其端也彼民也亦惟君之知平匪天詔之  
 不可使民明而自君獨之偏可使民明從義緣君以修道也權之所  
 亂而復為道之所攝持如權之標焉而期而名者用哉耳夫民也亦  
 惟君身之知平聲之師範不必使民喻而修之一身偏能使民喻彼  
 之緣身以修道也身欲其寬而處眾其名將如表之附焉而望而赴  
 者固多矣夫立身於無過而天下皆稱文式之名名賢之美固已知

臨深積情清氣引之舉體有曲微勢折之致吳沈是  
以身實貫謂之五看五字特精小字間路即以奇境奇不在遠取  
也諸又序

立之實在君身上立之要在民脈中兩邊說來立字卓然可思此  
而吾謂能盡無形之形也補以道修身意尤人所不及

怀身刺

轉大カ行

中曆

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5 幸世純

王者所以能重其勢於天下其道靜也人道固不使人徒然未嘗不  
效自當其權也實不可以不厲威濟之道不惟情儀而已且王者不能  
兼濟天下時有所處分而已不為有天下者能有其權儀也  
有德儀而欲之而有者始皆為威有故權諸侯天子有天下之大  
端也而一權萬乘於千里之幻人以為天子尊也而未得尊之所底  
也起視四海莫不皆安坐而制之厥後而使之居之也而所屬之  
也此王王者之勢重矣而王者之威嚴矣而此名號於萬國之上  
然則天子尊也而未得尊之實也起視四海莫不皆誠行而莫不  
重人主焉

人情為患治之道也而人心之通也而王者之勢重矣而王者之  
威嚴矣夫道以顯德權借愛之加也而天下愛之此應以獨之  
道亦止非其類崇崇集非成之也而天下畏之此則應之以非其類  
也然終以滑之者此有由矣惟慈能勇愛之能甚者愛之能慈此固  
在我而成之權惟忠自服愛人者常與人此亦在彼隨深之情而不  
止於此蓋人以義愛以愛厚以厚發發義之所加者則刑或之而制  
爵小矣何者為之用者寡也憂勞者固人之所輕也為結不惡為威  
不嚴也德之所加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寡矣何者為之用者衆也衆  
者國人衆而嚴也為寬自信為威自德也誠如是也則在聯懷之外



必能致情也何也情親有餘情人將以分其情之餘也此得為仁之本者也

三力不整齊三條未取車收着散不聚頗有懸折謀三力義理亦不旁文十子

達意位弊各有斟酌求合於情理特勢之至當此大力極有超術文字排位二句有深遠之義與歸震川作捷就雪之責之者淺深有分別美仁之所始於銘親俱從天下國家起是故真有識之言

少賦寬解不極理之說殊慘說不通也論而文疏兩家並解極

卷之六 中庸

之何也先起各有本分聖人各還其天理之當然而天下國家自治非欲自利天下國家而後為此也若為欲利天下國家而後不但平親等皆成虛假即為天下國家而修身其修身已傷矣下面所以行之者一歸於明善誠身人如何說得去

真其位

相前定則不惑

章世能

所以得者保道存也夫不惑而行成矣顧所以得此者非以前定之故乎且豫者百事之制也一時之言一時之事備不可不完成于心而制其數現行之制於終身者乎言筆者所以與物交也行則成而存乎己者也冷與因所以無外泰也行改而求則反而自若其心者也此其措之也愈難而其待於豫也愈急如其失檢其致也也若其早操也其成也亦必也夫不先多求乎古人之達則不能無乎得失之所存乎然而用之有不知所以自置者矣何也斟酌之審非一時事也雖未至乎事之境而先論之則其為時寬矣而功亦增

卷之六

中庸

洋洋已然之變而卒之者所以然然於聖賢也此理也聖賢也不其其佳情之所之則不能強其一旦之必合卒然而御之有身心相與較者矣何也習慣之安亦非一時之事也雖未至乎動之地而先操之制其力漸矣而功亦得深焉沿乎時之力而藉之者所以無惡於已也此亦理也當也且夫人為行在旦暮之間不覺清夜而獲操之前定之為道也物未接而神明清可以當清夜之觀矣而操之於此馬前接之悔所以寡乎大人為行在已亦不即覺覺觀而常恥於前定之為道也緣未起而觀物眼可以代勞誰之明矣而揭之於此焉前接之悔所以寡乎大行為行之起也於心也其成也於心也

不疾者損之心。而心無作也。前定者出之心。而心無作也。事終者其始格來者格其本不正之始。終不可得而必矣。不正之本。未可得而丁矣。故曰稱者百事之制也。  
 龍開開廣時有遠致。心之昭明不替。皆說也。又千子  
 意。寧行字與不疾。刻畫確切。處若佳。可移根上下。父者。雖終。終然  
 取。前定二字。須如下。輝。執。貼。和。行。妙。刺。控。誠。字。如。兵。

前定

誠之者人之道也。  
 知人達之所在。而人可以自盡矣。夫有天下而無人。則於分不金。故誠  
 之上。功亦君子所以求自盡也。且天與人相並而為用。在天者特以  
 立其極。而在人者則以效其功。斯二者之所為。所以相輔而成也。是  
 故誠者為天道。固矣。使天而誠之。我則置之。是謂棄天。而棄其野  
 愛。指天之分。則非本也。甚矣天所不足。人鮮不為。是謂恃天。而人徒  
 恃天。之所以與我。則無志也。甚矣政有誠者。則有誠之者。而有為之  
 法。起焉。有天道。則有人道。而自余之能生焉。天有大同之德。人各陳  
 以分其精。斯亦足矣。而又期於有以保之。此其務焉。提也。我人也。其  
 天之德也。彼務于物之所以主。而我務於物之所以成。道之所以相  
 終者。有固然耳。天有參差之數。我不得以全其分。則亦已矣。而又期  
 乎有以益之。此豈與爭天權也。故人也。若天之參也。故容有偏至之  
 氣。我定有反性之機。道之所為相輔者。有固然耳。蓋雖中處還我之  
 然。質也。與之相離。則有自用之才。故能固贊而用之。亦微。雖能而  
 化之。而末嘗從而聽其所以處之者。此人道之所以次乎天。雖均則  
 品。應之中。而智與之相絕。則有違事之勢。故能從天而奉之。亦能制  
 而而觀之。而末嘗帖然自棄於無所用者。此人道之所以尊於天。其  
 夫人亦安所不至哉。制道而行。則皆天運情畫。反天下之常。亦其力

華世  
裁也擇然

其人州

談之者

卷之六

四  
卷

族之者

雷久石稿

凡

何如耳有以信之也則若不可雖無以信之也則亦若  
無若不其然矣誠乎其所事者作心固其是也信之則其則斯乎其  
明之信者乃能信之也夫則斯乎其永之美所在而見信微而非然則浮慕者  
也非誠之者也抑事在大人視乎自乞何如耳有以公之也則若不可  
可止無以公之也則亦若為若不以公矣誠乎其所事者自必問甚  
焉也必指其明則斯乎其盡察必指其守則斯乎其盡確蓋所在而  
施必微焉非然則擇怨者也非誠之者也夫天下之為道術者動為  
太耳而誠之者有不止之曰理之在物者多人之得用者寡吾求誠  
日用倫常之閒止所指者而是吾事矣且謂其甚固執為誠之者



之道術天下為編行者往為亭耳而誠之者有研定之曰善之在人者多人之有善者寡反之身心性情之際直擇其執焉而日有功矣定之所修乃所擇誠之者之情然則不能無為而主有為人道之勢見矣所以選選天道乎然不夫天使而能自使人道之責立矣所以選選天道乎勢使不離其朴不美之不離其背而利之則無其性者終不能至是選選人能也美於萬物之道矣如以作文與題此緊一字不放過而人能確然言之明而而說通於當世也又許海

有與其次第之不可索多少道理都不傳却於上面刻出許多活潑文字正謂其故題題目無一字吃緊無一言明確耳

誠之者

凡事豫則立  
事之可以立者其故不可不知也大事無必立之形然而必立而無不立者則以豫之道制之也且人之聚事必先制後立亦制先後之制先也持審於事之會也先之制後也則用其事之機也夫世之言者曰事者生於慮矣思慮及之而事以起也或持審於格加之而事以舉也然慮不足以周事之數持其從來而慮之而後不失度務不致以盡事之致得其從來而務之而後不失度夫析從來者物之先也為其從來者功之豫也各所欲浮者在此而即為之於此則行而豫則為之於此事之所出是持審而豫者也前此之所豫者已多矣此時將權其末流之微耳而猶有難於事乎吾所欲滑者在此而即為之於此則行已之力亦有所未全豫則先以風昔之所舉藉是有素而用者也平日之為之者已久矣此時持其往時之幼耳而猶有難於我乎行力已全則愚者可與知者同功何也美成在久固巧慧之所不得提而物著則言同惡餘之所不得提也行德是財廉張之與未利同故何也本末相使即完乎亦無可提之節而前後相愛雖傾易亦有可損救之功也然以持審者有不立者直理我故事無難馬者也豫則必立也事無易馬者也必豫而立也先時而忘之是不為機也當時而後務之是不知勢也不知事之機

不知事之終，不可為有因。  
 理全乃足，通理亦足，蓋理窮於不礙其真，心亦于  
 止，所以行之者一也。所謂操乃操其一也，非先事機勢之謂也。  
 蓋題處提諸通處，下而只處得自達，凡事原可活，但為兩前兩  
 以行之者一故，凡事必須徹達道，德九經未，則障其一之理乃  
 明，而下文明善，故身所以為操之道，方一脈貫通，今於此處少理  
 會，文未嘗不滌，為秀還，只可增落室耳。

自明誠謂之教

教之所名，以復性為因者也。夫性之所行，有教之所事也。切其理而求  
 之，所以為可至之術哉。且人未嘗平教之說，以為達其途以相致也。  
 夫然則有難為之，苦而又有其全之意，則無以教為，達夫而後求教者矣。  
 與教何謂也哉。天下而人得其性也，則何以教為，達夫而後求教者矣。  
 甫以失性起也，教而達其性也，則又何以教為，達夫而後求教者矣。  
 固以依性立也，明矣。自誠明者性也，以言乎教，則有學問思辨矣。約  
 而言之，則明而已耳。猶是性者之明，而特以處先耳。以言乎教，則不  
 斷執焉行矣。約而言之，則誠而已耳。猶是性者之誠，而特以處復耳。  
 聖人有以見夫明之覆物也，故端未有以傾盡也。故尊人以明先使  
 虛滑之，而後復其性也。見成事焉，而乃從焉，起夫見成事，則有丁自期  
 見成事而期則夫，可自慰，所以達其性也。而不係也。教之謂為，誠乎  
 其幾也。聖人有以見夫明之覆物也，故達近有以周知也。故尊之以  
 明先使廣見之，而後約焉，為之說，餘地焉，而乃致其功。夫規行其餘，則  
 有以自修其一，規行其餘，而守一則有以出入其端，所以與之終始  
 不離也。教之所為，周於其教也。夫事有反之，而乃合性者，所先察成  
 之性者，所後合或先之，倒道而行，反不為末之方也。人道有為之  
 事，固然事六合之，而乃合性者，能明令亦明之性者，能誠令亦誠之

依其類即體為功之附也。聖人輔性之道固然。由是觀之。所謂教者。與所謂性者。夫豈遠乎哉。所以為之者。不出所為之域。則固無難從之苦也。而以為之不出所為者之域。則亦無從違之患也。第以為有先後之合。而存於所建。則先後之端。亦得泯矣。

切處乎。枝蔓處亦乎。文能言其心之所謂難矣。言其心之所謂明而。又能與題格達。又雖矣。分別觀之。又千于。

泰是切處少。枝蔓處多。能言其心之所謂明而與題格達。即所謂誠也。為枝蔓而不切。由題理不明也。明則誠矣。但能言心之所謂明。非真明也。

自明誠

天下惟性之者。其誠先足也。夫明於人者。有先事之功。乃若性者。不誠。更先明耳。且所謂聖人者。即此性之。人也。今為精定之言。則蓋乘不惡不勉。而其為性之已密矣。更約其說。但先言誠。後言明。而其為性之亦密矣。夫聖人之誠。明亦何可析也。方其未復。誠明一。其所難有。明智。未有知其說為先。誠為後也。及其已復。誠明亦一。其所難有。明智。亦未有知其說為先。誠為後者也。虛靈為共。誠之。指此而居。虛者。即其精。此而攝靈者。相一之。際。而相一之。形。何分乎。知能亦合。發之。機。可。回。能。如。是。而。為。之。亦。可。回。如。是。而。為。之。相。

自誠明謂之性

章世純

分但有其名相似。執為其寔乎。然可謂而言者。於發之時。微初。窮觀。吾得而分之也。知之而後。成於為。能知而後。發於指。知。本見而能。先。足。即。思。相。至。乎。其。是。之。際。心。而。相。至。之。理。則。彰。其。且。既。發。而。有。其。辨。則。中。舍。之。處。亦。又。得。而。思。之。也。聖。者。固。有。所。托。體。虛。者。將。有。所。故。事。虛。無。為。而。靈。用。之。即。切。相。同。乎。其。因。之。際。渺。而。相。同。之。說。則。成。其。時。之。謂。自。誠。明。然。據。是。而。謂。之。性。則。何。也。天下之人。皆有求於誠。乎。今。也。誠。先。立。於。中。則。誠。非。所。求。也。天下之人。有求於誠。則。有。誠。乎。明。得。亦。也。明。更。出。於。誠。則。明。非。所。藉。也。且。非。獨。此。也。誠。之。名。一。而。定。一。誠。而。成。信。心。誠。外。立。於。事。明。之。名。一。而。明。之。事。亦。二。或。故。內。之。有。而。出。

也。或欲外之。有而知之。自誠而明。則其明固發內之誠者也。其誠亦  
深含體者也。今誠與明皆場事。于內上者性之位也。抑誠明有分  
數。或誠多於明。或明多於誠。明又無實。或離誠而尚立於其  
虛。或即誠而淨於其虛。自誠而明。則其誠似專乎心之體者也。而其  
明亦盡淨於誠之處者也。有誠無明。將同體於命上者性之物也。而  
且不謂之性也。誠而以不思不勉言性者。其說顯而易明。豈徒說顯  
猶將高聖人于外。謂功不有德不義也。但先誠後明。以性者。其言  
微而可解。豈徒言誠。猶將引聖人以近人。謂但求之誠明而足也。夫  
誠明僅耳。聖人之善人。何必遠哉。

孟子

卷

則國英

每句皆可解。可解每講誠字。皆以已意用字替換。既以虛我誠。又  
以能我誠。且題言自誠明。文却一半講無誠明。又將內字換性字。  
托由理學工夫。淺不足說。從聖人入十可滑。七說理由吾人日  
前八十不能滑。一學者戒之。生乎

未發亦誠明。已發亦誠明。誠之未發已發。亦然。自誠明者。是也。  
待發而後見耶。彼並以誠為內。明為外耳。誤甚矣。

自誠明

至誠之道

金

事世能自達

至誠能神明其德。亦道所自然也。夫天地之德。惟不竭其有者。能澤  
之。至誠之謂也。其知神也。宜哉。且人而能物者。則人而能神天下之  
物。莫不能致。致之。用而人不能。無幾人有幾也。一心之靈。即  
體之動也。依行自用之則。天不待不用之矣。天下有至誠焉。能一  
之。極也。密實而振。眾同乎。無知應動而不發。至乎無我。若然者。惟吾  
身作一物。則不自別。與作天地。天地之氣。我即澤乘之。其身之有四體  
非作物。體與物。祥族華之物。若毫之顯等之。天地所有。不除陰之。還  
至誠之道。所以能如物。至誠致深深深深。則陰之。似為所以能如神能  
之。為鳥所以能如物。至誠致深深深深。則陰之。似為所以能如神能  
和物。則用已如神矣。人物之能為鳥者。鳥者又豈不為神也哉。惟不  
所以時誠之致也。天地不誠。不能制化。萬物不誠。不能見光。見光。神不  
誠。不能就幽。至誠之道。亦同之已矣。



則又何能不可雖以天下之廣萬物之衆皆可為吾之所為  
 不處不給也故君子無難於仁物也。有仁智以統之已與物一事之  
 終身君子無難於仁智也。有能以致之仁與智一理之本末耳。且  
 夫聰明之相隨也此亦仁智必俱之証也。  
 以題自有微聞重遠一語稍粗則未分別存之。又于  
 題本推論成已所以成物之故。只緣仁智皆吾性之德。故則實有  
 善已其成已即性之仁。其成物即性之知。故成則與成不乃因成  
 已成物而達本仁知。不是獨家之仁知而後能成已成物也。且天  
 然則與成已知成物人將如何能推論作兩然則求仁而不能成  
 智之術。則但能成已而不能成物。必須兩件各求。人何以得之非  
 自成已而已。所以成物哉。立於理解不通。豈特稍粗。豈特少微聞  
 重遠也。又公亦疎憤矣。

成已三

博厚則高明  
 某惟博厚即不啻博厚矣。夫被於世者。固即世之所仰也。而高明之  
 性博厚。不且相同而並立哉。且積之所為。無不著也。積之於身。見之  
 於事。積之於事。見之於功。夫其誠之所積。固已得之為微矣。微而  
 積焉。則又有可言者矣。何也。惟其博厚也。是則學而上行。表目越  
 大業而漸而遂極。後世遂莫與之爭功。引而外去。著有象之太平。而  
 遠而有耀。後世遂莫與之爭名。其始也。物質未先。則不可以蓋錦。至  
 乎斟酌飽滿之餘。亦何所不可加也。民用被而王者同。可以制禮矣。  
 夫此樂而主樂。固可以作樂矣。物畜而可大經緯太平之業。從此遂  
 以無遺也。其始也。王事未決。則未可以微應。迨乎遠洽散登之後。亦  
 何所不可見也。上至於天。而日星為之明矣。下至於地。而穀濟為之  
 美矣。氣感而化神。俯仰上下之際。亦若從此遂易其故也。而且不謂  
 之高乎。高者。治之積也。還有升而無降。業有隆而無汙。道長如泰。三  
 陽有連。則之征。所謂高也。而先不可為明乎。明者。治之臣也。夫人達  
 而物觀。嘉美會而世尊。日中如星。震離見動觀之形。所謂明也。是  
 觀上有清上古推唐帝之大要。其所事之修。則固已深矣。良以事有其類。漢  
 後世須有用之。要其懿德之肆。則固已篤矣。良以事有其類。漢  
 之與美。殊固相周于所似。而理有其明。故博厚之與高明。亦相微控

所合也。

微引古書經之傳之。文亦高明有疑矣。文十子  
平上實上在功業上博極好第高字當從博做出明字從厚做出  
耳。方有精義。此若博厚二字只籠統接下故高明亦止時海縣錯錯

博厚則

卷之六

六

博厚則

今大地

六

章世維

地致其大而著任物之功焉。大地之能極高深而載物者以大功用  
也故古地之道必稱博厚耳且有天有地而化事起地也者偶成天  
之功力者也。天之所生此必其具事天所出之物亦必地受之。今夫  
地雖而勢下其萬物而年居於地而冥惡事也。設而不顯然則教大化  
者大功唯地能之。唯教少則無以伏其氣故用窮於一極之多及廣  
厚則有以載其神而力登于當氣之通分其有餘即以爲山而華藏  
猶得藉其厚也。即其不足亦能爲川而河海猶得擅其大也。而山水  
無地之念地亦無特山水之勢唯見有華有藏有河有海則蓋就  
重大力福。一層  
其險阻之勢而亦極其柔明之情。提以成其廣厚而已矣。此廣厚中  
衆音極深大風之氣渾融和會是爲地之生謂其會冲氣而藏之也  
即人門謂其開萬物而出之也。由是陰陽之產畢登。根若浮泥之  
爲逆成。根於中而爲神機者。其游處之使根於外而爲氣立者。賴  
其升降之機地第運鼓正軸而殊形貌性生而出焉。死而入焉。在體  
中而出入而地不害也。以其所以德合無疆配成天用也。蓋雖就地  
載萬物萬物之生則恃地其地之不隨不陷就憑乎曰大氣乘之。其  
勾大士又事識不足配斯題也。文十子  
不度地。承天海。又不足地德項。須切生物不測由其不感不見。當  
乃就令一依杜機與題不附。隨是上勾機大士也。

德久所以成物也

章句德久所以成物也

君子久其德而後成功大矣夫其成在久未有能事得之者矣  
君子有取於德久也且天下治效莫不歸於德久者之心平以惠  
之意焉則其取德亦如其意成者以應矣吾以寬緩之意為之則  
其取德亦如其寬緩者以應矣是以君子有取於德久也德久之為  
道也漸靡以往漸靡以往其所同於天下者多矣人能至誠以懷  
誠以保其德於天下者深矣人土惟無有恥之心也我取其心然  
而修其身指無所一切求德之政行矣大度之主德將和易以  
易其指天下也德其自來而修其身去大德將和易也德其  
德久力焉  
中者所由得單其氣而盡其命也人主惟無有見功之心也我取一  
時之務而後施素指有欲一切見小欲速之政行矣坦心之主從容  
淡漠以治其指為治也吾食於得石無懼行夫夫從容淡漠之理  
則施其上者所由得安其性命之情也蓋我所欲於民者原在精  
神意志之間其所欲者微則其勢不可以遽令夫以物相伐而德  
則拒緩緩則受則疾徐先後之勢異也入之以需此真可以入物矣  
我所欲得於民者亦在精神意志之間其所欲者微則其勢亦不  
遽令夫以情相索而德則拒緩中則德則疾徐先後之情異也故  
之以漸此真可以致物矣我入其微物故其精而謂有不武者哉故

德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德久之謂也

明句說通文十子

德久不切題目何。德久非寬大徐緩之意。則同上丈之德久。如  
替聖人之用之同於天地成物。當在天地成物上配看方見。其  
之意。今只說治效須德久。似上面不曾說透者。故毫不切題也。

德久所

章句德久

中庸





單世雄

君子制作，參合古今，上下而清，其通焉夫聖如三王，大知天地，  
不可以加者也。今其善而有之，而制作事復有如子，且君子之道，  
大所以自計其失得者，亦大不以治其身，得之其民，斯為得也。不  
然失之其身，失之其民，斯為失也。特引三王以相證，反下殷周之盛，  
王以其所與計焉下者，援天地以定，特乾元坤元之路，妙其與  
極，是非者，夫君子起則不違古今矣。字當無訛。三代興今，而在周  
時，同時之人，吾何假焉。大經大法，吾所不能更。三王所不能更也，實  
以報是。吾所不能守。三王所不能守也，以言乎異則三王已南異於  
言乎同則此亦與之同，與非異矣。而同為異，則謂之不與而已矣。  
且君子出則不天地矣。虛室無景，則天地與我同為一物。一物之  
事，又何殊焉。高明博厚，天地以形為之，吾以理為之。生長化育天  
地，遂無為有乎。增少為多也。以言乎分，則天地之事，分以言乎合，  
則吾之事，亦合分未嘗分。而今乃妄合，則謂之不與而已矣。夫生於  
三王之後，則事疑相師。然特以世教之相，次達宜其同，何之。君子  
則有為創者。我之不與，行三王，無三王之不與，於我未定其際。  
蓋也。居於天地之內，則世當制。制，特以大小之相，涵透無弊，樂受  
之。近君子，則自底能者也。我之不特天地，與天地之不特我，亦未定

其所在也。故與三王天地而論。未嘗亦春秋復世而論不及也。而初受其原址。可謂之原矣。但言古不及三王。上不及天地。即謂之無倫可也。說與三王天地而比者。三斯無極矣。泰世所第不求。以之倫。而是與之等。以直人所澤。併數言三王。而何有於其下。言天地而何有於其中。即謂之無倫亦可也。故君子至矣。天下之華業。無以加矣。

其言甚辭。僅能形容恢張。第考不悖。建不悖。正見君子不綸之實。如文中語。無論本領如何。只以簡氣乾解正與不綸相刺戾耳。

十本

考證三

天下無水土也。水土二字下而無不待義方。華世紀  
 聖人之道有與地合者焉。馬大地以水土致用而道出其中。無仲尼  
 之道蓋亦有得於此者乎。且道之從來非與三才之物皆在焉。仲尼  
 雖法古之遺。蓋天之行。然而效法於地者正不少也。夫天事虛而地  
 事實。天之所為。蓋著於地者。地實有功於地之所為。蓋存於水土  
 者。水土分言其造化。形成而製於道。故土得之為萬物之母。藏  
 而流於虛。故水得之為土長之門。然水土之道至矣。其為具則遠  
 非得夫之實也。其於取類則微。知信勇之象也。天下有信勇之多如  
 此。則其為具觀有形之倫。特之止待之。死莫不實於其用而於水土  
 理猶之無與耳。人皆有之。而仲尼獨則之。則以為與水相襲焉耳。土  
 之理亦至妙矣。其包寒暑燥濕之氣。是其有倫實也。其制輕重通  
 之。是其見理氣也。天下有含德之厚如此者。焉有哉。吾觀於形之族  
 生而立死而入。莫不在於其中。而於土之理。猶之無與耳。人皆托之  
 而仲尼能用之。則以為與土相襲焉耳。其襲於水也。說在乎坎矣。說  
 於不蓋行。陰有信。凡若此者。皆兼辭也。以為言水。不可以為言聖人。亦  
 其不兼其辭者。其相合之善也。其襲於土也。說在乎坤矣。其  
 而附三辭而方。凡若此者。亦皆兼辭也。以為言土。不可以為言聖人。亦  
 可不待其言者。亦其相合之意也。天水土漬而民用。天下盡取財于

地。此則百姓之日用也。水土合而制法。仲尼獨用理於地。此則聖  
 之精義也。夫至理合體於地。而所以合天時者。並至矣。所以合鬼神  
 之精義者。亦至矣。所謂得其從來而用之者也。  
 既曰下襲水土。又曰襲知天地。無不待義。不知中庸重禮樂。豈言  
 之乎。抑欲有分辨也。且水土二字。飽欲死。下襲二字。饑欲死。請者  
 手自觀之。父子  
 操與仲尼無差  
 下襲水

卷之六

福

●

程文鼎

4.

小德川流  
二句

來世報

九

七、

1

—

1

21

唯天下至

幸世絕

有居臨之德者其清天厚者也夫神明之地不全者多矣非至聖  
而足于其重者乎且臨天下者皆天下者也上臨則下親身在無  
德此矣得必方寸之威之候字內之酌而可不要非天人所任也  
至聖者乎天陰陽付物其參差至無算也通降之教或下極而通接  
萬物之德或升之教或上極而通結天地之能至聖者時哲人時  
人者作精神其則哲人者形骸也其或哲人者神明也夫一性之靈  
須有發其任或在分處之位或為居中之制有主有輔不神明  
而靈物靈物隨會隨散其能靈物靈物無散不滅之或幽或顯  
散而出之有出有內而身世之事通而聽徹而親視遠而明是則分  
處之宜清而入物能精矣亦通徹而居方寸而知是居主之制清而  
出用能神矣性有其全而方寸之教與宇宙之數相等特使原有靈  
以養其形之是我能聰明睿知而物皆類也抑性居其極而陽明之  
實與陰靜之質相齊特使鬼神無以成其居也夫我能聰明睿知而  
物皆類也故西者物之威神者也光見而物畢通固以達心神或  
以不致耳體大明而衆去龍可以行御天之事矣抑曰諸德之其  
者也乾知而始物于此固之天德所以達耳妙正事以行於萬  
以正皇極之位矣夫聖有萬事不相治也我處高而物出其下則

而後之已矣此臨人者之地也德有萬事不相出也我處高而物出其下則  
以及則亦所不侵之已矣此臨人者之德也德與位配則謂之足以  
臨焉耳

前乎後而後早精未醇文千子

有世耳目心思便賦以聰明睿知之理凡人之所同然者也但  
偏欲發不能充其固有之賢以下修以復之然其為聰明睿知全  
指勢力者理雖合一而其神散起無之妙有非人力之所及者故  
唯天下至聖為能也足以有臨亦須從此崇中體發此實德  
而後物隨而西漸聖之德師非之臨者事以必為足臨正以

是知之賢包下四境故不得延言也文廟有到海處第此意猶不  
到耳

聖天下

至聖有全智無難於天下矣夫天下事之狀隱有我不能則無從不  
 可則也必獨可求之至聖耳今言智者而但就心為說則聰明  
 其辨矣夫言事則然言心則少言應則博言能應則約雖然教與  
 博者則少約之時能有一也言心未嘗簡也常與天下之物相倚而立  
 在我為聰明處即在物有形倚理數二者相對相受故見其形以辨  
 異影則使之所有一也形有也一而異難心雖婉婉然則故之而多  
 此之形多之於足已隱分焉為形之異分而在我為明之異分文情  
 雖義為然之異分而在我為配之異分然者皆各正佳焉行焉為  
 之異分而在我為處知之異分推此之類皆攝物而見倚事而明雖  
 彼能處心之實固無我此於其未至心之初不遠有也然而接之為  
 所受則誰之為能受在後既有其用則從前為其體今夫物相離  
 而文上相分而理生又即者物之有也而心能攝之則固可曰我心  
 文理也心所受名能受者為不當受今夫取物而遺其體為無遺  
 其理分為容察察者當事之稱也而自心發之則可曰心體察察  
 也以後用者前體又豈為不屬人無以知天以四時寒暑知天  
 無道以知心以萬物指事知心因其能別者知彼而反本提質通可  
 言其足以別者也

雖不切至聖是則然其清微處則自具妙辨得悟服唯識之長

文理家

源夫大務 中庸

日月所保

章世統

日月之明而為地遠矣。夫日月以明使者。當其所照。亦安可覆。且不觀宇宙之大。則聖人之大。未可言也。夫天下之善。為大者。莫如日月。人力巧。而大。通相。緣以。及。博。天。與。地。相。持。為。大。特。自。無。無。則。有。種。相。持。者。日。月。是。也。日。月。者。積。氣。之。有。光。耀。者。也。物。之。有。光。耀。者。是。物。之。神。也。光。遠。而。自。他。有。神。行。而。其。測。其。幽。是。故。得。而。行。通。有。而。止。所。至。而。無。不。至。矣。天。而。使。天。明。至。地。而。使。地。察。是。在。物。存。是。物。也。所。在。而。有。類。矣。有。質。者。所。以。彰。其。質。有。光。耀。者。所。以。彰。其。光。也。無。月。月。則。天。地。滅。矣。天。之。所。覆。其。廣。其。遠。也。地。之。所。載。其。重。其。多。也。

事類彙編

卷一

可哉。其精其微也。是無天地也。無日月則存動息矣。舟車所至。其能為至也。人力所通。其能為通也。是無所至而通也。故日月者。三才之尊也。贊不足天之一隅。而明靈攝乎有象。則豈非神相為大者乎。

所學無量曉耳。

惟天下多

大經

章世統

天下有至誠。而人道為之。夫為至誠之人。則無所不用其誠也。以之經綸。而豈得有不至之情哉。且大經之判。先王所以大合人類。而之則者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本乎朴樸之心。而將乎忠信之理。如是而已。故其道。可使由。可使止。思夫愚婦。而能故。不情者。或自遠焉。何也。平寔之理。故好異者。所不肯安。而沒行者也。不多為文。說者。亦必自遠焉。何也。寔定之事。固修外者。所不能致。而盡其者也。惟天下至誠。是固中庸之人也。中庸之人。即不離於中庸之事。尋常。思其安之。思分之。交共。教之。有倫有脊。本志。恕以貢物。則而建。道。

事類彙編

卷一

而已。陽行矣。惟天下至誠。是固寔定之人也。寔定之人。即能極乎真寔之理。心足以致乎其情。而行足以盡乎其事。恭。信。辭。讓。依天道以起人事。而人倫。固已有備。其心入乎乎。行而能反。於乎性情之端。能反。於乎性情之端。而後。不。散。則。有。不。期。而。愛。者。焉。有。不。期。而。敬。者。焉。夫。自然之意。固人倫所甚貴也。有異乎。作而致之者。也。其事。經乎變化。而常結其如一之心。結其如一之心。安而不遷。則有生乎。而。是。者。焉。有。死。乎。由。是。者。焉。夫。又。其。於。德。固。人。之。所。以。可。貴。也。有。其。乎。下。而。合。者。也。故。經。綸。有。至。誠。則。天。命。制。度。之。中。按。之。皆。有。可。求。之。寔。非。相。率。而。為。偽。者。矣。而。天。下。固。容。之。然。亦。之。可。得。不。窮。之。通。有。

則之以自治者矣夫五品之選獨存於唐古之時淳悶之民則其

言質理率不為枝葉之談抱柱情之始終如一之心尤為懇至

德君沈觀至寶言却趕出函谷關習五千杪杓與中庸所謂至誠而後能親而萬里。惟天下至誠爲能七字通節所共不懸毫末。夫起不分項而大經力重在經緯二字全不理會只說人倫要誠實自然以與類格何與亦置中庸所謂至誠哉。

遊人記

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孟子之平天下亦以開濟之也夫大極於天下化及於平皆無時礙  
 必之事也則德愈深之故也且凡為德為業之道其求之獨深則遠  
 之猶遠其反之已者愈至則濟之入者愈多語言不顯雖能百辭其  
 辭表其其說也夫言顯之極反及天下以事理之宜然也言不顯而  
 成天下則非事理之宜然也是非無形之以以前物至誠之以以前  
 物也君子於此知所用心之至且見於外者皆所以為事也而後所以  
 為心也聖心與事外而不固不為心之用惟不有見之處於身外則  
 顯也必然將獲虛也意念之於物而後為有其理聲此時微之意

重人病

而遠寄之海外外也。正元見於外者人所不能見於我者也。而非人所  
能信於我者也。雖外愈有端而固不為物所惑之地。唯不可見之處則  
然所以疎矣。操持堅廉之意。萬系於此。而為有其作乎。此薄海內  
外所以遂能赴希精微也。故謂君子有荷居無眾應無是理也。若之  
報者。其於外同矣。之所由感天下而動之者。則不以外以內。從其  
能動動之故。編於不顯。故舉重而己居要矣。謂天下能知朝地知  
君子。第能知衆應知君子。故無志隱也。感之至者。內舉外同。以能化  
為天下所由成也。不知者亦不於外始。而從其物動之故。則編於不  
顯。則從其重。不以坤功。至故法之為不顯。按之為萬感。舉大為首。錄





自戰事矣

第

身或之部也能下人也夫越不事吳不能釋越吳故若  
 焉爾天運也且吳與越同音共律前王之氣見於地而  
 也其或者是以越多吳少或猶得有反焉均淺曰吾謀以其地  
 之打云機率之戰則虛不振旅大差之恨我深矣不為之下從不受  
 其怨也不下之宜是不其怨也吳之令曰死我亡我與主憂我  
 必擇一以加使吾擇之則未知其出于死與亡吳吾取其生憂我者  
 而能受之國君而為使謀高山之勢損焉深淵蓋先焉之極使其無  
 優勉盡其怨完其意也蓋金之要將勝於水故玩以美言者所

食夫差之心

上二

以食夫差之心蓋吾陰謀以敗其陽故自隱於德者所以求有反之  
 每故勾踐者有以知天地之常制獨有聖賢之明者也水能海草木  
 亦能沉也地能生萬物亦能殺之江海能下焉谷亦能制之聖人能  
 事人亦能制之  
 然則文有何奇古德見其雅耳靜平孩子擬弄影香終不大樣  
 不可謂無奇古處華自作一篇吳越傳與五子之所言智者異  
 不相比附耳

而武王亦

之民

章世統

勇之大者再見於周王焉夫商周之際非勇弗為功也武王可謂能  
 續前志矣且勇者聖人所以濟大事之窮也是以無代無之或  
 加於前小而我智以加於強大蓋其時之所值也夫王有成業之  
 師必其一微矣而武王又續文王之緒者也遵養時晦在前仍服事  
 之心靜而能仁者猶是文王之志也殺伐用張此日登光湯之業而  
 初而有勇者亦猶是文王之志也使以一人而造四海之害吾存亡  
 人而天下危矣吾去一人而天下安矣兵之所加者少而功之所滿  
 者大則不得不權打多寡之間而少有所取作進德之用使此而可

章大身揚

二

皆以名自全也在此文王之時所勝者衆人之龍耳不備可以自全也  
 我徒以術行而達方欺之愈今日存之而天下永危矣今日去之而  
 天下永安矣兵之所用者暫而澤之所垂者久則人不不得不權於常  
 建之用而暫有所事於山危之器使此而可姑息養安也在文王之  
 時所勝者一侵之惡者不備可以養安也處蓋文王兵加於所易而  
 我王兵加於所難要以獨夫之勢理均偏旁之主則武王之一怒者  
 亦僅可以比於文王而無以相過文王以文為常而武王以武為號  
 要以過衆之師同歸求寧之意則武王之一怒者亦遂可以比於文  
 王而無所可處大文與武父子相繼而起者耳而師旅之事一見於



學者從之而登禮如蓋從之王者所以懷柔百神大序在位也順經  
而制四方人曰王治之大然而明堂亦與有勛焉蓋明堂若此之  
蓋也誠非諸侯之所得用也五等制禮而五帝之舊各擅其土矣  
齊能相應者乎然而王者之所得用也三王之相代而起矣又誰  
無後與者乎以以論之幾與勿幾可自辯也  
老年人作童子文故將明堂舊話盡數填寫即以童子文視之耳  
父子

自非特兒手筆

大明堂

詳明堂之說引經據典但有實義何堪填寫第外周禮世太乙天  
 車無無稽都說為不經耳然其間亦老成述起王說記者也神味

左右皆曰用之  
 惟用人者必擇審慎所聽已入用之通途是謀從審慎相果會  
 松從公將所由而失天下士與且人君標用人之術法當以明為  
 知不能明則審慎以公為明不審不才主不明也則盡不以公道行之  
 亦能知人必且問人知人而所問之人又未可知也則愈迷之道也  
 欲問人知人莫若以人若人相答之多入無不可知也則互明之術  
 也耳且先問左右左右即無異說也亦不必非公論也亦當以疑  
 之心聽之將又必問諸大夫諸大夫即無異說也亦不必非公論也  
 亦當以直疑進信之心聽之蓋以爲者下之不必與賢同量或微同

書人

體之善者決異量之美上之不必與主同心能肯公而立其所以異  
 建心焉進其所使天用人者為國人也則莫若即國人詢之何也故  
 其肯以虛譽憐我故必至詢之國人而後謀果同何所之權術乃國  
 出也察之國人而居定不傍獨斯之主術亦同以決也始也明知  
 左右大夫之要私爾必詢于左右及諸大夫者以左右諸大夫亦國  
 人與之衆人也總也明知國人之可信而亦自為察者以我亦國人  
 察也亦久也善聽者善用人單據度詢既審以信有大用者有  
 明才無餘能亦當以定矣所謂秉心宜獻考慎其相者與

趙主其謀乃耶謂如不得已耳非謂人多便可信其不  
也兩未可也不是多疑只是成心體諒不遽厚信者近正詳慎之  
耳若云明知左右大夫之多私以李伯紀指李崇之校生聞也  
時賊皆猜忌豈可與共圖事哉左右諸大夫固人之言皆合矣  
必自擊故曰如不淨心凡從賢才衛文字皆以明為大明即公  
也未聞以公為明者也明則當即公從責其公不過無私繫統  
請說然而皆未必當則舉格類例其心非公而於天理之當然  
與不公矣余少時見考試策論者以為某上真孤家寡公或真  
棄李崇能者即誦以為不公余笑謂今日不是嫌貧嫌貧而舉無

二五

安祿山乃為公耳考試當論文字之優劣宜祿山必通而溫飽公  
傷也假令顏回與子貢同試則顏居前為公若子貢與原思競則  
惠居前為不公矣此雖戲語實至理也

左 右 皆

齊人伐燕勝之

齊之能得志於燕者自使也天子之用而燕之國中此齊所以  
之易耳自古人君不信其大臣者其國必亂信之太甚任之太重者  
其國必亡夫用一人為門戶而不得其器是主失權而臣失其勢  
也故燕之敗實自為也燕會義桓公之師而不得其說舉國而聽之  
子之夫一則仲父再則仲父桓公誠然非子之所得擬也桓公之有  
大慮又非燕會之所得擬也夫為義先齊之節而不得其說舉國而  
聽之子之夫唐以祥虞以祥虞以祥虞以祥虞以祥虞以祥虞以祥  
滿之神聖又非子之所得擬也然則錄此為之開蘇代之言曰齊王  
豈主也所以破亡不暇者大臣不重故耳燕會美於其說張子之以  
示於國中如恐不及則則清身為之清身為之清身為之清身為之  
以見攻於燕者官吏不與故耳燕會美於其說張子之以示於國中  
唯恐不及夫大臣主斷於國而能用其人者則國必移於大臣上舉  
其名下包其民此崇翰之勢也齊之田氏晉之三卿宋之大臣主斷  
其國而人不為之用者則國必移於其與君臣反易其情而皆此勢  
也之勢也則燕之子者是也蘇人國是而劫一日而舉五刃而入其  
國都非有攻城野戰之難也且已服矣故齊之勝燕也非齊能也則  
燕之自敗也

貴其學問。然僅上如此學問亦易也。又于  
此似事題也。未極事實難以創証。行以義持。雖史地紀傳亦若  
擬折舊法。有不可謂非學問也。但此篇似以前讓國事太多。叙  
伐滅本事太少。於通為失體。於論為荒誕無奇。斯無取耳。

齊人伐

齊人伐

上五

世道

不得於心。不可。其。子。不。動。心。之。術。大。較。而。已。既。矣。夫。氣。可。勿。求。心。可。不。求。乎。此。其。理。  
至。不。全。者。也。若。子。之。治。道。術。也。有。所。說。於。一。端。亦。必。全。于。他。端。使。  
求。一。偏。之。利。則。所。破。多。矣。告。子。求。心。不。動。則。制。之。乎。心。以。為。心。不。動。  
而。氣。自。以。氣。為。麗。心。之。物。而。非。所。從。事。言。不。得。而。心。以。為。心。亦。感。心。  
之。端。而。姑。所。可。置。而。言。者。告。子。所。以。成。其。說。廣。其。一。則。其。說。不。立。若。  
以。聖。賢。之。道。加。之。此。無。所。說。可。不。者。也。故。說。告。子。而。為。之。律。夫。可。不。  
可。亦。未。定。之。言。也。理。有。淺。深。之。分。極。于。淺。而。後。至。深。當。未。立。於。深。之。  
感。其。先。亦。有。得。失。之。可。辨。論。有。得。略。之。音。度。指。略。而。後。至。詳。當。未。及。  
於。詳。之。地。其。中。已。有。是。非。之。可。言。分。於。淺。與。略。此。可。不。可。之。大。分。  
也。分。於。深。與。詳。者。此。可。不。可。之。微。分。也。如。從。廣。淺。以。決。事。理。以。存。偏。  
是。之。理。取。大。略。而。為。言。竟。以。收。同。異。之。見。則。告。子。之。不。得。於。心。勿。求。  
於。氣。者。亦。大。分。之。所。取。也。然。則。告。子。之。說。遂。當。乎。非。也。告。子。之。道。術。  
兩。端。相。是。而。全。告。子。之。說。亦。兩。端。相。背。而。然。彼。所。謂。心。動。不。得。於。  
助。乎。氣。者。將。求。求。之。於。心。也。故。所。謂。求。之。心。者。豈。一。切。得。不。得。於。  
度。外。不。以。自。疑。也。而。有。以。折。之。人。心。獨。立。而。言。與。氣。為。對。氣。之。不。  
與。與。言。之。失。表。此。相。與。為。類。者。也。氣。不。振。而。求。之。心。與。言。夫。表。而。  
經。求。之。心。必。則。未。離。于。其。類。也。既。曰。不。得。于。心。勿。求。于。氣。則。理。可。曰。

不得於心。勿求於言。也。今日不得于言。勿求于心。要領曰。不得於心。勿求於心。故告子之說。自相攻而敗者也。勿求於心者。之所以可。即勿求於心者。之所以不可矣。勿求於心者。猶為儘可。即不求求心者。之所以不可。蓋且又論之。告子之不得于言者。已之言乎人。之言乎心者。與言相侔者也。心係言以出。而直言以制其事。是使無從用之。格也。心者。與人通說者也。心同人。以自廣。而外一切以守其內。是使心無天下之全也。一失於言。而不得於心之用。與不濟其心之全。皆正可為不得於心乎。夫與濟各得其分。夫於心者。求之于心。不得於心。而賴可。不來之心。然不濟於言者。其為說之端。亦不得於行。與不得於世者。人皆其說之所已也。推而言之。又豈將以一意立界。而絕其相雜之端。天下又孰得而難之。盡告子之道。將不足為也。其子以不効心。容可自戾其所見。其傷害於人。道豈少哉。即不至乎渾與坪之分。而其說亦敗矣。

就孟子語意論。則告子而項俱不可。就大力語意論。則告子只念成一箇不可。徒增歧義。詭怪耳。 艾千子

此大力要巧。作游即游義。殺治統率之法。先說破都不可。是裁法。前半段可字。是活法。楚他可處。儘箇盡是裁法。即從可字殺出。不可來。是率法。原非併合兩項成一箇不可也。千子誤會耳。

氣以直養而  
 數全性善之後其意以天地間矣夫氣盛則有以蓋天下而包其  
 外德業之間言自覺其然者是所謂浩然也且心之任物而有力者  
 養身氣也而登人君子達為浩然之氣則其中之所得宜有以異於  
 於者而天下之事非其宜有諸已則亦不能得其意象彷彿之所游  
 也而非其致之有道則亦無以極其全體大用之所底之浩然之氣  
 蓋有待於後乃見耳事必依於其類乃可以得其意之所求養之以  
 盡焉則求之於浩然之類亦必全於其事乃可以見其盡之所止無  
 所以害焉固以全乎其氣之事如是而後所謂浩然者有不言而自  
 養大乎哉  
 孟子也不言而自養  
 喻者矣是氣所加則已大而物小夫天下之人苟非中有所得則有  
 勢勝之而不能成重往崇之而不能成尊者致遠無以加乎物也威  
 德盛者內堅寔其於天下此以寔於處以錙銖銖備即間無不可以  
 吾氣蓋者氣有餘而物勢不足也此吾之於天地間則然是氣所然  
 則先人而奪人夫天下之人得於受分之用固有力攝之而不吾權  
 奪振之而不吾逆者彼星有所輕於我也氣得者和者神端身其控我  
 下也能分心之威動人之勢造次間無不為吾氣奪者吾不拒而使  
 其就也天地間之權我則然是以入載其神內之則同乎志之所為  
 而微之無而不星乃氣之無所不積夫其人而能超天地絪縕物者

一憑乎精神之所至也。不然見雖大而力不能達者有矣。豈非氣之  
虧外精者有所未足哉。而出顯諸用外之則同乎體之所為。凡才之  
無所不辨者。正氣之無所不任。大其品之所就。與功之所立者。六事  
精神之大小也。不然才足用而為不能發者。有矣。豈非氣之為內  
生者有所不勝哉。抑觀天下之物。以氣相使。氣處其小。能伏大弱  
能制強。即在人類之中。亦以氣為制。履分有餘。正公貴者。楚失富  
塞乎天地。非虛構也。實有其數也。  
塞天地之間。原是宜亮于諾。大力極意求為可據。而終不能情問  
何以善破宜虛也。文子子

塞天地間

上五

程氏

塞天地間也不宜宜亮于諾。天地間無非此氣流行。滿滿。更無宜  
闕處。天人一也。更不分別。只是人不能宜養。自家不能完全此氣。  
與天地不相親切。只自家一箇身子。動多靜少。何處見此箇氣象。  
未能能以宜養無害。則天地間氣。即我之氣。位天地育萬物。亦復  
流行滿滿。更無宜闕處所留塞也。朱子云。當貴實踐。或式不能溫  
乎。移居之類。宜候不可以語此。上是何等體段。却只說做加人。奪物  
制勝之具。已氣粗。卻可笑。忽又說到極天地細弱物。又何其擬安  
蓋惟其端不知。故多條小天地以自大。其實淺陋無有也。  
以宜養

事世能

一見其禮而。二句。  
論者主者。當有所據以通之。夫政與德之所存。前王之本。其矣。然  
氣以禮與樂通之。亦何從而論到之哉。且居今論古。特之相差。必無  
盡存之迹。矣。然有一二之不成者。則亦可據以推其餘。今夫一聖人  
起而有經。於天下之其。經於天下者。政是也。不待其政之何如。則無  
不。知其大者之所存。一聖人起。必有其受於天之實。所受於天之實  
者。德是也。不知其德之何如。則無以知其精者之所。雖然歷時既遠  
與政有貽焉者矣。即有不盡貽焉者矣。吾何以得其全而論之。有所  
謂為政之主者。禮是也。禮定於先。而政奉而行之。於其後。禮定於要

上五

而政遠而成之。於其詳是故有法制號令以著之。法制號令。順此而  
作者也。有誅殺刑威以禁之。誅殺刑威。反此而生者。也。先王之禮。同  
有傳之者矣。而不可以得其推行之大略乎。有如。有虛之。惟忠利  
是后。是光。後威。商人。之。有。後。實。吾。暗。得。而。求。求。之。也。人。與。世。往  
其德。原。可。傳。聞。者。矣。即。有。不。可。得。傳。聞。者。矣。吾。人。何。以。得。其。其。而。論  
其。有。所。以。為。德。之。需。者。樂。是。也。樂。作。於。禮。而。皆。名。之。以。其。始。樂。作。其  
樂。而。當。本。之。行。道。是。故。不。推。頌。之。辭。以。咏。之。雅。頌。之。辭。立。其。事。者  
也。有。于。特。之。具。以。辭。之。于。明。之。具。想。象。其。容。者。也。先。王。之。樂。亦。有。傳  
之。者。而。不。可。以。得。其。行。已。之。大。端。乎。有。如。許。之。諸。穆。宋。明。之。報



古德先湯之克克先仁善皆得而修著之也蓋聖王制世皆不欲使  
也之精神遂滅於世故皆有史官以記其迹然文久而滅其僅存而  
若覺若夢者亦其勢之所無可奈何者而得一類常情於明鑑  
之世以爲相照而有以得史官之所不傳後王繼起亦不欲使前  
之精神遂滅於世故爲之三格以記其叙然時移久而其敘傳而  
若存若亡者亦其勢之所無可奈何者而見端知本常情相通  
之備以相照而有以得三格之所不守是以既往之事可得而陳  
際際之數可滑而古如

素天二篇 二五

時天休咎乎先帝觀孔子以爲巧其定據亂在本通六成開諸  
位平鋪地據而智也知聖意應工言外行大字張不芳布置安閑  
即其老練簡括也

見其

聖人之於民亦類也

大之中有聖而國以其類貴矣人物類中莫不有其至者人若何類  
然此聖人所以稱也且造物之生不爲一物苟所生之類而即其  
聖不制多也則造物亦類而無變清而無穢者其故參差之產陰  
陽所以示神奇也而皆在其類中所以爲不穢之物亦有之則雖  
解學之於物類中是也今亦以爲不穢之物也人亦有之則聖人之於  
民類中是也今將大矣名以舉之凡在天地皆謂之物者陰陽同  
和而時同變者也夫既寓於一宅則莫不聞於一孔舉皆類也而乃  
有人於其中人之指物類也似將大列名以舉之凡類生而倚趨皆

素天二篇 二五

謂之民者居所貴之端處屬象之上者也然但別於橫生即以有  
爲倫族又舉俗類之而乃有聖人於其中聖人之於民類也自其存  
身者言之耳慢天下之聽目慢天下之明發不與天下以可測之端  
聖人建乎世共賦之類之則非以其本異也固以其本同也夫非與  
衆人共是耳目者哉自其加世者言之道足以爲物先德足以立教  
有教不類天下以可攀之路其行是乎世存類之妙也則非以其  
異也固以其全同也夫非與夫人共其運動也乎然惟其與夫同  
是事也則其運動也而後聖人得以其聰明特簡以其道德特開  
是不類從類而後有其稱聖人於是乎爲天下所尊也惟其與夫





論經矣。有不可加於其後。所謂大有為之。處必有不得已之理。所謂不如是。不足以有為者也。相反而觀。可以知其必然矣。今之論者。蓋以有為待其死者乎。  
五帝文字。又十子。  
蓋世以不教責孟子。孟子正以不教責齊。則不該。何其教也。責難陳。亦正孟子之教王也。篇中用意甚細。

易文行

之章

論五經

其間必有見世者

章世純

蓋世之出有期。而有其具者。所志不勝小矣。夫名臣既為王者出。則有見世。即必有王者也。夫豈使自為賢而己哉。凡字曰有大常世運者。至定自有天地。以奉主民之。久存於往。事以覆來。今均雖有可必者。不獨必之於君。亦即之於臣。臣大欲治之主。不世出。與治之臣。不一遇。以不世出求之一遇。其參差不適。今亦理。而固無足憾。而固不爾也。既五百年而必有王者。亦打其間。而必有名世。夫天地生人以具。其具者。達然不生。而非有必也。而無主之中。如其有主。若其既當其極。隆則以并出。為其盛有其君。無其臣。則不成。為極隆也。固非氣之定也。氣之推行有其數。其度數以定。而非情所碍也。而不期之中。如有與期。數於以而濟。辭則必參會。以為其美。有是君。無其臣。則不成。為參會也。亦非數之定也。小運為大運之類。一年之中。六閏月。而為六閏月。不為六閏月。其定然者也。名世之於五百年也。是亦世之大春也。小歲亦大歲之數。久而枯。轉不數一。類春而昌。功不數一。類秋又其必然者也。五百年而名世。情王者以出也。是亦春也。其春也。而所謂必有其間者。不獨於其時。又其於其地。伊尹起於莘。而蓋通於商。周公與武王。同產於其室。求之易時。故之易至天地為之也。人不獨使之生。亦且作之。今傳說通武丁於夢。蘇公。應文王。

著處不謀而相和。不介而相親。天地神其機也。蓋上親往古。既已斯則下親未來。亦復如斯。有其時。則必有其人。未有王者為獨善之國。則有是人。亦必有其時。亦未有名臣生無憂之世。以及覆之說也。

井上句說其間兩字。乃有善哉。此非世人所知。其水尾

義重名世。不重王者名世。或先王者名世。則時不關道先王者故曰其間。蓋王者之所從學焉。不從臣者也。非王者與。而名世為之。應也。孔孟雖不遇王者。而無損其為名世之實。故孟子謂天未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者。從來漢高祖稱柯孔子。而尊其道。

亦從學之義。後世王佐不關道。故帝王之道亦微。可見名世非必

通王者不從為名世。若必通王者不從信。則孟子之言荒矣。故子謂井上句說乃有善哉之辭。據也。秀才眼孔微微。竭力要盡王者德舉。不道古之名世。乃稱舉王者也。

其間必

孟子道性

三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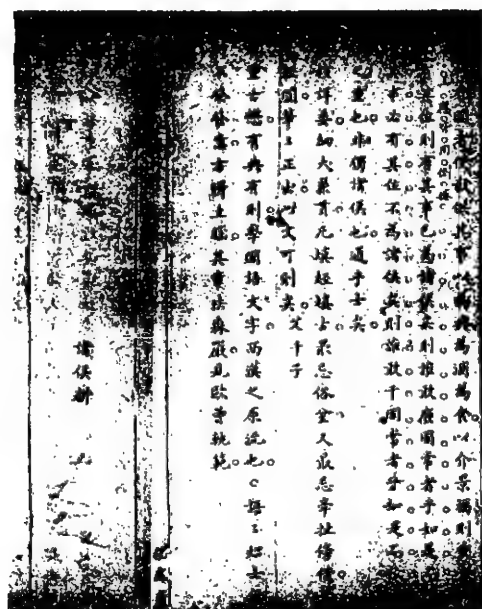
章句

聖人可為以其與人同也。大同此性。同此性。同此性。聖人先齊不可為。其間人之才。非平且人之所以自來。竹下惡者。起打自菲薄。而道專聖賢之品。又見唐虞之若。是通天下也。則以多自勉。以同自道。安之為同。然而不復可以。有孟子子欲其疑。而道其會。志未可以聖凡之分。論也。則其若見庸之性。而執之使別性。則以善也。性而善。則人是以樂天。豈不可以。樂聖善。則曰性也。善而性之。則已軍為先。奔而不屑。為湯武。亦使之以。振其高者。若否。統凡庸于聖賢之間。而人不能不疑聖賢。則吾之說。猶未全也。則又其若抑聖賢之道。而退之使下焉之說。則道止於善。之上。不可加也。道盡于善。之外。更無他也。故先齊者。與我同在一善之中。斷無有二道。以自別。吾亦何畏於彼哉。雖然。吾所以說。應庸之品。而抑聖賢之道者。其信其說於性。則有不能自見者矣。則又其若全性而論人。曰彼于我。皆人也。皆大夫也。皆我也。我欲不自信為舜。豈不自信為人。哉。我不自信為聖。豈不自信為大夫。我欲不自信為文王。豈不自信為武王。與人與人。大夫大夫。我與我。豈有不。一若然。則則世子也。孟子曰。虎豹之成。謂之文。公也。類也。公明儀也。文王也。周公也。皆一也。虎豹之成。謂之文。公也。類也。公明儀也。文王也。周公也。皆一也。虎豹之成。謂之文。公也。類也。公明儀也。文王也。周公也。皆一也。

抗之使高抑之使下不必分為兩樣金性論人然言必稱克己  
 論人矣姑存其大之堅朴  
 性善是孟子極至之論其理本天上下堅實無以易大力却金  
 孟子偶然達為之已抗可然可不必然者至謂抑退之言則是極  
 八善之上原有妙道而孟子所言非其至也其特顯至此而于乎且  
 以為抗之物之不必分兩樣則豈聖人之道未可抗抑者乎使  
 抗抑之說併而為一于乎且以為強然乎善矣其理也同歸於不  
 通之

孟子道

諸侯耕助以供菜蔬  
 集盛之能然則有園故也夫身為諸侯而後濟有諸侯之事如耕助  
 以供菜蔬者是也通於其德可以論士矣止君子之仕也上於已財  
 者可以時之不遇而姑聽之唯有德於民者則必不可以已公有其  
 德而後具其儀飾其物則侯之時為重也天子之孝一也天子所  
 有天下則以四海為其歡耕助千畝也天子之事守也諸侯所有一  
 國則以四境為其歡耕助百畝也諸侯之事守也虎王之制也必經  
 人子之情不敢不及其先人是故有列於朝守使澤其其四時之物  
 則其分定其地而多寡以為之等差卿以下各有圭田而諸侯之菜  
 重天子為  
 盛則諸藉則推孝之法也所謂其物者也虎王之教也菜根本之  
 歡不敢不嚴于祭祀是故凡為人子時使有其自盡之事焉其意存  
 其情而竭力以事其祖禰祭之日君自宰牲而菜蔬之餼預諸藉則  
 敬孝之道也所謂具其儀者也故有義以為歲者則耕藉亦以平歲  
 也藉穀之後繼以賜耕豈以窮為善已乎平之供給於是乎在民之  
 繁庶於是乎生重農勸穡者王事之首務也故以責於有國者使行  
 之者奉以為常歲平米辟勿令竭實此則足歲之味也有所主以為  
 義者則耕藉固以奉廟也冕而青韋朝服未韋韋以尊為文而已乎  
 荀彘石物之三宮三字禾歲之御卿於以用之則公侯之事也故



章世純

聲音之道有以法理矣夫法者萬物之所恃以靜  
而餘可知矣夫天地間雖有微至柔之物亦必因數以存之而妙者可  
效今夫聲音之道物之至希微者也非可掙而執也然而可挾而用  
者以氣制其焉耳其為通氣而響應之為兩具為近處而響應之  
為清處其氣之度較者聲之不能諧也氣之為質形之至寂寥者  
也亦非可掙而執也然而可列而處者以器制其焉耳器有大小  
而難以為響之重器有長短而氣以爲至之遠定其器之均節者  
之所不能論也是故天有五音焉以明日也而地有六律則所以司

辰也。來往天者。全以地居之。列六律以居五音。而後可以得其所藏。則天之所以承土也。音之有五。天之中數也。律之有六。地之中數也。世於天者。參以地而數。因六律以行五音。而後極其所藏則數之所以參伍也。蓋物之精者。必有主繫之術。以御之。六律所起。皆本於陰陽。以爲其原。是故黃鍾之管九寸。而中含虛處之氣。函中之管六寸。而中含未坤之氣。惟此而言其來精矣。故律例以物氣而應吹以者。絃而和耳鼓之至者。必有至微之義。以起之。六律之用。皆有道理。以攝其理。是故律要於呂而夫婦之道存上下以生。而子母之倫合。國義濟歟。其理端矣。是以求之。而有致可用之。而倫類相得耳。即使

素尊所以立均出度者幾任耳以佳則能知其為宮為商矣能足其  
處以示人乎獨足莫如獨非莫銳則無以明之於人也能利其為宮  
為商矣能制其為以故用乎求清無術欲濁不能則無以比之成重  
之然則師曠之說亦得有所商矣  
詩雅曆家者言綴傳律呂舊說故宜為度學所鑒也姑存之。不  
以不能二字何故不諱。又于子  
有幾合之理有此說之故分利觀可也。

卷之五

●

都元公

不以六



天下有道 四節  
王者效其德而天可得而用矣夫德則清天正王是已故為政天下  
今世能得志乎夫知天之說則王事可成天之道則行快德而  
已隨其世之有道無道展轉焉之未易也之是故有特而行正道  
有特而行權道行正道則專屬於德行權道則附於強夫天  
是而強夫者能為強夫者必其小能自立者也不然亦其先  
世少有功德者世無大德大賢則小德小賢亦能成其強大天意  
亦細細附之而其人亦能能制小弱存亡之命一蘇之蒙公兵之聞  
是也蓋公自能顯而力行於上猶侯國間能用其民感於景公而  
力并能行之蘇此皆賢德之似而中稍有勝者焉則天意亦稍有  
偏焉此亦所謂展轉屬之者然則大國道可師乎非也天之屬意  
失國持其權也小國而能師大國則又為大國之細其德未有以相  
勝而力之不可以相整當今時政道為政天下者莫若審於天道之  
正而固而用之而有度於大德大賢以遊夫天道之所必歸夫然後  
歸於德以合於天歸於天以合於天下文王之事可鑑成周之業可  
有德其德精大而成道或遠時可為政諸侯也以其事若遠天  
絕天之數易其向也而其理則有天順天之道獲其好也夫有大  
德而天下既已成其為有道之天下有大德而得天而天亦成其為

天命之天而人亦無所歸者焉則豈非天所欲得者哉  
從世功利眼中看來只有小德小賢後夫德大賢又信無道時亦天也  
之說不過讀世文一過使兩家胸臆眼界亦為之一開可知文字  
到理遠處真能推排索解展拓為古真懷陣之靈覺肯力之蒼龍  
大國之不足奇矣

天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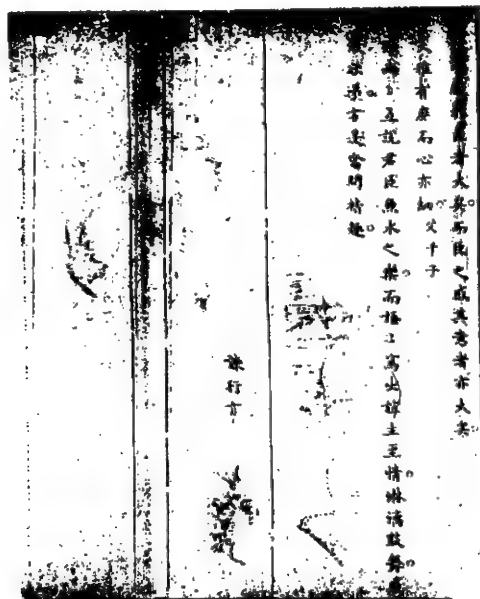
陳行官廳

二句

章世統

大臣得其志而所慮者大矣夫為下為民者為人臣者之志也而其志定用之望能自為施於民哉且思國有施於民而志在於民者不可不察也是以勸臣之道力在臣民何者其志寄焉夫志臣之心不慮思之私計以為慮慮者其薄臣為仰謀之士也臣之情不以見私其臣以為慮以見者亦薄臣為仰謀之士也夫臣之令民以為之媒矣用其能安元之之意則道先令道合而何不合也乎夫陳而不先有相從者故沐而無不從也夫言而先有相入者故言而無不入也吾所歎於民者皆如臣自為之而與君相志其

其志久而信之深則情得合情合而人有不合者乎何種何種而不以謀不以言也何種何種而不愛其謀不愛其言也君而用于臣者亦如君自用之而與臣相志亦甚矣其聽且行而君臣於此同志也君且曰此臣之公爾志也臣且曰此君之令已從我也而上下既交誠其德於其青澤之下而君臣又於此共功焉君必且曰臣之力也哉何有為臣之且曰君之力也臣何有為而上下得交陳其德而要之在下者第行之已之舉在上者兼從之之舉止各從其為而相為者即非相為也且為臣者以為民為心為民為心者亦以為民為心止同得於斯而相為者即在矣非有以相及也如夫



王者之述

一節具

章世統

春秋無詩文異而實不異者也。大詩以見德而春秋則遠以法度者。寬政之後而濟以嚴者。原本所自則亦相代以平王事耳。且六經皆教也。易以天教人。詩書禮樂春秋以人教人。詩書禮樂盛世之書也。春秋衰世之書。春秋何以作哉。春秋之作也。推其遠視審書之體。按其近述。計詩之業大抵在出平之後。以王述德而詩亡也。人二雅三頌十五國之風。不至今存成頌衰周之世。不得成詩以著。然其先詩之以應詔天下者。公其近今者也。近則耳聞目見。耳聞目見則斷上制。制人之精神而作其功。恐故曰失野者之欲得。蓋易性以辭經。章之乃能。

下五

無則二南亦無餘耳

者無他故以迄今也。平王而下。視無厲以詩亦皆陳編而此復又不復採風。則所為詩教亡耳。幸而細眉不故於開闢而朝廷大政左右史猶能存之。孔子同之。初成一家曰春秋。春秋者上之推本王事以總天下之此。庶人之議以總詩者也。諸侯大夫有善惡人詩歌舞而宋之羔羊之要蛇其渙之有美必頌是也。而春秋附其美諸侯大夫有惡無人得乎。望而挽之。羔羊之逍遙墓門之不良必頌是也。而春秋附其美。言僥而微則鼓鑄之。故人僑嗟之。展甥必頌是也。而春秋附其美。辭立而盡則南山之完結。是天之屬時必頌是也。而春秋附其美。是二書相次而意例亦大同。大端俱詳。於陪臣父子之間。要

以應與人心者也。獨微事次序。春秋獨近代焉。耳故六經之道各主一時。如皇帝王霸之通起。如四時之循生。而春秋同冬者也。而歲功傳矣。

王者之述德。不先說詩。國述德而詩亡。詩亡復王者之事不其是。非得夫無復著於天下。傳於後世。故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所以存王迹之絕。非以絕詩教也。如魯為詩教亡而作。則孔子自有刪詩之功。與春秋無涉。文似謂經義相比。附代起。夫其言矣。若謂詩教則至今不亡。當時刪詩亡。故注謂春秋降為國風而雅亡。正以見王迹之絕也。故當重述德也。不重詩也。

下五

王者之

王者之述

一節其二

章世純

春秋之作，聖人所以繼王事也。夫明是非以著勸懲，此詩之所以作也。亦春秋之所以作也。夫政春秋，天子之事也。春秋何以爲天子之事哉？曰本王事也。文成康之盛，其治天下也以成天下，不懲性法度而式於道化，其化民也，取諸民，不煩稱文告而惟博採於詩，雖三而美焉，平僑勸懲，蓋宗夷厲而下，王事廢弛，而殿詩之政亦息，雖三而二，雖十五，則之風其在，可謂有詩教哉？何也？事之足以感人者，莫過於詩也。耳目之所滑及，點相觸於特事之合而明見之所作，其發動其意，最之新已陳之迹，則未免厭而頹也。隱桓而後，世亦近

卷之六

下二

今者鉅重，處處之以爲前，猶其用歌咏之，無紀事，當無以異故，變而爲春秋，春秋，宜書時事者也。有不知詩之說入者矣。夫非盛世也，故其語其事焉耳。事則其大有不啻及聞聞者矣。夫世衰之極也，正其武者，焉有作者之聲，主於存政者，不私一己之是非，而天下之是非，遂皆泯乎其中，此亦美刺半傷者也。止存衰世之事，不及盛王，其體而盛王之道，遂已隱行於其際，此亦勸懲之明著者也。然則天子之虛，述作而有易世之端，則其事固不泯小矣。而湯武之國，不絕一己之是非，而天下之是非，至不及盛王之典禮，而盛王之

道行，四語可傳，文于

王述，始於詩，尚多見於後者，不可謂詩死也。第雅亡而王國之詩，降爲風耳。其降也，亦非則詩者能降之，蓋王政不行，則朝廷無制作，公卿無獻納，獨有民俗飲誦猶存，不泯不繁之風也。

王者之其二

卷之六

下三

附七

如智者若 事也

章世純

智不必病。惟如其所以治水者而已。夫水固非智。而可與爭者。禹懷  
用其自然。是以得之耳。此亦用智者之法也。且自然者。萬物之妙也。  
固也。者。百事之制也。用物而用其自然。則天地捕其是。天智之可  
惡。惟其鑿矣。是惡鑿非惡智也。天下之為智者。不必盡出於鑿之途。  
而天下之有鑿者。亦不足以累乎智之途。蓋智者性之德也。平之心  
而獲其精華。智斯動焉。夫心之精華。何可藏也。被於物而著其文。理  
智斯用焉。夫物之文理。何可滅也。故鑿可惡也。智而如禹之行水焉。  
不可惡也。何也。彼誠水之性也。制其高下者。用此以為教。節其流。止  
生人。力焉。 一五

者。用水以為導。導河自積石。導江自岷山。導則非涸。涸五行之理也。  
順石濟之焉。賴其自然而已矣。龍門鑿之。伊閭鑿之。鑿亦非德。斷天  
地之性也。舍其所得。為復其自然而已矣。夫物達之彰。皆形于與焉。  
其石減於與焉。則上乎水而為道者。水性見而己功亡也。人能之立  
皆也。皆有以制。而惡於有以隨。上乎水而無私者。天道存而人力格  
也。夫是為行所無事。而天下安之。而為世頌之。果安所可惡也。哉。若  
夫可惡者。則有與共工棄水行之珍。以亂天下。顛頊誅之。桀之者。誠  
惡之也。雖淫洪水之流。而無諸侯。則經之。經之者。誠惡之也。夫為  
財何可惡也。

有見

憑他漫糊皮毛。除帶六朝調粉。此大家所不屑也。又千子  
進步刻劃。每成粘著之病。求巧得拙。是亦鑿與行所無事之分也。  
行文增大意。好在屈曲間。自然重復。

如智者

子大才稿

下五

齊世範曰：天下之無一也。名位先而不察，  
刑以服下，斯亦後世之聖人矣。夫天下之無一也，  
性與則二聖用不同量哉。且聖人之治天下，無樂乎盡其所為也。  
可以治則亦已矣，而羅有未就之明，未羅之成，亦希以為已歟。焉子  
此聖人之大也。當觀唐虞之世，一時之良會，其隆盛，聖王之為大聖  
好得之為人奸，於工雖光，然若苗者，皆天下之龜也。而竟似弗知者  
若可以無過，並有一顧而育之，而終不足以害吾治里之不足計較  
之地，而竟之天運地裁之中，一傳矣。齊始流之，故之，故之，故之，介  
焉不少察，大斯政之始，實有以服其前，而附四山以仰天下，齊所以  
則世之機，強悍之族，惟難以折其勢，而一旦而使之并命，天下所以  
畏齊之斷，而竟也。治天下以大略，齊則斷天下之謀，任天下之智，足  
以明力，足以辨者，畢服焉，以為功，竟也。之以厚厚，而齊一明其精明  
以齊之，而一原其終，一正其始，得寬嚴以相易，則齊宜有以勝先者  
如獨不見乎，蓋其所為則天下以漸得之端也。人惟居以有餘也，則  
無所忌，任天下而獨物，太愚者其中必受其不足，必去而回，而後治  
則而山補足，以害吾治，而必恃流，故極致以勝天下之好，則此外固  
無以勝之也。然則齊之盡用其斷者，固齊之有所未足，是  
言文或則賦式，言竟齊則純齊，以不備，備焉生，粒粒小，子亦且

或極可笑之，豈有學問人所宜見之文字耶。勸若林擬錄勝物  
肝且細心讀聖人書，觀聖人大作用也。父子  
千子先生此，真有功於學者。文人好翻新出論，每自陷於大  
不道，而不知究之其所以新奇者，非辭，但不足道，而天下無知小  
人之所當禁耳。

齊世範

齊世範

卷之五

智學則巧 二句

車世統

聖智之不相若喻之而可知也。夫智與聖合而後條理備然二者之分處若此乎。其不相及也。則巧與力之說也。是其其名雖分非對也。舉以相對亦非平分也。夫所謂智者何心。昭然指天其高上者也。進而淵淵而深。有神明輝耀以目物。有份分度錄以處物。而精神以貫之。意以愛之。然後見於事。成於功。悅於心。然發而通行於外而聖人則不然。今中分爲二。舉以相對。而聖人之聖智。即夫人之知能。以之爲之。而不能者有矣。未有能而非知者。此知不必能而猶於知則能知者常多焉。知之數常發也。能之所知而備不能道也。此大分也。

知則能者常少。而能之數常缺也。且知之中無能以泰而能之中有知以達知無能以泰而備成。知則知之體自全。而知之名自祥也。能知知以達而不自爲能則對知而澤乎。即其自分備乎。今夫天以知始物而天用者日月星辰也。又包地外也。地以能作成而地用者但水土金石而已。人包行天中。也。此則人之知能。自來而已。若此則人乎。然則聖智之不相若。當矣。苟爲此物。雖類智可學以巧。而聖但可學以力。此其切於其何也。他引引以似也。似者不即其類也。夫所謂巧知之一節也。夫所謂力聖之類者也。皆不離其類也。且何不詳夫巧與力之說也。人之

聖智之不相若。喻之而可知也。夫智與聖合而後條理備然二者之分處若此乎。其不相及也。則巧與力之說也。是其其名雖分非對也。舉以相對亦非平分也。夫所謂智者何心。昭然指天其高上者也。進而淵淵而深。有神明輝耀以目物。有份分度錄以處物。而精神以貫之。意以愛之。然後見於事。成於功。悅於心。然發而通行於外而聖人則不然。今中分爲二。舉以相對。而聖人之聖智。即夫人之知能。以之爲之。而不能者有矣。未有能而非知者。此知不必能而猶於知則能知者常多焉。知之數常發也。能之所知而備不能道也。此大分也。

聖智則巧 二句

車世統

聖智之不相若。喻之而可知也。夫智與聖合而後條理備然二者之分處若此乎。其不相及也。則巧與力之說也。是其其名雖分非對也。舉以相對亦非平分也。夫所謂智者何心。昭然指天其高上者也。進而淵淵而深。有神明輝耀以目物。有份分度錄以處物。而精神以貫之。意以愛之。然後見於事。成於功。悅於心。然發而通行於外而聖人則不然。今中分爲二。舉以相對。而聖人之聖智。即夫人之知能。以之爲之。而不能者有矣。未有能而非知者。此知不必能而猶於知則能知者常多焉。知之數常發也。能之所知而備不能道也。此大分也。

智學則



天子一姓世世六帝  
臣主之難辨者要足以相欺而已夫爵祿之設治亂之大符也故  
凡軍功之得輕重之除以為相懸則隔則不屬若夫爵祿之  
其弊主於無民若朝有則通則見民疑臣疑君則其弊又  
無君是制之以相疑之等而與之以可安之命而有天子公侯伯  
子男之別有卿大夫士中士下士之差等異其稱以為名也通其  
爵以分也雖然亦止其名也名而不與之實名不可得而辭亦止  
其分也分而不為之充分不可得而別操者爵之實行是先王制祿  
私定爵祿為千五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及五十里之數分而  
事世說

欽定四庫全書

此文亦有完整辭將未隨頤序被耳。又十子  
聖王制度皆本天秩之自然以為節。為其理當如此。不復勢力相  
制起見。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聖人意中原無私為子孫世  
為天子之謀。雖上下相取之道。未嘗不在其中。然非其本義也。若  
為子孫謀。從勢力起見。新無由指唐封建為郡縣者矣。然秦以漢  
有天下者。及不足三代之長。其子孫受禍亦慘於三代之革命。而  
儒者猶訂封建不如郡縣。并論三代聖人之制。亦從勢力相駕馭

天子一



其所以是為是

章世經

權謀行處而與之不然矣夫等遠異而與之所得則有自然之理矣  
視以受祿人所以知分予且與與祿守天子之柄然則爵者出于上  
而無窮祿則賦之莫大而後給之然則爵也者用祿之主也皆先  
王之制祿也自庶人在官者始此以勢力居官者也力事可清而程  
之法可以遠矣其制庶人在官也自庶人始此以作力出地財者  
之力產也力產可清而程之法可以有要矣彼府史胥徒之類其在官則  
而其勞遠則不同此亦五等之類矣勞者比於上遠者比於下  
勞遠平者比於上下之間吾有以處之使所不滿陽竹我者也而府

重文身

丁五

史胥徒之類其賦祿同其多寡則不同此亦五等之食之類矣多者  
比於凡人寡者比於五人多寡平者比于八人七人六人之類故有  
以職之等而不得適諸彼者也惟以農為差而厚者無邪歸其德皆  
將引耕者以自說曰以吾朝夕從事之故即于耕耨賦取之天地而  
時亦可以得此矣天子何厚于我為惟以農為差而薄者亦無所惜  
其德亦將引耕者以自說曰吾以朝夕作常之簡即于耕耨賦取之  
天地而時亦可以得此矣天子何薄于我為惟以農為差而薄者亦無所  
惜可安也庶人在官之祿定而下士之祿亦定則為士者亦與農夫  
然功養獲者耳士之祿定而國君卿大夫之祿皆定則國君卿大夫

六與農夫較功重獲者耳然後以功養食之義明而通推而上皆不  
得以無能居官以治易養之義亦明有國而下亦皆不得以無功處  
取故先王之制祿也雖權衡耕耨者而石道遠深遠矣

明確不更文于子

義群焉則少更繁嚴諸核其布差細審處非作家不能

其所以

重文身

丁五

後文補

性備紀綱 二

東世統

性之論義雖極而不可言者也夫性之與極則有開矣以是  
為性與義之當當于至乎其言曰天下未有知性與義之說者欲  
一之或人二之一之者今性行義謂其原所有二之者然義性生  
謂其終不相離此二者之論皆過也合性行義則天之本然已足是  
便為義者廢人功也死性行義則性之德事不顯是又使為義者絕所  
據之實誠論之性者生之質也義者入之道也物生而有質是得用  
之朴耳可以之性可以之使其所以用之者將有所失而不可先定  
也求之於物紀綱是也道其而適用是利用之器耳成其方紀于  
其事其所以義行者雖有所托而非其本爾也求之於物則格極是  
也今且說紀綱不本之圖中規乎直中繩乎根本之性用未有自合  
法度者性之但有具材而不定所用者亦猶是然耳今且就格極而  
說之不己得其象乎不己得其象乎成之巧用本有生而有之者  
與之愛物之宜而有待而或者謂是為耳是以性之所在物不淨  
二九非淨性而巧格則非此性而然自然者必無不同天下之所  
以格也紀綱所以偏為異說之賢也義之所在物不淨同在聖賢則  
義立矣在庸愚則義凶矣有待者遂不可泥人事之所以難也格極  
時由為一方之節也而且謂性與義一則紀綱宜生而有格極乎而

性備紀

且謂能性行義則格極宜無紀綱而獨成者乎故二者之論皆過也  
文有步襲代告子之言亦皆闕是大刀正當文字父子子  
兩上開說而中今下為字一事意性具與紀綱格極故士缺得亦  
兩上開說而中今下文補字則併意露之不露妙合有然

生之謂性

金

孟子性善

章

一

以是言性而物大同矣夫物莫不共此生而莫不共此性也

孟子曰性善也則明告子之說則可矣且天下莫尊於

貴天地萬物皆同也而或求其異則傷中之最不可者矣欲知其同

則莫若明之於性也者從生名也故於外者命曰氣主附生於天地

則於內者命曰性故養生於胸中而強陽發其運動病與生其神明

謂性也性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也論白者以色止宜據之以色不

當以非色者離乎色之品論性者以性止宜據之以性不當以非性

者混乎性之品今且謂性之白之白雪之白可以異乎哉告子不

謂異也天下豈不謂異也即孟子亦不謂謂異也而謂大之性牛之

性人之性有以異乎或告子不謂異也天下豈不謂異也即孟子亦

不謂謂異也豈不異而天地萬物皆同也對若必蓋之生之說以

求乎性之宜而以獨異者尊人吾恐人不益尊人之品且從以益尊

則也不肖也

今有萬事大力曰事大力之性猶牛之性火之性也大力必怒矣

若大力曰我曰我曰吾見之於火不應自乎清國自提與火牛牛

則火牛父子無異兄弟無異夫婦無異大力來自提與火牛牛

中

生

生

生

生

生

生

生

生之謂性

生之謂性

生之謂性

生之謂性

生之謂性

生之謂性

生之謂性

生之謂性

生之謂性

生之謂性

生之謂性

生之謂性

生之謂性

生之謂性

生之謂性

生之謂性

書弟則受 一節

幸世純

義之爲外據程仁之說也夫人皆可竭長於我此亦足以明其非也  
無止而發根不深矣欲與仁相並得乎且仁義內外之說非有必然  
中分之色也竈之與火從之勝而無可以爲名因以內外之說期之  
盡得意以爲言耳而以長與長之者見詰也將天下之爲內外者盡  
指入己之分更無有微焉者乎理必觀其所對而情必究其兩歸則  
立仁以爲義之對義之說可明也立不愛爲愛之對而仁之說先可  
明也世未有不愛吾弟者世未有無愛泰人之弟者泰人之弟之不  
愛有以明愛弟之情之專且真然乎哉愛弟之情之專且有以明

丁丑

© 2000 Blackwell Science Ltd

莫在我而騎者自快其心矣義然乎哉見言內者必據情也見言  
 外者必迫勢也愛偏足控一平而最善處情所爲則固已有情  
 足分自然起張之利矣是故觀貌以興之儀恭而行之而勉而  
 而退然而如唯獲濟自公所施者摧其意亦以見長者皆欲得  
 於我不欲重失其心由從禮而不辱人之求真人之悅耳具矣  
 夢之心一何遠哉而一則以我爲悅依之自慊一則以長爲悅特  
 憐人以其竟之所向固已知是而愛敬之原實有可推則所探究  
 爲所傳而知之也而固愛之有而深明敬之無所至則所謂立對而  
 知之者也人內外之道多矣亦以仁義自較濟之而是曰長者長

之者云乎。

代音子癡胡頹上。據其辨此理如欲伸者。文子子題接雙行。文勢畢折。而兩邊意思各透。其綽纓之致自生。真古文妙手也。

吾來則

卷之六

1. 100

物之不可定者其幾見也夫有定之物斯可據之矣既已無定而固  
 其心也且天下之物固無全利也其可得而恃者必無幾妙之微其  
 有極信通者亦必無可安之體若所謂操則存公則亡者此亦可恃  
 其常安者哉特稱聽打極全與則其根本之知也將獨可以存止與  
 則其事常有兩也其為臂也左則虛者無體是鬼神以行彼不以  
 而己虛者所待受則亦何可破也其為物也善後上者有明通焉  
 物而不致故不以此一害彼一利亦何所不麗也以此而分所至以觀  
 其虛應之機則止可將打其變化此而立一主以定其內外之分則

李本中

一三

亦可期之為出入出入之期去則其時形而其神焉而才不無也  
 其出入為疾矣技所赴者不濟為之期而時或出入之速也則夫  
 所應之期亦竟決矣出入之期則其時亦重而其神亦著而此  
 又不然也其出入已至矣反而復者無以正其名而時人習於出入  
 之多也則夫所在之期亦竟無是故通處其所至也亦通處非其  
 所至也無所不至矣而吾手定之通處非其所至也亦通處受其所  
 至也通處是矣而吾手定之通處非其所至也亦通處受其所  
 無待者七八清以其神而測其神待使而往者亦從其所而還矣會  
 此時為定者也人又清以其時而測其神而今皆不能獨神也而獨

也

出入無時。就攝全論為正。此心體自然論為修。此文不蓋正論而  
 形容心體變狀亦自圓通。又十子  
 程子論出入二字。故以操全言。然此四句。提當心之活變。操  
 以假人不可不操耳。心之自然上論為正。不必貼操全也。  
 無待與否。知其神乎。看此則事似同。無時故其知非神多一轉矣。  
 其精入處。是坐玉照靜而等子門外。

人本中

一三

出入無

雖有天下 寒之

世統

即物之有矣。養者可以論大矣。夫物待生指天地也。然萬物之不振  
而化事不已。傳乎且物之在天地。或得人。事或得天。道苟有所待。則  
錢皆死也。是獨人心。雖物亦然。宜獨心之亡。雖雖易生之物亦然。生  
者物之德也。易生者物之美德也。全氣便則從化也。理達當務盛則  
應時之機先其生也。華清其數。震澤其望。亦類斯者之使施其易生  
也。無也。雖之勢有解。載之機亦類斯者之流。故是不可不深博天工乎  
而亦不然也。是化起於外。不耗於內。物之有生。天地之氣。能之。而天  
地之能生。陰陽之事用之。陽者物之德也。陽以文典。則日造其所無

卷六

下五

而好其所新。陰者物之利也。陰以武取。則日奪其所有。而損其所成。  
是故陽則使而德也。陰則親而德也。兩常爭於穀飯之用。陽則樂而  
蘇之。陰則使而足之。兩常爭於十穀之機。而大者在於四時之氣。春  
夏令之。而百物皆出。秋冬令之。而百物皆實。受也。小者在于養寒  
之。則日月恆之。而百物皆作。風雨濕之。而百物皆長。是也。乃今而  
暴者。止一日矣。何德用之。嚴徒也。暴者。且十日矣。何刑用之。這尤也。  
然則天地之化。恃矣。彼易生者。亦云取化之捷耳。他萬又何取乎。為  
子有以知易生之不足恃也。

凡題可用陰陽時令律曆雜方技家言者。大力。每能之。若以大力

入此。文忌。常列之。雜家耳。又千子  
止作。得一篇。暴寒。逆倫。羅之。緊要。在一月十日。神全。不理。會。宜。其  
為千子。所。可。也。

雖有天

卷六

下五



為是其智

二句

章世純

智不必異而有不若者其不若有故也夫無以用之智之事固未見也而謂其弗若焉則妄且智之為道也誠萬事之功其能見智必有功其不能見智必有罪無所靜之然索矣而用智不專者則國使智無罪也何謂使智無罪哉守成固之方存中前而不睹也遠過散之機運於勢而不覩也則何謂使智無罪也其是智非智若與不若之形隱焉顯焉今兩政者必均而至於不均之勢漸明焉為國使智之機運於勢而不覩也則何謂使智無罪也其是智非智若與相此者而為下不可分也求一異者必於其同蓋有同而不同之理也

事人力編

丁五

有任焉今雖同所歸而為未用所專以未得其宜則者也則又有任焉而智可以脫之如是則智識相若亦無以知其相若矣矣固不相如智固相如自而事也此其不可以果彼也而謂相若之形隱也如是則智識弗若亦無以知其弗若也矣之不相如與智之相如相若也此其不可以為彼也則不相若之形亦隱也獨以不若為期則未如其果在智與未智與果分乎不專者智與非智有以過獨以智為期則未如其果為若與未如其果為若與無體合於未用者若與弗若以歲故曰用智不專者是使有尾

孫之辨也而無若使其作四書題惟有董董耳大力此文因以題此種文以力為辨其間不窮可愛可愛又子孫天義子孫風入花籃或為鳥道或為漢子皆當空際日前耳

心之有則思

章句說

心所司之大而體之大可知矣夫人心以存望所謂思也心能復思以射神新其所以居來體乎且體之操物各稱量以相納而隨類以相離耳目形氣之體固宜與形氣之物相施受而分量已止固不足與象乎思之數也若夫思則有妙焉矣物之影而異者謂之道妙形氣而為言而人之善學通者謂之思則虛遊無以相領此其所受

國天下之至微也而能為此者非心之專司乎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是故衆形之用故行而不此術隱深以自專其深藏者所以獨為不可奪其不可奪者所以獨為不可測也衆體之職故行一

重入乃精

十五

節而此獨大略以馬司其虛應者所以成其真德其真德者所以成其真助也於是而有諸物之智不積聚以自滿而能德故以為藏其故耳無駐驛之地而此獨留其智目無滌荒之迹而此獨久其居大愚者以其往識操而或感者也彼者之不思則思之以生端也於是有所任物之智常浮乎其物而竟不止如其境故聲之來者有實而於尤遠之聲之听不至色之所故有實而此尤遠之色之所無也夫思者以其見在推打無端者也來者之相引則思之以極望也何也蓋人若欲氣薄而生者也生之來謂之精而精相轉謂之神

精神之合謂之心以心者出入亦喜出而思者能往亦能來也

提二比精正大餘俱勾字纖細制之可也

大力文實好選其博雅千子之最中其病然如後二比却從唯讀倫來偏見精擊故博雅不足病于子以理無定盤針便高博雖用不能用得博矣

心之官

十五

重入乃精

節而此獨大略以馬司其虛應者所以成其真德其真德者所以成其真助也於是而有諸物之智不積聚以自滿而能德故以為藏其故耳無駐驛之地而此獨留其智目無滌荒之迹而此獨久其居大愚者以其往識操而或感者也彼者之不思則思之以生端也於是有所任物之智常浮乎其物而竟不止如其境故聲之來者有實而於尤遠之聲之听不至色之所故有實而此尤遠之色之所無也夫思者以其見在推打無端者也來者之相引則思之以極望也何也蓋人若欲氣薄而生者也生之來謂之精而精相轉謂之神

人有明金

章世純

禮之辨二之者失之也。夫禮者養也。即食色而足也。必以爲而。以  
 新制是爲以所見爲輕重。且禮之名。先王其所以範民也。  
 際上者。以爲爲人情之餘也。而欲去之。執名教者。以爲爲人情之  
 制也。而欲尊之。人爲人情之餘。則禮在人情之外也。以爲爲人情之  
 制。則禮愈在人情之外也。禮苟在人情之外。則爲尊情之所共排。方  
 不可一日存乎天地。胡又空言與食之存生。乞之得妻者。越或則  
 以爲禮制於食色。則何之於禮也。何也。禮誠爲故也。此  
 而四。是其重且大。若奉饌。食色寸本耳。若金。食色得耳。其誰信  
 之。而且以禮之居者。特居於情之重。而更取禮之重者。與之爭勝。取  
 珍見之。皆者以當夫澤之則生者。取喻端接處于者。以當夫不親迎  
 得妻者。是信然乎。其具足以中禮乎。夫欲食欲已人情也。不欲終見  
 會亦人情也。不欲爾東家。獨亦人情也。記之亦情。爲情。安在其情  
 爲禮。屈然當和爲情之說者。待奉吾說。而自可推入於情。則另欲爲  
 爲禮之說者。亦奉彼說。而自可推入於禮。上食禮也。苟食開生死。即  
 以禮食亦禮也。以迎禮也。勢不得親迎。即不親迎亦禮也。禮之輕  
 重。不能勝夫禮之重者。自禮中制量之數。意何當足食色。竟何當爲  
 食色。屈如是。而禮之權可以專。可以信。愚民之心。可以行之。窮世不

禮雖然可以名禮者。人即可以名情者。則信禮之名。爲聖人之親  
 也。彼尊太上。而玄同者。真是也。

此章乃孟子精義之學也。權衡輕重。聖人復起。無以易也。不知大  
 力何故極。誠之。始由學問。殊淺不細心。請聖賢者。耳禮惡民  
 禮誠爲。爲情。非爲禮。尊太上。尚玄同。不知夫力身在學  
 宮。借四書五經。一科名。何苦。與孔孟。要作老莊門下人也。父子  
 禮本天來。情本心來。禮未嘗不合於人情。然必合於人情。至善之  
 則乃好。謂天也。因人情而權衡輕重。其章段。辭文。位。惟正。反。安天  
 也。故明禮則情清。其宜。情情則天理可格。此聖道與異端分界。原  
 頭。此處一差。以下更無是處。自良知之說。學士大夫。皆以本心  
 爲宗旨。而以本天之理。皆屬外假。波蕩陸沉。爲萬世人惑。大力皆  
 公。皆爲所惑。蓋文人尤易陷溺。以其波蕩。邪遠。近乎文章之說  
 切也。當時有千手一筆。誰不能。其橫流。然亦拉攏一破矣。如此  
 評。不可不傳。爲學者戒也。若其非理。而觀其行文。真辨才之  
 筆。可惜可歎。

人有有

善事天者近取諸心而可矣。夫性天同物則心之中有天矣。誠心事  
 之不亦通乎。且君子事天以敬。備拘縶之學也。然使揚以形之而對  
 而置其精之野。通以結於事天。未也。夫君子之懷其心也。以天為懷  
 恐懼於己。不遠臨之以所畏焉。而志可重也。而君子之事天也。仍以  
 心。然若招招以火則殊與之以所憑焉。而功可實也。故求來之心不  
 可失矣。夫求來之心。天所與我之謂何。而心所自有之性。不可格  
 其格。其所有之性。則求來之心。謂何。彼一心之內。性清其性之所  
 與。備能消也。聲而消以獲焉。則無心之術焉耳。一心之外。物誘交  
 則性之所發。物則致之。妨所成。以轉所發。則全心之方焉耳。而此時  
 之心。已與天相呼吸也。而此時之天。已與心相往來也。蓋理之精者  
 大小可以同量。此心之性。天人會之矣。五行之物。實不於五德也。  
 德不虧而心返於其初。者。同與天接耳。且理之同者。彼此即可以  
 相感。心之有性。天在。心中矣。仁義之實。不於於於陽也。仁義盡而  
 心。攝証於太虛太虛已定。天位矣。故別天于人而言之。天主我也。全  
 為。全而歸忠之至也。而俯仰之際。固可不視焉。合天於人而言之。  
 天即天也。不自覺不察。天觀之至也。而所對之境。併可不說。以此事  
 天。真從天者矣。

存養心性。雖今次第下工夫。及所以然之故。俱不曾理會。故為聚  
 源實然耳。

存其心

所以立命也

章世統

君子所以用天之術亦求之身而止矣。夫命者天之所不可干也。而人動則天隨命亦何嘗不在我乎。且大命不移小命日成。大命總成智不能規乎其始也。小命日成則視而為而制也。然視而可為則已奪其所以安存而無存之以見存焉。是以富貴賤人皆受之。豈獨君子必與之以安存而無存之以見存焉。是以富貴無薄之以貧賤我其修身以俟者可以安存不可以見存之理也。則能立其安存之命者也。亦可以富貴不可以貧賤之理也。則能立其富貴之命者也。人不能竟保其受主之分則應消之數固有不能以自守者矣。

丁立

有量之吉或以損其數而小分之凶或以增其數是天道人功不足以相持也。唯修身者為能以所養補所累是以應消者不至於中道而夫人不能自必於造物之權則陰陽之制運轉以歸人矣。夫固與之我即代之而既定之票自能於相起之途此天道人功不足以相反者也。唯修身者為能以所修易所累而陰陽之事常泰進而為用其吉山禍福之事皆情性以取之信之於所作必之於理。根本有與其分者也。其作也報也休始也本末也明有相立之勢天下清而見之而皆謂之曰事理善惡氣祥之氣皆物類以感之幽明各分其所而兩物相聚於其似亦未有與其分者也。其分也報也積

神也。氣竭也。齊無相至之迹。雖至明者不澤而知之。而皆謂之曰鬼。

神然則修身以俟用事所以立命也。是以君子之於命也及其已然則安之以天道方其未然則用之以人事。不自小其事。不自狹其身。以為己之計焉。赴陰陽之故同於人也。

正當明切文字

雖石正當明切文字。邊方儒士有子村。盡老佛之見。早曰。立命不是此字。為山轉禍為福。亦不是。知其然可奈何。而字之若命要之此分字。不是。術第二人命字道理。

丁立

丁立

所以立

萬物皆備全一  
 明乎我之說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夫物存雖中時易為耳。反不求之是猶知路且天下推入。然使物有通德。雖物能通物。則雖先齊孔子亦無餘事。之雖然亦無物也。我而已。安何以明之物之通物皆備。打對觀我之。我亦速推打耳。觀物皆自我也。此為天地之間獨一我。已然則有問我安在者。非偏倚萬物當之也。有問萬物安在者。非偏倚我當之也。一性為性也。一情為情也。一影為影也。是之謂多。為性一性也。為情一情也。為影一影也。是之謂少。矣。故曰莫如敬。莫如恕。二者以我從事也。不樂我而定之。不離我而推之也。  
 事人由誠一五  
 誠通者。生與起。生愛上。生仁誠相。是也。萬物之通通。無以通者。皆不能貫物。而縱行有物者也。凡無能通者。皆不知用我而若于有我者。之物者。君子之所欲觀。我者。君子之所大用。物我合而遂天德。又得是帝王聖賢之物也。  
 此等學太。在我學者。皆之。必以為古。以希射。吾正病其不古。不射耳。後古未有。以漸則為古者。亦未有以誠字為別者。古者。善藝朴拙。之。則者。雖然。于何壁。亦無可譽。而上之。謂以誠字。孫為古。解。但見其。耳。解耳。無節。春。相。性。與。成。謝。耳。一。重。于。執。華。為。之。可。也。月。之。仁。上。可。譽。暖。而。至。矣。文。十。子。

于而明者。以語。言耳。抑未矣。題之理解。全不足。又河論。語。我。若。以。文。論。亦。不。可。不。謂。之。士。則。華。其。古。則。出。佛。經。語。錄。後。世。子。書。語。說。非。先。泰。以。上。之。士。則。技。不。貴。耳。者。因。泰。文。字。乃。知。古。則。之。真。妙。也。此。物。字。持。事。物。之。理。言。非。人。欲。記。義。舉。未。之。謂。之。者。物。字。解。便。生。出。用。誠。尊。我。二。氏。之。言。矣。  
 萬物皆  
 下五

明乎我之倫物，而可以善此物之用。若夫物生，同理即以同相。若  
也。君子所由大乎我，而細乎物者以此。且我之有我，為陰陽之行判  
已，即為造化之形。若在我，不備則離分而同一。若使離分而  
已，而然則已，而有不備，則小惠於物，而不見則隔。若夫知我之  
為我，倫物以同存乎。何言乎其倫也，以不異也。精神此，行天齊運  
此，行此日，為日月而為虛空，惟此故不可勝言也。而小者飛走，幸  
不使以形，形若差次，則生類大者，若巨父于兄弟，徒以同對，惟  
移而莫若，攝且夫氣同生，慈喜同性，攝以而人，我飛走，幸之為  
事，人亦備。 一五

至而愛我，對父君子，對子若父，惟此而若。臣兄弟之誠，至而身我，自  
造化言之，必給者，蓋同也。自我言之，故給者，若我，蓋倫之大焉。  
物莫不自我，不相物通乎此，則自我之說，不足以盡私，愈是以親物  
倫之說，不足以隔世達之，以私我，若我倫乎物，則我善人也。說倫  
我，其俯仰，吾則莫不存於我，身行是，其之得，以有其性情，而歸然得  
然，其為樂也，豈不大哉。夫不局促，則已，樂矣。說不局促，則已，人矣。是  
萬物皆備，我財物，思近也。既皆倫於我之一身，亦即遍於天地。上  
作倫是類之有以動其相隨，而同愛同惠于求仁也，豈不近哉。蓋我  
乎物，則已仁矣。既我乎物，則已近矣。無何以大，以倫萬物故大也。故

得皆倫之說，而君子善用我何也。為其大之也。仁何以近，皆得我  
故近也。故皆得倫之說，而君子人善用物何也。為能遠之也。故我在  
物，謂之大，引物皆我之謂近。

我字滿紙，時文是也。余也不意大力為之一篇，若謂瑣瑣小數，數  
文字，父子

其深與首作同，極善在物字。故以乎我字滿紙，是達已物一體之  
說，亦不足備家道理。蓋從原頭差來，不止小數數矣。依他說  
是萬物皆同，我非倫於我也。倫於事理，不丁。

君子求其在我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夫有我而萬物就其矣然則亦  
我在我耳外物又何事焉且盡天地間皆物也物之相物而有屬  
而道之所起皆之所致盡此矣夫若君臣父子以生相連以事相及  
之屬皆以爲道道猶法之大小者是矣若夫有命無性有性無知  
之偏皆不以技巧從德化之念然所以我後物也有離其不屬之思  
以一使萬人有小大不及之憂將何以使正主之類相守而安相  
而和矣陽春一氣之春乎將何以使別生之類在所能育在利能  
相均于生長之門乎是有我在矣我之爲我均物應以受生且物之

萬物皆備

下五

萬物皆備

萬物皆備

與物分一氣而別氣則一物無於萬物矣以同情相傷也如是而  
物無萬者使一物耳以知物之少也在我萬物在彼其亦以同情  
相傷也如是而我不使萬物附耳以知我之多也物小而少則  
無不見也悲哉多而大則無難也之憂然則如之何亦云誠而已矣  
此君民親友之所以勤而所以成人類之歡也推之至盡生物性繁  
能育中其也其人知之何亦云然而已矣此上下前後之所以通而  
所以成則隱之也推之至盡天地變化草木蕃榮此誠存乎我  
萬物皆備矣知度物我亦可往矣而者道之大端也至於成則業之  
至也合道無業天下之能事畢矣聖人何事焉

中傷節太飽誠節太飽或中傷勾得得難合錯錯亦不可廢也

又十子

中傷節不曾道着一勾云何得飽其難合錯錯都是錯將誤耳  
南道諸佛最走同非大開覺便了却也

萬物皆備其三

萬物皆備

下五



君子之事

車世純

君子之所以事君者，不夫正而已。夫兵爭之禍，其究不可言也。將  
 道與仁之分，以自守，其可以少安乎？且夫魯與齊之勢，天下知  
 其不敵也，蒙桓桓人，猶言其為，而自為其謀。君子有以處其後，其  
 情，以能言修德之勢，則恒快委簡之君，非魯所安受也。有術於此，一  
 舉而名實兩附者，則道與仁是矣。君子之事君也，明乎兩體輕重之  
 際，必托於其主，大以使其君可居，以為其辦乎事變始終之分，必取  
 於其主當，而使其君可恃，以為其全。如是則全道安遂乎？道之所主，非  
 獨我不以慶天下也，分有所辨，吾以自尊，而天下得其義，道不亂  
 矣。人亦志乎其亂之也，而我固可藉以自固矣。非是，則無自用之法  
 也。與道為徒者，非仁安取乎？仁之所主，非獨我不以處天下也，實有  
 所感，我以自為，而天下得其慶之仁，不安思人亦志乎其為患也。而  
 我固藉以自全矣。非是，則無自全之術也。惟得此而端以效之君，而  
 君可以為君焉。靜有之，其之健，動有湯武之精，微使功不立而勢不  
 張，而必可以自托其處，而先於其君，惟得此而端以效之君，而君可  
 以得實焉。道可以自為之固，遂可以效人之心，惟使于支解而弓天  
 索，而必可以守己之下，而流人之為，為君子之君計，無有輪於此  
 也。為君子之事君計，無有斯以者也。若夫南陽之後，竊謂魯也，不

然也

車就魯上說，雖是然，此題不免供小矣。父子  
 皇止供小哉。且說陳道仁，其謂孟子私計魯，必不能勝魯人，越魯  
 不肯受是端之君，而借道仁之虛言，使之有托如此，巧詐偽矣。此  
 僕奉之顧，何其真，猶嫌了孟子矣。拙坐不識道與仁之理，使朝乾  
 夕惕。

君子之

下五

車人

行之而不  
 天下之所味者其未嘗離者也夫道者身不遠亦即身而會耳而如  
 不著不察者何哉且事之得也以其道者也其夫也亦以道者也近  
 則宜得之遠則宜失也君子是以無怪乎道也大道者何物哉者物  
 之理耳有物之理不離物而用焉亦存物之神耳存物之神不離  
 物而妙焉如是而著無功何也本為者也如是而察無能何  
 也本為察也雖然天下之事固未可以一理格矣以為遠有難通之  
 難或偏以遠而致焉難固不取遠為類也以為通有易悟之便或更  
 以近而隔焉易固不取近為類也此有故矣物相明相冥而相求  
 者人自為之  
 所以是也近在身者則求心求心以明無所發其端矣物亦相  
 明其偶然而初所以明也故與俱者則隨境而解境而解境  
 無所動其機矣此又何難乎行不著皆不察也哉夫主人之類日用  
 之常其當即道也遠宜為經矣聖人之所以安知何何不為  
 道也其不當亦猶是道也生其中心矣已日用其中矣夫之所使  
 相之何不為道也今也存乎我者以為情欲而不以為道存乎我  
 者以為事物而不以為道夫所命者不幾隱乎以為情欲者不知愛  
 其道者亦不知其性者不幾偏乎終身由之而不知  
 有焉

文特融成一片耳當觀其自在處至於不著不察亦人  
 有欲一現添出可刪  
 不著不察所以不著不察是什習時格致之功人之不著不察或  
 自以為已知或發難而不下窮理之功或心粗而不能入或探  
 一與就而不求知或用功而走入拘礙之途可知有多少病痛在  
 此近而易忽故不著不察止見得一極病耳其文却清利  
 行之而  
 王公尚

聖人之治天下其術易矣夫如是而民是如是而民以其事皆  
可前規也有時術也乎哉君子於是知王道之易也○用乎民事之  
所自○用乎民情之所必○然○故○之○以○今○而○王○事○存○矣○天○所○謂○王○事○者  
何○也○其○要○則○之○已○耳○其○終○端○指○仁○之○已○耳○二○者○有○故○其○所○以○使○之  
有○德○何○也○天○地○之○所○出○固○有○餘○以○養○民○也○民○之○所○作○固○有○餘○以  
自○養○也○而○無○術○者○獨○焉○蓋○不○足○夫○不○足○生○天○下○之○公○惠○哉○特○無○術  
者○之○私○要○過○計○也○善○者○當○其○所○生○相○其○所○害○生○之○速○一○則○而○害○之○所  
處○也○害○之○事○三○君○之○說○故○有○害○焉○上○下○公○私○之○食○有○害○焉○上○下○公○私

章大牛

下五

之用有害焉○主事饒者○事○而○財○居○然○足○矣○是○故○君○子○無○難○枉○足○民  
也○是○故○君○子○無○難○枉○仁○民○也○物○不○爭○於○輕○重○爭○於○有○餘○不○足○則  
事○非○以○其○重○也○有○餘○則○非○以○其○輕○也○民○以○水○火○相○賜○亦○可○知○矣○不  
大○金○木○土○穀○俱○民○之○惠○但○使○之○足○而○其○勢○固○均○矣○正○德○利○用○厚○生  
保○守○民○之○命○但○使○主○席○而○其○收○固○全○矣○富○而○好○行○其○德○者○固○人○情○也  
豈○待○君○之○教○之○也○哉○而○况○可○餘○教○之○也○哉○故○君○子○無○難○枉○仁○民○也○由  
貴○古○之○所○謂○同○乎○民○事○之○自○有○由○後○古○之○所○謂○同○乎○民○情○之○品○然○二  
者○王○道○之○大○端○而○固○可○坐○致○也○故○曰○王○道○易○也○

未嘗不以古勸自命然此等順易於見長哉生之能為此者多矣

於此則高者後漢正自雅文詩太奇矣○此章仁字即在害之相  
通處是非聖人教化漸摩之仁也○謂以便是教仁不必更有王道  
即夫其義請是文自明

堯舜性之也

章世範

聖而天者其道自然矣夫有諸己則不求諸外任其性之自然而足也則謂之性之焉堯舜其最隆乎方今以未皆以二聖為紹天開人之宗夫其所以授事任天者必有元也性分同物成獨得全于性故已同事于命人各有性而性不可得而用性中央之位也而加以四方少偏則兩岐之歲皆偏矣高明說得亦各有其累也人其不用性而片人自性之待賢之待也而待歸而或待歸而本性之未周少矣則堯舜先亦各有其後也若夫堯舜之性則足信其數堯舜之道則盡于其性天生是而後歸自然有以資其至理無扶而竟造人事無以蓋其功人生而與天離即惡與天之理亦離獨性有授受之親焉而堯舜本之以成能也遂使陰陽五行之故而照傳於人事人生而有已即多有已分之事獨性為萬成之體焉而堯舜依之以合道也堯舜使耳目手足之用盡入于神明蓋性之而性道全矣堯舜之而入者有止性之所止者無窮如光取影造物而成彩不得其盡也凡性之而于道妙矣出之已者既安被之物者自順如陰陽之化然物而不泥有以和于其然也然則堯舜之道將一無所事乎此又非也人有為則智用紛出動息作止早已入於習化雜質性焉也竟無不留之利思慮也謀為也非性也物無為若有機相使動

性也故惟有為而無強者稱焉此固非夫人之所能同亦唯無作而有用者稱焉則亦非萬物之可取類也

聰明人無學問故性至賢道理源頭處不明支來扯去只在末一截搭可欺也又千于

性之非古性亦非性與人也即古性亦非中為性真為性也于于細批云大力尚未夢見性字誠然

堯舜性

君子引而

章世範

道本易從存乎其人而已矣。人能不能人之所自為也。道則在日用。亦安用米多行教哉。止有善學即也。善教自致者不至始以道之。若已矣。不立而青教始以教之。少術矣。人道也。亦安可米多行教哉。君子之道。立人之道也。無不可踐及者。若子之教。修道之教也。無不使可踐及者。已道之微者。不過率性之隆。若子之及。其應用之。故於彼而當隨其從米之端。行以然。而從米。不附應用之中。見乎道也。乃在天下國家之間。君子言之。及其日用之。贊于彼。而空。隨其整。之功。行以然。而從米。不附應用之中。見乎道也。乃在天下國家之間。君子言之。及其日用之。贊于彼。而空。

書友身編

下三

者亦以全道。不以偏辭。其音者。率體用已。露矣。引者。明道。不發者。亦以妙道。不以成辭。其通者。變化用已。彰矣。若子之教。觀君子之道。其果遠乎。亦米近乎。若子之教。為要者之。其果易乎。果難乎。中道而立耳。則已。近矣。近之。中人求易。馬人之。所不能得之道也。從其中道。耳。則已。近矣。近之。中人求易。馬人之。所不能得之道也。天下有願。欲聞通之士。見焉。知米。則無不。也。反。委米。則無不。也。天下有願。欲聞通之士。見焉。知米。則無不。也。反。委米。則無不。也。精之所持。亦無不。也。其親道也。若可見。則者。率性。之。至。侯。濟。合耳。豈猶有。或微之。若已。或能者。從之。則非。教者。就之。也。唯。能者。從之。

之不能者

不與

則

非

教者

之

也。不能者。不與。則。非。教者。之。也。不。然。而。別。求。所。為。或。反。之。方。特。抑。假。設。辭。以。標。事。則。能。而。假。設。之。分。不。休。道。之。分。是。為。不。及。之。勢。將。益。益。教。術。而。標。事。則。未。苦。道。之。不。勝。先。苦。教。之。不。勝。且。無。相。依。之。途。大。致。親。近。素。發。律。是。臨。人。無。以。歸。厚。材。射。人。無。以。斯。質。的。也。雖。有。五。患。亦。如。其。不。可。矣。一。為。好。時。文。存。其。諛。可。也。文。子。子。如。是。則。為。之。文。尚。以。為。熟。尚。以。為。時。文。今。人。試。讀。之。如。口。生。蠱。思。一。恐。然。然。則。今。之。所。謂。熟。時。文。殆。應。爛。不。堪。之。物。非。熟。也。非。時。文。也。運。句。相。生。一。氣。折。旋。而。其。間。節。對。意。為。變。而。子。也。

書友身編

下五

君子引

春秋無義戰

章世熊

春秋之言戰者皆有所刺也。夫義而戰之則非有其辭焉。春秋之所其者竟安在哉。當其時王不朔王貶焉。侯不守侯使焉。而會盟征伐。交聘相問。中矣。夫兵者亦盛世而不廢也。然師之所尋。凡黎之亂。純而民之足分。使昭王略者也。春秋使伐征討之所加。其近者姬姓之兄弟。其遠者子與善之甥舅。則親暱者也。遠處之戰。升師之師。亦一用即歸耳。春秋二百餘年之間。稱義者三十二。稱伐者二百十有五。則濟義者也。元子諸葛而寓其意於文。皆寓之以不美之辭。是故連兵而處者。為首兵也。首兵聖人之所善也。而兵而善先天下則

春秋無義戰

一五

略彼焉。專治首兵者。所以治衆也。有大而辭師者。讓用衆也。用衆聖人之所善也。情武臣之力以相加。則師罪焉。責辭師者。責用師者也。而其善於惡。我師不正。加兵不正。勝於義為已悖也。而其善於惡。我師而曰。取度人之師。亦曰。取於義為已悖也。且夫春秋之所錄者。宜莫如桓火城。進之戰。楚書曰。及使主兵也。雖善其成。而終惡其所以成。雖進其功。而不與其所以為功。是亦有善不足于大也。義也。春秋之所錄者。宜莫如夾谷。浴子之滅。晉日而滅。惡在晉也。雖滅秋而一以滅中國之辭。加之。雖傷秋而一以傷中國之情。傷之是惡有所不足于善之義也。由此觀之。春秋之所與者。竟安在哉。有

善不惡。其為不義。則均而已矣。

約略舉微。亦人所難知。是為古。但恐大力滿天下耳。又千子。千子。其引據義例。謂不能盡舉。且未知春秋書法。果如是解。否是也。然此題不舉。以斯義。則無字如何。判決。必欲求春秋書法之果如是解。而後下語。則三傳俱可疑。人何從得其解也。但求其理不悖於聖人之道耳。

春秋無義戰

一五

春秋無

仁也者人 一節

不成人之美 不成人之惡 章句

君子之所為道者不離於人者也。蓋有人而仁在而道亦即在矣。若夫其近哉且天下皆徒慕道耳而其能居其處夫不能名其處則無以相類而後何以相從也。吾以為道為虛位仁為定名欲觀實指適之求之指仁而已矣。仁為虛用人為定需欲觀定指仁也求之人而已矣。人天地之事有為無情萬物之功有情無正若夫有愛欲之情而不大於中正之通者惟人類獨也。然則仁之所以為人也豈不為明也哉。君子所由一其名而同所稱乎。一矣不啻分矣而合之者以其有類之者也。雖矣不啻合矣而合之云者以其有本不離也。蓋入乎焉。不離人乎哉。 同德之為為仁者也。大形質具而遂於其類者此人之說也。惻隱動於故行其用者此仁之說也。而者以理言之則宜相待而立者也。而以情言之亦自相同而至者也。是故人事之所自切則亦人情所稱躍以所深乘所切而夫婦父子之屬著其說矣。推而至蓋隨遠亦貴焉。同行是相親者也。人事之所大則亦人情之所應以所隆隨所大而所越幾幾之類則其經矣。推而至蓋小物亦乘焉。同行是相親者也。是其所而當之者矣。而亦何所見合哉。生人之事件以生人之情則止自欲其所欲為而已矣。矣是其為道無而竟亦何所為哉。生人之情以奉生人之事則亦止盡其所以為人而已矣。故君子所為道者不離于

人也

前平細而後平丁事又字耳。又十子如其字乃仁與道極只是人。考人情也。蓋孟子之說哉。仁者所以為人之理人身乃仁之體實以此理合此體實言之方見其道理出來。非謂仁與道只一人情盡之也。

仁也者

接







錄亦不論人事通性理題也。世病說他讀書未廣彼却不服。只是他看詩孔孟性來與老莊聖書違厚。漢秦魏阮。及近日陳獻章王守仁李贄等說教。極是一樣。可恨。可恨。此絕無是非邪正。或反例。亂亦得。則讀書越廣。越不可救矣。世病不水大。力正。嘉以。後文人。學人無不爾也。

義之於君臣也

章世純

義之所發於其分之相屬者也。夫人有義則必用其於事矣。君臣之閒。用義之所獨厚也。且此人所介於身者。莫不畢行於此。獨厚之閒。也有猶於此者矣。人非獨仁於父子也。有事於此者矣。而義非乎義不若仁之易見而感之以所切則亦均有自致之誠。義人出仁之轉用。而施之於易也。故曰。固有深望之乎則其於君臣是矣。尊卑有大辨。則仲尼之私其得而用反之於我。原有是嚴威儼敬者。自將於是而果致也。必嚴威儼敬者。屬義。而自同於君臣之辨。而用耳。上下有泰交。則離合之念。亦無所容。反之於我。原有是誠懇測者。自將於是而發揚也。必誠懇測者。屬義。而自同於上下之交。而用耳。是故共為義也。不以自為義也。而固已義矣。余王土者。有為天厚地之哉。繼主組者。有稱臣拜首之思。夫人皆已如斯。固不以為法。制之而使也。其義行於君臣也。不必以遊君臣之歡也。而固自行於君臣矣。在威明有威。格無水之義。嚴危氣有乎天。顯比之矣。千古美已如斯。固不以為聖賢之所教也。而君臣之待於義也。重矣。為之名。以定之。而名有所止。為之儀。以隆之。而儀有所歸。有義以行之。而後君得。以有其尊。而臣得。以有其卑也。則義之足以明君臣也。且義之待於君臣也。亦重矣。用義於他人。而分不足以生其義。用義於己。成而

愛己足以捨其敵有君臣以政之而後盡行義之情而究於義之勝則君臣之足以明義也一理不捨其所開切不足一見其深矣故君臣之交而見義之如是焉於此可以存義矣理不捨其所深至不可離其原本政義之為君臣而和義之必有義於此可以得義之從來矣又義所從來則性也非自外得也雖然仁之為性易言也義之為性難言也父子之不可絕乎人心而君臣之分常義能自全以何故與勢既勝而欲交爭則義之為性則易捨耳要之義即不見於君臣猶能以化端自見也

極其深處猶與而深微之效自在順成勢無一例也 其出尾

兼勢趨下舍大舍而為其會眾通融之法尤古人所難陳大士之於二字則例處無極起性也二字如理其道除無翹花片鸞鏡無定可玩而不可破爛足為華妙六識思實六義便是性非義之上更有性也是則從非則求可則進否則退明則良否則死之類乃所謂義非此性真切之謂也又性義字性字稍有象屬大分明在故者來終與仁字不同即告子內外提問也

義之性

止地人民政事

章世統

有國者不可不明于所有之重也夫諸侯有國之所有者何也所有無定所實即在矣且為人君者不可不知其所有此者安能得由之決而不知則德威身之固安諸侯之三寶諸侯之所死也星位者諸侯之所以加其臣庶也則所以成其位者幾何事勢者諸侯之所以德權天下也則所以立其勢者幾何事人能令國一富一貧者土地也土地者五穀之所生也土地者百物之所生也夫得則富是餘則貧所從來矣夫以鄙魯之國不能與晉楚爭號之敵者非智不若土地之相去遠矣人能令國一弱一強者人民也人民者

丁丑

才俊之所出也人民者兵賦之所出也是則則強是寡則弱所從來矣夫以宋中山之君不能與齊魏爭稱員之衛者亦非智不足人民之相去遠矣若夫能令國一輕一重者政事也政事者功業之所由也政事者霸王道之所由也若夫則則輕舉薄則則重而代宋矣夫以商周之勢能與秦封定天下之分者非分相通政事足以相傾也星三者若斯之重也夫以天子建德作之土賜之民而政之以教教神教思我祖求定其德也分之以為實教也諸侯受命輔其土籍其民而三年報政謹厥度用戒不虞亦其慎也有一以為實教也無疆三者而要其所皆則人民為之主土地其所係而政事其治之

土地人

華三純

草木方輿

下土

1

之謂所以

清夜亦猶此不聞見言且盡指山勢言特之反置於夜如雖  
 形家如此是為手也言千子  
 亦足以存言不足以存仁義之良心非云夜氣不可也日間時  
 循理不已則夜氣所生息者漸消清指山六指生靈所為不  
 夜中振振指山其制制雖微然中有似足而隔處須對也

格之反

格之反覆 二乃其二  
 人心之愛夫則其害深也夫仁義誠有根之良也仁義固於不絕  
 不心也然其如以反覆者何哉且天下聖賢少而狂惡特多仁義之  
 人少而不仁不義之人多則性善之說要無以解於天下矣夫  
 者不宜有不善也而用有之者解在乎格止也而格止之說亦無以  
 解於性善矣有根者不宜受辱也而受辱者解在乎格止之說亦無以  
 害心非一害之而已也一害之而已則必無有能害者矣心之受  
 害非一受害而已也一受害而已則必無有能害者矣心之受  
 格無則其害深矣且則夫一害之而已則必無有能害者矣心之受  
 害性者或生而害之以至於冷月云云或或今之來者亦以抑  
 而累情於歲月周以相解則夫向之來者亦不足為害也夫後  
 龍德於念所甘也唯其相累於至久則其類且聚至聚則多則  
 力除矣夫天下人豈有性者哉自一良而誤之以至於百  
 亦已類矣今之來者亦以不類而大得其類固以類類則夫如  
 其害亦將不足以救也夫後集者尤集於見所用也於是集情  
 而集者且此不能養也何也清夜亦格止之時也格之所留於因  
 而格止之說不復置於向時要息之餘於是集情於夜之餘而見者  
 至此不能見也何也清夜之餘不格止之餘化難而而起早為

制而重陰之人不復能受天地清陽之氣如是而猶有存焉者哉夫  
不立於反復相勝而遂夫者則不得謂之性矣言性則未之者深也  
達夫勢窮理極而後不能不奪也必深者之事也至於反復而不失  
者則亦不得謂之性也矣言性則其變化神化達夫易物相習而不  
能與之為用也必大伸者之事也如以說者可與論心矣

夜氣也格心處不如前篇而反復二字特佳得二作合之可展全  
文又千

三畫格心而有夜氣一線滋生至於反復則消者日甚而息者不  
足以供所消此一線漸減良心乃喪盡矣重陰反復二字極得肯

章大才稿 下主  
恭誠厚前作夜氣亦格心之有病也

格之反

正霸桓公為盛 章世統

霸之最勝者不可以霸少也也夫霸不如王霸之中猶有升降焉若  
桓公者亦非晉文以下所幾也蓋霸之業者美於敗而霸之盛者亦  
近於王自周襄王五霸迭興代主齊盟而事始於桓公然天下之  
亦於始而厚也何也天下固猶知有王也猶有故事而遂繼其迹  
雖有變革亦不遠矣此以知桓公得天下多也天下之事亦作始者屬  
也何也天下固不知有霸也未有故事而遂繼其迹人非大有制斷  
而不行矣此以知桓公之人事實也桓公之功此徐所及也征伐會盟  
勝勇逐之方伐或也伐徐美也伐山戎侯也而大莫重於攘荊  
事大才稿 下主  
之以八國之師而屈完來盟江漢之間亦稍集矣故桓之盛也表而  
南北四征不庭一明王時之有域則無外也桓之德亦非徐所及也  
稱仁稱順被同盟之國彼那為都也城郭丘為衛也城郭復而祀也  
昭大莫重於擊齊高子仲南陽之也而得公以立內外大業蓋其定  
基故桓之盛也四十年間親近來遠以天下而為心則至公也是  
以春秋於桓之盟也列諸侯而書同盟于之諸侯也王者之舉也海  
東而樹同德焉霸者之舉也臣王而歸同欲焉是同盟之義也則春  
繁于桓之盛也春秋于存三山國也略其績而不序連之王也天下  
之冠與天下安之天下之亡與天下存之代其德怨之速也夫春秋

得柱之厚也。故桓公之霸。所謂盛而通也。王者也。昔文而襄。錢土  
 之功。有似肯止。望泉之會。有似召陵。然實何可比乎。文具而義忘。則  
 大專不盟之。大霸道替矣。楚莊人而為天。城陳而後。若合於仁。退會  
 盟。鄭若此。柱禮然。竟安足數乎。以夷而主夏。肆其凌蔑之心。去霸遠  
 矣。若夫春秋。修無志於中國者也。宋襄仁義反恃者也。每降愈下耳。則  
 所謂美於扶者乎。  
 一。瑣贅可厭。何不以簡嚴二字。蓋桓公之勝。若妙蓋在傳公。殺胡氏  
 四害。僅數寫入。謂之無事。無才可也。又千子  
 僅數寫入。亦無事。第須議論。是以駕。即謂之才。謂之學。此不足  
 書。其力拙。  
 下五。  
 無議論。只是不甚精當耳。

五伯柱





呂子評語正編四十二卷首一卷附親  
炙錄一卷餘編八卷首一卷附親炙  
錄一卷（一）

〔清〕呂留良撰 車鼎豐輯

清康熙五十五年顧麟趾刻本

天津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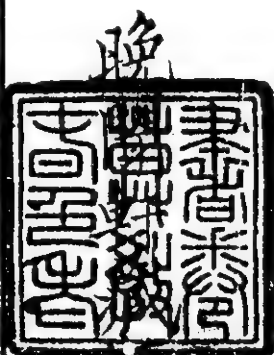
康熙丙申仲秋新鐫

楚邵車雙亭編次

晚邨呂子評

語正編

附慙書親炙錄



金陵顧麟趾梓

呂子評語正編略例

朱子而後學朱子之學心朱子之心而氣魄力盡大其體統  
抑朱子傳註遺書之編者晚村呂先生一人而已

宋末元明以來儒者守朱子家法闢邪崇正代不乏人大槩見  
粗力小不足與斯道之傳故亦無以撲異端之鼓杯水車薪  
滅乃益熾一經呂子辭闢便如日月之出燭火不復有其光  
山脈海濶聞呂子之說者莫不感興與起字內得再觀一番  
經正此是何等力量

呂子評語略例

子自云生平未嘗開堂說法則知本無講義流傳而評語出  
呂子手筆初非門弟子記錄語也此等名目固已不得其是  
甚至有無限要義拘於語錄講義之名棄從節去學者不能  
無憾故不得不另為編集

是非二字不知世間必欲含糊過去是何肺腑是非不明於人  
心此邪說之所以橫流江河之所以不返也呂子之說只不  
肯含糊是非不肯含糊是非只為要正人心正人心則邪說  
者不得作故會論評語之功在人心直與孟子好辨等不是  
尋常事業附錄明云先生非選家也偶評非時書也先生之  
言間托於是爾今必曰選家且妄推曰選家高手呂子所似  
屢歎不幸其形迹似之也

呂子評刻時文不過借為致其說於天下之具耳認繁便不是

究竟道理通塞通流無往不是時文亦即其發見之一端批摘  
點勘只是此理言借尚看或兩微也

呂子評文正呂子知言處我輩聞呂子所評之文即我輩理  
處胸中眼中總可不存時文見識也知此意者可與讀呂子  
評語並可與讀呂子所評之時文

呂子是以評文發揮通理其就題論題就文論文針鋒各有對  
處如題係一節兩節一句半句上下截斷牽搭移步換形其  
文各有結撰而評亦因之以立論更有因文感發推論時或  
不盡為本文本旨所有然融而會之無不互相發明我輩讀  
書本只求此理之明時下講章越細密越文離儒先議論越  
開闊越通暢此意非俗學所知也

呂子評語略例

處本不得樂以字箋句釋之義例求之要使呂子就書作傳  
註又另有說然通理總無二也

此編自成呂子明道救時之書與從來講章本頭絲毫相  
附時下動將呂子之說夾和家等說教一列編纂混有此  
種冤苦真是無處申訴

特講取亂益深俗學被銅益甚凡一切拘文牽義破碎支離之  
解從前無不誤中疊疊直當徹底吐瀉一空方可與領是編  
之奧否則胸腹有宿痞喉間早已壅滯雖排列珍異強之使  
食豈能適口下咽乎

孟子謂仁人心也說得是程朱謂人之心未便是仁心之德  
是仁呂子謂單說心即本心之學非聖學也又說得是告子  
謂生之謂性說得不是明道亦謂生之謂性却說得是荀卿

謂性惡說得不是明道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却又說得是異者不異同者不同此間總須解人脈脈不得

程朱直接孔孟呂子而外敢道無人真信得及無論假稱孔孟

非毀程朱者直是異教兒孫吾道蓋賊即自負爲尊信程朱者亦僅以爲程朱者孔孟之功臣由程朱可漸至孔孟論未嘗不當理而語實出於隨聲搬窺其胸中便有大信不及

畢竟勉強帶三分周旋世情在展轉遷流終歸異學俗學皆此一點勉強周旋處爲之伏根試看呂子評語中孔孟程朱連稱並舉夾縫不必更著一字總由其本領印合同然無疑

竟見得前聖後聖道脉心原揆同致一其間縱不無些子磨級總非境地隔絕遠邇者所得要加擬議評議也時下貴遠賤近輕置低昂都是無知耳食人門外猜疑影響謬語名爲

呂子評語卷制

三

正編

尊信其實去肯畔者無幾凡此等只在見地上爭高下所見

不真不但不能尊信程朱即孔孟亦何嘗受汝曹尊信來竊嘗謂四書之後當續以小學近思錄更集朱子語爲一書與

四書而七使萬世學者首先誦習痛下工夫打定盤針而後

徐及諸經史庶不至踳却路頭向來編朱子語者如蔡寬軒續近思錄葉雲復語錄類要丘愛山學的高景逸節要諸

本皆有未安而呂子晚年欲成此書未及而歿徒爲千古恨事今於呂子評語一編亦願與當世學者重加商訂一體先行誦習否則盤針不定雖窮經而博考註疏讀史而橫生論斷到底都成錯認求一言之幾於道而不可得也

呂子趁快說去亦問於章句集註小有出入然枝葉之失總無傷於其大本之同也

程子曰學者全要識時不識時不足以言學呂子所下之藥多是既桂大黃時症不同故也然每以此撥衆惑滋疑甚矣此事之難言

孔父談仁義期其萬一同聲者自不與豈能廢神雷東海老腐儒歌哭出蒿萊其樂有餘樂其哀有餘哀噫嘻呂子固不得已耳

朱子文集語類中有問目極長而答止一二語一二字者無不收錄祇欲由此得聖之是非耳此編兼敢時文及他評者即以時文他評當附目也

文仍其姓名評仍其字甫或即仍其書名總不欲掩是非之由以便查考

呂子評語卷制

四

正編

間有數條合爲一條者取其意義貫通彼此相足庶不失呂子之意非敢妄爲比附也

首大學次論孟次中庸此朱子讀法次第也今遵之呂子評語研窮精微辨折同異其於書義文法皆歸斯理不易

之極則難若條分縷析其實同出一源不可分而爲二者也但編次難和不便觀覽今以發明書義者編正其論文則別

爲餘編一並付梓庶學者得觀評語之全

歎書三十首以理則透宗以文則絕頂正呂子所謂道所生之文也今亦附載各章之末若謂必守溪鶴灘而後爲經義正則則余不敢知矣

余之爲此編也恐其評本久久磨滅不得已而出此固不能盡得呂子之意且收拾雖云整備而遺漏終復不免呂子評本未至磨滅正須尋求此編不過爲窮鄉僻壤進無力全購者地

非謂有此可廢評本亦非導人以簡便也

此編自壬辰迄乙未續開反復中間以事作輟凡四年而成

君虹山與余季弟須上更互商訂又幾一載閱已章分節次

累日駢然若呂子生平評文公案則卷首數篇自道已盡而

此編之指要亦明故不敢復以已意輕爲之序惟要也

康熙丙申仲春晚間軒主人車鼎豐識



五

五

五

呂子評語正編目錄

卷首

纂錄文集十三條

卷之一

大學經一章

卷之二

大學傳首章至傳七章

卷之三

大學傳八章至傳十章

卷之四

論語學而第一

卷之五

論語爲政第一

卷之六

論語八佾第三

卷之七

論語里仁第四

卷之八

論語公冶長第五

卷之九

論語雍也第六

卷之十

論語述而第七

卷之十一

論語述而第七

論語泰伯第八

卷之十二

論語子罕第九

卷之十三

論語鄉黨第十

卷之十四

論語先進第十一

卷之十五

論語顏淵第十二

卷之十六

論語子路第十三

卷之十七

論語憲問第十四

卷之十八

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卷之十九

論語季氏第十六

卷之二十

論語陽貨第十七

卷之二十一

論語微子第十八

卷之二十二

論語子張第十九

卷之二十三

論語子張第十九

論語堯曰第二十

卷之二十四

孟子梁惠王上

卷之二十五

孟子梁惠王下

卷之二十六

孟子公孫丑上

卷之二十七

孟子公孫丑下

卷之二十八

孟子滕文公上

卷之二十九

孟子滕文公下

卷之三十

孟子離婁上

卷之三十一

孟子離婁下

卷之三十二

孟子萬章上

卷之三十三

孟子萬章下

卷之三十四

孟子告子上

卷之三十五

孟子告子下

卷之三十六

孟子盡心上

卷之三十七

孟子盡心下

卷之三十八

中庸第一章至第十一章

卷之三十九

中庸第十二章至第十六章

卷之四十

中庸第十七章至第二十章

卷之四十一

中庸第二十一章至第二十六章

卷之四十二

中庸第二十七章至第三十三章

內附惡書三十首

外附親炙錄八十九條

呂子評語正編目錄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首

程子曰今之學有三而異端不與焉一訓詁文章一儒者余皆  
今不特儒者絕於天下即文章訓詁皆不可名學獨存者異端  
耳昔所謂文章儒王之類也訓詁則鄭孔之類也今有其人乎  
故曰不可名學也而有自附於訓詁者則講章是也儒者正學  
自朱子沒勉齊漢卿僅足自守不能發皇恢復再傳盡失其旨  
如何王全許之徒皆滑呬師說不止吳澄一人也自是講章之  
派日繁月盛而儒者之學遂亡惟異端與講章互勝互負而已  
異端之徒遂指講章為程朱而所為儒者亦自以為吾儒之學  
不過如此語雖誇大意實疑餒故講章諸名宿其晚年皆歸於  
禪學然則講章者實異端之涉處為彼驅除難耳故曰獨存異  
端也永樂間纂修四書大全一時學者為靖難殺戮殆盡庶存

呂子評語卷首

胡廣楊榮等苟且庸鄙之夫主其事故所據摭多與傳註相繆  
是是有非朱子語而誣人之者蓋幾通義之誤而莫知正也自  
餘蒙引存疑說諸書紛然雜出拘牽附會破碎支離其得者  
無以逾乎訓詁之精其失者益以滋後世之惑上無以承程朱  
之餘緒下適足為異端之所笑非此余謂講章之說不思孔孟  
之道不著也腐爛陳腐人心厭惡良知家挾異端之術竊憂情  
之所欲流起而失其維獎聰明向上之士喜其立論之高而自  
悔其舊說之陋無不翕然歸之遂萬以後遂以背攻朱認為  
講章也近來坊間盛行本子淺陋更甚又有增改各刻愈出愈  
謬然且家佔戶異取其簡便極惡既極勢不得不變變則必將  
復出於異端此有心吾道者之所深憂而疾首也朱子教人但

正編

涵泳曰又有未得而後看本註者註未得而後看或問今當

之為法以本註為主無論新舊講章一切勿泥即大全中亦自  
看程朱之言其餘諸儒合於註者取之否則闕之如此則進可  
以求儒者之學退亦不失為古之訓詁或庶乎其可也則此  
此理之不明又數百年矣每鼓妖嬖滑等程朱之坐以煽惑天下  
也又久矣此又孟子以後聖學未有之烈禍也生心害理至於  
此極誰為厲階不知所屆此凡有血氣所當共任之責況於生  
讀書識字又頗知理義者耶某竊不揣謂教正之道必彼朱子  
求朱子之學必於近思錄始又竊謂朱子於先儒所定聖人側  
內的是頭等聖人不落第二等又竊謂凡朱子之書有大醇而  
無小疵當篤信死守而不可要置疑鑒於其間此數端者自切  
抱之惟姊丈聲始頗奇其神合故某喜從之論說餘皆不之信

呂子評語卷首

也昔聲始謂目中於此事躬行是得只老兄一人於時已知嚮  
往旋以失脚俗塵無途請益於今雖知覺未盡根滅而於小學  
入乎工夫未嘗從事直無一言一動之是此病不是小小平生  
言距陽明却正坐陽明之病以是急欲求軒岐醫治耳與某  
某南邨之鄙人也至愚極固未嘗學問切讀朱子集註而篤信  
因朱子而知信周程固程朱而知信孔孟故與友人言必舉朱  
子為斷友人遂謬以為好理學者其實未嘗有所聞也足下書  
云篤於信孔孟故深於疑程朱某則不然竊恐於孔孟未必篤  
信耳果篤信孔孟則未有更疑程朱者若疑程朱之不合於孔  
孟某將謂從孟子便應疑却孔門但言仁孟子則言仁義孔子  
言性相近孟子則言性善可疑也且不止此將謂從孔子便  
疑却孔門問仁孔子答之彼此異詞無二言之同又何從得所

正編



謂一定之論明聖賢之指趣爲後學之宗依耶如此則直合衆殺東坡所云疑漢不會有楊子雲也足下書又云宋賢之所理即老莊之所謂道且未說程朱即老莊二公亦未可心服在無怪乎窮處皆疑也嘗問之矣言不難釋而理未易明必於古人之書反復觀味寬心游意使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爲無復纖芥之疑而後發言立論辨其可否不則理有未明於人之言有未能盡其意者豈可選細古人而直任胸臆之所裁乎某之所問於朱子者如此若兩書中云云某學識卑陋實不能辨也

用僅滿

道之不明也幾五百年矣正嘉以來邪說橫流生心害政至於陸

沉此生民禍亂之原非僅爭儒林之門戶也手教謂陸派清揚朱學渾整從陸者易從朱者難足盡未流波蕩之失某竊惟其

陸子辭辭卷首

三

正編

故亦由從來尊信朱子者徒以其名爲不得其真而近世聞提陸說者其權詐又出金溪之上金溪之謬得朱子之辭闕是非已定特後人未之讀而思耳若姚江良知之言竊佛氏機鋒作用之緒餘乘吾道無人任其惑亂夷考其生平志肆陰謀不可究結比之于靜之八字者興又不可同年而語矣姚江之舉烈於金溪而紫陽之學自吳許以下已失其傳不足爲法今日則邪說先正姚江之非而欲正姚江之非當其得紫陽之是論當富與黃章先儒謂必取舍明而後存養微今示學者似當從出處去就辭受交接處盡足界限划定脚跟而後講致知主敬工夫乃足破良知之點綴窮陸派之狐羆孽孽謬妄識自粗狂狂當於理惟先生不棄其愚而教正之幸甚

王學之惑亂幾二百年其間大人先生亦頗知其謬然大約指摘

其弊病者輒而許與其具體者甚甚則與朱子兩分其是非知其於邪正之間蓋猶有所未確矣讀黃師質疑所論剖決精絕無包羅夾雜自羅整菴陳清湖徐養齋以來未有如是之切切著明者此誠斯道之幸生民之幸非小小文字之功也顧弟更有所進者近世王學惑亂雖未能廓如然猶多疑而辨之至於陳獻章一宗幻妄充塞如謂意爲心所存僕獨有獨體一真爲入門工夫而非究竟其背畔程朱未爲允甚然不幸其淵源出於前輩正人之口遂足以鼓動流俗不容張先生亦嘗聞其說而辭闕之乎此宇宙生心害政之大患有心者不可不力持而救正之也

與吳

聖道在兩間雖千年無人任異端所惑亂而未嘗漸滅也今日變果漸滅矣忽於漸滅中得先生之言又有一某子里不相約而

陸子辭辭卷首

四

正編

合先生之言此何由乎即所爲漸滅不得也是以君子不必爲道憂而亟爲自憂憂之必辨之辨之必極其至而後已豈過求以爭勝立異以爲高哉不如是不能定是非之贖而實得之於已耳故得彼之所爲非而益信此之是一辨也真得此之所爲是而後能盡彼之非又一辨也讀先生甲寅所示正王諸文既彼說之非既洞然無餘矣某復何以進無已則商吾之是者可乎夫所非爲王則所是爲朱可知也按朱子平生所嚴闢者三焉一金溪一永康一眉州也金溪之爲姚江不必言若永康之功利眉州之權術兼挾文章之奇尤足以瞞學士大夫之疾故朱子闢之甚厲果以朱子爲是乎宜於此標之標語之詳矣今讀後街南諸作於戰例似未嚴也且議論往往出入永康眉州間毋亦朱子謂賢如吾伯恭亦尚安於習熟不甚以爲非者

平倘於此有纖毫之疑卽於所是有未的則所非雖甚幾尚須勘驗也自古有道所生之文有因文見道之文如道之永叔因文見道者先儒猶少之以其有所明亦有所蔽不足定是非之歸也故學者多患不能文能文者又患不純乎道又必有韓歐其人程朱之後實得其道於己一開斯域焉度其文必韓歐有未之及者而惜朱之見也先生幾之矣可仍爲未見程朱之韓歐哉狂迂之言似無端而可怪然嘗之舶買泛大海遇颶海暴以盤鉢致戒於舵師非其使觸於舵師也衆買之命存焉爾某且托命於先生矣故不揣固陋以求正於左右其或采然藉以發鍼石之施尤某之深幸也

若下同

前者正王之教似以某有一知半見之仰同足與共論者今茲惠示旨述則又似憫其知見之陋而欲以所得廣之者天下

五 正編

幾人理會斯事其高座說法者勢又不可復受商量如老兄之擔荷大業而垂海不倦誠世俗之所稀某何幸而得此於老兄也然某之愚頑僻固有所不可廣亦不敢曲附爲同者不敢不明告而冀垂亮焉某生平無他識自初讀書卽篤信朱子之說至於今老而病且將死矣終不敢有毫髮之疑其所謂實實然守一先生之言者也今教之曰爲講義制學文字則當從朱而辨理道之是非闢千聖之絕學則姑含是夫講義制學世間最腐爛不堪之具也而謂朱子之道僅足爲此則亦可爲賤之至惡之至矣此某之所未敢安也夫朱子章句集註正所以辨理道是非闢千聖絕學原未嘗爲講義制學而設卽定制經訓從朱子亦謂其道不可易學者當以是爲歸耳豈徒欲其傳令甲取科第已耶况某村野賸人久無場屋之責其有所評論亦

六 正編

初非爲制學文字當爾也今指某尊朱以攻王爲制舉家資則其不然又甚矣果僅爲制舉家資云爾則王何必攻王非令理所禁也且某尊朱固有之攻王則未也凡天下辨理道闢絕學而有一不合於朱子者則不惜辭而闢之耳豈不獨一王學也王其尤著者爾昔者孔子之道雖大然當戰國時楊墨老莊儀行輩出天下幾無孔子矣實然守一孔子之言者孟子耳余天下知尊孔子而不敢非此非今天下之明孟子之力也然孟子之言歷千餘年猶少信之者以宋司馬溫公之賢猶疑且惡之他可知矣及南宋朱子出實然守一孟子之言然後孔子之道乃益著今日老兄與其得以尊信孔子之道者由孟子也而得尊信孟子以及孔子者由朱子也故某之尊信朱子也又親於孔孟今教之曰某爲實然守一朱平之言則孔孟先定矣矣有於朱子陽明不云乎道天下之公道學天下之公學非朱子可得私非孔子可得私也求之於心而是也雖言之出於庸人不敢非也而兄出孔子乎求之於心而非也雖言之出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兄未及孔子者乎今尊言之旨毋亦猶是而且闢王學爲內簷告子爲內畔佛老爲外寇不知所云云者爲內簷與內畔與外寇與吾恐老兄之於王學猶未盡其說且有陰懷敵中而不自覺者矣夫深獻章王守仁皆朱子之罪人孔孟之賊也今特宗獻章後人之言而謂孔守仁是猶魏吳皆魏賊也寧魏得漢統而獨斥吳矣非吳人之所服吳况又奉魏以攻後漢乎集中如意爲心所存大學從古本格物格本末皆漢漢徒人之所已言是老兄固未嘗不實然守一先生之言也但其爲一先生者不闢耳由朱子而擇乎而孟子而孔子此

先生也由尊刻所述而湛若水而陳獻章亦一先生也則由陳獻章王守仁而陸九淵而達磨而告子亦一先生也凡此先生者宜何從則千古必有能辨之者矣蓋某之闢王說也正以其叛朱子而老兄之闢王也不必不叛朱子則某之闢王固不可仰爲同而某實贊然守朱子之說有一不合即以爲叛道而不敢從則尤非尊教之所欲廣矣老兄高明迴出而不難駕越朱子而上度必有同得者與爲証合最下亦須與朱子等者而後能契服焉耳某方俯伏朱子門廡之下又安能知而取與辨所說之是非哉所敬布左右者第以明己意不敢強爲附和而已先生膺斯世斯文之望所居與遊論文講義流傳遠近在陶鑄中者不爲少矣某於伏荒歷日趨舍固偶於時藝寄登狂言如者之神吟亦其痛癢中自出之聲而賞音者以爲有當於歌

把柄矣某所以竄犯不韙之名而不敢以輟哭放過也先生不鄙其愚伏望更有以垂誨之幸甚

事理無大小文字亦猶是也有謂此與事理有別與凡文字又有別知其入於事理文字都成斷港絕流未有見處在君平提栗尚可言忠孝兄本來此物此志乎論文正當共明此義也

某衰病日深登事久已謝絕惟點勘文字則猶不能廢平生所知解惟有此事即微聞程朱之堅結亦徒此得之故至今嗜好不衰病中賴此庫準開卷有會時一欣然覺先聖賢一路目前歷歷而正嘉以後諸公講學紛紛病諸夢覺皆因輕看程朱不曾用得工夫未免胡亂踉蹌却路頭耳若謂第逐蠅蚬生計第難不肯不至汗下如此尊教股股愛我而賜之鞭策敢不感激思然於斯意尚多未達又未免耿耿也竊謂事理無大小文字義精相莫不有聖人之道焉但能篤信深思不失聖人本氣即標之狂夫察之過言皆能有得如本領差却則以曾子之慎獨孟子之良知未嘗不原本經傳然適爲近世惑亂之鼓節路頭

謹雖日日靜坐時時讀書徒以佐其謬妄耳病在小時上學即爲村師所誤授以邵子之講章則以爲章句傳註之說不過如此導以程子之時文則以爲發揮理與文字法度之妙不過如此凡所爲先儒之精義與古人之實學初朱有知亦朱嘗火煨水磨之功即曰子既已知之矣老死不悟所學之非鼠人牛角蠅投紙處其自視章句傳註文字之道原無意味也已而問外間有所謂講學者其說頗與向所聞者不類大旨多追尋向上直指本心恍惚此爲聖學之真傳而向所聞者果支離固而無用則盡棄其學而學焉一人其中益厭薄章句傳註

字不足爲，而別求新得之解，不知正嘉以來，諸講學先生亦正爲村師之講章時文所誤，不屑更於章句傳註文字，研窮義理，乃摘撰一副謬妄淺陋之說，以爲得之，不覺其自墮於邪異耳。故從來俗學與異學，無不惡章句傳註文字，而村師與講學先生，其不能精通經義，亦一也。蓋人間邪異之解，則必於章句傳註，其有自信不及處，要知此自信不及者，乃吾心之粗莽，古說之失也。亦村師講章時文之所蔽，非章句傳註之本然也。爲信深思，精其心以求之，則其理自出，輕信粗心，則必反疑古說，於是希其私智，穿鑿破碎，思妄爲平章句傳註之上，罪不勝數矣。乃反謂經義必不可以講學，豈不悖哉？今日理學之惑亂，未有不由此者，而其原則從輕看經義，不信章句傳註，焉始此其之所以皇皇汲汲至死而不欲舍量也。

孟子論齊魯

九

正經

近世學者患在直求上達，此總是好名務外，徒費口耳，於身心毫無所得。至目前紛紛則又以之欺世盜名，取貨賄營進取，更不足論也。要之真欲爲此學，須是立志得定，下手便做，不但未嘗說之長始得從上聖賢道理已說得詳盡，又得程朱發揮辨決已明白無疑，今人只是不肯依他做，故又別出新奇創案耳。所謂至簡至當，豈有外於四書五經者？只是做時文人看，去只作時文用，爲詩古文者看，去只作詩古文用，若學道人看，去便句句是精微正當道理，更何經書之有哉？第程朱之要，必以小學近思錄二書爲本，從此入于以求四書五經之指歸於聖賢路脈，必無差處。若欲別求高妙之說，則非吾之所知矣。

或問於吳子曰：「吾聞晚邨之爲人也，假使亦京多，少少幾過車蓋則疾走聞異音，則掩耳而逃，與人言至科舉種子，未嘗不

病疾而雪涕也。猶沾沾焉取時文批點之而告于又爲之流布於天下。吾甚感焉。吳子曰：「予豈不知夫是書之過至於斯也，然當聞之晚邨矣。讀書未必能窮理，然而望窮理必於讀書也。秀才未必能讀書，然而望讀書必於秀才也。識字未必能秀才，然而望秀才必於識字也。是則方其指偏旁，摘珠墨，便當以此事相責。又何問乎時文？而或曰：『不然。』遂年者以山林爲佳，棲世者以軒冕爲榮，庚戌既岐嶷，蔡斯別晚邨，得不聞乎吳子曰：『是未知時文又烏乎知晚邨？昔者程子過碑於逸有禪子，同過焉，謂之曰：『公看皆字也。』某看皆理也。又語學者曰：『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但於上而求必得之道，是惑也。』今晚邨所見爲文者，語大學中庸孟子之理，而公且以爲文字，即晚邨所見爲文字者，而公又且以爲必得之道，其滋惑也不亦宜乎？如凡爲隱居

孟子論齊魯

正經

必當仇時文也。將世舉孝弟力田，則去父兄，應舉博學宏詞，則焚經史，與輟舉高爵丘園，不求聞達，則蒼皇反復爲馬首之果，由而可哉？晚邨則以爲文字之壞，生於人心，而文字之善，又足以正人心，隱微深細之疾，其將趨書陽之斜，驅支那之潰，浪經天行地，一反其常，固非一手一足之烈，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而且拳拳擗胸，獨往獨來，行路之人，揆吾疊足而不顧，咄嗟晚邨，其舍此誰字？秀才讀書者，而安望耶？東萊有云：『假誤以爲嫌，借達掖以爲鄉，徧致於諸公長者之側，其有豈復焉？或者不失晚邨意乎？猶以爲房書也，選政也，是諸公之崇儒，建唐以爲毫無功德者也。』

先生非遷家也，偶詳非時書也。先生之言，而托於是，兩先生之言也，蓋臨天下有志之士，由其言而得其所不盲，則是書爲已。

屢讀偶評而不入視不過時文而已則其於先生之言固終  
得矣雖猶告奚爲乎故偶評止於此補宋五大  
右纂錄文集十三條

呂子詩話正編卷首終

呂子評語正維卷一

楚邵後學車鼎豐變亭氏編次

大學

知不足齋叢書

大學自程子更定復得朱子章句即使原本未必盡合正以精益求精聖人復起不可易已後之學者未有能篤信而力行之故其效罕睹何嘗有從其說而得過者乎乃陽儒陰釋之徒惡格物之說害已轉弓反射輒以古文石經爲辭然理卒不可毀也其後索性敢道大學非聖人書嗚呼悖妄至此大亂之道也大學經程朱考定如地平天成即與鴻荒時境界有不盡合外分明停當萬世永賴後來紛紛動援古本石經狡焉思逞都是無知妄作耳如知本知先後之知與知止致知知字不同物有本末之物與格物物字不同而正嘉間講師皆比而同之至欲以物有本末節補格致工夫傳文於字義且宋通遠論其學耶故其入初以訓詁附程朱而末年皆宗傳異端蓋其所得乎程朱者原非也然世儒方尊行其書以爲說經之準繩聖學安得不淆亂哉

經一章

黃帝曰上古有治無亂由其上下交修也中古數百年而一治由其綱維在上也末世數千載而無善治由其教化不立元元之民自爲賢不肯也嗚呼存則人亡則盡聖經所爲作歟教化不立民自爲賢不肯三代後大病在此

首節

小學大學有地有制如朱子序中所云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者是也朱子序大學二字名目緣起故云爾其實此大學字却

指爲學之乃古昔教人之法之義故註云大人之學其非制之大學可知須知王制大學中未嘗有此意曾子推論大學爲學當如是亦未嘗爲學官補典故也時文每因序語將大學闡入地制立說迂混不切

知有朱子小學之教在大學之道四字總分明不則爲國學太學碑記失之矣

王應麟今日者異端紛起各學其學而非吾所謂學將學有不明未俗趨趨各道其道而非吾所謂道將學之道有不正意須備表其大云云此與中庸首節同旨

除却俗學異學即是大學之道俗學者今之講章時文也異學者今之陽儒陰釋以誦學者是也

歸有光曰自夫先王之教不明於天下而學者失其守也而不知

人之立於天地之間當求所以盡夫人之道欲求所以盡夫人之道當求所以盡大學之道讀大學者遍地皆是有一箇字簡見此意否

章世純其所以稱大者何以及民故大也如封已自私焉小矣云云此只道舊見識便卑陋不可言明明德止至善皆爲民而設耶如其文三綱領次第當云在新民在明明德在止於至善矣秀才胸中只見得做官做皇帝便是盡頭天大事可笑也

陳子龍王化必本於內治故人主不可以無學也云云人主以下奈何聖經如許精義一概拋置只講皇帝家裏事即皇帝

家事中亦只講要養子女事豈後成大學制義耶

不論甚道理事物工夫總要粘煞在帝王身上以此爲大總要歸本到權變作用以此爲高不知此正見其寒乞相也

秀才不明理見陰符素書便信是王佐秘略與村僧談天書寶劍相似真可笑也。

論學經發爲己爲人之學云成已成物則得爲人非聖學也兩樣夾雜不得。

歸有光聖經揭大人之學盡其心而已矣蓋明明德者存此心也新民者推此心也而止至善則又盡其心而無遺者也。

大學無重心義以其本天也盡心只可當知至存心只可當正心不可以該明新也蓋心非即明德心所具者乃明德耳單說心即本心之學非聖學也。

又歸有光明德非吾心之體平明明德兼身心性情合體用而言不止心體。

艾南英語道而不要其至則隨其境之所造而遂自以爲足。

古今學術之弊只此。大學 三 正

至善謂明明德新民各有極至之則止至善者如學聖必孔子而夷惠非所由治法必唐虞三代而五霸漢唐不足效之謂也。

歸有光止至善其成終之學乎止至善兼始終不專終也。

止至善之事只附在明新兩綱領上更無第三項用力處故止至善只說知不說行非止至善無行行即在明新內也。

止至善一綱領專重知放下文急接知止。

知止而后有定節。

凌渝安講聖經至此章采請曰八條目中知行並列此節單提重知一處其意如何凌先生曰聖人預知天下後世講心性之學者必以學問思辨爲支離遠外而求內自立直截了當之法然空想像一種道理若有所見原非真知其心自以爲定靜而

見猖狂放急於此單提知止爲人門下手之要即中庸告君說身必先明善也采舉似先生曰凌先生之言切實試道大學畢竟幾綱領曰章句以上三句爲三綱領豈別有義乎曰吾正恐賢信不及有三綱領耳以異端之旨言之止有明明德一綱

領耳更無二事安得有三以俗學論之已物對待亦止兩綱領耳何必有三此兩家都信不及者也不知後世學術之謬正在此一綱領上差去江西頓悟是知有明明德而不知明明德之

有至善也永嘉事功是知有新民而不知新民之有至善也方知聖人於明新下餘著此一綱領吃緊爲人處是聖學之定盤

星指南針若少此一綱領則上兩綱領都無根柢然此一綱領至實却至虛最難見故最難信上兩綱領知行並重此一綱領却單重在知至善只是難知知得自然行得行處只在上下兩綱

領內不消更說如孟子集大成章聖是諸聖所同集大成却歸孔子者以其智更高耳故知止一節緊貼定第三句綱領說有此一節則此一綱領已了畢以下八條目只就上兩綱領中條

析次第言之雖止至善即在其中然却不是此一綱領註腳故知行並列也。

此題文苦不切實甚或混入邪說而不知者皆因知止二字看不分明離却至善而泛言止也上面平列三綱領然明新二件是見而至善極難說能知之而後能得之故正說止至善接口即

下知止二字若云必知止至善自然定靜安慮而得止至善以一止字總括止於至善四字蓋意竭口省大也後來講學者先

不通文理如李見羅知止說竟謂知止即良止之止無思無爲復其寂然不動之本體又謂知止即知本一派胡說只要信

箇儒家常語字眼行其惑亂之術全不顧總傳文義如何故自  
隆萬以後作此通者無不墮入狂禪總只是離却至善二字此  
不特道理差直是文理不通耳

止字貼定至善至善貼定明新方是聖人之所謂止懸空說止未  
有不向和尚位下討活計矣

父子子止字深不得却亦淺不得此便是混話候于子作一篇  
離極細心也定是夢穿耳所謂止者即止於至善也離至善單  
講止字深不是淺不是不深不淺也不是

止字貼定至善說知字方不落空

異端講止字皆離却至善故錯入禪去然亦有不離至善講而會  
錯者如李見羅謂如止非懸空知至善之所在而止之也似矣

然他日對李慈則曰儒學與禪誠兩宗禪與儒者之心無二

孟子學語卷一

大學

五

正

水非止何以能照鑑非空何以能明率可殊方而心之必歸于  
止而能慮者一也又涂邦直問近收拾一止竟有進處靜中一  
切皆如無有如此去得無塵空虛近於禪曰遠慮得事否曰慮  
處亦不差曰不論差不差只一段清虛尚在否曰有時在有時  
不在曰如此何慮塵空虛近于禪觀此則不但其所謂止字懸  
空連至善先懸空其所以懸空者緣他所謂至善離却明新事  
理而言即在應事上講亦只是要隨處尋求此一段清虛便以  
爲止便以爲至善耳只看他不論差不差五字其不識至善而  
的係狂禪供狀昭然矣聖經之所謂至善正在明新事理上求  
絲毫不差之極處耳故子謂此節止字必要靠實至善說至善  
必要靠實明新說方有著落

明新各有至善知得即指止至善說明新知得即止至善在其由

何光安知者所以明心見道而達其機者也雖見道上加明心  
下云達機便儘異趣大學之道固在於止至善以要天下之  
終尤必先於知止以開天下之始知知止至善則自始至終立  
步不同豈待終而見其止乎

又南英說知止而後有定可以一蹴至者也由靜而安由安而  
慮而後得其所止此不可以一蹴至者也創了此節只完得  
止至善一句綱領止至善原只在明新二綱領上說如何又分  
出爲三緣此一綱領最重明新二綱領漸次工夫即止至善正  
夫如下八條月是也而止至善一綱領之要只在乎知一知即  
自然定靜安慮而得故朱子謂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  
不是功夫節目非謂懸空了悟可得言其功夫即在八條目也  
物格如至則知所止矣意誠如至則皆得所止之序章句諸自

孟子學語卷一

大學

六

正

分明所講到處而得此處最難進亦就五字功效中說到此也  
位較難非將慮與知分兩節工夫也若論功夫則全是物格知  
至不可一蹴而至耳今文謂如止有定可一蹴而至已失其  
理而謂定靜安慮不可一蹴而至必待漸足自得則是知止有  
定工夫輕而定靜安又分出三節工夫到處又分出一節工夫  
反以爲重矣究其言知止有定可一蹴而至則所謂不可一蹴  
而至者將在靜字分別工夫起乎直謂之支離不識經義可也  
知止統貫五者五者各自相因慮字次第較重有字換能字然有  
意在此節無工夫指定靜安慮言不是連知工夫在定主志向靜主心  
換著鼻子也如止前正有後文致知工夫在定主志向靜主心  
安主所慮慮主事得字中包下文誠正修齊治平一有是義  
格物致知是知止前工夫意誠至天下平是得止中次序不知來



源去路縱說熟功致次第究竟不解何以不是工夫節目說知便似忽然大悟說得便似大事了畢名為遵章句遂不知章句為何語也

知止節註中十字實落非極精細人不能依注體貼蓋其中義理辨析甚賅粗心人不宜講究乃喜為空玄籠伺之說似乎高妙若可解不可解不必有研窮詳審之功而坐踞顛頂誰復反而為其難者此書理之終不可明而文日趨於妄也

五而後有層次義有不著層次義

纔知止五者相因而見知得相去不遠此大層級也五者逐段相因此大層級中小層級也定靜安相近至慮而得處較難進此小層級中重難層級也

凡人有一知一見自以為是亦相會定然非知止至善之有定也

知止是說曉得極頭處不

念慮純一之後澄然者自有以涵天下之寂而淵默之也湛乎至虛至靈之體此妙明也非靜也

大抵一定而不能復動者異學也而其弊是生於求動

之過早異學無求動早之弊到底動不得耳暫定而不能

長靜者俗學也而其弊又生於求靜之過深俗學也

靜不生於境而生於我故境有寂感而御之者常一靜不

從知止之定講來自然銷會劉安有言恬則從之道則用之

其縱之若委衣其用之若發機可謂幾於道矣曰此老氏之道

也道其所道非吾之道此獨山人董五經之類終不為程子所

深取然陶庵崇禪而輕道不知禪却從道偷來○劉安分貼

心身感字界微有不同皆章句的旨當時以板註為高必無有

侯此說者獨陶菴毅然据之可謂狂流一柱矣及其疏析理要則仍受彼中法乳故知貌為傳註之無當於學也

不重下一字重上一字言困也然須總根知止來安字必須

貼所處上有今都空說向心去顧麟士謂似首楞嚴未試可知

當時名士名為追尊傳註其定取難難與言正道也

定靜安處得是知止後自然相因而見然五者之中慮字一節自

別是臨事時研幾審處正是知止後用為知得緊要關頭此上

三事更重更難但慮之所以窮幽極微使事理盡處無不到則

非安不能也

以為天下有制心之事是還內以宗外而一物得以相

困矣若此者皆不安使之耳上項病知自不知止中來不

不安事不安只是慮事不能精詳耳

義而後得此安則人之所為臨事而究淵者業已精治之於先

事矣慮字直從知止貫來事理大段已在知止中明白到此

又研幾審處耳

每見旁觀得甚能而當局多謬迷外錯者只坐不安非不能慮

也慮之義理已在知止中完徹但臨事張皇則思力憤擾便不

能精詳周匝不是到此方去講究事物義理也慮與知一原分

界須看得澄堂

能慮是臨事時見到慮處比定靜安較重

定靜安慮心學相用之妙一至於此則天也性也理也

道也皆可以言學心獨不可以言學心者所以為學之物無以

心為學者惟獨氏本心以心為盡頭謂天性理道皆出其下故

曰心學凡言心學者皆釋氏之見也況此三句兼身心事物而  
內未嘗指心法而言若謂身心事物皆心所爲知此則四書無  
一章不可說是心學又不止此節三句矣

自知止至處只就知邊說自誠正至治平都是得止  
定靜安慮得只一知止便到雖一知止便到然知與得兩邊境界  
却別

得是得至善人多混說

物有本末節

此節總爲上文示箇下手次第以起下二節看近道二字正對學  
者而言

羅萬義之道之不傳於天下雖聖人不能傳也故古人之所不得  
不詳者學耳異端道有別傳聖人之學即傳道非道不能傳

而傳學也但道與學字須分明耳

凡自欲求道之所在皆物也學之所在皆事也道亦兼事物學  
亦兼事物不可分也但物就理之自然說事就人工當然說在  
二字中分貼亦自有理

至善不可名物故但指明新而至善即在本末中本亦有終始末  
亦有終始聖人細細區分正欲人會歸精一後來要直截反成  
偶矣虛謬耳

聖學愈分則合處愈真異端怕分則所合亦偶而無用  
聖賢論理必分晰精詳惟分得愈細則合處更真實故曰惟精惟  
一異端最怕分別必拆掃一切而後見本體不知其所謂本體  
者妄也非真也此是儒釋邪正分界處後來陽儒陰釋者又謂  
必先見本體而後勘驗求盡於細分其說似包羅可喜然先物

而後博先一而後精與從來聖賢教人之法悖叛最甚則又  
中之妄邪外之邪矣

本末合來方成一物此中便有自然之序

事非物外之事

事物原不相離

知先後知字與知止致知兩知字不同此處較輕如云曉得个先  
後次第則進爲有序而人道不遠耳所謂進者即下八條且  
其中自有知行工夫格物致知也誠意以住行也與此知字  
不相蒙議章以爲兼行說夢弊也亦惑於姚江知行合一之說  
故見知字便要兼行不通之論也

此只說知得大段便有人門處

知字在本節重全章不重本節重者結上起下意在先後然先後

工夫效驗之序在下兩節此只說知得先後便可近道猶中庸

知遠近云云可與人德同也全章不重者知止知至兩知字相  
應經意所重與此知字不混講章每將三知聯串此不識字人  
論點竇爲類而不求意義者也

近道二字與章首相應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節

雖有先聖儒者功用之全以一世民物爲已任而明明德於天下  
固其實之不啻以自該者今人必以明明德於天下歸之帝  
王矣此是何等見識  
修正誠致各有工夫各有功效兩節就中分先後次第耳工夫不  
無輕重然無一可略若但趕重下截則節節推來只一格物可  
了矣下節而后亦然

人言誠正致等不宜重做惡使傳地余不謂然經有經義傳有傳義必無聖經先為賢者留地步而不說明之理况傳文有詳有略有獨有聯有盡有未盡不當以會子之言反礙孔子也身與心既然有此二物意即心之所發知即心之所知只在心中分別出來為用工節欠耳非又有二物與心並列而為三也欲修其身者六君子最切作者每云心生於身而反以役身心投權於意而意反以害心意能家知而知足糾意就其說譬之身乃家常頑物也心則主人也意乃賊也知則運者校尉也欲使主人合運尉擊賊則得矣試思一身之中心意知三件終日互相搏拊磨闢相似有此大學否

孟子論為善為惡者身之才非才之罪也無善無惡者心之體只此句是與學源頭有善有惡者意之用辨善辨惡者知之良用字亦不妥古大人端躬遷極其欲修非不為而無為守正早存於慎修思永之先豈無見於形神相案而為是主靜之切切乎周子主靜指理言若白沙則直是禪耳語一而意不同古大人洗心藏密其欲正非不虔而閑邪存誠早嚴於思慮未起之先豈無見於存省相貫而為是居敬之皇皇乎思慮未起之先無處用誠居敬不是誠意事此大學漸修之事也聖學微上徹下無頓漸若以頓語者言則身心意知總一至善無惡之物而已矣此句改得較近然亦如此說不得故聖賢只曰性善性以下便不如此說○開講四讀本於傳習錄其宗旨只是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其言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他日其徒王汝止謂錢德洪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

體是無善無惡則意知物亦皆是無善無惡人謂正於天泉橋陽明曰我這裏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學功夫其次不免有習心在且教在意念上用功夫故止之說是我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說是我為其次立法的由其言推之則所謂知善知惡為善去惡亦只是接引中人入門方法猶未是最上乘若其正法眼藏止有無善無惡四字而已陽明又自言居就場恍若有悟証諸五經四子無所不合獨於朱子之說有相抵牾今試取其言考之五經四子合乎不合乎合其說有五經四子之中止一告子而已竟曰危微精一孔子曰繼善成性孟子曰性善與其言不合明矣低低豈獨朱子乎然則其新証諸五經四子而無不合乃其欺天罔人以毀賢後微之術耳豈誠然乎若以本體為無善無惡必將盡去其善而後可以復

孟子語錄卷一

大學

三

王

本體也則凡所謂學善固執樂善不倦者不幾皆本體之障乎此正聖學與異端分界之處此處一差以下都無是處不可以不辨也此文結處改云身心意知皆至善無惡之物可謂知其說之非而救之似矣然有此理無此事自天命以後道理本該如此所謂有此理也然竟難相傳也說中心人道人心曰危道心曰微可見心便說有善無惡不得故雖聖人亦必戒慎恐懼兢兢以精一允執為主聖學但分安勉無頓漸頓漸者其端了悟之說為禪相律教之分即陽明利根習心之別若聖學有頓漸則竟難必是頓漸矣何復云人道心平豈竟之接幾反不如陽明之接利根乎

心兼動靜言

離意有即意行而後正心之義乃四

得道未易得心固已難矣此是和尚話即雪嶺謂已悟得道難正所謂支離耳聖學得則俱得何分難易正心已無其說不得無事意者所求乎心之物云云支離打成兩截心本無不正緣意之不誠習熟而本體亦有病故正心傳謂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心體上安有此四者之病可知從意之習熟生來故欲正先誠心指渾全之體意指其零星發動之端猶中庸之未發已發而有中和之名其實原非二物今云意求心之物不使心聽於意將使意效於心不使意自爲意而常令扶本物以同居則截然兩物矣

漢唐以後帝王之正大不若匹夫之真爲帝王匹夫豈分誠否者彼見漢唐以後帝王無非詐力者遂以爲必無誠理矣人之主之道權謀術數其借以求濟者難盡廢也權謀術數豈可

云道哉只此兩見橫踞胸中道理必不入矣制其心意可不

起空其心意無不善此皆至精之道而聖人不爲者以有爲之業皆發於其意耳聖告子達摩來矣豈有道之至精而聖人不爲者可見其以至精歸異端而以世務權用之粗者歸聖道得不謂之悖哉固知帝王之學與山林寂寞者異矣聖學並不異○其所見道之粗則功利作用其精者則空寂不動而精者又不可用入經世以奉二氏而慕之只得自居而又不粉飾以內外異用之術蓋自白沙陽明以後之講學未有不由此者也以此而談儒者之經何心何意何正何誠不若一棒一喝之爲直截了當耳

歸有光意也者心之所發也方其未發之時所以爲善爲惡者

者在發也夫既發之後因事而見而所以爲善爲惡者則形既著雖欲謹之而無及矣此亦誠意中事非誠意後也推夫事物方交之際念慮初萌之時此却是獨之義於事則無形而於心則已發斯謂之意此固是意然只得意之初發時乃所謂獨也於此而不知所以慎之則天理之微無以迎導其善機人欲之危無以抑遏其厲階只獨得慎獨意不是誠意全義意直到治平都是且誠意是用力不是尊機誠意中亦無遏抑義只盡其惡惡之意耳

四者可見心體上有病皆由發用處做成就欲正先誠又意之所起知之所起也意與知異名而同所也此臨時所發之知傳意者也意之所開知之所開也意與知異名而異所也此平日所涵之知尊意者也究竟只此一心時分先後耳

物之應交與不應交意能權之而權者又未必是也則所爲裁物之知不可不預也意能權之便是知致知亦不過能權之耳孩笑之童其忠烈之行或乘乎意之所知而自聖賢論之仍然意之所知也則學問之未深也故良知但指其自然固有不可以之爲學道究竟也誠字中不可兼言善惡只或有半善而非全善或九分皆善而一分未盡善亦是皆要致知致字極重誠有半善非全善九分善而一分未盡善此亦是致知甲稟詒非誠字中話也或曰十分九分之說本朱子曰

朱子是講自欺謂為善之意有不足非指意之善惡也

誠必先致知恐誠其所不當誠而於當誠者反不知用誠耳非謂以知照意之誠不誠而把捉之也

誠意先致知不是要知覺察意也平日講究得道理明白則發念自然真實實來亦不錯若發意時加省察此又是慎獨不是致知條下事今人皆為認差此義故講慎獨又混入致知只坐將致知工夫大作發動時覺察觀耳

誠意必先致知非謂發念之時要知去監制他亦非謂初發之意必善繼起之意必不善而以初念為知也致知是平日閒事平日講究得我理善惡分明到發念時自然當理若不會致知則好所不當好惡所不當惡初念便不是雖誠亦錯故不可不先致也若意之既發其誠與不誠又當於發動之幾自加省察勿

君子靜語修一

大學

五

正編

使虛偽開離乃所謂慎獨即意之實境慎即誠之緊處是即在誠意中說不涉致知甲裏事若混此處為致知則知之功反在意後且須於致知誠意之間增補慎獨為一條目矣

誠意先致知不是要知來監察那意之善惡只是日常閒道理明白得盡到發念時自然該好者好該惡者惡發來不錯耳人多誤解致知是發意時返照之用於是將誠意條中慎獨打混以獨為本體有謂即是致知者有謂與知即誠意者甚有謂意乃心之所存即是獨者其言亂皆從此出大凡妄生邪說只是本文不曾明白耳此亦誠意必先致知之說也

以任之意之生也雖小人不能無疑決其所疑而意中之小人絕矣意之生也雖君子不能違信明其所信而意中之君子成矣此又說在意後矣凡人意之所發必從熟處生即夢寐病

狂醉亂時皆可驗熟處乃其所明也故欲誠意必先致知謂素於道理講究得明白則意發必實乃可得而誠耳若謂知能覺照意使不為惡能辨大意之疑信則知在意後用力矣致知是意未發時工夫到意發後加審幾省察乃誠意中之慎獨非先致之知也

意動而不能自知難欲誠之其道無由知不主意動時人惟一心而意與知胥托焉分者所以示此心從人之處合者所以求此心歸併之途人條目總是示從人處來說無併之意之舍外宗內也久矣蕩而不還則以心之所無者為意先說秉意字私欲不名意意之引外傷內也久矣紛而善變則意後更無一知以照之有慎獨工夫但不是致知中事古人謂防意者必先於知只說誠不說防字便錯大有

君子靜語修一

大學

五

正編

病者知則一焉而已知亦不一知至乃一惟百千萬端之意歸於一則誠不歸於一則不誠誠字不是障一故朱子於臨卒三日所收註中一於善三字正恐後來誤認也以此知觀意則甚順以意觀知則甚逆多看出弊病不小此佛氏之覺照也雖不還不滅之人不無念起而後覺者須知有辨病工夫在在大徹大悟之後所有息念而不生者所謂聖之知正要絕去意字此與聖學之知正相悖所謂無生忍也○誠意必先致知即中庸所謂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明則誠矣之意蓋理明則發念皆正而用力皆實非謂賴知去覺察意之誠否也若以覺察為知則知反在意後矣覺察意是慎獨事不是致知事此界不明相則支離紛擾病則打入禪門總與聖經沒交涉

知與意圖是逐節推去其意知是一大概實貫到底不原粘意致知上無先字故此句急接不下欲字耳時文便要做出無欲字之義非也

又問意誠意在致知矣乃致知則何在可致知在亦先也知與物致與格是折不開此故不言先而言在將下節云物格而后知至則格次未嘗不明

格而即內之知致矣只舍外便徹內不是兩事伯安不徹斯義主張陸學疑誤後生惜不讀此數言耳事物之理合於吾心之理說合即成兩件矣事物之理即吾心之理何須合也或問程子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亦落或人見解

若說借物理以反求已知即成假合即是義外要之本無二理明彼即曉此更無內外精粗之別知此則在字自然精是

又問與學者果有所得於本原之地則雖躋傳之事可以遊行而無碍焉甚如此則格物當爲八條目之末務即近來先一貫而後學誠之胡說知之將借物以廣之說說成兩間何在之有且如此則格物又在致知之末矣

又問格物人於萬物離處一物猶事也不單指人物之物歸有幾矣外緣無窮之象而內識自然之心良知自此以不蔽也此知字與良知無涉孟子良知良言不遺指不必學慮而自然可見以明仁義爲人心之同於其言乍見孺子入井可以親仁非以乍見爲仁之心不以不慮爲知之極也若知至之知則知性知天而心無不盡之謂與良知之義不同良知正以不致見

其良知知正以不恃其良爲致三字臺合不攏牽合則其義失夫言豈一端各有所當也自陽明牽合此三字爲宗旨彼自持其所爲知既非曾子格致之知亦非孟子仁義之知不過借儒者言語說法耳豈可以此解曾孟之道哉雲川諸格致應畢竟爲彼說所惑亂故多不的切如云外緣無窮之象內識自然之心都似是而非聖賢所謂格至只是事物之理講求體會到貫通徹盡處便是格至不分內外若謂緣解外物以求識內心正是分內外聖賢只要明理以行道耳要識心則甚識自然之心尤屬邪異之旨如此說則外緣無窮之象一句已早與陽明痛痒了也既見得萬象屬外要內識自然之心又要緣象以識那得不與他痛痒

以致知爲下手而復以良知爲本體夾雜考亭與王伯安爲調和孟子所謂盡心是也若良知不過指其自然發見如乍見孺子之仁之類耳以此驗固有之端則不可不即以此爲全體也如此此爲全體便離去理字無理則無用

異端之知所以與用處不合善知識老講師作爲定顏例只是迂指理反要去理障

又問格物一言千古之聖學也可馬氏訓爲扞禦外物而象山宗之程子訓爲窮盡物理而朱子宗之此又朱陸異同之本也程朱吾不敢議已固道理是公物理程朱果有可議何必不義

又竊觀衆之衆詞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此非大學之道歟非也上九之又曰日學蒙利聖道此非學衆外物之謂歟非也便非捍禦外物窮明其質則雖欲窮盡物理又安知其

不謬也。誠意正心修身皆所以捍禦外物也。正爲不會窮理。則必有非所捍禦而捍禦者。如陸王之說。以窮究事物義理爲務。外而必欲去之。是也有所當捍禦而不捍禦。且以爲主者。如陸王之反。以禪爲宗。是也有自以爲已捍禦而實非捍禦者。如陸王之自以爲立大體致良知矣。而所爲所說皆猖狂傲僻。日騖於功利權詐。是也。凡諸謬害皆從不窮理而空致知來。故必先窮理然後能精明其質而捍禦不謬耳。若既能捍禦外物而清明其質。則誠正之功已得矣。又何須再講致知乎。至家卦家辭主小學。言不足盡大學之道。上九又辭原戒治家者。但克治其外。誘不可攻。伐太過反爲之害耳。與格物致知意毫無交涉。如此說經真可謂之支離穿鑿矣。

物格而后知至節

君子修其身

大學

王

王

第四節第五節從第三節生出。第五節是知所後則近道也。故首句與下六句分終始大次序。而終始中又有小次序。上四句與下三句分本末大次序。而本末中又有小次序。皆爲學者指陳大段便之知此近道。

作此節似上節之效驗者非也。先後總是工夫次第。有上一層。可做下一層。無下一層。亦不見上一層。要做下一層。正須有上一層。如此看來。節節自有本分。步步自有交關。註中既字可得。而字語服朗然也。

此節而后字與知止節而后之義不同。知止節一知止便直貫到能得此節而后。却逐層各有境界。逐下人每誤者與知止節一。樣便是一物格便了七箇而后。只作急口疊文。其爲謬不在文法而在義理矣。

而后不是大事了畢。此是所後之序。而根源却從所先生來。逐箇而后各有工夫。不是一知至便了。註中可得而三字正而一真精神也。

言先無漸次而有漸次者。故實效不可以不旨。而第一箇而向來混過此文疏解的當。與上在字互相發明。

物皆有至善。物格則知所止矣。知止於至善。則知至矣。即格爲此一箇而后。比下六箇而后較輕。

知至是一大節使。

知之未至。則不當好而好。不當惡而惡。其意不可得而誠也。此知之意相連處要悟也。因致知二傳此理少發明耳。

此兩節先後言其次第如此。其實工夫節節緊要。無一丁百了也。知至而意不誠。則知爲虛知。其至否亦難見。意誠而心未。

只得零星收拾。東沒西出。弊病百出。亦不見誠之外也。心正身未修。則動容周旋中。禮可知有多少病在其根心之妙亦无也。

明本而新末。故齊治平三傳皆根修身說。然修身止理家而不國與天下。又有道理齊家新之始。治平新之極。故治平二傳。

指家之感。應說看平天下章上老老三句。與民之父母。節及獻子二節。自見然齊家止連國而不通天下。又有道理。

國與天下。疆界有限。而本末終始亦自分。



七而后終始之義。明不須更說。但七句挨次平列。本末之義。不  
透。故下節提出修身爲本。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節

上八條目。明新並列。第六節特結出總要。謂明德爲新民之本。自  
天子以至於庶人。盡天下人類而言。有自以至於四字。天子無  
人中。間大有人在。不單講兩頭人也。豈是皆以修身爲本。謂各  
有分限。責任皆從身起。化正謂未異。而本同耳。若謂庶人亦以  
天下爲已。任則同。未非同。本矣。修身各人當下之事。修身爲本  
各人當下皆有。已物感應不待異日及天下而後見。其本亦非  
爲天下國家之故而後修身也。

天子之本對天下言。庶人之本對家言。

庶人齊家亦是新民。

上兩節止就大人身上。一氣說此節。又推廣言之。謂不獨天子即  
至庶人亦有齊家之責。便分明新分明新即有本末。故皆有修  
身之責。仍責重大人者失之。

修身有貴賤之殊。而修無偏全之理。括盡一身非一人  
之身。本非一人之本也。此是了義。無一人無此身。前無一  
無此責重。但舉其全。須從天子說下耳。故曰皆是。皆以猶萬物

一太極物各一太極。也不是責重大天子。

明明德是成己。新民是成物。成己所以成物。故明明德爲新民之本。  
本世無有已而無物之人。則亦無明明德而不新民之人。此  
因上文從明明德於天下者立說。故提出此義。止見天子諸侯  
大夫士庶人無一人不有此責任。不獨爲有天下者言也。將文  
每歸重天子。似以至於庶人皆賴天子之修身爲本。其意

須見自以至於盡是皆以八箇字。字字者是有力。  
天子庶人。其本各修。而自以至於四字。却是這中間人類。止說  
兩頭。或且責重大天子。皆夢驗也。

原從自天子說起。却不是責重大天子。內王畿外天下。中間許多也。  
且自以至於不是虛字。人止做得天子庶人兩頭盡處。不知中  
間正大有人在。

本字對新民而言。即庶人至未有室家者。亦必有所與之人。所及  
之物。一人一物皆末也。身其本也。所以對付此人物者。即新民  
也。修身其本也。如此方見人人有新民之事。人人必以明德爲  
本。故無一人可以不修身者。若必以治國平天下對本字言。道  
理難測。大然有可自委於本外者矣。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有許多等級。要職業正各不同。然所以不同

貴分也。非理也。故曰分殊理一。此節語勢側重。庶人邊見得難  
至。庶人也只是此本。未嘗有別件。庶人無治國平天下之分。然  
到得修身。則治國平天下之理已具。只者他明明德力量如何。  
耳。其本盛大。則其末潤遠。其本淺薄。則其末狹小。直到大德必  
愛命。匹夫有天下。應修身者各自做去。固不容越分妄觀。亦未  
嘗禁人自致也。後世自上及下。總不以修身爲本。遂將此理看  
得淺異耳。

齊家即新民也。故庶人與天子同本。中間有國有來。地治邑者。不  
消說矣。時文竟責重有位之人。便不是。豈是皆以四字道理。蓋  
從位說下。故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論理其實自庶人。以至於  
天子。天子新民。亦須從庶人齊家道理做起也。故下文治亂結  
以所厚正爲齊家是求治大同感。



本字對家國天下說不可對物知心意說時文並提以出本字  
爲無理

就上文八條目中開出修身爲本故時文每將上下七條目比  
擬因以格致誠正對齊治平夾說者此非理也本字對家國天

下物知心意乃修身內事不可與家國天下對股說

李見羅提唱此節爲宗似於諸異說中較切近矣及細考其  
固仍不離平陽儒陰釋之術也以知本牽合知止因提止修二  
字作語頭蓋止其所止非止於至善之止修其所修亦非格致  
誠正之修也

末節

於薄者厚未爲不可未嘗無有但如此必須於厚者厚極耳便於  
呂子評語卷一  
王編  
所厚者略不甚厚薄者便厚不成況彼既於厚者反薄乎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

大學

傳首章釋明明德

大甲曰節

陽明之念盛諸天則尊而可以謂如此則天字是外侮交天之明命體解含虛有先父母而厚者也謂却是和尚所悟之物非明命也

想其為致之表初不殊禮樂征伐之世故秦若戰而飲若事則有慶越若職而息若事則有讓云云謂命字講得慈粗却著了因果報應之魔不止劃向五行傳某事某應之附會也

天命二字但看中庸首句便分明在人曰性曰明德在天曰命曰明命只是一件因地頭分名目耳經傳中命字有從理言者

呂子評語卷二

大學

正編

有從氣數言者即天字亦然非謂有二天二命也猶之只一心耳而虞廷分人心道心必如是說此一件變真圓滿也惟佛家最怪此說則曰支離曰兩橈究竟他也不怪支離兩橈總怪這一個理字耳若考嚴嚴惟識圖等語真是支離他除却理字說天說命只有這形象氣數耳故說天命到極精妙只是一無然終不奈這形象氣數何遂為因果報應生死輪迴之說以龍之却極淺陋易破即禪子亦心知其不然適以為寓言故佛家于天命上截則空無下截則粗陋其點者借粗陋說空無借粗無說粗陋以求渾一不知真成兩橈也此文見處如是故精粗皆不的

帝典曰節

傳首章至德高拱則有肅然玄默而不與物接之思謂無此

種至德乃黃老邪說耳謂御萬機而無凝持一心而不惑云

明明字根明德二字此身心之功非於事物機務用人見其疑不惑之明也所指明字皆極粗相高談又入黃老矣

學字本不甚重然帝堯分量自與湯文不同克明為帝王所同的唯是堯之克明須從峻字見得

堯舜之視後聖其艱難百倍於後聖視凡人其易屬又百倍於凡人謂克字者是克字時作自然解枉費回護此偏說得知難惕厲到極處而帝之峻益明可見俗眼怕說聖人有工夫是夢也

皆自明也節

疏上三書固致勉人之意作傳本旨如此此句重自字不重昔字

呂子評語卷二

大學

正編

傳一章釋新民

自新新民新命皆從德化言極即是至善用其極即止於至善乃以剛果奮發力致成功為用極何其謹哉矣章句之不可不熟讀而精講也

新民既新亦各自見其明焉此却說不得新原就君子身上看

首節

言新始湯武有舊染之當草也

凡作帝王學問語不可落理學套既為其近於儒生且非帝王事功德業先天關人因時立政之象謂於此見千子見之粗本領之闊帝王儒生事權不同學問豈有異耶事功即

德業內必欲分說却有得德業小事功大矣即所言事功亦  
是後世英雄帝王氣象與成湯王道無著從事功說到德業  
妙又轉入黃老家當與聖人事功德業無著不論本原但欲  
皇局而不知適成粗陋也

聖人不爲事物之學則性而已矣事物即性學新皆  
只在性平

荀日新直講爲得朱子意此是爲學人頭處下兩句方能接續  
夫全在荀字上

玩註於日新下作一斷用則當二字轉下須得此意  
荀日新對朱新而言也日日新又日新承已新而言也本只兩項

章句甚明  
朱子歎今之學者却不去荀字上著工夫可見首句之重此是

荀子都講卷一  
新之切實機關下兩句不過就此接續去耳日日是言不間又

日是言持久意兩句又各不同時又作三句平看直是相在  
日日主繼續義又日主提振義日日從上日新生來又日從日日

生來原只了得日新兩字却三句各有精義  
別處又字是打斷字眼此却是連串字眼別處又字是從新字眼

此却是仍舊字眼又字自是打斷舊新只新字到底連貫  
仍舊耳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此君子不指名位

極即至善也用即止也無所不兼自新新民也  
用極又在自新新民上通進一步非汎講明新也

自新新民引古義已盡第恐後世自己放低下說如謂漢唐之

盛即可當三代及三代之政後世必不可復之類迎合時王  
流入於功利之卑汚而不知反謂聖人之新民不過如是後  
後世帝王猶可言也遂使三代新民之道終古不復行于天地  
之間不可言也傳者逆知此弊放於此特下用其極義見不到  
至善未可謂之新民

無所不用正是惕厲語  
新無極惟所用耳明曰其極如何又說到無去

之用其無極也哉新之極其有用也設云云看註以至善則  
極字以皆欲止于訓無所不用甚明故用字只粘極字拆開

用不得惟將用字與極字新字混看若可以互相牽搭者故  
來虛字皆不當於理如篇中有新用新其極字新之用等句

爲語病不小而最悖者無極二字無極是無至善也而可乎此  
與無爲而治題被云無爲而有爲者正同皆求深而得謬者也

勢不必有所憑也深雪已執即廢圖而物然証受不  
是此種論頭君子二字兼古今而言不是勉後世衰主舊典之

謂也蓋在吾人精神間耳用其極非用力之謂更不用精  
神

君子知一事有一事之極也而凡事皆有之一物有  
物之極也而凡物皆有之天下無一事而非其身之所當爲

一物而非其心之所當愛則亦無一極而非其事其物之所當  
用矣無所不用四字獨見全理知至至之至此極也知

終之終此極也極從得知得用易語至極傳者之意蓋不  
爲新民言而亦深爲新民釋也說就大人之學言故曰新民

之聖人自一身以外天地萬物事理云爲無非分內大事應

民字該之致中和而至位育盡性而至參贊帝王與匹夫共此道通共此責任止說個新民則民字中品類恐有所不盡而無治民之位者若可闕此義矣故於結末下無所不用其極句包羅其廣見無事不在裏無人不在此是文詞發明無所之義道理尤高闊尤精密矣

極即是至善無所不用極即明明德新民皆止於至善理固如此然此章專釋新民而原本明德推及至善理雖通而實主不可

或云末節只拈上文與皆自明句同余以為不然皆自明句原與一意此却兼自新新民二意又隱然有新民本於自新意正自不同

新民新命之本於自新道理固如是然畢竟此章以民為主

孟子註解卷二

作文隱寓重自新意無所不可若謂新字從明德說方於極字有會此却不然極即是至善意明新皆有之乃至極之極非會極

極之極故不可以明為新極也

極有訓至字者無極太極之類是也有訓中字者皇極之類是也此極字却兼兩義然畢竟至義為主中正是至未嘗不是却又須一轉

極無形象憑人指名千蹊萬徑任心造理有何不得即謂漢唐便是至善也由他說但將天命原頭一付則多去不得故要實言道必本於天極從天起下而自不走作

天字是極字出身處

聖人新民之極三代後惟朱子得之耳看其與陳呂辨論可見自周以後生民未經一紙雖漢唐盛時亦幾刑措然非至善之新

雖新而不用其極則聖人新民之道究未嘗一日行於天下緣秦以後開國之心多從自私自利起念制虛政令皆由此凡所以遂民生典民行者一切為因循苟簡之術後世儒者之心亦復不異凡所以輔導其君者彌縫修飾無非逢長此自私自利之根不知此一點心乃自秦以來舊染之污也必君臣先自肅此污而後可以行王者之道故大學釋新民必先說自新復說用極其所以為萬世慮者深矣孟子謂不以堯舜之道事君治民與謂吾君不能者皆謂之賊然則後世儒者之道皆賊道耳

傳三章釋止於至善

首節

題意在邦畿不在民止且曰惟民所止不曰惟民止之針鋒少題意在邦畿不在民止且曰惟民所止不曰惟民止之針鋒少

便便下兩節去

詩云穆穆文王節

首節說理之當然次節說人須知止尚是虛虛指點到此節明指個止至善榜樣而其中要領條目工夫境界事理咸具一奉經

過不得

五句是大式機全為學者說法

止至善如聖人斯為無愧而以苟且之心應者人倫皆缺焉方見至字之重人只曉得善字耳

敬止二字是統止之全體大用

敬止二字是統止之全體大用

敬止二字是統止之全體大用

體用極論得分曉不第此節也體用原分不得今人動云某某有愧而無用某某有用而無體皆亂道無用者其體虧也無體者其用非也

歸諸人極之在天下也日用而不知聖人生而斯道有所寄矣論道理在文王身上看却不是文王底道理文王是止至善樣子

五止皆從敬止分出

須明是從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中指出大且不是以五者概聖人之止又須明文王時勢境地見文王所止之善之至方不是論五倫道理

仁敬孝慈信即是至善像若士謂若作至善看可勝慙哭是將至善另作一物看為墮子靜黑腰子也正於仁尚非至善則亦不

孟子詳論卷一

七年

七

正

可名仁矣此說能誤人故正之

仁敬孝慈信固為至善然天下有許多仁敬孝慈信其中大小淺深分數不同不可不謂之善而非其至也必如文王之止乃為至善要人從文王身上體會出自家至善不即於仁敬孝慈信虛義即為至善也

仁敬孝慈信為一定之理便是至善何以人不能止却無一定之仁敬孝慈信只為人倫中境界人各不同則所以為仁敬孝慈

信亦變化無定惟聖人絀熙敬止為能就不同處曲折以造人倫之至而仁敬孝慈信形焉天下後世可奉以為規矩乃所謂至善也明此則註中究精微之蘊與推類盡修意正可深長思矣

至善有定理而止無定式如仁為君道之善而必如文王之為君

乃止善之至也

矣國粹之不能伐之不可而抑育事人此勢之最難者也而文王之止敬者終其身而不屈此即新學後人謂堯舜不能殺舜禹只得以下結識之類也文王止敬純是天理之極則如此說來多後世功利揣摩之論不見至善之止矣

以信交高其節以信之亦見主有可據者也龍比亦是敬與文王境分亦不同豈可抹殺乎此有二傾心之日猶悅以服事者非不為陶姓去仇也吾君原自可后耳此義過火吾身之誅貨惟君命下民之后備自天降非一人之私不可同也五倫中惟父子兄弟從仁家故不論是非若君臣朋友非而義則引退義絕則可為寇讐故曰父子主恩君臣主敬明乎敬之

孟子詳論卷一

大學

七年

王

義則文王夷齊龍比皆敬也武王亦敬也天下無不是之父母不可謂天下無不是之君上但人臣一身生殺惟君不可以私怨而生怨叛之心此昌黎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二句之不可於古今也若其大義所在則天降下民一節此理巍然無我則后虐我則饒亦天經地義如此非我一人得而徇心違天也如謂事君亦如事父連是非都抹殺則非止敬之道矣文於極情處未免有過當之論又不可不知

與國人交獨分義例不可混人為人君界內

此有題內題外五者目之大推類以盡其餘方見聖人之止無非至善此題外義也然不於五者中一一各究其精微之蘊亦無從推且盡也此題內義也要之至善已備於五者餘只從推去耳非另有未全之說也

上二節是全章引子第三節明指出一箇聖人之止其次尾謂不必重者誤也若謂總是止善彰乎則下二節皆然即云求止工夫在下然重講聖人之安止亦自不侵下也況註中學者於此云云已明示學者就此求止之方矣

詩云瞻彼淇奧節

上節言止此節言所以止

金聲之至善之存乎我一止焉足以定之固逗漏止一句即見其失釋詩一絡索正爲不是一止焉足以定之耳要之後來講止字無不作禪會

第四節釋詩一段即貼衛武公而不及以上節爲人君五句貼文王下節觀賢三句貼前王例觀而知之也此論極

謬章內五引詩皆借詩之語句發明止至善道理耳如敬止止

名子語錄卷二

大學

九

五

字詩文本屬語詞而此竟作實字則語句且不執定解死語句所指之人之事乎依渠例將邦畿節貼武丁律子緝饒節貼周衰賤者乎其誤總在釋詩二字大學原以詩釋經初無釋詩之意今作文欲得釋詩體豈不反客作主哉後來紛紛從釋詩釋開套作備於此等評論誤人不小能於不能忘句得大意領取明明德止至善之效正所謂詠歎淫佚其味深長者也就詩句上指出這道理自然活潑豈但衛武不足當即詩言又豈足盡哉

須知爲釋止善而得詩非釋詩而得止善也

如切如磋者八句或將上四句分功下四句分效不知通節只說明明德止至善之是無效字意註云卒乃指其是而歎美之則並民不忘句亦不重效說或又將四者分配致知誠意正心修

身不知自修兼誠正修惇慝兼心慮妄分不得故章句或問都無此說

有謂學是求所止修是得所止非也看註自明學修二句是求止

惇慝威儀二句是得止分界最清

人心緣物而有弗學不自知其不足也人心因物而蔽弗修不自知其有餘也此義甚精學修亦人人所事如切磋

琢磨之學修固自不同矣

本傳是釋止至善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兩句中便有日新不已之妙方是明明德者止於至善之學修非泛然學修之可當也

單講本原此陸王之求知非聖學矣

爲學其始擇之太精而其終安之太粗

名子語錄卷二

大學

十

正

之學皆然要之自以爲擇精而不知其粗甚也學未有從縱逸而入者以爲古人之質異可以高坐而致焉此大惑也彼其於攻苦之途視今人較勤也學未有莫尋常而達者以爲古人之意高可以過而不問此大惑也彼其於耳目之物視性命同功也精進之言令人意永可見好讀書人雖所得有淺深不同已教陳王惑亂他不盡惑亂之至者畢竟是不好讀書之人多耳

學訓講習討論所以別於修也惇慝虛說今學則有察克治亦可

統名曰學

惇慝也威儀也只就傳者胸中指示止至善工夫學修以後合有

如此境界不過借詩語點出耳釋詩意思便落第二層况通入

詩人本自子惇慝威儀俱從學修處來方有根據

拘傑威儀註云德容表裏之盛則作求止苦功固疎而作成效者亦隔也用力只在學修然必至表裏如此方是功夫足處又俗多以上二句爲功夫下二句爲功效非也拘傑威儀工夫到此方足勤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而至善至乎也

徐爲儒學是格致修是誠正修註已分配之矣今又以拘傑威儀分身心其且硬分正心修身如此則格致誠作何著落而學修外別有正修工夫乎硬分正心修身則不可若止分身心亦無從身心即表裏也徐憊憊不必解解總在下句註訓嚴密武毅即拘傑之意當留在下句中融會講若先解云徐者嚴密武者武毅又接云憊憊今者拘傑如此則是有三般解矣徐憊憊不必解語亦太整拘傑威儀必靠憊憊辦宜四字講出方精確玩者字一頓下句未接時中間須有妙理但不得另作註解

君子集語卷二 大學 上 正

徐憊憊等語氣耳徐節末方結出至善二字以上尚未點明人於切發四句多預犯至善獨不將白文從頭至尾一再讀耶此說則大不然下文有必當雷避者有不當雷避者如此節說明明德下節說新民故雖做民之不能忘句亦不得預犯新民所謂下文當雷避者也若本節是釋明明德之止於至善此是圓圖一句折開不得學即學至善修即修至善非上四句爲明明德至末句纔說至善也況本章原釋止至善則至善二字直從章首說來先當做前三節文便已竭出矣此所謂不當雷避者也

賈賈使僅一有斐而足當君子也則古之得名者不太輕乎吾以爲此有別解也道字直指其實不是別解大士自己意見看有斐淺耳有斐君子是渾成贊詞自切瑳瑳磨至瑟爾

宣學成德備方有此有斐君子之辭豈雖止訓文貌然所謂有斐乃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猶之勁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云爾非指其僅爲文貌工夫僅成文貌風采也故有斐二字中也舉上八句在內即盛德至善亦只就上八句指其是有如此今却自己淺看了有斐二字又從詩人言外補出道理則不但詩人有缺欠連大學也須坐簡扶同矣

此與下節皆從頌天中見其止善其所以皆不意止其善之至也主意全在末二句故後註云此二節承欽湫湫其味深長明明德至民不能忘新民至沒世不意方見至善全節精神都注在兩結句第新民至善之實在賢親樂利明明德至善之實在學修拘傑威儀此却是止乎真意要義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節 君子集語卷二 大學 上 正

有斐淺近之治無以綿再世之澤而苟且於一時者非長治久安之道後世帝王總不能出此四句後世儒者又逢迎立說故必無至善之治

徐憊憊刺業之君有神聖之德其治天下之具不恃乎隔塵之法也而立法定制必爲之詳盡者以爲我可以無法而後之人不可以無法有德化便有法制先王時不可無法後人亦不盡特法可治也作法於祖宗之時必皆周密精思以爲數世之用後人樂爲循襲則不必輕言變通矣如此說漢唐祖宗皆可與文武比肩矣開創在大亂之後故能縱橫任意以成一代之規後世多所牽制則但宜整復苟章矣此更亂直後王果有前王之進而祖制不善仍煩牽制哉預幹之良多在世族夾輔之歟尚有同姓所謂多才之國磐石之宗也賈賈其

賢謂後賢仰其德業親其親謂子孫思其履實非根結磐固之義。祖宗不可恃後之有人而不詳其法云云。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章句此四句是從賢親二句推原說本言非獨一時民不能忘後世愈久而不能忘方見新民之極功乃所謂至善也。若但以開國能立法則漢唐以還莫不有法安得沒世不忘哉。宋子所謂唐虞三代之道二千年來未嘗一日行於天地之間此萬古之篤論不知道者都信不及也。

由天下後世被澤久遠原想前王新民之止至善但釋詩人詠歌不忘之言而其理自得君子賢其賢兩句亦是極形後來規模氣象究竟前王新民之止至善却在語句之外所謂其味深長者也。

孟子評語卷二

大學

三

正義

從後世思超越於前王而不能極後世所期望於前王而已。恰好形容出前王止於至善始得贊頌詠歎之神。

節義圖本節重在後世上講以發新民止至善意。不是重後世正從後世追原到前王之至善處蓋新民之止至善前王一向如此只是愈久不忘正見其善之至耳。不是當時相忘後世忽然感念也。

惟至善爲人心所同故前王萬世不忘。注中前王所以新民者所以二字便有新民之本在內。評家謂此即申上文民不能忘意不可說是新民之止於至善。實親樂利是盛德至善中事其說極謬上文不能忘指自修明德事即洪興之詩何嘗一語及治人乎。學修恂慤威儀乃盛德至善中事與實親樂利無干。此節不忘指治人新民事前王指

文武已與上文君子各標上文君子詩人指武。傳者借來却空說不必實其人也。此節前王詩與傳同指周先王實有其事。安可與上節混做一片乎。上節詩中有切發諸義故釋以証明明德之事。此節詩詞無事實語故補實親樂利以見新民之事條理井然可親而必欲混之此萬曆間講章立意悖註自以爲高而實不通文理之說也。

傳四章釋本末

引孔子之言至使無訟乎已止。無情一句則曾子解使無訟之意故註又下而言二字。聖人即指孔子從上文吾字來也。

辭生於無情亦惟無情者乃能爲辭正說得健訟人擅和敦勸。孟子評語卷二

大學

三

正義

氣以入不知何故忽然銷阻方纔有下句疏解出來。畏民志不是說民志淳良無情不得盡詞下須照註點入我之明德既明句蓋所謂大畏民志者民心服明明德無所用其欺僞耳。非謂變易民志也。

上句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緊釋使無訟此句大畏民志又緊釋不得盡辭都是倒繳語氣而兩句中間合著我之明德既明一句在裏乃所謂本也。觀註可見。

大畏民志也只得新民邊事所以大畏民志者方是本是從未上倒推到極盡交接頭上離鈞三寸令人恍然觸悟處處總此箇道理雖論說即論看無非此箇道理故曰此謂知本最有標約指點之妙。

大畏民志句是推足上文就疏說此謂知本句是引釋傳意不



止就聽訟說到此謂二字兩意齊下不脫不粘有實有主若頭

作分註便屬添補又看成兩件失此謂指點之妙矣

大畏民志二句謂下句不當粘煞上句則得若上句道理原看

得相度事理有分別其本無分別

註中引夫子之言而言及觀於此言句題之界限在此神氣亦在

此此字只指首二句是界限也觀言而可知不粘住聽訟不說

藍明德令人推廣意會此神氣也

是隨舉一事以見莫不有本聽訟只新民中一端而必本於明明

德如此可見本無不一語意最活

聽訟是新民中一事使無訟中便有明明德在未不一求本只

本即此可悟

無訟尚不即是本就此指出本耳

此字指夫子之言本者大畏民志之所以然即明明德也即一聽

訟而可悟必歸於明德此謂知本也大畏民志雖是本然只在

聽訟上說此一事之本也到此謂知本句則已點明凡事總一

本即此可見乃萬事之本也

凡本必一而未必分本必同而未必異聽訟之未未中之一也明

明德而畏民志以使無訟凡為未之本一本也本只此一事未不

止聽訟也無訟亦不是本使無訟之故乃本耳而或以無訟正

是明新要理不可作一端看毋乃說謬

其未散為萬事本則一也萬事各有本而推之只此本故無本外

之未就萬事中任舉一端來無不合者

使無訟是新民之一事然云大畏民志亦無不由於明德者即此

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耳本只是一箇本只知字活

此章只重本字不重知字此知字與經中知所先後知字相應與

致知知字無涉人多誤看亂拈固有其入格物者非有謂格物

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者一派胡說其原亦起於新建毀朱子

補格致傳而即欲以衍文結語當之也凡經傳中字同義別皆

宜一一辨析今如漏泄之不可混於此不通不特時文家見字

胡纏如後世學者之以習靜為主解以良知為致知皆不辨字

義而妄後立說正夫子所謂不知而作也儒者不可以不飛

人精神常注我耳不費此作用此即是為人矣人以一念通

天下之故看君子據明德而提陽明宗旨以一身定天下之

志者君子得止法參見羅語頭觀此而可以知本矣而知

可以至矣陽明以知本為良知見羅以知本為知止文之根

源由此說得極神妙處不離機權作用

附大畏民志二句文

得畏志之所自可以悟本矣蓋民志而至於大畏必有其所

以畏者在也此雖為說言之乎而知本之道已不外是等實可

刺之職則曰斷中司寇之職則曰登中是以是知士師教法之

理即天子傳心之道也夫易通者心難通者法乃使天下不見

有難通之法而止見有不易通之心此其故必有深焉者矣明

其故也士師得之以為士師天子即得之以為天子今由天子

無訟之言而知無情之不得盡辭如此則非特震之於鈞金束

矢之際也入大吏之庭而思震其為震也幾何也周禮之月口

版籍風隸於秋官以是知爾室之中皆閭黨已入納於大吏之

庭矣亦非特威之於狗聚讀法之下也觀正月之象而思威其



物事也原兼事物言人但作物件之物看正犯朱子辨一草一木之非而伯安誤以竹于致病也

論語曰天下有幽深之物焉庸人不知聖人亦不知也只好說說碎東西若幽深之物聖人豈有不知

論語曰斷物以求者入於貧寂泥物以求者流於馳騁異學俗學皆非格致

今人於程朱格物之說未嘗觀其津涯所謂用力之地次第工程及涵養本原之功與夫辨別徇外爲人之弊皆有所未曉宜學爲邪說並其耳目而不以爲非也誠能尋取或問章句之津涯則彼之所云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皆拋開支離不成說話正其所謂認理爲外認物爲外環陷於告子義外之說而不自知以學術爲窮理者二

殺天下後世其禍烈於洪水益鯀者可卽以此歸之矣

傳六章釋誠意

今人亦知此是致知後事但文中吟喝得幾句自致知以來耳所謂專釋誠意之故與如何是誠意原未曾夢見也

一誠意直貫到底故以下各傳皆說好惡

首節

傳六章釋誠意

之爲意爲虛行之必力者修更急於方有意之際故雖知而專言意也

而無不誠其養存乎本體乾惕之念固操於已所不覺不聞之中而意之動而有誠有不誠其介著於初幾皆察之功尤屬乎人所不識不知之地故分正而專言誠也

傳六章釋誠意人但知

分出致知不解分出正心依各傳例當云所謂正心在誠其意者而此章不然蓋有義也是文獨得

大學誠字與中庸誠字不同中庸誠字可以單舉乃實理實心德之美名也兼大學誠正修等義大學誠字貼定意字不可單舉但作實字解蓋意之善不善是致知條下事此但說實用其方耳實便自慊不實便自欺欺兼之分獨中自知故功在慎獨

今人都將誠字作善字解與中庸義相似因欲於獨中分別則善不善來却誤人致知傳與且下節誠中誠字又如何說得又因註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兩字遂亂拈致知不知此兩知字指其地言卽中庸所謂人所不見也

不是說得致知知至了方去做誠意工夫知善知惡自是致知中事此傳不及耳但就人所知善惡如當下之當好當惡是

未嘗不明就此明處發爲好惡之意便當盡其好惡之力所謂誠意也然人每不能盡好惡之力者緣其開居不肯認真用力

自以爲人所不見處可以放鬆不知此處一鬆無所不至此放鬆處必有其端倪卽謂之幾此是私欲植根處蓋人性本善未嘗有惡惡由此生故曰誠無爲幾善惡此時此地爲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者故謂之獨誠意者於此時加省察不使自欺之根於此滋長則好惡之力未有不盡而意自誠矣書理大段如此後儒看慎獨二字畢竟不消透使全自蒙蔽

誠意只是實用其力所以用力不實者爲自欺去欺之法在慎獨非慎獨卽誠意也時作看獨字蒙混竟似誠其獨者則謬甚矣

毋字便實用其力

毋字欺便自慊便是誠意

毋字便實用其力

毋字欺便自慊便是誠意

毋字便實用其力

毋字欺便自慊便是誠意

自欺乃不實用力之由自慊乃實用力處似反正一例而實兩層也

自欺只是發得不足做得不盡處便是不必說到後來推覆也實好實惡誠意已了自欺只是不能是好寔惡耳

實用力四字是誠字了義下云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明說同行一邊矣今人以意覆意以意覺意初起之意繼起之意一意衆意等語皆鬼窟中作計也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好惡到此方盡有一分不如處便是一分自欺其中又有多少等第在

詩之善者渾是一團天理聖人存之足以爲勸詩之惡者猶欲忘反聖人亦存之足以爲懲惟善而不足以爲勸惡而不足以爲懲者聖人斯刪之矣通於此說者可與論如惡惡臭一句總是

要發得盡也

陽明先生曰自欺欺之獨也慊曰自慊慊之獨也下之字便是其隱微之地而明明者纖悉之必照得知知字混入

毋照禪去吾亦惟重戒於斯以辨善惡之真機此處不辨善惡但察實與不實耳由是知人心之初止有此天而一念

之天無物可對是之謂獨也獨字誤解近日講學所謂獨者其誤始於白沙甘泉

慎獨不是又一節工夫慎獨便是欺與慊分界處

好惡意也實其好惡誠意也好惡之實與不實只在初發念時省察令其好必如好色惡必如惡臭則閒居無不善之爲而誠中

形外皆自慊矣故慎獨是誠意中細緊一步非誠意之外別有一條工夫亦非慎獨即誠意也時文講自欺似意外另有意義

慎獨似誠中又兼知總屬發論

好惡便是意毋自欺而必自慊便是誠但欺慊分界處其後相

其初甚微他人所不見未有自己不見者故謂之獨獨即自慊不曰自而曰獨指分界之時地而言乃誠意之緊要處非心意

閒別有一物名之曰獨也若心意閒別有獨體則誠意之上又增出一條目矣

好惡是意實用力如好好色惡臭是誠稍有不用實力處即爲自欺而不誠此五句是釋誠意正義但其用力之寔與不寔在閒

居人不見處此是自欺之根須自己於此覺察而加謹焉此爲慎獨此是誠意緊要關頭指示人下手不可以獨混意以爲混誠也看註中然其實與不實包用然字轉不一直接落細

會自明矣

慎獨每緊承自欺自慊說來意發而寔則自慊不寔則自欺寔與不寔惟自心發念時知此所謂獨也故此獨字中只辨寔不

寔不辨善惡辨善惡乃致知甲裏事註中知爲善去惡句是承致知說來謂既知善惡矣乃發一念去惡而去惡之念或不

發一念爲善而爲善之念或不見此閒發處幾微不真不勇稍便成憊著然其發念不真不勇之時他人不見自己未有

見者從此審慎致真教真則意無不寔矣時文於辨善惡與辨寔不寔界頭不甚清故於人所不知已獨知兩知字時混入致

知去

獨只是意初發時人所不見處蓋意之誠直貫至事爲顯現都是如好好色惡惡臭到必得決去方足而方其起念隱微之際有不實便不能到必得決去田地故必慎其獨看註中下一地

字則獨字指人所不見之時境言即與下節閒居相應非謂心有獨體知有獨覺復說到致知甲裏去也

慎獨乃傳義非聖經所有經文所謂誠意者每發一意如好惡即是意則必實用其好惡之力務決去求必得乃謂之誠若徒發好惡而不去做或做而不盡皆謂之不誠誠字中有事為在即至平天下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亦只是誠意直到底誠誠意一傳變文獨釋正為此也後經文正義說誠字當體會實用其力四字誠若慎獨則又傳者於誠意中提出緊要關頭謂意之所以不誠皆在初發端時有所未盡人未見意不盡用力此屬於獨即易之所謂幾乃意之起頭非意之全體意之全體直徹事為之終始獨只是自靜而動之交接關頭誠無為獨善惡善惡之夾雜從幾中生即其有所未盡不實用力

孟子

大學

正

正

便是惡之萌發此際更加省察則惡端無從而入此之謂慎慎有嚴善惡意誠則是行其善而已兩義不同獨非意也慎非誠也後儒不明經傳之旨於誠意外添出慎獨工夫固不是誤認慎獨即誠意亦不是  
存養省察鑒然有此兩節工夫但分配動靜不得存養是兼統動靜省察下手却在動之微處存誠主敬原無時不然至動之微處尤加審慎耳此次候有兩節原非平對兩事也自俗學難而為二異學又欲混而為一以彼為直捷以此為支離後人求其說而不可通於是有所以慎獨即致知者有以意為心之所存者有以獨為本體者此真所謂支離其惑誤又不知何所底也但平心觀之於文義已不是又何論其是非耶  
論學而流於邪惡只是求直捷害之格致誠正修分明五箇必

求其合一則似身心意知可併而物不可併故陽明以為善惡為格物不知此正是誠意工夫是欲廢格致而先廢誠意也後來又以意為心所存主即是獨體則又欲廢誠意而先廢心矣夫都異說根源只是一物所謂佛法無多子而借聖賢語改名換姓以欺人正僧果傳授張子韶書云左右既得此病入手便可改頭換面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學正是此法其所謂致知慎獨皆致其所知慎其所獨非吾所謂致知慎獨也學者須明辨之

小人閒居為不善節

閒居即獨也為不善即不慎獨也  
閒居便是獨掩著時亦是獨

窮全在閒居二句厥然二句正見其知不絕處故註云是非不

孟子

大學

正

正

知善之當為惡之當去也孟子指點人亦多在此處令人猛省然須有多少學問工夫前有格物知幾盡後有誠意知幾實良知家亦竊此意作指點却更無須格物誠意幾何不認賊作子手蓋厭然謂之幾希未盡則可謂之本無關欠不可也  
見君子只卒然頃刻耳而閒居以來全身都到

小人深有其學君子之容也

誰有養者良知家極詆禮法端方之士以為偽儒者誠有之然畢竟世間小人在肆無禮者多而貌為莊敬者少自有良知之教小人並不須厭然矣

小人之見君子反從君子冷眼中看出君子之視小人反從小人虛心中看出此纔是還他人之視已若作君子之視小人則失語意矣

如見非真見也在人或未必見見亦不盡即小人厥然處見人

見如此真無微不獻無地可容世間偽作有道行徑未有不敢露者只是天下多其真轉相覆

甚則敗露亦無礙耳

金聲又夫外豈人之所能形哉人不能使之不形耳看如見肺

肝如何就中起念而然與萬物相往來者是已不自隱絕

其真機矣此可謂之誠耶氣即理耶生即性耶無善無惡耶

使同志相聚不遇君子孰便掩護不遇者是亦誠中之形自

使人耳目心志而不可揆滅者也誠中當君子二字矣此謂

語氣緊接上文原是虛說兼君子小人在內小人閒居為不善

實有諸中則如見肺肝形於外君子慎獨毋貽責有諸中則心

廣體胖形於外小人中無善故欲善而不能君子中無不善故

君子許諸卷二

雖指視自微而無掩著如見之狀兩邊對勘自明後來誤認誠

字以為小人安得能誠中故必欲就君子善一邊說不知此誠

字只當是字與中庸至誠誠者之誠不同也此篇講誠中形外

處畢竟要轉入這一邊討支離也只坐誠字體哭耳誠中外之

處若影響然字宙必無一可欺之人涉世亦必無可善吾欺之

術有慎獨而已并僥倖於昧者之不我見而致悔於爾縈之不

工哉結語透快極中後世偽妄欺盜之病有求近世小人掩

著之情狀又與古小人不同一則因天下真君子少足以傳其

欺盜謂古小人所以如見敗露只是術不工無博辨堅聲作用

以濟之耳於是於掩著上講究益稱此一種也一則大家一輕

人爾知我見看世間所稱人宗道長其底裏不過如此因疑古

之君子或亦不過如此因并疑天地間道理原不過如此益信

得生之謂性無善無惡氣即是理等說與聖人心傳打破此個

頭頭是道滿街都是聖人更不消掩著此一種學術行而小人

之無忌憚益甚矣

問此誠字與上誠字有何辨別曰上誠字只是對欺說此誠字只

是對形說如此便看得分曉

此謂二字緊承上文說誠字只訓實字人都看做實德之誠自說

不去反生枝節獨字只說人所不見之地後來講學者欲標此

作宗旨於獨字下加一體字以牽入其玄渺之說并下節都墮

鬼窟此不僅時文之病也

獨字只對人而言後來說人心體便是後儒人裏家言非聖賢之

所謂獨也

曾子曰節

上文兩稱慎獨此節正指獨字今人於此處用力獨只是對衆之

稱對人之稱即上文已字自字閒居居字耳上節掩著無益猶對

衆人而言此言自己獨處原自掩不得衆人所指視即在乎此

能於此一反求內省自然欺隱寬假不去於此處不放鬆則誠

無不誠矣只是誠意中緊要關頭指境地時候言不是心意中

又有件東西與做獨也自嘉隆以後講學諸公借聖賢言語立

自己宗旨將獨字看人深微善理從此欺亂不明矣能於獨之

可畏說得分明今人不得不慎方見曾子手曰提撕省察之密

與其特指此象做策君子小人為誠意下手工夫無不審切並

可見大學於此節特如曾子曰三字不是草草

上節是小人欲掩其惡而不能此節正言善惡之不可掩如此若

竟將上節貼小人此節貼君子則誤盡十手十目只是人必知

之非是慎獨之君子當下意中發出景象也

緊要在一所字一事暫起一念偶動即其所也十目十手只是人不知之而已獨知之已知之則人必知之耳不謂慎獨中乃有此形象也兩句只言善惡之不可排如此可畏之甚尚屬其最

子句界限須清

指視之嚴猶中庸莫見二句論道理如此非為怕指視而慎也

指視之嚴猶中庸莫見二句論道理如此非為怕指視而慎也

孟子

卷二

大學

正

正

能如是耳除非生安聖人然聖人恭敬畏懼至於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若迫于人而無可奈何者也豈不謬哉指視之嚴與迫於人迥然為己為人之別豈可同語蓋世之小人有一以為天下必莫子指必莫子視而可以為不善也此之謂欺人以為天下必或指我必或視我而不可不強為善以應之也此之謂自欺此即和尚之契善念佛講經受戒律也也只是欺人自欺者自己見得如此却不如此實做耳自欺之病從無拈出者只緣認誠意誠字大差耳自欺兩字甚奇被淺學人偶突過去可惜可恨矣十目所視三句是找足開居為不善節諒欺文體耳非謂君子因此而慎獨也因此而慎獨心不廣體不胖矣十目節竟作小入初看似偏然考亭謂此承上文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之意蓋亦主此論上文此論

三句已將君子慎獨找足開居節又何須從新詠歎小人乎以嚴為慎此意之所以誠心廣體胖則意誠之驗故廣胖之潤與

視指之嚴本是一事事有前後中外之分耳不可彼此對較也若謂嚴則心不廣體不胖然則如見大賁承大祭首於為仁有礙矣至朱子承上文云云謂打上文說下耳看人雖不知我已自知與十目手視指何異數語蓋但言獨之可畏而君子之必慎自見固不謂君子怕人視指而後慎亦非謂小人怕人視指

徒自苦也小人自苦在形外處此嚴字在獨中說宋子語自分明豈容誣入哉故謂十目二句借小人反照說則是却不得說壞了嚴字君子惟知此嚴乃所以潤身而廣胖也蓋吾儒本天釋氏本心本天者知性以盡心以至善無惡為極故知天命而常存敬畏本心者信心自大即心為性以無善無惡為極故不

孟子

卷二

大學

正

正

知天命而不畏其所畏却正是一個嚴字正希禪門人宜其云顧評者又從為之辭則惑之甚矣吾為正希禪語曰自欺二字本無奇被輕舉人鶴笑過去可惜可恨也只緣認誠意誠字大差耳

富潤屋節

一念之實一事之成皆為誠意至念念如是事事如是橫推開闢無窮日日念念如是事事如是豈推久遠無間欲淨理絕行道實有諸已乃所謂德也不是誠意外別有個德亦不是縱誠意便是德便能獨身有一分德自有一分潤自下學立心至成德有多少功後在人只以一誠意罷括德字龍說沒理會明道善言詩只用虛字照徹便使人有所感發朱子取其意以詩自開無筆安撫其註富潤屋兩句亦用此法只著則能字



字點綴故兩句似全而實未了似實而却虛以其推說在兩  
謂心正也體胖即經之所謂身修也皆本於誠意如此云云  
心廣體胖句非章意所重不過反覆形容一个意誠景象耳若  
論誠意功效則直至平天下絮矩之道也只得箇誠意止身  
心關係哉况廣字與正字胖字與修字俱貼合不上正為廣胖  
只是氣象上看不是工夫效驗極頭實地故章句或問及先儒  
皆未嘗牽引也

心廣體胖或問內外昭融表裏澄澈而心無不正身無不修矣  
正修之本皆已在此則帶言固無礙也重發斯不可耳  
必誠其意句原結通章非三句各結本節也

歸有說之懼之以天下之可畏而人惟恐其或陷焉歎之以爲正  
子語卷一 大學 正編

之可畏而人惟恐其不得至焉傷者示人以自修之意切矣  
聖人有此權衡作用耶蓋二氏教人之法耳天堂地獄宗門人  
便不然之豈足以誘學者耶

傳七章釋正心修身

心不在焉節

心字須頓所看便見得字制舉動其關係至重

至哉斯之人心明湛之體本寂然一無所在也故無乎不在真

錯會

前章說當心之與波俱蕩也或從聲往焉或從色往焉或從味  
往焉不可得而竟也此意似佳而隔上節說不正之故此節  
明身心之關在字是正心工夫是好字眼與上有所不同今要  
牽合有所謂有在故不在先說壞了在字辨色別聲食味人之

所以生不是不好事只心不正則其用皆失耳原以此三者實  
重心正今謂心之不在由此三者引去既屬添出倒說又說壞  
了視聽食此都是不停當處

耳聽食此都是不停當處  
心者合在不在以爲妙者也云云  
榜殷圖光之臭涎  
耳動亮丁講疏之相議直敢無忌憚人經義亦秀才大亂之道  
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一終

大學

辛

正編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

大學

傳八章釋修身齊家

羅萬藻曰天下人之家不如天子之家審矣。大學不會分兩樣說。凡欲自文禍大強說入朝廷宮禁道理便有不足豈不帖帝王家便不潤大耶。正坐眼孔小耳。

首節

齊家是第一難事。惟克己反求足以感之。自誠意傳後好惡二字直說到底是大頭腦處。好惡從誠意章來直到絮矩處盡。

古人謂齊家比治國平天下較難看。古來聖人許多難處直是無可如何。然聖人處之已無不盡善。亦只是好惡無辟之至而已。

呂子評語卷三

故諺有之曰節

笑諺者。未有不為諺所笑。惟其皆然故曰莫也。

但看諺下一莫字。可知溺愛不明不獨指庸愚也。頗有道義自命而營遂以濟不肖之惡。或詞章名世而標榜以譽不學之文。反躬試問真不可解。及其論刺他人又未始不了了也。此在賢者不免泥流俗乎。吾輩有子待教者不可不一深省。

方其苗也曰吾意中之苗不爾也。幸而碩也曰吾意中之碩不爾也。意中之苗與碩似有模樣。而無模樣似有準則。而無準則。便其果有模樣準則則亦有知之者矣。何也。無服故也。

是苗之碩未到穀盛獲多也。

此謂身不脩節。

大全饒氏盧氏說皆不可從。蓋因誤有某註遂以首節為身不脩。次節為家不齊。是則兩節皆是身不脩。下節乃証上語。而家不齊意在言外。此謂身不脩五字。總承上兩節。不可以齊其家亦總結兩節語。非半句配首節。半句配次節也。次節註云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者。所以二字。則次節未嘗指家不齊。而仍說身不脩明矣。此正有註精細處。

傳九章釋齊家治國

上有修身下有天下。本章只完得家國。其責重修身。只是教家二字。不是又補入修身也。

只教字提得明白。教者家也。而所以教者身也。所以教之實則心之誠恕也。國不過理道而效達耳。平天下亦只如此。故曰成教於國無教國之法也。

呂子評語卷三

首節

首節只說家國之理。故不出家而教可成。若上下相感此行彼效。與實在修身為教。皆下面說話。非此節義也。

推行於自然。化效於機。責重於身。皆是下文甲裏事。此節只講道理相適合。一所以然。

身家之教以意示家國之教以理通。

則次節第其大國雖遠而非極。鏡其原家即近而猶未。看下文師天下所藏乎身。可見不出家便有家。上面事在成教於國。便有國下面事在。

孝看三句是申明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之理。非為成教於國條陳方法功效也。

總明得此三句。只講家國之理。不說感應不重責成。不指機關。不

呂子評語卷三

曲推變換自然明確

此三句原說自然道理不得講成作用

說理不說人說教不說效纔粘著人身說便碍

只講立教之理不將上下分配何人身上孝字離本身教說下却

只說得其故相遇不說其效相致

必重君子不必合國人只將家國情勢看透合一道理所以者

也等字更不須挑剔而此理洞然矣若不曾明白得一篇西銘

縱見得箇意思亦無從發揮此近人要說理字做來却仍是事

效也

說理不說效今人亦曉而動筆又輒犯之者只看註中君子所以

修身而教於家者也一句不仔細便做君子是孝者以孝修身

而國人便知事君故犯也善會註語不著眼在君子而在所以

者也四虛字則孝者弟者慈者三者字註意原指理而不指人

并不指人之修爲也

看註云孝弟慈君子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所以者也四字

意最明故三者字不是指人不是指事只就家中指出三件道

理如云家之所謂孝也者即國之所以事君者也云爾時解

看註中君子修身句遂將孝弟慈屬君子下三句屬國人說來

竟犯第三節效驗矣於是又有謂上下句俱就君子身上說者

亦非也君子固孝弟慈家人亦教此孝弟慈國人亦教此孝弟

慈即至天下家家孝弟慈也只完得家的道理若事君事長使

衆乃是國底事件亦君子與國人共有底不專指君子也直當

撇開君子國人竟講家之有孝弟慈即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

衆之遠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何等明白直提何用

入鬼界耶

在家有此種道理在國即爲那種道理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

在家則君子與家人總在裏故註云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不

國則君子與國人總在裏故云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

不外乎此所以教成於下都只在家國通理上說不資坐人

身上說俗解分上屬君子下屬國人固非至有謂家國都在君子

身上說則更謬矣

人亦知家國相通之理矣然說來仍向感應者病坐者然君子國

人兩邊各占一字耳因有謂都就君子一邊說者亦非也事君

如何貼得君子邊去修身教家則家之人皆孝弟慈矣國人

不教孝弟慈乎但通國人孝弟慈也只完得箇家之理惟其事

君子詳請卷三

君事長使衆之道即在乎此此是治國之理正是不出家而成

教於國之理也須將君子國人且都置只說家之孝弟慈道理

即國之事君事長使衆道理便不煩言而自解矣

錢吉士謂國人見我家如此亦即自能如此仍舊落了感效去且

國人見我家孝亦即自能孝則有之如何是所以事君豈不格

礙乎又要作轉折豈不支離乎顧麟士謂我之上有親我之下

有臣臣事上有長臣使下有衆總坐落在我人身上看自生葛藤

若曉得此只說家國相通之故在道理上論不涉人身上論則

葛藤盡斬矣

看先說作此題原只在道理上說不曾著重人身即說到人身也

只是公共道理所以然不曾著重在國人與在君子也見理的

當如此只是體會註意仔細不從講章出身且從講章出身者

老死無道理

在家爲孝之道即在國爲事君之道止在衆人公家道理上看不

著在一人身上看若君子身上看且不可況著在承教之人承

不是君孝而臣忠亦不是求孝而得忠亦不是無意於事君而教

孝亦不是要事君而教孝離此乃明所以之說

居廟堂必陳力就列而後爲事君說此語却有病事君原

自有事但其理通耳

康誥曰如保赤子節

上節只說道理不得侵事效此節只說端倪自然不得侵推行

行節祇明家國相通之故就道理言也第三節乃明國本於家之

機就推行功効言也此節說道理已在推行處說推行却只說

端倪自然仍在道理上看到下兩節纔正講推行事也故朱子

呂子語錄卷三

謂即孟子乍見入井意孟子以乍見入井處指四德之端大學

以保赤子指孝弟慈之端都在自然發現處見得所謂豁然貫達

者也

上言家國之理本通此下方言推行事效此節乃上下交接處言

孝弟慈之推行本乎自然只要誠心求取而三者之中惟慈心

最真而易曉故特引以証三者之同然非謂治國推行盡於慈

亦非謂推行便有政法作爲也

堯舜帥天下以仁節

機字意上已說竟此節又從機字中發出恕字之理主意全在其

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句

人言堯舜以証一人定國是引証語其說謬也此不是証上意

乃起下語耳上言感應之從在於一人此言一人所以致感

者必本於藏身之恕兩節意自不同若作証上則桀紂之帥從

又何以証定國耶

玉樹堂諸子拈有諸已而後求諸人題有謂宜重上半截不則似

爲求人而有諸已非藏身之恕矣予謂言各有當此章恕字原

在齊治上說與他處恕字不同故朱子謂尋常人有諸已又何

必求諸人無諸已又何必非諸人如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是也大學之說是天下國家者勢不可

以不責他蓋治國者勸人善禁人惡便是求諸人非諸人以

此條觀之可知此兩句却重下半截蓋有諸已無諸已皆指所求

諸人非諸人之事理言也求與非即上文所令有與無即上文

所好因所令轉出所好則此兩句自從求非轉出有無乃合諸

意若云凡治國之求人非人必有諸已無諸已而後可耳

呂子語錄卷三

求字從今字生來便須有法制就令在

此恕字只在政治上言

詩云桃之夭夭三節

家國相通之理之效上文節節說盡又用一句通結了却矣三引

詩只反覆咏歎指點與人玩索耳

齊治相關要理上文已反覆說盡此又引詩咏歎自有深情須於

言表領會

此處三引詩與他處詠歎又不同他處即在本文此却說完又起

不必有深奇之義但想傳者所以重複下此三節是何意味

家國相通教成功效至第三節已說盡第四節復承一人定國說

到藏身須恕正補出修身爲齊治之本恕字乃成教之要領即

下章親矩相連血脈也緊根上文兩節而後襯出題中三箇而

后纔見此三節詠教正觀辟向藏身之恕爲下章聚矩之原

是重行家國相關統綴開文也

此三節而后都從上文兩箇而后生來

朱子謂漢人說經止訓詁文字不著議論而意味極長此卽程子但念過令人有悟之妙蓋言詩之法本如此

合齊與治而總命曰教言在家則欲人人如此在國則欲家家如此也然必一家之人如此而后可求一國之家如此此

治先齊之正面也曰慈恕喻人以上如貴重一人身上此是

所以齊之本末盡得一家人如此意故又三引詩詠教指不

簡景象所謂宜家人宜兄弟其爲父子兄弟足法皆指一家

人人能如此意見家與國成教相連處非復上文專說二人身

修之義矣然一家中人人如此又有箇次第教成必始於夫

子子誥語卷三

而後及兄弟而後及父母看中庸妻子好合二節及孟子老吾

老一節皆從夫婦兄弟說起蓋家之難齊最是此二項而二

中又重在夫婦兄弟之尤末有不足於閨房如姬之際者故

二項入教成以教家無難卽以教國無難矣緣家人國人

各有箇夫婦兄弟父子放教一家卽教一國之家無二理也

于家人人如此意與一家感化次第扶別分明方知傳者下

此三節不是閒蕪吟詩也

家之齊其效在父子兄弟而齊之難却在夫婦兄弟而夫婦尤難

故齊家之本始於夫婦中庸引詩必妻子合而兄弟翁然後父

母順孟子引詩必刑于寡妻至兄弟而後御家邦皆是此理此

傳上面皆言齊治相關之義故舉孝弟慈此三引詩却正指

示齊家下手緊切工夫節節次第有意非隨手拈頌也

傳者引詩有微旨雖然處如由家人而兄弟而父子與家人兄弟

父子中間許多經緯此是教家與教國之實理也有體貌流

未嘗泥執今人自悟處如只說家而點出教國只說正國而點

出本于家總于言外指點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之意此不盡之

妙也

教字法字原從成教句來只說治國治字中所該尤廣說成教

於國方是大學修齊治實通切實處

齊其家人如詩所云也而後可以教國人宜其家人焉國人各

齊其家而教成矣從來拋却國人之家一層教字法字終欠

落得此一提關功效氣象次第了然教家補出修身一層尤得

言外之意所謂其味深長者也

只家家父子兄弟如法便是國治

義也故首舉桃夫以補孝弟慈之說所不及此意甚精齊家

工夫最要最難在此

上一句宜其家人從宜前說來宜字須下得著力下一句其家

人是推說從宜後說去宜字須下得現成

桃夫妻蕭但說家屬但說國各止半邊話這半邊關合緣由事

理隱隱言表俱在覆一句中點撥有神

三釋詩皆補詩意所不及最得引中之妙桃夫妻蕭止言家而補

出國屬婦詩其候句指身正是仍指家中間却補出家來其爲

父子兄弟足法舉一家而言非仍歸君子身上也蓋此章原止

釋家國中間宜重君子乃推本家之所由齊反覆說明上文已

結此三引詩詠歌齊治相關之旨所重在象不重推本於身象故足法要重家人說但一家足法原脫離君子不去耳

此處要說得是治國在齊其家原不是治國在脩其身按傳文章法固如此但應做家是國與家相關不可跳過家而與身對說耳爲要發明此意因叫破治國不在脩其身不覺反悖於理此人文主張已說只管暢快不顧義理之病不可不知看平天下章三言得失亦責重脩身自齊家以下各傳未嘗離俱說也但齊家章須將心意却納入身說治國章將身納入家說平天下章將身納入國說耳

傳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治與平有理一處有分殊處人但曉得理一不曉得分殊

治國只說勸處平天下是說到盡處天下之動無加于國而盡處

孟子語卷三

却自須有道

首節

題句是從矩出道題意却是爲道指矩謂平天下之道雖與國有

不同然即在家國之矩象之而得故曰平天下在治其國也舊說謂題三層者指首二句有一番議論非謂註中亦可以見句

別作一層也然首二句議論究非題要者來止有兩層耳上一層便是矩下一層只重道

通節重在末句末句重在道字

平天下自有政事與治國不同然其矩則一也矩從家國間見而

聚之天下乃爲平天下之道故曰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全節注重末句上老老三句只是家國已效處指出矩字耳

上行下效之章上章已說盡此但取來引起聚矩之道耳

上老老三句是治國已行之效提出見人心之同然以引起聚矩之道非此傳所重也果說似平天下重新從此做起者便屬腐

三句似實而虛須在國與天下著眼其效已見於國其理即通於

天下仍在國說不得即主天下說不得要有治國在前又有平天下在裏又不得枯落三句謂道盡於此須全神注起聚矩句乃得其理

三句原只是家國相感通處不是說天下然天下亦只此心此理但須從此聚開去耳故是以二字之上空中尚有一折人但清得與起與逐順層次不及清國與天下層次

此三句是說感應然都從心上說不從事理上說與他處又別

此三句是國與天下之所同下句是因其所同而推極闡與天下

孟子語卷三

之不同以使之同國與天下分界在下句故此三句只合虛

只爲國與天下地雖分然同此上同此民故可以其同然者推度

耳

中三句乃人心之同意義極寬地位還虛末句正不使一夫之不

獲樂只以下理財用之之屬乃不使不獲之政事也

上老老三句是教化所興起聚矩之道是政事以遂其欲第國與

天下分界處不闡發分明則其次第之所以然尚未的確也蓋

上老老三句是齊家治國中事而天下人心之同亦不外乎此

故曰平天下在治其國上行下效與感之機只是家國通親

切天下又加潤通親感阻隔非身家之修齊驟能致應感之通此國與天下微分不同處所以必須聚矩之道聚矩者推一國

人心之同以量度天下之事也故朱子云聚矩之說不在前數

章到此節次成了方用得又云此章首尾只推聚矩之意未嘗復言躬行化下之說蓋謂此也不然治國時豈無政事乎天下豈不用教化然節次自有不同不可云身修家齊而天下平章與治國無分也

聚矩人皆以心字混過縱好只做得矩字不會做聚矩不知矩是家國天下之所同治與平不同處正在聚字中見此道之所由出也故朱子謂到此節次成了方用得如時文言仍只覺得以心治國耳與天下有何分別相關乎家國相關只在此心感應而與天下相關又有政事之不同聚家國之矩於天下而道生焉故此節眼目在道字而因矩爲道重却在聚字也治與平分界在道字若仍止說心同然處則上三句已足矣道者所以遂其同然與起之政事此國與天下不同處故必須聚矩

耳非謂即與起一國之心而是也

錢世英自說聚矩是因民心之同而使之各遂其願如下文理財用人許多事是非空推心而已乃治國已行之事平天下不過推而及之耳非到平天下方聚矩也時作即以中三句爲聚矩或索性離三句而別講聚矩視此皆謬也第朱子云聚矩之說不在前數章到此是節次成了方用得此意又如何更體之

總要明白國與天下正多不相同處第其良心無不同若君子只就這同處推度開去細得其情而成萬物如所謂必因天地寒燠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齋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正從這一點同處生出許多不同之政事乃所謂聚矩之

道也故此句所重却在道字矩無不同聚而爲道正多不同文三句言國與天下之所同此句正言國與天下之所不同所以朱子謂不在前數章而在此章到此是節次成了方用得家國相通以理以意與天下相通便有政事制度之意只以感應相示到政事制度便有宜此者不宜彼性情風氣之異矩只此矩聚處却不同故治國章只就聚身之恕而此章說聚矩之道聚矩即恕之事然而其道有辨矣

上老老三句是與起其心在以身爲教末句是遂其願在因人心之同而爲聖人之政此是兩義然以身教與起其心意在齊治章已說盡此處引來見平天下之道也只在此同然處經營處置耳故兩義中只重遂願不重與起蓋治平教化更無二理只政事大有不同故平天下通章只講聚矩之道都在政事上說

不在教化上說此節只要轉出末句爲全傳題目若復回教到躬行化導意便失其旨

家國近近正言教就躬行化下言也天下遠遠重言道就政事綱度言也故中三句只說家國而未何方說天下或曰如此說則與起屬家國而遂願屬天下毋乃看成兩截豈家國不須遂而天下無煩與乎曰家國非無政事而所重却在躬行化下到平天下時感應工夫已都在治國中做了但恐立政制事處無以徧撫五方異性有宜此不宜彼者此道之所常講也然適之原頭仍在家國成應處可見爲矩本一但聚處有不同故重在道然所謂遂願者亦只是遂其與起之願原未嘗兩截說但本同未異須如此推極得盡耳

君子不惟有以化之又有所以處之非謂平天下不須與感也但

化之意已在治國說盡故本章只重處之邊發明耳

或問云幸有倡焉而興起矣然上或不能舉其心而失所以處之之道則其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是以必得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觀此則知矩之道是在與孝弟不倍後事故朱子又謂不在前數章到此是節次成了方用得

有云矩是家國已行不是到平天下方矩矩不知正爲平天下道有不同故須矩耳如國之政事與天下政事其間許多條目參差不齊聖人正恐於此處稍有未盡則不能均平矣於家國間得此矩而矩之天下爲道務求必盡此參差不齊者耳故謂矩爲家國所同則可若矩之道則畢竟朱子謂到此節次成了方用得也蓋矩是理一矩是分殊重矩字看則每縮到家國

孟子評語卷三

大學

三

正續

一源而此處却重矩字註中推以度物正爲是也

只是這箇機括荷一身之倫紀修於家近也如此道也如此問甚麼國問甚麼天下但看極著緊關處推行何如耳上老老三句固在前章齊治中抬點下來然只引得一矩字所謂矩之道却自有平天下事理在故朱子曰矩之說不在前數章到此是節次成了方用得正爲國與天下自有分殊處耳此是推放開去非倒縮轉來也若云只是這箇近也如此遠也如此問甚國與天下派顯預則平天下章都成刺語矣此亦是釋氏萬法歸一三界惟心之病

吾於勾股側量比例之法而益明矩之說若謂吾此矩天下亦此矩以矩合矩故能平則矩爲死物其用有窮矣蓋矩立於此而天下高卑遠近彼側奇零之數皆得而正之其器至一而具

用愈引愈廣使此器分線根本有毫秒之差以之測算皆不全矣然此器之準與不準正要在事物上比例考驗此平天下之矩必從人心同然處體勘而得而工夫原在格致誠正中來也

易也矩者矩開去也若正希之見則矩雖矣國吾見血氣心知之性存乎人不必拂天下以從一君云云矩矩之道從天命之性上求不從氣質之性商量人心所同有人欲有天理如好貨好色人所同也然須是應好之色貨乃得若但說好色貨人所同却是人欲也遂人心之人欲則大亂之道矣故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孝弟慈是理義之同然故曰矩禮樂刑政制度亦理義同然故曰道從此矩推行爲道即理義同然之用故曰矩矩之道蓋謂眾人心同然之理而爲平天下

孟子評語卷三

大學

四

正續

之政事也但從血氣嗜欲求各遂其願此是黃老之自然無爲釋氏之方便普度非聖人矩矩之道矣其弊只講矩字不講道字故矩字亦倒說向內倒說向內併矩字亦看成無善無惡這些子此非小小語病也

道矩之道二字說矩矩落空去仍只得上三句意矣人謂矩矩解在下節不重做爲得不知下文只空解矩矩二字之義耳此其發平天下之道何害

書義來脈有真有偽如道字引聖經首句此不真也上章藏怒是矩矩之原而矩矩工夫在前格致誠正此真脈也

藏怒滅哀矩字矩字之來龍  
又是前一節說話



報矩根源在格致誠正其道由家國而推則已統大學綱領之全矣

所惡於上節

說惡便兼好在內然於惡處較分明故止言惡耳  
上下前後等位正是聚字所惡毋以乃所謂矩也  
左右是並肩人與上下前後自稍異交字是平等施與事使先從  
亦微分彼易於移動混亂者只是解書不仔細耳

詩云樂以君子節

首節上老老三句指人心之所同處所謂矩也未可聚矩之道又  
有遂其願欲政事在此節所好所惡是矩好之惡之是聚矩之  
道正相照應

自誠意章講好惡修齊治平只此一線說去好惡自己及人曰新  
呂子評語卷三 大學 正釋

民始於齊家終於平天下故二傳中說好惡獨詳明平天下而  
引詩言父母其意正深切非愛民寬皮套子也

好惡與源到此纔見自慊盡頭處此朱子告君必以誠正也  
民之好惡亦從天理上聚之死敬徇己私乎

泛向設施處講愛民如子好惡與同話頭極其至也只到得漢文  
帝唐太宗而止非三代之治平也緣此心先不是如窮秀才伏

處時民之好惡皆身體之及服官蒞政貪殘刻暴其好惡又與  
民殊也只緣做秀才時其好惡先不端正一切都是人欲如何

做官時忽然循理得來自三代以後習成一切利世界已心民  
心皆失其正凡禮樂刑政制度文為理財用入之道統是私心

做就充儒所謂心如印板板文錯則印出書文無不錯者三代  
之所好所惡無論已心無有即民心亦不寧及矣豈不可哀也

哉故程朱責難於君必以正心誠意非迂濶也說好惡能向誠  
意尋源方是能聚矩真寔王道本領

評家謂父母是責備之詞非稱頌之詞最為名識註中能聚矩云

云只一能字正有推行之功後文理財用人乃其條目大端也  
雖錫爵君子有能兼之分則當有能兼之情此之謂父母之地  
地字好為人上便有父母之責正在道理上看又言民好  
好之民惡惡之此言君子當以父母自處曲體民情聚矩以誠

求之存心如做父母一般耳非謂民好民惡百姓便稱我作父  
母也此之謂三字是傳者語就道理上說言能如此方當得  
父母之稱不指民稱君子亦不指君子以此稱自居也註云則  
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則上下之意都在即謂百姓稱  
我作父母亦無妨但此之謂三字不是指民言耳非必坐聚君

子自命也  
呂子評語卷三 大學 六

民之父母四子人自習焉不察得此之謂三字喝醒方見當此者  
鮮

此之謂三字極落得鄭重  
詩云節彼南山節

善言人者必不曰老矣訟言如君子偕老之語首章云子之不淑  
云如之何二章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三章云展如之人  
兮邦之媛也若美之若惜之正深於言人也故古人謂詩最善

風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節  
財用二字從得聚得因生來開後文論財聚本人土即聚財財用  
則聚國中物原不足別生枝節也章內三言得失從此說起說



此字是稟賦發之詞故註云承上文不可不慎而言。有德是四句腦髓與慎德境界自別。

諸有字有統貫義有持久義。

此有字逐句遞出自有義在若四句俱重慎德字不漏却趣中有人有土有財六箇重疊字否。

人但爲張大慶樂之詞止寫得有字却寫此字神理不出須知四此有是難詞非幸詞也館重上一截直歸到有句逼出下文覓得君子始終只一箇慎字方是大儒大臣之言彼徒以吉祥爲說者適吐露其倭倖胸中耳。

俗眼俗腸但知四句足以欲觀不知著一點欲觀不得若謂因此不可不慎德則本領盡差德非其德慎非其慎矣。

俗眼看作四件解者看作一件耳人是財之出處用是財之行

呂子語錄卷三 大學

處四句只一句放下直接財字。

有德此有人四句只合換讀若一有無所不有乃下二句中義也。

德者本也節

一有即攝衆有所以爲本。

文子子謂德爲治天下之根本非德爲財本也財爲治平之本非財爲德本也余以爲不然平天下章論財用自此始直至德末皆言此事故先慎乎德一句德字便再就財用而言看此節

註云本上文而言則德之本正對財財之末正對德故下節緊接外本內末非可以泛論治平也從通章泛論不說道理不是實非本節之旨矣。

本則理一末乃萬殊只是一箇明德對新民言則民爲末在聽訟

言則訟爲末就財用言則財爲末須若末看又須難末看如此

本字須緊從財上較出力見親切然不得離着意則似專爲財而慎德語病不小矣。

男犯曰節

仁親以爲實一句是直出無轉計是快說無疑是順口便道無

迎拒喧囂晉文子犯兩人平時極說講此時極光明至誠無他

本也。

泰誓曰節

慎乎德人有相一國之才有相天下之才是一者不同矣獨

至舍才而論識舍識而論度則優于一國者即可享天下以付

之國要之相度正是其才識大處非無才識也察言所以入經

以此。

無他技不是竟無技正言其休休有容耳。

呂子語錄卷三 大學

其心休休焉此句是形容一个臣心體大臣不著事爲不露作用

不指風采不論功力若只在外面發揚便成邪靡。

吾欲以休休之度服天下因以休休之度爲人主所用

以託天下云云。著此念便新却休休之根矣且題本從其心

有休休文偏以休休轉出其心是心與休休爲兩件也。

其心休休二句在心體度上着原是虛語故難描畫。

休休只說寬平廣大便與如有容混虛王漢謂有淡然無欲釋然

至善意此說好。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有本領有大用若字意乃盡。

若己有中正有曲成手段。

又南齊書相天下者未暇收道德之人以養坐鎮之功而先收材

技之人以隆器使之用。無此理但道德之人難得耳豈反後

於材技況道德亦不止是坐鎮之功坐鎮雅俗乃無道德者其不啻口出正從口出中見其不啻不是不形之言也

如有容疑能容首尾相應應如有容從休休中得其氣象是能容

從有技彥聖五句中得其精神

人之有技五句總在有容何生故後又找疑能容之下半段又

應疑不能容何語意分明

有技彥聖等差不素正是無所不容

彥聖地位其高能好而容之則又高矣

高下大小無所不收以見有容之至是也然必高下大小各盡其

才當其分而後謂之能容若有技一句便見其下面纖細無毫

看彥聖數句便見上邊極高者大者我又能盡其高大則高大

更過之矣若容有技與容彥聖一樣便不謂之疑能容可知其

孟子稱語三

中正有明通公薄裁成器使之道不是以一切渾家為容也

能容總上九句能保推能容之用能保即在能容內

雅仁人放流之節

此方見好惡極盡處正是仁人之能講謂停渾融總是不仁耳

自誠意章至此章皆以好惡為用力處然聖人論用力都重惡一

邊看釋聚矩節便見論語講恕字道不違章講忠恕皆不欲

勿施放朱子謂聚矩正是恕者之事此節又是聚矩中一事其

義本一恕以求仁故唯仁人能惡能愛此謂二字緊示上文側

重惡人乃至理非小巧也鄉原為城阿諛近仁理自如此居鄉

而同流合污在位而包養奸皆不仁之甚者也

看釋聚矩之道節只言所惡道理原重惡邊說聚矩從恕字來不

欲勿施重恕之道亦如是

此申言好惡之極至仁人方能得其正從惡見愛即聚矩之道但言惡而樂只節兼言之也蓋人情公私于所好處看若不若於所惡上有更分明極盡此義之所以成仁而仁之界分於義利故章末又詳言之

應順惡惡雅仁人也物格知至有以洞察乎善惡之機意誠心正

有以深得乎好惡之理故能字源流人皆可為仁人是大學

微言雅字不足做斷語

好人之所惡節

通章只講聚矩為好惡空講難明故就財上說就人上說總只講

好惡公私之極耳聚善以下數節皆借用人指好惡非以好惡

訓用人也

全傳專言好惡公私之極忽及貨財忽及舉錯皆是講好惡就治

呂千詳語三

平中收舉一二大端指示此理耳其意禮樂刑政動止云為無

非好惡非謂好惡之道止於此也即此二端中亦實財詳而舉

錯略以理財用人平對亦屬後來講章標派各色章句未嘗有

也至君子有大道註中明訓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蓋即指

禮樂刑政動止云為總包貨財舉錯之類而言非聚矩之道也

細玩章句則其辨自見

是故君子有大道節

此道字直從經首大學之道道字生來故註下修已治人四字即

兼明新二句也

聚矩意至上節已說竟此節又另起總結直照聖經首節收歸大

學之道故註云修已治人之術即明明德新民也

道便是大學之道

此道字不是邪矩之道邪矩之道從心推出及民事理也邪矩者以民之好惡為好惡公之極也皆只是新民一邊事君子大道則舉修己治人之全而言以上言邪矩言好惡之公私此節言忠信又從公私中推極誠為敬肆之分蓋所以行此好惡之公者也

此君子贊歎不得

此君子以位言大道亦只言居是位之道

注中特地云君子以位言之正恐人誤看做有德者則驕察句說不去也

君子只是有平天下之位者大道即所以居是位之術其事理甚大故曰大道然非忠信則施設皆虛猶云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故君子大道須切位上說忠信以得須切居

君子評語卷三

大學

三

正

位之道說方字字有地頭著落

大道註中明云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作者偏多貼用人理財不知何據爾時論欲專主用人尤難解也總是不曾讀註耳章內雜舉理財用人緣此二事是天下事之大者故舉以立論其實平天下不止此二事或又變而為愛民用人則用人亦愛民中事取舍即好惡之一端不可以作對也理財用人皆所以明好惡但取用人而置理財之好惡亦不可也總之大道所該者廣章指一二件便說不去

廉論文自記一言得失緊承樂只二節一言得失緊承慎德數節

三言得失緊承楚書數節自是確不可易止因上二結有結有証此一結有結無証竟以正文舉之所以朱子統言平天下其是各有專指不可混列以上只是說邪矩故下下節特註云

自秦晉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正結清上文見此節之不粘連楚書數節也又於此節註云因上文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明此節當直承上文王康誥兩言得失而不當承上文數節又明矣徐為儀謂此節是上承用人下接理財過脈不宜斷絕此正是謬論如其說理財上已說過下文不過因上有財意而申言之耳原非特起何用過脈哉總之脈孔向小只在貼身上下尋來路去路而不

知古人文章端緒接續脈絡貫通間見層出有別見於言外者其來路去路本自了然但粗心者自不辨耳一時紛紛大道有指邪矩者有指好惡者大槩主張理財用人者多有重理財而輕用人者若專主用人則又戚君特解戚君作家老病而疎陋如此又何論其餘也存之以見不備認註意精細輕于主張

君子評語卷三

大學

三

正

立論名人之謬妄每甚於庸俗也

徐開公此節之前則為用人此節之後則為理財然則此節正總結用人也非泛說主心亦非兼說理財用人集註所言總結既不近取上數節而泛指一章便令作者不知所指且此節所言大道用人之道也下節所言大道理財之道也大要不出此二者若不實結用人則此大道又為何物乎所謂得之者得人也失之者失人也不然則二之字亦無所指依開公孫則康誥之可已說理財是康誥節所言得失即應作結理財解其所言命有財無財之命也若不結理財則此命又為何物乎得之者得財也失之者失財也不然二之字亦無所指以子才刺子盾得不問堂噴案乎當時諸公皆淹通秀才以名節自任者然都悖謬如此總為邪說浸淫以叛棄朱註為高勢必然爾蓋亂運

橫流亦不知其然而然也

大道鑒定用人理財固非又有直指即聚矩之道其謬同也聚矩

之道亦所以行此大道者與忠信二字對非即大道也聚矩之

道從仁恕生來忠信從誠生來皆所以行此大道者而之中庸

行遠道歸于達德道德一本於誠相似故有聚矩之道之君子

以德稱有大道之君子以位稱各有確義不可混也

忠信不止為平天下用

忠信人即作聚矩者固非離聚矩另標一道理名目又不是聚矩

是心理之同然忠信即在行處意心上說聚矩即誠意章好惡

推廣言之忠信即誠意章之自慊慎獨也

忠信是聚矩前一節工夫

生財有大節節

呂子評語卷三

說聚矩不虛便有得私心小機

說聚矩不虛便是誰言人轉計

此大道與上大道毫無交涉人多云大道不止生財而生財亦有

大道如此乃是大道以生財非生財有大道也

天道只是生財中底道理要正大不可私邪纖悉耳與上文大道

風馬牛不相及也

有天子之財有諸侯之財有卿大夫之財有庶民之財生財大道

統而言之其理同也然必自天子得其道而天下之財無不理

此平天下之義也

財足原只在民間經理却須王者耳

中四句本平列無序次意

舒字有二義舒徐固是舒舒暢亦是舒也南北轉讀費以鉅萬

是不鉅大倉之粟陳陳相因亦是不舒

國之國也一有意外之虞智者難為國矣國屢世舊積難必

有事矣總之不必說到此只川之疾自然不足恒足恒不足只

就日常說耳天下賞賜錫子特為鄭重或有河而弗忍之嫌

然而亦無傷也此畢竟有非舒之謂舒字總說自然道理

應如此說向作用去意非不高然非大學中正常久之道人人

可行者也凡文字要過火求新每於理上別生病痛

東坡有言吾得一法大要是怪耳美其名曰儉素看來家國道理

總只如此故為國須識大體看一舒字非僅節省之謂也

舒不止戒淫侈

呂子評語卷三

管商桑孔其道何嘗不能足財却不可恒也惟此四者不見有餘

自無不足雖凶荒患害皆不能貧此方是恒足此便是大道

仁者以財發身節

此仁字為下節引線仁者二字漫置不得張受先謂不重在以財

發身只要見得如此則生財不可無道惡人君意重乎天下一大事却是

胡說因上文言生財不可無道惡人君意重在乎生財故特下此

節以起下文至末只一意言雖生財有道然不可外本內末故

又提出仁義而以義利之重結之如受先所云都成倒亂矣

天下之心仁者結民心惟此則亦權衡矣謂仁者即於財

亦以財發身耳

散財得民言其無私不貪而適以得民發身是傳者推論非仁者

爲要得民而散財以要結之也如臥子言其心術不仁其矣

處毫釐之差

未有好仁節

此節雖多疊句而語意一氣意連總以首尾仁財爲主未有好義

二句只是過接橋筏耳

大意只上好仁而財皆其財耳多好義終事一段乃推所以得財

節次如此

大意是申上文發身之說只合云上好仁則必有其財耳而傳

文故作三疊正要跌出義字爲下文義利之辨張本也人惟得

得中一疊沒緊要而自尾仁既其理又盡於上文不過從三箇

未有討口氣總屬敷衍無味

君民上下相接純是義而之所以相接處原是仁不容分屬也

孟子評語卷三

上但知有義則賄恣貪虐之患生下但知有仁則賤望僭亂之

禍作故上專責仁則下自安于義義字只貼下看有意思在

無相感不輕則激不交則忌此意直從原頭差到底君臣上

下皆天所爲故仁義相感仁義皆天也臥子亦以爲人之所誤

耳人亦齊等耳彼既有高尊之樂我復居臣庸之養而又樂

能奉之手何處來此誕說悖理之言人胸中有此議論正是

生心害政

孟獻子曰節

自生財大道節至上文就財上論所以生之有之之理傳又恐人

主重親夫財而薄死不置反以仁義爲致財之道也故急下末

二節見財利之必不可求其爲後世慮者深矣

引獻子言只取食祿之家不得與民爭利耳此謂二句通釋三原

未嘗有單指聚斂意也或問朱子引公儀子童子以魯上二段

引臧文仲冉子以證下賤則亦並舉無疑何陶石晉墨客過上

二段側重下段後人遂以爲不易之說其寔非也

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正謂他物稍是耳若只照筆馬字讀此與

拾遺契而數齒計富者何以異乎

與民爭利便是病國便是不潔矩故臧文仲委職趙夫子直斥其

不仁

惟義乃利天下更莫有利於義者然如此說則講義仍是講利好

義原爲好利其爲人心之害反深矣如楊氏以禍福勸人行善

其本心先壞以私心行善事豈復有善復乎然義之爲利理本

如是又不可不明故聖賢必先說利之害義與懷義之必當去

孟子評語卷三

利然後轉出義本自利更不須講利其理乃圓滿無弊如孟子

之仁義不遺親後君與此傳之以義爲利收結是也

理財用人雖朱子論此章大段亦有此語然未嘗見章句且此節

重義利亦無兼理財用人之說讀者勿泥爲不易可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節

再之只是信任之至

善者不是突然而有即是曩時相猶放廢之人至此事急勢促方

覺其爲善者方覺善者之有則大事已去矣

孟子評語正編卷三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四

楚仰後學車鼎豐雙浮氏

論語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章

程氏就傳開口便能問學是何物所學為何事者知其將來必能  
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蓋此時已種根也

凡提一字以貫通章中初無此意即屬萬牀以來講章杜撰章

旨皆亂道也若此章學字於理却合註雖不提明亦隱然脈絡

蓋學字原無所不貫耳若謂非此不可則又不然

學字可貫下悅字却其不得以悅字作線索也只得憑君說學竟

牽強講到不憚仍是時習也只得憑君說學竟

明分三不亦如何硬要併提

呂子評語卷四

正編

須是聖人說底道理自可包括賢人步位若移做得賢人說底便  
到不得聖人徹上下境界時文於首節止作誦讀話頭大節止  
作交遊話頭末節止作士不遇話頭此是低秀才胸中打論耳  
於聖賢何有亦有寫作孔子自述傳贊者更謬

首節

吳興義交古人已往而已復不學可乎則理在天地間有時而不

流行矣天地如何有不流行之理只我便是天地不行之物

文設使百無古人而已竟不學可乎則理在吾心有時而不流

行矣此意更微昂流行便悅

學字訓效朱子謂所包甚廣兼學而思辨行五者未嘗專主讀書

而言讀書乃學中一事耳時解字以稽古茲補典籍等了却此

正是朱子所開為詞章訓詁之學而彰明反以此誣朱子者

昔文與余論集註曰學字被文公註錯我在讀書講義上看豈不

誤耶余謂此節註答之曰後覺教先覺之所為何嘗專指讀書

講義耶乃慨然置夫吾文亦好古能文者蓋其時浸淫于良知

之習以集註為洪水猛獸士大夫皆以不看朱註為高而篤信

邪說所云硬坐朱子之罪謂世知以讀書講義為學而為時文

者亦以為遵傳註必當云爾故遇學字定以稽古博聞詩書誦

讀為言此攻者固不知守者亦不知也誠令細心讀集註章句

則豈敢為此誣罔之論哉近日論者乃云作文須依註講學則

不可依註以講學之說論文則非也夫作文所以發明孔孟之

言此而不可用講學之說則所講者何學耶固不辨而知其所

主者之必邪說矣

呂子評語卷四

論語

正編

陳際泰交學者授于人者也一刻或可領其傳至如其人焉則已

難矣學字字欠的實下落能領其傳得矣無必如其人之學也

學者效于己者也一日或可得其概至忘于己蓋抑又難矣

忘于己又不足是人要說得理高輒下箇忘字其實聖賢從無

此說習于入世者為日長習于返本者為日短蓋有幸焉

此二氏之言聖學人世即是返本食息起居有至理焉粗而

粗之精而精之則學外更無他用之隱此義是無非學也只是

是行習而不著察即非學耳安于字此文雖王聖復生豈能復

議取其說後遺其正大得大士之皮毛正理解疑難于懼不

至此也安得無遺議即于子謂此文有周有孔有朱有陸一有

陸則周孔朱俱無有矣謂之正大吾不信也

門人問學之言效如其人非效乎曰效其人是也如其人為聖

古未之有也。孔門諸賢誰不放孔子以顏子爲至而顏子未嘗如也有若似孔子矣而反不及顏子曾子未嘗如孔子而獨爲得傳故非不欲如之也。無此事焉故不以爲至也。

便說不合。覺以覺乎其心也。覺字是本註但道个覺心便入邪說。

儒者之所謂覺者指此理外道之所謂覺者單指心理必格物致知而後覺所謂知性知天而心乃盡也覺心則必先去世理之障而直指本體故以格致爲務外支離然自以爲悟本體者主事理究竟膠黏不上於是後來陽儒陰釋之說又變爲先見本體而後窮事物自以爲包羅巧妙不知先約而後博先一貫而後學識乃所謂支離務外聖門從無此教法六經具在可覆瓿也。

呂子評語卷四

論語

三

主

而字一斷最重時習兩字各有義混淪不得。

朱子謂第一句五字雖有輕重虛實之不同然字字極意味有下落今按時習三實字與而字一斷人所共曉惟之字指所知之理所能之事人都忽略不知時習猶甚。

說字實境真味只在上一句令會若脫却識便是拈花微笑且喜大事了畢非聖學之說也。

如獨參之悅我口若道即心是學便不是。

說字極只是此心此理。

學本可說是窮頭造事。

學只是本分事世人鮮知那得淡治也。

說即在時習內。

事無而有驟見之說本石而有居安之說此二意但從讀書時貼出來便覺字字錐入人心裏去況學又不止讀書。

纔學便說其說尚淺纔說愈學其說乃深只是不歇手自然日新。

有朋自遠方來節

讀書大率不可一日淡也統系分裂人材日蔽子下志士獨爲一旦以誠感之而知此理之灼然可悟則人心正矣。單說單悟則人心不正極矣。異端之學誘說乖離雖有名足以動天下而實不足以孚鄉邦。力足以召朋黨而行不足以信家人者彼有聞而來亦將有見而去也。開堂說法徒滿天下得毋有惕于斯言。

呂子評語卷四

論語

四

五

有朋句定連上節說下不爲牽引正恐連上節說來尙是虛位必問其所學何學則其朋爲何朋假如爲禪宗之學則必有禪之朋爲修教之學則必有燈火之朋爲縱橫技擊之學則必有亡命無藉之朋各學中支派不同朋亦隨異然未有不相感應者也。陶菴文有聞而來有見而去亦尙是說古者事若近日講學以勢利相成以詐僞相用君子樂得其官小人樂得其欲。道同風爾知我見何須迴避故并無是事也。

人不知而不愠節

不知隨地說不專主行藏。

人不知地位甚高不是數途窮事。

不愠本領須說得不同是成德至處。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章

上節就凡人處論小道理如此下節言君子所以專用力于孝弟之故未嘗黏然兩個人說亦未嘗有上爲賢而下爲學意此皆講章說夢耳

兩節原一氣貫注不過因淺觀深就小指大總講道理如是不曾分兩種人事也自講說強分上節爲賢下節爲學轉生支離于是君子句是過文孝弟句要過文大都刻肉成瘡愈講愈不明白

金仁山謂前節以質言後節以學言中二句泛言亦是強分枝節看來只大槩論事理如此耳若云但看凡人若孝弟便不到犯上作亂不犯上作亂便是仁化氣象所以要做仁民愛物工夫必須在親親上做起如此看來原是一氣說下只是前節在凡人一人身上推論其理故孝弟與仁都說得淺小後節就道理

呂子學語卷四 論語 五 三

推論到盡處不但仁字說得廣遠即孝弟亦說得完全耳或問說者謂上節以質言是凡人之孝弟下節以學言是君子之孝弟開之者又謂首尾孝弟相應無犯亂不仁即是爲仁不得硬分兩項人看二說如何曰前說始于金仁山理亦無誤但質學二字下得不當便成濫漏上節是設箇假如就現成的人身上指點此孝弟說得輕說得小也不論質也不論學如云大凡孝順之人夫不爲非下節即根上節推出此孝弟說得重大完全只指點道理如此質字固不相干即學字亦言外意如云不要小看了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則不可不務學意思又在此句下語氣未及故仁山硬分質學誠有病至上節現成假如自然指凡人說下節講道理自然指君子說即不犯亂亦與爲仁不同不犯亂只就凡人一人身上說若爲仁道理甚大仁民愛物

贊化育都在裏非君子誰與語此

首節

此節孝弟是指成質言其爲人也四字是虛語與兼公章其爲人也文法一傾猶云這箇人一向也此爲字與爲仁爲字虛實不同八字與仁者人也八字又大小精粗不同時文每每牽合爲仁即爲人不但不識爲仁道理并不識爲人文法矣

君子務本節

或云務本不連上文最難爲仁之本不旁及民物最難直是胡說謂務本句不可連出孝弟則是非謂不可連上文也至謂爲仁不及民物則爲仁就箇甚此等評論極不通極誤人須開除之上一句畢竟是泛言凡事不則下二句爲屋下之屋矣

呂子學語卷四 論語 六 正

僅以兢兢奉上法也語數言有各理道隨本爲大小即見上下兩節分義

漢理順有如其爲人也如吾所云孝弟也者云云結末兩句只講道理不在人身上說者字不指人孝弟也者不但不粘凡人并不坐定君子文之野義只爲眼落在爲人二字上不知上節其爲人也四字也不過說假如這箇人云爾人字固非仁者人也之人爲字亦非著力字也

天下人不犯上作亂此是何氣象故爲仁二字只在上文涵泳得之也者其與神理自然意味深長蓋此箇是足上語非推闡語也

孝弟因人都淺看此正要人深看此正要人重看也者字自有筋兩



解自明若云凡事類然何疑于孝弟便將上下看成兩截誤

在裏可知有多少事哩但其大第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若無此大第便是異端二本不成箇仁故曰行仁自孝弟始  
齊不肯將行字代爲字始字代本字則以孝弟是仁之本矣  
弟是事上說仁是性實有事爲性本之理孝弟有孝弟之事爲  
仁有爲仁之事但爲仁之事必自孝弟推行出去耳朱子謂本  
立則道隨事而生如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順可移  
于長正是行始二字義處自錯會耳

孝弟是本根仁道說盡處從本根到盡處其中煞有大第層級止  
說兩頭則爲字落公矣

自親親仁民仁愛物道理一路分派下去天然自有等級  
人自父母兄弟以至昆蟲草木其等不知凡幾于父母兄弟面  
上用得十分意思遂等被派至昆蟲草木尚有一分二分若先  
父母面上只得三四分下便推派不去矣所以人只要於父母

孟子評語卷四

兄弟意思使之極厚此之謂務本根本既厚則以下便自推廣  
得去亦不必更事講求本立道生只是如此

釋氏平等便是倒行逆施

今之放生戒殺齋供施捨以爲行仁吾謂此直行不仁耳富貴之  
家每於此捐重資而不惜考其家庭孝弟則有不可問者一貧  
寒親族入門上座便疾憎峻拒矣蓋以所指者明捨而暗來家  
庭郎賤則有去無還耳只此一自私自利之念便不仁之甚直  
是待其父母親族不如昆蟲竹道矣故子謂凡感應功過勸善  
之書皆勸惡之書也其本不仁也

是論語第一章仁始故註云愛之理心之德兼解全部仁字也  
此章專主愛之理邊說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三省雖辟向裏直追到心體幾微處不止向爲人朋友師傅求  
負不忠不信不習亦在幾微不覺處加察是曾子思誠之功  
爲人謀事雖極盡心畢竟與自己有別此私心也  
不忠不必有心償敗人事只謀事到八九分便住此一二分則得  
怨利害之故也

盡己爲忠盡正難說在  
如鳥啄食之殺人若止云傷人便不是忠註云盡己之謂忠盡字  
母難說縱自說盡便是不盡

如鳥啄食之殺人若止云傷人便不是忠註云盡己之謂忠盡字  
母難說縱自說盡便是不盡  
兄弟有事則皆吾道之所存也凡有戚則皆吾事之所寓也  
而有事則皆吾道之所存也凡有戚則皆吾事之所寓也  
而有事則皆吾道之所存也凡有戚則皆吾事之所寓也

孟子評語卷四

事皆省察自反耳曾子只舉得三省文却替他補無所不省  
自以爲得曾子之深不知正是昆蟲三者之淺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章

敬字貫始終表裏

此敬字不必深求只貼事字說爲是信字又離上二字不得

信義言與事乃全

信從君心與民相交接處說

說來毫不切敬字不過于利害得失上審思熟慮耳  
也疑之自我民之反覆則無以責矣信字不過粗放猶及申  
韓之信若敬字則直頭不是

陳勝發家事已行而更之固非政體要更的便已行也須更何

非政體此即後世刑名之見治國之理以畏慎爲先而果決繼之使非有小心沉氣爲之審始治端而曰吾言既出無反在焉此後世刑名之士之所爲豈足尚哉識做了果斷非信也仍是刑名權術之言即欲破辨而于敬信原頭不的說來仍是作用

節愛之本亦只在敬事出來

節字亦本天之道不是心計作用

名實之際有綜覈之者而天下無敢以倖倖爲漏也此便是維霸伎倆不是王道氣象字宙之財但有此數不過相流轉于天地之中聖人正在這上面還他个無過不及之謂節

人兼臣民說

子語錄卷四

使民以時特愛人中之一事王政重農故又另言之

節非吝節愛非姑息時非廢怠

節愛二字人都在事機法制上尋畫其下梢不得不爲權術之言

于情意真切處發揮當理節字便淡然見廉靜簡易之風愛字

便依然見惻惻深厚之致方是聖道之節愛方是註中論所存

未及爲政之義時文頗吟喝心字何曾一句道着心上

楊氏論所存未及爲政之說本之伊川伊川之意正爲此五者然

有條目實政在恐人不去講求故云此言淺近而竟辭之治亦

不過此皆欲人向此五者擴充推極也是補言外義故朱子列

之圖外近來反以此爲正意將心字糾纏若云求治于一心而

有餘却正犯程子之所病矣

子曰弟子人則孝章

謹信三句本文無貫孝弟意然重孝弟亦合務本之旨固不妨自見發明也又不可與穿鑿傳會同語

莫小看了汎愛衆三字題目胸中有一篇西銘道理本小學意思縱發得義蘊盡

學文雖未必然非小事也要賢豪傑將終身爲在弟子當先務根本

且知識未充故必有餘力而及之耳

有餘力三字中便有教者用意

文不只是文書不只是著作不只是小學堂課誦

學文正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事斷不可少蓋不學文則不惟

固陋正恐上教事有差誤也

學文句淺深精粗並至即志道章游藝之旨

今童子六七歲就僂便事讀書問讀書爲何等事則其父兄在傍

老子語卷四

其師長亦茫然矣人材從小便教壞又安望其成人物也今日

村學堂中宵窺一本小學下老實教做去世上旋旋出得幾箇

好人大人此豈小小事業耶若只講做時文無論龍惡即做到

極處真所以要讀書事毫無子汎凡爲父兄師長者不可不省

此意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章

賢賢與朋友交不同人多混看

易色只極形賢賢之誠不爲賢與色較若但于賢賢後轉合色字

是賢與色比並說一件仍兩件矣縱好亦只成賢賢如色非易

色也

事君能致其身此是千古臣破的語凡簪仕立朝每事俱從身

上起見縱使勲業爛然直聲震世究之打此關不過耳

然爲學要知其身爲何如之身而後又知爲何人之身則必能致之矣。今人但知庸鄙富貴之身耳。此看得其字不苟。

未致前身字原不輕自具泰山巖巖氣象。雖曰二字須活看。曰者他人不確之論也。人先坐煞未學便有何必讀書之弊矣。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正深嘉其學耳。文學科中入見得文學虛偽之弊盡而爲此言。非欲廢學正欲學之務本而盡其誠耳。

雖曰必謂言所期於學者不過如是。非歎美其不學也。語氣抑揚。問其意曰。後來欲借以行其不必學之說。遂謂卽此是學。而凡爲讀書窮理者。非因謂註中生質之美。二句爲支綴。則子夏幾不免爲聖門之罪人矣。蓋聖門教人。只有知行學所以致知也。行以踐其實也。二者有專舉有全提。聖人之旨。雖專舉而自

王介甫折張天祺曰。野却讀書。果却不讀書。程子聞之曰。只此便是。不會讀書。今人每緣多讀幾卷書。胸中便有多少樣子。隨吾所爲。靡所不可。若以程子之義律之。只是不讀書耳。學問只在日用倫理上。辨取一誠字爲難耳。今世講學尚氣節之徒。其中不可間有更甚于流俗者是。爲妄誕味又過于小人也。三代以前。人倫忠厚之遺。時見于士女之末。三代以降。名教傷心之故。輒發于談道之人。今之講學者。其底裏更不

忍言。

杖輕拜賊。大約皆世家名士言之可痛。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首節。

此爲已有學者言。則不固三字原指既有之學。

孟子評語卷四。

論語。

古。

正編。

全賢人之言。則不免有偏重之語病。如此節專重在篤行。則輕在知邊。他日子夏又曰。學問志思而仁在其中。專重在致知。則輕在行邊。合一章互輕之可見其理之一矣。故朱子於博學章補雖未及力行。意於此章補生質之美。篤學之至。正見輪旋妙義。

以爲當其學也。終身爲理所感而攻之。則親甚矣。不重之爲學果也。理豈有愚人者。此卽塵王改程朱之說。重不重爲學便也。君子蓋未有不重者也。聖人明言君子不重則固。有君子而不重者。也不威之下。而云學則不固。則固言君子既學而有而不重者也。蓋不重只是氣度養得不足。不是根本上事。然却能搖動根本。聖人言此。以見外而不可輕視耳。今必說君子平無不重。君子之學。必然而重。由其學來說。求未嘗不是道理。却與本節之意不合。定要與孔子拗。一上以爲高聖人說。外面我畢竟要說裏而亦可笑也。

人時人手。便做成了。靜六總爲註脚。伯安格致爲義外。害道不淺矣。將子夏立說苦心。補完語病。結出註中生質務學之意。分外光明。方是有功聖學。

有友論此節重成。只是初學外邊儀節上事。故序先於主忠信。余曰。重威亦是徹始徹終。事初學工夫。須從外面有形象處扶整。起到得既學後。亦有因不重而走作者。此是漸養精細工夫。非

陳龍也。世之所謂學者。或窮性命之旨。天地不足爲高深。而者其行已未盡。則來浮夸之號矣。或負恢弘之才。國家不足當經綸。而按其本原。可議遂爲偏僻之器矣。後世號爲名士者。其平生所爲。不出此二種。燕于良知之學者。則兼此二者。

粗節也。友曰：到君子既學，豈尚有「不重者」？余曰：如此說，則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更說不去也。

沈受謙曰：世之人願以爲盛容飾貌，無益于學，內治謂何耳。自來與學之攻正學，不出此旨。

### 主忠信節

通章重字，陳定宇說也。然是文章線索耳。道理所重，却在忠信游院判謂學之道以忠信爲主，故重學字。正爲重忠信也。

### 無友不如己者節

陸家說：我擇乎勝已而後交，則友又將擇乎勝已而後交，必窮之道也。我擇乎如已而相緣，則友又將擇乎如已而與我相緣，兩濟之方也。毋友不如己，恐其好勝，喜佞，日就污下。如孟子所謂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耳。豈謂不求勝已之友？

平若必求如己者，而友則以水濟水，即友不如己之病根也。

### 過則勿憚改節

知過不改其病，只坐一懶字。

陸家說：今日因循，其後必至于甚，即憚改時意已大病，不必論後日也。

### 論後日也

勿字如旗脚之處，正有力氣在。

### 曾子曰慎終追遠章

慎終切盡誠盡禮說教化，另有條目在。

慎終追遠，指躬行盡禮盡誠處，非泛論制喪祭之禮也。

民德歸厚，謂民亦知反本盡誠，可以施教化而由治道，非謂即歸厚於君上而服從固結也。

慎終追遠，只自盡其道，而民自歸厚，非謂欲民之歸厚而從事於

慎道也。爲民而從事，其慎追之本已失矣。民何以歸厚乎？凡下句說到功效者，必不可倒讓此義利之辨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章

### 首節

亢意只在求與字，却從求字轉出體貼抑字，便見故子貢亦不更辨與字。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節。

五者正要說在外而淺易處。千人萬人一望即見得如此，雖其肅都皆可信，故必問其政耳。又須知聖人原無打點五德之意，在邦君心目間感化彼且不自知，所以然又從何見得？即在學者自見聖人處，悟其所以得聞在此。

人做得之只在夫子面上說，便如兵得在手，是五德皆鈞致之術矣。

### 次

此是子貢推測必聞政所以然，亦是子貢眼中見得聖人德容氣象如是，聖人固不自覺非真夫子，挾此五者之術以希合於世也。

此是子貢善言聖人處。聖人初不自知有五者，又安擇以五者？

聞政乎？治治爲聞政而出此五者，聖人亦大狹隘矣。

子貢言下薦機隨波逐流，只爲子禽鈍漢求與二字作轉語耳。

說夫子實以此五者得之，或五者便必得國政，即犯死語矣。

子何心以五者得聞，即得止聞之耳？何嘗得政哉？得字止是人樂與言，故五德亦但就輕易一邊說耳。

溫良恭儉讓，只說得聖人發見處，在聖人發見處亦只說得一半。

故註下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數句，正爲子貢轉旋語意令

後人不倒看錯走作用其義甚精

金仁山謂註中盛德過化存神是補內一層亦字與爾外謝氏三亦字是但指其外似矣而猶想在前見朱子意旨也所不足於子貢者爲此五字於夫子德容亦止得其謹厚謙退不自聖賢之一節於聖人中和氣象多所未備看子溫而厲望之儼然三章可見朱子恐學者看錯一鍼一向偏於和柔則鄉愿流俗之害生故正欲補其外意不重內也惟德盛盛德是補其內亦字與三亦字是但指外之一節亦不是補內緣子貢爲子食水與二字下轉讀以得之三字却著痕跡朱子爲此三字補添篇耳五者只在聖人德容應感處若以此說盡聖人全體却不是五者只在相見處可見處五者只還他是德容只德容便能使人傾動不必要德高五者亦五子齊語卷四

論語

十二

正解

不必更追重向上一層而所謂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者亦無不昭然矣

人總看得此五件平淡不足以榮聖人便要就上面明尊高一層景象不知正不消如此看註中即此而觀其德盛禮恭云云則所謂過化存神之妙原懸起一層在五件上正不當看低此五件也

○**宣明**玄德升聞堯命以位不是初見舜客即命之也

聞而命以位此以聖人禪聖人也溫良恭儉讓而必聞政此以聖人感庸人也豈可以此比例要之命以位則聖人亦必歷試詳慎若必聞其政即堯初見舜客亦必爾爾

夫子之之字正指上句也

夫子之求之也是子貢巧作轉語求字即在得字內轉出正繳足

上句不是上句下轉開也

溫良五者與聞政何干而必得若此真不可解此不可解中與乎人處已起

人之求亦有得却非夫子之得

子曰父在觀其志章

開口便說父在父沒則志行原從孝上觀也若到三年無改句纔

講孝則上面說箇甚

要知急改父道者不定要非其親只是要急見己美耳

有子曰禮之用章

朱子嚴而泰和而節六字盡一章意

○**嚴**設禮本是和爲貴則可而今必謂禮本是和書生之見蓋帶如此知和自是世上一種高明曉事人方之拘儒矮

五子齊語卷四

論語

六

正解

漢子百倍矣有子還是急爲不知和者說字還是爲知和者說乎將語脈思看道理思看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禮下箇禮字便十分嚴肅異端看得這嚴肅然艱苦道是聖人將箇外加道樂樂樞紐教人於是悟得真性本無物禮豈爲我設正知和而和之源流也有子見於此故即此嚴肅上指出自然道理看其運行處心安情順行非此嚴肅不可者便是其性流行原非有所艱苦也如拜跪于君親揖讓于賓友雖極敬畏然必如此乃安但于拜跪揖讓間見得此意所謂和也和知和而和者便謂拜跪揖讓不過致此與意于君親賓友吾已得此意雖不拜跪揖讓可也其用必猖狂恣肆之體皆失矣又安可行乎大意祇是如此正希爲佛學有得知和而和一流高子儒者固宜其曲爲回護耳

有光文世之爲禮者不知循天理之自然而以爲強世也久矣  
言而後世猶以爲美談此良知之說所以日熾也

禮之意禮之大本所以防亂亦以飾觀也禮便看得淺陋不知  
禮之意禮之大本所以防亂亦以飾觀也禮便看得淺陋不知  
而後貴禮之以人情爲端者如鐘鼓管簫以飾宴于戈弓矢  
以飾怒哀麻哭踊以飾哀皆因人情而生品節然其原則本於  
天聖人殺之以降命聖人不放以己意與其間況何凡人之欲  
乎惟其本於天哉等殺品節秩然有制而不亂卽所謂禮之體  
之嚴也惟其本於天放其行之也貴乎從容自然而各安其倫  
卽所謂用之和也嚴與和皆天也今日嚴則不便於人情而和  
便於人情是本心之學非本天之道也是以和爲禮之本而

呂子詩話卷四

論語

五

上

禮之用貴和也自管人尚異教破壞禮法至謂禮豈爲我輩設  
則直滅天理而徇人欲矣士大夫之見解如此此皆以後之天  
下所以不可言也

禮之作也先王有處于天下也慮其無以相與也故期  
乎通之云云自然不可己之道非從虞慮造出江西諸家總  
不識得禮字意他橫說豎說都無一句道義其精者不出莊子  
其粗則良知家詆毀程朱之道學而已

須知老泉禮論罪不容死

首節

禮有光文云禮之爲體雖嚴六字最立得妙幾見之用字爲  
實字有子不是亂下震川於用字上體會似云禮本自和者正  
爲於註中八字忽略耳然其小意處處或者見其品節防範

之嚴而因以重疑畏之心及中幅恭儉莊敬似有以嚴天下之  
分等句原本未嘗不見此旨也陳百史妄弄禮之用不添一體字  
和爲貴不添一嚴字以爲妙其實震川未必如此此種議論最  
不通害事今後生厭棄集註而惑亂于邪異之譏章皆此種謬  
論爲之煽煽也

有子講道理喜就下一概說故和只在用上見得朱子補出禮之  
體說深有意在惟其體本自然故其用從容不迫和原在禮內  
若止向用處尋和便是禮外添了一箇故凡朱子論補字義雖  
本文所無必須提開自降萬來以註爲支離必以渾融脫略爲  
妙亦本於與學改復古本大學人室操戈之私意而微言大義  
隨之漸滅矣

禮之全體中便有和在

呂子詩話卷四

論語

五

上

禮之全體中便有和在  
是則手足可以無件而已如是乃盡手足之性耳如何說得  
恁輕

問禮所由起禮不能自起也則由物生此等議論是二  
氏長技惟看得由物生欲以禮義爲外耳無物以前豈嘗有  
則哉雖有創禮而以其名昭垂者不知禮更超創垂之先而論  
其用用字倒看禮上頭口中說禮意却指和然正希所指  
之和又是物先天地耳自謂謂禮之用自和而不顧人以和用  
禮釋語意實非是禮之用自和放和不在禮外若以和用禮  
分明自有箇和在矣此解有何非是如文中所言仍是禮外有  
和只緣用字看得不的之字有無一義其病便處起耳  
和字須抱定禮之用三字說謂禮本是和固非謂禮本是和爲





患者非爲是事因旁舉而及之也其質大小一理者師取友自以爲精擇而謀投門戶終身陷溺如陳王之徒遺害未滅亦失親而不可宗也居恒論品定交則其意開闊則言在正合失焉者亦寡所患者勇于自售因私途而致之也此却是自己過惡不算在因字帳裏結伴作賊亦可講親與宗之理乎

陳子龍云云顧儒者不知時事徒好窮理至於此每事則茫然不識何代矣此章語定爲春秋列國會盟交際而發惟知紫陽能知此解故其解求二句則有日如先主之依劉表是也儒者口道宋儒不絕解此等書便沒不留且何怪乎困守章句而不曉大義也雲間好論史事利害成敗凡題必歸之君國便於發祖議張大言也聖賢語言理無不畢如大易象辭自天子至匹夫皆可占若謂文父必指天子而後豈可訓乎作者偶忘其詳書卷四

然習氣可耳許者便以爲理解當然何異向癡人說夢耶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章  
時文每子起手贊頌君子二字直是無謂君子足不好名一贊頌則子好學之意失矣

上四句一氣追注末句先將好學二字立在前而四句血脈節節相足歸結到底處乃見全身若逐句挨排漫衍便散緩失神矣首兩句似相却是入門徹底大界分

須先有所好者在故無求飽有無求者又不是好學

無求正要看他畢竟爲何若下兩不是連無求卻不是是做工夫後恐有差謬又恐有未盡故曰正焉正其所已得也

始焉求諸已也服勤久則此心有自得之處不則就正

箇甚麼既將合諸師友也講求切則此理有至是之端近則就講學者必差路矣須先定路頭面野有正道正之有違亦多虛僞也

吾儒學道爲庸人所怪無爲君子所惜吾事力致勤肯衆情而不顧棄世有而不居而爲一事則庸人怪矣吾事力致勤肯衆情捐世有而爲一事而又與道乖謬徒之君子有深惜論焉則大不可也讀書人志趣卑陋至今而極不但八股也如詩古文詞再進而說經講學總是一派不求實得自置於古人止欲騙取世上庸妄人互相相稱賸幾不長深山窮谷大有人在還付百年公論自出恨封德彝輩無如許書及見之耳

就正一段偉論獨發學人文人俱宜奉爲龜鑒

須知君子之學何學而後講好之如此若學字不會分明則所好

終成學雜非君子之學也就正正非容易有道亦亂認不得

俗學無論焉已亦有世味之外逍遙無營止稱達生而無當于聖賢之正名理之中勤苦有獲或入異端而字恨于毫釐之差學問之事良不淺鮮豈徒曰吾學之而已又豈徒曰吾好之而已乎凡爲好學必有是四者有是四者只可謂之好學未可謂之有道也須看他所學何學如鄭愚之學偉老之學讀書之學功利作用之學以及後世陽儒陰異之學有好其一未有不兼是四者而後謂之好也然可惜枉用一生心力于道何曾見得分毫文能發明此理真是舉頭天外或問關外尹氏亦發此言然則取正乎有道即所學不謬矣豈尚有非其所好者乎曰正爲有道二字難說陳相悅許行神光魯達磨王良拜伯安他也就是就正有道傳子淵包顯道資機仲之流就紫陽而

不知正彼且以金溪爲有道也矣其正說中庸上思知人不可

以不知天如何得知天只是格物窮理

注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借第一節  
道字訓明全書道字之義猶務本節訓仁字兼說心之德其實  
務本節仁字只重愛之理此節有道固指共由之道然只重有  
此道之人不便單提說也或問道字前已兩見何獨至此而全  
訓之曰父在章道字只指前人之志事應用章道字只指先王  
政治說都不是學問通舉之道故特如此

子貢曰貧而無諂章

此題一節生出一節然須一節不圖生出一節方見聖賢知處無  
方引伸觸類之妙若做一節隨有一節在意中神理索然矣  
學問中人未必盡無諂諂處貧富便是學樂與好禮是他性情造  
詣如此初非以貧而樂以富而好禮故達於無諂無驕子貢引  
詩悟得天下道理皆不可安於小成不專以此爲樂好禮之工  
夫也苦諸往只是告以處貧富之道知來只是悟得天下道理  
皆不可安於小成

首節

子貢無諂驕地段亦儘好  
無諂無驕止去得流俗私情原未有義理自勝處便易走作

處貧富之人反不能自適其性命之安此義確然若中無所  
據果然難過日子

晉人任誕正從無聊中來

樂好二字須有本領在

樂與好禮講到學問至處孔顏之疏水草瓢舜禹之恭已無間境

界無礙全在離貧富看如作樂其貧好禮以爲富便不是道理  
正爲子貢意中看得無諂驕已至夫子又爲指出樂與好禮境界

樂與好禮即無諂驕更上一層非却無諂驕也朱子謂有人  
合下便樂與好禮不更回來做諂驕又云今人未能無諂驕便  
要到樂與好禮如何得明此二義其理始圓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二節

斯字只就上文說往來只就問答說萬曆以後竟爲做話頭公案  
背意如泰鼎矣

往指首節所論處貧富之道來指子貢所悟學問之功故註曰已  
言未言須盡開而邊說惟其不相涉而觸悟故可與言詩在此  
須知夫子此句只是許可子貢知義理無礙於學問推充不  
重在言詩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

許可只在知字知字只在旁通處不關切磋義理也  
謂之遊及自體子夏因論詩悟應夫子許其可與言詩子貢因論  
貧富悟詩夫子亦許其可與言詩二章皆言詩也貧富之論特  
其緣起耳子貢知義理之無窮正其可與言詩處若只許可子  
貢告往知來何必云可與言詩耶雖然雖如是畢竟不同子夏

原是言詩此章却因學問說到詩可與言詩亦正爲他子學問  
進取無窮耳遞上而又有一轉在不得竟將詩做了盡頭

子貢引詩就可也未若轉語見箇義理無窮已不著貧富上夫子  
許可子貢又說他觸類遠達處喜其知不滯而進取高遠并不  
著詩上并不著義理上矣時文枯皮帶骨所謂守枯樸很大也

好說道理者定轉拗人凡當真發達者必處人虛境及當處會

脫離者又偏要拈住不放如此兩偏卽曰文亦難貧富說矣而  
通篇纏繞使子貢見地超越觸處旁通歸本學問及聖人誘進  
義理發明詩教之無窮皆死句下其病固不減走空也要其胸  
間實有奈何境緣不下處故每於貧富窮達上介介不能釋然  
其平生刻厲處亦正不釋然處也

呂子許語正編卷四終

四

七

正編

呂子評語正編卷五

論語爲政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章

爲政以德是現成象是圖圖句拆開不得層層不得朱子曰德與政非兩事問是以德爲政否曰不是把德去爲政不必泥以字只爲政有德相似細觀其理自明爲政以德猶云有德之政不是德與政分論故爲字以字都不見若力字

他處虛字要著力此句以字者力不得若云以德去爲政即分德爲政兩事即向外去其德亦驅虛黃老之德耳

爲政以德不是廢政但以德先之耳是爲政以德非尚德不尚政也

呂子評語卷五

首句止得半截話無爲而天下歸意在第三句中見今人輒于首句一氣講完而輕點營輪以證之旨以爲高而不知失語脈也

何以爲政者之如辰居星共也此自然之勢顧不以德而可恃其如是耶以德外原無如是之象居所而與星共正以營德之主宰運旋只指出無爲化神之意耳非擬天子高居而四方環衛也從勢上起論便失其旨上句止得半句說話一大套道理正在下句營輪中見與上句說盡而下引營作證者又不同說天象正說德包在言內今却分天道主德作兩件說又似相感應者然更失遠矣

然皆動而遠者也日月亦緯也經不隨天動二十八舍爲經耳有運而近者斗杓是也又有運而近者四輔是也

近極則天極句陳數星耳斗杓四輔如何數得若此皆鄉里無稽之說并不可謂之搬衍學問且於居所所聚共意何若此句須有上句在裏也

北極亦自動第人不可見耳

此則與黃老相近得黃老之精則所謂居簡取粗以寡制衆亦自見得此意則其屬近理而愈失真者其所謂德非吾之所謂德耳昔人謂漢以黃老治如曹參之守法陳平之不對錢穀刑獄與文帝之謙讓未遑放賢生置龍錫之類皆是然亦只得黃老之粗者耳何則北辰居其所是動之至非不動之至黃老之所爲德在至勢非至運也而漢人惟知以逸待勞故吾謂黃老之精漢人尚未之見及也而後世所見又出漢下治天下之法原宜其架漏子年而三代以德之政終不可得而見也歟

呂子評語卷五

自古若道未有求逸者即無爲而治亦人不見其迹耳聖人無憂勢無逸

子曰詩三百章

此是論詩教之大旨示人以讀詩之法舉全部詩經而言非指作詩之人之事亦非釋詩之詞義爲逐章逐句尋解脫法門也此乃聖人指詩教之本教人讀詩之法不是讀詩亦不是論思亦不說詩之思本皆無邪也

全言重無邪不重一言范氏守約之說是題外推廣義也各經皆然何獨詩乎故次之闕外

一言不足資智求直提須知不廢全詩大士文謂得實而指其名歸真而忘其迹而一經之義統矣此莊周答蘧瑗之說聖門無此旨

但取悟要之意猶可言也至謂悟得一言可蔽即可不須三百此大亂之道也然而講悟要勢必至此故悟之一說無忌憚之病也

詩之緣起原從來風考事而立只一揅訪陳觀聞可知有先王許多刑賞處讓補救化懲之道在此無邪之本也後人讀詩提起此意在前則雖補淫奔昏亂之章皆得性情理義之正矣後人不明斯理反以朱子之說為疑若聖經必存正去邪而為無邪則大易不當設凡金夫不有躬之象而春秋亦不當載姜氏食齊侯之文矣

要知後人要抹去淫邪正見他滿肚淫邪怕人從起耳知其為邪即無邪也若抹出邪放隱處邪愈有矣後學怕說到邪正見他渾身都是邪耳

孟子評語卷五

註中善者感發惡者懲創二語是無邪定解近來作者惡切實而務闊通都不肯如此做或全主一言或只拈思字便似夫子雖却語言文字立不二法門直指人心者其書道可勝言耶然其來亦有所本由王伯安竊陸子靜之說以呼朱子謂三百無淫詩然猶知其說之難通也則歸咎漢儒雜亂夫子已刪之詩非古經矣至邢京山微祖述其意猶狂謂詠詩既經刪正淫詩得復在三百之內朱子於詩稍涉仿效即謂為淫奔使聖人經世之典難以肅清初學血氣未定多生邪思致蒙師長譏笑兄不授故其詩解一以古序為斷今即序論之則桑中濮上之詞獨門之壤泰清東方之日諸篇在序已不得不言淫亂矣其詞獨非諸篇初學聽之獨不生邪思蒙師父兄獨可嘆口而教乎至毀朱子為高戾成丘東而以子貢子夏孟子之言詩為斷夫知

詩與註詩不同以說詩律註詩此所謂高戾成丘聚之見也如敬言則亦但虛懸本文聽人解悟則通足矣又何必執古序以為左證子又謂朱子將六經許多義理制與二氏自守皮膚趣真言亦自謂不諱禪學禪正是聖道之精微朱子自割以授二氏耳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其序妄一散正可見其底裏所自出嗚呼自孟子割之以與程朱程朱割之以與佛老久矣敬與貞言乃授而人之多見其不知量又何傷于日月乎時文雖難事然務則通而惡切實正儒佛邪正之分不可以不辨也

附此章文

孟子評語卷五

聖人明立經之旨即於窮辭取義焉夫詩三百無非思之所為也夫子懼人之入於思而忘經教矣即以窮之言無邪者敬之謂詩之大意則如此今夫六經皆治心之書也然諸經之治心也暴而詩之治心也以柔嚴則可畏柔則可親先王曰吾使之畏而私伏於中又不若使之親而盡出其私於外至於私之盡出與後世共見焉則柔焉而嚴之至矣諸經之治心也敬而詩之治心也以生敬則不流生則不已先王曰吾使之已而情動於正又不若使之流而博極其情於變至於情之博極而天下並論焉則生也而敬之至矣此詩教之所由立也然而學詩者習於柔而失其嚴樂於生而昧其敬則何也諸經治心之意顯而詩則隱也其所以隱者何也凡所謂經也者或自聖人作之或自聖人述之或聖賢行事而為之下者紀之或凡庸之編載而聖人為之論定之讀之者震懼然有一聖人立於其前即震懼然有一聖人之意行於其內若夫詩也者大半出於征夫游女狂且怨婦窮愁之民之所為其起非盡聖賢之行事也而又

不自聖人作之不自聖人述之而聖人又未嘗謂若者可若者不可若者是若者非是而為之論定之謂之者忽以其心為之夫游女焉忽以其心為狂且怨婦焉忽以其心為窮愁之民焉若以為征夫游女狂且怨婦窮愁之民之上又有一聖人立乎其間有一聖人之意行于其內則讀之者忘之矣而吾謂此其不可忘者也忘之則詩非經也古未有征夫游女狂且怨婦窮愁之民之所為而可以為經者也詩之所以得為經者自不在乎征夫游女狂且怨婦窮愁之民之中而又不出於征夫游女狂且怨婦窮愁之民之外是可即謂之一言以蔽之耳一言雖何曰思無邪蓋思之本然有善而無惡故讀令德而知其義達亂而知其刺詩人不自言其意而無不相喻者率性之道也人心之詩也思之當然善善而惡惡故因其變而令德明因其

刺而淫亂止詩教不更言其故而無不自得者反情之學也先王之詩也以人心之詩行先王之詩是以人心之善無所錄則易且忽於詩遇我心焉不意如是之纏綿而無遺也豈惟無遺則易藏忽於詩發我心焉不意如是之淋漓而難律也豈惟無掩將我心所未知之惡亦充類比而盡之矣其所以能通且盡者孰使之詩使之也則非詩之能使之思之無邪者使之也而聖人已立乎其間而聖人之意已行乎其內矣叮此者必執詩之為善而後盛之為盛而後戒也惟房良也之難兼臣孝子引為至性之事昆蟲瑣屑之理達人哲士得為悽道之原六卿之饒韓宜也草草同車百拜而廢公費之重季札之觀舞樂也抑卿及衛三歎而頌周禮之今知必執善而後盛就惡而

後戒也穿鑿附會之說固其愚而無邪云乎哉此讀詩法也

子曰道之以政章

兩節平舉語意歸一優劣善否昭然難混未子恐後人遂偏廢政刑故于圈外就圈詞德禮中原有政刑聖人只為第一節專用政刑乃不可耳未子所云不廢者正德禮之政刑非專用之政刑也蓋者動云不可此政刑而尊德禮是欲將專用政刑者周旋先與聖言相刺諷矣豈朱子註意哉又論文必須平列而種不下寬貶令人自辨為妙竹是胡說免而無恥有恥且格褒貶彰彰如何從新要含糊起來

夫子而下斷語一善一否判然分明正欲後世擇術者知斷趣舍耳如何偏要兩下含糊不直斷是非為妙其意似反欲周旋政刑一邊者此等評論俱從小人胸坎流出非小小語病也

文子春秋時所謂政刑尚是太公之治齊非後來申商比也子產之於鄭亦如是國看朱子圈外總註政刑德禮原俱指先王所以治天下者故曰不可偏廢但為端重政刑而不本之德禮者言若專重政刑則雖先王之政刑亦止得免而無恥故政刑不但不是申商并非太公子產之所為政刑也題義本如是乃鄭鄭謂政刑不甚說壞方是正始元音其意似當時重政刑必要周旋以為吉祥真小人之心也總不覺曉得政刑原不是不好底耳

道之以德節

德禮在先政刑在後微禮為本政刑為末古今理勢之必然聖人分別而者得失淺深原為專用政刑者而設故次第說人耳時

文便謹做政刑後而計其計直是可笑。

三子論于政刑弊病和開端見明切。就至德禮道齊實際却無把握何也。緣其于德禮二字源頭有差處。有德字其高入于虛玄。而外不過慈悲廣大看禮字只成聖人作用。不是天命內事。此其所以無把握也。

禮因德而天禮亦天也。

齊之以禮却又本有用。

追之以德貼身先說禮却不可專指君身上。

此德禮指在上本身說。德訓行道有得合身心言。如其身正不令而行意。禮即行事中正之矩。道立于身而道之齊之以

此若但說教民爲善。則伯者躬行雖闕。何嘗教民爲惡。仍是道之以政矣。禮偏指五禮。則是教民習禮矣。禮即德中無過不

及之則而散爲數度者。如云德道未能。又須禮齊。如此則禮之效深而德之效淺矣。德固禮之本也。此章原爲治法分辦本

末不重責君身。意若正身而民化。又別一語頭。此章道齊二字原專指教民說。但德道指君之躬行倡率耳。禮便是制度品節

之及民者。故曰齊若謂禮亦在君身行事看。則仍是道之非齊之也。註中固字又字。次第甚精。此又字與又多能也。又字同傳

是加詳。不是推深。正本末輕重說。非禮深而德淺也。政道不從文須刑齊。德道未。又須禮齊。文義自明。合論之。禮禮爲政

刑之本。分言之。德又爲禮之本。非謂齊深于道也。道註先之齊註一是兩節通訓。故不特德道是率先。即政道亦是率先。伯

者治國亦必身自行法示信。即所謂道之以政也。但伯者率先只在紀綱法令。與王者之率先只在仁義孝弟。此爲不同耳。不

可因伯者之教民亦以養而謂王者只躬行未嘗教民也。

少商說政史習不偷萬姓素朴。素朴非德禮之治效。乃老莊太

上語耳。

子曰吾十有五章

聖人終身只得一個學字。數件止是學中境界。人只將下半截

段數撥便似孔子別無甚事。候忽過却十年到彼時。突地如此

不知聖學原無一息之停。刻刻有日新處。數者只就十字大段

舉个名目教人耳。

到底是聖聖人立言本義。

循序漸進。聖人身教大意。

此其理之固然。而豈聖人過爲卑論。以就天下也哉。學雖聖

人必以漸足。破于古頓悟之說。頓悟者和尚之道也。

聖門總無頓悟之法。和尚家有一宗。各有一樣。要人猜著。猜

著便無事。故有頓漸之說。聖人之道。做到老學到老。假我數年

卒以學易。活到八十九十。又須有進候。不同處。總無頓悟事也。

或曰。然則生知者非。非。生知者知之易。不啻若知所謂。聞一

以知十。聞一以知二。是也。非謂定不須學也。正如孔子問禮學

藝也。須從人問學求。但到手容易。然識心通處。不同於人耳。聞

韶三月不知肉味。是心地用功。何曾一毫便了悟哉。

六箇而字。字字有功力。有火候。有意味。

而字說得不容易。方得。

經 7-671

年歲中有實際工夫

聖人工夫只一片去到十年獨覺得大候一變耳如元氣流行不見他那一日換却寒暑然四時之正自爾

聖人止是一路做去純亦不已不是過十年另換一番工夫也不是無思無爲忽然又開一樣境界

道理境象循循相生後十年消息已在前十年做透前十年見處却與後十年不同與邪門忽摸著鼻孔又道鼻孔原來向下總沒交涉也

聖學不已遂時有進境六段亦就中提出个大節候耳不是過過却十年忽然摸著鼻孔也

也吾無隱乎爾志學便是徹始徹終事聖人言語句句真實

孟子詳語卷五

九

正義

凡所謂謙辭亦是後備推原而言若說聖人有意作謙便有弊病況有所隱乎程子所謂聖人未必然朱子所謂固無積累之漸是指聖人生質而言其生知安行子所謂志學立不惑等不大段吃力界說定做耳不是說聖人別有一種易簡道理直捷工夫秘而不傳而故立此節目爲下乘說法也惟禪門有兩種接機姚江竊之爲天泉證道云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這話頭爲其大立法的若接利根人則心意知物總是無善無惡本體工夫一悟盡透知彼之言原有兩道故有隱有示耳聖道決無可隱一知行分配說本朱子然朱子謂志學一面學一而力行而以知爲重立本於知而以行爲重則知行原十分盡開不得朱子因門人問如何分知行故應問答之非此章一定之分限也

此章是聖人自敘最難下語節節裏說得切實處須見得聖人分上高妙處又須道得語氣尋常敦者快一便不成此章說語

此題所難以夫子口氣寫自己地位道理說低了不是聖人分上事要說聖人道理分明自作讀頌所以難也時作大約通犯此病諱到末節多說窮神入化學成德全他竟不許孔子再活到八九十去尤可笑

首節

志學是徹始終事

章句卷之五因已不安于此也然于學特有其志耳詳看得恁輕耶始條理者習之事也

志學時便有此矩在

孟子詳語卷五

論語

十

正義

志於學三字折舉不得拆講便有病折學字實下尚可有志字貫旨謂與心字關會此大謬也立不惑知順欲那一字不是心耶

四十而不惑節

自此章學至四十心通于萬事而所擇者明矣詳擇是志學中事

工夫吃緊在前三節雖聖人生安於此想亦無用力來到知命以下只是涵養充積去用力一節輕一節矣

五十而知天命節

是先有這件家伙在知天命只是曉得這家伙來歷耳若先不曉得這家伙更問甚來歷也

論天理之流行性命不安于各正顯功力未深淺之而



于數者深之或入于幽靜解此幾見堯夫加一倍法程子不解爲也安卑之面帶于迹者高之亦適于虛羅氏彌近理亦在此處又不可不辨

六十而耳順節

張同光箋五十而知天命尚有聰明之未淡也耳順正是聰之至如何是淡要淡聰明即非聖學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節

說今不論矩可知聖人心中刻刻有今天則在不是即心是道此本天本心之別即程朱之所謂主敬也時文只做得從心所欲便墮本心之學不是聖人之道

聖人之學性天之學也自古無學心之說有道心便有人心故心不可爲學也學所以正此心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學其所學

告子評語卷五

論語

二

五

非聖人之學也故凡言心學二字卽是爲邪說所亂後只要歸于無善無惡耳聖人說箇從心所欲重在不踰矩三字矩者何也性也天也至善也心與性天合一方爲至聖方是聖學可知心上面更有在故謂聖學都在心上用工夫則可謂聖學爲心學則不可

陳除人教吾人立身之道以規不若以矩拈个矩便生規秀才枯皮帶骨不可著話頭如此

孟懿子問孝章

從懿子不再問中便見其錯會纔得聖人第二節用處

孟武伯問孝章

不說人子之心而反說父母之心此是對照語只說父母之心如此又不說人子宜如何體父母之心此又敬後語其辭氣極活

極冷極活也冷也纔刺入人心裏去

人從做得憂其疾則一謹疾便足完孝矣惟長幼出入知惡貴賤凡無疾之時皆父母所憂之疾此所謂疾之憂所謂惟其疾之憂也程子謂武伯其人多可憂之事正見此義

子夏問孝章

色字有率任之非有文親之非

不說色應如何應如何便有模稜可模稜便未爲難矣隨時易施其道無方舜之齊慄有齊慄之難老萊之嬉笑有嬉笑之難中有一分孝外便有一分之色自然流露無可掩蓋難處原不在色不在色色之所以難也

根心生色不假貌爲然則其樸者其色無難乎此又有說極實忠

母夫人舉此句爲訓曰性急人烈烈易激凡事無不敏捷只交

告子評語卷五

論語

三

五

母前一味自強自主氣質使父母難當性慢人落落托托凡事討盡便宜只父母前一副不痛不癢面孔亦使父母難當其言粗淺而有味色豈必出于不孝凡自以爲其心無它徑遂出之所傷已多皆此義也色固由於氣之和氣由於愛之深而所以能深能和則必天性學力並至而後有此此所云難也程子謂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須識此意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章

金應父吾惟恐學者之直傾吾言而漫以爲有得故吾言每引端而不竟發使自思焉使自疑焉云云從聖人用處看出不盡妙有因緣然他却是禪門作用南公謂實覺若不令汝尋究到無用心處即吾理沒汝同亦何用遊吾言耶吾但與終日言面已浩浩矣辨擊之下反未免失天機笑吾亦何庸吾自發顯

吾但得回之私而已畢教二三子失心精之出其實有不可磨滅者矣。商周法王接引方便與獅子兒脫離塵柱處真是分精形要之子聖賢公案不曾夢見在着他發揮亦甚秀。先有甚麼脫謬處曰只足發一句道不著其餘說玄說妙一總不起如愚不愚緊相呼應。呆看愚字即犯死句。然先說得如愚深一步反與下段無情矣。

如愚二字淺放却深合深求定謬矣。  
如愚只是不違外貌。

題之要義只在不違足發四字。如愚不愚乃形容此四字耳。但取如愚不愚虛神於聖人詞氣中添出許多嫵媚動作便可笑。舉如愚不愚則退省句必多一番打點探聽動作又說得聖人神張凡智情真氣麗相似。

退省只是實勘其所行耳。何消做作。  
退省只是實勘其所行耳。何消做作。

足發在身體力行說不是在辨說上發明。  
足發在身體力行說不是在辨說上發明。

發語日用動靜語默間皆足以發明終日所言之理。但謂言上發明固非。雖却夫子所言而泛言發夫子之道亦非。這意也。亦字是驚喜詞不是輕可詞。

須是顏子之足發。若曾子後來又別。  
須是顏子之足發。若曾子後來又別。

足發正見不違中熟識之妙。非兩層也。  
足發正見不違中熟識之妙。非兩層也。

此題久在雲霧中。以如愚為老氏之盛德。若愚以足發為衆妙之門。而全抹去動靜語默之間。發明所言之理之意。總由平日胸中無身體力行四字。處處走入玄虛與聖賢大旨背反不獨此一章也。  
子曰視其所以章

聖人只論觀人之道。當如此。若其所以為觀觀察者。然有不慎。上一節說話聖人未之及耳。故朱子引程子之言于闕外。蓋不見此理。但講觀觀察。恐後人墜入自私。用智之術。流為機權。行用失却聖人所以觀人之本。也能體是無極精刻處。正是極處。厚方見聖人成已成物。智以行仁之妙。子程朱所以註解之意。亦許君親見矣。

程子所謂知言窮。  
程子所謂知言窮。

是視觀察底定。  
是視觀察底定。

講知人知言乃所以知人者也。知人是性之德。智之用。不是做工夫處。

張氏說要非違棄人於不肯也要非輕諒人于中藏也。惟其不違棄不輕諒也。則衡鑒必詳。甄別務精。可知聖人許多法只

完得一个仁字。誠至明生自是聖人事。下此惟詳慎二字。終身行之無弊耳。或問朱子聖人嘗不待如此著力。曰這也為常人說。聖人固不用得如此。然聖人觀人也。著意地詳細。若不徹底分明。如何取舍。此等處直是朱子道得盡。知人則者。惟帝其難之。數奏明試三就考。就聖人如何委曲周到。也是道理。合如此。聖人未嘗不詳慎也。誠至明生。只在知言窮理上。省得苦工夫耳。

張邦祥云。若此者可即一事而徵之也。又可即一時而徵之也。一事而以由安。昔者子義無譏然止是一說。不可以該全義。至謂一時而視觀察都到斷無此理。視觀察也。須有次第。須知此章為人論觀人之法。當詳細如此。不是聖人自誇其神聖也。子曰說夫人既有當世之處。則不可以不知人。平居日用便

可不知人耶。世固有奸不可忽也。不必如此說。自古以來理自如是。尋常人物多如是。人情日深。距日密。聖人豈能坦然以遊世哉。凡人情。自上古至今。日無異也。聖人窮理盡性。能知鬼神萬類之情狀。其道固如是。非爲末世好。而聖人爲立鈞距之術也。視以親由察。安在唐虞三代。前理亦爾。如所云。聖人胸中先發。多機。城危矣。何以能知人曲成萬物哉。凡孔子時已世變。易術如是。更數千年。將聖人亦相從爲魔怪耶。

子曰溫故而知新章

溫故知新。君子之學其始也。未得于吾心之理。而有待于天下之物。如此說。則天下之物。與吾心之理。兩件矣。其終也。則不見天下之物。而見吾心之理。凡其所以然之故。與夫形而上之

子曰溫故而知新章

溫故知新

溫故知新

溫故知新

道皆超然有得于意。言象數之外。溫故知新。是日知其所未知耳。非故爲形下而新爲形上也。今日之新。異日又成故矣。以物應物。而天下之物。常無盡。必有所限。而不通。以心應物。而天下之理。無不足。隨取其心。而皆裕。以物應物。方不執一。以格萬。以心則限于物。而不通矣。況溫故知新。亦不是心與物之分。人之爲學。以見聞自帶者多矣。君子之學。求諸心而自得。說成兩間。便入心學邪門矣。故者。所已知。新者。所未知。都只在聞見中說。言因其所已知者。而益加精詳。日知其所未知。非謂故爲聞見。而新爲心悟也。舊者。舊初時所見。舊屬皮廬。若能思辨不已。剖析精微。或悟前解之粗。或知他說之謬。或得向時未見處。或旁通於別義。皆所謂知新也。如此則可以爲人師。而講書辨難矣。註所云。配問之學。無得於心者。猶之近日者。

子曰溫故而知新章

溫故知新

溫故知新

溫故知新

才止曉得一本說約俗。豈自以爲原本傳註。此以淺陋爲故。而不知新者也。又有一種學究。博考諸章。如所謂蒙存淺達者。以至於大全。則自以爲無所不知。而究於聖賢之旨。不知其所歸。所謂蒙存淺達之迂。無大全之路。駁不能辨也。此以博雜爲故。而不知新者也。又其甚者。造撰新奇之說。離叛傳註。如袁黃之改註。萬寅亮之湖南議。及說統說。叢等。此又以譭妄爲知新。而非聖人之所謂新也。凡此總因四書之理。無得於心。而能爲章記問之學。故也。非謂四書傳註之外。別有所謂新者。當合傳註而求之心也。且聖人明言溫故而知新。則新原只在故之內。知之得方。原只在溫之內。如所云。則當云。棄故而知新矣。況故非障誤。新亦非止境。今日之新。明日即爲故。豈可以新故分物。與心形上。與形下乎。先生此篇理謬不小。而人皆未之知也。惡。後人不得不棄。故自陳新。新原是故。只是一件事。必知新乃見溫。故用力。却只在溫故中。唐溫故知新作兩節。看此只作一節。看新從故生。必新生而故爲實得。子曰君子不器章。不器不是不能器。無器不備。其本領不關器。不可以器求之。限之耳。無所用者。非不器也。君子有時以一節見。如治水稼穡掌火。明刑之事。似有專長。然而不器也。所謂氣象之偏。全至相遠也。所就既卑。則難爲一特秀之才。而已覺其難至。所積既厚。則難加以生民貴美之舉。而亦有所不居。今日眼中。但得時貴。庸流稱許。已過望矣。故曰士。

先器識君子之應物也無成心一官一曲惟朝廷審命而與之功見名成遂以爲適宜此任而不知其餘地之恢復後世論人但從其迹故學問轉入功利去不知古人難成大功其分量原不在此

不字須放在器字上看又須放入器字中看乃得其全人但見得器字外耳

小成之上正好從器上用工夫

子貢問君子章

先行句是現成指點語是論君子不是論言行

先行句卽落箇其言則其言非泛指辭說卽所知之事理也若云

我所知之事理必躬行有得而後可見之言八字只一句說行其言只指一件與別章重行慎言之義不同別章言行相對

此章比類言類行謂言類行較深一層其言乃所知所得之事理也不就微一番言語說過必先身體力行此

步者實而後說出末行其言三字拆開不得拆開則行字是去聲而非平聲去聲是對待字平聲卽在言字上見故比他處平

舉之言行較深一層也但作言行先後則其言從之四字都著落

先行後從原不是謹言道理

其言非有聲之言言之事理也行非德行之行踐其事理之實也故行其言三字拆說不得提其言二字作主而以行從分看先

後其意自明但將言行對看便失之矣

是因其言而思其先行後從意固重行而語實爲言而發對子貢病也看下箇其言字則言之理已在前矣

其言非言也從之乃言耳以今日論君子只有其言在所謂先行後言之意不可得而見之在君子當日亦必空中先有箇其言

在方去先行後從耳只泛然做得一篇先行後言論不先安得得其字在前便先提言字後出先行總不將痛癢皆去看野

眼也

先後是君子終身刻刻如此

從之是從其行非從其言也又須知是從字若竟以言代之便

無意味

而後從之是合上語非對勸語也

而後從之是到此自然流出非爲此而先行也

眼前所見事理其未體諸身也曰其言舉而見之實事曰行其言及其言之口耳曰而後從之然則其言非言也行其言非專

指行也總如此連顯藏次第分名究之只要完得此理實有諸己以喻諸人耳若云專伸起行邊却須先有其言在而行之又

早言伸在前了也宗門人要去事理處先不要有其言看得行是運水搬柴作用言是語句文字義學打合不上強分輕重只

爲其言上無是非說行處全無義理直謂不曾有所行可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章宅心廣大者容保與嚴毅同寬私意之未克而遽言與人難矣惟君子故能用而不比私意未克一語得其要領

類之合。其中有天。君子不拂其天。則宇宙之漢可卒也。事非無  
隆殺而隆殺以公。不以私。則無一人而不得其所。此理須從  
西銘得來。周字中分寸。越精詳。氣象越廣大。

性孤峻者之不能周。猶之性寬裕者之不能介也。許不  
是此理。伯夷性孤峻。却正周而不比。柳下極和。却不以三公易  
其介。何言不能介也。吾人之事。以周而始。以比而終。終不必  
論。前後周即始終周。比即始終比。其根源不同也。

萬曆以來。門戶之爭。害人家國。只消一此字耳。祁虎子問一門戶  
要人。于東林鉅公曰。此君子也將處矣。問于山陰劉念臺曰。此  
小人也。遂劾之。天下稱其公直。鉅公亦長者也。然未免比矣。如  
念臺先生。其庶幾焉。而虎子能信山陰而不顧門戶。亦不可及  
哉。後人猶以山陰爲東林。此門戶人引以爲重耳。其實不然。

呂子詩話卷五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章

不思則罔。如秀才記誦一生。於身心世務茫然無知者多矣。不學  
則殆。如良知家作爲顛倒。善知識弟兄。極惡皆只爲打掉了窮  
理工夫。

爲之思以求其心。思以求心。是斷驢覓驢也。思以求  
其理耳。

以爲學而不思。學乃爲累矣。學無益耳。何至爲累。然風雅  
求其恒典。談求其質。有可直闢以明君父之爲尊者。待其憤思  
之所及。不可爲未學者道也。不思之人。猝乍有所得。便自以  
爲是。必不肯並存闕疑。乃所以罔也。但罔亦不止爲君父之食  
學之迷。皆其願聖西托好者也。宇宙大矣。豈無以所學欺天  
下者乎。學問講習之事。凡一技一業。世所爲皆。是讀書不

過其中一事耳。今只將讀書二字。誦殺學字。將學字已看得不  
好。遂謂學足以欺誤人。此自己見識粗。却反誣了道理也。卽就  
讀書論。亦不止爲君父治亂。雖日用細微。如灑掃應對進退。  
之可至聖人。若不思則連此事不得其理。所謂終身由之而不  
知其道耳。徒說大話。亦屬粗見。

子曰攻乎異端章

攻乎異端。天下之爭伐。異者害之也。彼自非矣。安用以是而攻。非  
且是亦多違矣。又安用以是而攻。是道一而已。豈有兩是。是攻  
治之攻。改而爲攻伐之攻。其義水火矣。要使天下無是非。混同  
異。是何心乎。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章

呂子詩話卷五

此章須作四解。先發首句。空說箇知之道。一層知之不知。是女字

中所自有一層。爲却爲不知。是能不自欺。一層末句。就指不自  
欺處。卽是首句知之道。一層故首末西知字。總說是一樣。而有  
虛實。中四知字。上二字是自己見地。分現處。下二字是不自欺  
細看來。六字字字不同。許東陽謂中四字。指一事之知。猶覺統  
統在。

講章謂于路以不知爲知。實坐不知。非曉得不知而飾爲知之。此  
却與註意不合。蓋好勇之賢。作有所見。主張到太過處。一冒過  
去。便是自欺。故朱子引正名一節。便以孔子爲迂和。那知處也  
不知了。證得最明。于路豈不知孔子之迂。只要主張名不能  
正太過。致此蔽耳。講章之誤。在一飾字。飾者不肯之。自欺。強以  
爲知。賢者之自欺。自欺亦有粗細之分。然總爲自欺。則于理。在  
一也。

子路病在過火其不知却正在此朱子所謂知與不知終無界

和那知處也不知了非不及冒昧一流

知之不知是不自盡處蓋知之不知就事理上說終見得有知有

不知便自盡不得爲知之爲不知是當下心上不欺處不終

不知意貼知之不知即此是知意貼爲知爲不知

是字直指上兩爲字不指知不知所謂無自欺之蔽也

自欺之蔽一則蒙昧不自察一則雖覺而強盜過去知之不知則

能自察矣爲知之爲不知則不強盜矣是字直指當下由此而

求其可知之理朱子補圓道理如此耳人謂不補爲高則又

萬後叛註之論

聖門說知便指義理不指心體但心有自欺之蔽則義理障拒而

不明所見皆成謬妄能去此蔽則義理易明天下未有知其不

知而肯終安子不知者也故朱子由此而求之一轉正圓滿是

知中道理非子是知外添蛇足也惟邪教之所謂知則專指心

體而言但本體一明大事了畢當下即完全無欠若更加提議

便于本體有礙此良知家之精蘊也故李石麓戊辰主試極

集註由此而求之一轉而竟了凡讀歎以爲程文不依註千古

絕唱自此以後說書論文者無不奉其說爲至善本領一差不

自知其情騰流轉于狂禪而尚自沾沾實獲以爲聖學固如此

不大可哀也試要知此理畢竟珍藏不得

子張學于祿章

首節

于曰多聞闕疑節

于曰多聞闕疑節

寡尤悔祿承三節工夫詳文說來止顧審慎言行耳

兩段寫出一片兢兢勿勿兢兢向裏只求免尤悔之心通身氣力

盡注到則寡二字方得聖人語意寡者尤悔未必無也則寡者

如是用功而後僅得寡也

兩則字是未了語

兩則字是難詞

或問子張學于祿夫子以祿在中引之如何反作難詞曰祿不須

子而自得是下三句中語意此兩段却正說寡尤悔之難看兩

則字如何如重于張才高務外直看得言行不打緊夫子說寡

尤悔之妙以引之却正不許他兩寡字容易也

學者求道與庸鄙人求利達其用功深苦一般但所求之物不同

耳譬之作好文字與俗下風派其用功深苦也是一般未嘗好

文難而風文易也但掉轉腸腸便得耳

之語凡凡之心不可使之暇也暇則必有意外之想得而人

之語凡凡之心不可使之暇也暇則必有意外之想得而人

言寡尤登二句正難之也不過渡開文

二登語正是難詞不是歇事詞

言寡尤二句寡字說刻苦有得已不同上寡字

言寡尤行寡悔此亦複上起下過脈題也而有異凡過脈即上文

登述無層大此題却與上有層天上兩寡字言如此然後寡未

全寡之詞也此二寡字是果成其爲寡較進一步

在中只在寡尤悔看取

即莫窮莫殫真有數奇之時此數奇也天不之與安知善

于者至此亦不磨然返也屬若存其真至之性以自立于學問

之地而後見吾不朽之學自在祿外。聖人云樂亦在其中。知學亦不必說在祿外。但意不在祿耳。在中但就理上說。不特節因緣于此。大精細便有信不過處在其中。但指上兩段。乃切實事。又尋向上一層。如存其真至之性云云。上兩段上面添出綱宗。是看得寡尤悔還低。在便有蔑視祿字。意于世間一切法都不涉。轉說遠去。不涉聖學了也。

在中則已有得祿之理。其或不得命之不可知也。于祿則已失得祿之理。其或得之。亦命之不可知也。在爲小人而不免於災。祿爲祿文而不傳於場屋者。不知凡幾也。

祿原不是學問分外事。所誤在干耳。在中者道理如此。學者未嘗計及亦不必計及。應固在中。不應亦在中。

祿不求而在是。天下之所爭趨也。也不可著此意。

孟子評語卷五 論語 上

一定之時命與一時之骨法不能自更。有子平五星又有指骨相法直恁粗糲。看大士一肚皮塵精見識只消一箇麻衣果

老打鐵鉸和尚足以動之矣。才士只如是何處更講學問也。祿在其中亦祿可口頭說紙上寫耳。夢寐中畢竟信不過在

祿在其中。不是引誘騰流亦不是鼓厲修士。是天地間自然正理。故奔競與枯遁者雖情不同。而其不知道看得一祿字重焉則一也。

古人鄉舉里選。故說簡言行。如今秀才祕訣却是說作文。低立品祿在其中矣。可笑可欺。

季康子問便民敬忠以勸章。季康子只是私心。夫子純說天理。只合自盡其道。同一物也。相讓則見多相爭則見少。同一理也。責人則兩失自盡

則兩得。夫子立言原只煞重在上半截。敬忠以勸。就康子言耳。然即此便見此理之公。有感必有應。只要點破康子私心。若謂兼講功效便是巧計較者也。

孝慈兩件。須一齊有。民方忠子已。朱子說如是。非臆撰也。舉善而棄不能便不盡勸。朱子此語正爲舉教並重。非爲教重于舉也。

子曰人而無信章。人遊三代之世而推誠相與。然諾不欺。彼是以爲道。然也。亦何嘗遊計其事之可濟而後出于此哉。論語行不行已

是第二義。自夫人有速求濟事之心。則其詐必至。無所不爲。自夫人有無所不爲之心。則其術終子一無所濟。君子既傷其

譏。又病其露。二語兼破。一行敗而百行盡。屬可疑。行言虛

孟子評語卷五 論語 上

而于言盡爲飾說。方見不知其可不獨一言一事之礙。子張問十世可知也章。

子曰殷因於夏祿節。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正是答知來不是徵往。

子張欲知來。夫子只以知往者推之。知來求其變。知往只求其不變。不可變者大。而變者其末也。故兩段只重因。遂不重損益。

益。之。如三綱之正五常之敘。雖曰聖修人紀。而實則續禹而服者也。乃若因其時異勢殊。兩損益以合其宜者。不過易尚忠

而尚質。易建寬而建丑耳。凡此皆著之簡策而昭乎其具在者。不亦可知也。取。或云損益句須拈二字。字包括甚廣。非專指

質文丑子而言。可知正謂損益之理。原非沾沾就簡策中索解。

此文實有未盡處其說苛而無當者也用如字乃若不遇凡也等處字則包括甚廣之意自見原未嘗偏枯執著也可知指商周之禮若不從簡策考訂即損益之禮何據而知觀聖人自謂能言夏殷之禮而病於不足後亦可見矣此種議論總欲敘明註而談虛玄薄文字而憑心悟非小小語病也

一代之治必其綱常人紀既敗而後國隨之其從而復之者雖變也而實常也見因革損益只是一理乃一變而至秦所以所損益俱不可知何也然其君臣父子之閒三綱淪而九法斁不旋踵以亡惟所因而不因也秦之亡正見可知罷侯建守所損益者後世反由之而安則未始不可知也後世由之而不安耳

百世可知只是殷固於夏禮所損益周固於殷禮所損益耳邵子

一部經世書總不出此兩橫裏

理數原不可分析然畢竟以理為主無理則數亦難算矣誠緯家只見一邊故有驗有不驗聖人上下千年直如著衣吃飯其此識力便可倚靡皇極經世程子所謂某知之堯夫不知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章

見義不爲節

不爲之根總在利害上起凡人子利害分明其氣便怯故聖賢只在是非上斷定不講利害則無欲無欲則其氣浩然所謂仁者必有勇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五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六

論語八份第三

孔子論季氏章

魯國季氏之始失在公廟而設於私家也廟尊者禮盛則固不得以私家之禮行事矣

季氏僭竊與弄攝等不同蓋公乎統御權臣一味妄自尊大不知其文理不通帶一分朕君無知帶一分世家習氣在

三家者以雍微章

不說三家僭竊只說何取令三家亦索然無可同答是并不許三家明認僭竊也語愈婉旨愈嚴無知妄作罪名使三家若可承又不得不承又實難自承正見聖人立言之妙若一着很斷盡失之矣

呂子評語卷六

季氏旅於泰山章

說殺字是危迫語

從殺字中看出聖人謹微治僭之嚴從弗能與辭氣中看出冉有平生見義不為處只一句見聖人抑亂臣救退長弟子許多用處

不論華不聽只論救不救

能弗能只論冉子自己不論季氏之從否此是聖賢行義正傳和明之不逆觀成敗利鈍文山之病雖不治而必用藥皆此志也玩此與字直而不曲乃怪問之辭非宛商之語

子曰君子無所爭章

不若為君子而君子之念即為搏爭之端為名則有此理念如何無得此便是癡病此章一命一平已無復君子之望

根本有失不在望險竟疑之以禮樂而是與非自相納於大道所為化一世以忠厚和平之術也此意尤不好要到底是非處是孝莊見識不是忠厚和平

正要在下四句中間數首句見聖言宛轉盡義之妙但不可呆泥射上說煞耳

揖讓讓下句言枯住升字不得揖是揖讓是讓而固不得射時始終有爭而揖讓是君子無爭升字飲字有爭而揖讓是君子無爭沒混不得

其爭句應必也句只了得無所爭一句耳若另有其爭一轉語無論道理不是並文法都錯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章

此與無脂草相似而不同彼終始論學此只論詩已概然難混彼若于評語卷六

首節夫子之答已進一解而子貢惜詩又進一解故可作兩層

寫此章夫子之答只訓明詩義至于夏方別進一解時手於子夏之問先作機鋒夫子之答反作別解如云子夏豈真有所未解於詩哉夫干忽過之繪事矣等句直可發笑不知繪素即是素絢只一後字答他為字故子夏就後字悟出題意耳

與為實者言之此說未必其然然悟之人偶觸而已未其辨譽於草絢之間曉暢於百物之貌而忽然旁通則非穎悟之人能之而為實之人能之也

使子夏因論理而及之則雖中有特見而終不離夫子之範圍即論理及之也好聖人所許為得言詩法耳豈謂凡說道理必要不着相耶以大意為可觀而忽遺平名物此穎悟者之

言詩也。此非子貢之類悟也。後人之類悟耳。以文而為有本而精詳乎。謂此篇為首之旨詩也。朱子稱漢儒訓詁有未是也。然却不見子夏此章語頭。夫子於商與賜皆言詩而詩之傳偏屬之商。猶之於參與賜皆言一貫而一貫之傳偏屬之參也。夫豈有傳而不傳非偏屬也。且即此二案可見。人之言與子貢言者多矣。詩之教與他經不同。偏類旁通。義理皆得。詩教之故。故夫子許之無異詞。與一貫公案又判。而決若言詩之本領高下。則子夏斷不及子貢。聖人必無喜其為聖人獨傳子夏此必不然。當時聖門無人不以詩教傳。說者必多遺焚坑之難。獨卜氏一宗不絕耳。焉知子貢之徒不更得孔門之微義哉。但謂詩序出自子夏。則後漢書已明證為衛宏自作矣。若序可證子夏之宗。則詩傳亦託之子貢矣。但知子夏之精詳訓詁。而因言明理。其細心自非後儒所及。蓋詩之通有二。其一如漢人之訓詁。但解釋名義。不增入意。論名義精詳。則其味淡。永意論處處通達。其一如程子之言。詩渾不章解句釋。但優游吟哦。一兩字點撥。地念過。教人省悟。二者門戶似別。然皆以消心為本。此為實與類悟一也。若後世觀大意不求其解。此習性相承。自託為高致。豈足語類悟之。詩哉。近人為經學。又務為穿鑿。牽強杜撰之論。以翻古人成說。為高如郭敬李本之流。直六經之藏。取又豈足與語子夏之精實精詳乎。

首節

子夏疑處在素稱合。

子夏只讀錯一為字。詩人為字上微逗。斷為字讀得。正本意是因素為純。子夏將素以為三字一滾下去。為字讀得輕便。與純素為純。此所以起問也。

子曰給事後素節

給事即詩指示不如俗解別借一端。給事正解人作通其說於給者處甚。

曰禮後乎節

此禮字只指三子三百美盛處而言。故曰後若將禮字講入精微則後字說不得矣。

禮後乎是悟道理如此不是感時

子夏因夫子一節後字悟到有本有文自然之理。正見理之精微。未嘗以禮為忠信之薄也。錯會此意於是牽連上兩節亦是。是教俗之員失之誣矣。

禮後句一寫悟境。便入禮一着。尚解便入老莊。禮豈為我輩設。則只此一句便是懸懸。倚隙之言。然其弊未嘗不從悟處過。尚來也。依他說只成體外禮。倘非禮後矣。後字是重禮之義。不是重禮也。

禮後有禮而必有禮。有禮而必有文。有文而必有文之繁。情非禮之本。文即禮也。文勝乃繁。聖人知禮之所自生。而文與繁文之所自起。且慨然於禮先而併謂先王所制之禮之為後世嚆矢。而欲後之然。此意不得言也。即有先發之者。而此意故不得顯也。禮本後耳。欲後之便不是如公所見。乃不得。

言不得顯耳聖賢所說並無此意先王懼天下之求且欲  
制為禮以給之先王懼天下之潰且亂故立為禮以防之而  
王又懼天下之輕且疑故繁其禮之說與隆其禮之名以尊之  
禮自是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來聖人循其道而行之耳如其  
言則成先王樹造以來綽天下之權衡矣其所謂不得顯言意  
正如此直是從源頭差起乃子夏一旦於禮等於文而後之  
是將等於文而去之也子夏平日未嘗得禮之教而猶全見其  
其淵量之不識意可美而端不可開也故大子弟陰為風質云  
云子夏原只問詩聖人也只答他論詩子夏忽然帶到禮後  
解類旁通正得詩教之妙而所悟又只在學問本原又見詩學  
之益故夫子與之未嘗為禮後之言不可明言而托之言詩  
禮後後字指禮之本然說謂有忠信為本而禮以之行禮自在  
君子詩禮章六 五 正禮  
忠信之後非謂人得而先後之也後之亦非薄之去之也大士  
看禮字原都是老莊與晉人見識故其說漸妄至破壞聖人之  
言而不顧  
首尾只是言詩不捨詩禮禮固得賓主之正然禮後句中子夏所  
見最精聖人正喜其於實理有會耳  
將詩禮紐合固落落處然單薄善悟而輕看禮後句亦非也子夏  
禮後句見理雖高故聖人詩之不然就詩便牽合學問如禮門  
話頭相似可說禮可不不必說禮聖人豈樂詩之哉  
聖人有取于夏言詩正為他禮後之意從切實及本上來見其為  
學親切此方是會讀書故曰可與言詩不是空拈悟境也  
可與言詩聖人正喜其因詩知學得詩教之益非謂其能不落言  
性如釋氏之破句別字皆可以悟解將某句看做肯綮布衫

鎮州雜著也  
惟詩經絕無交涉而子夏忽然有會故夫子詩之可與言詩只為  
其篤學能通悟耳大士文添出重質抑文等語且牽扯到詩意  
要重質如此言詩乃極下等無靈性守枯樁獵犬耳聖人且將  
個其愚不肖教誨之矣豈有許可之理哉  
禮後後字指禮之本然說謂有忠信為本而禮以之行禮自在  
君子詩禮章六 五 正禮  
開口便道吾能言之可見聖人於二代禮意精微及大綱節目皆  
有櫛柄在手只是與故不詳便無微不信耳看聖人於文武之  
道尚且求之賢不賢之識大識小朱子註道字為漢訓功訓禮  
樂文章蓋其大道精微聖人自能言之亦非賢不賢之所能識  
也  
能言足徵二者缺一不可  
高士則發吾言之祀宋微之言之者得所復而有一信敬之者得  
吾言而益一據因以載之周官為不刊之典布之昭代為無弊  
之模一禮雖廢而不廢云云可見夫子意中有多少說禮在

徵之不足更殷已然矣其無使後子夏殷者復殷夏殷說  
此朱子所以請脩三禮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章

魯禘賜自成王說出明堂位先儒謂漢儒多魯人魯之僭大始於  
春秋多矯飾之言漢儒因而述之則并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爲  
非據然掘魯頌之詞未可謂盡出周末先秦也陳氏曰施之周  
公之廟猶曰報功施之魯國難乎免於僭矣其說較正

成周禘之說章

魯禘與魯禘何爲說者以魯用天子禮樂成王賜之伯禽受之  
蓋周公未王而行王者之事故假魯以償攝王之功且生則爲  
臣死則爲鬼鬼與人異用之非僭故魯以此祀周公也而不知  
非也夫成王之所欲報者公也八佾宮懸大禮殷薦謂之尊周  
子評語卷六

公可也郊之配也稷也禘之王也魯也與周公何預而謂之尊  
周公乎以其祖宗之勲勞而遂許其子孫之僭已非矣况所祀  
者天子之太祖本非勲勞之臣也吾不知成王之賜伯禽之受

又奚取耶以當時之事考之襄王之出而人能正晉伯之非平  
王之弱而還必嚴吏角之報衰朝且然而兄於成王之世以是  
知魯之僭其出來未遠而姑託於成王也魯之郊禘非禮也  
周公其衰矣歎周公之衰其非伯禽事可信蓋說出明堂位先  
儒已辨其誣程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是千古定案但  
魯之郊禘見於經者歷歷難解此直斷以魯之後人僭禮而姑  
託之成王尤夫子所難言以此看明堂位之謬大與春秋之義  
例皆合矣

前說禘者魯也所以審視昭穆也禮三年喪畢新主人廟則

禘於新宮此不獨魯爲然也左傳曰燕嘗禘於廟魯人曰以寡  
君之未禘祀夫子亦曰郊禮之事降殺於天子此又何說而禮  
之也禘有大祫有時祫左傳所云多時禘之通行於天子精  
候者耳此亦惑於後儒禘祫混一之說不及精審也

既曰不知又曰之於天下則非不可知也既曰之於天下又止曰  
示諸斯文記曰指其掌則可知而不可言也

既曰不知矣知者之於天下視掌却何從知之故知只是難言耳  
中府之難明是就道理上說此節之難知是兼魯禘非禮意故中  
府止云治國而此云於天下於天下則不主不禘之義自見矣  
中府之言通於上下道理故但云治國此處易天下二字魯禘之  
非已隱然言下矣

魯世祀聖人之議禮也雖尋常之故而必推而致之無窮所以  
尊先王而維其教於不廢故孔子何人以此徇心鬼肺疑

之謂其病總坐不信聖賢語其不信聖賢由於不信註其不信  
註則未嘗細心體會其說有必不可易者於是乎鄙倍四出矣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與章

首節

若只並列二者較量與其二字尙屬門外漢猜擬從媚與過來人  
商量到媚與還有未盡善處箇中狡獪大有衣鉢流傳箇中滋  
味大有機關講究與其二字痛痒親切方是媚與人轉變語是  
媚麗人指引語

世道炎涼小人實是有一番見識一種學問看得極老到極圓通  
極有主意極無主意只在數字中描出自已擺擺勸人附勢面  
牙如對

他處字虛此處字實他處是實可意此處是不可不意  
相臨者未嘗不相與但專精者違耳

子曰周監於二代章

云云此節周字專指周之禮非泛論周家治尚也  
中云政云法皆備矣其疎一此文字是贊詞非實字也郁柳子  
文幾五字總形容周禮之美折說不得提出文字重議其疎  
此從意與中庸不同中庸從周因非天子不議禮而言故重不  
倍義此緊接郁柳句來極其歎美無虛者不倍之意其疎三其  
病統在誤看文字是忠實文之文若通節專論文者亦正坐不  
看得註中禮字情確時文以文教文等語說皆從此生

文之不振也

禮昭而下

王室日衰

云云此論周之

極贊其美無窮則傷今及歎不得位制作之意言周禮之所以  
善臻監於二代故明備美盛如此舍此安適哉文是贊美之詞  
非文質之文也從周從其道之盡善非從王制也

此以文字贊周禮非謂將尚文而論周文之宜從也忠實文三  
統是三代治天下之道亦不專主禮而言此章中初無教論三  
統之意但極言周禮之美盛道理核從非謂孔子不得位當從  
特王而不當反古也

從周是論理不論世

周之文自是歷代漸次趨來如此監字正其所以爲文之故非周  
自以文監二代也到此正感過此失中夫子從周執乎天理之  
至若作傳主說不特不知文字并不知監二代之通便爲私說

矣

非二代那趨下來周不能自成其文非周先王亦不能監二代以  
成文

將家積累既久又連生數代聖人故其監二代而精詳非前後所  
及孔子從周以此非不倍義也能說到聖人德學方見監字本  
原若但如庸說則秦始監周而廢封建宋祖監五代而廢藩  
鎮皆可爲法矣

此與中庸爲下不倍章不同蓋不倍所謂謂用者只說遵時王之  
制此節正言周時禮制之盛耳其所以盛者以其監於二代之  
故但至末流其意漸失則夫子當時之文非復文武之時之文  
後生末學便有擬議先民之意夫子正謂周制本盡善但人自  
未之從耳

君子稱禮卷六

論語

王

周文自不得不從不可不從非夫子私意也

周末文勝非周監二代之文也周末人正不從周耳

文勝之文非監二代之文也因文勝而思返質是直欲去文更非  
夫子本懷從周即從先進意

公之謂也一代創造實因時之所當然道於天下以不得不然  
纔是損益可知之理其樂趨於文者人之情爲之也而其不  
能即至於文者又天下之時爲之也聖皇極經世畫可以上  
古元下及來世只此理而已禮始於唐虞而漸具於夏商  
不必相因而求其明備則文武之所爲者禹湯先已爲之而  
必待於本朝作述之才文明漸開雖聖人不能先時也禮  
禮不必求其明備而已足以致治則禹湯之所爲者當復仿夫  
唐虞而又何藉於君相多材之世天下之教有君不復無生

者不復返類皆如此

附此文

聖人歎周禮之所由盛而自決其從王之志蓋蓋周禮之所以亦二代之爲之也而其文則美備矣聖人又合周何通哉其天地之氣日出而不窮其必趨於文者自然之勢也聖人因其勢而爲之坊使天地之氣有所留而漸達於文而不知其所爲坊者正天地之文之所自出至於坊之之道益全則其出之之勢益盛而人且疑夫今此之所坊有異乎前此之所坊於是乎欲取一代爲以爲之主而使天地之氣止而不流歷世聖人反而從我豈有是哉今天下亦知周之所以爲周乎爲三代異尚之說者曰周之先王其意一主乎文而以文更易前世之制度其說非也官天下有其事疎家天下有其事密故言制度自

孟子齊魯卷六

論衡

十一

禮記

始夏之先王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承唐虞之後也久之而人見其近於忠矣又久之而見其忠之弊矣夏先王固不知也當繼世者其法寬當征誅者其法峻故變制度自殷始殷之先王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承夏桀之後也久之而人見其近於質矣又久之而見其質之弊矣殷先王固不知也然則先王之所爲制度者皆本乎天下之不得不然而後且從而爲之辭又從而爲之議其後周之爲周亦猶是耳然而周之獨文於二代者何也古未有千年之國久而益強者我周自后稷以來其二代相始成敗得失之故積久而慮深則其監之也備如公劉之夕陽流泉爲微田之始要梁明乎作真作助之原置父之司徒司空爲周官之本固熟悉矣惟百惟倍之意既不若二代之開國其經營皆出於一朝古未有 一家之人生而皆事者我周自太王

以下止二代爲最盛父子兄弟之關材多而禮達則其監之

精如家係於文者最復成於公且已大違乎首坤首艮之文武始於武者雅頌又作於成康亦更備乎大夏大漢之作文者二代之創業其功烈皆歸於一手當是之時自朝廷以及民間鄉遂典章服物器用備矣王先公曰我不敢不監於有夏亦不敢不監於有殷焉爾然已郁郁乎其文矣若謂其意一主乎文而以文更易前代之制度也是欲違大典而反之於無也夫天下之事自無而造有而既有者必不能復使之無乃土故皆且以爲文矣而欲於瑚璉絳纓之世汚樽而土鼓蕩人情之所不能強即聖人之所不能強也吾從其不能強者而已矣是又欲亂舊章而引之於廢文也夫天下之理即正而生變而既變者必不可不復使之正采蘭佩芳今且以爲文矣而

孟子齊魯卷六

禮記

十一

禮記

於閭雖鵲巢之側采蘭而佩焉爲人情之所不敢出即聖人之所不敢出也吾從其不敢出者而已矣然則周之不得不監於二代也夫子之不得不從周也皆天地之勢爲之也則皆聖人之時爲之也

子入太廟章

是禮也言每事詳慎正是禮當如此我亦行禮云耳乃辨明禮意以教或人非自解知禮也故知字不可夾帶人來是字直指教謹之意禮字只在道理上說不在自己身上說則辨明處仍是寂然敬謹之意即此言亦禮也可見聖人無時不是禮若一夾人知字語氣便揚揚則失聖人意氣矣

字是今之知禮禮豈一端而已其行之之際有可以義起者

其本之之原可以意會者焉。原不曾有每事問之禮。知至是禮意是字明確。禮之不明非一人之故也。禮見所以任辨之故。聖人聞人非議多引過。宛言獨此毅然直任非自義。知禮辨每事問之即禮也。蓋一己之是非。可以委曲任過而禮之是非。關天下後世。不可以不明。正見聖人無我處。後來卿原一流。不但自原不知禮意。即有所知而人非之也。一味含糊。道他總不知不足。與辨此便是多少陰私。鑽隙與聖人此等處。較看直是天淵。

陳司敗議夫子。即婉承以謝之。此獨毅然立辨者。正爲時人不知禮者敬而已矣。之義則禮意不明於天下。故不惜直任以悟之。或議或辨。總見聖人之無私。

子曰射不主皮

子子評語卷六

論語

三

三

原有簡武射在。但先王之道不重此。不主皮。謂不主於貫革。非禁貫革也。所重在此。則所輕自在。彼耳。不主皮。則貫革之射。自攝於內。主皮。則射亡而天下之能射者亦少矣。

原有兩項射。但禮射不主皮。

原有主皮用處在。

不主二字。以舊武備。一以接文。後兩義都備。

射本是武備。聖人文之以禮樂。

射。不貫革。可也。所以進天下於能射之路也。能貫革。亦非所禁也。所以收天下用力之權也。方見不主全義。主字是重。解謂不專重貫革。便非禁貫革也。謂力不同科。便非舍力而論射也。張矢之利。以威天下。古聖何故製此不祥之器乎。蓋有所用。也不貫革。用之何益。讀此可惜。井田封墓。古聖人爲天下。

後世計至深遠矣。多難之秋。樂言儒者之儒。但今人皆學射。射皆學禮。則事朝之卿士大夫。登之疆場。皆將帥也。儒者不知兵。吾先謂其不知儒。

射。蓋古者無地而不建之射。無人而不教之射。以利其用。以安其生。故懸弧者。射之始。投壺者。射之綱。其所以紐之者。甚設中多者。得與於祭中。少者不得與於祭。其所以愧厲之者。甚詳。而有法。而又懼其以武。故於禮射一端。以寄其權。作何其至也。故當時士大夫皆樂爲之。而服習有以自強。當時左右相衛者。皆士大夫。說緩急有以自恃。古之道如此。禮理實如是。此三代以上之人。杖與三代以後。所以迥乎不同也。議論絕大。非末世經生之見。

子子評語卷六

論語

三

三

備有皮在。而有餘之力。不嫌立展。從原頭來。此一重見。禮極大。先王觀德行之立於審固之時也。故雖爲威武之事。節以禮樂。不主皮。而開習其道。蓋自發。正是先王盡力之用。道猶吳可使婦女市人。蓋亦得其道矣。射原是力上事。但主於貫革。即是尚力。主於中鵠。即是尚德。中鵠也是用力。力歸於巧。即名爲德。使中鵠又貫革。先王固所取也。但不主耳。其所以不主。蓋以力不同科。故也。尚德則力在其中。尚力則殺心勝。而射失其道。故夫子歎之。文從先王善成天下之力。治亂各得其用。立威不言德而德之意已透。其識見甚高。要知聖人作弧矢以威天下。便是爲力。看王者接文。教處從幾許地。其餘皆盡武備。也。曾先王不仁之術。說如此。然從幾物各得其所。其用力處。乃所尚德也。杯酒釋兵。皆非訓力。而中原塗炭。何尚德之有。



先王誠惡力。何不竟用書布并其皮去之耶。  
力不同科。自有必同者在。若止欲盡力。則并射可去矣。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首節

祀欲去只二字。當時子貢定有說。故夫子下愛羊二字。惜其無實而多此註之所以不可易也。人每將子貢欲去另講出一種深心。做說聖人之知言。知人說而商論者。反不如後世之屬揣耶。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節

羊與禮不是兩件。賜看來是羊。子看來是禮。愛禮即在愛羊上講出。

聖人無日不是大道之行。二語所寓甚遠。

定公問君使臣章

論語

人知父子是天性。不知君臣亦是天性。不是假合天生民而立之。君臣君臣皆為生民也。臣求君以主治。君求臣以輔治。總有箇天在。故位曰天位。祿曰天祿。天秩天討。非君臣之所傳而自私自也。君臣之尊卑雖定。而其進降相去止一間耳。只緣三代以後。君臣都忘却了。天子君以為惟我之所欲為。臣以為為生殺刑賞為君所制。不得不然。於是尊君卑臣。相去懸絕。故其治也以威。力相攝。及其不能攝也。則真誠隨之。直弄成一箇私心自利。世界。與天字隔絕。君不知禮之出於天。臣不知忠之本於性。性命也。天即理也。性即理也。故朱子於各欲自盡上。又加理之字。然四字若不識此四字。便謂煞各欲自盡。只成本心之學。自以為盡而實多未盡在。如良知家言也。只坐不知天也。

古之聖賢。共有天下之事。而君臣名分至理也。後世不敢道。則以為奇。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引賢以共治。亦天也。君臣本乎天。即天秩天叙。天命天討。無非天也。從天看。則君臣尊卑。既然而相去不遠。蓋禮之等止一級耳。自無道。秦以詐力為君。君非天降之君。於是務自尊絕。而與臣爭。屬意漸滅。盡後代未能反正。其道不過於其所行如脩飾焉。宜其君臣之倫失而治道亦不能復隆於古也。然非後世曲學阿世者所知矣。天為生民而作君。君為生民而求臣。君臣之分。雖藏其情實。親近自秦人無道。上下猜忌。為尊君卑臣之禮。而君臣師友之誼。不可復見。漸且出宦官宮妾之下矣。未時君臣猶存古意。自茲以後。復蹈秦轍。禮教懸絕。情意隔疎。此一倫不正。上體而下志。

污欲求三代之治。未易得也。

今歷代移穆。皇皇反以無所加於臣下。而見君上之權。道得奸君莫尊於秦君。臣之道絕於秦。後來尚未能復也。宋差近古。秦秦後世之人。主以尊君卑臣為治。此病自秦始。後世遂奉以為君臣之定則。其實夫其本義而治亦因之。日降人君誠計及於已。則使臣不可不以禮也。君輕其臣。君因以益輔。免以功利誘之。禮之本絕矣。且無禮則君已自輕。不必說到後效也。為人主者。必知君臣之分。何自而起。而後不難禮於其臣。此義甚精甚大。太古之初。未嘗知有上下也。眾與爭並起於世。而後就其大者而聽命焉。就其尤大者而聽命焉。首受天之所司。而為志業者也。夫君誠無所甚遠於其臣。而可得失其意乎。天字是禮之原。



必謂之良臣不與君爭進退生殺之權而獨爭此區區之職且人臣而皆以犬馬自爲人主亦安得而用之○秦以後人臣都自待以此

君有禮則其分益明故曰天澤履以辨上下定民志

禮者君受天之命故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而臣受君之命者也則亦無適而非天之命矣豈可恃其職守欺其至意而擅萬世之綱常乎○近理極高秦漢以後君臣不聞斯義矣自三代後以詐力取天下以法術治天下一切於人欲上脩飾補苴君臣之間皆以駕馭術數爲事卑卑懸絕情意隔離總忘却一天字不知君臣之所由來從天降下民起義故君求臣臣事君皆天也知天則忠字直從天命之性來不忠則逆天自有所不能已者非駕馭術數之所能取也他人枉作許多血性亦心格

孟子評語卷六

論語

忠

忠

言都在心上起論若講心則人心不同願忠不願忠蓋忠不盡忠惡人與志惟本天來則絲毫闕欠走避不得耳非先生誰能見及此者

品量有大小忠只是一

報答自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以以爲事君非以爲分也還問此心豈有不容己者焉余之何有盡者遂有不盡者也○分卽所以盡心也易盡者心難盡者分非分僞而心真也僞者更不循分耳刻意爲血性之言遂離却分義而單取真心不知忠字却正在君臣分義上講出真心乃得

禮忠二字人多略去粗節而求精微若儀節之禮非禮職分之忠

非忠其說似深而易近離聖而實心亦良知家言也不知講到粗節處方是禮忠之實方是禮忠之盡則彼之所謂深者正吾之所謂淺耳越看得禮忠好

禮字緊貼使臣上見忠字緊貼事君上見但能以禮以忠須未使事前有德業工夫此是推上一層意非題中正義也正義畢竟要於使上講出禮來事上講出忠來

兩句本平何用側說或以爲得對君體非也

二語得稍似春秋時君臣爲確蓋以一人禮天下以天下

奉一人則五侯九伯皆在臣列事使又當別論矣○欲其似春秋時君臣謂得對魯定意見聖人告君必誠切時要則可然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但講君臣自盡當然之道古今皆不出其範圍又何必沾沾切切春秋君臣也至云五侯九伯皆在臣列

事使又當別論此直是後世議論五侯九伯事便之分不同以禮以忠豈有異乎若單說分不同則自一命以至卿大夫又何曾不分體統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章

惟文王之德之盛故宮人於其夫婦居室之際寫來恰得性情之正亦惟宮人身被文王之化性情自好故能寫得聖人性情出

贊詩人亦正深歎文王后妃之德之不可及也復來不會此旨

強攻傳註至那微慚必主后妃求賢自輔而辨謂宮人誰與又

王臥起而知其展轉反側然則卽其言刺之關雎若后妃自作

則斷無自稱君子之理既淑女爲嬪御亦無好逑之義鍾鼓之樂除非此詩爲文王所作則可否則又誰知后妃之展轉反側

者乎

樂除非此詩爲文王所作則可否則又誰知后妃之展轉反側

者乎

樂除非此詩爲文王所作則可否則又誰知后妃之展轉反側

者乎

樂除非此詩爲文王所作則可否則又誰知后妃之展轉反側

者乎

樂除非此詩爲文王所作則可否則又誰知后妃之展轉反側

只言作詩者而文王后妃自見

關雎只美后妃忘却文王是漢儒解經一大脫卯

詩經義疏此依毛註作也所謂淑女指三夫人九嬪以下

先不依註妄以序說為主徒見其不通耳后妃得淑女爲三夫

人九嬪以下而樂有之矣其於淫不淫何解也即求之未得而

哀有之矣何處其傷乎序亦自知其不通而遁云無傷善之心

則又太輕看了太輕矣總是不細心求理故不依註不依註豈

有佳文

宮人性情之正正見后妃之德文王之化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

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明在文王

后妃夫婦上說後來不知道者以爲涉房帷燕昵之私欲改從

序作求賢而終難通也則又變爲后妃求賢女共內職而作其

忌于齊魯卷六

支離無理又其矣

入道始夫婦其理最大人以私欲視之乃小耳故曰王化之本

其缺遺律之而不規其違耳

何處著落只爲他胸中看得夫婦之理甚便變文道這便變即

聖人亦不過與人同勉強說箇不淫只是禱突懷耳

以節歡娛則將處乎二者之難歡娛與正誼原非二者看處

二只是私慾耳

哀公問社於宰我

自宋以來學者皆穿鑿傳會以解經釋傳而禮家尤甚然其胸中

尚自有所憑恃也今利子腐豈亦以其肆心白腹故爲之邪

更不可堪矣學者慎勿以率于爲托口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章

所謂器者只如瓶壺之類生成只受得多少水其間或受得一分

或受得五六分或受至九分十分然其器則已定也孔孟之

不用只是器大無許多水去充滿得他管仲之一匡九合只是

器小纔一勾便盈故器小不是一事一節上論或人以儉知

禮爲器小何與探簞簞曰夫子但言其不儉不知禮耳至所云

器小者固難爲或人道也然管仲之不儉不知禮處正是其器

小處世間固未有不儉不知禮之人而其器則大者也

首節

功名器量正要分別看管仲雖使功名再加盛而其器量只如是

也

問管仲若儉與知禮其器有加否曰管仲器小只是合下如此他

忌于齊魯卷六

事還補不得

或曰管仲儉乎二節

不儉不知禮不是證器小然也只是器小中事

惟其器小所以有此二事從此二事正足以見其器小補出王佐

作爲則器小本論自在人便反以下二節盡首節矣

論語古大臣學問深遠氣量果毅即坐明堂朝百官出入居處

用天子之制宴享好會用天子之樂而天下卒不得讓之爲者

爲儉此語便有病在此是漢以後人見識却正是器小處

然則管仲知福乎口氣極緊是恣爲不儉解也

或人禮字即從不儉生來

或人認差禮字只作冠冕迂闊等字看所以即將不儉爲知禮耳

由夫子器小之論言之管仲惟不知禮由或人之意言之管仲

豈僅知禮細然則字乎字口氣彼尚以爲未足擬仲也

夫子斷管仲始終只是一案或人却是隨地辨解因器小日偷因

不偷日知禮然則二字轉口甚急或人意見中已不暇顧毋矣不

知夫于到底只勘定器小不偷不知禮皆從重科斷中公案

子語魯大師樂日樂其可知也章

朱子云味其語勢蓋將正樂而語之之辭今玩記者書法固是如

此

樂有本有文有聲有音有宮有律有數者合而成樂本者功德

與事也文者詩歌也聲者器之聲也音者響之高下清濁如今

之工尺四上是也宮者音所主之均如工尺四上之入某調也

律者宮所中之律也容者舞綴也此章只於樂中提出比音一

種講其節奏之義蓋爲大師言之云耳然作樂之事亦莫重於

此經生家無論律呂即聲音二字尚有不求分別者何況其餘

所謂可知者只是審音粗淺道理耳深入便非

止在聲音節奏上講可知處正不粗淺

樂有以器言者以理言者以音言者以音言者也以器則已粗

以理則已精惟音也者不離乎器而實本於理粗之則端章皆

能知其妙精之則鬼神不測其故

音節本可知不是不可知亦不是別有不可知

作文畏避艱深反說得樂有疑鬼疑神一種不可知道理在外聖

人言理微上徹下決無此等蹊路雖只說當然而所以然之妙

已寓其中形而上者即在形而下內非有二也

翁鐵繖乃聲音自然之理極馬淵魚皆知其妙惟其如此所以

不可易也

五音十二律還相爲宮人驚詫以爲不可知矣不知此正所謂可

知也虞廷傳批百戰半舞奈何識字人反不如百戰哉

儒者不與有司習則其理愈高其說愈繁後世論樂諸儒病總在

此飛灰累黍古尺帝指都無是處王伯安論律呂只求體樂本

原更不問名物度數大言欺人其不知正等耳

樂之難作大約讀書人好立議論而不可行伶工習之而不明其

義兩者相左耳今日俗樂工尺上四何嘗不是十二律還宮耶

夫子所言不必古樂即末世俗樂亦斷不能出此此所以謂可知

也古樂之亡亡於器致其聲音之理終不亡

有能聽者不考於聲音之際而終始之理殫而不明則浸淫於

流濁沉淪之歸而爲足以與於先王制作精微之原哉淫樂

之害都只在聲音上差去理極精

呂子聲節卷六

少孤甚嬌戲嘗於度曲絃絃相解各均旋宮自然之度牛鐸隨次

此理長在工尺四上即是鍾呂今樂猶古也惟衆律高下一定

之等諸備爭求未得亦當坐不語音度而憑空說理故難明耳

試從俗樂中合絃竹肉兩端之盡而求之元聲未嘗不可尋也

惜無明義習數者就正此事紛紛是古非今轉說轉遠

從之與始作以成相應不與純繳繖同例

純繳繖有挨次而無輕重層折

敦句聯貫而下只始作從之以成有界分純繳繖都是從之中事

以成統上始從即貼從之段亦純繳繖並說不單從得知

此章今人亦知講聲音却不曉得聲音之所以然換湯不換藥仍

是浮詞亂語純繳繖總無精切之言有人偶用樂記字眼爲

主司所塗飾相傳以經學古學爲戒以爲不但無益并且害

士夫胸中不知樂記為何物又何論古今樂律更有何書也  
附此章文

聖人正樂之始先以一成之節詔太師焉蓋一成之節不明則樂雖正而不可作矣此則有司之事也故先以語太師謂若所司知者如是者魯備六代之樂夫子自衛反魯欲取其闕失而悉正之而特悉奏樂者之失其傳也則不弟既正之後無以循序而盡其神即欲正之時亦無由審徵以象功此樂之本乎太師樂曰帝王無一定之制或以象德或以象功此樂之本乎王道者也不可不知者也天地有自然之情忽而成功而成立此樂之生乎人心者也其可知者也然則人心之樂與王道之樂有異乎哉而非也王道之所能變易者諸律有通主之理而一律之韻為終始者非神明之所能改亦各音有迭廢之位而

子語諸卷六

論語

卷六

正

難而不知大樂之必易也故幾上下而議與衰末世之祿殷每喻其微而當日之君卿不明其故明其故也仍不出有司之所守而已矣抑有司不與儒者親則其聲日流其變日遠去和而就濫而不知大樂之本和也故受依永而成克諧隆古之鳥獸成遠其後而後世之伶倫不識其方識其方也固不外儒者之所聞而已矣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章

封人見地儘高觀其辭氣之間加於晨門沮溺輩數等矣況俗吏執客手

看夫子又看天下封人眼孔儘高一下蒼涼語便為此老所呵矣

子謂韶盡美矣章

性反誅議乃推論所以盡善未盡善之故非以善未善推論誅

子語諸卷六

之不是也聖人亦只是論樂不論兩聖人在帝王諸樂中獨聖二樂衡論則武樂之美盛可知但較之韶則尚有未盡善者傳註推論所以然故及德功上看耳要之武王之德功已至聖處但較舜自是不同不為貶刺誅誅也使舜當武王時亦必伐其其樂自是盡善便武王受堯禪其所未盡善亦終有過舜處在聖人分上自有不可強耳

論韶武非論舜武論韶武而舜武在其中非論舜武而以韶武為斷也樂以象功舜武之功皆極盛故聲容皆美功之所由出因手其德其時此其所以不同聖人亦無可如何者較量褒貶則直作武王非聖人論揀過德時又是俗見周旋

韶武軒輊係聖人功德不同聖人功德又係氣稟時數之不同道理本自光明洞然言之有何爾礙有何周旋世上舍含糊糊取

索性放肆妄論總被武王非聖人一篇胡說做成痞塊耳。  
歸有光又蓋聰明未優於聖域而又有疑疑肅殺之氣即反之亦  
入聖域但有安勉之分耳。

呂子評語正編卷六終

呂子評語卷六

論語

登

王編